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陸輯・叁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陸輯・叄册目録

春秋貫玉四卷世系一卷 〔明〕顔鯨撰 一
孝經集注述疏一卷附讀書堂答問一卷 〔清〕簡朝亮撰 三七三
四書説五卷 〔明〕辛全撰 四六七
駁呂留良四書講義七卷 〔清〕朱軾等撰 六〇七

春秋貫玉四卷世系一卷

〔明〕顔鯨撰

明萬曆三十三年刻本

春秋貫玉敘言

春秋者聖人治世之經也予奪片言袞鉞萬禩斷自聖心游夏不得絫焉而左氏因之爲傳以臚列其事讀經不讀傳則末由悉其顚末而達於聖人予奪之微旨故左氏傳得列於經苐傳以編年爲體條理整容銓敘有法而錯綜浩瀚目炫緒棼讀者一時莫究此顏冲宇先生貫玉所爲作也

大都以國爲類貫之以事而以天王宗國貫列國之首宗周也魯之紀年不敢以貫周而以貫列國宗魯也以左文貫公穀諸傳而不離析經文以就之宗經也其意微其例精其文賅而不雜列國如列眉而二百四十餘年事如指諸掌由茲以摭傳文由傳文以達經旨則是集也不獨左氏忠臣以爲麟經羽翼可矣惜其甫刻中州世尚罕覯偶

從先生子得之將重校鋟梓以廣其傳而大中丞尹公以門墻誼剞劂資倩命竟業焉先生東海名儒敭歷臺憲清標偉蹟布在紀乘甞代天子按河以南於勢要不少假如預銷伊庶人逆謀及保全直臣海忠介類皆廟社至計人所不能爲亦不敢爲者又甞督燕楚學務以名理作人先行後文一代鉅公

咸歸賞識青霞沈公以言事歿公拔其子襄貢京師王夷陵方倚權地囑祀其父賢祠嚴詞卻之所襃䘏摧抑獨持公論儼然衮鉞官新鄭而左新鄭官江陵而左江陵時宰猗之中貴齮之歸臥東海杜門讀易爰成義林及儀禮家訓等書立言垂世十疏薦不起也則先生所爲以治已者治世上符素王之心法豈徒編珠貫玉稱博綜已哉讀者

由先生之書尚論先生之世則謂是集者爲先生傳心之典亦可也是爲敍

春秋貫玉凡例

一類編各國惟在周魯者則著天王魯君之代以正位號所以尊周而親魯也

一紀年用魯不以冠周事者臣之正朔不可以加於君也在他國則皆以魯紀年仍魯史之舊所以尊內也在魯本國皆大書其年在他國者有時月則大書無時月則細書明文體別同異也

一經文不復加載傳本主於記述而不主義通經者自可據經而斷傳且不敢離析聖言以就編摩也間有載之者如祭伯來御廩災鼓用牲于社之類乃傳文同經非用經也亦有原用經文者如高子來盟震夷伯之廟之類因無傳而欲附他說以存義也非此例也不敢用經云

一註釋參用林堯叟杜預及諸家之說義

求至當明折衷也

一公羊穀梁或取其事或取其義或取其文時加收錄未暇訂其是非以備參考不敢偏廢也

一世系氏族關節顯著如先聖源流周卿士魯三家晉八卿之類詳載顛末明所由來也

一逐篇各有要語標揭便檢閱也

右凡例出自臆見無關精義聊以明記述之槩云

一貫玉以盧泉氏爲主而參用諸家間附胸臆不敢攘人之美以爲已能也并記其姓名於左

盧泉姓劉氏名用熙江夏人由進士出守鎮江以博雅好古聞

春秋貫玉凡例終

春秋貫玉世系

先聖世系

出自宋湣公太子弗父何以宋國讓弟厲公四世孫嘉字孔父其孫以子爲孔氏

弗父何 宋湣公之子 宋父周 弗父何之子 世父勝 宋父周之子 正考父 世父勝之子 孔父嘉 正考父之子 木金父 嘉之子 睪夷父 木金父之子 防叔 睪夷父之子避奔魯 伯夏 防叔之子 叔梁紇 伯夏之子爲魯陬邑大夫魯縣東南莝城是也 孟皮 紇長子 子蔑孔忠 孟皮之子 仲尼孔丘 叔梁紇次子 伯魚孔鯉 仲尼之子 子思孔伋 鯉之子爲魯穆公師 子上孔白 伋之子爲齊威王相 ○

左氏 漢志左丘明魯大史 公羊氏 名高齊人子夏弟子五世孫公羊壽 穀梁氏 名淑字元始一名赤魯人子夏弟子 ○

周公卿世系

文王子 伯邑考武王發管叔鮮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鐸郕叔武霍叔處康叔封聃季載滕毛郜雍畢酆郇諸系文王十七子原郇不在其列然傳以原郇爲文王之昭譜系失記載也

管 文王第三子管叔鮮武王封於管後挾武庚作亂周公誅之

郕 伯爵文王第五子郕叔武所封

霍 文王第八子霍叔處武王封于霍閔元年晉滅之

聃 文王第十子冉季載封于聃 聃啓 周大夫 毛 伯爵文王子毛伯鄭世爲周卿

士食采於毛 毛伯過 士周卿 郜 子爵文王第十一子封于郜 雍 伯爵

文王第十三子封于雍 畢 文王第十五子畢公高封于畢 郇 文王第十六子原伯

所封 原伯莊公 周卿士 原伯貫 莊公子 原襄公 伯貫子

原伯魯 周大夫 原壽過 魯子一日伯 酆 文王第十七子酆侯所封

郇 音荀亦文王子封于郇 ○

武王子 成王誦 唐叔 虞 韓 應 邢 韓 侯爵武王子所封詩稱溥彼韓城是也

應 武王第四子封于應 邘 音于武王第五子所封 ○

周公子 凡 蔣 邢 茅 胙 祭 凡 周公第二子凡伯爲周畿內諸侯 蔣 周公第三子伯齡所封 茅 周公之後 胙 周公之後 祭 周公第五子封管城東北有祭城世

爲周卿士 ○

周氏 其先食采於雍縣之周城以邑爲氏 周桓公黑肩 周卿士爲莊王所殺

周公閱 宰孔 周卿士 周公忌父 周卿士 ○

召氏 召公封燕其後有留于食邑佐周爲卿士以邑爲氏 召康公奭 周大保

召穆公虎 康公十六世孫 召伯廖 惠王卿士 召莊公奐 王子朝之黨卿士

召簡公盈 莊公子子朝黨 召武公過 襄王卿士

召桓公 周卿士 ○

甘氏 甘昭公 周惠王子大叔帶也 甘成公 周卿士 甘景公

成公子 甘簡公 景公子 甘悼公過 簡公弟 甘平公 成公

之孫 甘桓公 平公子 甘歜 周大夫 ○

劉氏 康公食采於劉世爲周卿士 劉康公王季子 定王之弟 劉

定公夏 康公子 劉文公卷 一名狄 獻公庶子一曰伯蚠 劉

桓公 文公子 ○

單氏 成王少子臻食邑于單至襄公世爲卿士 單襄公朝 卿士 單頃

公 襄公子 單靖公 頃公子 單獻公 靖公子 單成公 靖公

子 單穆公旗 靖公曾孫 單武公 穆公子 單平公 武公子

單公子愆期 靈王御爲蔿邑大夫 單蔑 周大夫 ○

尹氏 少昊之子封于尹城子孫世爲周卿士食采於尹汾州有尹吉甫墓卽其地也

尹武公 周卿士 尹氏固 尹文公圉 疑是二人子朝之黨 尹

辛 尹氏族 ○

樊氏 周大王之子雍仲之孫仲山甫爲宣王卿士食采於樊 樊皮 一曰

仲皮 周大夫 樊頃子齊 周大夫 ○

陶惠 三百九

王子虎即王叔文公王卿士虎名叔族文謚也世譜襄王子王
叔桓公文公子王叔陳生即簡公卿士○王札子
一曰王子捷定王庶兄○王子狐平王子○王子克
莊王弟即子儀○王子朝景王子○鞏簡公食邑於鞏鞏成
周大夫○王儋季靈王弟儋括季之子儋翩周大夫○
王子佞夫靈王子景王弟○王孫滿頃王孫○頹叔周大
夫○桃子周大夫○富辰周賢大夫富辛周大夫○賓
孟一曰賓起子朝傅○萇弘周賢大夫○王孫蘇周大

陶惠

夫○陰不佞敬王大夫○南宮極子朝黨南宮嚚極之
子○榮叔榮采地○內史過○內史叔服

魯大夫世系 家臣附

孟氏 出自桓公子慶父字仲以字爲仲孫氏爲弒閔公故諱弒君之惡更爲孟氏其後玄孫子服它又以字爲子服氏
共仲慶父桓公長子共謚也孟穆
伯公孫敖慶父之子文伯孟孫穀敖長子惠叔孟孫
難敖次子孟獻子仲孫蔑穀之子敖之孫孟莊子速蔑之
子孟孺子秩速長子孟孝伯仲孫羯速庶次子秩之弟
孟僖子仲孫貜羯之子孟懿子仲孫何忌貜長子
南宮敬叔說貜次子後爲南宮氏孟期公懿子支子孟武伯
彘何忌之子孟敬子捷武伯之子孟之側字子反孟氏族
顏羽孟氏臣公孫宿一曰公孫成孟氏成邑宰宿名也孟別族公歛
處父陽成邑宰郈洩孟氏家臣也秦堇父獻子家臣勇士秦
丕茲堇父子事仲尼公孫朝成大夫林不狃孟氏臣勇士子
服孟懿伯仲孫它獻子蔑之子速之弟慶父玄孫子服惠伯
椒子服它之子子服昭伯回椒之子子服景伯何回之
子○

唐天衢

叔孫氏 出自桓公子叔牙牙有罪飲鴆卒魯爲立後以王父字爲氏其後叔牙孫彭生之後又爲叔仲氏
僖叔公子牙桓公子僖謚也叔孫戴伯
公孫茲牙之子莊叔叔孫得臣茲之子宣伯叔孫
僑如得臣子叔孫虺得臣子穆子叔孫豹得臣子孟
丙豹之子仲壬豹之子丙弟昭子叔孫婼豹之庶子婼音綽一
作若成子叔孫不敢婼之子子我叔孫舍不敢之子武
叔叔孫州仇不敢之子文子叔孫舒州仇之子子張叔

孫輒叔孫族叔仲惠伯彭生公孫茲之子叔牙孫昭伯叔
仲帶彭生之孫穆子叔孫小帶之子叔仲志帶之子叔
仲皮見檀弓子柳皮之子子碩皮之子柳之弟杜洩叔孫豹家
臣公若藐叔孫族郈宰梁其踁穆子家臣英賢傳曰伯禽庶子梁其
之後鬷戾豹司馬侯犯郈馬正駟赤郈工師○

季孫氏出自桓公子季友以字爲氏其後六世孫公父靖其後又爲公父氏

季子公子友桓公子莊公母弟一曰成季成謚也齊仲無佚友之
子文子季孫行父無佚之子武子季孫宿行父之子子

彌季公鉏宿長子公鉏極公鉏彌之曾孫季悼子紇宿次
庶子季孫平子意如紇之子鞅字公之紇之子意如弟堅
字公石紇之子穆伯靖字公父按文伯乃桓子從兄弟則穆伯
乃紇之子郎傳所謂公甫是也公父文伯歜靖之子桓子季孫
斯意如之子康子季孫肥桓子斯之庶子季昭子強康子肥之
曾孫公鳥平子意如之庶叔公亥郎公若意如庶叔鳥之弟公
何藐季氏族公孫有山氏季氏黨公山不狃字子
洩季氏費宰一曰公山弗擾秦遄平子姑壻苦越即苦夷季氏家臣陽

虎季氏家臣陽越虎之從弟仲梁懷平子家臣正常桓子臣南
遺季氏家臣南蒯遺之子申豐武子家臣申夜姑季公鳥臣林
楚桓子臣顏高力士○

叔氏出自文公子叔肸以字爲氏

公子叔肸文公子宣公弟子叔
聲伯公孫嬰齊肸之子子叔齊子叔老嬰齊之子子
叔敬子叔弓老之子伯張叔輒弓之子一曰子張叔鞅
弓之子輒之弟叔詣鞅之子叔青叔弓玄孫○

臧氏出自孝公子彄食邑於臧因以爲氏

臧僖伯公子彄孝公子信

謚也伯字也哀伯臧孫達彄之子伯氏缾達之子文仲
臧孫辰伯氏缾之子宣叔臧孫許辰之子臧賈許之子
臧爲許之子賈之弟武仲臧孫紇許繼室之子臧疇許之子紇之
弟臧昭伯爲之子臧堅紇之族○

仲氏子家氏出自莊公孫歸父有二子一爲子家氏一爲仲氏

襄仲公子遂莊公子居東門號曰東門襄仲一曰仲遂子家公孫歸父
襄仲子其後以字爲子家氏仲嬰齊襄仲次子歸父弟曾立爲兄歸父後故以
仲爲祖而以其字爲氏一曰公孫嬰齊懿伯子家羈歸父之孫莊公玄孫

展氏 出自孝公子展其後請族以王父字爲氏 公子展孝公子 公孫
夷伯展之子夷謚也伯字也 展無駭夷伯之子 展禽柳下惠
無駭之子盜跖之兄食邑柳下謚惠 展喜禽之弟 展莊叔魯大夫 展
瑕魯大夫 ○
施氏 出自惠公子尾其父之子以父字爲氏 公子尾 施父惠公子 施
伯施父之子以父字爲氏 施孝叔惠公五世孫 ○
郈氏 出自惠公子孝公後爲郈大夫因以爲氏 惠伯鞏孝公子 郈昭伯孝公
八世孫 ○

春秋貴臣世系 陶大容刊

羽父公子翬魯大夫弒隱公 ○ 奚斯公子魚魯大夫 ○
夏父展魯宗伯 夏父弗忌展之後亦爲宗伯 ○ 衆父公
子益師衆音終孝公子 衆仲衆父之子 ○ 閔子馬魯大夫閔馬父
○ 子仲公子憖魯大夫 ○ 榮成伯駕鵝魯大夫 ○
曹劌魯大夫 ○ 御孫魯大夫 ○ 務人卽公爲昭公子
○ 富父終甥魯大夫 ○ 卜楚丘卜魯大夫 梓愼魯大夫

宋大夫世系

皇氏 出自戴公子克石字皇父後以字爲氏 司馬皇父克石戴公
子 皇國父宋太宰 右師皇瑗克石八世孫 ○
樂氏 宋戴公子衎字樂父其後以王父字爲氏爲司城 樂甫衎戴公子
樂豫戴公玄孫 大司寇樂呂衎曾孫 子罕樂喜呂之孫爲
司城故曰司城子罕 樂祁犂子罕孫 右師樂大心祁犂族兄弟食
采桐門 ○
鱗氏 宋桓公生公子鱗其子以父字爲氏 公子鱗桓公子 東鄉鱗
矔音貫公子鱗之子 司徒文子矔之子 ○
華氏 戴公生公子考父食采於華因以爲氏 公子考父說戴公之子

春秋貴臣世系 九 朱文昱 三二三

華父督說之子爲大宰 司徒華喜督玄孫 華孫御事督之
孫 右師華元御事之子督曾孫 華臣元之子爲司徒 右師華
閱元之子臣之兄 華合比宋右師 華亥合比之弟
蕩氏 桓公生公子蕩後以字爲氏 司城公子蕩桓公子 公孫
壽蕩之子 司城蕩意諸壽之子 子山蕩澤意諸之子 ○
向氏 桓公生公子肹字向父後以王父字爲氏 向父肹桓公子 司城
訾守肹之子 合左師向戌守之子食采於合 向魋戌曾孫
司馬牛魋之弟 ○

[illegible]氏 桓公生公子目夷字子魚後以字爲氏 司馬子魚
子 右師公孫友 目夷之子 魚府 友之子 魚石 友子
右師戊 世本作公子 仲江公孫師 戊之子 左師仲[illegible]
仲江之孫 仲佗 幾之子 ○ 公孫固 莊公孫爲大司馬 ○ 宋[illegible]
出奔仕衛淫亂懼罪奔晉復歸宋後靈公以南子故召之復衛 南宮萬 宋大
夫 南宮牛 萬之子 ○

陳大夫世系

袁氏 出自申公生靖伯十八世孫莊伯生莊
諸字伯爰其孫以王父字爲袁氏

春秋貫玉世系 十

朱文盛 二百九十

伯 靖伯十八世孫 伯爰諸 莊伯之子 宣仲袁濤塗 伯爰之孫 袁
僑 濤塗四世孫 ○
少西氏 子夏公子少西 宣公子 御叔 子夏之子 子南
夏徵舒 御叔之子 夏齧 徵舒玄孫 ○
公孫寧 陳大夫 ○ 儀行父 陳大夫 ○ 洩冶 陳賢大夫 ○
公子黃 成公子哀公弟 公子招 爲司徒哀公弟 公子過 哀公弟
○ 慶虎 執政大夫 慶寅 執政大夫 ○

齊大夫世系

[illegible]氏 管仲夷吾 齊大夫管嚴仲之子謚敬子 管脩 夷吾七代孫仕
楚爲陰邑大夫 管于奚 齊大夫魯聲伯母所嫁者 ○
[illegible]氏 晏桓子弱 萊之維人 晏平仲嬰 弱之子 晏圉
平仲之子奔魯避陳鮑難 晏氂 齊大夫 ○
隰氏 莊公子廖事桓子封于隰 公子廖 莊公子 戴仲 廖之孫 成
子隰朋 戴仲之子 隰鉏 朋曾孫 ○
鮑氏 姒姓或云夏禹之後鮑叔仕齊食采於鮑以邑爲氏 鮑叔牙 鮑敬叔之
子 莊子鮑牽 叔牙曾孫 文子鮑國 叔牙玄孫 ○

春秋貫玉世系 十一

夏忠 二百四十

高氏 文公之子高其孫以王父名爲氏 公子高 文公子 敬仲高
傒 公子高之孫齊卿 高虎 傒之子 傾子 虎之子 宣子高固
傾子之子 高無咎 固之子 高弱 無咎之子 高厚 高固之子傒玄孫
高止 厚之子 武子高偃 高敬仲傒之玄孫 昭子高張 偃之
子 高無平 張之子 季羔高柴 傒十代孫爲孔門弟子 ○
子高公子祈 惠公之子 子尾公孫蠆 惠公孫祈之子 子良
高彊 尾之子 ○ 子欒公子堅 惠公之子 子雅公孫竈
[illegible]之 子旗欒施 子雅之子 ○

國氏 姜姓其先共伯齊之公族天子命相齊 莊子國歸父 齊大夫
武子國佐 歸父之子 國勝 佐之子 景子國弱 佐之子勝弟
惠子國夏 佐之子 國書 齊大夫 ◯
崔氏 丁公嫡子季子讓國於叔乙食采於崔 穆伯 季子之子 崔夭 丁公
八世孫 武子崔杼 夭之子 ◯
慶氏 出自桓公其後以父字爲氏 公子無虧 桓公子 慶克字
慶父 無虧之子 子家慶封 克之子 慶佐 克之子 慶舍 封之
子 ◯

田氏一曰陳氏 嬀姓出自陳厲公子完莊二十年奔齊爲卿以陳字爲田氏陳田聲相近也 敬仲完 陳厲公子 田穉孟夷 敬仲之子 田湣
孟莊 孟夷之子 陳文子須無 孟莊之子 陳桓子無宇 文子
之子 陳武子子彊開 無宇之子 陳僖子乞 無宇之孫 田成
子常 一曰恒乞之子 ◯
東郭氏 東郭偃 桓公之後居東郭爲氏 東郭書 偃之子 東
郭賈 書之子 ◯

晉大夫世系

趙氏 嬴姓少昊之後與秦同祖皐陶十世孫曰蜚廉蜚廉次子曰季勝生孟增幸於
周成王是爲宅皐狼宅皐狼生衡父衡父生
造父爲穆王御有功賜以趙城爲趙氏造父
六世孫奄父生叔帶當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 趙夙 叔帶五世孫 成
季趙衰孟子餘 夙之弟封于原一曰原季成謚也 宣子趙盾
衰之子 趙同 衰之子食采于同一曰原同 趙括 衰之子食采于屏一曰屏
季 趙嬰齊 衰之子食采于樓一曰樓嬰 莊子趙朔 盾之子 文
子趙武 朔之子盾之孫 趙獲 武之子 景子趙成 武之子 簡
子趙鞅 成之子後改名志父 趙伯魯 鞅長子 襄子無恤 鞅次

子 趙穿 盾從兄弟之子 趙旃 穿之子 趙勝 旃之子食采邯鄲一曰邯
鄲勝 邯鄲午 ◯
韓氏 姬姓晉穆侯少子曲沃成師生子萬是爲武子食采於韓原 武子韓
萬 曲沃成師之子 定伯韓簡 萬之孫 韓子輿 簡之子 獻子
韓厥 子輿之子 穆子韓無忌 厥長子不立爲公族大夫 宣子韓
起 厥次子 韓貞子 起子 韓不信 貞子之子 韓穿 韓子族 ◯
魏氏 出自周文王第十五子畢公高武王封于畢後絶封爲庶人其苗裔畢萬仕晉
封于魏 畢萬 畢公高後 芒季 萬之子 武子魏犨 芒季之子

狐魏顆犨長子以獲杜回功封于令狐　令狐文子頡顆之子　魏

悼子犨之子　莊子魏絳悼子之子　魏嬴絳之子　獻子魏

舒嬴之子　厲武子呂錡武子犨之子　呂相錡之子　魏壽

餘萬之後　○

士氏伊祁姓陶唐苗裔劉累後歷虞夏商周至成王遷之杜爲杜伯宣王殺杜伯其子隰叔奔晉爲士師爲士氏後居隨及范又爲隨氏范氏隰叔生蔿蔿生吉爲士吉氏

子輿士蔿隰叔之子　武子士季會蔿之孫初封隨後改封范一日隨

范武子一日隨會　范文子士燮會長子　士魴會少子燮之母弟

范宣子士匄文子燮之子　范獻子士鞅匄之子　士吉射

鞅之子　穆子士季士氏別族　貞子士渥濁穆子之子　士弱

貞子之子　士彌牟士弱之孫　○

荀氏荀息晉公族食采于荀故爲荀氏　中行伯桓子荀林

父將中行故曰中行伯伯字也子孫襲將中行者皆曰中行伯伯爵也　中行伯

宣子荀庚林父之子　中行獻子荀偃庚之子　中行穆

子荀吳偃之子林父孫　中行文子荀寅吳之子　知莊子

荀首林父弟自公族食采於知號曰知莊子然則中行氏與知氏本一族也　知

武子荀罃首之子　知朔罃長子　知悼子伯夙荀盈

罃次子　知文子荀躒盈之子一曰知伯　知徐吾躒之子　知

伯襄子荀瑤躒之孫　○

狐氏其先本唐叔後在戎狄者爲狐氏　大狐伯唐叔後　狐突狐伯之子重耳之外祖父　狐毛突長子　·狐溱毛之子　子犯狐偃突次子重耳之母兄弟故曰舅犯　季佗狐射姑音亦姑偃之子食邑於賈一曰賈季　續簡伯狐鞫居狐氏族　○

祁氏晉獻侯四世孫奚爲晉大夫食邑於祁　祁奚爲祁邑大夫　祁午

奚之子　祁盈午之子　○

欒氏靖侯孫食邑於欒　欒賓靖侯之孫　欒枝賓之孫　欒盾枝之

子　欒武子書盾之子　欒桓子黶書之子　欒鍼書之子黶

之弟　欒懷子盈黶之子　○

羊舌氏靖侯之後食采於羊舌邑　羊舌突靖侯之後　羊舌職突之

子　伯華羊舌赤職長子　叔向羊舌肸職之子伯華母弟

伯石楊食我食音嗣向之子向爲大傳食采於楊故曰楊石　叔魚

羊舌鮒職之子向庶弟　叔羆羊舌虎職之子　○

郤氏 姬姓晉公族也其先食采於郤以爲氏 叔虎郤豹 晉大夫 郤
芮 豹之子 郤成子冀缺 芮之子 獻子駒伯郤克 缺之
子 駒伯郤錡 克之子 步揚 郤豹孫錡族父 苦成叔郤犨
步揚之子別封于苦成謚也 蒲城雔居 犨之弟 昭子溫季郤
至 雔居之子以公族封于河內溫縣 郤毅 犨之子 ○
先氏 隰叔初封于先故氏先 先軫 食邑于原一曰原軫 彘季先縠
軫之孫 ○
司空季子胥臣 胥臣名也季子字也食邑于臼一曰臼季 胥甲父

春秋貫玉世系 十六

胥臣之子 胥克 甲之子 · 胥童 克之子 ○ 里克 出皐之後爲理氏商
末理徵孫仲師遭難去理爲里其後克爲晉大夫 ○ 孫伯糾 宋襄公母弟敖
仕晉糾其子也 伯宗 糾之子敖之孫 伯州犂 宗之子晉殺伯宗奔楚爲大夫
子餘大宰嚭 州犂孫避楚郤宛難奔吳 ○

鄭大夫世系

豐氏 公子豐 穆公子 子石公孫段 豐之子一曰伯石 子
旗豐施 段之子 子張豐卷 施之孫 ○
游氏 公子偃字子游 穆公子 子蟜公孫蠆 偃之子

子南公孫楚 偃次子一曰游楚 子大叔游吉 蠆次子 ○
國氏 公子發字子國 穆公子 子產公孫僑 國之子
子思國參 僑之子 ○
駟氏 公子騑字子駟 穆公子 子西公孫夏 騑之子
駟乞 夏之子 駟帶 字子上夏之子 子晳公孫黑 騑之子 子
然駟歂 乞之子 ○
印氏 公子舒字子印 穆公子 子張公孫黑肱 一云伯張
印之子 子石印段 子張之子 子柳印癸 段之子 ○

春秋貫玉世系 十七

公子去疾字子良 穆公子 子耳公孫輒 去疾之子 伯
有良霄 子耳之子 良止 霄之子 ○
罕氏 公子喜字子罕 穆公子 子展公孫舍之 喜長
子 子皮罕虎 子展長子 子姚罕達 虎之孫 ○
公子嘉字子孔 穆公子 公孫洩 嘉之子 孔張 子孔孫
○公子羽 穆公子 羽頡 公子羽孫爲馬師 ○

衛大夫世系

孫氏 出自武公生公子惠孫生耳爲衛上卿食采於戚 公子惠孫 武公子

子公孫玨惠孫之子孫仲耳之子桓子孫良夫孫仲玄孫

文子孫林父桓子之子孫蒯林父之子○

甯氏武公生季亹食采於甯莊子甯速武公四世孫武子甯

俞速之子甯相俞之子惠子甯殖相之子悼子甯喜

殖之子○

北宮氏懿子北宮括成公曾孫北宮遺括之子文子

北宮佗遺之子貞子北宮喜佗之子○

石氏石碏靖伯之孫石厚碏之子石駘仲衛大夫石祁

春秋貴臣世系　十八

子駘仲之子成子石稷碏四世孫石買稷之子悼子石惡

買之子石曼姑惡之子○

[illegible]氏出自文公之子大叔文子大叔儀文公之子大叔申

儀之孫悼子大叔疾申之子僖子大叔遺疾之弟○

楚大夫世系

鬬氏出自若敖鄭氏曰若敖名熊儀其先無字鬬者必邑名鬬伯比比音

被若敖子子文鬬穀於菟伯比之子為令尹鬬章龜子文玄孫

郊尹子旗蔓成然章龜之子食采於蔓邑鄖公鬬辛成然

長子為鄖邑尹司馬子良伯比之子子文之弟伯棼越椒子良之子

苗賁皇越椒之子避難奔晉食采於苗申公鬬班文王時為申公鬬

廉若敖子○

蔿氏同蒍音偉出自蚡冒之子蒍章食邑於蒍以邑為氏王子蒍章蚡冒

之子伯嬴蒍賈章之孫蒍叔孫叔敖賈之子箴尹遠

子馮敖從子為箴諫之官襄二十一年為令尹代子南蒍掩子馮之子

蕩蒍罷掩族為令尹蒍越為司馬蒍啓彊為靈王大宰○

屈氏楚公族莫敖屈瑕食邑於屈屈瑕武王子屈重武王時為莫敖

春秋貴臣世系　十九

屈蕩楚大夫子夕屈到蕩之子為莫敖子木屈建到之子為

令尹子靈屈巫蕩之子為申邑尹故曰申公巫臣後奔晉屈狐庸巫臣

之子屈完楚大夫屈伯庸屈氏後屈原伯庸之子○

沈氏莊王子公子貞封于沈鹿故為沈氏左司馬沈尹戌莊王曾孫

公子貞孫子高沈諸梁戌之子為葉尹故曰葉公沈尹射子高之子

○子玉得臣若敖曾孫成大心大孫伯得臣子為令尹○

伍氏伍參莊王嬖臣食采於椒伍舉參之子一曰椒舉連尹伍

奢舉之子椒鳴舉之子伍尚奢之長子為棠君子胥伍員

奢之次子尚弟◯
奔吳封于申

申氏

申無宇 爲芋邑尹故曰芋尹無宇 芋尹申亥 無宇之子 申叔時 楚大夫爲申公 申時跪 時之子 申叔豫 跪之子 申公叔侯 申叔 楚大夫 申包胥 楚大夫◯

子囊公子貞 莊王之子 子常囊瓦 貞之孫爲令尹 子庚公子午 莊王子爲令尹代子貞◯

春秋貫玉卷一上

周

平王 名宜臼幽王子四十九年入春秋在位五十一年崩謚法治而無眚曰平

周鄭交惡

鄭武公 桓公子 莊公 武公子 爲平王卿士王貳於虢 虢君亦仕於王王欲分政於虢不專任鄭伯 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

惡君子曰信不由中　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要之以禮又焉用質

桓王 名林平王之孫太子洩父之子隱公四年即位桓公十五年崩在位二十二年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鄭伯射王 桓公五年

鄭伯如周（鄭莊公）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方）（有食采於周邑）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況不禮焉鄭不來矣取鄔（音烏）劉蔿（危上聲）邘（音于）之田于鄭而蘇忿生之田（武王用忿生爲司寇封於□子孫叛王王不能有其田）（鄭易）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不至不亦宜乎（隱公十一年）

王奪鄭伯

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爲魚麗之陳偏後伍伍承彌縫（二十五乘爲偏、以伍承偏之隙彌縫之此魚麗陣法）戰於繻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桓公五年）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鄭莊失大本而飾小節）

莊王（名佗桓王子桓公十六年即位莊公十二年崩在位十五年諡法勝敵志强曰莊）

辛伯諫周公

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莊王弟子儀也）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竝后（妾如后）匹嫡（庶如嫡）兩政（臣如君）耦國（都如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桓公十八年）

僖王（名胡齊莊王子魯莊公十三年即位十七年崩在位五年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惠王（名閬僖王子莊公十八年即位僖公八年崩在位二十五年諡法柔質慈民曰惠）

鄭虢納王

初王姚（莊王妾姚姓者也）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及惠王即位爲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五子皆周大夫有怨於惠王爲子頹之黨也）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立子頹王入于鄔（即前桓王所取鄭邑）子頹享五大夫

樂及徧舞(舞六代之樂) 鄭厲公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門西辟(象魏西偏) 王以后之鞶鑑(以鑑為鞶飾古之遺服所以賜有功) 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玉爵酒器之所貴也) 鄭伯由是始惡于王(以王不予玉爵為薄己莊公二十一年)

齊桓會王世子於首止(僖公五年)

惠王娶陳嬀為后生太子鄭及叔帶后愛叔帶王將廢鄭而立帶齊桓公憂之合諸侯會王世[illegible]首止以定其位惠王惡其盟也使[illegible]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illegible]鄭伯逃歸不盟孔叔(鄭大夫)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僖公五年)惠王崩襄王惡太叔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公會王人齊侯(桓)宋公(桓)衛侯(文)許男(僖)曹伯(共)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僖公八年)〇穀梁子曰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

襄王(名鄭惠王子僖公九年即位文公八年崩在位三十三年謚法辟地有德曰襄)

管夷吾辭上卿之享禮(僖公十二年)

陽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欲因以簒位) 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王子帶奔齊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二子乃王命卿) 若節春秋

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伯舅之使故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僖公十二年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僖公十三年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太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悅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僖公二十二年自奔齊至此果十年然後召仲孫湫之言驗矣○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辛有周大夫也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至是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秦晉遷戎在僖公二十二年

天王出居于鄭僖公二十五年

滑人滑伯爵姬姓叛鄭而服于衛鄭公子士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二子周大夫鄭伯怨鄭文公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助衛滑與之請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弔傷也咸同心也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十六國皆文王子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四國皆武王子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二叔謂夏商季世也周公傷夏商之季世疏親戚使宗族不同心以致滅亡故封建同姓之多召穆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穆公虎以厲王時兄弟道缺周德不善故合宗族於東都以親之而作唐棣之詩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

之大者也棄德從奸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鄭納平王惠王言當用勳）又有厲宣之親（鄭始封祖桓公友厲王之子宣王之弟言當親親）棄嬖寵而用三良（三良謂叔詹堵叔師叔言鄭賢當尊之）於諸姬爲近（鄭居河洛比姬姓諸與周接壤言鄭近當親之）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言不當就即狄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言不當從狄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言不當與狄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親也猶懼

有外侮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王子帶通於隗氏（即襄王所立狄女）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恐狄怨己遂奉叔帶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處于氾王使告難于魯臧

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告難于晉狐偃言于晉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晉文侯仇爲平王侯伯匡輔王室）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晉侯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叔帶于溫殺之晉侯朝王請隧（地道曰隧王葬自此道入諸侯葬懸棺不隧故請之）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

陽樊不服圍之蒼葛（陽樊邑人）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姻親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僖公二十五年）

頃王（名壬臣襄王子文公位十四年崩在位六年謚敬愼曰頃）

三年稱子

毛伯來求金（文公九年）

公羊曰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illegible]

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踰年稱公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故三年稱子 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也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

匡王 名無瑱王子文公十五年即位宣公二年崩在位六年謚法貞心大度曰匡

甘歜敗戎 文公十七年

周甘歜周大夫敗戎于邥音沈垂乘其飲酒也

定王 名瑜匡王弟宣公三年即位成公五年崩在位二十一年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楚子問鼎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王使王孫滿勞之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示欲偪周取天下 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鑄鼎以象遠方山林之怪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若順也 魑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不可遷 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言可移 天

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郟鄏王城 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晉侯使士會平王室 宣公十六年

王孫蘇與毛氏召氏爭政皆周卿士 使王子捷定王兄殺召戴公及毛伯衛爲毛召之難故王室亂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殽切肉可食也烝升也升殽于俎 武子私問其故

享不體薦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季士會字也王享有體薦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不可食以示恭儉宴有折俎宴則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以示慈惠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 成公二年

晉侯使鞏朔晉大夫獻齊捷于周鞌之役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

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兄弟同姓諸侯甥舅異姓諸侯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指所伐國言禁淫慝指伐國之人言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大國二卿天子所命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朔非命卿又奸先王之禮獻齊捷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縱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禮之降於卿禮一等時晉景公使朔獻捷成公二年

簡王名夷定王子成公六年即位襄公元年崩在位十四年諡法一德不解曰簡

郤至爭田 成公十一年

晉郤至與周爭鄇音侯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晉侯使郤至勿敢爭見郤至貪所以亡

靈王名泄心簡王子襄公二年即位二十八年崩在位二十七年諡法極知鬼神曰靈不勤成名曰靈蓋以其生有髭甚神聖也

士匄平王室 襄公十年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皆卿士王右助也伯輿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故使宰與大夫訟曲直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閨竇之人言伯輿微賤之家而皆[illegible]

王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
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
職大臣從平王遷者七姓伯輿之祖爲王備犧牲共祭祀王賴其用故與之盟使世守
其職騂旄赤牛言其重也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底至
也至東周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
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
篳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范宣子曰天子所
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

輿合要音腰獄辭也使各爲要約言語兩相辨荅王叔氏不能舉
其契叔氏理曲無以爲荅故不能舉其要契之辭王叔奔晉

靈王求后于齊襄公十二年

靈王求后于齊靈齊侯問對於晏桓子名弱晏嬰
之父問對王使之辭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若而
求后於[illegible]矣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
如此也不敢言亦不敢毀妾婦之子若而人言非嫡也無女而
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

而人古人謂父之姊爲姑姊父之妹爲姑妹後人從省但謂之姑齊侯許
昏王使陰里周大夫結之成也

景王名貴靈王子襄公二十九年即位昭公二十二年崩在位二十五年謚法
布義行剛曰景

愆期料儋括之難叔向論單子之亡

初王儋季靈王弟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除服將見
靈王入朝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庭聞
其歎而言曰嗚呼必有此夫言括必得朝廷權入以

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
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
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景王之弟佞夫弗知儋括
圍蒍逐成愆蒍邑大夫成愆奔平畤周大夫殺佞
夫括奔晉襄公三十年○單子會韓宣子于戚時晉
會諸侯于厥慭救蔡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
朝有著定謂朝內列位佇立定處也會有表野會則設表爲位亦有定
處也衣有禬音儈衣領會也帶有結大帶紐處會朝之言必

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貌正曰共）不昭不從（言順曰從）無守氣矣是年十二月單子卒（昭公十一年）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昭公九年）

周甘人（甘邑大夫）與晉閻嘉（晉閻縣大夫）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郎陸渾之戎）伐潁（周邑）也 王使詹桓伯（周大夫）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后稷為此五國長）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藩屏周亦其廢墜是為（為去聲為周後[illegible]元弟國當救濟之）豈如弁髦而因以[illegible]（[illegible]弁髦郎兩髦事[illegible]覲沒則不[illegible]髦如文武成康沒而郎棄周也）先王[illegible]昭奇以[illegible]

戩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僖公十五年晉惠公自秦歸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若非晉誘則戎安取此地）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晉尚如此況戎乎）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使趙成致閻田及潁俘

叔向知景王之不終　閔子馬知原氏之將亡　伶州鳩知無射之感心

王太子壽卒（景王子卒在昭公十五年六月）王穆后崩（太子壽之母崩在是年八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

葬除喪以笞躒宴樽以魯壺 魯所獻壺 王曰 景王感魯壺而言 伯氏 稱荀躒 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 言皆有貢獻 晉獨無有何也荀躒揖籍談 使對 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 明德之器 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 彝常也 宗廟常器 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 言為戎侵伐 拜謝不暇 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 叔籍談字 而汝也 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 文王伐密須氏 得其鼓車以蒐 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 闕鞏亦國名 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 參虛實沈之次 晉之分野 匡正也 其後襄之二路 襄王賜晉文公大路戎路 鏚 斧也 鉞 方穹斧也 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 非分器而何 夫有勳而不廢 不廢其賞 有績而載 書之于策 奉之以土田 有南陽 撫之以彝器 鏚鉞彤弓之類 旌之以車服 襄之二路 明之

春秋貫玉卷一上　十八

以文章 旌旗 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 叔父謂晉侯 言福祚在晉 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 孫伯黶晉正卿談九世祖 故曰籍氏 以官為氏 及辛有之二子董之 周辛有之二子適晉與籍黶共董督晉典籍 晉於是乎有董史 董史亦以官為氏董狐其後也 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 談果無後 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 太子壽穆后皆重喪也 於是乎以喪賓宴且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 諸侯有功故作彝器獻王非由弔喪來獻此言求彝器非禮 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〇葬曹平公往者 魯人往會曹葬者 見周原伯魯焉 伯魯周大夫 與之語不說

春秋貫玉卷一上　十九　王朝明 三百二十九

音悅學歸以語閔子馬魯人歸以語子馬閔子馬曰周
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
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
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
國內言不學者多然後流傳及在位大人大人患失位隨衆而亦惑於此又爲言曰人可
以無學不爲害也不害而不學則一國之人凡事不求義理之極苟且而以爲可於是下
陵上替其亂必矣夫學殖也不殖將落原氏其亡乎
殖生殖也言學能立身猶物之生殖不學則凋悴而落矣昭公十八年○天王

春秋貫玉卷一上　二十

將鑄無射鍾名律中無射者泠州鳩曰泠樂官州鳩名也王
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
輿也有音然後相和成樂故爲樂之車輿而鍾音之器也有鍾然後
考擊成聲故爲音之器用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聚也之
輿以行之行有所往也如音皆黃鍾然後成黃鍾樂小者不窕狹細
也大者不摦音畫橫大也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
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心與相安則樂
窕則不咸聲小則人心不能滿摦則不容聲大則人心不能容心

是以感是以不相入而感感實生疾今鍾摦矣王心
弗堪其能久乎昭公二十一年其明年夏景王果以心疾崩
敬王名匃景王子王猛母弟昭公二十二年景王崩子猛繼立卒昭公二十三
年即位哀公十九年崩在位四十四年謚法夙夜警戒曰敬
天王入于成周
初王子朝有寵於景王子朝景王長庶子王與賓孟
子朝之傅說之欲立之王語賓孟欲立子朝爲太子劉獻公之
子伯蚡劉狄也事單穆公單旗也惡賓孟之爲人

春秋貫玉卷一上　二十一

也願殺之欲殺賓孟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
去之欲去子朝恐其奸太子之位景王田比山使公卿皆
從將殺單子劉子時太子壽旣卒其次王猛當立已正太子位後景王
以私意欲廢猛立子朝恐單劉不從故將殺之王有心疾崩劉蚡遂
攻賓孟殺之立王猛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
[illegible]之族以作亂[illegible]劉

王城王猛卒(未踰年不成天子故不書崩周人謚爲悼王)敬王即位(名匄王猛母弟亦嫡出也)劉子單子奉王如劉(避王子朝自王城出居于劉子邑)王子朝入于王城南宮極震(南宮極臣名子朝之黨爲地震墻宇壓而死)萇弘謂劉蚠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先君蚠之父獻公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謂幽王時)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子朝在王城爲西王)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敬王出居于成周劉邑在王城東爲東王)昭公二十二年召伯盈南宮嚚以甘桓公(三人皆子朝黨)見王

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何患無人王子朝入于鄔(邑名)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於乾祭(王城北門)而問於介衆(介大也立於王城北門而問大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衆言子朝典故晉已得之)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皆敬王邑)鄭伯如晉(鄭定公朝晉頃)子太叔相(相禮也)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

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嫠婦織爲業者不憂緯之少而憂宗周隕亡恐禍及己也)今王室實蠢蠢焉(擾動貌)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昭公二十四年)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津人得諸河上(神不受故)陰不佞以溫人南侵(不佞敬王大夫時王在東故南侵王子朝)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

之則爲石王定而獻之(及敬王定位又爲玉不佞獻之)晉會諸侯于黃父(晉地)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氣

爲五味酸鹹辛苦甘也發爲五色青黄赤白黑也章爲五聲
宮商角徵羽也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
之淫過也此言天地之六氣五行五味五色五聲各有節文人若過之則昏迷亂惑失其性故聖人制爲禮有儀則以奉承天地不使過其度禮之義始此下條其事之目爲
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也五牲麋鹿麏狼兎也三犧祭天地宗廟之犧也
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羽毛完具曰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山龍華蟲
藻火粉米黼黻六采天地四方之色青白赤黑玄黄也五章青赤之文赤白
之章白黑之黼黑青之黻五色備爲繡以奉五色爲九歌六府三事

春秋貫玉卷二上　二十四　唐大佐　三百九十五

也八風八方之風也七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六律陰陽六律
也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此解上因地之
性意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此解上天地之經而民則之意爲
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婭以象天明九族
親疏自然條理有不可誣故曰象天明此解上則天之明意爲政事庸力
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
其震曜殺戮爲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
育此解上用其五行之意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

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
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鬭喜生於好怒生於
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
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
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
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
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
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曲直謂損太過補不足也大

春秋貫玉卷二上　二十五　尤樑　三百六

不亦宜乎[illegible]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昭公
二十五年王城[illegible]敬王兵戰于施谷劉師
敗績劉子以王[illegible]次于滑晉知躒趙
鞅帥師納王使汝寬[illegible]塞汝寬晉大夫闕塞洛陽伊[illegible]口
也守以備子朝敗王子朝之師于鞏王子朝及
[illegible]得尹氏固[illegible]奉周之典籍以
奔楚天王入于成周[illegible]公般音班晉大夫
戍周而還王子朝使[illegible]侯曰昔武王克

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竝建母弟以蕃屏
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
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
愆于厥身諸侯莫不竝走其望以祈王身言夷
王疾而諸侯請禱於羣望也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
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
而後效官厲王居彘諸侯皆去國執王事至宣王復位始以王事授於官而後
歸國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

攜王幽王少子伯服也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太子
宜臼也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
也指上三節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於
叔帶惠襄避難惠王避子頹之難適鄭襄王避叔帶之難處氾越去
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鄭厲公殺
子頹納惠晉文公殺叔帶納襄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
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頿王亦
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

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定王六年秦地妖言曰周
有頿王能脩君職諸侯服從來朝脩臣職止二世後有奪王位者諸侯不謀之而受其難
本謂子朝今反以爲王猛也至于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
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
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壹專也專行不順之
事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
之言二子謂古人立嗣無常惟我心所欲則立之人必不敢非而討之也帥羣
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謂立猛侵欲無厭規

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背奸齊盟奸犯也齊
盟立子朝齊一之盟傲狠威儀矯誣先王立猛詐爲王命也
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
盪播越竄在荊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
甥舅奬順天[illegible]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
速天罰赦圖[illegible]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
及先王之經[illegible]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
曰王后無適[illegible]則擇立長言王后無嫡子則擇立庶子之長者年

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君從是命不敢立愛子）公
卿無私（臣從是命不敢有私黨）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
早夭卽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
仲叔季（指衆諸侯）圖之閔馬父（魯大夫）聞子朝之辭
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景王在時已命王猛繼太子壽正位太子矣猛卒則次敬王爲正其立子朝原非景王之正命故曰干景之命）
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昭公二十六年）
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

（皆子朝黨原伯魯不悅學今其子見殺原氏果亡矣）尹固之復也（與子朝奔楚還）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
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遇三歲乎（昭公二十九年）
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士彌牟營成

周

王使富辛與石張（皆周大夫）如晉請城成周（卽洛陽子朝亂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以狹小故請城之）天子曰天降
禍於周俾我兄弟竝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
一二親暱（同姓國）甥舅（異姓國）不皇啓處於今十
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
夫之望歲懼以待時（閔閔憂貌如農夫憂飢望歲豐恐懼以待時平）
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晉文侯仇文公重耳）弛周
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周自謂也）宣昭令
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
周（召誥所謂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是也）以爲東都崇文
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於成王修成周之城

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
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
徼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
子（范鞅士匄之子士會之後）謂魏獻子（魏舒魏絳之孫畢萬之後）曰從
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
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
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等也）序於是焉
在晉於是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士[illegible]

夫營成周計丈數周圍丈數揣高卑度城高下度厚薄量城內外厚薄仞溝洫仞溝洫之大小物土方以物爲限而分取土也議遠邇徒役之遠近量事期定事畢限期計徒庸約用人多少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又屬各國所當役人數須各國所當城丈數書以授於諸侯大夫帥而效致於周卿士劉子使有定法劉子卽劉文公蚠也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時與城周之役者魯晉齊宋衛鄭曹莒薛杞小邾凡十一國之大夫同受命於狄泉昭公三十二年城三旬而畢乃歸

諸侯之戍定公元年齊高張後不從諸侯高張齊大夫後至不及從役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弘違天遷都以違人諸侯相率以崇天子而高子後期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奸也哀三年周殺萇弘六年齊高張出奔

周殺萇弘

單鞏棄親用羈

單獻公成王少子臻之後食采於單世爲周卿士棄親用羈寄客爲襄頃之族所殺昭公七年鞏簡公食采於鞏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定公二年

○劉氏周卿士劉康公之後范氏晉卿士會之後世爲婚姻萇弘事劉文公弘爲劉文公屬大夫故周與范氏與助也周助范吉射叛晉趙鞅以爲討周人殺萇弘哀公三年

曾 姬姓出自周文王第四子周公旦佐文武成王有大勳勞於天下成王命爲太宰留相天子主自陝以東諸侯封其長子伯禽於曲阜爲魯公地方七百里本少皞之墟傳十三世隱公入春秋終哀公獲麟後又傳九君二百三十三年而頃公讎爲楚考烈王所滅

隱公名息姑惠公庶長子母聲子在位十一年爲弟桓公所弒謚法不尸其位曰隱

隱公不書卽位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元妃卒則聲子攝治內事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仲子寵惠公欲以仲子爲夫人以桓爲太子

[illegible]

紛也故已攝位而帥國人奉桓

穀梁子曰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信作申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隱禮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惠公元妃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內主之事矣仲子亦惠公之妾安得爲夫人母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謂嫡子爲當立乎惠公之欲與桓邪心也隱公不當成父之邪而揚其惡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

也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宰咺歸賵

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貝玉曰含緩惠公死已久且子氏未薨子氏即仲子桓母明年薨故名咺乃冢宰書名貶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以上釋緩字賵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賵死者不及尸而先賵弔生者不待哀而先弔以上釋子氏未薨非禮也

祭伯來

冬十二月祭伯來穀梁子曰寰內諸侯聘弓鏃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

臧僖伯諫觀魚

五年春公將觀魚于棠臧僖伯即公子彄食邑於臧因以爲氏魯孝公之子也臧哀伯臧文仲臧武仲臧昭伯皆其後云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數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蒐索擇獸不孕者夏苗爲苗除害秋獮獮殺以順秋氣冬狩狩圍守也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

而振旅歸而飲至（至廟而飲）以數軍實昭文章（車服旌旗之彩畫）明貴賤辯等列（王執路鼓鼓大常下大綏諸侯執賁鼓載旂下小綏）順少長（出則少者前趨敵之義入則少者後殿師之義）習威儀也（自春蒐起應上講事以度軌意）鳥獸之肉不登於俎（肉不足供祭祀）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材不足為器用）則公不射（自鳥獸起應上取材以章物意）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

之僖伯稱疾不從冬十有二月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一等

無駭賜展氏

八年冬十有二月無駭卒（無駭魯孝公庶子展之孫夷伯之子也柳下惠展禽展喜展莊叔展瑕皆其後也）羽父（公子翬也）請謚與族（族即氏也）公問族於眾仲眾仲對曰天子建德（立有德為諸侯）因生以賜姓（姓是總目頭如舜生嬀汭陳賜為嬀姓令按姓生也以此為祖令之祖生雖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則生非但指居土如呑薏苡故夏姓姒之類皆是也）胙之土而命之氏（建置社稷曰胙如胡公封陳即為陳氏）諸侯以字為謚（謚當作氏）因以為族（氏以別貴賤賤者有名無氏別而稱之謂之氏合而言之則曰族為氏因以為族謂諸侯之臣以所出祖之字為氏後世就以為族諸侯降於天子故止賜臣以氏而不敢賜臣以姓也）官有世功則有官族（如晉士氏中行氏）邑亦如之（如晉魏氏趙氏）公命以字為展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以字為展氏）

滕薛爭長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

封（薛祖奚仲黃帝之後夏所封在周前）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滕乃文王子叔繡後卜正卜官之長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薛不敢與諸任（任薛之宗姓）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鍾巫之難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官名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授桓以位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菟裘邑名言欲退老於菟裘之邑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君獲曰止隱公爲太子時嘗見獲於鄭鄭人囚諸尹氏鄭大夫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尹氏所主祭之神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立鍾巫于魯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社圃園名館于寪氏寪音委魯大夫家壬辰羽父

使賊弑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

桓公名軌史記名允惠公子隱公弟母仲子夫人文姜弑隱自立在位十八年

謚法闢土服遠曰桓

取郜大鼎于宋

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宋督弑殤公三月會齊陳鄭于稷以立華督以成宋亂宋賂以郜鼎曰取者非其有而得也納者不受而强致之辭臧哀伯魯大夫僖伯之子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照臨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

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以茅蓋屋著儉也清廟肅然清靜之稱大路越席大路玉路祀天車也越席結蒲草爲席大羹不致大羹肉汁不致五味粢食不鑿不精鑿昭其儉也此四者皆示儉衮冕黻珽衮畫衣也冕冠也黻韋韠以蔽膝也珽玉笏也○珽他頂反帶裳幅舄帶革帶也衣下曰裳幅如今行縢舄複履也衡紞紘綖衡維持冠者紞冠之垂者所以懸瑱紘冠纓從上而下結於頷者綖冠上覆○紞多敢反○紘獲耕反○綖音延○昭其度也尊卑各有制度藻率鞞鞛藻率以韋爲之畫以藻飾所以藉玉也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鞞佩刀之鞘也鞛

鞘下飾也○率音律○鞞音丙○鞛音琫鞶厲游纓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游纓在馬膺前如索帬昭其數也尊卑各有數火龍黼黻火畫火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兩已相戾昭其文也以文章明貴賤五色比象昭其物也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四方以示器物不虛設○比并是反○錫鸞和鈴昭其聲也錫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動皆有鳴聲○錫音揚馬面當盧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旂旗象天之明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登降謂上下尊卑文物以紀之

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謂立華督違命之臣）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九鼎殷所受夏九鼎也）義士猶或非之（蓋伯夷之屬）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

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僖伯諫隱觀魚其子哀伯諫桓納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故曰其有後於魯乎）

大雩不時

五年秋大雩（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雩者吁嗟求雨之祭也為壇於南郊之旁）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建寅月）龍見而雩（東方七宿為蒼龍建午月見南方則雩）始殺（建申月）閉蟄而烝（建亥月）過則書

子同生

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名之公問名於申繻（魯大夫）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若虞叔季友生而有文在手）以德命為義（若文王名昌知其必昌）以類命為象（若孔子首象尼丘名丘）取於物為假（若伯魚因人饋魚曰鯉）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君父卒不敢稱其名）

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與公同日故曰同物）命之曰同（用取於父為類義）

傳疑之體

十四年夏五○穀梁子曰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人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

夏五傳疑也

御廩災而嘗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穀梁子曰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甸甸師掌耕耨籍田之官也書甸服內四百里納粟三宮三夫人宮也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舂）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也

桓公薨于齊

十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音洛）公與夫人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及文姜至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魯人告於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言魯見殺之惡聞於諸侯）

齊人殺彭生

莊公（名同桓公子母文姜夫人哀姜年十四即位在位三十二年卒謚法勝敵克亂曰莊）

公敗齊師于長勺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音貴魯人）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敷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

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曹劌劫柯之盟

十三年冬始及齊平公將會齊侯（桓）于柯曹子（卽劌也）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齊强魯弱數爲困辱）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于是會乎齊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劒而從之（隨莊公上壇造桓公前而脅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壓猶臨也逼迫之意言魯弱遭兵伐深入城邑敗壞而壓逼竟齊當爲魯謀也）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魯地爲齊侵者）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摽劒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公如齊觀社

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齊因祀社蒐軍實以夸示威衆故公往觀之）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謂會以教諸侯尊卑之法貢賦之數）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不朝不會則討之）諸侯有王（有述職于王）王有巡狩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丹楹刻桷

二十三年秋丹桓公之楹二十四年春刻其桷（時將逆夫人姜氏於齊故爲盛飾以誇示之）皆非禮也御孫諫曰（魯大夫）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穀梁子曰秋丹桓公楹禮天子諸侯黝堊（黝黑色堊白色）大夫倉士黈（也口切黃色）丹楹非禮也春三月

刻桓公桷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以細石磨之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言桓宮以惡莊也夫人哀姜齊襄公之女也魯桓見弒於齊莊公不能復父之讎反娶讎人之女而又崇飾宗廟以誇示之故惡莊爲不子也弒閔孫邦之禍基於此矣〇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宗婦同宗大夫之妻也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贄以見大夫見於廟宗婦覿於內

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子附庸孤卿執帛卿執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大夫執鴈取其候時而行士執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節庶人執鶩取其不飛遷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鼓用牲于社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〇公羊子曰日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朱絲南方陽色圍社以脅之抑陰助陽也或以爲日食昏暗恐人犯社故營之以尊敬社也穀梁子曰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二十八年冬築郿〇大無麥禾麥熟於夏禾成在秋而書於冬者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有司歲杪會計知倉廩竭也臧孫辰告糴

于齊〇穀梁子曰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〇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廐馬之所處謂之廐延廐名也養馬欲其富故以延長名也〇穀梁子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工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郿春新延廐以其用民

方爲已悉矣○秋有蜚○冬城諸及防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建戌之月角亢晨見東方三時畢務始戒備板幹火見而致用心爲大火亥月之初心星晨見東方致所用板幹於作所水昏正而栽水營室星也謂今十月而昏正於天故是植立板幹興工日至而畢日南至陽生故土工息○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郎薛秦皆魯邑

季友酖叔牙　慶父弒子般

初公築臺臨黨氏音掌氏魯大夫見孟任黨氏女從之

閟公見其美欲從之孟任閟不見而以夫人言許之許以爲夫人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習雩禮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子般之妹圉人養馬者犖音洛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三十二年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叔牙慶父皆桓公庶子同母兄弟也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音班季友亦桓公之子與莊公同母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季友使以君命命叔牙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季友知叔牙將黨於慶父以作亂故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卒立叔孫氏叔牙飲酖卒立其子公孫茲因父之字爲氏故曰叔孫氏又曰叔仲氏叔孫得臣叔孫僑如叔孫豹叔孫婼叔孫不敢叔孫州仇叔孫帶皆其後也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成季即季友成謚也慶父誅鄧扈樂而歸獄焉鄧扈樂即圉人犖也

閔公名啓方哀姜之娣叔姜之子莊公庶子年九歲即位在位二年弒謚法在

國遭難曰閔

仲孫湫來省難

元年秋八月公及齊侯桓盟于落姑請復季友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季子來歸齊侯使仲孫湫無知之後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

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慶父弒閔公　哀姜遜于邾

初公傅奪卜齮(音蟻魯大夫)田公不禁二年秋八月辛丑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闈(宮中門名)成季以僖公適邾慶父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慶父于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請無殺己)不許哭而往慶父聞之曰噫此奚斯之聲也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輈經而死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慶父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遜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掌卜大夫)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有文在

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成風聞成季之繇(閭其彷生之卜能為公室輔也)乃事之而屬僖公焉(以其子託於季友使援立之)故成季立之(成風莊公之妾僖公之生母也)

高子來盟(高傒也)

冬齊高子來盟○公羊子曰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柰何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以觀釁至則平魯難立僖公而城魯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僖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母成風夫人聲姜在位三十三年卒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莒人聞慶父之死也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于魯魯人不與興師而伐魯季友待之

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獲莒挐莒挐莒之將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是爲季氏僖公感季友援立之恩生而賜氏廣其封邑俾世爲魯卿季文子季武子季公鉏季悼子季平子季桓子季昭伯季康子穆伯靖公父文伯季昭子公鳥皆其後云

震夷伯之廟　德厚流光

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夷伯乃展無駭之父公子展之子夷謚伯字也言天震夷伯廟蓋以展氏有隱慝非人所見故震其廟以彰之○穀梁子曰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爲祖

臧文仲諫焚巫尫

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尫巫女巫主祈禱請雨者尫瘠病之人面向上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爲天欲殺

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及邾人戰于升陘

邾人滅須句風姓太皞之後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須句女也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須句蓋主太皞與有濟之祀而脩祀紓禍也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秋八月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

展喜犒齊師

二十六年齊孝公桓公之子伐我北鄙使展喜
犒師使受命于展禽展禽即柳下展無駭之子展喜即柳下惠之弟皆魯大夫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
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
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
曰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
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
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

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
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
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
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
其若先王何恃此不恐齊師乃還

介葛盧來朝　宰周公來聘

二十九年冬介葛盧來朝介東夷國葛盧介君名也禮之
加燕好燕燕禮也好好貨也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
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三十年冬
天王使宰周公閱來聘以三公兼冢宰閱其名也饗有昌
歜祖感切菖蒲葅也白黑白熬稻黑熬黍形鹽鹽形象獸辭曰國
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
其德薦五味謂昌歜也羞嘉穀謂白黑也二者所以象其文鹽
虎形謂形鹽所以象其武也以獻其功獻旌表之也吾何以
堪之

四卜郊　三望

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
望祭泰山河海也天子有方望魯殺天子故三望然郊望皆非得爲○公羊
子曰四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
禮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
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岳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盡四方故曰無所不通三望
者何望祭也祭泰山河海曷爲祭泰山河海
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

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惟泰山耳側兩指曰膚言雲觸石出而即遍雨天下惟泰山故秩祭之河海潤於千里猶者何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

國歸父來聘

三十二年春齊侯使國歸父來聘自郊勞以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時齊侯昭公也君其朝焉臣

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隕霜不殺草

冬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穀梁子曰隕霜不殺草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輕指草言草尚不殺他物可知李梅實實之爲言猶實也

文公名興僖公子母聲姜夫人出姜在位十八年卒謚法慈惠愛民曰文

叔服會葬

元年二月天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時葬僖公公孫敖慶父之子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即長子文伯食謂養也難也收子即次子惠伯收謂送死也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穀生孟獻子獻子生孟莊子世有良德後果昌焉

閏三月

閏三月非禮也曆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三月置閏下文因論曆法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朞三百六十又六日日與天會

歲一年以二十四氣分爲十二月每月得二氣推時之端於始如立春爲正月節是也舉正於中舉時之正氣於月中必當其月蓋中氣只在月中若積而在月終其後月便當置閏如雨水爲正月中是也歸餘於終以氣盈朔虛數之餘零者積而置閏履端於始序則不愆四時之序無過失舉正於終民則不惑閏後之月中氣在朔則斗柄月初已指所建之辰閏前之月中氣在晦則斗柄月末方指所建之辰故舉月之正氣於中則斗柄常不失其所指之次寒暑有常而民不惑矣歸餘於終事則不悖事農桑之類歸餘置閏則生長收藏得其正故事不悖也

公孫敖如齊

夏四月公孫敖（卽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卽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

躋僖公

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僖雖爲兄繼閔然嘗爲臣義猶父子廟坐宜次閔下今升于上故爲逆）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智者三下展禽（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使在巳下）廢六關（塞關陽關之屬凡所以禁强暴而文仲廢之）妾織蒲（與細民爭利）三不仁也作虛器（居蔡[illegible]）縱逆祀

（聽夏父躋僖公）祀爰居（海鳥止魯文仲命祀之）三不智也○公羊子曰逆祀何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子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胡安國曰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爲逆祀者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故公羊曰逆祀先禰而後祖也閔僖非祖禰而謂之祖禰者何臣子一例也夫有天下者事七世諸侯五世說禮者曰世指父子非兄弟也然三傳同以閔公爲祖而臣子一例是以僖公父事閔公爲禮而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名號雖不同其爲世一也

文公納幣

公子遂如齊納幣○公羊子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

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僖以去年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娶雖在明年三年外然此納幣圖婚則在三年之內矣故譏之○四年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文公薨而見出故曰出姜

閏月不告朔

六年夏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

趙衰趙盾孰賢

七年秋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盾也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時晉賈季奔狄酆舒即狄相讓責也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言可愛趙盾夏日之日也言可畏

公孫敖如莒

穆伯公孫敖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穀其娣聲己生惠叔難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爲襄仲聘焉即公子遂莊公之子敖之從兄弟也七年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公孫敖如莒涖盟且爲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叔牙孫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冦冦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冦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平二子之怨使仲舍之舍不娶公孫敖反之還莒女復爲兄弟如初八年春公孫敖

如周弔喪時襄王崩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敖之淫心不改魯人立其長子文伯穀敖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求復歸於魯穀以爲請請復其父復而不出歸魯而不得與政故不出朝三年而盡室以適莒復盡其室之所有而適莒從己氏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即孟獻子請立難也請立弟惠叔許之文伯卒立惠叔公孫敖請重賂以求復又求歸魯許之將來十四年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惠叔請其父喪歸魯以禮葬而魯不許也

齊人餙棺寘之堂阜惠叔猶毀以爲請哀毀以示戚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聲已不視卽敖妻帷堂而哭怨敖從莒女故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悅帥兄弟哭之他年其二子來莒女生之子孟獻子穀之子也愛之愛二叔聞於國或譖

之曰將殺子言二子將殺獻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鼆一人門于戾丘皆死時有寇攻門二子禦之皆死○按魯莊公庶子慶父生穆伯公孫敖慶父字仲以字爲仲孫氏爲弑閔公故諱弑君之罪更爲孟氏文伯孟孫穀惠叔孟孫難孟獻子孟莊子孟孺子孟孝伯孟僖子孟懿子南宮敬叔孟公期孟武伯孟敬子孟之反孟懿伯子服惠伯子服昭伯子服景伯皆其後云

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十一年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穀梁子曰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一人而曰敗何也以衆焉言之也言雖一人足以當衆傳曰長狄也北方有長狄號鄋瞞國乃防風之後漆姓弟兄三人鄋瞞國弟兄三人謂僑如焚如簡如也佚宕中國佚同逸宕同蕩謂放縱無忌猶言横行也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横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此所殺者卽長狄僑如也

毀泉臺

十六年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伯禽至僖公十七君蛇之文如之秋八月辛未聲姜薨僖公夫人文公母也毀泉臺以蛇妖所出故毀○公羊子曰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毀之是暴揚先祖之失

仲遂拜穀之盟

十七年夏四月齊侯懿公伐我北鄙仲遂請盟

六月盟于穀仲遂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 言將伐魯而食其麥 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曰民主偷必死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 將伐魯 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 庶幾齊侯先師期而死 惠伯令龜 以卜事告龜 卜楚丘 楚丘人名知卜之官也 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 是年夏齊懿公果見弒非以疾終 君亦不聞 魯君先死不聞其事 令龜有咎 言惠伯所令龜有咎故知君死 二

春秋貫玉卷一上　六十二　郭志李　處岩百只

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公子遂殺太子惡及視　出姜歸齊

文公次妃敬嬴生宣公 庶子 敬嬴嬖而私事公子遂 知仲遂之權足以奪嫡立庶故事而屬之即前成風屬僖公於季友之故智也 以宣公屬之公子遂欲立之叔仲不可 即惠伯叔牙孫 仲遂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 太子惡是齊甥齊許廢惡立宣公者以宣本非嫡而得國必感已之深也

冬十月公子遂殺太子惡及視 視乃太子惡之同母弟也 而立宣公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 惡視之母出姜也 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 公子遂 爲不道殺嫡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宣公 名倭一名接文公妾敬嬴之子夫人穆姜在位十八年卒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萬入去籥

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 齊地 壬午猶繹萬入去

春秋貫玉卷一上　六十三　郭志李　陶飾三百八

籥 此公子遂也莊公庶子居東門號曰東門襄仲一曰仲遂遂生公孫歸父歸父有二子一爲子家氏一爲仲氏仲嬰齊懿伯子家羈皆其後也生而賜氏俾世其官 非禮也 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失敬大臣之禮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冬十月己丑葬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旱無麻始用葛紼 紼所以引柩殯則以備火葬則以下棺當用麻今用葛爲之記禮之變始此

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四年公孫歸父（仲遂之子）會齊侯（項公）于穀見晏桓子（晏平仲父）與之言魯樂（音洛指勢位也）桓子告高固曰子家其亡乎（子家歸父之字也）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免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時楚莊王方圍宋見宋文）君其圖之公說（傳言楚强而魯畏之）次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從獻子之言也胡氏謂魯不能仗義攘夷至於薦賄謝不免夷夏盛衰可知矣）

初稅畝

十五年初稅畝冬蝝生饑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籍（籍借也借民力以耕公田十畝但取公田穀不復稅私田）以豐財也冬蝝生饑幸之也（始稅畝幸天道之卽應庶幾宣公遇變而改也）○穀梁子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非責也吏田畯也言吏急民使不得營私田）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減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楸桑以備養生送死）

公弟叔肸卒（叔肸文公子宣公弟子孫以其字爲氏是爲叔氏聲伯子叔嬰齊子叔老敬子叔弓伯張叔輒叔鞅叔詣定伯閱西巷敬叔成子還叔青皆其後云）

十七年冬十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穀梁

子曰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所以取貴乎春秋（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故稱字以表之）

公孫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十八年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

人去之冬十月壬戌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子惡乃齊甥失齊援）仲也夫臧宣叔怒曰（名許即文仲之子武仲之父爲魯司寇）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避司寇之位而去不忍也）遂逐東門氏（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歸父還自晉至笙（笙魯竟上）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

春秋貫玉卷一上終

仇登瀛寫　夏尚忠刊

春秋貫玉卷一下

成公（名黑肱宣公子母穆姜夫人齊姜在位一十八年卒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盟于蜀

初宣公使求好於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於晉會晉伐齊戰于鞌楚共王即位衞不聘亦從于晉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大閱戶口）已責（已止也責誅求也）逮鰥（恩及鰥民）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侵衞遂侵我師于蜀（魯地）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獻子請往賂之以公衡（成公之子）爲質楚人許平二年冬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衞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

薛人鄫人盟于蜀經不沒嬰齊之名者欲見其挾衆威魯而以臣抗君也盟書楚人者不與其以夷狄主中國盟也諸侯卿書人者責其背華從夷也楚師
及宋公衛逃歸為質而逃歸棄信也臧宣叔曰衛父不
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如之何誰居
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避楚
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已也大夫為政
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

成公如晉

四年夏公如晉景公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
晉侯必不克後十年晉景公陷厠卒詩曰敬之敬之天
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
不敬乎晉為盟主得諸侯是受天命不敬諸侯則失天命矣秋公至自
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
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
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
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

止

鼷鼠食郊牛角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
又食其角乃免牛○穀梁子曰不言日急辭
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
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鼷鼠又
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辭緩也曰亡乎人
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至此復食

故書其以寬之亡無同言災自天作而不與乎人所以寬免有司之罪其應云
何許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
孫相繼之象也斛音球球然角貌

韓穿來言汶陽之田

吳伐郯郯音談郯與吳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
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言中國不能相愍恤故夷狄內侵有王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
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八年春晉

侯(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汶陽本魯地舊嘗見侵于齊二年魯卿帥師會晉郤克敗齊師于鞌齊侯使國佐請盟晉人使齊反汶陽于魯而與之盟至是晉復使魯還汶陽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以用也)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公羊子曰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頃公)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

請皆反其所取侵地○秋晉侯使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七年郯與吳成)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辭其賂)事無二成(不緩師)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叔孫僑如帥師會伐郯

郤犫來聘

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景公卒去年秋成公如晉)

晉人以公爲貳於楚(以爲附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郤犫(郤克從父兄弟)來聘且涖盟聲伯之毋不聘(即宣公弟叔肸之妻無媒禮聘也)穆姜(宣公夫人)曰吾不以妾爲姒(兄弟之妻相謂爲姒)生聲伯(子叔嬰齊也)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管于奚齊大夫管仲之後)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外弟管于奚之子與聲伯異父而同母故曰外弟)而嫁其外妹(管于奚之女)於施孝叔(魯惠公子尾字施父子孫以其字爲氏故叔有施氏施孝伯即魯惠公五世孫也)郤

犨來聘求婦於聲伯犨為已求婦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其夫言若不與郤犨有死亡之禍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在十七年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己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誓不為施氏婦傳言犨滛縱所以亡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

弟為兄後之義

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公羊子曰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為人後者為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嬰齊公子仲遂之子歸父之弟以為兄後與子同故以仲遂為祖取其字為氏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而未反何以後之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子赤即文公太子惡也叔仲惠伯當時為太子赤之傅文公死子赤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遂已有殺嫡立庶之心故為此言以搖惠伯之意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何患君幼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埋之馬矢之中弒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為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笙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

沙隨之會不見公時會者晉厲公也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

十六年夏晉及楚鄭戰於鄢陵乞師于齊衛

魯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音懷隤徒回反晉人乞師惟齊師至衛魯俱出次後至下言不見公以僑如之譖非為此故也叔孫僑如即宣伯也叔牙之後通於穆姜成公母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季文子孟獻子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使逐季孟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皆成公庶弟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申重也丁寧反覆意儆戒也備宮中備禦之事守守國之人也使孟獻子守于公宮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僑如使告于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誣魯侯觀望勝者而從之無心於晉也郤犨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於僑如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公至自會秋七月公會尹子周卿士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季文子從公叔孫僑如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

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蔑即孟獻子時留守公宮而事晉蔑无也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不殺行父歸必叛晉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魯西邑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孟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親魯甚於親晉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君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乎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魯地近齊楚亡而為讎治之何及郤犨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聲伯名也魯之常隸也敢介因也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

於魯相二君（宣公成公）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指不請邑一段）謀國家不貳（指承命請季孫一段）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時成公未歸國人逐去）僑如奔齊十二月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偃與鉏穆姜俱欲立之獨殺偃者與謀故也）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豹乃僑如之弟是年七月豹聞魯人將討僑如乃避其難先奔齊生二子而魯乃召之非此年事）

九月用郊

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穀梁子曰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備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襄公（名午成公妾定姒子四歲即位在位三十一年卒諡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公即位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九月邾子來朝禮也冬衛子叔（即公孫剽）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葬小君齊姜

二年夏齊姜薨（齊諡也襄公嫡母成公夫人也）初穆姜（成公母襄公祖母也）使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琴（檟美材頌琴琴名皆欲以送葬）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穆姜乃齊姜之姑穆姜時未卒而文子取其葬具以葬齊姜則虧姑而成婦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言先進祖後進妣今季孫先姜氏之妣後穆姜之祖是反之也）

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

孟獻子相公如晉　叔孫豹如晉（報聘）

三年公如晉始朝也公即位而朝也孟獻子相公稽首首至地也知武子曰知罃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稽首事天子之禮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仇讎謂齊楚與晉爭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四年叔孫豹叔孫穆叔也得臣之子僑如之弟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在元年晉侯悼公也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肆夏樂曲名謂肆夏韶夏納夏也擊鐘而奏此三夏也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大雅首文王大明綿綿三詩歌鹿鳴之三拜小雅首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詩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員音云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元侯牧伯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我有嘉賓本指諸侯之使穆叔奉君命來故云嘉寡君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

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葬定姒　狐駘之敗

秋定姒薨姒杞姓定謚也成公妾襄公母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季文子以非嫡議喪禮如此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為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略謂忽略不必致美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季氏不止遂得取檟為櫬以成禮○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駘音臺國人逆喪者皆髽髽音撾古以纚韜髮凶則去纚露髻謂之髽時喪多不能備凶服故止以髽逆之魯於是乎始髽

季孫行父卒

五年季文子卒子宿嗣是為季武子大夫入斂公在位公在視斂作階西向之位宰庀具也家器為葬備具家用之器為葬備言其貧也無衣

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副貳也器備君子是以知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莒人滅鄫

莒女有爲鄫後夫人者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於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立其外孫廢太子巫巫乃前夫人之子鄫子卒其所立外孫繼祀神不享非類故書滅○胡安國曰直罪莒

舍鄫者莒人之以其子爲鄫後欲滅人祀而有其國也穀梁子曰莒人滅鄫非滅也家有旣亡國有旣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異姓當別而不別故取滅而不知

三卜郊不從　城費

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旣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南遺季氏家臣爲費宰費季氏邑叔仲昭伯爲隧正名帶惠伯之孫隧正王徒役之官也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士匄來聘

八年秋晉侯悼使范宣子來聘卿士匄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宣子欲魯及時結晉之好也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

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臭氣滋味皆草木所生而隨草木魯奉晉命豈有時哉武子賦角弓取兄弟昏姻無相遠矣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詩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季武子本以宣子有功賦彤弓美之宣子推於君言己爲之守是臣不敢當君禮故爲知禮○九年晉侯伐鄭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於河上問公年季武子

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在成公十六年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歲星十二年一周天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享祭先君以金石之樂節之鍾磬爲舉動之節以先君之祧處之諸侯以始祖之廟爲祧祧尊而廟親待賓客上尊者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成公今衛獻公之曾祖魯兄弟國故行冠禮於此

春秋貫玉卷二下　十六

作三軍

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舊有三軍其後三家分其一軍爲私乘公止二軍季氏專國欲以爲未足欲毀私乘作三軍各征之盖多取於公也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三軍則貢賦於霸國必增爲政者必不堪其求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僖宮之門詛諸五父之衢以禍福之言相要也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毀私乘以足其數也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邑入丁也邑賦稅也季武子使所掌一軍役邑入己者公家免其征不入己者令公家倍征欲驅之使入己盖盡取之不入公室也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孟獻子使所掌一軍父子兄弟四分之父兄盡歸公取其子弟之半以其半歸公大率三分歸公一分入己也叔孫氏使盡爲臣穆子使所掌一軍爲四分盡取其子弟歸其父兄大率半屬公半入己也不然不舍舍謂毀私乘也如是三家之征則十二分國民公取五三家取七比舊爲多方毀其私乘

春秋貫玉卷二下　十七

向戌來聘　叔孫豹如晉

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見孟獻子尤其室尤責也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十六年秋齊侯靈公伐我北鄙圍成成孟氏邑孟孺子速速孟獻子之子文伯穀之孫又名孟孺子徼之徼要也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以師去之不與之戰以成其名速遂

還冬叔孫豹如晉聘且言齊故言齊伐北鄙之事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時晉平公方居悼公之喪與民之未息時晉伐許不然不敢忘叔孫豹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音閑若欲待晉閑暇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即荀偃晉中軍帥也賦圻父譏偃掌晉甲兵不救魯憂恤無定止也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

使魯及此見范宣子士匄晉中軍佐也賦鴻鴈之卒章言魯民離散如鴻鴈之哀鳴雖哲人知其病若比宣子也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鳩聚集也有兵寇則人民不得聚集也

臧堅耻夙沙衛之唁

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前年圍郕避孟莊子十七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齊大夫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紇至于旅松陽關在泰山鉅平縣東旅松近防地也時魯師將往迎紇畏齊不敢至防且止於旅松叔梁紇臧疇臧賈疇賈二人皆臧紇兄弟也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叔梁紇孔子之父與臧疇臧賈皆在防故送臧紇於旅松之師而復還守防邑齊師去之既失臧紇故也齊人獲臧堅紇之族齊侯使夙沙衛唁之齊奄人也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音弋橜也抉其傷而死言君已傷之而命之無死是賜惠不終且又使刑餘之臣禮士爲非禮故以杙抉所傷而死

公會晉侯及諸侯圍齊

十八年齊侯伐我北鄙晉侯伐齊爲魯伐齊將濟河中行獻子荀偃以朱絲係玉二瑴雙玉曰瑴而禱曰禱於河神齊環齊靈公名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神主民也謂伐魯殘民人曾臣彪晉平公名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守官之臣偃實先後之以曾臣稱平公以官臣自稱皆對神之禮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諸侯于魯濟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

廣里（橫行廣一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請防門非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斥度也度險不至處亦疏建旌旗爲陣偽示衆也右偽謂以衣服爲人形以旆先謂建旌旗於前使人見之若兵伍隊在後以掩其輿柴也輿柴以示車衆且揚塵也）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

聲樂齊師其遁（烏烏得空營無人驚故樂）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烏集城上無人故烏）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班別也夜遁馬不相見故鳴）十一月丁丑朔入平陰遂從齊侯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齊二勇士）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奄人殿師故以爲辱）子姑先乎乃代之殿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脰頸也）自後縛之其右具丙（晉州綽車右也）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齊邑）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音詩）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秦周魯大夫雍門齊城門名）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於門中（殺犬示閑暇）孟莊子斬其橁以爲公琴（橁木名蓋雍門所植者斬之亦示閑暇）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皆晉大夫）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申池齊南城西門）壬寅焚

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齊西門）州綽門于東閭（齊東門）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迫爲物偪之也還盤辟不進也枚馬檛闔門扇也數其朴示不恐）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光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言欲略行其地無久攻意）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齊侯將犯之而行）太子抽劍斷鞅（馬腹帶）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濰水名在東莞東北至北海都昌縣入海沂出東莞蓋縣至下邳入泗）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晉侯先
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
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
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束錦五匹也乘馬四馬也）
（壽夢吳子衰也獻鼎於魯因以為名欲獻鼎以錦馬為之先）荀偃癉疽生
瘍於頭（癉冊上聲疽又癰惡瘡也瘍頭瘡也）濟河及著雍病目
出（病疾加也）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
後曰鄭甥可（匄佐中軍故問後鄭甥荀吳毋鄭女）二月甲寅

卒而視不可含（目不合口噤不可含珠玉）宣子盥而撫之
（士匄盥手而撫其目）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
（即盈）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
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
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自恨以私待人）○季武
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士匄代荀偃將
中軍）賦黍苗（以比晉庇魯如雨膏苗且以勞武子南行）季武子興再
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

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
月（喻晉侯如吉甫）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
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
銘天子令德（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舉動有時有功）
（則銘之）大夫稱伐（稱力伐之勞[illegible]之）令稱伐則下等也
計功則借人也（借[illegible]之力非己功）言時則妨民多矣
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
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
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
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二十一年邾庶其（邾大夫也）以漆閭丘來奔季武
子以公姑姊妻之（[illegible]公[illegible]公子之女也）皆有賜於其
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
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
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

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十一月庚子孔子生

御叔之傲

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魯御邑大夫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武仲多智時稱爲聖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言聖則有雨行之勞安用聖爲哉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言御叔既無才不可使而又慢人之有才足使者忌克如此是國之蠹害故倍征御邑之賦以罰之

臧孫紇出奔邾

季武子無適子公鉏長長庶當立而愛悼子欲立之悼子爲次庶本不當立而武子以溺愛欲立之訪於申豐武子屬大夫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言若欲廢長立少則我將避位而去矣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爲上賓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潔之召悼子降逆之下階迎也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齒等列也上文特予北面重席爲特位又以新樽飲之酒令公鉏無上禮而但命與諸大夫齒列也失色恐不從也季氏以公鉏爲馬正公鉏長子不得立季氏以爲家司馬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所位也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可過悼子之故富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

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旃以享燕之具往公鉏家而盡棄以與之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孟孫孟莊子卽仲孫速惡臧孫紇季孫季武子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豐點孟莊子御騶之官孟莊子有二子長子孟孺子秩庶次子孟孝伯仲孫羯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豐點知公鉏以長不得立有怨於臧紇言若能立羯爲孟氏後則當爲公鉏報讎於臧氏矣己卯孟莊子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以秩長當爲孟氏後

故問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秩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蓋爲季孫前廢公鉏而立悼子故以此荅之且夫子之命也誣爲孟莊子之命遂立羯卽孟孝伯秩奔邾臧孫紇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使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羯既立謗閉門

臣守若禦臧氏亂者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爲公鉏讐臧氏季孫不信臧紇聞之戒戒爲備也冬十月孟氏將辟將葬穿藏也藉除於臧氏臧紇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正夫遂正也鉏於臧氏借人爲己除治葬道故武仲使遂正助之除於魯東門自往觀之畏孟氏故從甲在後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爲而死宣叔卽臧孫許紇之父鑄國名在濟北繼室以其

姪穆姜之姨子也宣叔以鑄女兄弟之女繼主內事乃宣夫人毋姨之子於宣夫人爲姨昆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賈與爲本正室子不得立出依鑄國舅氏臧紇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請爲先人立後奉祀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臧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賈使弟臧爲納龜爲己請臧爲遂自爲請也臧紇如

防（臧氏邑）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智不足也（使申
從巳但慮事淺耳）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祖文
仲父宣叔之功）敢不辟邑（辟謂辟防邑而去也孔子謂武仲要君即此）乃
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
（凡奔亡之臣本國必盟之以戒後）臧紇曰無辭（廢長立少季孫所忌故謂
無辭罪巳）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
首焉（盟首惡臣盟於史冊前者）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
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嫡立庶（文公命立子惡公子遂殺

之立宣公）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
國常蕩覆公室（諸公與季孟於晉）季孫曰臧孫之罪
皆不及此孟椒曰（孟懿伯仲孫宅之子宅爲子服氏椒即惠伯）盍
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
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
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齊侯（莊公）將爲臧
紇田（將以田與臧紇）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
（時莊公伐晉報平陰役有功）臧孫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

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寢廟人多）畏人故
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有欒氏亂）非鼠何如
（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此鼠欲使怒而止）乃弗與田仲尼
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謂能避齊禍）而不容
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循理爲順
如心爲恕謂廢長立少於理不順且非己所欲而施於人）

穆叔論不朽

二十四年春穆叔豹如晉范宣子（士匄晉中軍帥執政）

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
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
唐氏（匄姓伊祁乃堯後）在夏爲御龍氏（冊朱裔孫劉累爲夏孔甲
豢龍孔甲嘉之賜氏曰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豕韋國名劉累之後萬輕
豕韋承其國）在周爲唐杜氏（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武滅唐遷於杜爲
杜伯）晉主夏盟爲范氏（周殺杜伯其子隰叔奔晉及孫士會食邑於范
又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
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

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大侵之禮

大饑○穀梁子曰五穀不升爲大饑升成也一穀不升謂之嗛不足也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康虛也謂民耗五穀

不升謂之大侵侵傷也又謂之大饑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廷道不除廷內道路不修治百官布而不制謂布列不修其事郎舍禁緩刑薄征也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公冶辭賞之義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公以去年十一月入楚外爲夷狄制不得歸內爲強臣逼不敢入特書所在以存君也夏五月公還自楚及方城公行至方城未入魯也季武子取卞卞魯邑武子擅取以肥己使公冶問公冶季氏屬也大夫使問公起居璽書追而與之以璽書進公冶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舍館舍也冶亦不知至此發書始知之也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季武本貪取卞之利而以叛爲言是不以情告故曰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

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還季氏邑而不入季氏家也曰欺其君何必使予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卒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德也且無使季氏葬我不義季氏欺君故生不入季氏之家死不受季氏之葬

公臣不能具三耦作三軍而季氏盡征之魯公無民故公臣不能具三耦公室之弱極矣

范獻子來聘（卽晉士鞅也士匄之子士會之曾孫）公享之展莊叔執幣（享禮將以酬賓）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鄫鼓父黨叔爲一耦

穆叔至自會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爲宋災會澶淵見宋）見孟孝伯（仲孫羯莊子速之子）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偷苟且也）且年未滿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韓起）吾子盍與季孫（武子宿）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樹殖立也言起有君子之德魯當結之以爲國計且使起不孤立）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使韓子早爲魯備）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徵求於魯）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

周大宏 三百四

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在昭公十三年執季孫）

公薨于楚宮

公作楚宮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胡歸姓之國敬歸襄公妾）秋九月癸巳卒毀也（過哀滅性）己亥孟孝伯卒（穆叔之言驗矣）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卽昭公）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謂賢等）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衽裳下也衰已三易猶若敝如舊言其嬉戲無度也）於是昭公十九年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沈棵 三百八十六

昭公 名稠襄公妾齊歸之子夫人孟子在位二十五年孫齊在外七年凡三十二年辛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季武子伐莒取鄆

元年春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 時叔孫豹方會諸侯大夫于虢尋宋之盟以弭兵 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 欲戮叔孫豹 樂桓子 即樂王鮒 相趙文子 即趙武 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 鮒難指求貨故求帶以示意而叔孫不與 梁其踁曰 豹家臣踁音脛 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 人本有惡牆不能蔽尚爲牆罪若魯本不受師我以貨免使受師加惡於魯其罪尤甚 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 裂裳之帛以作帶而與之言帶褊盡故裂裳示不相逆 趙孟

聞之曰臨難不忘國忠也 恐魯受師 思難不越官信也 謂叔出季處 圖國忘死貞也 不以貨免 謀主三者義也 忠信貞 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 在國不避汚雜之事 出不逃難 在外不逃誅戮之難 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 靖安 魯叔豹可謂能矣 也不安其治汚守難之能者子左右必不肯治汚守難矣 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 魯不伐 又賞其賢 赦叔孫 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 言歸楚不憚遠 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 言今衰世疆場無定主 王霸之令也 三王五霸號令天下 引其封疆而樹之官 引正也樹立也言正彼此封疆設官以守之 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 表旗猶表識也謂彼此疆邑建立不同以別封界者舉而著之於書以稽考 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

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姺音詵周有徐
奄言宣王之盛猶不能無叛國自無令王諸侯逐進逐競也
狎主齊盟狎更習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
爲盟主又焉用之恤大者而舍小者方可爲盟主又焉用伐魯取邑之
罪哉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
辯治也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吳在楚東濮在
楚南言二國近楚若有隙楚必伐之豈顧宋盟弭兵莒之疆事楚勿與
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爲日久矣

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亢蔽也謂高而蔽下也指
楚言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
楚人許之乃免叔孫○叔孫歸曾夭御季孫
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夭謂曾阜叔孫家臣曰
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
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
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言季孫伐莒求利不得惡
日中不出譬如商賈求利不得惡諠囂聲也皐謂叔孫曰可以出
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楹柱也

叔弓如晉

二年夏叔弓如晉聘叔老之子叔嬰齊之孫晉侯之郊
勞禮賓至郊君使卿往勞之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
曰女無敢爲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
郊使請辭辭得達命於晉則魯受賜多矣不敢受勞致館至晉將授館舍
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

祿也敢辱大館言若使二國之好能合使事能成乃下臣之祿叔向
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
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已
卑讓也稱寡君使之來則辭不忘國先稱敝邑弘後稱臣之祿則先國後已詩
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大雨雹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
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

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日在虛危北道夏正十二月冰堅可藏西陸朝覿而出之西陸西方奎婁星也朝早也覿見也夏正二月旦建星中奎婁朝見東方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司寒玄冥北方神故牲黍用黑有事於水故祭寒神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二月獻羔祭司寒開冰室以桃爲弓棘爲矢祓除不祥爲君將荐寢廟也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山人周禮山師掌山林辨其物與利害是所掌之人也取於山谷也縣人傳之縣人縣正所掌之人五縣爲遂是遂之屬也傳傳運於外也輿人納之輿人掌車者納以車輸冰於官也隸人藏之隸人司隸所掌藏藏之於凌室夫水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

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澤之冰取冰非山谷棄而不用出冰不畢賦人風不越而殺不越散而殺物雷不發而震不發舒而震怒雹之爲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叔孫豹卒

初穆子去叔孫氏成十六年避其兄僑如之難出奔齊及庚宗魯地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此豹之淫瀆豎牛之禍已兆於此矣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齊正卿姜姓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色黑而肩上僂傴深目而豭喙口象猪號之曰牛助余夢中呼其名曰牛使助己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徒從者無夢中所見之人且曰志之也志識及僑如奔齊饋之僑如穆子豹之兄成十六年奔齊穆子饋僑如僑如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言兄始爲亂已知有今日之願盍念言也魯人召之不告而歸不告僑如歸魯旣立穆子在齊生二子魯始召穆子立爲

卿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姓生也問其生之子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不問名試呼之以觀其應否徵夢也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小臣也有寵長使爲政爲家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公孫明卽齊大夫穆子在齊公孫明與之相知歸未逆國姜穆子歸魯爲卿未及迎國姜公孫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穆子未逆國姜公孫明娶以爲妻穆子怒其毋及其子故遲逆也田於丘蕕

地名遂遇疾焉穆子遇疾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孟丙不從叔孫爲孟鍾曰爾未際享大夫以落之以豭猪血釁鍾曰落言丙未與大夫交際接見因釁鍾以落之既具孟丙既具享禮使豎牛請日請享客之日於其父叔孫入弗謁出命之日入不告叔孫出詐命孟享之日及賓至聞鍾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北婦人謂國姜客丽公孫明牛欲撥穆于所忌詐謂孟丙享明以落鍾怒將往叔孫穆子聞之以爲實然怒欲力疾以往覵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穆子不察以豎牛之誣竟以

此殺孟丙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因魯公御者萊書觀遊於公宮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言見仲於公如何叔孫曰何謂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穆子又聽豎牛之讒逐仲壬疾急命召仲命召仲壬於齊牛許而不召牛面許叔孫壅蔽其命而不召杜洩見叔孫宰告之饑渴授之戈牛不進飲食故叔孫告杜洩以饑渴且授之戈使殺牛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

焉言飲食求可至不必殺牛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疾病加也个東西廂也使饋食者寘於此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牛不進飲於穆子寫器令空示若已食命徹去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叔孫豹竟爲豎牛所困餓而死牛立昭子而相之穆子庶子叔孫婼也婼音綽公使杜洩葬叔孫營葬事豎牛賂叔仲昭子卽叔仲帶叔仲惠伯之子与穆子同祖與南遺季氏家臣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使杜洩見惡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

與襄公二十四年周王賜穆子車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手足以左爲僻故事不以理爲左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豹不敢自乘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季孫書名以定位號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路是棄君命

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不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言叔孫同欲去中軍蓋諂季氏也

舍中軍襄公十一年作三軍至此舍中軍以其衆屬上下二軍分而爲四季孫將三分稱左師孟孫將一分稱右師叔孫氏將一分稱叔孫軍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季孫令二家發毀置之計若已不與以取今名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不入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其半焉以父兄歸公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公室無民而但有貢賦以書使杜洩告于殯叔孫之柩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敢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授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痛叔孫見誣既葬而行洩去他國仲

壬至自齊季孫欲立之欲立之以爲穆子後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分與南遺邑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孟丙仲壬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

風之棘上寧風齊地 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不以立己爲功時蓋尚不知牛餓死其父故仲尼止稱此 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公至自晉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往有郊勞來有贈賄 晉侯平公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

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謂犯元年虢之盟取鄆取鄫知利人難而不知己私也 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謂舍中軍四分公室民歸三家而養給之心思不在公室公亦不圖謀其後 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所猶言爲之地耳 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

侯於是乎知禮時晉侯亦失政故以此諷諫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

○六年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受牟夷邑晉不討 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

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無乃獲罪故也 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宴好之貨

公如楚　孟僖子知仲尼

七年楚子靈成章華之臺宮室願與諸侯落之始成祭之日落 太宰遠啓彊曰臣能得魯侯遠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

卽子重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成公二年魯公衡質于楚請盟于蜀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盟于蜀奉命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奉公此語以告宗廟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冀魯朝也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襄公二十八年入楚臨康王喪言楚君臣哀悼傷心失所圖怙此時謀社稷不暇況能思魯德雖來猶來也失圖猶言失怙也

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寵恩寵也靈威靈也信申同嘉惠來朝之美惠也言君來楚卽受賜不敢望有質于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問成公所賜何不踐言公將往夢襄公祖祖道之祭梓愼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以公不夢周公故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鄭城門名孟僖子爲介卽仲孫貜孝伯之子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楚子享公於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宴好以大屈弓與魯既而悔之薳啓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人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

禦三鄰愼守寶矣敢不賀乎言魯必恐三國伐取而愼守之故賀公懼乃反之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二十四年卒傳終言之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僖子卒時孔子年三十四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聖人指殷湯家語宋愍公熙生弗父何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勝生正考父

（考父生孔父嘉為宋督所殺其子木金父奔魯遂以孔為氏木金父生皐夷父夷父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梁紇生孔子弗父何爲宋愍公嫡嗣當立而讓其弟厲公三命上卿也正考父位居上卿而謚恭謹）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傴俯皆恭謹之貌蓋位益高則身益下也）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言雖謙卑不敢安行道路中人亦見敬謂之墻者指入公門在朝言也）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位益高而身益下不敢奢侈故饘鬻於此聊以養生也）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聖人之後有明德者指考父若當時不得位其後世必有明哲通達之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說與何忌皆僖子之子夫子指孔丘）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知禮則位安）故孟懿子（即何忌）與南宮敬叔（即說南宮氏也敬謚也字子容名括）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季武子卒（子悼子紇嗣）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衛災大）魯小（魯災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娵訾衛地降婁魯地娵訾即豕韋日食於豕韋之末及降婁之始乃息是衛地有災而魯地實受之也周四月乃夏正二月日在降婁）其大咎其衛君乎（八月衛襄卒）魯將上卿（十一月季孫宿卒）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讁于

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愼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擇賢能用人材）二曰因民（因民俗重地利）三曰從時（順生長從天時）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士文伯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各異時）民心不壹（政教殊）事序不類（有變易）官職不則（治官居職非一法）同始異終胡可常也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

故以配日

蒐于紅 蒐者簡車徒也 築郎囿

八年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 皆魯地名 革

車千乘○穀梁子曰秋蒐于紅正也因蒐狩

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 艾蘭草以為周桓艾獲也 置旃以為轅門 通帛曰旃置旃以為轅門 以葛覆

質以為槷 槷郎闑質砧也以葛纏砧以止門恐傷馬足 流房握御

轚者不得入 流房握謂車兩轊頭各去門邊空握流至也握四寸也轚挂者

則不得入也轚音繫車牽也 車軼塵 塵不上轍 馬候蹄 發足相應遲速相投 揜禽旅 揜取眾禽旅眾也 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

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

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 上殺取十奉宗廟中殺取十供賓客下殺取十充君庖每一樣禽各取三十也 其餘與士眾

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 習射而能中者雖田不得禽亦與之禽重其中也 田得禽而射不中則

不得禽 田雖得禽而射官之射不能中禽亦不及 是以知古之貴

仁義而賤勇力也 仁義指射中勇力指得禽 ○九年冬築

郎囿季平子 即季孫意如悼子紇之子 欲其速成也叔孫

昭子曰 即叔孫婼也 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

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昭子至自晉 時會葬晉平公 大夫皆見 以昭子自晉歸魯大夫皆往見之 高強見而退 高強本齊卿子良時奔在魯故亦從諸大夫往見

昭子語諸大夫曰 因感高強奔魯事語諸大夫以為戒 為人

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

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 事在襄公二十八年子尾即高強之父不逆君意受所賜邑而漸歸于公故景公以為忠而寵之 將死疾

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 君親推其輦寵愛如此 其子

不能任 令其子高強不能勝任如乃父子尾之忠 是以在此 失其位而出奔於此

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

慎也喪夫人之力 喪子尾之力 棄德曠宗以及其

身不亦害乎

用人于毫社 葬齊歸

十年季孫意如伐莒取郠音梗莒邑獻俘始用人於亳社卽殷社魯用天子禮所謂兩社是也臧武仲在齊先出奔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恌恌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恌薄已甚況一切用之必不享魯而福之矣○十一年五月齊歸薨齊謚也襄公妾昭公母胡女歸姓也大蒐于比蒲非禮也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晉大夫史趙曰必爲魯

郊言公必爲魯人所逐出在郊野不能有國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姓生也言公乃歸氏所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十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晉昭公嗣立公如晉朝嗣君謂之乃復者見其[illegible]於進退且制於人而微弱不君也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

故歸公

南蒯叛季氏

季平子意如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南遺之子季氏費宰南蒯謂公子憖音整魯大夫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家財也子更其位更代也我以費爲公臣公子憖許之南蒯語叔仲小叔仲帶之子亦叔牙之後且告之故告以平子不見禮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憖謀季氏憖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

如齊公子憖還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南蒯枚筮之枚不指其事汎卜也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卽孟椒也孟懿伯子服它之子孟獻子之庶孫也曰卽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强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

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筮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言圃以植蔬菜不宜生杞喻南蒯不宜爲亂也從我者子乎子男子美稱也從謂爲魯不去也去我者鄙乎鄙陋賤也去謂作亂奔齊也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爲怨府十三年春叔弓

叔肸曾孫叔老之子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魯大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供其困乏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設若諸侯皆若我見費人執之則費人無依而入於南氏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司徒老祁慮癸司徒姓老祁字也慮姓癸字也皆南蒯家臣因朝衆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君謂季氏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

叔弓卒

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宮魯武公廟戒百官祭前齋戒也梓慎曰魯大夫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

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

昭伯知晉室之將卑

十六年夏公至自晉前年冬公如晉子服昭伯子服惠伯之子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服行因習也習實爲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八月昭公卒平子曰子服回

之言猶信（回昭伯名也）子服氏有子哉

郯子來朝

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叔孫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太昊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

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鳳知天時有道則見故名歷正之官）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燕也燕以春分來秋分去故司二分）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故司二至）青鳥氏司啓者也（青鳥鶬鴳也以立春鳴立夏止）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鷩雉也似山雞而小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化蜃分至啓閉皆歷正之屬官）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鵻鳩也即夫不性孝故爲司徒主敎民）鴡鳩氏司馬也（雎鳩王鴡也摯而有別爲司馬主兵行列）鳲鳩氏司空也（鳲鳩即布穀也飼子均平故爲司空平水土）爽

鳩氏司寇也（爽鳩鷹也主搏擊爲司寇刑擊盜賊）鶻鳩氏司事也（鶻鳩鶻鵰也春來冬去故爲司事）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夷平也平均萬民）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扈止也止民使不淫放）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時夫子年二十七）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晉執行人叔孫婼（經又作舍）

邾人城翼（邾邑）還自離姑（邾邑）過武城（魯下邑）武城人取邾師獲其大夫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謝取邾師之罪）晉人執之范獻子（即士鞅）求貨於叔孫（私求叔孫之貨以免其罪）使請冠焉（難直言求貨請冠以示意）取其冠法以與之兩冠曰盡矣（叔孫若不解其求貨意取作冠模法又進二冠與之且言冠盡於此）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

出留申豐不出不欲使行貨免已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
叔孫被執舘于箕都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
食之示不愛不先與以未歸避嫌也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
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

叔孫婼聘于宋

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郎樂大心居桐門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以宋大夫爵位爲甲下以司城之族爲微賤司城者樂氏之祖爲司城因以名族叔孫告其

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
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
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定十年果出奔宋公享
叔孫賦新宮叔孫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
公使叔孫婼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助宴禮退
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
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爲魂魄
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冬宋公卒叔○季公若之

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
子公若平子叔父其姊乃庶姑爲小邾夫人生女嫁宋元爲夫人宋元生女妻季平子是爲平子外姊之女叔孫婼如宋聘且逆之平子人臣而用卿逆強横故也公若從季公若從叔孫以往謂曹氏弗與魯將逐
之曹氏郎宋元夫人小邾姓曹氏告公公告樂祁宋大夫樂
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
魯君喪政四公矣宣成襄昭無民而能逞其志者
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魯君失民矣

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鸜鵒來巢　公孫于陽州

有鸜鵒來巢師己曰魯大夫異哉吾聞文武之
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
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
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昭公名稠喪勞謂死於外之勞苦也宋父以驕定公名宋以驕謂得代立也鸜
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

將及平祈季公鳥平子意如之庶叔娶妻于齊鮑文子曰季姒生季甲季姒所出公鳥之子公鳥死季公若公鳥之弟亦平子叔父亦與公思展季氏族家臣申夜姑夜音亦相其室三人共治其家及季姒與饔人檀通饔人食官名檀而懼懼公若葦發其滛乃使其妾扶之以示秦遄之妻扶音叱扑也秦遄魯大夫其妻公鳥妹秦姬也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誣其叔欲使巳非禮巳不可而扶之也又訴於公甫季平子弟也曰展與夜姑將要余公甫告平

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夜姑家臣而要主罪尤重故獨欲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平子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以上言平子得罪於族公若季郈之雞鬭郈昭伯魯大夫孝公八世孫食邑於郈因以爲氏與季氏相鄰故鷄鬭季氏介其鷄平子以甲衛其羽使鬭難傷以取勝郈氏爲之金距距鷄足後如錐者郈氏以金飾鷄距使破其甲平子怒益官於郈氏且讓之遂侵郈氏室以自益且責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以上言平子得罪於郈氏臧昭伯之從弟會

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拘臧氏老以上言平子得罪於臧氏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昭公將禘襄公廟其萬舞者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餘衆俱萬舞於季氏家廟大夫遂怨平子以上言平子得罪於魯大夫公若獻弓於公子務人昭公子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以告於公公以告懿伯子家覊歸父之孫莊公玄孫子家覊曰讒人以君徼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

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國政在於季氏其難圖也公退之公使子家退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館舍於公以自明不洩叔孫婼如闞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昭公以兵伐平子遂入其門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覊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

食焉爲之徒者衆矣隱約窮困者仰賴於季氏故其徒類衆日
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君必悔之
弗聽郈昭伯曰必殺之公使郈昭伯逆孟懿
子仲孫何忌叔孫氏之司馬鬷戾鬷音宗言於衆曰
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
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
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矢筩蓋而踞言無戰心遂
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懿子亦疑所助使人

春秋貫玉卷二十　六十二

登高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
昭伯時往迎懿子故就執之殺之於南門之西遂伐公徒
子家子曰諸臣僞刼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
言諸臣僞若刼君伐季氏負罪出奔昭公若非本意止此不出意如之事君
也不敢不改如此則平子事公當改過自新公曰余不忍也
與臧孫如墓謀辭先君且謀所奔遂行已亥公孫於
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
野井公迎齊侯故過平陰先至野井齊侯曰是寡人之罪也

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言我欲會平陰爲近要不敢勞君故也
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
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
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
人將率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
人之憂也公喜子家羈曰天祿不再天若胙
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言天若福君不能過於福周公周公止封於魯則以魯封君亦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

春秋貫玉卷二十　六十三

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公羊子曰
昭公將弒季氏言弒者從昭公之辭告子家羈曰季氏
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弒之何如子家
羈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
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羈曰設兩觀乘大路
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
子之禮樂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
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昭公不從其

言終弒而敗焉

叔孫婼卒

叔孫婼自闞歸見季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
我何婼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
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
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叔孫婼從公于
齊與公言子家羈命適公館者執之恐從者知叔孫謀欲敗之故命執適公館者公與叔孫言於幄內曰將安
衆而納公叔孫婼請歸安衆叔孫歸平子有異志不欲復納公
冬十月辛酉叔孫婼齊於其寢使祝宗
祈死戊辰卒叔孫恥爲平子欺乃齊戒居正寢祈死而果自卒也左師
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展欲共公單馬歸魯其從者不欲而執展也

公居于鄆

十二月齊侯取鄆鄆魯邑也公不能保有齊以公之客處也故取鄆以居公
二十六年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夏齊侯

景公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豐賈皆季氏家臣
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幣錦以錦爲幣也縳音篆卷也瑱充耳也每錦一疋兩端各卷二丈爲一兩今疋卷爲一如縣瑱之紞易懷藏適齊師
以錦賂萊丘據齊大夫據受之言於齊侯曰羣
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事齊君則當盡力於魯君
然據有異焉異怪也宋元公爲魯君如晉
卒于曲棘見宋叔孫婼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
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
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
其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
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齊大夫帥師從
魯君成大夫公孫朝謂季平子曰成孟氏邑有都
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言欲設計從季氏受齊師許之告於
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
也請息肩于齊室同宗室也詐言孟氏乃魯敝室征賦成邑不已成不堪命欲歸於齊此公孫朝之詭計以緩齊之攻伐齊師圍成齊人不虞其詐而信

之故圍成以俟其降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厭服也言欲厭衆心使不知已降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言衆不欲降已不能勝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魯地季氏以師拒公故與齊戰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鄟音專又市轉反謀納公也二十七年晉項士鞅宋景樂祁犂衛靈北宮喜曹悼人邾莊人勝悼人會于扈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樂祁犂與北

宮喜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因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復猶生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脫甲執冰以游此言天休公徒之怒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此言天啓叔孫氏之心天之道也此以上書天救季氏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

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謂有十年之備有列國之權謂有齊楚之援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圖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以難納復命晉君孟懿子陽虎伐鄆陽虎季氏家臣伐鄆奪公鄆人將戰子家羈曰天命不慆久矣慆疑也言天棄君不疑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

必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言天既禍魯但當順受以俟時方可復國今不俟時而妄動以逆天命若有鬼神此必敗也又歎以爲必不能復國而終死於鄆矣公使子家羈如晉公徒敗于且知且音沮且知近鄆地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齊甲公故適晉子家羈曰有求於人而卽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言魯求晉先往乾侯以就其安則晉不恤之還當至晉竟以示不敢入且無所歸以

待命焉聽使請逆于晉（使人請晉迎已）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介（單使也）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謂魯就安於齊當使齊逆魯）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使復還晉境上然後迎之入乾侯）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大夫稱主齊比公于大夫故自稱主君）子家羈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君往齊適取辱）公如乾侯

○季平子每歲買馬（買買也）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於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靈公以乘馬獻公馬名啓服）塹而死公將爲之櫝（馬墮塹死公欲作棺埋之）子家羈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公雖不爲棺猶以幃裹而葬禮斂帷不棄爲埋馬也此言公之愚）公賜公衍羔裘（衍即昭公子羔裘黑裘也）使獻龍輔于齊侯（獻龍禱旱玉也爲龍文）遂入羔裘（公衍并以己之羔裘獻齊侯）齊侯喜與之陽穀（邑名也）公衍公爲之生也（公衍公爲皆昭公子）其母偕出（二子異母其生之時彌月適同故其母偕出就産室）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本遲生而反先告）公爲爲兄（公爲先告故公衍反爲弟）公私喜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務人即公爲公喜衍得陽穀而思公爲失魯）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太子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詣叔弓之孫叔輒之子也詣卒其子叔還嗣）季孫意如曰叔詣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言叔詣欲納公無病死此皆天命魯無君非我之罪）

○冬十月鄆潰穀梁子曰鄆潰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公在乾侯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內不容於臣子外不容於齊晉所以久在乾侯）晉侯將以師納公（晉定公新立）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

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范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言已保子無害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皆僞示若以不得事君憂戚也）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因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魯君若以己爲有罪請因於費以待察此言其亡）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魯君若以季氏先臣有功之故不絕季氏祀此言其殺）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愿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荀躒如乾侯子家羈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君若一言使晉晉必逐季孫）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

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夫人指季平子）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此誓言斷）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歸攝君事）子家羈曰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又不能用子家賢人）○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羈雙琥（刻玉爲虎形）一環一璧輕服（細好之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羈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不在路寢）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何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

各有妃耦（手足耳目有左右是各有配耦也妃古配字同此釋兩）王有
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此釋陪貳）天生季氏以貳
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
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
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
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
今爲庶（姓子孫也夏商周之子孫降爲庶人）主所知也昔成季
友桓之季也（桓公之少子）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

卜（震動也懷妊始動知有娠也）卜人謁（告也）之曰生有嘉聞
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
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
費以爲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
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
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文子）於此君也四公矣民
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
以假人（器法度之實也名上下名分也）

定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在位十五年卒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叔孫成子逆昭公之喪于乾侯

夏叔孫成子（婼之子即不敢）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
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
與之從政子必止之（留之勿聽其亡）且聽命焉（令叔孫從
子家羈之命也）子家羈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幾哭會也不欲
見叔孫故易朝哭之期而哭公）季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
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

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昭公二子）實使
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即定公）主社稷則羣
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
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
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
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
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
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

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諸侯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即位癸亥昭公喪至故定公六日而即位）季孫使役如闞（闞地名魯羣公墓所在役如闞謂葬於此也）公氏將溝焉（昭公之墓將溝以別之不與先公同兆域）榮駕鵞（魯大夫榮成伯）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鵞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

用之乃止（信謂加惡謚以自明不臣之迹）秋七月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雖不為溝猶葬公於先君墓道外故孔子執政時為溝於公墓外使與先君合明臣無貶君之義）

陽虎囚季桓子

五年六月季平子意如行東野（東野季氏邑巡行其地）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音餘煩君所佩美玉）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璵璠矣）陽虎欲逐之告

公山不狃（即費宰子洩）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為君不欲使僭）既葬季桓子（意如之子季孫斯也）行東野及費公山不狃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懷時從桓子行輕慢不狃）不狃怒謂陽虎子行之乎〇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文伯季桓子從父昆弟也陽虎欲為亂恐二子不從故囚之）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藐季氏族）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魯南城門）庚寅大詛逐公父歜

及秦遄皆奔齊六年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胥靡周地周儋翩因鄭人以作亂鄭為之伐胥靡故晉使魯討鄭）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陽虎將逐三桓欲使得罪於鄰國）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衛文公之鼎）成之昭兆（寶龜）定之鞶鑑（古之遺服）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

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為質求納魯昭公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大德蒙覆也無乃不可乎太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傚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虎欲困三桓求媚晉使正卿報晉夫人之聘聘禮君與夫人一使兼致之晉人兼享之賤魯故不復兩設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先君乃誓辭若欲使晉必厚待之實令晉知其專權害魯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趙簡子趙鞅曰魯人患陽虎矣○冬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于五父之衢

盜竊寶玉大弓　陽虎入于陽關以叛

七年夏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

父御孟懿子處父即成邑宰公斂陽孟氏家臣也將宵軍齊師夜攻齊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墮毀其軍伏兵以待魯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而汝也處父謂陽虎若不圖禍難攻齊師汝必自取死罪也苦夷曰季氏家臣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言不待國刑而已自殺之也虎懼乃還不敗○季寤桓子弟公鉏極桓子族子公彌曾孫公山不狃季氏費宰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輒叔孫庶子故無寵叔仲志不得志於魯叔孫帶之孫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代桓子以叔孫輒更叔孫氏代武叔已更孟氏代懿子

八年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謂正閔僖位虎將作大事順祀祈求神助壬辰將享季桓子於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都車都邑之兵車也陽虎欲以壬辰殺季孫明日癸巳以都車攻二家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戒都車者陽虎而曰季氏者蓋陽虎為季氏家臣所戒之都車固季氏之都車也昔季孫舍中軍盡征以肥己不知後世適足以資寇而殺其子孫可笑孟

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處父期以成邑兵先癸巳救孟氏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鈹音披刀名陽越殿虎從弟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咋音嘖大聲也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對曰有力不足死無益於主桓子曰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桓子曰往也言必往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實欲備難僞若爲支子公期築室於門外聚衆林楚怒馬及衢而騁激怒其馬及通衢而馳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季孫既得入築者乃閉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刼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邑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弗勝又戰於棘下城內地名陽氏敗陽虎脫甲如公宮脫甲以示無畏取寶玉大弓以出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魯舍於

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處父在處父請追之孟孫弗許處父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處父欲殺桓子以強孟氏孟孫懼季氏強不殺而歸之季寤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辨周徧也徧告廟飲酒亦無懼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虎無所用故歸之六月伐陽關討陽虎也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

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即鮑國臣嘗爲隸於施氏矣鮑國爲施孝叔臣成十七年齊人召立之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言欲傾覆魯國而求容已身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

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已故詐以東爲願乃因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刻其軸使易折毀不能追已以麻約其刻而復還之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葱靈輜車名蓋車之有障蔽者葱音窗此車兩旁開窗可以觀望窗中豈不謂之靈追而得之囚於齊齊國中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公會齊侯於夾谷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十年春及齊平八年魯嘗侵齊至是平其怨齊使使告魯爲好會將會於夾谷公以乘車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公曰諾具左右司馬夏公會齊侯於夾谷孔子相焉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

禮相見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裔邊塞也萊夷已爲齊所滅故曰俘因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邊塞不謀中國事中國有禮義之大故曰夏夷不亂華夷人不雜中華人中國有服章之美故曰華俘不干盟俘虜不與盟誓兵不偪好兵戈不逼和好於神爲不祥神明誓鬼神也於德爲愆義愆失也德指理言於人爲失禮人指身言君必不然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令士官以兵擊萊人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音旋揖對曰無還魯大夫也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子謂梁丘據景公嬖人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

三百二十八

聞焉（故舊與也）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
且犧象不出門（犧象酒器禮列於朝廷宗廟不出國門）嘉樂不
野合（野合謂於原野合奏也）饗而既具是棄禮也（具犧象嘉
樂是棄此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若不具犧象嘉樂如棄嘉穀用
秕稗）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
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罷會
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優俳名施也舞幕帳下欲
蚩笑魯君）孔子趨而進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

春秋貫玉卷一下　八十二

當誅命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侯知
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
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
罪於魯君為之奈何晏嬰曰君子有過則謝
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
實於是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侯犯以郈叛

初叔孫成子（郈不敢武叔父）欲立武叔（郈州仇）公若藐

固諫曰不可（藐叔孫族）成子立之而卒（不聽公若藐之諫而
立武叔）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武叔家臣使射公若藐）
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定已之位）
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藐弗能其圉人（武叔養馬
之人）曰吾以劒過朝（郈邑之朝）公若必曰誰之劒也
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吾偽為固
陋不知禮者以劒末授之）則可殺也使如之遂殺公若藐
侯犯以郈叛（以不能副武叔殺公若之命故疑而叛）叔孫州仇

春秋貫玉卷一下　八十三

孟懿子何忌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
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工師郈氏掌工匠之官）曰
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
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取王風懷哉懷
哉之義）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
而無事必不可矣（謂兩無所屬）子盍求事於齊以
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
人為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

原缺第八十四葉

墮三都（三都郈費成也郈叔孫氏邑費季氏邑成孟氏邑也）

自三家專政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及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恃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孔子由司空進位司寇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道行於季氏聽從不違逆也）季孫患家臣之叛問於孔子孔子曰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遂墮三都（墮音隳）於是叔孫州仇墮郈季孫斯將墮費公山不

狃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不狃費邑宰叔孫輒不得志於叔孫氏故二人襲魯）公與三子（孟孫叔孫季孫也）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魯大夫）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十二年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胡安國曰仲由爲季氏宰孔子爲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按是冬公圍成不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然後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而商賈信於市男女別於途及齊人饋女樂孔子遂行然則圍成之時仲尼雖用事未能專得魯國之政也而辯言亂政如少正卯等必肆疑沮於其間矣成雖未墮無與爲比亦不能爲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

以及期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

公薨于高寢

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

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王其先亡乎是年公薨哀七年魯以邾子益歸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哀公名蔣定公子毋定姒四歲即位在位二十七年謚法折仁知恭曰哀

桓僖宮災

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鐸官名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桓公僖公廟也救火者皆曰顧府貨財所藏帝人重之南宮敬叔孔子弟子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出所常進御於君之書待命於公宮庀具也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宰人冢宰之屬校人乘馬巾車脂轄備車馬欲攛遺物也百官官備府庫愼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肅戒也濡帷幕於水中出而用之爲濟鬱攸火氣也命官人戒給帷幕從火氣救之也蒙葺公室自太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以濡物蒙葺公家之室宇自太廟始悛次也外內室以人蒙葺之若不足則助之也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以上皆子服景伯之命

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公車也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火勢傷人則止勿救其財謂不重財輕人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象魏謂敎令之書魯懸於象魏而藏之者富父槐終生之後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不備火而但辦各官事猶拾汁不可得於是乎去表之槀表表火道所向者去其槀積道還公宮爲火道還公宮使火不連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以其親盡而廟不毀故也

康子奪嫡

秋季孫斯有疾命正常正常季桓子寵臣曰無死勿從巳死也南孺子之子南孺子季桓子之妻其所娠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肥桓子庶子即康子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正常畏禍而奔避康子請退[illegible]公使[illegible]

共劉（魯大夫）禍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者戶）召
正常正常不反
公會吳于鄫
七年夏公會吳于鄫（時吳王夫差欲霸中國）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時吳過宋得百牢）且魯牢晉大夫過十（見昭二十一年）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

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周禮大行人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過其數曰淫）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上物天子之牢也天有十二次十二牢以象之）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棄天大數背周制禮）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棄疾遺疾惡於魯也）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

不出門（謂君奔走道路長而大夫反在國）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不敢虛國盡行）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能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端委禮衣也）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吳俗常水行斷髮文身以象龍子避蛟龍害贏謂飾不以衣冠而以上二者也）豈禮也哉有由然也（權時宜以避害有由而然）反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棄禮知其不能霸）

○八年吳爲邾故將伐魯（七年魯入邾執邾子）

問於叔孫輒（魯人奔吳者）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情實也）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亦魯人奔吳者輒告之）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違失位去國也不入讎國恐害宗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未臣他國而伐本國則救本國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已臣他國而伐本國則爲本國隱諱也）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言君子去國不以鄉里有所怨惡而廢滅之况以小怨惡欲覆宗國輒公族故）

謂之宗國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率謂在軍前引導知魯道者惟輒與不狃二人故知必使我叔孫輒病之王問於公山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魯不狃率爲向導也故道險從武城不狃故意從武城險道使師行綴魯得成備其不忘故國之心可見矣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武城人僑田吳竟界拘鄫人

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鄫人亦僑田吳竟界漚漬菅草爲索武城人執之責其何故漬草使水濁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拘者道吳若伐武城必可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王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爲武城宰澹臺子羽孔子弟子武城人其父與犯相好國人恐其爲內應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背盟伐邾召吳來伐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魯邑明日舍於蠶室郈近邾蠶蠶室也

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二大夫與吳戰夷地獲叔子與析朱鉏獻于王公賓庚公甲叔子析朱鉏二人同吾獲溥互文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有望也同車三人皆致死是魯能用人國未可冀望明日舍於庚宗魯地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微虎魯大夫宵夜也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幕庭謂於帳前設格令士試躍之卒終也終得三百任行有若孔子弟子與在三百人中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

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畏微虎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景伯以言不從遂負盟載書出盟魯恐盟不足恃又請留景伯爲質釋舍也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魯因吳許又欲求吳王子交質吳不從然後不質景伯吳人盟而還

魯及齊師戰于郊

十年春公會吳伐齊師于郎十一年春齊爲郎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魯及清清齊地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季孫守國二子從公禦諸竟孟孫叔孫禦敵季孫曰不能自度力不能使二子禦諸竟求曰居封疆之間使二子居封疆間近郊地比竟爲近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季氏帥師與戰不屬者非魯人也使孟氏叔氏皆屬之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言季氏專政宜乎二子不欲戰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黨音掌朝中地名使求從已朝俟於此武叔呼而問戰焉即叔孫州仇不敢之子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求言巳小人不知以拒武叔孟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

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求言巳材力不及所問故不對亦以拒懿子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即武伯彘懿子之子爲右師帥顏羽御邴洩爲右二子皆孟氏家臣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即樊須孔子弟子季孫曰須也弱冉求曰就用命焉言遲能用命季氏之甲七千冉求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步卒精兵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魯南城五日右師從之五日乃從言不欲戰公叔務人即公爲昭公子見保者而泣保守城者曰事充政重充煩滿也上不能謀下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郊魯地名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刻約信也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冉求之左師獨勝入齊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齊二大夫涉泗水以從魯右師迫孟之側後入以爲殿側即孟之反孟氏族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不欲伐善林不狃之

伍曰走乎不狃魯士五人爲伍敗而欲走不狃曰誰不如言己非不如人何用走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言已非能過人何用止徐步而止以上皆孟孺子所帥右師奔者言魯非無壯士但季氏不能用左師獲甲首八十冉求左師獲齊甲首齊人不能師不能整其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求請從之三季孫不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斂謂其欲戰我不欲戰而能默不言奔洩曰驅之洩不欲戰而唱言奔走公叔務人與其嬖僮汪

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求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義恐應用予當作藝字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用田賦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古者九夫爲井除公田實八家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一百二十八家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戎馬四疋兵車一乘除井井三田又二十五人在後將重車計四丘而賦成元年作丘甲三分增一但增兵車之卒一丘出二十五人其將重車卒車馬牛尚仍舊今又以爲未足計井田賦車馬甲兵卒不復至丘其數之多寡不可考或以爲一夫出一卒亦未可知或以賦者軍旅之征本里所出而今用田賦恐非○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冉有三發問終乃言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告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行政以禮爲法度施取於厚施於人寧取過厚者事舉其中非施非斂國之政事舉得中者斂從其薄如

是則以丘亦足矣此言舍欲從禮則雖爲丘賦禮有制節亦足用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此言舍禮從欲雖用田賦人將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苟不合法也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公會吳于橐皐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illegible]娶同姓爲諱[illegible]故曰孟子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

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絻喪冠也孔子以小君服往弔季氏季氏不喪服故孔子去絰從主人而拜言聖人時中)公會吳于橐皐(吳地)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尋鄫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周完全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尋重温尋也)亦可寒也(寒而歌之)乃不尋盟

吳徵會于衛初衛殺吳行人且(音沮)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衛大夫)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衛大夫)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標擊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瘈吉世反狗狂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畏吳竊盟)吳人藩衛侯之舍(藩圍其舍也)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主盟者禮諸侯)地主歸餼(所會地主供餼食)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錦十端爲一束往賂吳)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

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悅乃舍衛侯○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大火心星也西流是夏正九月周正十一月今司歷不知閏故以爲十二月)

西狩獲麟

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在魯西)叔孫氏之車子

鉏商獲麟車子將車之子微者鉏商名麟麕身牛尾納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爲害含仁懷義音中律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土翔必有處不履生虫不折生草不羣不旅不入陷穽不入羅網文章斌斌以爲
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
之獸也言無常種故異之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
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天子諸侯乃言狩大
之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麟者仁獸也

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
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
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
子曰噫天祝予祝斷也言去其佐斷絕巳之道也西狩獲麟
孔子曰吾道窮矣麟者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故
云爾春秋何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托記高祖以來事所及聞知者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所見謂昭定哀己與父時事也所聞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異辭者謂近則諱而遠則不盡諱也何以終乎哀公十四
年曰備矣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
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爲是與是指撥亂反正其諸
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君子指孔子樂入聲下同末不亦
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
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末後也謂孔子既制春秋之後豈不樂堯舜預知有已而制道術使已爲法耶非但樂道堯舜之道也然既制此義以俟後聖若後之君子復有制作者亦必樂道春秋之義而樂孔子之知已也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音鉤射小邾大夫句繹邑名自此以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實錄以續孔子所修之經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
矣子路見信於人故欲要誓也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
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
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
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言射竊君邑是
義之也由弗能

及齊平

初孟武伯將圍馬於成（將養馬於成邑）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圍馬焉（病謂民貧）武伯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備不得入而歸也）成有司使武伯鞭之（恨忿故鞭成有司之使）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内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成請共命又不許）懼不歸（不敢歸成）○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城輸邑以偪成）○秋齊

陳瓘如楚（瓘字子玉陳恒之兄）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瓘言已受命使楚不得與齊事子使人告吾弟陳恒）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貢爲介見公孫宿（即成宰奔齊者）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言子叛魯齊人亦將叛子）子周

公之孫也（宿與魯同宗）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宿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言衛與齊同好而魯不肯）景伯揖子貢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邑名）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二十五家爲社籍書而致之襄公九年齊侯致禚媚杏三邑于衛）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

取讙與闡（在八年）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宰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嬴齊地避魯也）

孔子卒

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無自律我無以爲法也）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

則昏（亂也）名失則愆（過也）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失禮名必昏愆故不沒於魯）

公會齊侯盟于蒙

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齊侯簡公弟平公鶩也）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古者會盟割牛耳取血以歃之以珠槃盛耳玉敦蓄血卑者執牛耳尊者涖牛首主次盟者諸侯會則臣執之）柴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鄫衍即會鄫在七年姑曹執牛耳）發陽之役衛石魋（即會鄖在十二年魋石曼姑之子執牛耳）武伯曰然則彘也（鄫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理無常故武伯已爲已可執）○二十一年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地）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皐緩也）使我高蹈（言魯數年不答稽首禮使我高蹈遠來）唯其儒書（言魯據周禮不答稽首）以爲二國憂（二國邾齊也）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齊地）齊閭

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先至齊地故言在寡君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道（爲魯僕從未舍穀請爲魯除館近齊舟道也）辭曰敢勤僕人（辭以不敢勞齊爲除）

釁夏不獻夫人之禮

二十四年公子荊之母嬖（哀公庶子）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宗人禮官釁夏名也使之獻立夫人之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二公娶宋稱商避定公諱也）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爲太子國人始惡之閏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郢（適郢越王勾踐太子名與公相得）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季孫恐公因越討己故懼）○

二十五年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魯南鄙地）郭重僕（為公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不臣之言多請盡察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為祝（祝上壽酒）惡郭重曰何肥也（惡其貌以為太肥）季孫曰請飲彘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言重從君勞苦反謂之肥）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食日食之食食言多故能肥以諷三桓）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季康子思子貢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還邾田封界至駘上地）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季康子病之言及子貢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子貢十二年辭吳盟故思之）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叔孫舒州仇之子）他日請念（言不能用於當時臨難而今思之）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公惡之故弔降卿禮）

公如越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閒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山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以公自其家出故施罪焉）

春秋貫玉卷一下

春秋貫玉卷二

邾 曹姓子爵出自顓帝玄孫陸終第五子曰安陽姓爲曹其子孫亦以姓爲氏周武王封其苗裔挾于邾爲附庸魯國騶縣是也挾以下至儀父克入春秋後數從齊侯尊周進爵爲子十四代孫文公徙于繹後八世爲楚并

邾文公卜遷於繹

魯文十三年 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黑肱以濫來奔

昭三十一年 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夫有所謂有名而不如無者下所言是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

已書地以著名其人所以終其爲不義者示後不可滅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回邪也指下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三子事不爲義疚疚病也指下齊豹事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三十年豹以衛侯兄公孟縶奪巳司寇與鄆欲作亂謂其驂乘宗魯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是豹殺縶欲爲國除不善以求名今書曰盜殺衛侯之兄縶邾庶其襄二十一年莒牟夷昭五年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春秋叛者多惟取三人來適魯者三人皆小國大夫故曰賤此二物者所以懲肆指豹而去貪也指三子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艱難其身謂豹奪去官邑也險危謂養公孟之惡而致其顛覆也如此不書盜而有名則好爲難事者必趨走以赴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若三子求食徼大利不書名則貪冒者力爲之以掩惡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惡逆無禮者數之其善志也此記

事之善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文雖隱微而義理顯明婉

而辨辭雖婉曲避諱而旨意有殊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

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公伐邾以邾子益來

哀七年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

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

背大國不信今年夏與吳盟于鄫背之伐小國不仁今欲伐邾

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仁信二德危將焉

保孟懿子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

豈有賢如景伯而不從其言對曰諸大夫禹合諸侯於塗山

地在壽春東北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

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

言我諸大夫若知伐邾爲必危何故不言今不言則不危也言此以黨季氏魯德

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言今伐邾若蓋以邾有罪魯德勝邾故敢

加兵若亦如之而但恃衆伐之必不可也不樂音洛而出秋伐邾及

范門邾郭門猶聞鍾聲大夫諫不聽邾大夫諫言不從

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成子卽茅夷鴻邾大夫食邑於茅曰

魯擊柝聞於邾言其近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

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國內之兵足以拒魯成子以

茅叛師遂入邾以邾子益來邾茅夷鴻以束

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憑恃

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辟陋也以陵我

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

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于鄫衍秋而背之

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

貳也言魯國大與吳相敵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爲私屬

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八年伐魯盟而還

小邾 曹姓子爵出自邾始封君挾之後挾七世孫夷父顏有功於周別封其次子友於郳爲附庸國其曾孫犂來始見春秋附從齊桓以尊周室命爲小邾子其地在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郳城自小邾于穆公之孫惠公以下春秋後六世楚滅之

小邾子來朝

昭三年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宋 子姓公爵出自商王帝乙之長庶子微子啓周武誅武庚封微子於商丘以奉湯祀本唐火正閼伯之墟傳十四世穆公七年入春秋後景公三十六年獲麟傳六世二百七年齊魏楚共滅之○穆殤莊閔桓襄成昭文共平元景凡十三公

穆公屬殤公

隱三年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 孔父名嘉正考父之子爲宋司馬殤公與夷也宣公之子穆公之姪 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 先君穆公兄宣公也宣公不立其子而以位讓於其弟穆公是其公心也 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 馮音憑穆公子莊公也 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 先君以舉賢爲功我若不賢是廢之 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享之命以義夫 其受命爲諸侯能以義讓人 ○公羊子曰宣公舍其子而立穆公穆公逐其二子

莊公馮左師勃 皆穆公之子 曰爾爲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

桓二年 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宋華父督 宋宗室 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然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會桓公

會齊侯僖陳侯桓鄭伯莊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莊公名馮穆公子殤公從弟

宋大水

仇登夏大寶言書

莊十一年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說音悅之辭也臧孫達曰僖伯子文仲父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時宋閔公當國

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乘丘之役莊十年宋與齊次于郎宋爲公敗見魯公以金僕姑金僕姑矢名射南宮長萬萬宋大夫公右歂孫生搏之搏取也歂音遄莊公之戎右歂孫生搏而獲萬宋人請之宋公靳之而戲相愧曰靳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病惡也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萬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撥仇牧側手擊曰撥碎其首齒著于門闔闔扇遇太宰督于東宮又殺之督弒殤公有罪故不書也立

仇登言手夏嵩刻

子游宋公子也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牛萬之子猛獲其黨也冬十月蕭叔大心蕭大夫也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御說也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乘車非兵車陳去宋二百六十里一日至見多力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衛大夫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

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
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
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宋襄即位

僖八年宋桓公疾太子兹父固請曰目夷長且
仁目夷即子魚桓公長庶子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
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
遂走而退九年春正月宋公御說卒宋襄公即

位兹父即以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
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隕石于宋五　六鷁退飛

僖公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隕石自空疑結而隕其數五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鷁水鳥也為氣逆驅而倒飛
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
也吉凶焉在對曰今兹魯多大喪是歲季友公孫慈卒
明年齊有亂明年齊桓卒齊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宋將霸而不能終其任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
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
也

宋襄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

僖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夏
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
邾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用者擊其鼻血以祭社器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

畜不相為用牛馬羊犬豕雞若祭其神不敢用本物小事不用
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
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
諸侯義士猶曰薄德齊桓立魯僖公城邢夷儀城衛楚丘存三亡國以屬合諸侯義士尚以桓有為而為非實興滅繼絕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
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
難乎得死為幸睢水旁有妖神宋襄圖伯邾子執鄫子為獲狂以祭睢水社神欲以屬東夷故曰用諸淫昏之鬼言齊桓存人以求霸者尚不可況殺人以求霸

者乎故自以得死爲幸也○宋人圍曹討不服也不若以威迫曹而與之盟故曹不心服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
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
因壘而降言不增兵但因舊壘而崇自服其教詩曰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
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
後動○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
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蓋言當從人欲而不當從己欲

也

諸侯會宋公于盂楚子執宋公

僖 二十一年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
於楚楚人許之公子魚曰小國爭盟禍也宋
其亡乎幸而後敗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
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
欲已甚其何以堪之宋公與楚子約以乘車
之會子魚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

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
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不可終以乘車之
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
子魚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
之言以至乎此子魚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
臣之國也所以堅宋公意絕楚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
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
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

仇登瀛孟成刊

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諸
侯會于薄釋宋公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
懲君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子魚復曰國爲君
守之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歸

宋襄及楚人戰于泓

僖 二十二年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怒鄭如楚朝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楚人伐宋以救
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公孫固也天之棄商

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赦謂止其天之棄[illegible]也弗
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期戰于泓
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未盡渡泓水也子魚曰彼
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襄公曰不可
君子不重傷敵被傷者不忍再傷之不禽二毛敵人班白二色
者不忍擒之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因人在險隘而阻厄之君子不為寡人雖亡國之餘不忍行也既濟而
未成列又以告襄公曰不可君子不鼓不成

列軍以鼓進故謂進戰為鼓言君子不戰人之不成列者既陳而後擊
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子魚曰君未
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
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雖阻隘鼓未成列猶恐不勝通上二節言
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
何有於二毛此言不禽二毛之非明恥教戰求殺敵也
傷未及死如何勿重明國之恥以教戰在殺敵故傷當再此言不重
傷之非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

焉言愛二者則君不須戰三軍以利用也因便即用之金鼓
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言當軍其未既濟聲
盛致志鼓儳可也聲盛致志謂金鼓聲宣盛則士卒勇氣必盛儳謂儳
巖未成戰列此言當鼓未成列○穀梁子曰人之所以為人
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為人言之所以為
言也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為言信之所以為
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為道道之貴者時
其行勢也譏其不知時勢信而不道故為楚敗○公羊子曰宋

襄公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
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禮之定國安民宋襄窮兵黷武而公羊以不鼓不成列為禮非也○二十三年夏五月宋襄公
卒傷於泓故也

宋成公過鄭

傳二十四年春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成公名王臣襄公子是年即位與楚平還入於鄭鄭伯文公將享之問
禮於皇武子鄭大夫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

爲客天子有事膰焉（周祀宗廟賜胙於宋）有喪拜焉（宋弔周喪王特拜之）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宋人殺其大夫

（文公七年）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莊公子）公孫友爲左師（子魚子桓公孫）樂豫爲司馬（戴公玄孫）鱗矔爲司徒（桓公孫）公子蕩爲司城（桓公子）華御事爲司寇（華督孫戴族）昭公將去羣公子（昭公宋成公之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縱放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穆公襄公之子孫昭公所欲去者）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二子在公宮故爲亂兵所殺）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弟）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文八年）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周襄王之女兄昭公適祖母）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華樂皇皆戴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公子蕩之孫）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請復之（卿違降從大夫位曾其效節故以本官逆之且請宋復其位後二年復歸宋）

宋子哀來奔（子哀字也）

（文十四年）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蕭宋附庸哀爲宋封疆官還仕宋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書字以貴其不居亂邪受身以存道也）

宋人弒其君杵臼

（文十六年）宋公子鮑禮於國人（鮑即文公昭公庶弟）宋饑竭

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數，密也）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蕩意諸爲司城（公孫壽子公子蕩之孫）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爲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偪懼及焉（禍及也）棄官則族無所庇（言己所以不能不爲司城）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紓，緩也）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孟諸，宋藪名）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公子鮑等）至於君祖母（襄夫人）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逃去）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

仇登瀛

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甸，郊甸之師也）蕩意諸死之（意諸知國人將弑君而不能止知昭公將見殺而不能正故不書其死）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爲司城（代意諸）蕩虺爲司馬（虺，意諸弟）

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宣公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狂狡，宋大夫；輅，迎也）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聽謂常存於耳著於心想聞其政令）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易，反易）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宋人以兵車百

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於鄭半入華元逃歸
立于門外告而入告宋城門而後入言不苟見羊斟曰子
之馬然也羊斟甲戢得先歸華元見而慰之對曰非馬也其
人也羊斟知前言已顯故不敢讓罪既合而來奔合猶答也羊斟言畢
遂奔魯宋城華元為植巡功植將主也○植直吏反將子匠反
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睅出目皤大腹
棄甲謂亡師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于思多鬚之貌使其驂
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那猶

春秋貫玉卷二　十九

何也雖棄甲何害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言雖有皮
無丹漆亦不能成甲也豈可棄之哉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
寡傳言華元不吝其咎寬而容衆

楚子滅蕭

宣十二年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
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
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
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

挾纊纊綿也遂傳於蕭

楚子圍宋時楚莊王宋人及楚人平

宣十四年楚子使申舟聘于齊頃公曰無假道于宋
謂徑從宋過不必行假道之禮亦使公子馮楚大夫聘于晉不
假道于鄭申舟以鄭昭宋聾昭明也聾不聽也各舉耳目互
文也晉使不害我則必死言公子馮之使于晉者雖不假道鄭必不
害我則不免於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犀舟之子
以子託王而行示必死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

春秋貫玉卷二　二十

不假道鄙我也言楚視宋如邊鄙邑故不假道鄙我亡也殺
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也乃殺之楚
子聞之投袂而起投振也袂衣袖也屨及於窒皇寢門
闕劒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楚市名以
上皆言其速秋九月楚子圍宋宋人使樂嬰齊告
急于晉景晉侯欲救之伯宗曰晉大夫不可古
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
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

度時制宜川澤納汙汙穢水也山藪藏疾疾惡物也瑾瑜匿瑕瑾瑜皆美玉名瑕玉之病也國君含垢忍垢恥天之道也自然之理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車有樓櫓可望遠者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人將殺之使與之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

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我既受晉命君又賂我是不知制命之義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廢墜也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許楚則得不死以成晉君命祿福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考成也即成命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申犀無畏之子

曰無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無畏即申舟申犀之父言其父知宋必殺已而不敢廢王命也王棄言焉言若引師去宋則棄前必伐宋之言矣王不能答申叔時僕僕御也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楚將也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

里宋及楚平○公羊子曰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於是使司馬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皮誡反疲也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圍者柑馬而秣之柑其口使不食示馬尚有食使肥者應客示人尚有食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

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子反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吾今取此然後歸爾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引師而去之

宋公鮑卒

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鮑卒始厚葬用蜃炭蜃燒蛤爲炭以瘞壙禦濕益車馬增益車馬而埋之始用殉用人從葬重器備重猶多也椁有四阿阿棟也四角設棟是爲四注椁王葬禮棺有翰檜翰棺旁飾檜棺上飾亦王禮也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宋二卿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宋文公即位之三年殺母弟須盡逐武穆之族是其惑也而二子不諫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謂不得爲臣〇三年二月乙亥葬宋文公七月葬緩也子共公立

伯宗帥師侵宋

成公六年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五年晉景會諸侯盟蟲牢鄭服也欲復會宋辭見鄭師于鍼衛郊地衛人不保衛人信晉故不守備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宋公使華元來聘

成公八年宋公使華元來聘聘共姬也即伯姬宣公女成公姊有賢行爲宋共公夫人從夫謚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壽即公子蕩之子宋卿禮也〇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

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必以同姓者參骨肉之親所以息陰訟被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爲媵因爲之擇賢小君伯姬賢行聞於遠故求媵

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女嫁三月廟見則成婦矣父毋使人安之謂之致伯姬賢魯重之故使卿致然實非禮也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取孔樂韓上韓姑燕譽之義言伯姬歸宋得令居也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穆姜伯姬毋聞文子言宋樂喜而出謝其行也勞苦婦人夫死稱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文賦綠衣之卒章而入取思古人實獲我心喻文子得已意我晉人來媵禮也亦媵伯姬○齊人來媵○公羊子曰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伯姬賢聞於諸侯故諸國來媵三國來媵非禮也古者諸侯三歸嫡夫人行則娣姪從二國來媵亦娣姪從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三國故爲非禮

宋華元出奔晉

成十五年夏六月宋共公卒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爲右師華督曾孫魚石爲左師公曾孫蕩澤爲司馬蕩意諸子桓公玄孫華喜爲司徒華督玄孫戴公六世孫公孫師爲司城莊公孫向爲人爲大司寇向戌族桓公後鱗朱爲少司寇桓公族向帶爲太宰向戌族桓公後魚府爲少宰亦目夷孫桓公曾孫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文公子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卽元喜司城莊族也卽公孫師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

魚石將止華元蕩澤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桓族盛故不敢討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恐國人怨桓氏逐華元戚其族右師討猶有戌在卽向戌桓公曾孫言共賢華元必不討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卽蕩澤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

睢上睢水名五大夫畏同族反罪將出奔故先出舍於此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元果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澨閉門登陴矣澨水涯也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戴公五世孫樂裔為司寇戴公族以靖國人平公即位共公子○成十八年夏六月

鄭伯侵宋及曹門外宋城門也遂會楚子伐宋同伐彭城宋邑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楚納五大夫于彭城以害宋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人患之西鉏吾曰音沮宋大夫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言楚若惡此五人逐之不用以德於我我當感其惠事之不敢攜貳然大國責人厚雖事之如邊鄙猶憾恨此吾之患也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若不惡此五人用之於

使佐政以間吾之釁亦吾之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披分也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言今楚不惡不用封崇諸侯之叛人分與彭城以絕吳晉之往來然披宋地以逞其叛臣宋必攜貳塞夷庚以毒諸侯吳晉必懼而謀之宋之功多矣豈足為憂哉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楚黨於叛臣以害宋故復救彭城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即韓厥

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彊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宋地楚師還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荀罃乞師在十七年今彘季即士魴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從臧武仲之言十二月孟獻子會諸侯于虛朾池丁切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不敢

須諸侯但請以師救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時成

公辛○襄公元年春巳亥圍宋彭城非宋地楚已取封魚石追書也魯史無宋字夫子追書之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志記也言爲宋討其臣竊邑之罪且不成石借夷狄之力視君邑爲已有故改舊史示宋書法彭城降晉

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

宋華弱來奔

襄六年宋華弱華椒孫爲司馬與樂轡即子蕩少相狎親狎長相優優戲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於朝以弓加其項若械在手故曰梏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也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罕即樂喜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幾日言不久也我從言亦將出奔也

宋災

襄九年春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即子罕使伯氏司里伯氏宋大夫司里爲里宰火所未至徹小屋去拆塗大屋塗泥也陳畚挶畚音本土籠也挶九錄切舉土也具綆缶綆汲索缶汲器備水器盆罌屬也量輕重計人力所任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巡行也丈度也繕守備恐因災作亂表火道表火所向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臣華元子爲司徒五縣爲隧使郊野保守民救火○隧云郊內比縣郊外鄰里鄰郊內之民也使華閱討右官官庀華元子討治也庀具也守之事也官各具其司守皆在而不亂無理則事不亂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刑器刑書也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鉏吾太宰也府守六官之典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二師左右師也四鄉正宋國四境之鄉大夫也享祀也鄉爲一軍宋大國不過三軍而有四鄉者當時所立非正法也祝宗用馬于四墉祀四面城以禳火祀盤庚於西門之外用馬祀盤庚禮晉

傒問於士弱曰弱士貞子之子卽士莊子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問宋何故自知夫道將災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火正掌火之官長也心大火東方蒼龍星也爲豫州宋地咮音晝鶉火南方柳星也爲周地食謂封火正於分野之地也出納火謂季春大火見在東辰位鶉火見在南未位令民出火季秋大火伏在西戌位鶉火伏在丑位令民納火二火俱有出納下因宋故止言大火是故咮爲鶉火心爲〻〻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〻〻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

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曰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亂則事變無常故不可前知○襄十五年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以請免於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里有里宰治其政令故寘於此以免其盜使治玉者治之責此玉富然後使戝鄉歸復其所也

宋華臣出奔陳

襄十七年宋華閱卒閱華元之子華臣弱皐比之室華臣華閱之弟皐比華閱之子弱侵易之也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鈹劒如刀向戌爲宋左師食采於合故曰合左師盧門宋城門向戌所居地也蓋臣所使之賊殺吳於此也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皐比私有討於吳遂

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閉吳之妻以索其玉也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華臣時爲宋卿故左師以爲亦卿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蓋掩其罪不聞也乃舍之左師爲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策馬捶也戌惡華臣悔其謀之失故爲短策且過華臣門必騁惡之甚不欲其見也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音制狂狗也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華臣心不自安故見

逐狗入於其家驚以爲逐己遂奔陳也宋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澤門宋東城南門也皇國父白皙而居澤門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黑色而居邑中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音叱擊也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區區小也民有詛祝則在位不和致亂也

宋公殺其世子痤

襄二十六年初宋芮司徒宋大夫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共姬宋平公母伯姬也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平公夕見其母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尤甚也姬納諸御嬖生佐佐元公惡而婉佐貌惡而心順太子痤美而很貌美而心很戾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伊戾名秋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痤與楚客相知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言太子不惡爾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伊戾爲太子內師不行恐闕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音坎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爲太子反徵驗也而騁告公騁馳也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有盟徵也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佐母棄也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以共婉也召而使請召佐使請於公救己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聒多言亂人意也欲使佐失期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音烹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步馬習馬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

以吿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以（爲錦馬之先）曰君之妾棄使其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嬖寵左師結內援太子所以無罪而死）

宋左師請賞

襄二十七年宋左師請賞（時會諸侯欲弭兵事見楚）曰請免死之邑（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謂湯武）亂人以

之（削賞左師之書）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善其不阿向戌）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善向戌能知其過）

宋災宋伯姬卒

襄三十年夏或叫于宋大廟（叫呼也）曰譆譆出出（譆譆熱也出出戒伯姬）鳥鳴于亳社（亳社殷社）如曰譆譆（皆火戒節）五月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姆音茂女師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待人而行）婦義事也（義從宜也）○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伯姬以成九年歸宋成十五年宋共公卒寡居三十四年共年蓋六十矣）○穀梁子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時傅母已至保母未至）伯

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宋華合比出奔衛

昭六年宋寺人柳有寵有寵於平公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宋大夫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陳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亥合比弟欲代比爲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聞合比欲納華臣公使代之代合比爲右師見於左師左師向戌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夫謂華亥左師以亥黨寺人以陷其兄故知其亡云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言人亦不能愛爾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〇昭十年十二月宋平公薨而元公立寺人柳欲殺之元公平公太子佐也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位喪位也熾炭使坐溫地比葬又有寵謂媚之能溺人如此

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昭十二年夏宋華定來聘華椒孫通嗣君也元公新即位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首章有燕笑語兮懷思也寵光之不宣二章有爲龍爲光宣揚也令德之不知三章有令德壽豈同福之不受四章有萬福攸同將何以在在居位也〇昭二十年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氏戴族向氏桓族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恐元公殺己欲先作亂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八子皆公黨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刧之刧公癸卯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欒景公也辰及地皆欒之母弟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

之子縻與華氏盟以爲質華向之亂公子城
平公子公孫忌樂舍舍樂喜孫司馬彊向宜向鄭宜鄭
皆向戌子楚建楚平王之亡太子建郳甲小邾穆公子出奔鄭八子
宋大夫皆公黨辟難出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閻八子之徒衆也
敗子城子城適晉子城爲華氏所敗退走至晉華亥與其
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
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
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

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費遂大司馬華氏族將攻華
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
攻華氏本以去憂也恐殺質子是憂益長矣臣是以懼敢不聽命
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詢恥也冬十月
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
奔吳登華費遂之子黨華向者向寧欲殺太子華亥曰干
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可以
爲功善使少司寇䡑以歸以公子歸公也䡑華亥庶兄曰子

之蓋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質信
也送公子歸可以自明不叛之信公子既入華䡑將自門行
從公門去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
復而所而汝也所所居官○昭二十一年宋華費遂生華
貙華多僚華登三子皆華費遂所生貙爲少司馬多僚
爲御士公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
亡人亡人華亥等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
良子司馬謂費遂爲大司馬良子謂華登死亡有命吾不可以

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君若愛大司馬則當
亡走去國死如可逃何遠之有言亡可以逃死勿慮其遠以恐動公
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
使告司馬告司馬使逐貙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
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
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
之酒厚酬之酬酒幣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亦如
公賜張匄尤之張匄華貙臣尤怪賜之厚曰必有故使子皮

承宜僚以劍而訊之 子皮即華貙以劍脅宜僚而問其故 宜僚
盡以告 告欲因田以遣之 張匄欲殺多僚 知多僚之讒 子
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 言登亡傷司馬心已甚 吾又
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
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
與子皮臼任鄭翩殺多僚 任翩亦貙家臣 劫司馬以
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
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 盧門宋東城南門 六

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舊鄘故城
也桑林城門名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 登前年奔吳
吳 齊烏枝鳴戍宋 齊大夫助宋戍守 廚人濮曰 濮宋廚邑大
夫 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
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
氏眾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
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雉偃州員 二帥吳大
夫救華氏者 倠古會反 華登師其餘 吳餘師 以敗宋師公

欲出 出奔 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 可借使死難 而
不能送亡君請待之 請吾待復戰以勝負 乃徇曰揚徽
者公徒也 徽幟也 眾從之公自揚門見之 見國人皆
揚徽睢陽正東門名揚門 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
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
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 備長兵也 彼多兵矣
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
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 詐言得華登首以恐華氏安宋

師 遂敗華氏于新里 華氏所取邑 翟僂新居于新
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 僂力主反宋公臣居新里既助公戰敗華
氏復歸新里與華氏同居也 華姪居于公里亦如之 姪他口反
華氏族居公里助華氏戰敗公亦復歸公里與公同居傳言古之為軍不皆小忿 十
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 城前奔晉故以晉師至救宋
曹翰胡會晉荀吳 中行穆子 齊苑何忌 齊大夫 衛公
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為
鸛其御願為鵝 鄭翩華氏黨鸛鵝皆陳名 子祿御公子城

莊堇爲右（于祿郎向宜向戌之子也）于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爲右（豹華氏黨爲呂邑封驅之官故曰呂封人）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怒其呼己名故還戰）將注豹則關矣（城將傳矢於弓豹彎弓射之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平公城之父）豹射出其閒（矢出于城于祿之閒）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狎更也城言若不與我更迭射則汝爲鄙夫故豹抽矢讓其射也）城射之殪（豹死）張匄抽殳而下（爲豹報擊城）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折城車軫）又射之死

（匄死）于犨請一矢（犨豹卒御請一矢而死）城曰余言女於君（欲活之）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同乘共伍死則俱死乃軍法）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犨又死）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爲欒氏矣（晉欒盈還入作亂而死事在襄二十三年）貙曰子無我迋（音誑恐也）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犯公師出送華登）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入南里）

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無寧寧也言華氏爲宋宗廟之羞恥）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華向皆公族故稱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患宋以義拒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

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言華氏不能復爲宋患）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定公）六年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樂祁子罕之孫時爲司城景公宋元公之子名欒）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

得佐曰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
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晉政多門恐有禍難故請祁立後雖身死不亡其祀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
也見溷而行見其子溷於君立之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
酒於綿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楯干櫓也以楊木為之
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
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
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范獻子士鞅也言於晉侯曰以

春秋貫玉卷二　四十五

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
不可以不討也乃執樂祁時范鞅方惡又以楊楯獨歸於趙而已無賂故士鞅以私意譖樂祁於晉侯而執之○定八年趙鞅即趙簡子言
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
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范獻子
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
謂樂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恐宋叛故止祁為質子姑使溷代子樂祁以告陳寅

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
於太行太行山在晉東南范獻子曰宋必叛不如止
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州晉州也○九年春宋
公使樂大心盟于晉樂祁族且逆樂祁之尸辭
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梁即樂祁子明祁之子溷也謂樂大心曰吾猶衰絰而
子擊鍾何也太心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
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鍾子明聞之

春秋貫玉卷二　四十六

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右師指大心樂氏戴公族
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之樂大
心出奔曹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定十年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地景公庶弟公子辰之兄蘧富獵地之嬖人也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
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
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

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閉門不欲魋出奔也]母弟辰曰[辰宋景公同母弟]子分室以與獳也而獨卑魋亦有頎焉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地從辰言奔陳以禮景公]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音誑]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暨與也不得已之辭書弟罪宋公譬魋故以失二弟無親之恩書暨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等君之義又以見二子見脅於辰無大臣之節]○十一年春宋公之

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

宋向魋入于曹以叛

[哀公十四年]宋向魋之寵害於公[恃寵驕盈]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夫人景公母也數請享欲因請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易薄[鞌向魋邑薄公邑欲因易邑爲公享宴而作亂]公曰不可薄宗邑也[宗廟所在之邑]乃益鞌七邑而請享公焉[僞喜於受賜]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甲兵之備]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育魋也[少長育之][皇野司馬子仲]今將禍余請即救皇野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左師向巢也魋兄]請以君命召之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主迹禽獸者]曰逢澤有介麋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皇野假稱公命如此]憚告子[難以遊戲煩大臣]野曰嘗私焉[嘗試也]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

起皇野曰君與之言[使公與要誓]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言雖誅魋要不負言使禍難及子]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皇野請瑞焉[瑞符節以發兵]以命其徒攻桓氏[桓氏向魋宋桓公族故又稱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向魋[子頎向魋弟]魋欲入[入攻君]子車止之[子車亦魋弟]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哀公

年宋臧曹以爲邑　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
入焉巢不能克魋恐公怒欲得國內大夫爲質還入國　不能亦入于
曹取質不能得大夫故入曹刼曹人子弟而質之欲以自固　魋曰不可
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將若之何乃舍之
舍曹子弟　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
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絶向氏之
祀辭曰臣之罪大盡臧桓氏可也若以先臣
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

春秋貫玉卷二　四十九

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牛向魋之弟珪守邑
符信　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衛大夫　攻之求夏后
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
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牛不欲與魋同仕　吳
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
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録其卒葬所在愍賢者失所

孚有弔景曹

哀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宋景公母小邾女曹姓婦人以姓繫
夫以弔景公故繫其子季平子之妻母季桓子之外祖母也　季康子使冉
有弔且送葬康子桓子之子冉有季氏家臣　曰敝邑有社稷
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肥康子名競遽也　是以不得
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求冉有名使求從衆人之役　曰以肥
之得備彌甥也彌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彌甥　有不腆先
人之産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薦進也　其可以
稱旌繁乎謂宋喪車之旌繁不知魯馬能稱否也繁馬飾

春秋貫玉卷二　五十

杞　姒姓公爵夏禹之後武王克商求夏禹苗裔得東樓公封杞以奉禹祀傳五世武公二十九年入春秋至閔公維之六年獲麟後又傳三世楚惠王滅之

晉平公城杞

襄公二十九年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
卽荀盈　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仲卽
孫羯　鄭子太叔游吉與伯石公孫段　往子太叔見太
叔文子衛世叔儀　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
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

夏肄是屏周宗周之宗族謂諸姬也斬而復生曰肄謂杞也杞本夏國之後故
曰夏肄屏蕃也城以衛之也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
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卽異是謂離德
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
之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子容高止也司徒華定也
女齊相禮女齊司馬侯也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
曰二子[illegible]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
主也知伯[illegible]專則速及侈將以其

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illegible]
出奔○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illegible]
歸前所侵杞田弗盡歸也歸杞田不盡[illegible]晉悼夫人慍曰[illegible]
母杞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尚庶
女幾也言當取女叔侯殺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
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illegible]若非
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
武公獻公晉之君[illegible]

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
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
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
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
夫人而焉用老臣必悼夫人所爲取之而不取我杞子來盟
魯歸其田故來盟○昭公七年晉人來治杞田前女叔齊不盡歸者
晉怨公如楚故來治之季孫將以成與之成孟氏邑本杞田謝
息爲孟孫守息孟氏家臣爲僖子守成不可曰人有言曰

雖有挈缾之知守不假器雖挈缾汲者爲人守器皆知不借人
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時孟僖子從公如楚雖吾
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
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
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後晉閒隙伐杞取之吾與子桃
以桃與子易成反誰敢有之他日於杞取成又與子是得二
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
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爲杞取成

陳 嬀姓侯爵出自帝舜之後禹封舜子商均於虞城裔孫閼父爲周武王陶正能利器用王賴之以元女大姬下嫁其子滿而封諸陳賜姓嬀使奉舜祀其地在太皞之墟宛丘縣是也傳十一世桓公鮑二十三年入春秋後閔公二十一年獲麟後三年楚惠王使公孫朝滅之

鄭伯侵陳大獲

隱公 六年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 鄭莊公 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 即公子佗陳桓公異母弟 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 難去聲 鄭何能爲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絶其本根勿使能殖 既芟刈夷殺以斷之復蘊崇聚以朽之 則善者信矣 信與伸同草不能生則嘉穀暢茂矣明陳不能懲忿去惡故不許鄭平而取今日之敗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莊公 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御寇宣公太子 宣公欲立嬖姬子款故殺太子御寇 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 完字敬仲陳厲公之子與顓孫皆御寇黨 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此逸詩也古者聘士以弓言雖貪顯命懼爲朋友所譏責 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 古者以火炬照夜故曰火 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 懿氏陳大夫卜以女妻敬仲 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 嬀陳姓姜齊姓 五世其昌並于正卿 即桓子大夫 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京大也即成子得政大莫與比 陳厲

公蔡出也（姊妹之子曰出）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厲公躍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觀卦六四爻辭）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

春秋貫玉卷二　五十五

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艮為闕門廷之象實有物在中也旅陳也乾又為金玉坤又為布帛具備也言王廷中實陳者百品奉之玉帛是乾天坤地之美具備可以賓見于王矣此解利用賓于王一句）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太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桓子敬仲五世之孫）其後亡也成子得政（陳恒也敬仲八世孫）

陳殺其大夫洩冶　楚子入陳

（宣公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二子陳卿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皆衷其衵服（婦人近衷衣也）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譽也）不令君其納之（勿示淫也）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大雅板之篇辟邪也下辟法也邪辟之世不可立法邪無道危行言孫）其洩冶之謂乎（明洩冶居無道國不能去位知

春秋貫玉卷二　五十六

其不可諫而諫也）○（宣十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徵舒夏姬之子）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弒之二子奔楚○宣十一年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時楚莊王也）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車裂曰轘）因縣陳（楚以陳為縣）陳侯在晉（時靈公子成公往朝晉景）申叔時（叔時楚大夫申公）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

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縣公楚縣尹僭稱公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謂取路過田中田主以爲壞田故遂奪其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

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於陳每鄉取一人歸楚聚居一處名曰夏州以示其討夏氏功也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穀梁子曰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此入而殺之也明楚之討有罪也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

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楚子入陳納淫亂之人埶國威柄制其君臣顛倒上下錯亂邪正是以夷狄爲中國也

楚師在繁陽

襄三年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楚子辛爲令尹侵欲小國陳叛楚使袁僑會晉于雞澤○四年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言晉力未能服楚受陳非其時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

陳聞喪乃止軍禮不伐喪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襄五年楚子囊爲令尹即公子貞以子辛貪故殺之而立子囊范宣子曰晉士匄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改子辛所爲而疾討陳以討陳爲急務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陳近於楚故急在朝夕言陳必從楚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晉力必不能及陳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

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襄七年）楚子囊圍
陳諸侯會于鄬以救之陳人患楚（楚圍陳故）慶虎
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二子陳執政大夫公子黃陳哀侯弟）楚人從之（執公子黃）二慶使告陳侯
于會曰（鄬之會）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
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背君屬楚）陳哀公逃
歸（鄬之會所以不成救）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襄二十年）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
與蔡司馬同謀（時蔡公子燮欲叛楚歸晉）楚人以為討公
子黃出奔楚○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
罪也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
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
天也○（襄二十三年）陳侯如楚（康）公子黃愬二慶
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樂慶氏族二慶不敢自往故使樂往楚而楚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
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築城者板墜地慶氏遂殺之）役人
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
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襄二十四年）陳
人復討慶氏之黨陳鍼宜咎出奔楚（宜咎陳大夫其後在楚為箴尹）

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襄二十五年）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在二十四年伐鄭救齊見齊）
當陳隧者井堙木刊（當陳道者塞其井伐其樹）鄭人怨之

六月壬子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
突陳城遂入之（突穿也）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
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陳大夫）
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言置母於車）
辭曰不祥（男女無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
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御止也門宮門也）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
免擁社（免音問喪服也免以示哀戚擁社主以示降服）使其衆男女

別而纍以待於朝（別分異也纍係累也）子展執縶而見（縶馬韁也執之脩臣僕之禮）再拜稽首承飲（奉觴也）而進獻子產入數俘而出（數所俘獲不以歸）祝祓社（祝大祝也祓除不祥於社）司徒致民（致安致也）司馬致節（節兵符也）司空致地乃還（陳亂故子產正其衆官脩其職以安定之乃還也）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獻入陳之功不獻俘也）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虞閼父舜後陳之祖爲周武王陶正）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元女武王長女胡公閼父之子滿也）以備三恪（周既封杞宋又封陳以備三恪恪敬也封其後示敬之而已）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在魯桓九年陳桓公卒蔡欲立桓子厲公躍厲公蔡之甥也）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即陳佗）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宣十一年陳夏徵舒弒靈公其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

今陳亡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介因也）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度也欲逞志於鄭不可度）我是以有往年之告（二十四年春鄭伯入晉稽首告伐陳見晉）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其冬陳蔡楚許伐鄭救齊）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鄭姬姓恐不能弘上辱武王大姬之靈）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辟誅其罪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衰差降也）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即士弱）復於趙文子（趙武）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伯如晉拜陳之

功拜晉受其獻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傳謂鄭入陳有辭方免晉討非與其興兵報怨也

子產知陳之將亡

襄三十年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植立寡弱也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昭公八年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過哀公弟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哀公縊因殺其太子後志恨自縊而死干徵師

陳大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於楚楚人執干徵師殺之公子留奔鄭留懼楚討故出奔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罪本在招而殺公子過欲以免己討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孫吳悼太子偃師之子惠公也宋戴惡宋大夫會之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自是陳滅後五年復興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止於放楚爲失刑矣殺陳孔奐招之黨葬陳哀公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輿衆也衆嬖之貴者名袁克馬陳侯所

乘馬玉陳侯所佩玉殺馬毀玉不欲使楚得之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時葬哀公者袁克楚人惡其用馬玉而將殺之故請置其馬玉而不用以免死既又請私私盡君臣恩私於幄加絰於顙而逃幄帳也逃不欲爲楚臣使穿封戌爲陳公戌楚大夫滅陳爲縣使戌爲陳縣公曰城麇之役不諂麇音君事在襄二十六年戌與靈王爭皇頡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謂爲王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國爲郟敖殺子以息禍晉侯問於史趙

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歲星在南方郴星午位火盛則水衰故先時顓頊以此歲滅陳亦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箕斗之間有天漢故爲津由用也歲星在寅位水盛故陳將復生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物莫能兩盛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幕舜之先瞽瞍舜之父無違天命廢絕者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殷封舜之後於遂國言舜之盛德延及于遂國也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

姓賜爲媯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繼陳[illegible]舜祀者兆巳在齊之陳氏○昭九年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顓頊後故爲水屬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丁與壬合水克火故水爲夫而火爲妃相治也楚先祝融爲高辛氏火正治火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火心星也今火星出而火陳是火本爲楚所治今去楚而建助陳盖水得妃故興也妃以五成

故曰五年五行各相配合得五而成故五歲而陳復封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歲星五經鶉火五十二年而陳遂亡矣○公羊子曰陳已滅矣其言陳災何存陳也曰存陳悕矣曷爲存陳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葬人之君若是則陳存悕矣悕悲也言楚滅國執罪殺賊葬君陳已無人經書陳以存其號亦可悲矣

吳召陳懷公

哀公元年吳之入楚也定公四年吳伐楚入郢都使召陳懷公名柳陳惠公吳之子悼太子偃師之孫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陳人不知所與從田東西分爲左右都邑無田者從黨東西分左右逢滑當公而進當公不左不右也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叛也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托晉命以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

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 使懼而改過 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 言吳無德殘民不久有禍 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 是年克越 乃脩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脩舊怨也○

哀六年 吳 夫差 伐陳復脩舊怨也楚子 昭王 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季子引師避楚

哀十年 冬楚子期伐陳 陳即吳故也 吳延州來季子救陳 延陵州來皆季札邑 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壽夢以襄二十年卒至今七十七歲壽夢卒之時季子能讓國年富十五六至今蓋九十餘矣

陳轅頗出奔鄭

哀十一年 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 稅封內田以營嫁具 有餘以為己大器 鍾鼎屬 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 恐言不聽先見逐

公孫朝滅陳

哀十七年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太師子穀與葉公

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 差車為右領官老為左史官 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 二子相子西子期伐陳今復可使 子高曰帥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 右領左史皆楚賤官 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 觀丁父楚武王時人鄀國之俘 武王以為軍帥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群蠻彭仲爽申俘也 彭仲爽楚文王時人申國之俘 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 滅申息為縣 朝陳蔡封畛於汝 開封疆至於汝水 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

天命不謟(音叨疑也)令尹有憾於陳(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貞子弔吳故憾陳見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盡舍焉(舍置也謂置立為帥)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即公孫朝)使帥(令尹子西之子)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

秋七月巳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

㊂齊(姜姓侯爵出自炎帝裔孫伯夷為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曰姜以炎帝生於姜水故也氏曰呂以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也商末太公望起漁釣為周文武師以功封營丘為齊侯傳十三世僖公九年入春秋後簡公四年獲麟又傳至世康公為田氏遷海濱呂氏亡田氏拜齊)

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莊公八年)齊侯(襄)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周一年也)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齊襄公父)之母弟夷仲年(襄公叔父)生公孫無知(襄公從弟)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適太子)襄公絀之(襄公既立絀其寵)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管至父因無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伺公間隙)曰捷吾以女為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齊襄嘗使彭生弒魯桓既又歸罪於彭生殺之公見大豕而從者見彭生妖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誅責也責求所失屨徒人車下步行者費音祕其名也皆襄公臣僕)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刼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不為襄禦汝)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詐欲助賊)伏公而出鬬(藏公他處出與賊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齊小臣)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孟陽小臣代襄居牀以免公)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

桓公霸畧

初襄公立無常(政令無常)鮑叔牙曰(叔牙鮑敬叔之子食邑于鮑)君使民慢(慢易其民)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

奔莒（小白桓公名）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管召皆子糾之傅）○莊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旣（謀納子糾）夏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齊桓自莒先入）秋八月及齊師戰于乾時（齊地旱則其水竭涸故曰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魯地）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稅音脫）歸而以告曰管夷

吾治於高傒（高傒齊卿高敬仲言夷吾治才過之）使相可也公從之○穀梁子曰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莊）十年冬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十三年春會諸侯于北杏以平宋亂（時宋萬弑閔公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十五年春會諸侯于鄄始霸也（時因宋服而會于鄄桓始爲諸侯長）十六年冬同盟于幽（推桓爲伯翼戴天子）二十年冬伐戎二

十六年伐徐二十七年會諸侯復同盟于幽○穀梁子曰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三十年伐山戎以其病燕故也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僖公）元年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

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秋及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江黃近楚之國來盟于貫則楚人失其右臂矣）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寺人內闕官豎貂也多魚地名謂漏洩軍旅之事於多魚此嬖倖害政之漸）三年及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謀伐楚也（陽穀之會所以惇遠國之信堅伐楚之謀）四年以諸侯之師侵蔡（時從齊桓會伐者魯公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幷齊凡八國）蔡潰（初齊桓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爲是見侵）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

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牝牡相誘曰風）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召康公周太保召公奭也）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所踐履之界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淮南有穆陵門）北至于無棣（在遼西孤竹此言齊地大為方伯得專征伐也）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昭王南巡涉漢膠舟解而王溺）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境故不受罪）師進次于陘（楚地）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退以禮楚使也）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言諸侯之附從非為己乃繼齊先君之好故從耳謙言楚與己同之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

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方城山名在南陽葉縣南）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陳轅濤塗（陳大夫）謂鄭申侯（鄭大夫）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東夷郯莒徐夷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扉屨其可也（草曰扉麻曰屨）齊侯說與之虎牢（以還鄭邑賜之）執轅濤塗秋及江人黃人伐陳討不忠也○公羊子曰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夷交（南夷謂楚滅鄧穀伐蔡鄭北夷謂狄滅邢衛至于溫交亂中國）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荆以此為王者之事也齊人執轅濤塗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

師濱海而東服東夷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稱人而執者非霸討也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已者師不正故也不脩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九年夏會宰周公宋子宋襄公在喪故稱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周襄王賜桓胙蓋尊之比二王後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叔舅齊侯將下拜下階拜受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拜堂下登受胙於堂上秋盟諸侯于葵丘宰孔先歸遇晉侯獻公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

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言齊桓或東略能否則不可知之若西略則已為此會必不再矣其在亂乎謂齊不務德其國必亂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穀梁子曰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委委貌冠也端玄端服也搢插也言桓公但禮服朝諸侯不須盟誓皆知桓公志所謂不言而信也○公羊子曰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十五年盟諸侯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時楚人伐徐楚人敗徐于婁林齊不克救徐而還冬十二月會諸侯于淮謀鄫鄫為淮夷所病且東略也終宰孔之言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十七年冬十二月齊侯小白卒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衛姬即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公子元鄭姬生孝公公子昭葛嬴生

昭公公子潘密姬生懿公公子商人宋華子生公子
雍宋華氏之女子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
爲太子易牙善調味者有寵於長衛姬因寺人貂
以薦羞於公因貂以滋味進亦有寵公許之立孟
易牙既有寵於公爲長衛姬請立武孟管仲卒先桓公卒五公子皆
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
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illegible]
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illegible]

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
虧齊人將立孝公宋所納者不勝四公子之徒遂
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音彥立孝公
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　之子七人爲七
大夫於楚孝公不撫公族

齊商人弒其君舍

文公十四年子叔姬魯女配齊昭公生舍昭公名潘桓公妾葛
嬴之子弒兄孝公子自立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
施於國而多聚士商人桓公妾密姬之子盡其家貸於
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秋七
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元桓公少衛姬之子商人
之兄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
蓄憾將免我乎齊人定懿公即商人使來告難
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
夫己氏猶言某甲襄仲魯公子遂使告于王請以王寵
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

之冬單伯魯大夫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
執子叔姬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
子叔姬故也欲乞師於晉以伐齊齊人許單伯請而赦
之使來致命以單伯執節不移且畏晉故許之冬十一月晉
侯靈公會諸侯盟于扈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
故不克而還受其賂不能伐齊而還齊人來歸子叔姬
王故也以王命故歸之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
也受齊賂而還無能爲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此年

夏曹來朝魯齊惡之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
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
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
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
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
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
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齊人弒其君商人

文十八年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
弗勝及卽位乃掘而刖之時歜父已死掘尸斷其足而使
歜僕御也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
遊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朴抶職抶擊也職
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
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言不以父刖爲病恨乃
謀弒懿公納諸竹中齊人立公子元卽惠公桓公子少衛姬之子懿公之兄

及齊侯戰于鞌　及國佐盟于袁婁

宣公十七年春晉侯景公使郤克徵會于齊徵召也
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
蓋笑郤克之跛郤克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
河郤克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郤克之介曰不
得齊事無復命矣使得齊罪乃復命郤子至請伐齊
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
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歛盂地名高固逃歸聞郤克怒故也夏晉侯會諸侯于斷道討貳也謀伐齊晉
人執晏弱于野王晉河內地執蔡朝于原原邑執
南郭偃于溫周畿內邑苗賁皇使見晏桓子賁皇楚鬭椒之子奔晉食邑于苗桓子卽晏弱時在野王故因使見之歸言于晉侯
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
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
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言昔者諸侯事晉先君如不及至今日皆言晉羣臣不信故諸侯皆有貳志齊侯恐自來受辱故使羣臣來左右或

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絶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執三子則左右之沮者其言信矣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晏弱乃得逃去

十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爲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成公二年衛孫良夫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孫良夫是年四月爲齊敗於新築魯臧孫許亦如晉乞師春齊伐魯北鄙故亦乞師於晉以伐齊皆主郤克知克素有憾於齊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在僖二十八年事見晉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先君文公也先大夫先軫狐偃輩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孫許逆晉師且道之爲向導也季孫行父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之及衛地韓厥將斬人郤克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音磨基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

請於大國無令輿衆也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桀揭也齊高固桀石投晉人既擒之因乘此人車以桑本係因於車下賈買也言猶有餘勇可以與人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

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中軍將自執旗鼓故雖傷而擊鼓不息曰余病矣解張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殷赤黑色也言雖積血變殷猶不敢告病鄭丘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子病故不知已推車解張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集成也事兵事也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擐

音患甲執兵固卽死也卽就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逢丑父本齊頃公車右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恐頃公見獲故代居公位反使公下而操飲頃公因是得逸去不爲晉所獲韓厥獻丑父晉人始以爲獲齊侯既得乃知其丑父也郤克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

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保者守者執兵戍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使避君也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司徒執銳兵者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言餘人不可復如何乃奔乃走而避君齊侯以爲有禮先君後父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辟音壁主壁壘者予之石窌音窖齊邑名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

馬陘皆齊邑名齊侯使國佐齊大夫賂以紀甗玉磬與地甗音獻甑也甗與玉磬皆滅紀所得者地魯衛侵地也不可則聽客之所爲國佐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同叔蕭君之字其子乃頃公之母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

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
也以上言不可質蕭同叔子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
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
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
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
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以上言不可盡東其畝其晉
實有闕質人毋盡東其畝則晉實自有闕失矣下卽言其闕四王之王
也樹德而濟同欲焉禹湯文武立有德者為諸侯使各遂其欲五

霸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五伯撫恤諸侯以從王命
不為已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
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
侯何害焉言湯寬大故為百祿所聚子欲質人毋東其畝是不寬大而棄百祿
於他人何害自晉實有闕以下兼上二節論為晉之闕失而非齊之闕失也不然
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
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言以敝邑軍逆犒晉師謙言非敢戰
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

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
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謂戰
言欲於齊城下再戰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
不唯命是聽設言齊若勝亦從晉命況敗豈敢不從晉命欲戰方從所以懼
晉也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
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
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
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

輿猶言兵車也以為魯衛請若有以藉口而復於
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秋七月晉師
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穀梁子曰季孫行父秃晉郤克眇衛孫良
夫跛曹公子首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秃者
御秃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
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
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

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此傳錯在成元年今附此○齊侯使國佐如師及國佐盟于袁婁袁婁去國五百里袁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緜地五百里緜猶彌也焚雍門之茨雍門齊城門茨蓋也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言因齊之敗逼之甚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敖郤獻子齊有以取之也若是則非特婦人笑客之罪矣○成公三年齊侯朝于晉將授玉

凡諸侯相朝升堂授玉於兩楹之間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言齊侯來以謝婦人笑非爲脩好故云未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戎朝異服言服改明識其人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成十七年齊慶克慶封之父齊大夫也通于聲孟子齊靈公之母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閎蒙衣慶克蒙婦人衣也宮中衖門謂之閎謂巷頭門也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鮑牽鮑叔牙曾孫諡莊子國武子齊執政命卿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慙臥于家不得會夫人也而告夫人曰國子讁我夫人怒國武子相靈公以會時會伐鄭盟柯陵事見鄭高無咎齊大夫與鮑牽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以君將至故閉門蒐索奸人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武子知之誣高鮑閉門爲謀立以陷二臣秋七

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无咎子以盧叛盧高氏邑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牽之弟鮑文子先時奔在魯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葵傾葉[illegible]向日以庇其根言牽居[illegible]不能知幾以免禍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討高弱國佐從諸[illegible]鄭[illegible]有圍鄭[illegible]事見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疾克淫亂故殺之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

告難于晉（勝國佐子）待命于清（齊欲討國佐故留其子待命于清）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士士官也華免齊大夫也）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弱佐之子勝之弟）王湫奔萊（佐之黨）慶封爲大夫慶佐爲司寇（封佐皆慶克子）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佐之罪不及不祀）○（襄公二年）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萊大夫）賂夙沙衛（齊寺人）以索馬牛皆百匹（索謂簡擇好者）

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六年十一月齊侯滅萊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

（襄十四年）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王周靈王也定公劉夏也時盖將昏于齊故命齊靈公）曰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太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緊伯舅是賴（緊發語聲）今余命女環（環齊靈公名也）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晏桓子卒

（襄十七年）齊晏桓子卒（即晏弱晏嬰之父）晏嬰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中門外東墻下倚木爲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時喪服士與大夫不同故家臣問之）曰唯卿爲大夫（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時以貴降殺晏子不斥其失故言齊小國唯卿可以當大夫巳爲大夫止可當士行士禮也）

崔杼弒其君

齊侯娶于魯曰顔懿姬無子（姬魯姓懿謚也顔者懿姬母之姓也）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爲太子（兄子曰姪盖懿姬之媵声謚也鬷亦母姓皆言母以別其出也）諸子（妾之號管子所謂中婦諸子是也）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國立長乃常禮今以牙故廢太子是廢常）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

光侯太子居東鄙齊之使高厚傅牙以爲太子厚高固之子也
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使微服迎光
疾病而立之疾加曰病崔杼因齊侯疾甚仍立光爲太子光殺戎
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
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卽位太子光也
執公子牙於句瀆音鉤豆之丘以夙沙衛易己
衛傅牙欲易光衛奔高唐以叛晉士匄侵齊及穀齊地
聞喪而還禮也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
藍厚爲牙之傅故亦殺之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
從君於昬也厚從君昬政廢光立牙故書國殺齊慶封圍高
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夙沙
衛據城以拒齊號之乃下下見齊侯問守備焉以無備告
揖之乃登齊侯以衛告誠揖而禮之欲主之也衛志於戰死故不顧而復登城
聞師將傅食傅音附會食也高唐人殖綽工僂會皆齊
大夫在高唐者夜縋納師醢衛于軍○襄二十三年齊侯
伐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

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
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閒大國之
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將晉有欒盈難君其圖之弗聽
陳文子陳完之曾孫見崔杼曰將如君何杼曰吾
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
若急君於何有何有言不顧而必弑之以悅晉也子姑止之
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
過之不得其死君伐盟主而已欲弑君是惡又過君必不得其死過
君以義猶自抑也況其惡乎行義過尚自裁抑不自勝況惡
以惡過君顯言於衆故知必不得其死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
二隊入孟門晉之隘道登太行張武軍於熒庭晉地
戍郫邵封少水封晉尸於少水爲京觀以報平陰之役
平陰役在十八年見魯乃還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
于雍榆禮也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
且于且音沮莒地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於壽
舒莒地杞殖華還還音旋載甲夜入且于之隧莒之隘地

宿于莒郊杞殖即杞梁華還即華周皆齊大夫明日先遇莒子
於蒲侯氏近莒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
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昬而受
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
而伐之獲杞梁殺而獲其尸凡大夫生死皆曰獲莒人行成
勝大國益懼故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
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言若有罪則不必弔若免於
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

侯弔諸其室言若無罪則弔當在室喪位不當在郊外也○襄二十四
年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
啓彊如齊聘且請期請會期齊社蒐軍實使客
觀之祭社因閱數軍器以示薳啓彊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
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還自害也秋齊侯聞將有
晉師夷儀之師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
師辭有晉師未得相見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介根莒邑齊既與莒平因兵出侵之言无信也諸侯會于夷儀將以

伐齊晉合諸侯以報前年見伐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
東門次于棘澤以齊無宇乞師故也諸侯還救鄭夷儀諸侯
晉侯使張骼音格輔躒致楚師求御於鄭欲得鄭人
自御知其地利故也鄭人卜宛射犬吉射犬鄭公孫子太叔
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言不可與等敵欲使射犬卑下
於晉大夫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言在己上者有常分无大
小國之異太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部蒲口反婁力侯反○部
婁小阜松柏太木喻小國異於大國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二子

晉張骼輔躒幄帳也既食而後食之二子先自食然後食射犬使御
廣車而行廣車兵車又使射犬御廣車已皆乘乘車乘車安車
二子自乘安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將及楚師然後與射犬同
乘安車皆踞轉而鼓琴轉衣裝近與楚師逼近不告而
馳之射犬恨故不告而馳皆取冑於櫜而冑入壘皆下
搏人以投收禽挾囚禽獲也弗待而出射犬又不待二
子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
公孫二子呼射犬同乘兄弟也言同乘者如兄弟胡再不

謀詡不告而馳不待而出對曰暴者志入而已今則怯
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亟急也言其性急不能受屈楚子
自棘澤還使薳啓疆帥師送陳無宇○襄二
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公患之使
告于晉孟公綽曰魯大夫崔子將有大志不在
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不爲寇害欲和鄰國
使民不嚴欲得民心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卒無所得而空
歸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桓公之後邑於棠

東郭氏偃名亦桓公後東郭偃臣崔杼爲崔子家臣棠公死
偃御杼以弔焉見棠妻而美之使偃取之使偃
爲己娶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齊丁公杼之九世祖
臣出自桓齊桓公偃遠祖不可皆同姓崔杼筮之遇困
之大過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
可娶也坎爲中男夫之象兌爲少女妻之象變爲巽是變風風能隕落物者變而
隕落故曰妻不可娶且其繇曰困六三爻辭困於石據於蒺
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崔子曰嫠也何害

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數也如崔氏
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
子其無冠乎言人皆有冠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
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悅于晉而不獲
間間隙也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
間公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
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
崔子遂從姜氏即東郭偃之姊前棠公之妻姜氏入于室

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氏侍人
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爲崔子閉公也甲興公登
臺而請請免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
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
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掫夜警備也如才斗之類言杼疾不能聽
命掫夜以近公宮尤當警備故陪臣代杼以干掫職令執得淫者而誅之不知有二命也
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賈舉州綽
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此賈舉乃

莊公嬖臣非侍人賈舉也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爲公所嬖者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祝佗父亦嬖臣高唐有別廟往祭之弁祭服也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帑宰之妻子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蒯亦嬖臣監取魚之官崔子殺鬷蔑于平陰蔑爲平陰大夫公外嬖也傳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故死難皆嬖寵之臣晏子晏平仲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己與衆臣無異曰行乎曰吾罪

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君不徒居民上當主宰社稷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臣不徒求祿養當培養社稷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无爲當其禍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言己非正卿見待無異於衆臣故不得死其難也將庸何歸將用[illegible]之義何[illegible]歸趣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

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二子莊公黨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宣伯魯叔孫僑如成十六年奔齊叔孫還齊羣公子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慶克之子盟國人於大宮太公廟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莒子朝齊遇難未歸故復與景公盟太

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殺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二子莊公近臣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下嬰妻也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匿其暱匿藏也暱親也其誰納之行及弇中隘道將舍閭丘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言道狹雖衆無所用遂舍枕轡而寢

恐失馬也食馬而食駕馬而行出弇中謂閭丘嬰曰
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道廣衆得用遂
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側瘞埋之不殯於廟丁亥葬
諸士孫之里死十三日而葬不待五月四翣喪車之飾諸侯六翣不
蹕蹕止行人也下車七乘不以兵甲下車送葬之車齊依上公禮九乘又有兵甲今皆降損晉侯濟自泮會諸侯于夷儀
伐齊以報朝歌之役朝歌役在二十三年不書伐齊齊人逆服兵不加齊人以莊公說以弒莊公悅晉也使隰鉏請成慶

封如師慶封獨使於晉不通諸侯鉏隰朋曾孫男女以班賂晉
侯以宗器祭祀之器樂器鐘磬之屬自六正三軍之六卿五
吏三十帥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皆軍卿之屬官三軍之大夫
百官之正長師旅百官正長羣有司也師旅小將帥及處守
者皆有賂皆以男女爲賂處守守國者晉侯許之受其賂而還
使叔向告於諸侯告齊服公使子服惠伯對曰
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齊人滅崔氏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偏喪曰寡盖崔杼喪其妻也娶東
郭姜前棠公之妻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
先夫棠公子姜盖揭其孤以嫁崔杼與東郭偃東郭姜之弟也相崔氏
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於崔崔邑名成
請投老於此崔杼許之偃與無咎弗與曰崔宗邑
也宗廟所在必在宗主惟爲宗廟主若可居此邑盖指明也成與
彊怒將殺之欲殺偃與無咎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
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

大恐害夫子指杼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
之告盧蒲嫳慶封屬大夫盧蒲癸之族盧蒲嫳曰彼指崔氏
君之讎也君指莊公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
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
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
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杼
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弗得使圉人駕
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恐戚家禍

不止一身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
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
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
殺成與疆而盡俘其家東郭姜縊嫳復命於
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其家已滅無所歸乃
縊崔杼自縊而死崔明夜辟諸大墓崔明杼後妻之子辟音必屏藏
也藏崔杼之尸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

齊慶封來奔

襄二十七年齊慶封來聘時景公即位通嗣君也其車美孟
孝伯謂穆叔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季封之字穆
叔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
穆叔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
襄二十八年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舍慶封之
子則以其內實遷於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
數日內實寶物妻妾也易內與嫳易妻妾也國遷朝焉國之人大夫就盧
蒲氏朝見慶封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莊公
黨崔氏以爲賊今慶封使諸亡人得賊名而出者以已情告而悉反之時盖崔杼已死故也
故反盧蒲癸癸亦莊公黨在二十五年與王何避崔氏出奔癸臣
慶舍爲舍家臣有寵妻之舍以女妻癸癸言王何而反
之亦使還齊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
日雙鷄公家供卿大夫膳饔人竊更之以鶩鴨也御者
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洎其器反肉汁也饋饔人御者
欲使諸大夫怒慶氏減其膳盖盧蒲癸王何之謀子雅子尾怒雅公孫竈
爲欒氏尾公孫蠆爲高氏皆惠公孫慶封告盧蒲嫳以二子怒告嫳盧

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言能殺而席其皮
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欲與共謀子雅子尾平仲曰嬰之
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不敢洩謀有
盟可也析歸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社
郭子車名佐齊大夫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
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桓子文子之子陳無宇也曰禍
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
莊六軌之道謂之莊慶氏時有此木積於六軌之道文子曰可愼守

也已言其不志於貨財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
慶舍涖事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欒高陳鮑之
徒介慶氏之甲欒子雅高子尾陳須無鮑國時慶氏之甲在公宮故
四子之徒介慶氏甲與盧蒲癸王何合謀而攻慶氏也子尾抽桷擊扉
三以桷擊門扉為期盧蒲癸自後刺慶舍王何以戈
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亡耕反屋棟也以
俎壺投殺人而後死言其多力公懼鮑國曰羣臣
為君故也言欲尊公室非為亂陳須無以公歸稅音脫服

而如內宮言公懼於外難慶封逐來奔獻車於季武
子美澤可以鑑光照人形也展莊叔見之魯大夫曰
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既而齊人來讓責魯
受慶封奔吳吳句餘吳子夷昧也予之朱方吳邑名聚
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
豹即穆叔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叔孫曰
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
其將聚而殲旃殲盡也旃諸也助語辭後果為楚靈所殺見楚○崔

氏之亂喪羣公子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
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邶殿齊別
都以邶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嬰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
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
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
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
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
使無遷也遷移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

德以幅之言厚利皆人之所欲唯正德可以為幅使無黜嫚黜猶
放也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
幅也釋盧蒲嫳於北竟釋放也放之於外求崔杼之
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
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崔氏
亦必有同謀十人然後能葬然崔氏不能使十人同心故知必得既崔氏之
臣曰與我其拱璧崔氏大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
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

棺尸崔杼於市、(崔氏弒莊公又葬不如禮故以莊公棺著崔杼尸邊以章其罪)○(昭公三年)齊侯田於莒盧蒲嫳見(前放之於北竟)泣

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年老而髮短)余奚能為公

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

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

九月子雅放盧蒲嫳於北燕○齊公孫竈卒(郎子雅)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子旗子雅之子)姜

族弱矣而嬀將始昌(陳氏嬀姓)二惠競爽(子尾子雅皆齊惠公孫競強也爽明也)

又弱一箇焉姜其危哉○昭八

年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公孫蠆)子旗欲治其室

而立子良氏之宰(子良子尾之子[illegible]也為之立宰以相[illegible])其臣

曰(子尾家臣)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

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欲[illegible])

(子良)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illegible])

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子旗不敢往子良遂往桓子家[illegible])

子將出矣請命(子旗問桓子所至)對曰聞彊氏(良[illegible])

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

宇請從(無宇桓子名)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

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又為之立宰以寵之)其

若先人何子盍謂之(謂之使無攻已)桓子稽顙曰頃

靈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頃公靈公欒氏所事君方其降福於子我尚望子旗惠及已)

齊欒施來奔

(昭十年)齊惠欒高氏皆耆酒(欒施郎子雅之子子旗也高彊郎子尾之子子良也同出惠公故曰惠欒高氏)

信內多怨(信婦人言多怨事)強

於陳鮑氏而惡之(惡陳鮑)夏有告陳桓子曰子

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

鮑氏遂見文子(鮑文子鮑國也)則亦授甲矣陳鮑方

睦遂伐欒(子旗)高(子良)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

往遂伐虎門(路寢門畫虎以明勇猛也)晏平仲端委立於

虎門之外(端委朝服禮衣也)四族(欒高陳鮑)召之無所往

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

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王黑齊大夫靈姑銔公之旗名卜以之率戰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不敢與公同故斷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欒施高強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強謂過其分也言讓爲美德所以然者蓋凡有血氣之類皆有爭心若利過分必爭之故利不可強思義以裁之爲愈也義則各得其所而無爭可以長保其祿位若徒蘊蓄其利則人必謀之反生災孽今子能讓於公是不蘊其利乃所以益長其利也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桓子以己邑分之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桓公亦用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景公母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昭十六年春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霸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郯莒遠方會盟有成而還莫之亢也亢禦之也無霸也夫

晏子侍於遄臺遄市專反

昭二十年齊侯疥遂痁痁音占瘧疾也期音基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多在齊梁丘據與裔款二子齊嬖大夫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欲殺祝固史嚚以辭謝來問疾之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日往日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言無猜疑之事故無求於鬼神建以語康王康王楚王康王曰

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五君文襄靈成景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事）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愧）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與受國福）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祝史獲福以其為信君之使告鬼神皆實）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

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頗偏也辟邪也違背理也從欲厭私謂放縱其嗜欲厭足其私情）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掠奪取也奪取所聚之貨財）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還猶顧也無所顧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是為言君之罪）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蓋掩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作虛辭以求媚於神）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

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言非誅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衡鹿掌山林之官）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舟鮫澤官名）藪之薪蒸虞候守之（虞候藪官名）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祈望主海之官）（此皆齊自立名與周禮不同以上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縣鄙之入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言縣鄙既入服政役又為近關所征稅枉暴奪其私物）承嗣大夫強易其

賄（承嗣大夫世位者言世家強易民貨）布常無藝（言布政無法制）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違去也）內寵之妾肆奪於市（肆放也）外寵之臣僭令於鄙（詐為教令於邊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聊攝齊西界也）姑尤以西（姑尤齊東界也）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

斂已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因疾愈行獵)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臺(齊臺名)梁丘據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燀章善反炊也)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濟益也洩減也)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亦如羹)君所謂可而有否焉(否不可也)臣獻其否以成其可(獻君之否以成君之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政平而不干犯)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詩商頌烈祖篇言商王能與賢者和齊可否其政如羹敬戒且平和羹備五味異於太羹)鬷嘏無言時靡有爭

(鬷總也嘏大也言總大政能使上下皆如和羹中庸作奏假)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須氣以動)二體(舞者有文武)三類(風雅頌)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陰陽之律各六以候十二月氣)七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八風(八分之風)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六府金木水火土穀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以相成也(言此九者合然後相成爲和樂)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爽鳩氏少皞氏之司寇也)季萴因之(季萴虞夏諸侯代爽鳩氏者)有逢伯陵因之(逢伯陵殷諸侯姜姓)蒲姑氏因之(蒲姑氏殷周間諸侯又代逢伯陵居齊)

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齊侯甘於所樂志於不死晏子稱古以節其情願）○昭二十六年

齊有彗星（史謂出東北當齊分野）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謟（音叨疑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

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逸詩也言追監夏商之亡皆以亂故）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謂以公量收）其施之民也厚（謂以私量貸）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守常業）士不濫（不失職）官不滔（慢也）大夫不收公利（不作福）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有天地則禮義

興）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此自禮之本體言）君令而不違（不背理義）臣共而不貳（恭敬事君無他心）父慈而教（則能納子於義方）子孝而箴（箴諫也孝而能箴則不陷父於不義）兄愛而友（友善也）弟敬而順（順不逆也）夫和而義（義則和不流）妻柔而正（正則柔非軟美）姑慈而從（慈惠而從則不自專）婦聽而婉（聽順婉則能委曲）禮之善物也（自人之行禮而言）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

地以齊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也稟受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齊燕姬景公夫人生子不成而死未冠而死諸子妾鬻姒之子荼嬖鬻姒景公之妾生荼景公嬖之諸大夫恐其爲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景公意欲立荼而未發故以此言塞大夫之請公疾使國夏高張立荼寘羣公子於萊哀五年

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皆景公子在萊者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師衆也黨所也之往也言衆公子奔將何所往乎稱齊侯謚蓋葬後爲此歌以哀羣公子失所○哀六年齊陳乞陳無

僞事高國者高張國夏受命立荼者陳乞欲害之故先僞事焉每朝必驂乘焉爲高國驂乘所從必言諸大夫言其罪過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偃蹇驕傲也皆曰高國得君得君寵也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疑也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陳乞欲與諸大夫謀高國故又許言諸大夫見已在二子側欲害已請就諸大夫之位以安之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言將作禍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

六月戊辰陳乞鮑牧鮑國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戰于莊六軌之道曰莊高國敗國人追之國夏及高張來奔三子既從君於昏廢長立少又不能全其所死委君而逃書其來奔而不忠之罪著矣○八月齊陳僖子陳乞使召公子陽生遽夜至於齊國人知之故從昏至不欲令人知也國人知而不言見陳氏得衆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於隱僖子家內子士僖子之子其母僖子妾也與饋者皆入陳乞又令陽生隨饋食之人入公宮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盟諸大夫鮑子

郎鮑牧鮑國孫醉而從其臣差車鮑點點鮑牧臣也差車主甲之官○點音沾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見其醉故誣之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君指景公孺子荼也景公嘗銜繩爲牛使荼牽之荼頓地故折其齒悼公稽首悼公陽生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言已可爲君必不然鮑子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公子自謂也恐鮑子殺已故要之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

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言陽生亦君之子固可立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胡姬景公妾也安孺子即荼安其號也賴齊邑去鬻姒荼之母公使朱毛告於陳僖子朱毛齊大夫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舉皆也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內有饑荒之困又有兵革之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

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悔失言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大謂國政小謂殺荼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弒荼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弒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劫立陳乞流涕子家懼老皆疑於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爲弒主公羊子曰齊陳乞弒其君荼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爲讓也讓詐也言弒君立他人則不繫國於上今陳乞詐景公立荼欲取國乎陽生因而弒荼故以國氏此

其爲讓奈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荼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曾析玉與陽生留其半爲後當迎之合以爲信景公死而荼立陳乞使人迎陽生寘諸其家除景公之喪期而小祥服期

者除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常乞之子其母乞之妻也齊俗婦人首祭事故不言巳之祭而言其妻魚菽者示薄劣也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行遇無禮謂之化言以魚菽屈諸大夫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爲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於中霤中室也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闖丑鴆反出頭貌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

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弒荼○或譖胡姬於齊侯胡姬景公妾曰安孺子之黨也齊侯殺胡姬傳言齊侯無道所以不終○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有馬千乘使爲君也鮑牧本不欲立陽生故諷動羣公子公子愬之公殺鮑子

齊侯陽生卒不書弒君書卒者亦若鄭伯髡頑弒而書卒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

哀公十年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郎

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以悅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吳大夫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陳恒弒簡公

哀十四年齊簡公之在魯也簡公名壬嘗隨其父陽生奔魯闞止有寵焉闞止陽生家臣嘗與簡公壬同處於魯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成子陳恒也心不安故數顧之諸御鞅言於公鞅亦陳恒之族爲僕御官曰陳闞不可竝也君

其擇焉擇用一人弗聽闞止夕陳逆殺人逢之逆亦陳氏族也陳逆殺人闞止夕見君適逢之遂執以入執入朝陳逆殺守囚者而逃闞止盟諸陳於陳宗失陳逆俱其反爲患故盟之初陳豹欲爲闞止臣豹亦陳氏族使公孫齊大夫言巳巳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既終喪也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身長而背僂曲○僂力主反望視目望陽事君子必得志得君子意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忘多故緩以告闞止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

爲臣他日與之言政悅遂有寵謂之曰我盡
逐陳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言已疏遠且其違者不過數人違不從也何盡逐焉遂告陳
氏陳逆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陳逆舍於公
宮陳逆逃而隱於陳氏今又隱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
四乘如公二人共一乘兄弟共八人同乘如公闞止在幄聽政之處
出逆之出迎陳氏遂入閉門成子入反閉門不納闞止公與婦
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從公使居正寢公執戈

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
害也言將爲公除害成子出舍于庫以公怒故聞公猶怒
將出出奔曰何所無君陳逆抽劍曰需事之賊
也言需疑則害事誰非陳宗言陳氏宗族衆多所不殺子者
有如陳宗言子若欲出我必殺子乃止闞止歸屬徒攻
闈與大門皆公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殺諸
郭關陳恒執公於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
不及此○甲午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孔子

三日齋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
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
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
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
後故不敢不言田恒既弒簡公立其弟驁是爲平公政歸田氏割齊安平
以東爲田氏邑再傳宣公康公爲田和所并齊亡○哀二十四年夏
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
楚師伐齊取穀在僖二十六年宣叔以晉師伐齊取

汶陽在成二年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
氏以臧氏世勝齊故欲乞其威靈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
吏令繕將進晉軍吏也令繕治戰備又將進攻之萊章齊大夫曰
君卑政暴往歲克敵去年晉敗齊師于犂丘禽齊大夫顏庚今
又勝都取廩丘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躗言也
躗過也謂過謬之言萊章蓋僞若不信其言○躗戶快反役將班矣晉師
乃還乃聞其言乃旋師餼臧石牛生曰餼言餽臧石以牛太史謝
之晉太史曰以寡君之在行在軍行之役牢禮不度

不知禮度敢屛謝之

杞姜姓侯爵炎帝之後其地在青丘臨朐縣東壽光縣西故曾連曰朐劇之人辦今青州府壽光縣西南三十里有紀城是也爲齊滅○朐音劬

紀履緰來逆女

隱公二年九月紀履緰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緰音須傳作裂須○穀梁子曰九月紀履緰來逆女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以國氏者爲其來交接於我故君子進之也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伯姬歸於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專行也吾伯姬歸于紀故志之也○公羊子曰紀履緰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爲養廉遠恥也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

也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則不得不稱使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婦人無外事故不得稱母通使○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伯姬爲紀侯夫人叔姬其娣也待年于宗國不與嫡俱行今始歸于紀非禮之常且其賢可以厲婦行故錄其事變例而特書之

紀侯大去其國

莊公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郱音平鄑音玆郚音吾○齊欲滅紀故遷紀三邑之民而取其地○莊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紀季紀侯弟齊欲滅紀故季以酅爲齊附庸以全宗祀故書字以貴之○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土地人民悉委而弃之避齊難也○公羊子曰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紀侯譖齊哀公於周夷王而烹之以襄公之爲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

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

君之恥也國君何以為一體國君以

諸侯世故國君為一體也 公羊之說非春秋本指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莊四年紀伯姬卒夏紀侯去國叔姬至是始歸于酅者紀侯方卒也以宗廟在酅歸奉其祀也○

二十九年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三十年八

月癸亥葬紀叔姬 胡氏曰紀侯既卒不歸宗國而歸酅所謂秉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故繫之于紀而錄其卒葬

莒 己姓子爵武王封少昊之裔茲輿期于莒其地漢城陽郡莒縣自茲輿期十一世而茲平公始見春秋共公庚輿而下微不復見後四世為楚滅

莒弒其君庶其

莒紀公 名庶其 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

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

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

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 未見公而文子出之 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

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

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

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

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

觀德 則法也謂行之合於法 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

食民 言法以觀其人之德有德則任之以事治則考量其功功成則舉以養民 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 此以明吾則用之之意

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 如紂為逋逃主是也 賴

姦之用 賴利也姦盜之所得者欣為利而用之 為大凶德有常

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

孝敬忠信為吉德 如周禮所言則以觀德等類 盜賊藏姦

為凶德 如誓命所言 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

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

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

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 以之教訓其民則昏亂

凶德是以去之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

嚚不善之人相親暱也渾敦不開通之貌以其好行凶德比周惡人無所分別爲渾敦卽驩兜 少昊氏有不才子少昊金天氏 毁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其行窮其好奇卽共工 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告之則心頑無知 舍之則嚚不告則口嚚妄語 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卽鯀 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黃帝時官名 有

不才子貪于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窮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貪財曰饕貪食者餮 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叙無廢

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舉十六相去四凶 而爲天子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楚伐莒入鄆

宣公 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用兵征伐不以禮治人是亂也 以亂平亂何治之有

無治何以行禮○成公八年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莒君 立于池上城池之上 曰城已惡甚敝 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欲伐人者有此思謀伐之國又不自備縱其所爲 勇夫重閉況國乎○成 九年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楚師圍莒莒城亦惡莒潰楚

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已也○昭公十九年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鄣使子占陳無宇之子子占也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紡麻爲繩度城高下而藏之及師至則投諸外繫繩城上而投所垂於外婦人隨之而出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春秋貫玉卷三

晉 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少子唐叔虞成王母弟也封於唐居古大夏實沈之墟謂之太原唐叔子燮父改爲晉以其地有晉水故也傳十二世昭侯徙都于翼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爲桓叔桓叔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昭侯孫鄂侯二年入春秋時曲沃盛强桓叔子莊伯伐翼逐鄂侯出居于鄂晉人立其子光爲哀侯莊伯子武公弑之晉人復立哀侯子爲小子侯武公又弑之遂幷晉遷都于絳後徙新田至定公午三十一年獲麟又傳六代爲三卿分其地　武獻惠懷文襄靈景厲悼平昭頃定凡十四公

曲沃武公幷晉

桓公二年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條晉地穆侯七年伐條太子文侯也意取於戰相仇怨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穆侯十年戰于千畝有功成師桓叔也意取於能成其衆師服曰晉大夫也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名之必可言也義以出禮禮從義出禮以體政政以禮成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反易禮義則亂生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

也（自古有此言）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
亂矣兄其替乎（穆侯愛少子桓叔故取於戰以爲名所附意異師服知桓叔之黨必盛於晉以傾宗國故因名以諷諫）惠之二十四年晉始
亂故封桓叔于曲沃（惠魯惠公也晉文侯仇卒子昭侯元年危不自安封成師爲曲沃伯欲資其蕃屏）靖侯之孫欒賓傅之（靖侯桓叔之高祖父言得貴寵公孫爲傅相）
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
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立諸侯也）諸
侯立家（卿大夫稱家）卿置側室（側室衆子也得立此一官）大夫

有貳宗（適子爲宗次子爲貳宗以相輔貳也）士有隷子弟（士卑自以子弟爲僕隷）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庶人無復尊卑以親疏爲分別也）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下不冀望上位）今晉甸侯也（爲甸服之侯）而建國本既弱
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
納桓叔（潘父晉大夫也昭侯文侯子桓叔將入晉晉人發兵攻之敗歸曲沃）不
克晉人立孝侯（昭侯子也）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
伯伐翼弒孝侯（莊伯桓叔子翼晉所都）翼人立其弟鄂

侯鄂侯生哀侯（桓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illegible]
侯于汾隰（武公莊伯子）夜獲之（殺而獲其尸凡君死曰獲）晉人
立哀侯子爲小子侯（桓七年）冬曲沃武公誘
晉小子侯殺之八年冬王（桓王）命虢仲（周王卿士）立
晉哀侯之弟緡于晉（莊公十六年）曲沃武公滅晉
緡侯以寶器賂周僖王王命武公以一軍爲
晉侯（一軍小國之賦）○晉武公卒子獻公立（莊二十三年）
晉桓莊之族偪（桓叔莊伯之子孫皆獻公近親畏其地位近偪）獻公

患之士蔿曰（士穀之父晉大夫）去富子則羣公子可
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
富子（謂有勢力者）而去之（莊二十四年）晉士蔿又與羣
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卽桓莊之族）二十五年
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
處之（城晉聚邑處羣公子）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桓莊之族盡矣武公滅晉而獻公滅桓莊之族亦天道好還之理）二十六年夏
士蔿城絳以深其宮（武公都絳至是大城其外以深之也）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莊二十八年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 賈姬姓國也 烝於齊
姜 父武公妾 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
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 唐叔子孫別在戎者以狐爲氏生文公
小戎子生夷吾 小戎允姓之戎子女也生惠公 晉伐驪戎驪
戎男女以驪姬 男爵也納女於人曰女去聲 歸 以驪姬歸 生奚
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
五與東關嬖五 姓梁名五在閨闥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

皆大夫爲獻公所嬖幸視聽外事 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
也 曲沃桓叔所封先君宗廟所在 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
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
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
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
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
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 廣莫狄地之曠絕也卽謂蒲與二屈
言遣二公子出都之且章君功使人皆曰狄地之廣莫皆爲晉都邑其啓土不亦宜乎

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
吾居屈羣公子皆鄙 邊鄙邑 唯二姬之子在絳
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
之二五耦 古者二人幷兩耜而耕言二五共壑傷晉室也 ○ 閔公元年 晉
侯作二軍 王命曲沃以一軍今始作二軍 公將上軍太子申
生將下軍趙夙御戎 趙衰之兄 畢萬爲右 畢公高之後魏
犨祖父 以滅耿滅霍滅魏 三國皆姬姓 還爲太子城
曲沃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

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 位以卿謂將下軍 不如逃
之無使罪至爲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
與其及也 言逃有令名勝於留而及禍 且諺曰心苟無瑕
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 閔二年 晉
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 赤狄別種皐落其氏族也
里克諫曰 晉大夫 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
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
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

專行謀帥師者必專謀軍事誓軍旅宣號令也君與國政之
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國政正卿師在制命而已
命乃將軍之所制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
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
用之太子統師是失其官也專命則不孝是爲帥必不威也且臣聞皐
落氏將戰將猶恃也言皐落有困鬭之心君其舍之公曰寡
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
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主曲沃教之

以軍旅使帥師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
孝無懼弗得立脩巳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
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下衣之尨尨亦偏也
佩之金玦如環不連狐突御戎狐突偃之父重耳外祖父先友
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罕夷晉下軍卿
也梁餘子養爲罕夷御羊舌大夫爲尉叔向祖父尉軍尉也先友
曰衣身之偏偏半也握兵之要謂佩金玦將上軍在此
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分身之半以衣之非惡意也兵

要遠災威權在已可以遠害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
歎曰時事之徵也歎以先友不知君心爲衣身之章也
章貴賤佩衷之旗也旗表也所以表明其中心故敬其事則
命以始賞以春夏服其身則衣之純必以純色爲服用其
衷則佩之度衷中也佩王者士君子常度今命以時卒閟
其事也冬十二月閟盡之時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
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凉冬
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

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脤宜社之肉盛以脤器
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死
而不孝不如逃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
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
雖君心寒薄不忠不孝之惡不可自取子其死之太子將戰狐
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告也周桓公云內寵並
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
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

孝而安民全身爲孝不戰爲安民欲太子逃子其圖之與其
危身以速罪也有功益見害故言孰與危身以召罪○僖公四年初
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
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
繇音由卜之兆也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
年尚猶有臭薰香草蕕臭草十年有臭言惡遺禍難除也必不可
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
既中大夫成謀謂二五等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

春秋貫玉卷三　八　沈梓　三百二十

必速祭之齊姜太子之母詐言有夢太子祭于曲沃歸胙
于公胙祭之酒肉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
獻之公祭之地以酒祭于地地墳地沸而起與犬犬斃
與小臣小臣亦斃此言肉姬泣曰賊由太子太
子奔新城曲沃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
辭君必辯焉言公必察其罪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
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
言君已老若我辭而姬死是又使君不樂矣曰子其行乎太子曰

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
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
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書曰晉侯殺其太子
申生僖五年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
初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寘
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
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焉讎仇偶也無故慼所以召憂
無戎而城讎必保焉無故城將爲寇之所有蓋士蔿已知其計矣

春秋貫玉卷三　九　王元刊　三百六

寇讎之保又何愼焉守官廢命不敬謂不築城固
讎之保不忠謂築城愼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
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
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愼退而賦曰狐
裘尨茸音蒙戎亂貌言貴服多一國三公公與重耳夷吾爲三吾
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
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
斬其袪袪袂也遂出奔翟六年春晉侯使賈華

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乃之梁
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晉里克弒
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僖十年九月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
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申生重耳夷吾初獻公使荀
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言小弱之孤
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
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

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
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耦俱指獻
公與奚齊謂送獻公死者而事奚齊生者使獻公復生事奚齊者無愧及里克
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
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
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
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
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言不能止里克使不

忠於申生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喪位也書曰殺
其君之子不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荀息將
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
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
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
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晉郤芮使夷吾
賂秦穆以求入芮郤克祖父時從夷吾奔梁欲使以土地賂秦納已曰
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言入

國能安民則不患無土從之齊桓隰朋齊大夫帥師會秦
師納晉惠公卽夷吾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
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
好弄能鬬不過幼不喜戲弄能鬬有節長亦不改不識
其他公謂公孫枝曰秦大夫子桑也夷吾其定乎對
曰臣聞之唯則定國則法也詩曰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
則無好無惡卽不識不知不忌不克卽不僭賊之謂也

今其言多忌克難哉言夷吾不能定國公曰忌則多
怨又焉能克猜忌則人多怨安能勝人是吾利也○公羊
子曰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傳焉驪
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
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病將死謂
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對曰使死者
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
奚齊立里克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
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晉殺其大夫里克　晉殺其大夫平
鄭父平鄭氏父名也

夏四月周公忌父周卿士王子黨周大夫會齊隰
朋立晉侯惠公殺里克以說以悅國人也將殺里克
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
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
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
伏劍而死於是平鄭父聘於秦故不及平鄭父與里克同謀適聘秦不在故不及禍○穀梁子曰稱國以殺殺
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
所為弒者為重耳也殺奚齊卓子者欲以重耳為君夷吾曰
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僖十一年
平鄭父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
芮實為不從不欲以土地賂秦若重問以召之重聘問之幣以召致之
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

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
甘誘我也遂殺平鄭父及七輿大夫平豹奔
秦豹平鄭父之子言於秦伯穆公曰晉侯背大主而忌
小怨民弗與也大主秦也小怨里克平鄭伐之必出公曰
失眾焉能殺惠公若失眾安能殺里平之黨違禍誰能出君
平豹既避禍去國安能出舊君

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僖十一年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天王

襄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爲瑞）受玉惰（晉語云拜不稽首）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
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
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
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僖十
三年冬晉荐饑使乞糴於秦秦伯謂子桑與
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
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奚與

之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
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
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
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僖十四
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
大咎幾亡國○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
與慶鄭曰（晉大夫）背施無親（秦納晉惠又輸粟）幸災不
仁（幸秦之饑）貪愛不祥（貪其有不以分人）怒鄰不義四德

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射音石惠公舅）皮之不存毛
將安傅（晉許秦五城不與結怨已深是無皮今欲與糴是無皮而施毛無所附也）
（言秦亦不以爲惠）慶鄭曰棄信背鄰（既不與城又不與粟）患孰
恤之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
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
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晉侯之入也
秦穆姬屬賈君焉（賈君晉獻公次妃賈女）且曰盡納羣
公子（驪姬亂出奔者）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

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
之（賂晉執政里平等求復國既而殺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
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
秦伯伐晉僖十五年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
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
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
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
也（觀此秦鬬士倍晉猶未止）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

使請戰壬戌戰于韓原秦獲晉侯以歸晉大
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
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豈敢以至不敢爲巳
甚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
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言天地聞
君言羣臣在下風亦與聞之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罃
弘罃乃康公弘乃母弟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
免服衰絰逆免音問遭喪服也欲自殺令行人喪服迎秦伯且告曰

春秋貫串卷二十

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
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
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
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且
晉人慼憂以重我指反首拔舍天地以要我指皇天后
土聞君言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
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乃許晉平
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晉侯使大夫郤乞告

其國氏瑕呂名飴甥字子金者且召之使迎巳子金教之言曰朝國
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
其卜貳圉也卜太子圉代爲君衆皆哭晉於是乎作
爰田爰易也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呂甥曰君亡
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
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征賦也繕治也賦治
甲兵以輔太子圉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
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

春秋貫串卷二十

於是乎作州兵二千五百家爲州使州長繕甲兵十月晉呂
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
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痛其親爲秦殺
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夷狄君
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
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爲君
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
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

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十一月晉侯歸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河東卽晉許秦河外列城五之地至是歸秦始置官司也）

懷公命無從亡人

僖十七年夏晉太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秦征晉河東至是嫁女於晉而歸河東地）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招父梁之太卜）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養馬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爲宦女焉（妾亦爲宦女）○僖二十二年晉太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秦所妻子卽懷嬴也）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卽懷公）○僖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子懷公立）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朞而不至無赦（上期約也下朞周年也約朞年從亡人不歸皆殺之）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

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此君指懷公）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言君大明則民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言懷公必無後於晉）

公子入于晉師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乃重耳所居）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以祿致衆）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狐突子）趙衰（趙夙弟）顛頡魏武子（即魏犨畢萬孫）司空季子（即胥臣臼季）狄人伐廧咎如（赤狄別種隗姓咎音高）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文公之二女名）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即宣子）將適齊謂

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就木謂死入棺也待子不嫁也）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衛地名）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土乃得國象天假野人以賜文公）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八十匹也）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齊桓既卒知孝公不足恃）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

以告姜氏（即齊女文公妻者）姜氏殺之（恐孝公怒其去故殺之以滅口）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懷綣戀也安自佚也）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伺重耳就浴迫近而觀之）僖負羈（曹賢大夫也）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

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飧水澆飯以盤盛飧寘璧於下臣無境外交故不欲人見）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鄭大夫）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

三士足以尚人而從之三也國語狐偃趙衰賈佗三人皆卿材足以居人之上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三十里爲一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

弭弓末之無緣者右屬櫜鞬屬著也櫜音皐所以收兵器者鞬音堅弓衣也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令尹惡其言不遜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廣大易奢侈文而有禮文華易失中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指惠公懷公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穆公納女五人懷嬴與焉晉懷公妻奉匜音移沃盥既而揮之婚禮壻入于室媵御奉匜

盥公子使嬴而又揮洒之蓋戲而欲以爲妾也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去上服自拘囚而謝之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逸詩取河水朝宗於海海喻秦公賦六月喻重耳還國佐周如吉甫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僖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犯欲亡故以杞璧還公子曰

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指水爲誓辭古人誓取眼前不變物以明其信非取義於物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晉邑名在河東入桑泉在河東解縣西取臼衰晉邑名二月甲午晉師軍於廬柳晉地名懷公遣軍拒重耳於此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

丁未朝于武宮文公祖武公廟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呂郤畏偪卽呂甥郤芮懷公舊臣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且辭不見曰蒲之役君命一宿女卽至卽卽日也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中宿二宿也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袪披所斬文公衣袪也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意謂必知爲君之道若猶未也又將及難

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卽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言管仲射桓公中帶鉤桓忘舊怨以爲相若君校舊怨反齊桓之道則不必命我我自當去且畏罪去者甚衆非止我一人而已公見之以難告告呂郤之難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

歸秦伯送衞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初晉侯之豎頭須豎僕吏稱也頭須名也卽里鳧須守藏吏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沐則頭低故心覆心覆則圖反心旣覆則謀異常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

子所生伯儵叔劉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文公先已以叔隗妻衰今又以其姊之女伯叔妻之也原屏樓皆食邑也趙姬請逆盾與其母趙姬卽文公女也盾狄女叔隗之子子餘辭趙衰字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己下之卽嫡妻爲內子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介推文公微臣之語助辭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

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主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怨言謂上下相蒙難與處）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

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以綿上地爲推私田以供祭祀）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晉侯及楚人戰于城濮

僖二十五年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

于冀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即寺人披）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行）餒而弗食故使處原（僖二十六年）宋以其善於晉侯也（文公出亡宋襄贈馬二十乘）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師師伐宋圍緡（僖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于睽（楚邑名）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文時不爲令尹欲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子玉復治兵於蔿（蔿亦楚邑）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飮之酒蔿

賈尚幼後至不賀（即伯嬴孫叔敖父也）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

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去年楚使申公叔侯戍穀偪齊[illegible]
是乎蒐于被廬晉地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
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
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君
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
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毛偃之兄命趙衰為卿
讓於欒枝欒枝晉侯欒賓之孫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
佐之荀林父御戎荀庚之父後為中行氏魏犫為右晉

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
知義未安其居無義則苟生於是乎出定襄王入
務利民民二者使民知義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
未知信未宣其用信未達於行事於是乎伐原以示
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民貨物言不飾
價敢人明定其貴賤卽知信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
禮未生其共恭敬不貳也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
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大蒐[illegible]

楚使齊秦為宋請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
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楚必不從齊秦之請喜賂怒頑
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必自戰也公說執曹伯
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
叔去穀二十六年助魯戍穀者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
師晉侯在外十九年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
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
除其害獻公九子惟文公在是假年惠懷呂郤俱滅是除害天之所置

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
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
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
慝之口間執塞止也讒慝指蔿賈過三百乘不能入之言王怒少與
之師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請復衛侯而封
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
一晉止得釋宋圍臣取二楚欲復衛封曹不可失矣先軫曰
子與之與許也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

原缺第二十九葉

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攜離也晉私許復曹衛使告絕於楚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圖謀救宋也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施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背楚成子贍送之惠食退三舍為報之言亢蔽也讎謂宋宋乃楚之讎而晉蔽之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秦穆公之子次于城濮衛地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

舊而新是謀喻晉當舍楚惠而與之戰也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枝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駕具在背曰韅許見反在胸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音半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若敖子玉之祖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毛將上軍僞退若大將少卻以誘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枝將下軍曳柴起塵詐為衆走楚師馳之先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食楚軍穀三日及癸酉

而還甲午至於衡雍鄭縣作王宮于踐土襄王往勞
晉侯故晉作王宮于踐土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
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傅相也用平禮用平王享晉文侯仇
之禮以享晉侯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
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周禮九命
作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
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
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

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
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出入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見王
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
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
無克祚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
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城濮之戰晉
中軍風于澤風謂牛馬牝牡相誘而走亡大旆之左旃祁
瞞奸命即掌牛馬旆旃者司馬殺之以狗于諸侯使

茅茷音吠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
會攝右會即隨武子士蔿之孫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
入于晉軍勝之樂曰愷獻俘受馘飲至大賞徵會討
貳殺舟之僑以狗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
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殺顛頡祁瞞舟之僑也

天王狩于河陽

冬晉會諸侯于溫討不服也討衛許是會也晉
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晉侯大合諸侯而欲尊事天子

以爲名義喻王出狩因得盡羣臣之禮皆譎不正事仲尼曰以臣召君
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
也且明德也言河陽非周巡狩處其事實自見且以明臣不可召君之德胡
氏云以尊周而全晉壬申公朝于王所公指魯僖公也丁丑諸
侯圍許諸侯比再會天子再至皆朝王所而許獨不會故圍之

晉人秦人圍鄭

僖三十年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
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歸附於楚晉軍函陵秦軍氾南

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佚之狐燭之武皆鄭大夫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旣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秦在西鄭在東晉居中秦越晉亡鄭以爲邊鄙邑亦自知其難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困乏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朝濟河歸晉夕城焦瑕拒秦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夫晉何厭之有旣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剪削之意謂晉東封鄭則必廣可以肆西封剪削秦若不如此必不圖鄭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皆秦大夫乃還子犯

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與與國也以亂易整不武秦晉圍鄭始和而今相攻是易整吾其還也亦去之

晉敗秦于殽

僖三十二年冬十二月晉文公重耳卒庚辰將殯于曲沃曲沃有舊宮故殯于彼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聲自柩出故曰君命大事戎事也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正衆心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秦大夫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世族譜百里奚之子百里孟明視也西乞白乙俱秦臣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

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言爾止中壽墓上之木已成拱矣言其垂死昏耄無知識也蹇叔之子與師亦在師中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臯乃孔甲之子桀之祖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滿乃周大夫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謂超乘無禮謂過天子門不捲甲束兵但免胄輕則寡謀無禮則脫脫無行列也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乘四也韋熟革也古者將獻物必有薄物先之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鄭賈不知秦襲已弦高詐爲君知以敗秦討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illegible]也[illegible]之

驛遞鄭穆公使視客館則京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閒閒暇無所擾也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先軫曰中軍帥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下軍帥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謂滅滑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以傳車興其師欲速也子墨衰絰晉文公卒子襄公立在喪故稱子兵[illegible]事諱喪服故以墨染衰而加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illegible]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西乞白乙以

歸 三人皆秦將 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師 文嬴秦所妻文公之夫人襄公之嫡母也 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舉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 力謂竭力久戰也暫一時言語間也 隳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

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 以公命贈欲其還拜謝執之 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 言將伐晉 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 替廢也 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穀梁子曰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 滑無備故曰虛國 進不能守 入滑而去 退敗其師

敗 于殽 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為狄自殽之戰始也 亂人子女謂入滑縱暴亂也

晉人敗狄于箕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 逞志謂不顧而唾 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臼季 胥臣 使過冀 晉邑 見冀缺耨其妻饁之 冀缺即郤缺居于冀故又曰冀缺耨耘苗也饁野饋也

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 缺之父郤芮欲殺文公 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濟 言用人不以私 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 此傳所引與書異言不慈不友不祗不恭各就其人不混相及不可以其父之惡而棄缺也 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

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先且居先軫之子父死國事故以三命命其子代父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

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

（文公）二年春秦孟明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嗤孟明）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音審）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襄公以勇使代萊駒爲戎右）箕之役（僖三十三年晉敗狄于箕）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欲共殺先軫）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汲冢文作勇知害上則不登于明堂矣明堂所以明道法也）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以勇求爲戎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成子趙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文）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王官郊皆晉地）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不偏以一惡棄其善）與人之壹也（無二心）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子桑公孫枝舉孟明者）

孟明 ○（文）四年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文五年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晉邑）甯嬴從之（嬴逆旅大夫）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一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言天純陽剛德猶隨四時寒暑不敢以剛犯時而一之況在處父言其犯也）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外華而內不實所以招怨言其聚怨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六年春晉蒐于夷（晉地）使狐射姑將中軍（射姑狐偃之子史作夜姑）趙盾佐之（即宣子成季趙衰之子）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易以盾為中軍帥射姑佐之）陽處父成季之屬也（處父嘗為趙衰屬大夫）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中軍乃晉執政卿）制事典（制作政事常法）正法罪（輕重必當）辟獄刑（辟理也事未決斷者今理治之）董逋逃（負罪播越者督察追捕之也）由質要（由用也質劵書也要約也謂言語約束今之契劵也）治舊洿（舊事洿穢不治者）本秩禮（本貴賤之次敘）續常職（修廢官也）出滯淹（舉賢能下位者）既成以授大傅陽處父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秋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時晉襄公有疾）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襄公嫡子）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趙盾）立公子雍（文公子襄公庶弟時仕秦）好善而

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即狐射姑）曰不如立公子樂（文公子母懷嬴）趙孟使士會先蔑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時樂仕陳）趙孟使殺諸郫（晉地）賈季怨陽處父之易其班也（射姑已為中軍帥因陽處父之言而易之）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續鞫居狐氏族食邑於續）

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中軍之非其人乃國之大故處父身為大傳亦分所當言其見殺者君漏言也而左氏以為侵官失其義矣十一月
丙寅晉殺續鞠居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
其孥孥妻子也趙宣子以季乃中軍佐與己同官故送其孥夷之蒐是年
春晉蒐于夷賈季戮臾駢季嘗戮辱臾駢臾駢之人欲盡
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
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敵對也及子孫則為
非對夫子禮於賈季趙孟方加禮賈季而送其孥我以其寵

報私怨無乃不可乎借趙孟之寵以報私怨不可介人之
寵非勇也介因也因人之勢損怨益仇非知也欲殺以損
怨而宣子將怨已是益仇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
以事夫子盡具其孥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
之送致諸竟公羊子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則狐射姑曷為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
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其漏言奈何君將使
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眾不說不可

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
陽處父言曰射姑民眾不說不可使將射姑
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穀梁子曰稱國
以殺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不以
實告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晉人秦人戰
于河曲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

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
子以啼于朝穆嬴晉襄夫人太子即靈公夷皐曰先君何罪
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
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
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
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
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
畏國人以大義偪己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宣

子曰我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
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
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
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已
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
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
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同官為寮吾嘗同
寮敢不盡心乎弗聽及亡荀林父盡送其孥

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士會在
秦三年不見先蔑其人曰能亡人於國能與人俱
亡於晉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會曰吾與之同
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責蔑正卿而不
匡諫且俱出奔惡有黨也○文十二年秦為令狐之役故
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邑晉人禦之趙盾將中
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
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

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
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
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
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側室支子穿乃趙夙庶孫晉君
之婿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年少又未嘗涉軍事好勇
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
其可肆暫往而退也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
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

糧坐甲如坐罪之坐謂被甲也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
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
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
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綏六轡之
總名兩軍有備不戰但交綏而退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
之士皆未憖也缺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
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目動心不專言肆放非本意將遁
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

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晉大夫）處瑕以守桃林之塞（率衆守桃林以備秦）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晉地）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卽荀林父也僖二十八年始將中行故以爲氏）請復賈季能外事（能知外竟之事）且由舊勳（有狐偃之舊動）郤缺曰賈季亂且罪大（殺陽處父故）不如

隨會能賊而有恥柔而不犯（不可犯以非義）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畢萬之後守魏邑者）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晉陽執壽餘妻子尋使夜逸皆詐謀）請自歸於秦（壽餘詐請以私邑自降於秦）秦伯許之（許受其邑）履士會之足於朝（躡士會足欲使行）秦伯師于河西（將取魏邑）魏人在東（今河北縣於秦爲在河之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欲與晉人在秦者共先告諭魏有司蓋將綠此挾士會而走晉也）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恐脫有奸謀不如所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辭行）秦伯曰（示已無去心）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誓言雖或晉背其言必歸爾妻子）乃行繞朝贈之以策（繞朝秦大夫策馬撾臨別授之馬撾示已所策以展情）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示已覺其情）既濟魏人譟而還（喜得士會）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士會堯後劉累之胤別族復累之姓）○（宣公）元年晉人討不用命者（戰河曲）放

胥甲父于衛（放屛而遠之也胥甲趙穿當軍門呼不放穿者盾以其族子而庇之也）而立胥克（甲之子）○公羊子曰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卽人心（既事畢包言古者不敢斥君）退而致事（退退身也致事還祿仕于君）孔子蓋善之也（善其服事外得事君之義致事內不失親）

覽之恩言占者又孫順不詘其君也引此以明三年待放正而君放之非也

晉趙盾弑其君夷皐

宣二年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墻彫畫墻壁也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胹音而煮也蹯即熊掌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會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會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三進謂三伏公不省而又前也溜屋

雷即中廷公知士會欲諫故不視及此然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攺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猶不攺趙盾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嘆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

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右盾車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宮中甲鼓而起鬭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桑之多翳可庇者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

介其人後入爲公甲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穿盾從父昆弟子於盾爲再從姪也宣子未出山而復時盾已出奔未出晉境山聞弑而還太史書曰太史董狐也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言己懷思晉國還故自詒此憂戚[illegible]孔子曰

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
大夫也為法受惡（因史法受惡名）惜也越竟乃免宣
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
于武宮（是為成公文公少子始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故名黑臀）○初
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詛盟誓）自是晉無公
族（無公子故廢公族之官）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
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宦仕也為置田邑使卿適子宦[illegible]族大夫教公子弟）
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餘子適子之母弟也治餘子之政）
其庶子為公行（庶子妾子也掌率公戎行）晉於是有公族
餘子公行（三者皆官名）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括趙盾異
母弟趙姬之中子屏季也）曰君姬氏之愛子也（趙姬晉文公女成公
姊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盾本狄女所生姬氏逆之以為適）
公許之冬趙盾為旄車之族（旄車公行之官盾本嫡適其子
當為公族避屏季故更掌旄車）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
夫（盾以其故官屬與屏季使為趙衰之適）

晉師滅赤狄潞氏

（宣）六年秋赤狄伐晉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
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宣）十一
年晉郤缺求成于衆狄（時晉成公已卒景公嗣位）衆狄疾
赤狄之役遂服于晉（赤狄潞氏最強）秋會于欑函（狄地）
（名）衆狄服也是行諸大夫欲召狄（使來就會）郤缺
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
有繼其從之也（繼相繼而來服也）詩曰文王既勤止
文王猶勤況寡德乎○（宣）十三年秋赤狄伐
晉及清先縠召之也（先縠以邲戰不得志召狄為變）冬晉人
討邲之敗（宣十二年晉師為楚敗于邲事見鄭）與清之師歸罪
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
已則取之其先縠之謂乎○（宣）十五年潞子
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
之又傷潞子之目（潞氏赤狄別種子爵也嬰兒其君名酆舒潞相也）
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
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晉大夫）必伐之狄有

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
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仲章潞賢人也黎氏黎侯國虐
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
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
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
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
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
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

春秋貫玉卷三　五十五　費應尙　陶衣言丈

故文反正為乏文字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
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以
潞子嬰兒歸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
之

晉侯賞中行桓子亦賞士伯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晉以六月滅赤狄秦即以七月伐晉亦因其兵在外而伐之次于輔氏晉地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
略狄土晉時新破赤狄土地未安[illegible]之弱故別遣魏顆距秦而自帥師東行以定狄地立黎侯而還赤狄潞氏奪其地故晉復立之及雒雒晉地晉侯還及雒也
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
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武子卽魏犨顆之父無子武子
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疾甚曰病則曰必以為殉
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
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禦也杜回杜回躓
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
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傳舉此以示教晉侯

春秋貫玉卷三　五十六

賞中行桓子狄臣千室賞其滅赤狄潞子之功亦賞士
貞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
子吾喪伯氏矣伯桓子字邲之敗晉侯將殺林父士貞伯諫而止羊
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
此物也夫周書康誥庸用也祗敬也物事也言文王能用可用敬可敬士
伯庸中行伯士伯稱中行伯可用君信之信士伯之言復用林父
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
是過也傳言晉景公之賢所以不失霸業晉侯使趙同獻狄

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劉康公王季子也原叔趙同也天奪之魄矣後十年晉果殺趙同

○宣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甲氏留吁鐸辰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復使士會并其餘黨滅之三月獻狄俘獻於王也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代荀林父將中軍且加以太傅之官黻冕命卿之服太傅孤卿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職叔向之父吾聞之禹稱善人稱舉也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范武子請老

宣十七年夏晉會諸侯于斷道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老致仕初士會食邑於隨故曰隨武子後更受封於范復爲范武子召文子曰爕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大子士會之子爕其名也易者實多易遷怒也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是年郤克使於齊齊婦人笑於房郤克怒將有伐齊之舉故武子爲此言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豸解也欲使郤子從政快志以止亂士會蓋知郤克傲狠難平不可與處有避權引退之意○豸直是反爾從二三子唯敬二三子晉諸大夫士會戒其子處諸大夫唯以敬乃請老郤獻子郤克爲政

○成二年晉師歸是年夏晉郤克敗齊于鞌事見齊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言吾望爾歸何故獨後

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知其不益已禍郤克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郤克中軍帥范文子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爕何力之有焉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子以上軍佐代行故稱帥以讓欒書見公亦如之對曰爕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詔告也欒書下軍將故推功上軍佐爲言[illegible]將[illegible]

克讓所以能勝齊

楚王歸知罃

成三年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公子穀臣楚王子邲之戰爲晉荀首所囚連尹襄老楚臣戰死於邲不獲其尸至是晉皆歸之）以求知罃（邲之戰楚獲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荀首荀林父之弟知罃之父也）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以血塗鼓爲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言二國本不爲己）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

賜君之外臣首（首知罃父名稱於異國君曰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君不許戮）而使嗣宗職（嗣其祖宗之位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遇楚將帥）其弗敢違（違辟也）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褚衣囊也）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成四年晉趙嬰通于趙莊姬（嬰盾之弟莊姬盾子朔之妻）五年春原屏放諸齊（原同屏括皆嬰之兄放寄之使遠去也）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言我在亂亦當有能者助能安趙氏也）○成八年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也故

譖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莊姬晉成公之女武趙朔之子盾之孫從毋畜養於公宮不歸趙宗故分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趙衰之勳宣孟趙盾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此言趙氏有功當世祿於晉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此言晉當復趙氏之後乃立武而反其田非此年事傳終言之

春秋貫玉卷三　六十一　曹應高

晉遷于新田

成五年梁山崩　穀梁子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侯以傳召伯宗而問焉伯宗來遇輦者輦者不避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所用鞭我之時以行道則可遠伯宗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宗曰君爲此召我也爲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宗如之何伯宗由忠問焉誠心以問之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素衣縞冠凶服也所以凶服者山川國之鎮崩塞示哀窮伯宗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爲之奈何伯宗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續乎言其無後攘善也

春秋貫玉卷三　六十二　費應高寫　陶節言異

成六年晉人謀去故絳晉都絳後遷新田復命新田爲絳故以此爲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音古鹽也猗氏縣有鹽池長五十一里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即韓厥以中軍兼太僕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惡疾疢也覯成也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墊隘羸困也於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沈溺濕疾重膇足腫也不如新田即平陽絳縣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

汾澮流其惡惡垢穢也且民從教宥士之民尚義故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財易致則民驕侈近寶公室乃貧近寶則民皆爭取私利不務公事故公家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公會晉侯景公同盟于蒲

成九年爲歸汶陽之田故汶陽田本魯地爲齊所侵二年晉爲魯伐齊取之八年晉又令魯歸之諸侯貳于晉不直晉故貳之晉人懼懼失諸侯會于蒲尋馬陵之盟七年盟馬陵事見鄭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南冠楚服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七年盟馬陵鄭敗楚獲鍾儀獻晉事使脫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

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楚聲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令尹子重側司馬子反言朝夕親賢人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楚王君國未必皆善稱之庸有過譽稱太子時是皆實事也名其二卿尊君也君前臣名名嬰齊側所以尊晉君不忘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

成十年晉侯景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緩醫名爲治也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肓音荒鬲膏之下心之下爲膏謂連心脂膏也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攻灸

達之不及達針也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卒太子州蒲立是爲厲公

晉郤至如楚聘

成十二年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音皮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

壅謀其不協而討其不庭有渝此盟神明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隊失師衆也秋晉郤至如楚聘楚子享之子反相公子側楚司馬爲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地室作室於堂下而縣樂也金鍾也擊鍾奏樂於地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言天福晉楚兩君相見亦不過如此禮樂故已不敢當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言晉楚一君必不相朝無亦唯是戰鬬以一矢相加遺方見不用作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讓責也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閒於天子則相朝也於是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享有體薦設几不倚爵盈而不飲殽乾而不食所以教訓共儉約行禮謂存其名也宴有折俎升殽於相與

共食所以示慈愛恩惠布政謂致其實也政以禮成民是以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也政事以禮成所以無攻伐民得以息百奉承政事朝見不夕見言無私事且在外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言世治則武夫不爲己之私用俱扞城其民明無一矢相加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言世亂則諸侯征伐爭土地以盡民力所以畧取武夫爲己腹心不扞城其民方有一矢相加

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武夫爲民而不爲己也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言楚不久敗盟相攻伐

晉侯使呂相絕秦

成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郤錡郤克之子晉卿時晉欲伐秦故來乞師於魯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

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爲三月公如京師及諸侯朝王時欲會師伐秦過京師而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脤祭社之肉也受之以蜃器故曰脤蜃即大蛤以飾器因名焉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

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敬以養其神篤以守常業君子小人位雖不同其於定命一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魏錡之子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晉獻公女妻秦穆公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避驪姬之亂無

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僖十五年秦伐晉獲惠公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言秦納惠公不終其事用集於文公納而終之是秦有德於晉文公躬征諸侯朝秦則亦報之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

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圍鄭之役在僖三十年晉自以鄭貳於楚故圍之鄭非侵秦也晉以此誣秦無祿文公即世穆爲不弔不見傷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寡弱也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伐保城誣之費滑滑國都於費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滑晉同姓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納大公之動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在僖三十三年猶

願赦罪於穆公晉欲求解於秦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秦使鬬克歸楚求成事見文四年時楚成王被弒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文六年晉襄秦穆皆卒康公我之自出晉外甥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蝥賊食禾稼虫名謂秦納公子雍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在文七年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在文十二年東道

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言康公自絕故不復東通晉及君之嗣也君秦桓公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望秦撫恤晉君亦不惠稱盟不肯稱晉望而共盟利吾有狄難謂晉滅潞氏時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虔劉皆殺也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在宣十五年君亦悔禍之延延長也而欲徼福于我先君獻穆晉獻秦穆使伯車秦大夫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

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令狐會在十一年寡君晉厲公也晉與秦會于令狐君又不祥祥善也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及與也君之仇讎而我之婚姻也白狄與秦同州乃必爭之地婚姻謂季隗本赤狄之女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爲婚姻之國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婚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秦本約晉伐狄而反告狄以晉欲伐之故狄雖應答秦心實憎秦無信是用告我

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也是用宣之以懲不一（秦三公穆康共也楚三王成穆莊也出入猶往來也宣告示也皆楚告晉辭）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承君

之意以寧靜諸侯）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辭多誣秦故傳據此三事以正秦罪）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帥軍帥乘車卒）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成差卒于瑕（終劉子之言瑕晉地）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成十四年衛侯享苦成叔（苦成叔郤犨別封於苦故為苦成叔是年夏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于衛故衛定公享之）甯殖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成十五年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三郤卽郤錡郤犨郤至）及欒弗克（晉之賢大夫也）伯州犁奔楚（伯宗

子）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言今衰世不善者多各欲自利如盜反憎主守物民反怨上教已故直言不利於人必及難也）○成十六年晉侯使郤至（溫季）獻楚捷于周（是年夏敗楚鄢陵事見鄭）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驟驟然自誇己功也）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郤至但將新軍位在八）怨之

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
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
之其可乎（言郤至顯稱己功所以明怨咎）○成十七年晉范
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祝太祝宗宗人皆主祈禱
之官）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
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
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成十八年晉厲
公侈多外嬖（如胥童夷陽五長魚矯之屬皆厲公外嬖）反自鄢陵

春秋貫玉卷三　七十三　費高 三百 夏忠

（因勝楚而益驕）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將作難
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
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
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
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
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
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
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

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
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
使清沸魋助之（清沸魋亦嬖人）抽戈結衽而偽訟者
三郤將謀於榭（榭講武堂）矯以戈殺郤錡郤犨於
其位（位坐處也）溫季曰逃威也遂趨（至欲逃避其兵威故趨走）
矯以戈殺之於車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
書中行偃於朝（中行偃荀庚之子荀林父之孫）矯曰不殺二
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

春秋貫玉卷三　七十四　費應高寫 王鳴刻

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
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
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
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
麗氏（亦公之外嬖）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
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
姬之讒吾能違兵（畜養也違去也韓厥少為趙盾所待養及孟姬之亂
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兵示不與黨言此言門已無所偏助孟姬亂在八年）古人有

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厲也春正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庚申欒書中行偃使程滑(晉大夫)弒厲公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即悼公晉襄公曾孫時在京師)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晉境)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

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晉大夫家)辛巳朝于武言逐不臣者七人(夷羊五之屬)

悼公即位(名周晉襄公少子捷生惠伯談談生悼公魯襄公元年即位實成公十八年)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於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施恩惠舍勞役止逋責)逮鰥寡(惠及窮民)振廢滯(起舊)匡乏困救災患(匡亦救也)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宥寬也)節器用(節省也)時用民(使民以時)欲無犯時(不縱私欲)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相魏錡子魴士會子頡魏顆子武趙朔子此四人其父祖皆有勞於晉國)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黶欒書之子無忌韓厥之子)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渥濁士貞子范武子即士會為景公大傅)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蔿之法(辛將右行因以為氏士蔿獻公司空也)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絳魏犨子)張老

為候奄(候奄中軍主斥候之官)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偃籍談父為上軍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相親以聽上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騶六閑之騶革車尚禮容故訓羣騶使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大國三卿晉時置六卿為軍帥故總舉六官則知羣官無非其人)舉不失職官不易方(官守其業無相踰易)爵不踰德(量德授爵)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旅五百人之帥也言上下有禮不相陵偪)民無謗

言所以復霸也

祁奚請老

祁奚請老（老致仕也）晉侯問嗣焉（嗣續其職者）稱解狐其讐也（解狐本祁奚之讐）將立之而卒（未及代祁奚之職而先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即祁奚之子）於是羊舌職死矣（職本中軍尉佐）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即羊舌職之子伯華也）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

矣稱其讐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也（偏屬）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一官軍尉物事也）能舉善也

諸侯同盟于雞澤

襄公三年春晉爲鄭服故且欲脩吳好（鄭服在前年）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不易多難也歲多難事不可不戒）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

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於彨外（彨水名音而）○六月會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道遠多難）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告陳服）秋叔孫豹（魯大夫）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其君不來使大夫盟之匹敵之宜）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行陳次）魏絳戮其僕（僕御也戮之以狥衆魏絳爲司馬故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

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使臣爲此司馬官）臣聞師衆以順爲武（順莫敢違）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illegible]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illegible]

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斬揚干之僕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跣不俟屨也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絳死為重過敢以為請請使無死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羣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為設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為中軍司馬代魏絳士富為奄候代張老○穀梁子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及以及與之也諸侯以為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陳不與諸夏盟者三十年至是背楚從中國故與之而善及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盟會國之大事諸侯皆在而大夫相與私盟此大夫執國權之漸

魏絳請和戎

襄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孟樂其使臣也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戎與晉和莊子卽魏絳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辛甲周武王大史使百官各為箴辭戒王過於虞人之箴虞人掌田獵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啓開九州之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人神各有所歸故德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言但念獵武不可重重猶數也用不恢于夏家羿以好武雖有夏家而不恢大之獸臣司原敢告僕夫告僕夫不敢斥尊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本論和戎絳以晉侯好田故不次言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荐聚也易輕也夷人逐水草而居貴貨賤輕土地

土可買焉一也(可以貨買其土以辟地)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聳懼也狎習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頓壞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脩三農之事田獵以時不傷農遵絳之諫也)

韓獻子請老

襄 七年冬十月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穆子卽韓厥長子韓無忌也成十八年爲公族大夫)將立之辭曰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無忌之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田蘇晉賢人蘇言起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爲德(指靖共位)正直爲正(正己心)正曲爲直(正人曲)參和爲仁(德正直三者備乃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宣子卽起立爲卿)遂老(韓厥致仕)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爲之師長)

會于邢丘

襄 八年春公(魯襄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盟會國之大事也悼公重煩諸侯故命朝聘之數使列國之大夫聽命于會則大夫得以執國權而諸侯之重去矣自此失位喪地之君相望於天下此亂之本也後十五年溴梁之會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楚子囊諫伐晉

襄 九年秦景公使士雃乞師于楚(雃音牽秦大夫)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隨所能)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四民不雜)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爲政(代將中軍)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使匄佐中軍偃將上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

黶魴讓起起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尊官相讓勞職力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旣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

晉侯謀息民

諸侯會于戲伐鄭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施恩惠舍勞役輸積聚以貸輸盡也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散在民亦無困人不專之公無禁利與民共亦無貪民禮讓行祈以幣更不用牲賓以特牲務崇省器用不作仍舊器車服從給足給事也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三駕三興師謂十年師于牛首十一年師于向其秋觀兵于鄭東門自是鄭遂服

晉師滅偪陽偪陽妘姓國今彭城傅陽縣是也晉因會諸侯于柤遂滅之

襄十年春會諸侯于柤柤莊加反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以宋常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欲封之爲附庸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荀偃士匄欲伐偪陽而荀罃以爲不可○罃知伯時爲中軍帥偃卽罃從兄弟之子匄卽范宣子皆晉卿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堇父孟獻子家臣步挽重車以從師○時孟氏從魯君會于柤故亦與於偪陽之役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見門開故攻之縣門發城門中懸木爲門於上有機括因發其機以止人也鄹人紇抉之以出門者門者諸侯之士因攻門擠入在門內也紇鄹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紇多力因抉起懸門出在內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狄虒彌魯人也立大車輪覆甲於外以爲盾櫓○虒音斯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百人爲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偪陽人自堞中縣布以試外勇者堇父登此以上城至堞則絕布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及堇父蘇隊又復縣布以示之蘇[illegible]復上者三言其勇也主人辭焉乃退主人嘉其勇故辭謝

(不復懸布)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帶其斷布以示勇)諸侯
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
將降懼不能歸(向夏恐有久雨)請班師知伯(即荀罃)怒
投之以机(机作几)出於其間(出偃匄之間)曰女成二
事而後告余(二事伐偪陽封向戍)余恐亂命以不女違
(既成改之為亂命)女既勤君而興[illegible]帥老夫以
至于此既無武守(無武功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易移
以與之也)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謂偃匄必將以此言歸罪於我)

余羸老矣可重任乎(不任受此責)七日不克必爾
乎取之(言當取女殺之以謝不克之罪)五月庚寅荀偃士匄
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以與向戌
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
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言見賜之厚無過此)若
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
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
以桑林(桑林殷天子之樂名)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

宋魯於是觀禮(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禮樂故可觀)魯有
禘樂賓祭用之(禘樂明堂所謂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舞大武
大夏得用四代樂也魯故享賓祭太廟得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
可乎舞師題以旌夏(師樂師也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
行列)晉侯懼而退入于房(旌夏非常卒見之人心偶有所畏)去
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著雍晉地疾晉侯疾也)卜桑林
見(祟見於卜兆)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奔走還宋禱謝)荀
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以用)猶有鬼

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間疾差也)以偪陽子歸偪
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
也(使選偪陽宗族之賢者令居霍奉妘姓之祀請命于王不絕人祀故曰禮)師歸
孟獻子以秦堇父為右(嘉其勇力)生秦丕茲事仲
尼

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

十三年荀罃士魴卒(罃中軍帥魴下軍佐)晉侯蒐于
緜上以治兵(為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之所以與衆共)使士匄將

中軍辭曰伯游長（荀偃）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罃代將中軍士匄佐之言已習學於罃故爲中軍佐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請以荀偃將中軍）荀偃將中軍（從士匄之請）士匄佐之（位如故）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以武位卑故不聽更命黶）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超四等代荀偃）韓起佐之（位仍其故）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黶亦如故絳自新軍佐超一等代士魴）新軍無帥（將佐皆遷）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得慎舉之禮）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刑法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能者在下位則貴尚而讓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馮陵也）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至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會于向

襄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吳諸樊前年冬伐楚喪爲楚敗見楚）會諸侯于向（鄭地）爲吳謀楚故也（謀爲吳伐楚）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吳伐楚喪故以爲不德數而遣之卒不爲伐楚）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駒支戎子名）范宣子親數諸朝（行之所在亦設朝位）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四嶽之後皆姜姓又別爲允姓瓜州在今燉煌）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女無與焉（詰朝明日也不使與會事）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蠲明也）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

是翦棄言不可如是翦棄也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音號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不內侵亦不外叛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戎焉舍言置也在僖三十年於是乎有殽之師在僖三十三年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執其角諸戎掎之掎其足與晉踣之踣偃也○蒲北反戎何以不免自是以

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言給晉役不曠時以從執事猶殽志也意常如殽無携貳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携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瞢焉瞢悶也賦青蠅而退取豈弟君子無信讒言宣子辭焉辭謝使卽事于會成愷悌也不信讒言

棫林遷延之役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役在十一年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飲毒水故至于棫林秦地不獲成焉秦不服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示不反唯余馬首是瞻言進退從己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余馬首欲東乃歸黶惡偃自專故棄之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中行伯荀偃也莊子魏絳也左史晉大夫莊子曰夫

子命從帥夫子謂荀偃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以從命爲待荀偃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軍帥不和恐多爲秦所禽獲故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遷延却退欒鍼曰欒黶弟也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黶將下軍鍼爲戎右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鞅士匄子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

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
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
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汰侈也對曰然欒黶
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
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
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
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
故知在盈之世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復之
復歸於晉

溴梁之會
襄十六年春葬晉悼公悼公在前年十一月卒平公即
位名彪悼公子羊舌肸爲傅羊舌肸即叔向張君
臣爲中軍司馬張老子代父職祁奚韓襄欒盈士鞅
爲公族大夫襄韓無忌子盈欒黶子改服脩官烝于曲
沃既葬改喪服脩官選賢能曲沃祖廟所在烝冬祭也諸侯五月而葬既葬卒哭而主
然後烝嘗於廟今晉踰月葬作主而烝祭傳言晉將有溴梁之會故速葬警守而
下會于溴梁順河東行故曰下命歸侵田諸侯相侵取之田
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
類歌古詩當使各從義類齊高厚之詩不類齊有二心故也荀
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
高厚逃歸齊爲大國高厚若此知小國必當有從者於是叔孫豹
晉荀偃宋向戌衞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
夫盟曰同討不庭○公羊子曰諸侯皆在是
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

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徧刺天下之大
夫君若贅旒然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

欒盈出奔楚
襄二十一年初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
桓子欒黶懷子欒盈范宣子士匄也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十四
年欒黶逐范鞅使奔秦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
能鞅本盈之母舅以被逐故不相和欒黶卒欒祁與其老州
賓通欒祁欒黶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范氏堯後祁姓幾亡室矣言亂

甚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
為亂范鞅為之徵（證其有此）懷子好施士多歸之
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
城著而遂逐之（著晉邑在外易逐）秋欒盈出奔楚宣
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
申書羊舌虎叔熊（十子皆晉大夫欒盈之黨也羊舌虎叔向弟）囚
伯華叔向籍偃（伯華叔向皆羊舌虎之兄籍偃晉上軍司馬）人謂
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譏其受囚而不能去）叔

向曰與死亡若何（言雖囚何若於死亡）詩曰優哉游哉
聊以卒歲知也（言君子優游於衰世所以避害卒其壽是亦知也）樂
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
（欒王鮒晉太夫欒桓子）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
夫（祁大夫祁奚也食邑於祁因以為氏）欒王鮒從君者也何能
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
我乎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欒王鮒對曰不棄
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同謀）於是祁奚老矣

（時已致仕家居）聞之（聞晉將殺叔向）乘驛而見范宣子曰謀
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
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壹以弟故）
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言不以父罪廢其子）
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太甲被放復位而無恨心言不以一怨妨大德）
管蔡為戮周公右王（右佐助也言兄弟罪不相及）
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世子為善誰
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

而免之（共載入見公）不見叔向而歸（言為國非私叔向也）叔
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明不為己）初叔向之母
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妬其色美不使見叔向父）其子皆
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言非常之地多
生非常之物）彼美（彼其色有非常之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
女女敝族也（敝衰壞也龍蛇喻奇怪）國大多寵（六卿專權）不
仁人間之不亦難乎（間厠列也）余何愛焉（言非愛寵而不
使見其夫）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

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欒盈過於周周
西鄙掠之劫掠其財物辭於行人王行人也曰天子陪
臣盈諸侯之臣稱於天子曰陪臣得罪於王之守臣范宣子爲王所命故曰守臣
將逃罪罪重於郊甸重得罪於郊甸所侵掠也郭外曰郊郊外曰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布陳也昔
陪臣書書乃盈之祖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輸力謂輔相晉國以翼戴天子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
君若不棄書之力大君指天王亡臣其猶有所逃

若棄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罪戮之餘將
歸死於尉氏尉氏周詩姧之官不敢還矣敢布四體言布四體無所隱
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
甚焉尤晉逐盈而自掠之是效尤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
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候送迎賓客之官也轘轅關在緱氏縣
冬晉會諸侯於商任錮欒氏也禁錮欒盈使諸侯不得受
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
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須禮而行政身之守也

政存則身安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
衛侯剽俱被弒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晉大夫
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
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
何獲焉言不爲己用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亦子
之勇也言子待之如欒氏亦爲子用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
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爲雄誰敢
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十八年晉伐齊

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自比於雞鬬勝而先鳴莊公爲勇爵設爵位以命勇士殖綽郭最欲與焉自以爲勇州綽曰東閭之
役臣左驂迫還門中識其枚數識門板數亦在十八年
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
爲隸新言但爲僕隸尚新耳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
其肉而寢處其皮矣言嘗射得之

欒盈復入于晉以惡入曰復入

襄
二十二年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

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 二十五年齊弑其君光 ○襄二十三年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 藩車之有障蔽者使若媵妾在其中 納諸曲沃 欒盈故邑 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 胥午守曲沃大夫 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 集成也 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 言我雖不爲天所祐子無天咎故可因 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 胥午匿盈而飲其衆 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 孺子欒盈也 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 謝衆之恩已 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 獻子魏舒絳晉國都 初

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 莊子魏絳獻子之父 獻子私焉故因之欒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樂王鮒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 賞罰爲民柄 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强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王鮒使范宣子奉公以如固宮 固宮宮之有臺觀備守者 范鞅逆魏舒 用王鮒計欲强取之 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 二三子諸大夫也 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 驂乘必持帶備隋隊 遂超乘 跳上魏舒車 右撫劒左援帶 劫之 命驅之出僕請所 請所至 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 逆魏舒 執其手賂之以曲沃 恐不與己同心 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劒以帥卒 用劒短兵接敵必致死 欒氏退攝車從之 鞅攝宣子戎車 欒盈出奔曲沃晉人

克欒盈于曲沃殺盈盡殺欒氏之族

鄭伯如晉

襄二十四年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簡公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子西相鄭伯如晉故子西寄書以告范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賴恃用之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沒沒沉溺於利而不能自振也此言利之爲禍明上非無賄之患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德須令名以傳播於遠如車也此言德之爲益明上無令名之難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言君子樂美其道爲邦家之基所以濟令德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言武王伐商爲天所臨不敢懷貳心所以濟令名恕思

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推己以及人恕以明德則名自彰載德而行也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無寧寧也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寧使人謂子實撒財以生我豈可使人謂子取我財以自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宣子說乃輕幣

秦鍼如晉脩成

襄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結好叔向命召行人子員欲使答秦脩成之命○員音云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御追也言以次當行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同爲大夫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從叔向也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拂衣褰裳也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庶幾於治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言二子不心競爲忠而撫劍拂衣不務德

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私欲侈則公義廢

絳縣老人

襄三十年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輿衆也晉悼夫人杞女往年平公合諸侯之衆而城杞故悼夫人食城杞之衆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將與食而疑其年使之年使言其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其末甲子至今日癸未止二十

日欠四十日以六十日分爲三分吏走問諸朝皆不知故問之師曠曰七十三年矣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屬趙武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由用也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主晉君衣服之官以爲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而廢其輿尉以役孫老故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媮薄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伯瑕士文伯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

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

昭公元年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春會于虢尋宋盟事見楚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戒享期禮終趙孟賦瓠葉言菲薄可以成禮不在物之多子皮遂戒

穆叔且告之穆叔卽魯大夫叔孫豹也子皮告穆叔以趙孟賦瓠葉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言不敢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夫人指趙孟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趙孟辭趙孟自以今非聘鄭故辭五獻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享禮畢乃宴宴則折俎可食也穆叔賦鵲巢言鵲有巢而鳩居之喻晉君有國趙孟治之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

穆叔言小國微薄猶蘋蘩菜大國能省愛用之而不棄則何敢不從命爾愛也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犬驚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趙孟賦常棣言欲親兄弟之國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受子皮之詩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三大夫皆兄弟國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不復見此樂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水曲流為汭劉子曰美哉禹功見河雒而思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弁冕皆冠也端委禮衣言今得共服衣冠有國家者皆禹治水之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勸趙孟使纂禹功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言欲苟免目前不能念長久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老當有智識耄亂及之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言其

自比於賤人而無恤民之心棄神人矣民為神主不恤民故神人皆去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言將死是年冬趙孟卒

晉荀吳敗無終及群狄于大原

晉荀吳荀偃之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大原春秋書敗狄于大鹵崇卒也戰不用車崇尚步卒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險阻不便用車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困諸阨又克車每困於險道今去車故為必克請皆卒去車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魏舒先自毀其屬車為步陣五乘為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為伍分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魏舒輒斬之荀吳不恨所以能立功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皆臨時處置之名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後世車戰法壞專用步卒自此始

晉侯有疾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敢問此何神也子産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后帝不臧（后帝堯也不善其所爲）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丘宋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湯先祖土封商丘因閼伯故國祀辰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大夏今晉陽縣）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唐人若劉累之系世守唐地正在大夏之墟）其季世曰唐叔虞（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爲晉之祖武王之子也）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邑姜武王后齊太公之女懷胎爲震大叔即叔虞）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與夢相應）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叔虞封唐是爲晉侯）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玄冥水官也昧爲水官之長）以臺駘能業其

官（纂昧之業）宣汾洮（宣通也汾洮二水名）障大澤（陂障之）以處大原（大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帝用嘉之封諸汾川（帝顓頊也）沈姒蓐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沈音審）今晉主汾而滅之矣（滅四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有水旱之災則禜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周禮四曰禜祭爲營攢用幣以祈福祥○禜音詠）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星辰之神若實沈者）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言實沈臺駘不爲君之疾）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湫集也底滯也露羸也壹之則血氣集滯而體羸露）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體病羸則心不明爽明昏亂百度矣）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壹之四時無節宣也）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內官嬪御之屬）其生不殖（殖長也）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同姓之[illegible]）

與先美矣美則盡盡則生[illegible]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
不知其姓則[illegible]恐涉同姓違此二者古之所慎
也壹四時娶二者古之[illegible]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
君內實有四[illegible]姬內有四姬則皆同姓矣其無乃是也
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為治也叔向曰善
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
之送叔向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
幾何言將敗不久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

弗能久矣明年鄭果殺公孫黑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
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
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
蠱惑疾非鬼非食惑以喪志惑女色而失志良臣將死
天命不祐良臣不匡救君過故將死而不為天所祐公曰女不可
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
有五節五聲之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
降之後不容彈矣此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也

於是乎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和平君
子弗聽也五降而不息則雜聲並奏所謂鄭衛之聲物亦如之言百
事皆如樂不可失節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煩不舍則
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為心
之儀節使動不過度天有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降生五味謂金
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皆由陰陽風雨而生發為五色辛色白酸
色青鹹色黑苦色赤甘色黃發見也徵為五聲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聲徵
黃聲宮徵驗也淫生六疾淫過也滋味聲色所以養人然過則生害六氣

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六氣
之化分而序之則成四時得五行之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寒過
則為冷陽淫熱疾熱過則喘渴風淫末疾末四支也風為緩急
雨淫腹疾雨濕之氣為洩注晦淫惑疾晦夜也宴寢過節則心惑
亂明淫心疾明晝也思慮煩多則心勞生疾女陽物而晦時
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言晦
時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
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

令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illegible]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改改行以救菑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云生將死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沉沒於嗜欲於文皿蟲爲蠱文字也皿器也器受蟲害者爲蠱穀之飛亦爲蠱穀久積則變爲飛蟲名曰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艮上巽下爲蠱巽爲長女爲風艮爲少男爲山女誘惑男則喪志風零落山則壞材故爲蠱皆同物也三者於蠱皆同類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贈賄之禮

晉侯使韓起來聘

昭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韓起來聘公卽位故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代趙武爲政雖盟主而脩好同盟故曰禮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易象上下經之象辭魯春秋史記之策書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制當此時儒道廢諸國多闕唯魯備故宣子適魯而說之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義取文王多助於四臣所以受命比晉君有起韓子賦角弓言兄弟之國宜相親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小雅節南山之卒章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言晉德可以畜萬邦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譽其好也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召伯息於甘棠之下詩人思之而愛其樹武子欲封殖嘉樹如甘棠以韓起比召伯宣子曰

起不堪也宣子遂如齊納幣爲平公聘少姜見子雅子雅召子旗子旗子雅之子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志氣亢見子尾子尾見彊彊子尾之子宣子謂之如子旗亦不臣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夫子韓起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後十年齊子旗高彊俱出奔自齊聘于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言宣子如武公之德宣子賦木

瓜義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須韓起之子晉公族大夫逆少姜齊陳無宇送女即陳桓子齊大夫致少姜致少姜於晉少姜有寵於晉侯謂之少齊立別號以寵異之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晉欲使齊以適夫人禮送少姜故執之○晉少姜卒公如晉魯昭公如晉欲行弔禮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致襚服於晉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

上大夫送之禮送女者從逆女者班位晉但使公族大夫往逆而齊以上大夫送之則加隆矣猶曰不共君求已貪齊非不共而晉以爲不共是晉求已貪矣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設使齊國眞不共而君執其使則晉用刑偏頗蓋言當罪齊不當罪其使也何以爲盟主冬十一月陳無宇歸

鄭游吉如晉

昭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二子晉大夫梁丙曰甚矣子之

爲此來也卿共妾葬過禮甚子太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晉文公襄公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十三年傳曰明王之制歲聘閒朝再朝而會再會而盟蓋文襄簡之三十年傳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蓋時俗過制雖文襄節之猶過於古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朝聘以昭禮盟會以謀闕無加命矣命有常令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不敢以其位卑而令

禮數如守適夫人然則時適夫人之喪弔送之禮已過文襄之制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繼室復薦女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心星火中寒暑乃退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言將不能復煩諸侯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譏其無隱諱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 復以女繼少姜 曰寡君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 不得自來 不腆先君之適 謂少姜 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 二公齊先君言收恤寡人則先君與之福也 照臨敝邑鎭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 適夫人之女 及遺姑姊妹若而人 言如常人不敢譽 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 董正也振擇也嬪嬙婦官 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群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 唐叔晉之祖 既成婚 許婚成 晏子受禮[illegible]叔

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 問與晏子齊之衰 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 不知其他唯知齊將為陳氏 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 棄民不恤 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 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 釜十則鍾 六斛四斗 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 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 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 貸厚而收薄 山木如市弗加於山

魚鹽蜃蛤弗加於海 貴如在山海不加貴 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 力謂租稅民所力為者二分歸公民自衣食止得一分言公厚斂不恤民也 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 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以上者言公聚粟帛至於朽壞不分之以養老 國之諸市屨賤踊貴 踊刖足者所著也言公繁刑刖足者多故踊貴也自弗加於海以上言陳氏收民心自民參其力以下言公棄民 民人痛疾而或燠咻之 燠咻痛念之聲民人苦於公室之暴有痛疾而陳氏燠咻之如父母之於小兒 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

辟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後陳氏之先其相胡
公大姬已在齊矣胡公四八之後周始封陳之祖大姬其妃也武王女
以始有陳故獨舉之言陳氏雖爲人臣然將有國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共在齊矣叔
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
無軍行言晉衰弱不能征討以飭諸侯公乘無人卒列無長
百人爲卒言人皆非其人非其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
殣相望餓死爲殣而女富溢尤女嬖寵也道多死人而嬖寵家愈富
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

在皁隸八姓晉舊臣之族也皁隸賤官政在家門大夫專政民無
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
之有言至今讒鼎之銘讒鼎名也曰昧旦丕顯後世
猶怠昧旦早起也丕大也言夙興以務大顯後世猶懈怠況日不悛其
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問何以免此難叔向曰晉
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
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同祖爲宗唯羊舌
氏在而已肸又無子無賢子公室無度幸而得

死言得以壽終爲幸豈其獲祀言必不得祀初景公欲更
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
居湫下隘小囂聲塵土也請更諸爽塏者爽明塏燥辭曰君
之先臣容焉先臣晏子之先人臣不足以嗣之於臣
侈矣臣得此已爲過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
人之利也敢煩里旅旅衆也不敢勞衆爲己宅公笑曰子
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
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

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
之傳護晏子令不與張趯同譏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
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
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拜謝新宅
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
景公本壞里室爲晏子宅今晏子復爲之如舊使原居者皆反居之且諺曰非
宅是卜唯鄰是卜卜良鄰二三子先卜鄰矣違
卜不祥言此鄰人未居之先皆卜鄰居吉矣今爲我故遷居是違先時之卜不祥

矣君子不犯非禮去儉即奢為非禮小人不犯不祥

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

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傳言齊晉之衰賢臣懷憂

公孫段相鄭伯如晉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

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賜命之書曰子豐有勞

於晉國子豐段之父也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

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

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於晉猶

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

鄭罕虎如晉

秋七月鄭罕虎如晉罕虎即子皮鄭卿賀夫人且告

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時楚靈王新立

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

其不往則宋之盟云云文相見進退罪也寡君使

虎布之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

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

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

君猜焉疑有二心君實有心何辱命焉言有寡君與不有寡

君皆在君心不須請問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

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歸在此年春

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糞除掃除也曰子其將來

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

賤非上卿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

庶幾焉孟張趯字也庶幾知趯言

鄭子產聘于晉

昭七年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

客私焉私語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群

望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禱祀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

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

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

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鯀禹父

郊祀之歷殷周二代又遍在群神之數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祀鯀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方鼎莒所貢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豐施公孫段之子三年晉以州田賜段至是段卒子產還田於晉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此年正月公孫段卒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

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恐後代宣子者將以鄭取晉邑罪鄭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傳言子產貞而不諒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

晉侯築虒祁之宮

昭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魏榆晉地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謂有精神憑依石而言不然民聽濫也濫失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民不敢自保其性命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虒音斯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師曠字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是宮也成諸侯

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十年晉平公果卒○叔弓如晉叔弓魯大夫也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簡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言晉作此宮非時勞民民將叛止可弔今來賀是甚相蒙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言賀非爲其宮善畏晉勢力耳諸侯皆然非獨鄭

屠蒯佐尊

昭九年晉荀盈如齊逆女自爲逆還六月卒于

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公之使人執尊酌酒請爲之佐）許之（公許之）而遂酌以飲工（工樂師師曠也）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疾惡也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爲忌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言痛疾過於忌日）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不聞是義而作樂）又飲外嬖嬖叔（外都大夫之嬖者）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職在外故主視）

春秋貫玉卷三　一百三十二　費高 陶仕

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政令）事有其物（物類也）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有卿佐之喪而作樂歡會則容非其類矣）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氣和則志充）志以定言（在心爲志發口爲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工與嬖叔侍御君者失官不聽明）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荀躒荀盈之子知文子也佐下軍代父任說自）

解說

晉平公卒

昭十年晉平公（名彪）卒鄭子皮將以幣行（見新君之贄幣）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行用也）不行必盡用之（不得見新君將自費用盡）幾千人而國不亡（言千人之費不可數）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送葬禮畢）而又命孤孤斬

春秋貫玉卷三　一百三十三　費高 王明

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言不患不知患不能行）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言因子產之戒既知其不可而遂行之是我之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昭十二年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晉昭公新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

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時鄭定公有父簡公喪未葬）晉人許之禮也（善晉不奪孝子之情）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穆子荀吳）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澠音繩）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伯瑕士文伯）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雋也（言投壺中不足為雋異）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欲與晉君代興是弱之）

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傁音叟齊大夫傳言晉之衰）

諸侯同盟于平丘

昭十三年晉成虒祁（在八年）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賤其奢也）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鮒職之子叔向弟）遂合諸侯于平丘

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幄幕軍旅之帳）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縱芻蕘之人使衛患之而致貨）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屠伯衛大夫）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宇下喻近）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言其貪墨將及於禍）為此役也（役事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屠伯若以衛君命賜鮒錦其可止芻蕘）客從之未退而禁之（鮒受禍遂禁之）晉人

將尋盟齊人不可（有貳心）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託用命以拒晉）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業貢賦之業）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禮須威嚴而後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威須昭告神明而後信義著）不明棄共百事不

終所由傾覆也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棄禮無禮無經無經無業故百事不成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歲聘以脩其職業間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之義率長幼之序再朝而會以示威六年而一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狩盟于方嶽之下志業於好聘也講禮於等朝也示威於眾會也昭明於神盟也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王先公舊禮主諸侯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齊盟之犧牲而布諸君求終事也終竟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叔向曰諸侯有閒矣閒隙也不可以不示眾八月辛未治兵習戰建而不旆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存也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自魯昭公即位邾魯同好又不朝夕伐莒無故怨愬晉人信之所謂讒慝弘多我之

不共魯故之以不共晉貢以魯故也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辭魯不使與盟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指邾莒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以瘦牛仆豚上豚必死喻晉大魯小晉雖弱必勝魯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南蒯季氏家臣子仲公子憖欲謀季氏不勝奔叛言魯尚有二子之憂若奉晉之眾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四國近魯數以小事相忿鄫已滅其民猶存故并以恐魯以討魯罪閒其二憂南蒯子仲二憂為閒隙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不敢與盟甲戌同盟于平丘令諸侯日中造于除除地為壇會盟處也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張幄幕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地已滿也傳言子產每事敏於子大叔及盟子產爭承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位也列尊

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內共職貢者)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言鄭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行理使人通聘問者)無月不至貢之無藝(藝法制也)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

其可瀆乎(慢易)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貳不一偷苟且)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不競爭則爲人所侵陵不成爲國矣)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已猶決竟)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言子皮知己之善)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嫌爭競不順故以禮明之)是會也魯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子服惠伯從(從平子在晉)季孫猶在晉(爲晉所拘)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老尊卿之稱)若猶有罪死命可也(死晉之命)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

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會(欲得盟會見遣不欲私去)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襄二十一年坐叔虎與欒氏黨并得罪)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武子季孫意如祖父)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言感季氏恩故盡情也)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言晉將害之)其若之何且泣(泣以信其言使恐而速去)平

子懼先歸惠伯待禮待見遺之禮

邢侯與雍子爭鄐田

昭十四年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晉與之邢雍子亦楚大夫奔晉者久而無成獄久不決士景伯如楚士景伯晉理官叔魚攝理叔魚羊舌鮒也因士景伯如楚代爲理獄韓宣子命斷舊獄依舊法斷之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叔魚斷其罪歸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

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施罪於邢侯生者戮雍子叔魚死者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掠取也如雍子之買直爲昏貪以敗官爲墨墨不潔之稱如叔魚之鬻獄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忌畏也如邢侯之專殺爲賊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謂國卿正問於已理所當言至於他事則宜有隱三數叔魚之惡不

爲末減皆以正言之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於義未安直則有之平丘之會數其賄也言其瀆貨無厭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言鮒也能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三惡暴虐頗三惡除則加三利矣殺親益榮榮名益已猶義也夫三罪唯答宣子問不可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重疑之

荀吳圍鼓

昭十五年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白狄別邑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穆子即荀吳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愆過也適歸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

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完猶保守也）賈怠無卒（卒終也）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其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也荀吳必其能獲故因以示義）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鳶悅全反）

晉荀吳滅陸渾之戎

昭十七年晉侯（晉頃公也前年晉昭公是年新即位）使屠蒯如周（屠蒯晉侯之膳宰以忠諫進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雒水名三塗山名是時晉將伐陸渾之戎遣使如周託言欲設祭於雒與三塗蓋陸渾戎在伊雒之間也）萇弘謂劉子曰（萇弘周大夫劉子周卿士）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警戒以備戎也欲因晉以合勢）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河津名）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荀吳以師從祭史後伐陸渾）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以其附楚）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先備故獲）韓宣子夢文公携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吳帥師獻俘于文宮

晉殺祁盈

昭二十八年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勝鄔臧皆祁盈家臣也通室易妻也）祁盈將執之（盈祁午之子祁奚之孫將執二子）訪於司馬叔游（叔游司馬叔侯之子）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鄭書古書名也言害正直者實多徒衆）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言世亂讒勝子若執之恐反爲所陷不免於禍）姑已若何（且止）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言討家臣無與國事）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爲之言於晉侯（荀躒荀盈之子罃之孫以祁盈專戮亡於晉侯）晉侯執祁盈夏六月

晉殺祁盈及楊食我 楊叔向邑食我叔向子伯石也 食我祁
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
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 夏姬之女 其母欲娶
其黨 向之母欲向娶於男氏 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
懲舅氏矣 言父妾多而庶子鮮少嫌母姓不廣 其母曰子靈之
妻殺三夫 子靈巫臣也其妻夏姬也三夫陳御叔楚襄老及巫臣也時巫臣已
卒 一君 陳靈公 一子 夏徵舒 而亡一國 陳也 兩卿矣
孔寧儀行父 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

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 子貉即鄭靈公 子
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 鍾聚也言姚子生靈公與夏姬
靈公遇弒無後其美獨鍾於夏姬 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
仍氏生女黰黑 有仍古諸侯也美髮爲黰 而甚美光可以
鑑 髮膚光色可以照人 名曰玄妻 以髮黑故 樂正后夔取之
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之
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
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 夏以妹喜商以妲己周以褒姒三代所由

亡也共太子申生以驪姬廢 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
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 尤異也 叔向懼不敢
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
母走謁諸姑 子容母叔向嫂伯華妻也姑叔向母 曰長叔姒生
男 兄弟之妻相謂曰姒 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
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
遂弗視 至是其母之言果驗矣

魏獻子爲政

秋韓宣子卒 韓起 魏獻子爲政 獻子魏舒絳之子 分祁
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
司馬彌牟爲鄔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
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 戊魏舒庶子 知徐
吾爲塗水大夫 徐吾知盈之孫 韓固爲馬首大夫 韓固起孫
孟丙爲盂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
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
爲有力於王室 二十二年辛烏帥師納敬 故舉之謂□□

徐吾趙朝（趙朝趙勝曾孫旃玄孫）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爲卿之庶子爲餘子）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四人司馬彌牟孟丙樂霄僚安也受縣而後見言采衆而舉不以私也）魏子謂成鱄（鱄晉大夫）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遠疏遠也在遠不忘君言其忠）近不偪同（在近寮不偪同位言其恭）居利思義（不苟得）在約思純（無濫心）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貌醜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欲觀叔向爲人故從使人收食器者往觀之）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鬷明鬷蔑叔向素聞其賢故聞其言而知之）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賈國大夫亦貌醜）娶妻而美三年不

言不笑御以如皋（爲妻御以往皋澤）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不颺貌不揚顯）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因賈辛有功而後舉之言人不可無能）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舉魏戊）遠不失舉（以賢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先賞王室之功故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言能長配天命致多福者唯忠）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魏獻子辭梗陽人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上魏子）其大宗賂以女樂（訟者之大宗）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二人魏子之屬大夫）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

朝待於庭魏子朝君退二人待於魏子之庭饋入召之召二大夫食比置三歎既食使坐更命之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伯行叔行前輩也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或他人也昨因飲他人酒不夕食言饑甚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恐食不足而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魏子中軍帥故謂之將軍其名始此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是以三歎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君子之心亦宜然不可貪也獻子辭梗陽人傳言魏氏所以興

龍見于絳郊

昭二十九年秋龍見于絳郊絳晉國都魏獻子問於蔡墨蔡墨晉大夫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言龍無知乃人不知之耳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方法術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職有罪失官不食不食祿官宿其業其物乃至宿素也官素能脩其職業則所職之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坻止也水官棄而不脩則龍乃伏而不至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生則爵爲上公死則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或爲社稷之神或爲五行之神爲王者所尊奉木正曰句芒正官長也取木生句曲而有芒角也其祀重焉火正曰祝融祝融明貌其祀犂焉金

正曰蓐收秋物摧蓐而可收也其祀該焉水正曰玄冥水陰而幽冥其祀脩及熙焉土正曰后土土爲羣物主故稱后其祀句龍焉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爲社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少皞金天氏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能治其官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二子相代爲水正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窮桑少皞之墟也四子能治其官世不失職濟成少皞之功皆爲民

所祀穹桑地在魯北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共工在大皞後神農前其子句龍能平水土故死而見祀此其二祀后土爲社方答社稷故名言爲祀稷田正也掌播殖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烈山氏神農世諸侯自夏以上祀之祀柱周棄亦爲稷棄周之始祖能播百穀湯既勝夏廢柱而以棄代之自商以來祀之傳言蔡墨之傳

晉鑄刑鼎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鞅趙武孫寅中行荀吳之子荀偃孫汝濱晉所取陸渾地遂賦晉國一鼓鐵鼓量器名也或云以橐扇鞴謂之鼓以鼓石爲鐵也非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十卣之刑書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序位次也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主爵秩官爲被廬之法僖二十七年文公蒐被廬脩唐叔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棄禮徵書故不尊貴貴何業之守民不奉上則上夫業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也蒐于夷在文六年一蒐而三易中軍帥賈季箕鄭之徒遂作亂故曰亂制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即蔡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中行……矣今復興之是成其咎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鑄刑鼎本非趙鞅意不得已從之故脩德可以免禍

葬晉頃公子定公午立

昭三十年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在襄十五年子西弔公孫夏子蟜送葬公孫蠆今吾子無貳何故弔送共一使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字愛也事大在共其時命隨時供所求字小在恤其所無以

春秋貫玉卷三

敝邑居大國之閒共其職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言不敢忘共命以所備御者多不及訴之）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閒先君有所助執紼矣（紼輓索也送葬必執紼）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不得如先王禮數）大國之惠亦慶其加（慶善也善其君自行）而不討其乏（不討其不備數）明底其情（底致）也取備而已（但取備數）以爲禮也靈王之喪（在襄二十九年）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傳言大叔之敏）

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

定公十三年晉趙鞅謂邯鄲午（午邯鄲大夫趙鞅同族五從兄弟也）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十年趙鞅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徙著晉陽趙鞅邑）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言衛以五百家在邯鄲常爲是故與邯鄲相親）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侵齊則齊當來報僞若懼齊而徙百家於晉陽則衛與邯鄲好不絕）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欲如是謀而後歸衛貢）趙鞅怒召午而囚諸晉陽遂殺午（趙鞅不察其謀謂午不用命遂殺之）趙稷涉賓以邯鄲叛（趙稷趙午子涉賓趙午家臣）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婿父曰姻荀寅子娶吉射女）而相與睦將作亂（將攻趙鞅）董安于聞之（安于趙氏家臣）告趙鞅曰先備諸趙鞅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秋七月范氏（士吉射爲范氏）中行氏（荀寅）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爲盟書沈之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知文子）韓

簡子（名不信韓起孫）魏襄子（名曼多魏舒孫）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高彊齊子尾之子嘗奔魯遂適晉）唯伐君為不可（言人三折其肱歷病多者然後深知治病法喻己深知伐君專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我因伐君故出奔在此）三家未睦（三家知氏韓氏魏氏）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

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三臣內叛其罪一也鞅以韓魏為之援故得復夫叛逆人臣之大惡婚姻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辟於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不衷獨韓魏之請而許之後無政刑矣）

○（定十四年）梁嬰父惡董安于（梁嬰父荀躒之黨亦晉大夫）謂荀躒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荀躒使告於趙鞅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鞅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生人誰不死吾死暮矣乃縊而死趙鞅尸諸市而告于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告荀躒）荀躒從趙鞅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祀安于於趙氏家廟以報其忠）

○秋晉人圍朝歌公（魯定公）會齊侯（景）衛侯（靈）于牽謀救范中行氏（齊魯衛背晉助叛臣非義也）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

又敗鄭師（邑名）（時鄭亦往助范中行）

・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戰于鐵

（哀公）二年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罕達（子皮之孫）駟弘送之（以兵送粟於范氏）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戚衛邑）趙鞅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君臣之分乃天道之明顯者而范中行背之）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甲

戍將戰王良御簡子簡子卽趙鞅王良善御者衛大子爲右是年六月趙鞅納衛大子蒯聵于戚故爲鞅用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王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言其怯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畢萬晉獻公卿也七戰皆有功爲百乘之卿死以壽終牖下群子勉之死不在寇言有命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蠭旗衛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

獲齊粟千車趙簡子喜曰可矣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傅傁簡子屬也言知氏將爲難後竟有晉陽之患傁音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尨范氏臣爲范氏收周人所與田之稅趙氏得而獻之得尨以獻簡子吏請殺之簡子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還其所收之稅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以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罕達駟弘公孫林三人皆鄭將殿而射前列多死晉追兵在前列者多死

趙簡子國無小言雖小國猶有善射者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弢弓衣也嘔吐也○弢吐刀反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功爲上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王良曰我兩靷將絶吾能止之止使不絶我御之上也傳言簡子不讓下皆伐功○哀三年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荀寅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趙稷以邯鄲叛黨范中行氏○哀四年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卽中山趙稷奔臨晉邑齊國夏伐晉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晉邑

荀寅士吉射奔齊

哀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士吉射使爲柏人王生言張柳朔於士吉射使爲柏人宰吉射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公家之事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出柏人奔齊張柳

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止此而死於其職
王生授我矣授我生節吾不可以僭之僭失其節也遂
死於柏人爲吉射非晉戰死

荀瑤伐齊　　荀瑤伐鄭

哀二十三年夏六月晉荀瑤伐齊瑤即知伯襄子文躒之孫也高無平帥師禦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
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
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長武子晉大夫知伯曰齊人

取我英丘英丘楚地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
治齊取英丘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於犂
丘犂丘隰也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涿聚涿聚齊大夫也
○哀二十七年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
弘請救于齊駟弘鄭卿齊師將興陳成子設乘兩
馬繫五邑焉乘車兩馬大夫之等威又加之五邑召顏涿聚之
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
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

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言其整也
留舒齊地違去也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
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子思鄭國參
成子衣製杖戈製雨衣也立於阪上馬不出者
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畏其得衆心使謂成子
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
十七年楚滅陳非鄭之罪蓋知伯誣陳子故陳子怒謂其多陵人故寡君使
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

瑤何有焉言陳滅於已無傷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
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荀寅告成子荀寅此時奔在齊
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
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
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
之命告寡君成子疑其有爲晉之心也荀寅曰吾乃今知
所以亡自恨已無知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
而後入焉謀一事則當慮此三變然後入而行之所謂君子之三思今我

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悔其言不可復○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悼公哀公之子寧也哀公出孫魯人立悼公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行去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保守也南里在城外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酅魁壘酅魁壘晉人也賂之以知政欲使反為鄭閉其口而死不答閉氣而死將門攻鄭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主謂知伯尊稱主在此何不自入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惡貌醜也簡子廢嫡子伯魯而立襄子無恤故知伯言其醜且無勇何故立以為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悛悔趙襄子不知自改其惡趙襄子由是惎知伯惎毒也○惎其冀反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史記晉謚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知伯帥韓魏之甲圍趙襄子於晉陽韓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於晉陽之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

春秋貫玉卷之三終

春秋貫玉卷四上

虢　姬姓公爵出自王季子虢仲文王弟也仲與虢叔為王卿士勳在王室文王友愛二弟謂之二虢武王克商封仲於弘農周室東遷虢公忌父虢公林父猶為天子相謂之西虢後為晉滅虢叔之國在滎陽謂之東虢即鄭虎牢是也為鄭滅

虞　姬姓公爵出自太子子仲雍生季簡生叔達叔達生周章虞仲及武王克商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為吳君別封其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傳十二世為虞公晉滅之

錢選寫　夏尚忠刊

虞公出奔共池

初虞叔有玉虞叔虞公之弟虞公求旃旃佩之也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匹夫懷璧則人利其璧而害其身故有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有神降于莘

莊公二十七年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

緊得勝於我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未戰先畜養此）夫民讓事（禮也）樂和（樂也）愛親（慈也）哀喪（愛也）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莊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虢地）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

物也（若以甲乙日至祭先脾玉用蒼服尚青以此類享之）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請神賜土地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祝大祝宗宗人史大史應區嚚皆名也）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晉假道於虞以伐虢　虞師晉師滅下陽（晉人造意以虞首惡者罪其貪得重賂滅兄弟之國以及其身而不悟也）

（僖公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自少養於公宮公與之狎而不以其言為輕重）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請助晉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

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下陽虞虢之塞邑也下陽既取虢必亡矣猶不知懼而反有敗戎之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不及五年必亡矣）○（僖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虞虢

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泰伯
虞仲大王之昭也泰伯不從是以不嗣泰伯虞仲皆大王之子大王有剪商之志二子不從俱讓適吳故不嗣周位、虢仲虢叔
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
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
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
乎桓叔莊伯之族皆晉獻從祖兄弟皆以其勢偪而盡滅之虞豈能親於桓莊之族乎
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

豐絜神必據我據猶安也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
實親唯德是依故周書曰黍稷非馨明德唯
馨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
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
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
不臘矣臘者歲終祭百神之名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
八月甲午晉侯圍下陽冬十二月丙子朔晉
滅虢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
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媵臣使井伯爲媵臣以屈辱之

秦 嬴姓伯爵出自顓帝裔孫伯翳與禹平水土佐舜調馴鳥獸賜姓嬴以居於嬴故也十九世孫非子爲周孝王養馬封爲附庸邑秦秦谷非子四世孫秦仲誅西戎不克見殺秦仲孫襄公救幽王犬戎之難送平王東遷有功封爲諸侯有岐豐地子文公四十四年入春秋後悼公十年獲麟

梁亡

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
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言溝宮乃爲秦

襲己民懼而潰秦遂取梁○公羊子曰此未有
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
而亡也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者百姓一旦相率俱去狀若魚爛從內潰也

秦伯任好卒

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
行鍼虎爲殉殺人以葬環其左右皆秦之良也國人哀
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

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
之善人乎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
聖哲樹之風聲樹立風化聲教分之采物采章物色旌旗衣服各有定制所以分別之也著之話言著著於竹帛也話言善言也爲之
律度鍾律度量所以治歷明時陳之藝極藝準也極中也貢獻多少之法傳曰貢之無藝引之表儀引導也表儀猶威儀也予之法制令之制度告之訓典古之遺令教之防利防惡典利委之常秩委任也常秩官司之常職道之以禮則使無失其土宜衆

隷賴之而後即命即命順正令而就死聖王同之今縱
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
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秦伯使術來聘術作遂

文十二年秦伯康公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十二月戰河曲見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
魯國鎭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
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
寡君願徼福於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
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
命所以籍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
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
賄之

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秦伯景公也

昭公元年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后子秦桓公之子秦景公母弟秦鍼也其母曰弗去懼選選數也言若不出奔恐景

公數其罪而加戮也鍼適晉其車千乘鍼享晉侯爲晉侯設享禮造舟于河造舟爲梁通秦晉之道十里舍車一舍八乘爲八反之備自雍及絳雍秦所都絳晉所都雍絳相去千里用車八百乘歸取酬幣備九獻之儀始禮自齎其一故續送其八酬酒幣終事八反每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徑至故言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言千乘傳言秦鍼之出極奢富以成禮欲盡敬於所赴司馬侯問
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
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言已坐車多故出奔司馬侯

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鍼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 問何時當歸 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 言輔助之者多 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 鮮少也稔熟也以穀熟爲一年言少尚當歷五年 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 蔭日景也趙孟意衰以日景自喻故言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 鍼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 翫厭也愒貪也厭五稔遠貪朝夕近其與幾何不能久也○ 昭五年 秦景公卒后子復歸於秦

(鄭) 姬姓伯爵出自周厲王少子友宣王母弟也宣王封友於鄭爲幽王司徒死犬戎難是爲桓公其子武公定平王於東都亦爲司徒武公卒子莊公寤生亦相平王爲司徒莊二十二年入春秋後聲公二十年獲麟傳四世至鄭君乙韓哀侯滅之○莊昭厲子亹子儀文穆靈襄悼成僖閔定獻聲

鄭伯克段于鄢 鄢音偃

隱公元年 初鄭武公娶于申 申國卽申伯之國 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 因寤覺而生倉卒無備 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 欲立以爲大子 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卽位爲之請制 制邑名 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 虢叔東虢君也恃制邑巖險不脩德鄭滅之 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 公順姜請使段居京謂之京城大叔言寵異於衆臣京鄭邑 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 祭仲鄭大夫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城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 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 三分國一 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 使得其所宜 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

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兩屬於已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子呂鄭大夫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言無用除之禍將及已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廩延鄭邑公子呂曰可矣厚將得衆厚謂土地廣大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不義於君不親於兄非衆所附雖厚必崩大叔完聚完城郭聚人民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啓開導也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公子呂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共古恭伯國段因出奔共故謂之共叔段遂寘姜氏于城潁鄭地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封人典封彊者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

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隧地中之道也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賦賦詩也融融和樂也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洩洩舒散也○洩羊世反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考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滑段之子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隱二年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

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

隱七年鄭公子忽在王所忽莊公子三年周鄭交質故在周故陳侯請妻之陳桓侯鄭伯許之乃成昏○隱八年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嬀陳國姓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鍼子陳大夫先配而後祖禮先告廟後行親迎今忽先逆婦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

以能育

鄭人敗戎師　鄭息違言　鄭大子忽

救齊師

隱九年北戎侵鄭鄭伯莊公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徒步兵也軼突也○軼音迭又音逸公子突曰公子突莊公子鄭厲公也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嘗試也勇則能往無剛則不恥退君爲三覆以待之覆伏兵也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

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祝聃鄭大夫衷戎師爲三部伏兵祝聃帥勇而無剛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二伏兵至後伏兵起戎還走祝聃反逐之分戎師爲二段使前後不續而橫陳其軍於戎師之中故曰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十二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隱十一年鄭息有違言息侯爵姬姓國違言言語相背戾也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竟鄭之境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

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鄭伯賢不量力息國弱不親親同姓不徵辭言相違而不証不察有罪二國相惡不分曲直而典兵犯五不韙而以伐人韙音偉是也其喪師也不亦宜乎○桓公六年北戎伐齊僖公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忽莊公嫡子六月大敗戎師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戍聚兵而守之也餼饋客生食及芻米使魯爲其班後鄭鄭伯爵故後鄭忽以其有功怒挾已之有功怒魯之後已故有郎

之師在十年見魯公之未昏於齊也魯桓公三年娶文姜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又欲以他女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言必見責於人

鄭忽出奔衛

桓十一年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昭公鄭太子忽也祭仲曰時仲從忽救齊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子突子亹子儀皆內寵之子也弗從夏鄭莊公卒祭仲立昭公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姞姓宋大夫也厲公公子突也雍氏宗有寵於宋雍氏宗族皆有寵於宋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昭公以嫡子當立已正君位而宋欲祭仲廢忽立突故以死脅之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

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〇公羊子曰祭仲知權也其為知權奈何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于留留地名有專往于留地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言忽不能君祭仲存則存祭仲亡則亡故暫從其言以免已死相鄭則君生國存盖少遼緩突可出而忽可反是生易死也若終不能出突反忽則已猶在鄭國雖亂亦不至於亡是亡易存也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是神器可得而窺也是君父可得而簒也此傷敎害義不可彊遁者也范甯已非之矣但取其事附此

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桓十五年祭仲專以立突專權鄭國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郊邑外也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公載以出愍其見殺故載尸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昭公書鄭伯突見以庶子而奪嫡位非賢之也忽稱世子本當立者不能保其位故雖嗣立不稱君爵復歸者既絕而復歸諸侯稱復歸歸之正也

鄭伯突入于櫟[illegible]會（魯桓公也）宋公衛侯

陳侯于袲（袲音侈 宋地）伐鄭

秋鄭伯突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厲公因櫟人內應殺守櫟大夫檀伯）冬諸侯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不克伐鄭）◯穀梁子曰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非責也忽正突不正非其疑於爲義而果於爲不義相與連兵動衆納篡國之公子也）◯（桓）十六年春諸侯會于曹謀伐鄭也（未能納突故復位）夏伐鄭

春秋貫玉卷四上　十六　夏忠　三百○四

子亹子儀（皆昭公庶弟）

（桓十七年）初鄭伯（莊公）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弒昭公而立公子亹◯（桓）十八年秋齊侯（襄公）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車裂曰轘 轘音患）祭仲逆子儀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知齊有討意）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時人譏仲失臣節仲以子亹由渠彌立本不正己欲討之而不能故然其言以明本意）

鄭厲公自櫟侵鄭

（莊十四年）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鄭大夫）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子儀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厲公居櫟在外應外蛇之象）公聞之（魯莊公聞其事）問於申繻（申繻魯大夫）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

春秋貫玉卷四上　十七　孫科刊　三百十

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上大夫卿也伯父謂原繁疑原繁有貳心）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無納我之言）入又不念寡人（不親附已也）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桓公鄭始受封君也宗祏宗廟藏主石室言已世爲宗廟守臣○祏音石）社稷有主

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貳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莊公之子猶有八人傳唯見四人子忽子亹子儀並死獨厲公在八人名字記傳無聞○鄭伯自櫟入治與於雍糾之亂者祭仲已死故治殺雍糾之黨公父定叔出奔衛定叔共叔段孫定謚也三年而復之

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數始於一盈於十故以盈數爲良月殺公子閼刖強鉏二子祭足黨斷足曰刖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言不能早避害○莊二十一年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傳見周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王氏曰鄭伯有納惠王之功勲在王室然不免謚爲厲者其始以賂而簒立中以虐而出奔周室雖哀公義尚在也大子捷立是爲文公

鄭伯請盟于齊

僖公三年楚人伐鄭鄭伯文欲成附於楚孔叔不可孔叔鄭大夫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是年秋齊桓會宋人江人黃人于陽穀謀伐楚見齊○僖五年陳轅濤塗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四年會齊桓伐楚盟于召陵申侯既與濤塗議齊師歸不出於陳鄭之間既而申侯告齊桓背其說齊執濤塗故勸之城其賜邑虎牢郎齊以申侯忠所賜者濤塗將以陷申侯故勸之城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

申侯由是得罪○僖七年春齊人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也孔叔言於鄭伯曰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既不能勝人又不能下人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以逃盟罪歸申侯殺之且用陳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後人謂嗣君也求多責望之深也我死

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
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子文楚令尹曰
古人有言曰知人莫若君弗可改也已秋諸
侯盟于寗毋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
聞之招携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
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各於
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
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

三族鄭大夫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
亦無所不利焉以鄭事齊如封內臣齊侯將許之管仲
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
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守
命共時事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
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
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
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摠其罪人以臨

之摠將領也子華奸父之命卽罪人鄭有辭矣何懼以大義爲辭
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
嗣列姦用子華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
記記姦之位位會位也子華爲姦人而列在會位將爲諸侯所記君盟
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舉必書雖復齊史隱諱亦損盛德
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大子而求
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介因也鄭有叔
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閒也齊侯辭焉

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以齊
侯不聽子華故○僖十六年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
華終管仲之言○僖二十四年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
宋好聚鷸冠鷸水鳥卽翠也聚其羽以爲冠鄭伯聞而惡之
使盜誘而殺之陳宋之閒子華子臧皆鄭伯之子厲公之孫
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子臧之服不稱
也○僖三十年初鄭公子蘭出奔晉蘭卽穆公文公庶子從
於晉侯文公伐鄭請無與圍鄭不忍圍宗國許之秋秦

晉圍鄭見晉使待命于東晉東界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爲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傳言穆公所以得立○僖三十一年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瑕文公子洩駕亦鄭大夫○僖三十二年夏四月鄭伯捷卒文公也穆公立公子蘭楚令尹子上伐鄭將納公子瑕以瑕爲當立門于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車傾覆池水中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殺瑕以獻鄭伯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城之下鄭文公夫人也鄶城故鄶國傳言穆公所以遂有國

晉侯不見鄭伯

文公九年范山言於楚子范山楚大夫曰晉君少時晉靈公㓜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鄭及楚平晉會諸侯救鄭不及楚師○文十七年晉會諸侯于扈欲平宋亂事見宋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以其附楚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子家鄭大夫公子歸生也執訊通訊問之官持書與趙盾曰以陳蔡之密邇于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鄭卒陳蔡以事晉在位之中自穆公即位以來一朝于襄晉襄而再見於君晉靈夷與孤之二三臣夷穆公大子名也相及於絳晉都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言鄭事大之禮已極而晉猶未足則雖利害係國存亡亦不能再加其禮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音蔭蔭所休蔭之處古字通用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

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鋌疾走貌言急則休蔭於楚如鹿之不暇擇音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鯈惟執事命之言將發兵距晉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行成請和也趙穿公壻池爲質焉冬十月鄭大子夷夷即鄭靈公石楚鄭大夫爲質于晉

鄭穆公卒

宣公三年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穆公之父有[illegible]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為伯鯈余而祖也姞南燕姓伯鯈南燕祖皇帝後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訴所賜蘭為懷子月數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子儀之妃曰陳嬀子儀文公叔父也淫叔父之妻曰報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又娶于江江國名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葉楚地式涉反又娶于蘇蘇周寰內諸侯也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illegible]石癸曰石癸鄭大夫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姞姓之女為后稷[illegible]周是以興故曰吉人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亢極也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大宮鄭祖廟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傳言穆氏所以大興於鄭天所啓也大子夷立是為靈公

鄭歸生弒其君夷

宣四年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公子歸生將見將見君公子宋之食指動以示歸生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歸生以告以實告及食大夫黿召公子宋而弗與也欲使指動無驗公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公子宋公子宋與歸生謀先先公未殺已而殺之歸生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歸生歸生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謂無應變才反坐弒君惡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惟書君名而稱國以弒稱臣臣之罪

也書弑者之名 鄭人立子良穆公庶子即去疾 辭曰以賢
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堅即襄公靈公庶弟乃
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逐羣兄弟以公子宋弑君故 而舍
子良以其讓已 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
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乃舍之皆爲
大夫○宣九年 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六年楚伐鄭取
成於厲既成鄭伯逃歸 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
棼鄭地 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

死無日矣○宣十年 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
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鄭歸生卒鄭人
討幽公之亂斲歸生之棺而逐其族斲薄其棺不使
從卿禮 改葬幽公謚之曰靈○宣 十一年春楚
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
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
夏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厲之役鄭伯逃歸
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

于晉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
績
宣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三月克之鄭伯肉袒
牽羊以逆示爲臣僕 曰孤不天不爲天祐 不能事君使
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
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
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楚鄭世有盟誓之好

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
也鄭桓公武公始封之賢君也願楚徼福於此四君不泯其社稷 使改事君
夷於九縣楚滅九國以爲縣願得比之 君之惠也孤之願
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左右曰不可許也
得國無赦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
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退一舍以禮鄭
潘尫入盟子良出質潘尫楚大夫子良鄭伯弟 夏六月晉
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即彘子 士會

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
括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
夫趙同爲下軍大夫荀首林父從弟趙同趙嬰兄韓厥爲
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荀林父欲還曰
無及於鄭而勦民勦勞也焉用之楚歸而動不
後動兵伐鄭隨武子士會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
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言征
伐爲有罪不爲有禮楚軍討鄭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

刑成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
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荆尸楚武王所更陳法商農
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
爲宰擇楚國之令典宰令尹蔿敖孫叔敖軍行右轅左
追蓐在車右者挾轅爲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爲宿備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
轅楚陳以轅爲主前茅慮無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蹹伏皆持以絳及白
爲旛見騎賊舉絳旛見步賊舉白旛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軍在前者以茅爲旌
識而備慮有無中權後勁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爲殿百官象物而

動軍政不戒而備物猶類也戒勑令能[illegible]君
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
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賜老則不計勞旅有施舍
旅客來者施之以惠舍不勞役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尊卑別也貴
有常尊賤有等威威儀有等差禮不逆矣若之何
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
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
弱而昧者何必楚先縠曰不可晉所以霸師

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
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
敵彊而退非夫也非丈夫命爲軍師而卒以非
夫唯羣子能我弗能也以中軍佐濟中軍佐先縠所
率也濟渡河知莊子曰知莊子荀首也此師殆哉周易有
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
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坎爲衆今變爲兌兌柔弱川壅爲
澤坎爲川今變爲兌兌爲澤是川壅不行之謂臨水變爲澤乃成臨卦澤不

行之物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 遇敵必敗 彘子尸之 彘子先穀也主此禍 雖免而歸必有大咎 明年晉果殺先穀 韓獻子 韓厥 謂荀桓子 荀林父 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 令鄭屬楚故曰失屬彘子以偏師陷故曰亡師 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 三軍皆敗則六卿同罪不得獨責元帥 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 郔鄭北地

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 伍參伍奢之祖父 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 迴軍南向旆軍前大旗 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 愎很也○愎皮逼反

春秋貫玉卷四上　三十　錢礼 言三千

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 繼也 楚師必敗欒書曰楚自克庸以來 文十六年 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 治也 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 軍器 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 楚之先君 篳路 柴車 藍縷 敝衣 以啓山林 言二君勤儉以啓土 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 君之親兵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乘副 右廣

春秋貫玉卷四上　三十一　錢選 陶著三百九

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 內官近官序次也 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潘尫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 單車挑戰 晉人逐之左右角之 張兩角從旁來攻之 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 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 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

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 止不復逐 晉魏錡求公族未得 欲為公族大夫 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 魏錡魏犨之子趙[illegible]趙穿之子 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先[illegible]曰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會曰若二子怒

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先縠不可 不肯設備 士會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 帥將也覆伏兵七處 故上軍不敗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 布席坐示無所畏也 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王乘左廣以逐趙旃 怒其無禮故逐之 趙旃棄車而走林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illegible]車逆之 軘車兵車名○軘徒溫反 楚人亦懼王之入晉

[illegible]遂出陳孫叔敖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illegible]我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遂疾進軍車[illegible]卒奔乘晉軍荀林父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 爭扳舟揹墮舟中身墮水而死可掬者言其多 晉師右移上軍未動 言餘軍皆移去惟上軍在 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 工尹齊楚大夫右拒陳名 楚子使潘黨從唐侯以為左拒 唐侯屬楚之小國也 以從上軍郤克曰待諸乎 上

軍佐士會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爲分謗不戰爲生民殿其卒而退不敗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晉人有以廣車爲隊者逃險不能進楚人甚之脫扃甚教也扃車上兵闌楚人教之脫去兵闌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旆投衡乃出還便旋不進楚又教晉拔去大旆投衡上使不帆風車差輕○甚其器反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負羈楚大夫知罃知莊子荀首之子族家兵反還戰魏

錡御下軍之士多從之荀首乃下軍大夫故每射抽矢菆納諸魏錡之房抽擢也菆好箭房箭舍也○菆側留反錡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楊柳可以爲箭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董澤澤名在河東多蒲柳荀首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不能成營也宵濟亦終夜有聲言其兵衆將不能用所以敗丙辰楚

重至於邲重輜重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彰武功而收晉尸以爲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字義從止從戈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七德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强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幾危也

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晉罪無所犯也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傳言楚莊有禮所以遂興秋晉師歸荀桓子請死荀林父將中軍師敗則罪當死晉侯景公將許之士渥濁諫曰即士貞子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勝楚晉師三日食楚軍之食時楚棄輜重

所奔也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
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得臣子玉也憂未歇也
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
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
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
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
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
其敗也如日月之食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

位傳言晉景所以不失霸○公羊子曰莊王伐鄭勝乎
皇門鄭郭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茅旌
祀宗廟所用迎道神斷曰藉不斷曰旌用茅者取其心理順一自本而暢乎末所以通精
誠右執鸞刀以宗廟不血食自歸首以逆莊王曰寡人
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沛焉辱
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
一二耋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
之不令臣交易為言言鄭不善臣往來為惡言以致此不斥鄭伯

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微至
謙言薄略也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
親以手持旌令軍退也將軍子重諫曰君勝鄭而不有
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
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杅音于飲器穿敗也皮裘也蠹蝕壞也言杅穿皮
蠹乃出四方喻士卒死傷乃其宜不當以是滅鄭是以君子篤於禮
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謂有不服則征伐以討之
而不計其利但取其人服而不貪其國也告從不赦不祥從順服也吾

以不祥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
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
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
曰弱者吾威之強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
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
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
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
而佚晉寇○宣十四年夏晉侯伐鄭爲邲故

也○成公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鄭地討邲之敗也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

成四年三月鄭襄公卒大子費立是爲悼公鄭伯伐許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矣取鉏任泠敦之田任音壬泠音零許靈公許君愬鄭伯于楚以其侵已往楚愬鄭伯之罪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以罪坐鄭伯鄭伯歸使公子偃偃鄭穆公之子請成于晉怨楚不直已背之而從晉鄭伯及晉

同盟于垂棘晉會諸侯同盟于蟲牢鄭服也

○成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卽公子偃子大叔祖授玉于東楹之東禮授玉在兩楹閒行速故過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是年春鄭伯卒弟成公倫立○夏六月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鄭從晉故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鄭地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申息楚二縣

御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欒武子時欒書將中軍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荀首范文子士燮韓獻子韓厥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指侵蔡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不成令名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

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六軍之卿佐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武子曰善均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善之所在卽衆之所在而爲主也

○成七年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氾音凡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二鄭大夫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公孫申謀立君

成九年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銅鞮地名惡鄭伯之反覆故執之　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伯蠲鄭行人　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陳與晉故　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緩遣使于晉示不欲更立君　晉必歸君　穀粱子曰晉欒書師師伐鄭

不言戰以鄭伯也晉執鄭伯以伐鄭故不書戰君臣無戰道也　爲尊者諱恥不使臣敵君如王師敗績于茅戎　爲賢者諱過爲親者諱疾疾惡也　○成十年夏鄭人立髡頑成公大子　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辛巳鄭伯歸鄭伯討立君者怨其弃己更立君也　殺公孫申叔禽申之弟　君子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忠雖令德行之非人尚被其殺況不忠之事爲之必殺身矣公孫申素不爲人信服故曰非其人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成十五年　楚將北師子囊曰莊王子公子貞也　新與晉盟而背之十二年晉楚盟宋西門見晉　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歸老於邑　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鄭地　遂侵

衛及首止衛地　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楚邑　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背盟數戰罪也　無民孰戰明年晉果敗楚于鄢陵　○成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逞快也時晉厲公無道三郤驕范文子知內變將作故欲使諸侯皆叛冀其懼而思德　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謂死於安樂　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

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
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
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
楚姚句耳往姚句耳鄭大夫楚子救鄭過申子反入
見申叔時叔時歸老于申時子反將中軍因過申而入見之曰師其
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
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
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財足則思無邪用利而事

節動不失利則事得其節時順而物成群生得所上下和睦
周旋不逆動順時求無不具上下[illegible]各知其極無二
心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
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闕戰
死者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不施惠而
外絕其好義不建利瀆齊盟不詳事神而食話言信不守物
奸時以動禮不順時周四月今二月妨農業而疲民以逞刑不
正邪而苟快意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厎厎至也

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言其必敗不反
姚句耳歸者鄭使子駟問焉子駟鄭大夫對曰其行
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內無謀不整喪列外無
法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
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士燮欲旋師避
楚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
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
但得君臣相安而無內變所得已多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

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
不振旅眾散敗也在僖十五年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死於
狄也在僖三十三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在
宣十二年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見先君成
敗之事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
亟戰也有故亟數也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
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
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驕亢則憂患生也

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 壓笮其未備○笮音迫 軍吏患之范匄趨進 匄士燮子 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 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爲戰道 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 士燮執戈逐其子 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 子重子反 王卒以舊 罷老不代 鄭陳而不整 不整列 蠻軍而不陳 蠻夷從楚者不結陳 陳不違晦 晦月終陰之盡故兵家以爲忌 在陳而囂 囂喧譁也 各顧其後莫有鬪心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 巢車兵車上爲櫓如巢以望敵也 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 州犁伯宗子本晉臣前年奔楚 王曰騁而左右何也 騁走也 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

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 左將帥右車右也 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 禱請於鬼神 伯州犁以公卒告王 公晉侯 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 賁皇楚鬬椒子宣四年奔晉 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 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犁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憚合戰與苗賁皇意異 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從之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 二族強故在公左右 陷於淖 淖泥也○淖乃孝反 欒書將載晉侯欒鍼曰 鍼書之子 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 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大任謂元帥之職欒書將中軍 且侵官冒也 載公爲侵官 失官慢也 去將而御失官也 離局姦也 遠其部曲爲離局 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 蹲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 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

二子以射令王王忿曰大辱國賤其不尚智謀詰朝爾射死
藝言爾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也詰朝明日也及戰晉魏錡射共
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魏錡中
項伏弢弢弓衣○弢他刀反以一矢復命言一發而中郤至
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疾如
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問遺也楚師薄於
險薄迫也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
故子必射王有死藝命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

春秋貫玉卷四上　四十六

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言二子皆有過人之能囚
楚公子茷爲郤至見茷張本而戰見星未已子反
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補死亡繕甲兵繕治也展
車馬展陳也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欲復戰晉人患
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
列蓐食申禱蓐中重禱也明日復戰乃逸楚囚逸縱也
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子反內豎獻飲於子反
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

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食楚粟三日也范文
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佞才也何
以及此君其戒之戒勿驕楚師還及瑕瑕楚地王
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謂子
玉敗城濮時王不在軍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
再拜稽首曰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
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
鬪子玉自殺終二卿相惡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

春秋貫玉卷四上　四十七

側側敢不義言以義命已不敢不受側亡君師敢忘其
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諸侯城虎牢　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
侯卒于鄵鄵七報反
襄公二年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欲避楚役以負擔喻
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
寡人也楚子非爲他人任受此患乃爲鄭若背之是棄力與
言棄楚救鄭之力與盟誓之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

子秋七月庚辰鄭成公卒子髡頑立是爲僖公於是子罕當國攝君事子駟爲政子皙之父爲正卿子國爲司馬子產之父皆穆公子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官命君命也時成公未葬言不可改成公之命以背楚晉會諸侯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魯大夫請城虎牢以偪鄭荀罃曰善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遂城虎牢鄭人乃成鄭以晉奪其險故求成果如孟獻子之謀○襄七年鄭僖公將會諸侯于鄬時晉會諸侯于鄬以救陳事見陳侍者諫不聽及鄵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簡公名嘉僖公子○公羊子曰曷爲不言其大夫弒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則伐我喪城虎牢以偪鄭不恤成公之喪以中國爲強則不若楚圍陳不能救於是弒之

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襄八年鄭子國子產父穆公子子耳子良子穆公孫侵蔡侵蔡欲求媚于晉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子展子罕之子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三年會雞澤五年會戚又會城棣七年會鄬八年會邢丘

鄭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

欲楚欲以鄭為鄙邑而反欲與成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時悼公卽位方脩霸業四軍無闕晉上中下新軍八卿和睦一軍有二卿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請從楚騑也受其咎騑子駟名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伯駢鄭大夫也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

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鄭獻蔡俘於晉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郭外郊保守聚也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卽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荀罃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

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行李行人也而卽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襄九年冬十月晉侯悼公會諸侯伐鄭甲戌師于氾氾音凡令於諸侯曰脩器械盛餱糧歸老幼選精銳居疾于虎牢師有疾者居虎牢肆告師有過者赦之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恐楚救鄭鄭復屬之知武子曰許

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分四軍為三部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來者楚也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爭當以謀不可以暴骨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荀罃之意欲許鄭盟去後復還師伐鄭使楚再舉救鄭以疲之晉分四軍與諸侯之精銳爲三部以迎楚人晉迭出人各一次故我未病而楚疲矣過於力戰以暴骨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晉士莊子為載書士莊子卽士弱

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子展曰昭大神要言焉要誓以告神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偃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楚子伐鄭以與晉成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

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質正也要劫一時之言非後日証驗事故神不臨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瑞符驗也善之主也明神不蠲要盟神不以要盟為潔而臨之背之可也乃及楚平○襄十年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還圍蕭蕭宋邑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周謂天王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鄭簡公少子駟子國子耳秉政故知三士任其禍也下盜果殺三大夫○晉會諸侯伐鄭師于牛首鄭地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尉止鄭之士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將禦牛首之師以私憾減其車數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遂使弗獻也尉止獲俘囚又抑之以車過多非禮不使獻所獲初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子駟為田洫以正封疆而侵四族田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以作亂不逞之人不得志之人也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

司空子耳公孫輒子孔爲司徒子孔公子嘉冬十月戊辰尉止帥賊以入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知難不告利得其處也爲十九年殺子孔傳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子西公孫夏子駟之子也尸而追盜先臨尸而追盜盜入于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子產子國之子爲門者置守門庀群司具衆官○庀匹婢反閉府庫愼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十五人尸而攻

春秋貫玉卷四上　五十四　三百五十六

盜于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子蟜公孫蠆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侯晉侯氏之人堵女父堵女父堵氏之人司臣司臣司氏之人尉翩司齊奔宋尉翩尉止子司齊司臣子子孔當國代子駟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自群卿諸司各守其職位以受執政之法不得與朝政○辟音闢大夫諸司門子卿之嫡子將代父當門者弗順將誅之子孔欲誅不順者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既止子孔又勸令燒除載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

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專欲無成犯難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不於朝內燒欲使遠近見之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鄭及晉平

晉伐鄭會于蕭魚

襄十一年鄭人患晉楚之故晉楚爭鄭無寧歲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幾近也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

春秋貫玉卷四上　五十五

疾急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言當何計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固與晉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驟數也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使疆埸之吏侵犯宋境夏鄭子展侵宋欲以致諸侯四月諸侯伐鄭圍鄭觀兵于南門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愼必失諸

侯諸侯道敝慎者敬威儀謹辭令也言令諸侯以數伐鄭之故罷於道路矣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蘊積年穀而不分災○蘊紆粉反毋壅利專山川之利毋保姦藏罪人毋留慝速於去惡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奬助也或間茲盟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也邾小邾曹姓也宋子姓也齊姜姓也莒己姓也杞姒姓也薛任姓也實十三國言十二國誤也○己音紀或音祀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

命亡氏踣其國家踣斃也○隊直類反踣蒲北反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良霄即伯有子耳之子石㚟鄭大宰官○㚟音綽告將服於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所之願也楚人執之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

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叔肸叔向也告諸侯亦使赦鄭囚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悝觸蠲皆樂師名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廣車軘車皆兵車名淳耦也凡兵車百乘他兵車及廣軘共百乘歌鐘二肆肆列也縣鐘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及其鎛磬鎛磬皆樂器女樂二八十六人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

諸戎狄以正諸華在四年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共此樂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便蕃數也言遠人相率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夫樂以安德和其心也義以處之處位以義禮以行之行敎

令信以守之守所行仁以厲之厲風俗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言五德備乃為樂非但金石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待遇接納不能濟河渡河南服鄭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司盟之府有賞功之制不可廢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

○襄十三年鄭良霄大宰石㚟猶在楚十一年楚人執之至今

石㚟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先征五年而卜吉凶征謂巡狩征行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五年五卜皆同吉乃巡狩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不習謂卜不吉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偪一卿謂良霄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位不偪則大臣睦怨疾楚則事晉固使歸而廢其使廢使謂霄之使本欲與楚和令執之是廢其出使本意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初令霄來者霄必怨恨之故怨君與執事大夫上下相牽引不和猶愈於空執之也楚人歸之

○襄十五年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亂在十年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三子之父皆為尉氏所殺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百六十匹與師茷師慧樂師也茷慧其名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鄭人醢之師慧過宋朝將私焉私小便其相曰朝也相師者言朝內不可私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千乘相謂子產等也言不為子產殺二盜得賂而後歸之是重淫樂而輕相國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言子罕能救過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襄十八年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公子午午即子庚楚莊王之子為令尹午弗許楚子聞之使告午曰不穀即位於今五年時楚康王在位五年矣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公子午歎曰君王

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嘗試其難易也）公子午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公孫蠆）伯有（良霄）子張（公孫黑肱）從鄭伯伐齊（時晉有圍齊之役故三子從簡公會晉見魯）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子展子西知子孔從楚之謀）完守入保（完城郭內保守）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公子午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信再宿也）涉于魚齒之下（魚齒山之下有滍水故言涉○滍音雉）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師曠唯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強弱）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言君有德則勝無德則敗不在天時善惡猶言人能勝天也）○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十年尉止等作難）與純門之師（十八年召楚爲亂）子孔當罪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

晉人徵朝于鄭

（襄）二十二年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少正鄭卿官也公孫僑子產）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卽位（魯襄八年）卽位八月（卽位年之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稱執事者不敢斥晉侯）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因朝晉不禮生朝楚心）晉是以有戲之役（在襄九年）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實朝言觀釁飾辭也言欲往觀楚知可去否）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在十一年）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晉鄭同姓故）

而何敢差池差池不齊一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土地所有重之以宗器宗器宗廟禮樂之器鍾磬之屬以受齊盟齊同也遂帥群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朝正溴梁之明年溴梁之盟在襄十六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酒之新熟重者爲酎嘗新飲酒爲嘗酎與執燔焉助祭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謂二十年澶淵盟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荐仍也無日不愓豈敢忘職以多故所以不能朝晉雖不朝

而心在晉也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言自將往不須來召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口實徒知責鄭之不朝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翦削也謂見剝削不堪命則成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傳言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之討

公孫黑肱之善戒

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黑肱鄭子張穆公孫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段鄭子石黑肱子也而使黜官薄祭黜官謂無受多邑薄祭謂無用多牲祭以特羊四時祭以一羊殷以少牢三年盛祭以羊豕殷盛也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巳子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愼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子產問政於然明　子產辭邑

襄二十四年晉侯嬖程鄭程鄭荀氏晉大夫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揮鄭子羽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問自降下之道揮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鬷蔑也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階猶道也下人而已又何問焉言易知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言鄭本小人爲明年程鄭卒張本○襄二十五年晉程鄭卒

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子大叔卽游吉公孫蠆之子）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蔑然明名）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思而後行）如農之有畔（言有次）其過鮮矣◯（襄二十六年）鄭伯賞入陳之功（二十五年子展子產入陳事見陳）三月甲寅朔享子

春秋貫玉卷四上　六十四

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總名蓋請之於王）先八邑（以路及命服爲邑先八邑三十二井）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又次良霄又次方子產在子展之下四級）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賞禮以禮見賞謂六邑也）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

（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時趙文子會宋還過鄭事見楚）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二子石印段公孫段皆鄭大夫）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請以言志）子展賦草蟲（義取既見君子我心則降以趙孟爲君子）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illegible]不足當君子）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illegible]）

春秋貫玉卷四上　六十五

（詩[illegible]淫亂故云牀第之言閾門限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黍苗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比趙孟於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推善於君）子產賦隰桑（義取既見君子其樂如何）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取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欲子產有言規誨）子大叔賦野有蔓草（取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比已見趙孟）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大叔喜於相遇故趙孟受其惠）印段賦蟋蟀（義取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大夫稱主）公孫段賦

桑扈取君子樂胥受天之祜比趙孟有祿位也趙孟曰彼交匪敖
福將焉往卒享趙孟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
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以滛亂誣君顯怨之爲賓榮公猶顯然也蓋指人之無良我以爲君也其能久
乎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
謂矣後三年鄭果殺伯有趙孟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
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段氏其次也
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滛以使之後亡不亦
可乎

春秋貫玉卷四上　六十六

春無冰

襄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
乎梓慎魯大夫歲在星紀而滛於玄枵歲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以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曰星紀滛過也玄枵在子女虛危之次爾雅虛爲玄枵北方水玄黑枵虛耗意也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滛行失次以有時菑陰不
堪陽時菑無冰也盛陰用事而溫無冰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泄蛇乘龍蛇玄武司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歲星木也木爲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爲蛇所乘龍宋鄭
之星也歲星本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爲宋角亢爲鄭故以龍爲宋鄭之星宋
鄭必饑玄枵虛中也玄枵三宿虛星在其中枵耗名也
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歲爲宋鄭之星今失常滛入虛耗之次時復無冰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襄二十九年鄭子展卒子皮
即位罕虎代父爲上卿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
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在喪故以父命戶一鍾六斛四斗曰鍾
是以得鄭國之民宋司城子罕聞之曰

春秋貫玉卷四上　六十七

鄰於善民之望也民亦望君爲善宋亦饑請於平公
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施而不德
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
曰鄭之罕子皮宋之樂司城氏其後亡者也二者
其皆得國乎得掌國政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
加焉其以宋升降乎升降隨宋盛衰

鄭子皮授子產政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公孫黑即子皙穆公孫鄭大夫辭曰

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言女世為行人子晳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裨諶鄭大夫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紓解也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言必歸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子產位班次當知政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子產繼世益隆其善猶言

世濟其美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奪魄猶言喪心言伯有所為不善是天為子產除之也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國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戾定也不然將亡矣○襄三十年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駟氏子晳也良氏伯有也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

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夏四月鄭伯及其大夫盟駟良爭故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鄭伯有耆酒伯有即良霄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既而朝伯有朝鄭君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子晳以駟氏之甲子晳家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鄭地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言欲推伯有之亡而固子晳之存方為國家利

罕駟豐同生罕子皮駟子晳豐公孫段也三家皆出於穆公本同母兄弟伯有汰侈故不免三家同出而伯有孤特又汰侈所以亡人謂子產就直助彊直彊指子晳子產曰豈為我徒徒黨也言不以駟良為黨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能彊能直則可弭難今子晳未能也姑成吾所欲以無所附著為所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不與大夫之聚謀印段從之印段即子石穆公曾孫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

於死者况生者乎遂自止之秋七月壬寅子產入癸卯印段入印段義子產之所爲與之俱出故入亦與之俱入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祖廟癸丑伯有自墓門之瀆入以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帶子西子子晳之宗姪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兄弟恩等故無所偏助伯有死於羊肆羊肆市列也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葬之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怒其斂葬伯有子皮怒之曰禮

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鄭子皮授子產政產乃皮之從兄弟伯有死皮爲政今以賢故讓之辭曰國小而偪偪近大國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能事大則爲大國所恤故其國亦寬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伯石卽公孫段穆公孫子豐之子有事欲使之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言鄭大夫共憂鄭國事何爲獨賂之子產曰無欲實難言人不能無欲皆得其欲以從

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言成猶在我非在他也何愛於邑邑將焉往言邑猶在鄭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恐爲四鄰所笑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言賂以邑欲爲和順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當先和大族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請大史復命已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

惡其爲人也惡其虛飾使次己位畏其作亂故寵之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有封疆溝洫廬井有伍廬舍也九夫爲井使五家相保大人之忠儉者謂卿大夫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因其有罪而斃踣之豐卷將祭請田焉田獵也弗許曰唯君用鮮鮮野獸衆給而已衆臣祭以芻豢爲足豐卷怒退而徵役召兵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

沒入於公三年而復之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
取我衣冠而褚之褚畜也奢侈者畏法故畜藏其衣冠取我田
疇而伍之並畔為疇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
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
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子產相鄭伯如晉

襄三十一年夏六月魯襄公薨公薨之月子
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

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
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充滿斥見
言其多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
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閈音扞里門也閎音宏門旁長楲
所以止扉首高之則墻亦高恐盜踰墻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
無令客使憂寇盜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
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宇葺牆葺覆也以草覆牆以
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曰以敝
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誅責也是以不敢
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隨時來朝會逢執事
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
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
非薦陳之不敢輸也薦陳猶獻見也此言不敢輸幣其暴露
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
此言不敢暴露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稱晉先君所以愧服其心
宮室卑庳音婢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

如公寢庫廄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易治也
圬人以時塓館宮室圬人塗者塓塗也○圬音烏塓音覓諸侯
賓至甸設庭燎庭燎設大於庭僕人巡宮巡宮行夜以捍盜賊
車馬有所有所處賓從有代代客役巾車脂轄巾車
主車之官以脂塗車使行滑也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瞻視客所當得
而給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羣官各陳其物以待賓公不
留賓而亦無廢事賓得速去則事不廢憂樂同之教其
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言見遇如

此寧當復有災患乎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銅鞮晉離宮○鞮丁兮反而諸侯舍於隸人舍如隸人之舍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癘猶災也言水潦無時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問晉命已所止之宜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言鄭與魯亦有同姓之憂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反命於晉君趙文子

春秋貫五卷四十　七十四

曰信信如字産言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贏受也○贏音盈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産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

北宮文子知鄭之有禮　子産不毀鄉

校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用聘禮而用郊勞之辭文子入聘報印段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逆北宮文子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此以上文子辭子産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其貌美其才秀公孫揮行人子羽能知四國之爲知諸侯所欲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

春秋貫五卷四上　七十五

謀於野則獲得所謀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蔽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産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傳跡子産行事以明北宮文子之言○鄭人游于鄉校鄉之學校以論執政論其得失然明謂子産曰毀鄉校何如子産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

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
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
善以損怨為忠善則怨息不聞作威以防怨欲毀鄉校即作
威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
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道通也不如吾聞
而藥之也以為藥石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
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
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小人然明自謂也　仲尼聞是

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於是十歲長而後聞之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為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
否尹何年少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學也使
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指尹何子產曰不
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
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
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
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
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
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
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子
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
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
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

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自今請雖吾家
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
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
也言心既不同豈敢治子家事但有危者以告　子皮以為忠故委
政焉子產是以能鄭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

鄭放游楚于吳　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昭公元年　鄭徐吾犯之妹美徐吾犯鄭大夫公孫楚聘之
矣公孫楚即子南穆公孫　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公孫黑即

(子皙禽雁也納采用雁時公孫楚已先聘徐吾犯之妹而黑又聘之故曰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公孫黑盛飾入布幣而出(布陳贄幣)公孫楚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子皙黑之字也)抑子南夫也(子南楚之字夫夫言足爲丈夫)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

逐之及衝(衝交道也)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大夫皆謀之(議二人之曲直)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先聘子南直也子南用戈子皙直也子產力未能討故鈞其事歸罪於楚)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奸犯也)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奸國之紀謂傷人)子皙上大

夫女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子產咨於子大叔(大叔游楚之兄子也)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亢蔽也)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鄭爲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

虎(子皮)公孫僑(子產)公孫段(伯石)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閨門鄭城門薰隧門外道名)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自欲同於六卿故曰七子)子產弗討(子皙強討之恐亂國)○昭二年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黑爲游楚傷故欲害其族)傷疾作而不果(前年游楚所擊瘡)子產在鄙(出在外也)聞之懼弗及(恐失機會)乘遽而至(遽傳驛也)使吏數之(責數其罪)曰伯有之亂(在襄三十年)以大國之事未

爾討也務共大國命不暇治爾罪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
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
與游楚爭娶徐吾犯之妹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
謂使大史書七子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
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
子産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
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印子
晳之子褚師市官子産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

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
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衢道
也加木焉書其罪於木以加尸上警衆也

子産作丘賦 鑄刑書

昭四年鄭子産作丘賦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産別賦其
田如魯之田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謂子國爲尉氏所殺
己爲蠆尾謂子産重賦害人如蠆也以令於國國將若之
何子寬以告子寬鄭大夫子産曰何害苟利社稷

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
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
恤於人言逸詩也子産自以爲權制濟國於禮義無愆吾不遷矣
子寬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
猶貪涼薄也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
在列國也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蔡偪楚曹滕偪
宋鄭先衛亡偪而無法鄭偪晉楚政不率法而制
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子産權辟救急子寬譏之乃正道也

○昭六年三月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
叔向使詒子産書曰始吾有虞於子虞度也言準度
子産以爲已法令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
辟懼民之有爭心也臨事制刑不先爲刑法恐民知法起爭端猶
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
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
勸從教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淫放也懼其未也故
誨之以忠聳之以行聳懼也敎之以務時所急使

之以和[說以使民]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施之於事為涖]斷之以剛[義斷恩]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上公王也][官卿大夫也]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權移於法故民不畏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因詭文以生爭緣徼幸以成其巧偽]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周之衰亦為刑書謂之九刑]

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在襄三十年]立謗政[作丘賦在四年]制參辟鑄刑書[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將以靖民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以刑書為徵]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末喻小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數改法]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以見箴戒為惠士文伯曰[士文伯晉大夫]火見鄭其火乎[火心星周五月昏見]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象類也同氣相求火未出而用火相感而致災]

六月丙戌火

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

[昭七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襄三十年鄭殺伯有言其鬼至]鑄刑書之歲二月[在前年]或夢伯有介而行[介甲也]曰壬子余將殺

帶也[駟帶助子皙殺伯有壬子六年三月三日]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公孫段豐氏黨壬寅此年正月二十八日]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此年正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襄十九年鄭殺子孔良止伯有子也立以為大夫使有宗廟]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孔不為厲問何為復立洩]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

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恐惑民并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者以解說民心
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民不可知之故治政或當反道以求媚於民不媚不信悅而後信之不信民不從也及子
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景子趙成晉中軍佐曰伯有猶能
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魄形也既生
魄陽曰魂陽神氣也用物精多則魂魄強物權勢也是
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爽明也匹夫匹婦強死其
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強死不病也人謂匹夫匹

婦賤身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
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腆厚
也○子良公子去疾生子耳公孫輒輒生伯有良霄三世為鄭卿抑諺曰蕞
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
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良霄魂魄所馮者貴重
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傳言子產之博敏子皮之
族飲酒無度相尚以奢相困以酒故馬師氏與子皮氏
有惡馬師氏公孫鉏之子罕朔也與子皮氏同一族罕朔殺罕魋魋子

皮弟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illegible]朔可[illegible]在何位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
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謂以禮去者降位一等罪人以
其罪降罪重則降多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
也其官馬師也大夫位馬師職獲戾而逃唯執政所
寘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
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為子產故使降一等不以罪降

鄭葬簡公

昭十二年三月鄭簡公卒子寧立是為定公將為葬
除除葬道及游氏之廟游氏子大叔族將毀焉子大叔
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用毀廟具也使人執毀廟
器用立而不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
忍廟也諾將毀矣教毀廟者之辭既如是子產乃使
辟之辟其廟而不毀司墓之室有當道者簡公別營葬地不在
鄭先公舊墓故道有臨時迂直也司墓之室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冢毀之則
朝而塴塴下棺也毀其室則道直而近故可以朝塴○塴北鄧反又作窆音貶

弗毀則日中而塴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不欲久留賓）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晉韓起聘于鄭

昭十六年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不共恪孔張後至（孔子之孫）立于客間（賓入廟門大夫立於東夾南面北上士立於門東北面西上禮也立於客間者蓋賓入未升階時立於西方孔張誤立於此）執政禦之（執政掌位列者禦止也）適後客（張又移立客之西）又禦之適縣間（張又益西立于樂肆之縣間蓋西階之西也）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富子鄭大夫諫子產也）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言數見笑則必陵侮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耻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

不信刑之頗類（頗偏也類戾也）獄之放紛（放縱也紛亂也）會朝之不敬（謂國無禮敬之心）使命之不聽（下不從上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耻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昆兄也子孔鄭襄公兄孔張之祖父）執政之嗣也（子孔嘗執鄭國之政）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卿得自立廟於家）有祿於國（受祿邑）有賦於軍（軍出卿賦百乘）喪祭有職（有所主）受脤歸脤（受脤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脤謂大夫祭歸肉於公皆社之戎祭也）其祭在朝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耻之（其祭在廟謂助君祭）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言爲過謬者自應用刑罰）子寧以他規我（規正也）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即韓起玉環同工共朴自共爲雙）宣子謁諸鄭伯（謁請也）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言所求少）晉國亦未可以二晉國韓

子不可偷也偷薄也若屬有讒人交鬭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産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立謂立於上位也此言韓起不當求環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此言鄭所以不與環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不復成國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産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執政不以爲義而與之不敢復請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

産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并與商人俱來庸次比耦庸用也用次更相比耦耕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無強市其物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以好會之事辱臨敝邑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藝法也鄭鄙邑也亦弗爲也不欲爲鄙邑之事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傳言子産能以禮宣子能改過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餞送行飲酒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詩言志也子齹賦野有蔓草子齹子皮之子嬰齊也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君子相願已所望也子産賦鄭之羔裘

取其彼其之子舍命不渝邦之彥兮以美韓子宣子曰起不堪也不能
堪此盛德子大叔賦褰裳褰裳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
他人言宣子思已將有褰裳之志如不我思亦豈無他人宣子曰起在此
敢勤子至於他人乎言已今崇好在此不復令子適他人子大
叔拜謝宣子之有鄭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是褰裳不
有是事其能終乎言有此以警晉所以不敢侮鄭而終相善也子
游賦風雨子游駟帶之子駟偃也風雨詩取其既見君子云胡不夷子旗
賦有女同車子旗公孫段之子豐施也有女同車取其洵美且都以愛樂宣

子之志子柳賦蘀兮子柳印段之子印癸也蘀兮詩取其倡予和女言宣
子倡已將和從之宣子喜曰鄭其庶乎庶幾於興盛二三
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六詩皆鄭風故曰不出鄭
志皆昵燕好曰昵親也賦不出其國以示親好二三君子數
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
我將言志在靖四方畏懼天威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
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
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

敢不藉手以拜以玉馬藉手拜謝○鄭大旱使屠擊
祝款豎柎三子皆鄭大夫有事于桑山有事祭也斬其木
不雨子產曰有事于山蓺山林也蓺養護令繁殖而
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宋衛陳鄭災

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周之冬即夏正
八月也心星爲大辰是時大辰見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申須
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申須魯大夫天事恒象天道

恒以象類告示人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
火災乎今火向伏西流有孛掃除舊火明年夏正三月火出必布新火爲災梓
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彗始有形象而徵火出
而見前年火出時已見此孛今茲火出而章今年火出之月孛益
章明必火入而伏彗必隨大火沒其居火也久矣歷二年
其與不然乎言孛之居火久明年火出時必益甚而災諸侯其與人事相關
必然矣火出於夏爲三月謂昏見於商爲四月於
周爲五月夏數得天得天正若火作其四國當

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大辰大火宋分野陳大皞之虛也大皞居陳木火所出鄭祝融之虛也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鄭皆火房也房舍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天漢水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衛今濮陽縣昔帝顓頊居之其城內有顓頊冢其星爲大水衛星營室營室水也水火之牡也牡雄也水克火故配合論水爲火牡火爲水妃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丙午火壬子水水火合而相薄水少而火多故水不勝火鄭禆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

春秋貫玉卷四上　九十二　錢選　夏忠刻

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瓘珪也斝玉爵也瓚勺也欲以禳火子產弗與以爲天災流行非禳所息故也○禆婢支反

昭十八年夏五月夏正三月也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愼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七月其火作乎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水火合之日故知當火作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愼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參近占以審前年之言曰宋衛陳鄭也數日

皆來告火禆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禆竈請用瓘斝禳火子產不聽今復請用之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多言者或時有中遂不與亦不復火傳言天道難明雖禆竈猶不足以盡知之鄭之火作也初火作時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晉人新來未入故辭不使前也使司寇出新客新來聘者禁舊客勿出於宮爲其知國情不欲令去使子寬子上巡群屏攝至于大宮子

春秋貫玉卷四上　九十三　錢選　唐佐刻

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大宮鄭祖廟巡行宗廟不得使火及之使公孫登徙大龜登開卜大夫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祏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有火災故合群主於祖廟易救護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儆備火也商成公儆司宮商成公鄭大夫司宮巷伯寺人之官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舊宮人先公宮女司馬司寇列居火道備非常行火所焮焮炙也巡行預爲之備○焮許靳反城下之人五列登城爲部伍登城備姦也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野司寇縣士也各保集其應受徵役之人

恐四方聞之生變也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除治祭位於國北就大陰以禳火也禳火于玄冥回祿玄冥水神回祿火神祈于四鄘鄘城也城積土陰氣所聚故祈之以禳火之餘災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征賦稅也三日哭國不市示憂戚不會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初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辭晉公子公孫而授兵似若叛晉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

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望群望也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撊然勁忿貌○撊退板反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說解也

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言鄭雖與他國為竟每瞻望晉歸赴之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傳言子產有備

子產辭晉幣

昭十九年鄭駟偃卒偃卽子游駟帶之子子西之孫偃娶於晉大夫生絲弱絲晉女所生絲弱幼小也其父兄立子瑕子瑕駟偃之叔父卽駟乞他日絲以告其舅舅晉大夫也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子產對客曰鄭國

不天不為天所祐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於私族之謀宜立親之長者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言天自欲亂駟氏非國所知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卽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鄭大水龍鬬于時

門之外洧淵時門鄭城門也國人請爲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覿見也禳之則彼其室也淵龍之室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傳言子產之智

鄭子產卒

昭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符之澤萑音丸符音蒲鄭澤名盜於澤中劫取之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符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產卒在鄭定公之世後八年定公卒子獻公立

鄭駟歂殺鄧析

定公八年鄭駟歂嗣子大叔爲政歂音遄卽子然駟乞之子也四年大叔卒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鄭大夫私造刑法書之于竹簡謂之竹刑君子謂駟歂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加益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詩邶風也言靜女三章之詩雖說美女義在彤管彤管赤管筆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詩鄘風也錄竿旄詩者取其中心願告人以善道也言此三詩皆以一善見采而鄧析不以一善存身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駟歂無以勸能矣傳言駟歂嗣大叔爲政鄭所以衰弱○哀公五年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子思子產之子國參也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

(許)姜姓男爵出自炎帝之後堯四岳伯夷之子也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illegible]許[illegible]

秋時國小近鄭再滅之以爲俘邑後附楚自文叔十一世始見春秋後許元公子結元年獲麟至戰國爲楚所滅

公會鄭伯于郲

隱公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郲（公會隱公也　郲音來鄭地）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宮（授兵賦車馬也　大宮鄭祖廟）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公孫閼子都潁考叔皆鄭大夫）潁考叔挾輈以走（輈車轅也）公孫閼拔棘以逐之（棘戟也）及大逵弗及閼怒秋七月

公會齊侯（僖公）鄭伯（莊公）伐許庚辰傅于許（傅及也）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蝥音侔　蝥弧旗名）公孫閼自下射之（閼以爭車之恨乘時射考叔）顛（顛墜而死）瑕叔盈（亦鄭大夫）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欲以許地讓魯公使取之）公曰君謂許不共（不供職貢）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讓許而不取見隱公之賢）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許叔許莊公弟　東偏東鄙也）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言我止鄭之一二臣尚不能安況又益之以許）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言叔段尚不能和協使求食於諸侯況能久有許）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獲公孫獲鄭大夫）若寡人得沒于地（以壽終）天其以禮悔

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言將復入許不止此東偏）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圉邊垂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桓公至莊方三世）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

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刑法度也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豭百人爲卒豭牡豬也行出犬雞二十五人爲行以詛射潁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大臣不睦又不能用刑於邪人邪而詛之將無益矣○僖公四年許穆公卒于師

時從齊桓伐楚次于陘葬之以侯禮也男而以侯禮加之一等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斂衮衣公服加二等

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葬許悼公

昭公十九年夏許悼公瘧飲[illegible]子止之藥卒止獨進藥不由醫大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譏止不舍[illegible]所以君名穀梁子曰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止責曰我與弒君之人同罪於是致君位於弟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嗌音益咽喉也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冬葬許悼公日卒春秋書夏五月戊辰凡君弒則不日其卒則非正弒也時葬書冬葬則有時矣不使止爲弒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羈貫翦髮爲飾成童八歲以上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

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

衛 姬姓侯爵出自武王同母少弟封康叔受封於衛居河淇之間故商墟傳十三世桓公入春秋本都河北至文公東徙渡河子成公遷帝丘後出公十二年獲麟後十一世聲公之子速復爵爲侯速孫嗣君更貶號曰君後六世爲秦二世廢○桓宣惠黔牟懿文成穆定獻殤襄靈出莊

衛州吁弒其君完

隱公三年初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戴[illegible]嬀陳國姓桓公名完在位十六年被弑莊姜以爲巳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賤而得幸曰嬖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公溺愛而不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石碏衛大夫碏音鵲臣聞愛子敎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

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言將立爲大子則宜早定若不早定則州吁必緣寵而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如此者少也降其身則必恨恨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眕之忍反重也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石厚也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老致仕也○隱四年春衛州吁弑其君完而自立○宋殤公之卽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宋穆公讓姪殤公逐其子馮奔鄭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鄭公孫滑奔衛二年鄭伐衛見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春秋時凡篡立與諸侯會列名則不復討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謂宋公子馮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殤陳侯桓

●蔡人宣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公魯公衆仲魯大夫曰衛州吁其成乎和民曰成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亂謂阻兵而安忍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絲見棼纏益所以亂棼音墳纏於云反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恃兵則民殘民殘則衆叛安忍則刑過刑過則親離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

覺矣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碏也厚以州吁不安諮其父）石子曰王覲爲可（覲天子則可以定其位）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卽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請衛人自臨討之）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卽位（公子晉也）○（宣公莊公子桓公弟）○隱五年四月鄭人侵衛牧（牧衛邑）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燕南燕國姞姓黃帝之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制鄭邑名卽制巖邑之制）六月鄭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隱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殤）齊侯（僖）衛侯（宣）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定國息民故曰禮也）○穀梁子曰諸侯之參盟於是始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霸

衛侯朔出奔齊　狄入衛

（桓公十六年）初衛宣公烝於夷姜（夷姜宣公庶母上淫曰烝）生伋子屬諸右公子（卽職右媵之子）爲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見伋之妻美遂自許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卽洩在媵之子也）夷姜縊（失寵自縊）宣姜與公子朔搆伋子（宣姜卽所取伋子之妻搆譖害之也）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使伋逃去）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飮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公子故怨惠公（惠公卽公子朔桓十三年卽位）職左公子洩立公子黔牟（伋故）齊

莊公六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朔入于衛放公子黔牟于周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復位十九年卒子懿公立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本末終始也衷中也度始終然後立中制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强譬之樹木本弱者其枝必披非人力所能强成○閔公二年冬十一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懿公惠公之子鶴有乘軒者軒大夫車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莊子甯速也玦玉玦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取其文章順序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傳言衛侯失有素雖臨事而戒猶無所及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夷狄畏鬼故恐言當先白神至則告守曰不可

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衛將東走渡河狄復逐而敗之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公子頑烝於宣姜不可公子頑黔牟弟惠公庶兄宣姜頑庶母齊女故齊使烝之强之生齊子戴公名申文公名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迎衛敗衆宵濟夜渡畏狄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共及滕皆衛別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廬舍也曹衛下邑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立文公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桓公使公子無虧齊桓公子武孟也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鷄狗皆三百與門材衣單複具曰稱門材使先立門户歸夫人魚軒魚軒夫人車以魚皮為飾重錦三十兩重錦錦之熟細倍常者長四丈兩端卷各二丈故云兩三十兩三十匹也戴公卒文公繼立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大布麤布大帛厚繒蓋用諸侯諒闇之服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

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〇僖公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齊桓合諸侯以城楚丘

衛侯出奔楚

僖二十八年春晉侯文公重耳將伐曹假道于衛曹在衛東故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侵曹伐衛晉侯齊侯盟于斂盂斂盂衛地衛侯請盟衛侯衛文公之子成公也悔不假道故請盟於晉以求成晉人弗許衛欲與楚服於楚以求助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

晉衛侯出居于襄牛襄牛衛地鬭楚師敗于城濮懼出奔楚遂適陳自襄牛出使元咺奉叔武元咺衛大夫叔武衛侯弟從晉侯盟于踐土攝位暫受晉盟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角元咺子咺不廢命奉叔武以入守居守於國六月晉人復衛侯以叔武受盟於踐土故聽衛侯歸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武子名俞甯莊子之子宛濮衛地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不和也今天

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牛曰牧馬曰圉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傳言叔武之賢甯俞之忠衛侯先期入不信叔武先國人期之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長牂衛大夫甯子患公之欲速故先入欲安喻國人公子歂犬華仲前驅衛侯遂驅奄甯子未備二子衛大夫叔武將

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手射叔武故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元咺以衛侯驅入殺叔武故至晉愬之衛侯與元咺訟爭殺叔武事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元咺又不宜與其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為坐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傳曰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坐獄於王廷各不身親蓋令長吏有罪先驗吏卒之義也衛侯不勝三子辭屈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

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爲己職橐衣囊饘糜也言其忠至所慮者深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瑕衛公子適也此不當立乃元咺之罪

○僖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酖衛侯衍醫名晉侯實怒衛侯欲殺而罪不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焉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甯俞視衛侯衣食故得知之公爲之請公魯僖公也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雙玉曰穀魯本與衛同好故爲之請○穀音角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恐元咺拒己故賂周冶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子適卽瑕子儀瑕母弟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服卿服將入廟受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見周歂死而懼

衛遷于帝丘　甯武子來聘

僖三十一年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故帝顓頊之墟故曰帝丘時衛避狄難故也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相夏后啓之孫居帝丘享祭也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歆猶饗也杞鄫何事言杞鄫夏後自當祀相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言帝丘久不祀相非衛所絕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諸侯受命各有常祀請改祀命

○文公四年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私問之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肄習也魯人失所賦甯武子佯不知此亦愚之不可及處昔諸侯朝正於王朝而受政教也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湛露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言露見日而乾猶諸侯稟天子命而行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爲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今陪臣來繼舊好方論天子之樂故自稱陪臣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　仲叔于奚請繁纓以朝

文七年晉郤缺言於宣子即趙盾時為政曰日衛不
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
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
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
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宣子說之八年春晉侯
使解楊歸匡戚之田于衛解楊晉大夫匡戚皆衛地匡為鄭所
侵戚為晉所侵至是晉令鄭歸匡而已歸戚故總使解揚歸之○成公二年衛侯
使孫桓子即孫良夫石稷即石成子石碏四世孫帥師侵齊

春秋貫玉卷四上　一百十二

與齊師遇石稷欲還孫桓子曰不可以師伐
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
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四月戰于新築衛地
師敗將盡衛為齊所敗將全軍覆沒新築人仲叔于奚救
孫桓子于奚守新築大夫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
以邑賞其救桓子之功辭請曲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四周諸侯
軒縣闕南方繁纓繁纓馬飾皆諸侯禮服以朝許之仲尼聞
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
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器車服名爵號名位不愆為民所信
信以守器動不失信則車服可保器以藏禮車服以表尊卑
禮以行義尊卑有禮各得其宜義以生利得其宜則利生利
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
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衛林父自晉歸于衛

成公七年衛定公定公名臧衛成公之子惡孫林父林父即孫文子乃孫良夫之子也冬孫林父出奔晉成十四年

春秋貫玉卷四上　一百十三

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欲見歸之夏
衛侯既歸晉侯使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
辭定姜曰不可定姜定公夫人是先君宗卿之嗣也
林父本衛同姓之卿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
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違大國必見伐故亡安民而
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復林父位

衛侯出奔齊

衛侯定公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衍

以爲大子敬姒定公妾衎獻公也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夫人乃獻公適母言獻公行無禮必從已始下言暴妾使余是也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鱄衎之母弟○鱄音專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林父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寶器盡寘諸戚戚孫氏食邑而甚善晉大夫備亂起欲以爲援○襄公十四年衛獻公戒

孫林父甯殖食勑戒二子欲共宴食皆服而朝服朝服侍命於朝日旰不召旰晚猶不召食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從公於囿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皮冠田獵之冠也君敬大臣宜釋皮冠既不召食又不釋冠二子怒孫林父如戚孫蒯入使孫蒯林父之子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巧言之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戚衞河上邑公欲以喻林父居河上而爲亂大師掌樂大夫也大師辭辭以爲不可師曹請爲之師曹樂人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誨教也師曹鞭

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恐孫蒯不解故誦蒯懼告林父林父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欲先公作亂并帑於戚使妻子皆入戚而入見蘧伯玉衞大夫名瑗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奸犯也雖奸之庸知愈乎言逐君更立未知當差否遂行從近關出懼難作欲速出竟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

三子衞羣公子疑孫子故盟之孫林父皆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初尹公佗學射於庚公差庚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二子佗與差也爲孫氏逐公公孫丁御公爲公御也庚公差差初佳反又初宜反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禮射不求中射兩軥而還軥車軛卷者○軥其俱反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佗不從丁學故言遠始與公差俱退悔而獨還射於公孫丁也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貫佗臂子鮮

從公子鮮卽衛侯母弟鱄也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
無罪告宗廟也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
誣欺也定姜獻公適母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
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
二罪也謂不釋皮冠之比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
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時姜在國故不使得
告無罪魯公襄公使厚成叔弔于衛厚成叔魯大夫名瘠曰
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

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執事衛諸
大夫曰有君不弔弔恤也有臣不敏敏達也君不赦
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增其淫慝發洩
爲逐君之事衛人使大叔儀對大叔儀衛大夫曰羣臣不
佞不才也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卽刑而悼棄
之自傷悼棄去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
羣臣又重恤之重恤謂愍其不違也敢拜君命之辱重
拜大貺謝重恤之賜厚成叔歸復命語臧武仲曰

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守於國有母弟
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右宰
穀從從衛君也而逃歸衛人將殺之穀衛大夫也以其從君故欲殺之
辭曰余不說初矣言初從君非悅之不獲已耳余狐
裘而羔袖言一身盡善唯少有惡喻已雖從君出其罪不多乃赦之
衛人立公孫剽剽卽殤公穆公之孫孫林父甯殖相之
以聽命於諸侯聽盟會之命臧紇如齊唁衛侯衛獻
公時出奔在齊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

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
國子展子鮮聞之二子皆獻公弟見臧紇與之言道
順道理臧紇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
或輓之或推之前牽爲輓後送爲推欲無入得乎○師
曠侍於晉侯悼公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
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
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
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

[illegible]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言不恤民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貳宗宗子之副貳者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賞謂宣揚過則匡之匡正也患則救之救其難也失則革之革更也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補其察過察其得失史為書謂大史君舉則書瞽為詩瞽盲者為詩以諷刺工誦箴諫工樂人也誦箴諫之辭大夫規誨規正諫誨其君士傳言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則謗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遒人行人之官也以木鐸徇于路求歌謠之言官師相規官師大夫自相規正工執藝事以諫所謂獻藝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

也有遒人徇路之事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肆放也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傳言師曠能因問盡言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問衛逐君當討否獻子荀偃也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謂剽已立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重不可移就撫安之明國存之義以立剽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引以明推亡之義出獻公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位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定立剽○襄二十年衛甯殖疾召甯喜即甯悼子殖之子也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掩惡名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若不納君以掩吾惡將不復來享其祭矣甯喜許諾甯殖卒○襄二十五年晉侯平公使魏舒宛沒逆衛侯使衛與之夷儀衛獻公以十四年奔齊至是晉平公會諸侯于夷儀與齊平愍其失國故遣二大夫迎之使衛人

夷儀以居之 衛獻公入于夷儀獻公自夷儀使與
甯喜言（求復國也）甯喜許之大叔儀聞之曰嗚呼
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君子之行思其終也
思其復也（思其終必有成 思其後復可行）今甯子視君不如
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
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
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甯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

衛侯衎復歸于衛

（襄二十六年）初衛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
鮮在不然必敗（子鮮賢國人信之 必欲使在其間）故公使子
鮮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使已得復國）政由甯
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
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十四年孫氏欲
逐獻公瑗走從近關出此 聞喜之謀亦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衛大夫）右
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 今弒剽）天下誰
畜之甯喜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

我請使焉而觀之（觀知可還否）遂見公於夷儀反
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
言猶夫人也（言其為人猶如故也）若不已（已止也）死無日
矣甯喜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
而能亡於我何為（言子鮮為義多不過亡出）甯喜曰雖然
弗可以已孫林父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
守（二子皆孫林父之子）二月甯喜右宰穀伐孫氏（孫林父前
王謀逐獻公今將納之則林父必梗其事故須先伐之）克之辛卯甯喜

殺其君剽孫林父以戚如晉（以邑屬晉）臣之祿君
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
戮也（林父事剽而衎入義可以退 以專邑自隨為罪故傳發之）甲午衛
侯衎復歸于衛（自夷儀入衛）大夫逆於竟者執其
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
之而已（頷搖頭也言衎驕心易生）公至（獻公至國）使讓大叔儀
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
衛國之言（二三子諸大夫）吾子獨不在寡人（在存問之也公）

聞大叔儀答甯喜之言故忿之寡人憖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內外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出指獻公居指剽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人侵戚東鄙以林父叛故也孫氏愬于晉晉會諸侯之大夫于澶淵以討衛晉人執甯喜北宮

遺討其弒君伐孫氏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士弱氏晉主獄大夫秋七月齊侯景鄭伯簡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取其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國景子相齊侯景子國弱賦蓼蕭喻晉君恩澤及諸侯子展相鄭伯賦緇衣言不敢違遠於晉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景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私與叔向語晉君宣其明德於

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謂晉爲林父之故執衛侯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國景子賦轡之柔矣逸詩取寬以安諸侯也子展賦將仲子兮義取衆言可畏晉侯乃許歸衛侯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衛侯以女說晉而後得免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傳言晉之衰○襄二十七年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請殺之免餘衛大夫也公曰微甯子不及此非此人不

能反國吾與之言矣言政由甯氏事未可知恐伐之未必勝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林父納我者死謂甯喜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難以治國且鱄實使之使甯喜納君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不肯留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還託於木門木門晉邑不鄉衛國而坐怨之深也木門大夫

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怨乎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明已出欲仕冗所自怨吾不可以立人之朝矣織絢邯鄲終身不仕絢其貝反著於履頭者公喪之如稅服終身稅即繐也布之細而希者曰繐公痛愍予辭故特爲此服公與免餘邑六十賞其殺甯氏之功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也論語或言千室或言十室明通稱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

固與之受其半公使爲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大叔儀爲卿

衞侯惡卒襄公卒子靈公元立

昭公七年秋八月衞侯惡卒衞侯惡襄公也獻公之子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衞事晉和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謂庇孫林父取戚邑故諸侯貳詩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不相弔恤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衞之嗣衞必叛我是[illegible]諸侯也范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范[illegible]子如衞弔且反戚田衞齊惡告喪于周齊[illegible]衞大夫也且請命王使成簡公王卿士如衞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陟登也恪敬也帝天也叔父謂襄公命如今之哀策余敢忘高圉亞圉二圉皆周之先爲殷諸侯亦受追命之典故云○穀梁子曰卿曰衞齊惡元年虢之會經書衞齊惡見楚今日衞侯惡此何

爲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父受名子於王父王父卒則祀名子

盜殺衞侯之兄縶

[illegible]年衞公孟縶本衞靈公之兄因跛足故不立狎齊豹齊豹齊惡之子爲衞司寇狎輕也奪之司寇與鄄鄄豹邑○鄄音絹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孟縶足不良故有役則以官邑還豹使行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二子衞大夫欲去之公子朝通

于襄夫人姜氏靈公嫡母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與三子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薦達之也為驂乘焉為公孟驂乘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言子借我以善名而薦達故公孟親近我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使子前日薦我之言不信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

死於公孟其可也周猶完全也周事子謂使豹吾不僭也歸死公孟謂衞食其祿不避其難也夏六月丙辰衞侯在平壽平壽衞下邑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有事祭也蓋獲衞郭門齊豹帷於門外而伏甲焉設帷於蓋獲門外而藏甲士於中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鼃音哇豹之黨寘戈於車薪其上以要公孟前道使不得前也使一乘從公以出亦如前車寘戈於薪尋其後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閎巷門也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

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公副車及公宮自平壽入宮公載寶以出避亂出奔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從公以出過齊氏過齊豹作亂之所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如死鳥死鳥衞地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衞青頃公之孫既出聞衞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衞君也乃將事焉行聘事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

吾子無所辱君命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言受聘當在宗廟乃止不行聘事衞侯固請見之欲與青相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以為相見之禮為未致使故也未致使故不敢以客禮見衞侯以為乘馬喜其敬己故貴其物賓將掫掫行夜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有猶相親有臣

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設火燎以備守北宮喜之宰伐齊氏滅之公入復歸於國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出奔晉閏月戊辰殺襄夫人姜氏與公子朝通謀故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公孫青言其有禮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謂青能敬衛侯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何忌齊大夫言青若有罪亦當并受其罰○苑於元反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言受賜則犯康誥之義琴張聞宗魯死琴張孔子弟子名牢字子開衛人也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君子不食姦知公孟不善而受其祿是食姦也不受亂許豹行事是受亂也不為利疚於回疚病回邪也以利故不能去是病於邪不以回待人知難不告是以邪待人不蓋不義以周事豹是蓋不義不犯非禮以二心事縶是非禮

齊侯伐晉夷儀

定公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鹹衛地齊欲叛晉徵會于衛衛侯叛晉從齊侯盟于瑣○定八年齊國夏高張伐魯晉士鞅趙鞅荀寅救魯公會晉師于瓦瓦本衛地定公逆而會之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自瓦還就衛地盟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前年衛叛晉屬齊簡子意欲摧辱之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二子晉大夫衛人請執牛耳盟禮尊者涖牛耳主次盟者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涖牛耳故請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言衛小可比晉縣不得從諸侯禮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捘擠也血至捥○捘子對反捥烏奐反衛侯怒王孫賈趨進賈衛大夫曰盟以信禮也信猶明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言晉無禮不欲受其盟衛侯叛晉○定九年秋齊侯伐晉夷儀為衛討也敝無存之父將室之敝無存齊人也室之為娶婦辭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高氏國氏齊貴族也無存欲必有功還娶卿相之女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既入城夷儀人不服故鬭死於門屋霤下也

東郭書讓登（登城非人所樂故讓衆使後而已先登）犂彌從之
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犂彌）
（齊人言已與書俟外登城者盡絕而後下入城戰恐外不能登也言此以詐書而實欲先此見彌之奮勇）書左彌先下（書從彌言左行彌遂自先下也）書與王
猛息（戰訖共止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
難今又難焉（斂甲起欲擊猛）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
靳（猛不敢與書爭言已從書如驂馬之隨靳也傳言齊師和所以能克○靳居覲反）
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齊侯在五氏將往助）

之卜過之龜焦（衛至五氏道過中牟畏晉故卜龜焦兆不成不可以行事也）
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
矣（衛侯怒晉甚不復顧卜欲以身當五百乘）乃過中牟中牟人欲
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
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城謂夷儀）
（也帥謂東郭書）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
（獲齊車五百乘）齊侯致禚媚杏於衛（三邑皆齊西界以答謝衛意○禚諸若反）
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

之皙幘而衣貍製（皙白也幘齒上下相值製裘也○幘音策）公使
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
辭曰彼賓旅也（言彼與我共賓主相讓旅俱進退）乃賞犂彌
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
存者以五家免（給其五家令常不共役事）乃得其尸公三
襚之（襚衣也比殯三加襚深禮厚之）與之犀軒直蓋（犀軒卿車直蓋）
（高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傳喪車以盡哀也君方爲位而哭故挽喪者不敢立）親推之三（齊侯自推喪車輪三轉）○晉人

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捘衛侯手故）於是執
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
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言必見殺）
（不得與人等）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
矣哉

衛侯逐公叔戌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公叔文子欲公叔發欲公臨其家）
退見史魚而告之史魚曰子必禍矣子

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魚曰無害子臣可以免言文子執臣禮猶可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子戍文子之子驕必亡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靈公夫人南子黨宋朝之徒夫人愬之曰戍將爲亂衛侯逐公叔戍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定十四年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舊通于南子在宋呼之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蒯聵衛靈公大子盂邑名也就會獻之故自衛行而過宋野按靈公之召宋朝非是年事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婁豬求子豬以喻南子艾豭喻宋朝老也○豭音加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速大子家臣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見大子色變知其欲殺己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哀公二年初衛侯遊于郊公子郢僕郢靈公庶子僕御車也公曰余無子將立女蒯聵出奔無大子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三揖卿大夫士君命

祇辱言立適當以禮與外內同之令君私命事必不從適爲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言用意不同且君沒于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言當以臨沒爲正且亡人之子輒在輒蒯聵之子出公也靈公適孫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夜行迷失道陽虎陽虎本魯季氏家臣因作亂奔晉依趙氏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晉軍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使大子絻絻者始發喪之服○絻音問八人衰

經僞自衛逆者（欲詐為衛人逆故衰經成服蓋靈公新卒也）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穀梁曰此衛事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圖父也不繫戚于衛者子不有父也）

衛大叔疾出奔宋

哀十一年冬衛大叔疾出奔宋（疾大叔儀之曾孫）初疾娶于宋子朝（子朝宋人仕衛為大夫）其娣嬖（娣所娶女之娣）子朝出（出奔）孔文子（孔文子名圉）使疾出其妻而妻之

（子惡朝故使并出其女而以已女妻疾也）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犂衛邑疾溺於嬖寵誘而置之別邑不逐）而為之一宮（築一宮以居）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孔文子奪其女不嫁疾）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外州衛邑軒疾之車也以獻于君）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遺疾之弟立以為大夫孔姞孔文子之女即疾之妻）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魋為宋向魋之臣城鉏宋邑使疾食邑如此）及魋敗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

復之（聽還）使處巢死焉殯於郧葬於少禘（疾之失所也巢郧少禘皆衛地）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胡簋禮器名夏曰胡周曰簋）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以鳥自喻）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度謀也）將止（仲尼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於是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奔魯）

哀十五年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圉孔文子也蒯聵姊孔伯姬）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通伯姬）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使良夫詣大子所）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冕大夫服軒大夫車三死死罪三）與之盟為請於伯姬（良夫為大子請）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圃園也）昏二人蒙衣而乘（二人大子良夫蒙衣……）

服也寺人羅御御御車也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
之寧孔氏家臣稱姻妾以告自稱昏姻家妾遂入適伯姬
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
豭從之介被甲也輿豭欲以爲盟迫孔悝於厠强盟之孔氏
專政故劫盟欲令悝逐輙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
孰聞亂使告季子季子子路也爲孔悝邑宰召獲駕乘車
召獲衛大夫駕乘車言不欲戰奉衛侯輙來奔季子將入遇
子羔將出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將出奔曰門已閉矣季

春秋貫玉卷四上　一百三十六　謝成刊

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言政不及
已可不須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謂食孔氏祿子
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守門曰無入
爲也言輙已出無爲復入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
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
乃入因門開而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
繼之言已必繼孔悝爲難以攻大子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
半必舍孔悝大子聞之懼石乞盂黶敵子路

二子蒯聵黨敵當也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
不免不使冠在地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
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蒯聵也衛莊公
使鄢武子告于周鄢武子衛大夫肸也曰蒯聵得罪于
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
弟寘諸河上戚也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
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
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謂能繼父復

春秋貫玉卷四上　一百三十七　錢巳　陶仕

爾祿次還居君之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言天方受爾以休
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哀十六年六月衛莊
公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
納財賄也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夜遣者懟負孔悝不欲令人見
載伯姬於平陽而行載其母俱去孔悝出奔宋○
哀十七年春衛莊公爲虎幄於藉圃成於藉圃之
囿新造幄幕畫虎於上既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
子請使良夫大子莊公大子以良夫應爲令名良夫乘衷甸

兩牡（衷甸一轅卿車也兩牡馬也）紫衣狐裘（紫衣君服）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古者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朝祭正服在君所無露裘之時今良夫至君所恐食熱是不敬古者近君則解劍）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罪紫衣袒裘帶劍）○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也（或君或夫子來朝謝晉以免已罪不然恐晉君謂志父教使不來）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椓之（大子莊公大子疾也椓譖訴也謂大子又使人譖訴父罪）

於趙鞅欲使已速得其位）○冬十月晉伐衛（惡莊公之悖德）入其郛將入城趙鞅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不欲成人之衰）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莊公自鄄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戎州（戎邑名）問之以告（左右以戎州之名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言姬姓國何故有戎邑）翦之（翦壞其邑聚）公使匠久（久不休息）公欲逐石圃（石圃衛卿）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

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因翦其邑聚亦怨公）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青疾之弟疾與青皆莊公之子）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己氏（己氏戎人姓○己音紀又音祀）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呂姜莊公夫人髢髮也）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代衛衛人請平立公子

起（起靈公子）執般師以歸舍諸潞（潞齊邑）○（哀）十八年夏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哀二十五年）衛侯輒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聲子衛大夫）韈而登席（古者見君解韈）公怒辭曰（辭謝公）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㱿之（㱿吐嘔也○㱿音壑）是以不敢（不敢解韈）公愈怒曰必斷而足公之入也奪公孫彌牟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公

忿使人投其車於池水中初公納夏戊之女夏戊衛大夫嬖以爲夫人其弟期期夏戊之子也少畜於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優狡俳優也拳彌衛大夫使俳優盟之欲恥辱也而甚近信之以上皆言出公失人心之多所以致叛故褚師聲子韈登席者公孫彌牟喪邑者公文懿子失車者司寇亥奪政者司徒期得罪而失官者因三匠久役者與拳彌見辱於俳優者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斤工匠所執譟以攻公鼓譟

以攻衛侯輒適城鉏衛人立悼公悼公蒯聵庶弟公子黔也公孫彌牟相之以城鉏與越人衛侯輒卒于越傳詳出公之終○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僖二十八年衛成公奔楚遂適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盟在僖二十八年獻公孫於齊襄十四年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在襄二十六年今君再在孫矣謂哀十五年孫魯今又孫城鉏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

春秋貫玉卷四上終

(邢)侯爵姬姓周公之第四子受封於邢其地在廣平襄國縣後遷夷儀

齊人救邢

閔公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貪如豺狼不可厭足諸夏親暱不可棄也中夏皆親近不可不救宴安酖毒不可懷也不興兵為宴安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僖公元年齊師宋師桓曹師昭次于聶北救邢邢人潰諸侯緩不及救故為狄所滅而潰出奔師奔次聶北之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於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灾討罪禮也

衛侯燬滅邢曲禮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名

僖十八年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文公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十九年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甯莊子甯速衛武子父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衛人將伐邢禮至禮至衛臣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邢同姓也故名

(曹)姬姓伯爵出自文王子叔振鐸武王克商封之曹其地禹貢兖州雷夏荷澤之野是也傳十二世桓公終生三十五年入春秋後傳至伯陽為宋滅

射姑來朝　曹羈出奔陳

曹伯襄復歸于曹

桓公九年冬曹伯桓公終生也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時朝伯有疾使其世子攝行朝禮於魯然當施於天子而不當施於諸侯○射音亦賓之以上卿禮也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

一等其賓之皆以上賓之禮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嘆施父曰施父魯惠公二子為魯大夫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十年春曹伯終生卒◯莊公二十四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公羊子曰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小國大夫位卑不書名氏略而書人故曰無大夫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為君臣之義◯僖二十八年晉侯文公有疾曹伯曹共公名襄之豎侯獳豎掌通內外者侯獳其姓名也貨筮史以貨賂晉筮史之官使曰以曹為解時晉文方執曹伯故侯獳賂筮史使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封邢衛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指執曹伯之事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既私許復曹衛矣時衛侯已復國而曹伯猶見執故云不與偕復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

復曹伯襄復歸于曹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子臧之節

成公十三年晉會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曹宣公卒于師曹宣公名廬時從諸侯會晉師伐秦故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負芻宣公庶子守居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欣時亦宣公庶子即子臧又名公子喜時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殺宣公適子諸侯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將出奔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成公即負芻告罪且請焉請留子臧乃反而致其邑子臧乃反曹國而致其私邑於成公不食其祿十五年春晉侯厲公會諸侯于戚討曹成公也執曹伯歸于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達通變不拘也次守節守一定不易也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十六年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

曰君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拈子臧奔宋）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春秋時諸侯雖有篡弒之罪侯伯已與之會則不復致討前晉厲公會諸侯于戚曹伯在列盟畢乃執之故曹人以爲無罪然此乃春秋亂世之禮非先王之制也）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自京師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不出仕）○公羊子曰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

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昭公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公孫會子臧之子鄸其食邑也○鄸音夢）○公羊子曰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爲不言其畔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喜時即子臧）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

㊝（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第五子叔度武王克商封於蔡武王崩成王少與管叔挾紂子武庚以叛周公誅管叔而放蔡叔旣死其子蔡仲率德改行復封于蔡傳十世宣公二十八年入春秋至昭侯服役于楚徙州來後成侯十年獲麟又傳三世楚惠王滅之）

蔡季自陳歸于蔡

（桓公十七年）六月丁丑蔡桓侯（名封人）卒蔡人召蔡季于陳（季字也蔡季蔡侯之弟）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蔡侯封人無子蔡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季季避之陳封人卒乃歸奔喪無怨心故賢而字之○按蔡季獻舞皆桓侯之弟）

荊敗蔡師于莘　息嬀

（莊公十年）蔡哀侯（獻舞）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國名在汝南新息縣）息嬀將歸（息嬀陳女歸息侯者）過蔡蔡侯曰吾姨也（妻之姊妹曰姨）止而見之弗賓（不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

子從之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師獻舞歸◯穀梁子曰荊者楚也何爲謂之荊狄之也何爲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荊狄之也◯莊十四年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繩稱譽也欲動楚子之心使滅息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未與王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

伐蔡以爲滅息者乃蔡侯之故也遂伐蔡欲以悅息嬀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言惡易長而難滅

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襄公二十八年蔡侯景侯固也歸自晉夏朝于晉平公爲宋之盟入于鄭鄭伯簡公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于東門之外往日至晉時使子展廷勞○廷音旺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己心將得死乎必不得其死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通于子班之妻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蔡景侯爲大子般般音班娶于楚通焉大子弑景侯般弑父自立是爲靈侯◯昭公十一年景王周天子問於萇弘萇弘周大夫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

也歲在豕韋豕韋即娵訾襄三十年歲星在豕韋般弑君今亦如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蔡近楚故知楚將有之然楚無德而享大利所以壅積其惡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靈王弑立之歲歲在大梁到昭十三年歲復在大梁美惡周必復故知楚凶楚子在申楚邑召蔡靈侯即般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蔡近楚之大國故楚常恨其不服○感音憾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

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謂弒父而自立）而不能其民（不能施德）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襄八年楚王奉陳大子偃師子孫吳討陳滅爲縣事見陳）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

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以隕其身（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故伐而克之）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亟數也再爲暴虐）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金木水火土五者爲物用久則必有敝盡盡則棄捐故言無拯拯猶救助也不可沒振猶沒不可復振）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物事也）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諸侯會于厥慭謀救蔡也（不書救蔡不果救）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遂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盈楚惡）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元年楚子弒君而立歲在大梁後三年歲星周復於大梁）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狐父晉大夫）冬十一月

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用者用以爲牲也隱大子蔡靈侯之大子蔡侯廬之父）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五牲牛羊犬豕雞也不相用者祭其本神不用本物也）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悔爲暴虐）○昭十三年隱大子之子廬歸於蔡禮也（時楚靈王虔被弒于乾谿楚平王棄疾新立復封蔡故廬得復國）冬十月葬蔡靈侯○穀梁子曰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無道君）弒君不葬（不討賊如無臣子）滅國不葬（無臣子）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

蔡靈侯弑逆無道以至身死國滅不宜書葬書葬者不令夷狄加乎中國且成諸侯興滅繼絕之善

蔡朝吳出奔鄭

昭十五年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 費無極楚之讒人也朝吳故蔡大夫有功於楚平王無極恐其有寵疾害之 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也 年長位卑爲辱 必求之吾助子請 請求上位 又謂其上之人 蔡人在上位者 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

三子莫之知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 非不欲善吳 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 言其多權謀 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以鳥喻也言吳在蔡必能使蔡速强而背楚

楚子圍蔡

哀公元年 春楚子圍蔡 楚子昭王也定公四年蔡侯從吳王闔廬[illegible]柏舉吳入郢至是楚昭復國以兵圍蔡報怨也 報柏舉也 里而栽 設版築爲圍壘周匝去蔡城一里 廣丈高倍 壘厚一丈壘高二丈 夫屯晝夜九日 夫猶兵也壘未成故令人在壘裏屯守蔡 如子西之素 子西本計爲壘當用九日 蔡人男女以辨 辨別也男女各別係壘而出降 使疆于江汝之閒而還 楚欲使蔡徙國在江水之北汝水之南求田以自安也蔡權聽命故楚師還 蔡於是乎請遷於吳 楚既還蔡人更叛楚就吳 ○哀二年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 元年蔡請遷于吳中悔故因聘襲之 蔡侯告大夫

殺公子駟以說 殺駟以說吳言不時遷駟之爲 哭而遷墓 將遷與先君辭故哭 冬蔡遷于州來

吳

姬姓子爵出自太王長子太伯與弟仲雍避少弟季歷去之荊蠻荊蠻號曰句吳端委以治周禮荊蠻義之歸者千餘家立以爲君太伯卒無子仲雍嗣立斷髮文身不通中華曾孫周章之世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從而封之爲吳子又別封周章弟虞仲于虞城周章十三世孫句卑之世晉獻滅虞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吳始大稱王成七年始見春秋後至夫差爲越所滅

姒姓出自夏后氏苗裔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以奉禹祀文身斷髮自號於越於越者夷言發聲也其地越州城是也不與中國通後二十餘世允常魯定公五年始伐吳允常卒子勾踐立是為越王越王元年定十四年也哀二十二年勾踐滅吳霸中國後七世至王無彊為楚威破殺之越以此潰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服朝于楚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

季札附子臧之節

襄公十二年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臨衆哭也周廟周文王廟周公出自文王故魯立廟祀之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於城外向其國同姓於宗廟同姓臨於所出王之廟即周廟同宗於祖廟同大宗姓封子也同族於禰廟同族謂同高祖以下禰父廟也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六國皆周公子分封者○襄十四年吳子諸樊既除喪諸樊壽夢之長子將立季札季札諸樊之弟壽夢之季子也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曹君即成公負芻諸侯與曹人以成公為不義而惡之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

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言諸樊為先君之適子義所當立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于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襄二十五年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前年楚以舟師掠吳境門于巢巢小國名吳子伐楚過巢之國門巢牛臣曰牛臣巢國之臣也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彊其少安彊埸得以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穀梁子曰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飾城者脩守備請罪衍問所以致師之意禮也吳子諸樊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非責也○襄二十九年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餘祭諸樊之弟壽夢之次子也前諸樊卒于巢故餘祭繼立閽以刀弒之弟夷昧立

吳子使札來聘餘祭使之也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被弒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愼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不愼舉謂用人不擇也後昭四年果有豎牛之禍請觀於周樂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曰美哉美其聲始基之矣二南王化之基猶未也猶有商紂未盡善也然勤而不怨矣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怒爲之歌邶鄘衞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淵深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衞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吾聞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衞風乎康叔武公皆衞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爲別故有疑言爲之歌王王風黍離也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宗周隕滅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其

有治政之音譏其煩碎知不能久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泱泱弘大之聲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大公封齊爲東海之表式國未可量也言其或將復興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蕩乎蕩然也樂而不淫言有節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三年爲成王陳后稷公劉不敢荒淫以成王業故言其爲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爲之歌魏魏姬姓國閔元年晉獻滅之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渢渢中庸之聲婉約也大而約則儉節易行惜其國小無明君也爲之歌唐唐晉詩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唐本堯之舊都故有帝堯之遺風憂深思遠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自鄶以下無譏焉不復譏論之以其微也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思文武之德無

貳叛之心怨而不言有哀音其周德之衰乎衰小也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樂聲曲而有直體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雅頌所以詠盛德形容故但歌其美者不皆歌變雅爲之歌頌曰至矣哉言道備直而不倨倨傲也曲而不屈屈撓也邇而不偪謙退遠而不攜不攜貳遷而不淫淫過蕩復而不厭常日新哀而不愁知命樂而不荒節之以禮用而不匱德弘大廣而不宣不自顯施而不費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取而不貪義然後取處而不底守之以道行而不流制之以義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無相奪倫守有序也盛德之所同也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見舞象箾南籥者象箾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箾音朔曰美哉猶有憾美哉美其容也文王恨不及己致大平見舞大武者武王樂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殷湯樂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慙於始伐見舞大夏者禹之樂曰美哉勤

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盡力溝洫勤也見舞韶箾者舜樂○箾音簫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箾而季子知其終也季札賢明才博在吳雖已涉見此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舞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篇數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吳子餘祭嗣立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納歸之公也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難在昭八年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大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己所貴示損己而不爲彼貨利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謂伯有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伯玉史狗史狗史朝之子文子史鰌史魚公子荊公叔文子公子朝

曰衞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衞如晉將宿於戚戚孫文子之邑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辯猶爭也夫子獲罪於君是以在此孫文子以戚叛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言至危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衞獻公卒未葬遂去之不止宿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聞義能改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言晉國之政將集於三家說叔向將

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富必厚施故政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襄三十一年吳子夷眜使屈狐庸聘于晉屈狐庸巫臣子成七年留吳為行人通路也通吳晉道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延州來季札食邑巢隕諸樊謂門于巢卒閽戕戴吳即餘祭為閽弒天似啟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啟季子也若天所啟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有德又有法度德不失

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啟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公羊子曰諸樊也餘祭也夷眜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弱少也年少而有德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諸樊曰今若迮而與季子國迮子各反倉卒之意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

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于予身言天若不忍棄吳則當使己速死而傳國於季子以治吳故諸樊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眜也立夷眜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因出使而亡在他國僚者長庶也僚夷眜之長子即之季子使而反僚既即位季子乃反至而君之爾闔廬諸樊之子光也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

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鱄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與爾爲弑也爾殺吾兄公羊誤以僚爲季子庶兄故曰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賢季子也

楚子伐吳　蹶由犒師

昭公四年吳伐楚入棘櫟麻棘櫟麻皆楚之東鄙邑也五年冬

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陽之師會于夏汭會楚子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楚地聞吳師出薳啓彊楚臣帥師從之從吳師也遽不設備啓彊從吳師欲與戰急遽未及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至於羅汭馹傳也羅水名楚子聞鵲岸師敗而來吳子夷昧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言吳命龜之辭如此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茲敝邑休怠休懈而不設備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馮盛也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弱也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息楚之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

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城濮戰楚卜吉反爲晉敗然應不在此乃在邲之戰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言吳有報楚意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及汝清汝清楚界吳不可入有備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昭十九年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楚子平王也前楚靈王執蹶由以歸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

矣言靈王怒吳子而執其弟猶人怨於室家而作色於市人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

吳弒其君僚

昭十五年春正月吳子夷眛卒子僚立○昭二十七年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去年楚平王卒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二子皆王僚母弟潛楚邑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上國中國也遂聘於晉以觀諸侯觀强弱楚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

春秋貫玉卷四下　二十三　錢吳陶仕言異

與王馬之屬以濟師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王馬之屬養馬官屬校人也濟益也與吳師遇於窮遇吳師於窮地當吳之前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二尹救潛至其地要吳後吳師不能退前後為楚師所絆吳公子光即闔廬初名光後名闔廬曰此時也弗可失也欲因其師徒在外國不堪役以弒王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光本吳王諸樊子也故曰我王嗣也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至謂聘還

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言王僚母老子弱不能今國人雖弒之後無人為報復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言我猶爾身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堀地為室伏甲士於中鱄設諸寘劒於魚中以進遂弒王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是亂由先人起也季子自知力不能討光

春秋貫玉卷四下　二十四　錢塘陶仕言異

故云爾復命哭墓復使命於僚墓復位而待復本位待光命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吳子闔廬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掩餘燭庸皆王僚之母弟故闔廬忌之楚子大封而定其從大封與士田定其所徙之居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

也而棄在海濱不與諸姬會而始大比于諸
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先王謂泰伯 不知天
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國乎其
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二者之來不久可知
我盍姑億吾鬼神也億安 而寧吾族姓以待其
歸善惡之歸 將焉用自播揚焉播揚猶勞動也 王弗聽
於越敗吳于檇李 吳王夫差敗越于
夫椒

昭
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
曰史墨晉大夫 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
而吳伐之歲星所在其國有福是年歲星在越分野而吳伐之 必受其
凶○定公五年越入吳吳在楚也時吳伐楚入郢○定十四年
吳伐越之時越子允常死因興兵伐以報五年入吳之役 越子句踐
禦之陳于檇李句踐允常之子檇李吳郡嘉興縣南有檇李城○檇音醉
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
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

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
剄也以不敏在行列前故欲歸死也 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
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靈姑浮越大夫 闔廬
傷將指取其一屨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屨姑浮取之 還卒于
陘去檇李七里闔廬卒子夫差立 夫差使人立於庭
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
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哀公元年吳
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 報檇李也

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
種大夫種姓文名種 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嚭故楚伯州犂孫奔
吳爲太宰 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
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
斟鄩澆寒浞子封於過者二斟夏同姓諸侯○過古禾反○澆五吊反○鄩音尋○
浞仕捉反 滅夏后相夏后相啓孫也后相失國依於二斟復爲澆所滅 后
緡方娠逃出自竇后緡相之后娠懷身也 歸于有仍后緡
有仍女氏 生少康焉爲仍牧正牧官之長 惎澆能戒之

惎毒也戒備也○惎音忌澆使椒求之椒澆臣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舜後諸侯也時少康奔之為虞掌膳羞官以免其澆殺巳之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虞思有虞之君以二女妻少康而邑諸綸綸虞邑也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襄四年傳曰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使女艾諜澆女艾少康臣諜候也使季杼誘豷豷澆弟也季杼少康之子遂滅過戈復禹之績過澆國戈豷國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言與越成是使越豐大必爲吳難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所加惠賜皆得其人親不棄勞推親愛之誠則不遺小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巳止也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音霸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爲沼乎謂吳國覆滅當爲汙池○三月越及吳平○夫差既克越乃脩先君之怨八月侵陳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栢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觀臺榭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厚不尚細靡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

食者分而後敢食必須軍士皆分熟食不敢先食分猶徧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所嘗甘珍非常食也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知身死不見曠棄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易猶反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積土爲高曰臺有木曰榭過再宿曰次宿有妃嬙嬪御焉妃嬙貴者嬪御賤者皆內官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哀十一年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伍員）懼曰是豢吳也夫（豢養也若人養犧牲非愛之將殺之）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欲得吳）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從事擊之）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石田不可耕）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私使人至齊屬其子改姓爲王孫欲避吳禍）反役（伐齊而反）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屬鏤劍名）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極也）

公會晉侯吳子于黃池　於越入吳

哀十三年夏公（魯哀）會單平公（周卿士）晉定公吳夫差於黃池六月丙子越子伐吳（乘虛襲其國）大敗吳師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吳王夫差也）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殺告者七人以滅口）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吳爲泰伯之後）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爲侯伯）趙鞅呼司馬寅曰（寅晉大夫）日旰矣（旰晚也）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大事盟也二臣鞅與寅）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墨氣色下）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國爲敵所勝）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少待無與爭）乃先晉人（晉爲盟主而吳得先之諸侯之耻也）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王九州長如周召類侯牧方伯）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伯諸侯之長）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

乃止王欲伐宋夫差又欲伐宋大宰嚭曰可勝也而
弗能居也地遠不能有乃歸冬吳及越平○穀梁
子曰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
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籍于成周以尊
天王吳進矣襲上下衣冠相襲也籍謂書貢獻物於王之籍也言吳本夷狄
欲衣冠通籍於周以尊天子是能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
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
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

冠而欲冠也吳本夷狄不知冠制而欲好冠是用夏變夷故孔子大之

陳侯使公孫貞子弔吳

哀十五年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
使公孫貞子弔焉陳閔公使貞子弔吳及良而卒良吳地
將以尸入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於棺造於朝介將命吳子使
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
隕大夫之尸廩然傾動貌恐貞子柩涉水隕墜以重寡君之
憂寡君敢辭上介上介正使貞子也謂勿以尸入芋尹蓋對

曰芋尹蓋陳大夫與貞子同使寡君聞楚爲不道荐伐吳
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備猶
副也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墜絕世于良
猶言棄世廢日共積廢行道之日以共具殯殮所積聚之用一日遷
次一日便遷次不敢留君命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
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
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
將事之禮朝聘而道死以尸將事又有朝聘而遭喪之

禮遭所聘之喪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
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
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苟我寡
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
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傳言芋尹蓋知禮

越滅吳

哀十七年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越
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

遂敗之○哀二十年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趙孟襄子無恤時有父簡子之喪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楚隆襄子家臣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先主簡子質盟信也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illegible]敵之嗣子襄子自謂欲敵越救吳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楚隆以趙孟之情造于吳謝不能救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

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問遺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以自喻所問不急猶溺人不知所爲而反笑史黯何以得爲君子史黯即史墨史黯云不及四十年吳當亡吳王感問此也對曰黯也進不見惡時行則行退無謗言時止則止王曰宜哉○哀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越地勾章縣東海中洲也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楚 芊姓子爵出自顓帝孫重黎爲高辛氏火正能光融天下命曰祝融其弟吳回嗣爲祝融生陸終陸終之季子曰季連芊姓季連之苗裔鬻熊爲周文武師成王時舉鬻熊之曾孫熊繹封於荊蠻胙以子男之田傳十七世楚武王十九年入春秋後徙都郢改荊號楚後遷于都又遷壽春亦名郢惠王章八年獲麟又傳十二王而秦滅之○武文堵敖成莊共康郟敖靈平昭惠

楚子伐隨

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隨國名使薳章求成焉薳章楚大夫楚武王之兄子食邑於薳○薳魏上名軍於瑕以待之瑕隨地隨

人使少師董成少師隨大夫董正也鬬伯比言於楚子鬬伯比楚大夫令尹子文之父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張自侈大也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羸弱也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率音律且音沮楚大夫季梁隨賢臣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隨侯終當以少師爲計故

云以爲後圖前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楚子自此遂盛終於抗衡中國故傳備言其事以終始之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
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
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
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
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正辭不虛稱君美今民餒
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詐稱
功德以欺鬼神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

信牲牛羊豕也牷純色完全也腯亦肥也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牷音全○腯音突
對曰夫民神之主也言鬼神之情依民而行是以聖王
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
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博廣也碩大也謂其畜之碩
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
也碩大言其形狀大蕃滋言其生息多瘯疥癬也蠡無毛貌言民力完富則能畜養犧
牲既大而滋息也皮毛無疥癬以之備腯無不有也○瘯音簇○蠡音裸奉盛以
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

也三時春夏秋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
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嘉美也栗栗然清冽無雜貌所
謂馨香無讒慝也馨香之遠聞也言德馨香而神所以饗之故務
其三時脩其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親其九族以
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
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民饑餒也君雖獨
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
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桓八年隨

少師有寵楚鬭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
也寵用小人是有釁可乘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季
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
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
禦之戰于速杞隨地隨師敗績隨侯逸鬭丹楚大
夫也獲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
鬭伯比曰天去其疾矣謂獲少師已死隨未可克也
乃盟而還

蒲騷之役　采樵誘絞　伐羅之敗

楚武蕩心

（桓十一年）楚屈瑕將盟貳軫（屈瑕楚大夫貳與軫皆小國名屈瑕將與貳軫之盟）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鄖國在江夏蒲騷鄖邑絞國在隨唐南州國在南郡華容縣蓼國在棘陽時鄖人將合四國之兵以伐楚鄖音云）○莫敖患之（莫敖楚之官名卽屈瑕）鬬廉（楚大夫）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虞度也鄖人度四國必來附已而又恃近其城）莫

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屈瑕曰盍請濟師於王（濟益也）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成全也）屈瑕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于蒲騷卒盟而還（卒盟貳軫）○（桓十二年）楚伐絞軍其南門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楚軍中出采薪者顧不扞衛使絞人獲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獲采樵者）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

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城下盟諸侯所深恥）○（桓）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羅熊姓小國）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屈瑕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武）曰必濟師（難言屈瑕將敗故以益師諷諫）楚子辭焉（不解其旨故拒之）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鄧曼楚武王夫人言伯比意不在益衆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

騷之役（前屈瑕嘗敗鄖師于蒲騷）將自用也必小羅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賴國之人仕於楚者）屈瑕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徇宣令也）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盧戎南蠻）大敗之屈瑕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荒谷冶父皆楚地）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莊公）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荊亦楚也尸陳也武王更爲楚陳兵法○孑音結戟也楚師皆持戟）將齊（將授兵於太廟故齋）

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蕩動散也)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樠音門木名)

楚文王過鄧

(莊六年)楚文王(文王名熊貲武王子)伐申過鄧(鄧國名)鄧祁侯(鄧小)曰吾甥也(姊妹之子曰甥楚文王乃鄧曼所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皆鄧甥仕於舅氏者)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噬臍喻不及)其及圖之乎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言自害其甥必為人所賤)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即令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鬻拳兵諫

莊十八年冬巴人伐楚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鬻拳楚大閽故閉門不納楚子)遂伐黃敗黃師于踖陵(踖音跡)還及湫(湫子小反楚地)有疾夏六月庚申卒(楚文王卒子堵敖立其弟頵弒堵敖自立是為成王)鬻拳葬諸夕室(地名)亦自殺也而葬於經皇(經皇冢前闕生守門死亦不失職)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伯長也為門官之長閽守門之隸以昏閉門故為閽亦主啟閉以該之也)使其後掌之(世襲此職)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鬬穀於菟為令尹

(莊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文王夫人息嬀也子元文王弟蠱惑以淫事)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振動也萬舞之名)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御人夫人之侍人)子元曰婦

人不忘襄傳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
伐鄭入自純門及逵市純門鄭外郭門也逵市郭內道上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縣門施於內城門鄭示楚以閑暇故不閉城門出兵而效楚言子元畏之不敢進諸侯救鄭
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
乃止諜軍諜也楚師遁而幕空故有烏在上○莊二十八年楚公子元
歸自伐鄭而處王宮欲蠱文夫人秋申公鬭班殺
子元鬭班楚宗室大夫鬭穀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

以紓楚國之難鬭穀於菟令尹子文也毀減紓緩也○穀奴走反○於音烏○菟音徒○僖公五年楚鬭於菟滅弦弦子恃睦於
齊而不設備故亡○僖十二年夏楚人滅黃
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時齊桓方霸不共楚職
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故滅○穀梁
子曰貫之盟僖二年江黃與齊盟于貫管仲曰江黃遠齊
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
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

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僖二十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鬭穀於菟帥師伐
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
力而動其過鮮矣○楚成得臣即子玉若敖之後帥
師伐陳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
使為令尹叔伯叔伯楚大夫蔿呂臣也曰子若國何對
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
者與有幾與語辭有幾不多也言人有大功無大爵以賞之必思為亂也○

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僖二十二年宋襄公伐鄭楚子救之敗宋師于泓
鄭文夫人芈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還過鄭鄭文公夫人芈氏楚女姜氏齊女也柯澤鄭地○芈彌爾反楚子使師縉示
之俘馘師縉楚樂官也俘所得囚馘所截耳君子曰非禮也婦
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戎事不邇女
器言俘馘非近婦人之物冬十一月丁丑楚子入饗于
鄭九獻用上公之禮九獻酒而禮畢庭實旅百庭中所陳品數百也

加籩豆六品食物六品加於籩豆籩豆禮食器饗畢夜出文
羋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二姬文羋女也叔詹鄭大夫
曰楚王其不沒乎不以壽終也為禮卒於無別無
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
霸也言楚子所以師敗城濮終為商臣所弒○僖三十三年晉陽處
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蔡時附楚與晉師夾泜而軍
泜水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
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

欲避楚使渡成陳而後戰遲速唯命不然紓我紓緩也老師
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
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
如紓之乃退舍楚退欲使晉渡陽子宣言曰楚師遁
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
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商臣
怨子上止王立已故譖之○文公元年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大
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

多愛黜乃亂也若既立而黜之是亂之道廢楚國之舉恒
在少也舉立也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
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
商臣職商臣庶弟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
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羋而勿敬也
江羋成王妹嫁於江者從之江羋怒曰呼役夫呼發聲役夫賤者稱
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
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

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大子宮甲
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蹯熊掌難熟請食之冀有外救丁
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亂而不損曰靈曰成乃瞑商臣
弒父自立是為穆王

楚人滅江　楚人滅六

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降服
[illegible]服也出次避正寢也不舉去[illegible]饌也鄰國禮有數今過之大夫諫公曰
[illegible]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文五年

年六人叛楚楚人滅六又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皐陶字庭堅六與蓼皆皐陶之後傷二國之君不能建德結援忽然滅也

楚子使椒來聘

文九年冬楚子穆使越椒來聘越椒字伯棼子文弟子良之子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奉使必告廟而來言則必稱先君以相接慢其事是慢先君也○宣公四年初楚司馬子良子文之弟生子越

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若敖即楚武王之祖其旁庶子孫各食邑於楚子文即其後也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鬭般爲令尹般子文之子子揚也○般音班子越爲司馬蔿賈爲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己

爲司馬賈爲越椒譖子揚而已得椒處子越又惡之越椒又惡賈乃以若敖氏之族圄蔿賈於轑陽而殺之將攻王秋七月戊戌楚子莊與若敖氏戰于皐許遂滅若敖氏初若敖氏娶於䢵䢵國名生鬭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夢澤名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告女私通所生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鬭穀

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鬭氏始自子文爲令尹其孫箴尹克黃箴尹官名克黃子揚之子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改克黃名生謂其更生

文獮城沂

宣十一年令尹蔿艾獵城沂蔿艾獵孫叔敖也沂楚邑使封人慮事封人其時主築城者慮事計功也以授司徒司徒掌徒役者量功命日量功多寡命日數分財用財用築作具平板幹幹楨也稱畚築稱量輕重也畚盛土器築實土器程土物爲作程限議遠邇均勞逸略基趾趾城足略行也○行去聲具餱糧餱乾食也度有司謀監主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不過乎素所慮之期也傳言叔敖之能使民

申公巫臣奔晉

成公二年楚之討陳夏氏也宣十一年陳靈公通于夏姬夏姬之子徵舒弒靈公楚莊王討徵舒轘之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卽公子側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子蠻鄭靈公夏姬之兄被弒無後殺御叔御叔夏姬之夫亦早死弒靈侯陳靈公以通夏姬被弒戮夏南夏姬子徵舒出孔儀孔寧儀行父因淫奔楚喪陳國楚滅陳何不祥如是人生

實難其有不獲死乎言死易得無爲取夏姬以速之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宣十二年楚與晉戰于邲襄老之尸爲晉所獲其子黑要烝焉黑要襄老之子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道夏姬使歸鄭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晉荀首獲襄老之尸歸之於鄭故使自鄭召之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遣夏姬歸巫臣聘諸鄭巫臣私聘夏姬于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卽位共王莊王子名審在去年卽位將爲陽橋之役楚救齊伐魯至陽橋在是年冬使巫臣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室家盡去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叔跪申叔時之子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桑中衛風淫奔之詩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介副也幣聘物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于晉晉人使爲邢大夫邢晉邑名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先君謀也則忠矣忠社稷之固也

所盖多矣蓋覆也且彼若能利國家晉將可乎言不許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成七年楚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及襄老之子黑要以夏姬故并怨黑要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于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前是吳常屬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巢徐皆楚屬國子重奔命救徐巢馬陵之會在是年八月見鄭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因伐鄭而行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上國諸夏也○成十六年鄢陵之敗晉與楚戰于鄢陵楚子傷目而退事見鄭楚殺其大夫子反

○襄公[illegible]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選練之師克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至于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使鄧廖帥組甲三百鄧廖楚大夫組甲漆成組文也被練三千被練練袍也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遂遇心疾而卒

楚子審卒

襄十三年楚子共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憂弘大而衆多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埋從先君代爲禰廟請謚靈與厲並謚欲受惡謚以歸先君也按

謚法亂而不損曰靈戮殺不辜曰厲○窀張倫反○穸音夕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言共命皆罪已改過之辭不可謚靈厲以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共王卒子康王立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子庚楚司馬也養由基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覆伏兵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楚地大敗吳師君子以吳爲不弔不弔楚喪而反伐之○襄十四年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軍後曰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皐舟吳險隘之道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傳言不備不可以師○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楚徙都郢未有城郭公子燮公子儀因築城爲

亂事未得訖子囊欲訖而未暇故遺言見意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謂前年謚君爲共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

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

襄二十一年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豫申叔時之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政教微而貴臣強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襺衣裘鮮食而寢襺綿衣也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爲令尹子南公子追舒也○襄二十二年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言子南偏寵觀起令富楚人患之患子南爲政不當也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御王車者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居謂居此不亡也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

臣亦不爲漏洩君命罪之重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轘車裂以徇○轘音患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徒子尸於朝請于王遷父尸而殯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言討臣罪禮當尸諸朝唯二三子思之三日棄疾請尸王許葬其徒曰行乎行去也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傳譏康王與人子謀其父失君臣之義復使薳子馮爲令尹公子齮音蟻爲司馬屈建爲莫敖屈建即子木屈到之子屈蕩之孫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申叔避薳子不欲與語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薳子就申叔家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不免是懼何敢告子言恐與子并罪故不敢與子語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薳子惶懼意不在御至謂八人曰吾

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已死復生白骨更肉知我者如夫子則可夫子謂申叔也如夫子謂以義匡已不然請止止不相知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辭遣之

屈建爲令尹

襄二十五年楚薳子馮卒屈建爲令尹蔿掩爲司馬蔿掩薳子馮之子○蔿與薳字同子木使庀賦庀治也子木卽屈建數甲兵閱數之蔿掩書土田土地爲田者書其定數度山林度量山林之材以供國用鳩藪澤水稀曰藪水鍾曰澤鳩聚之以畜其材辨京陵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爲冢墓之地表淳鹵淳鹹池鹵西方鹹地地宜塩者表出之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規偃豬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町原防町封埒也高平曰原大隄曰防封埒原防以障水也牧隰皋水厓曰皋下濕曰隰瘠薄故九夫爲牧一牧而當一井井衍沃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爲井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九夫爲井量入脩賦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稅賦車籍馬藉疏其毛色歲齒以備軍用賦車兵甲士也徒兵步卒也甲楯之數使器杖有常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得治國之禮傳

言楚之所以興

伍舉奔鄭

襄二十六年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illegible]也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胥祖父椒舉也伍舉娶[illegible]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獲罪出奔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班布也布荊坐地共議歸楚事朋友世親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

及宋向戌將平晉楚平在明年聲子通使於晉為國通平事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晉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子名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

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憚用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飫饜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所謂加膳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盛饌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

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此言楚不能用材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在成六年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成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八年復侵楚敗申息獲申麗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

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
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鄐晉邑
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在成十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
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
陳焚次次舍也焚次以示必死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
楚囚欲使楚知之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
以魚石歸在元年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

春秋貫玉卷四下　五十七

之爲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五年楚人討陳叛故殺令尹子辛
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申公巫臣也而雍害其事
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晉邑以爲謀主扞禦
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
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
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
靈之爲也事見成七年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
奔晉晉人與之苗若敖亂在宣四年苗晉邑以爲謀主鄢

陵之役在成十六年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
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唯在中軍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塞井夷竈以爲陳
欒范易行以誘之欒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其卒精韓厥將下軍易行謂易下軍卒伍使欒范將之以示弱誘楚也中行二郤必克二
穆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佐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必能克之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
敗之四合擊王中軍精卒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

春秋貫玉卷四下　五十八

熸夷傷也其王傷目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熸○熸子潛反子反死之鄭
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
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
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
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
弗圖也言楚亦不以爲意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
以比叔向以比方叔向材能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
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

椒鳴遂之（椒鳴舉之子也）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椒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爲私屬皆不與盟宋爲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止書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凡序九國大夫）

襄二十七年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弭止也欲獲息民之名）如晉告趙武趙武謀於諸大夫（時趙文子爲晉中軍執政）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

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舉記錄之也以爲賓主多有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衛石惡至丙辰邾悼公至（小國故君自來）戊辰滕成公至（亦小國君自來）楚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庚午向戌復於趙武趙武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服而使之）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請齊使朝楚）壬申向戌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馹傳也謁告也）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經所以不書齊秦）秋七月庚辰楚子木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二國大夫與子木俱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示不相忌）晉楚各處其偏（晉處北楚處南）荀盈謂趙武曰楚氛甚惡懼難（氛氣也言楚有襲晉之氣○氛芳云反）趙武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晉營在宋北以東頭爲左有急可左迴入宋東門）

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楚)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大宰伯州犂也)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安)

存

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單盡也斃踣也合匹夫爲不信猶不可盡斃以死之)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不病者當斃於死)非子之患也(楚食言當死晉不食言故無患)且吾因宋以守病(爲楚所病則欲入宋城)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爲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楚)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獨取信故其功多)

晉楚爭先(爭先歃血)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狎更也)豈專在晉叔向謂趙武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尸主也)子務德無爭先乃先楚人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武爲客(客一坐所尊)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子木問於趙武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對曰夫子之

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故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尚上也)能歆神人(神享其祭人懷其德)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五君謂文襄靈成景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楚薳罷如晉涖盟(罷令尹子蕩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義取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比晉君)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

忘斂子蕩將知政矣斂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崔氏之亂（弒莊公在二十五年）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申鮮虞無背爲人僕賃於魯之野身服齊莊公喪服）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爲右尹（傳言楚能用賢）

鄭伯使游吉如楚

（襄二十八年）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宋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蔡侯楚屬故往朝于晉鄭爲晉屬故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君謂鄭伯）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問鄭君應來朝否）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鎭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聘用乘皮束帛）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言歲有饑荒之難故鄭伯不得自朝楚）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葬）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裨竈鄭大夫）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旅客處也歲星棄星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衝在南南爲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野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次梓愼則曰宋鄭饑裨竈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占惟人所在也）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爲壇以受郊勞）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外僕掌次舍者）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

錢選

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自解說也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奉行大國之政共其職貢從其時命從朝會之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十一月為宋之盟故公魯襄及宋公平陳侯哀鄭伯簡許男悼如楚是年夏蔡侯陳侯杞伯胡子沈子以楚屬往朝于晉今十一月魯公宋公鄭伯許男以晉屬往朝于楚蓋從宋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故也公過鄭鄭伯不在已在楚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廷音狂往也黃崖黃水之崖也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伯有不受戮鄭國必受其害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言薄土行潦之蘋藻言賤菜寘諸宗室薦宗廟季蘭尸之敬也言取蘋藻於阿澤之中使服蘭之女而爲之主神猶享之以其敬也敬可棄乎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卽叔仲帶也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之不恤誰遑其他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言足專任子服子始學者也言未諳遠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從昭伯謀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

之備宋公遂反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宋盟存衷甲之際不以此廢好故曰禮也○襄二十九年楚人使公親襚襚衣死人衣也諸侯有遣使賵襚之禮今楚欲依遣使之比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先使巫祓除殯之凶邪而行襚禮與朝而布幣無異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桃性能辟惡茢苕帚以除不祥唯君臨臣喪有此禮○祓音拂○茢音列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

于壟楚郟敖卽位（郟敖名熊麇康王子後弑葬于郟故曰郟楚人謂未成君爲敖）王子圍爲令尹（圍共王子康王弟郟敖叔也）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栢之下其草不殖（言楚君弱令尹强物不兩盛爲昭元年圍弑郟敖起本）

楚子使薳罷來聘　北宮文子論威儀

襄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郟敖卽位）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問王子圍之爲政）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子蕩薳罷）助之匿其情矣○楚王子圍殺大司馬蔿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無宇芋尹）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偏佐也）而王之四體也（但爲王之股肱）絶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艾魚廢反）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不祥無有大於此者）何以得

三十一年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晉楚之從交相見）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子產辭逆女之公子　會于虢

昭公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就客舍）鄭人惡之（知楚懷詐）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舍城外）既聘將以衆逆（以兵入逆婦）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欲於城外除地為墠行婚禮○墠音善）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豐氏公孫段室夫婦所居也）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莊王圍之祖共王圍之父）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言不得從卿禮）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蒙欺也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於女氏之廟故以為欺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大臣稱老懼辱命而黜退）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恃大國而無備則是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

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言已失所恃則諸侯皆懲恨以距君命壅塞不行所懼唯此）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館人守舍人也）其敢愛豐氏之祧（祧遠祖廟言鄭之類苟非有所懼豈敢愛豐氏祖廟而不令楚入乎）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櫜弓衣垂之示無兵器也）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虢（虢鄭地）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得志謂先歃午祁奚之子）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恐楚復得志）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詐謂衷甲駕猶陵也）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二十六年會澶淵）三合大夫（襄二十七年會于宋三十年會澶淵及今會虢也）服齊狄（襄二十八齊侯白狄朝晉）寧東夏（齊狄服則東方諸侯若魯杞皆安）平秦亂（襄二十六年秦晉為成）城淳于（襄二十九年城杞之淳于杞遷都）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

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
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受午言
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
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
僭僭不信也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
譬如農夫是穮是蓘穮耘也壅苗為蓘○穮音標蓘音衮雖
有饑饉必有豐年言耕耘不以水旱息必獲豐年之收且吾聞
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自恐未能信也楚令尹

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歃故請讀宋盟舊書加於牲上不歃血所以不書盟晉人許之三月
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美其服衛似君
也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禮國君行有二執戈者在前
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公子圍在會特緝蒲為王宮屏蔽以自殊異言既造王宮而居之雖服君服無所怪也楚伯州犁曰
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聞諸大夫譏之故言叚以飾令尹過鄭

行人揮曰假不反矣言將遂為君○令尹享趙孟
賦大明之首章義取明德以受天命趙孟賦小宛之二
章取各敬爾儀天命不又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
以為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強其可哉雖
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
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令尹為王必
求諸侯晉少懦矣若獲諸侯其虐滋盛民弗
堪也將何以終○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

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
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殺之遂
殺其二子幕及平夏皆郟敖子右尹子干出奔晉
干即王子比共王子圍之弟宮廐尹子晳出奔鄭晳即黑肱殺
大宰伯州犁于郟忌其才故殺之葬王于郟謂之郟
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
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子干
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秦鍼見奔

(仕晉)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底致也)德鈞以年年同以尊(位高下也)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也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晉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懼秦數其罪)楚公子不獲(不得於楚)是以皆來亦唯命(言俱奔晉事有優劣惟主人命所處此謙辭也)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羈旅也后子先來仕欲自同於晉臣為主人子干後來奔以為羈旅之客)

楚子合諸侯于申

楚靈王卽位(名圍弑郟敖自立改名熊處)薳罷為令尹(卽子蕩)薳啓彊為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昭)三年十月鄭伯(簡)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夢澤也)四年春王正月許男(悼)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使椒舉如晉求諸侯(將為申之會)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曰晉有三不殆(殆危也)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多篡弑之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

殆也四嶽(東岱南衡西華北恒)三塗(三塗山名在河南陸渾縣南)陽城(陽城山名在陽城縣東北)大室(卽中嶽嵩山在河南)荊山(在新城沶鄉縣南○沶音市)中南(山名在始平武功縣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以上言險不可恃)冀之北土(燕代)馬之所生無興國焉(以上言多馬不可恃)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亨神人(亨通也)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

失其守宇（於屋則簷邊爲宇於國則四垂爲宇）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仲孫無知事在莊九年）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里克丕鄭事在僖九年）衞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此數齊楚多難不可恃）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乃許楚使椒舉遂請昏（蓋楚子遣舉時兼使求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

侯（君少習安逸不恤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晉楚同也）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焉用宋盟）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大國晉也）何故不來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求人以快意人必遠之）與人同欲盡濟夏諸侯如楚會衞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魯昭公辭以方來時祭）衞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申楚邑自楚先至會）

（地）六月丙午楚子蔡侯（靈）陳侯（哀）鄭伯（簡）許男（悼）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啓禹子河南翟縣南有鈞臺陂啓享諸侯於此）商湯有景亳之命（命諸侯也）周武有孟津之誓（將伐紂也）成有岐陽之蒐（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康有酆宮之朝（康王朝諸侯於酆邑之宮）穆有塗

山之會（穆王會諸侯於塗山）齊桓有召陵之師（在僖四年）晉文有踐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選擇所用也）王曰吾用齊桓（用會召陵之禮）王使問禮於左師（卽向戌）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言所聞者謙示所未行也）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合謂我爲主而合之也六謂自始將幣至終禮賓凡六節也宋本公爵故獻公合諸侯之禮也）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

六會謂人爲主我往會之也鄭本伯爵故獻自伯而下會公之禮亦六節也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規正二子之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左師子產所獻六禮楚皆未嘗行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請王辭謝之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言爲宗廟田獵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恨其後至故言將因諸侯會布幣及相見經并書宋大子佐知此言在會前○墮許規友疑罪執諸侯

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執諸申言楚子以楚子示諸侯侈自奢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六王啓湯武成康穆也二公齊桓晉文也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仍緡皆國名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黎東夷國名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大室中嶽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

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惡及遠方則人棄之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屈申屈蕩之子楚大夫朱方吳邑齊慶封奔吳吳封之於朱方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逆命謂性不恭順其肯從於戮乎言不肯默而從戮播於諸侯焉用之播揚之也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

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齊崔杼弒君慶封其黨也故以弒君罪責之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中軍楚王所將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在僖六年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從舉言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鬭

葦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爲許城也葦龜子文之玄孫）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謂築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王心不違民其居乎（言將有事不得安也）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穀梁子曰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韓宣子如楚送女

昭五年　楚以屈生爲莫敖（屈生建子）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前年椒舉請婚於晉晉侯許之）過鄭鄭伯勞子蕩於氾勞屈生於菟氏（氾與菟氏皆鄭地別勞以示敬按聘禮若過他邦至於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曰請帥奠幣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饔之以其禮上賓大牢積唯芻禾介皆有餼禮唯當饔之今鄭伯親勞畏楚也）晉侯送女于邢丘（禮父母送女不下堂因女歸爲靈王夫人畏楚故親送之）○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索氏地名）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從而不失儀（從順也）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以先王之禮成其好）度之以二國（度晉楚之勢而行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

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簡爲閽（刖韓宣子足使守門）以羊舌肸爲司宮（加叔向宮刑）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珪以爲信）享頫有璋（享饗也頫見也朝聘而享見爲君使執璋）小有述職（諸侯適天子曰述職）大有巡（天子巡守曰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言務行禮）

宴有好貨宴飲以貨爲好衣服車馬在客所無 飧有陪鼎

陪加也加鼎所以厚慇懃 入有郊勞賓至逆勞之於郊 出有贈賄去則贈之以貨賄 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

禍亂興失朝聘宴好之道 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 晉無楚

備以敗於邲在宣十二年言兵禍始於城濮 邲之役楚無晉

備以敗於鄢在成十六年 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

加之以禮重之以睦君臣和也 是以楚弗能報而

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

春秋貫十五卷四下　八十一

若何言何以爲備 誰其重此言怨重 若有其人恥之

可也謂有賢人以敵晉則可恥之 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

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麇群也○麇丘隕反

求昏而薦女薦進也 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

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

起之下趙成趙武之子 中行吳荀偃之子 魏舒魏絳孫 范

鞅匄子 知盈知朔弟五卿位在韓起之下皆三軍之將佐也 羊舌肸之

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格 輔躒苗

賁皇賁音墳 皆諸侯之選也言非凡人 韓襄爲公族

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襄韓無忌子也爲公族大夫須起之門子年雖幼已任出使 箕襄邢帶二人韓氏族 叔禽叔椒子羽

皆韓起子 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成縣賦百乘也 羊舌四族皆彊家也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

晉人若喪韓起羊舌肸五卿八大夫五卿趙成以下八大夫祁午以下 輔韓須楊石楊石叔向子食我也 因其十家

九縣韓氏七羊舌氏四爲十家韓氏七縣羊舌三爲九縣 長轂九百長轂戎車也

春秋貫十五卷四下　八十二

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 奮

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伯華叔向兄 中行

伯魏舒帥之中行吳魏舒 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

怨失婚姻之親 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群

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

穀之過也大夫無辱謝遠啓彊 厚爲韓子禮王欲

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言叔向之多知 亦厚其

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圉圉鄭地 辭不敢見禮也

（楚使未反命故辭不見鄭伯）

楚公子棄疾如晉

（昭六年）楚公子棄疾（共王子靈王季弟）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柤辭不敢見（不敢當君國之勞 柤音查鄭地）固請見之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言棄疾共而有禮）以其乘馬八匹私面（私見）（鄭伯）見子皮如上卿（如見楚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降殺以兩）禁芻牧採

樵不入田（不犯田種）不樵樹不采蓺（蓺種也）不抽屋不強匄（匄音蓋 匄之也）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在位則廢其職 [illegible]則降其刑）舍不爲暴主不慁賓（慁力困反）

申無宇執閽

（昭七年）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析羽爲旌王旌至於軫）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芋尹即申無宇仕於芋故曰芋尹○芋音籲）及即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有罪亡入章華宮）無宇執之有司弗與（王有司也）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執無宇也）王將飲酒無宇辭曰（陳其辭說）天子經畧（經畧盡四海）諸侯正封（封所分封之土也盡）

（一國而言）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凡土地所生謂之毛）天有十日（甲至癸）人有十等（王至臺）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吾先君文王（楚文王也）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曰盜所隱器（爲盜賊藏所得之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

也（行善法故能啟治封疆北至汝水）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言皆將逃）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文王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爲盜）王曰取而臣以往（往法也）盜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王自謂）遂赦之（赦無宇不誅）○（昭十一年）楚子城陳蔡不羹（賦城陳蔡故城之不羹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楚要地○羹音郎漢書作）

更使棄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擅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此言寘人不善者）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城穀在莊三十二年此言寘人善者）臣聞五大不在邊（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使居邊）五細不在庭（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爵尊寵又親鄭丹在）

內（襄十九年丹奔楚爵細又羈旅）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又問楚城陳蔡不羹得失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曼伯檀伯也厲公得櫟又并京）宋蕭亳實殺子游（在莊十二年）齊渠丘實殺無知（渠丘齊大夫雍廩邑廩以渠丘邑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蒲甯殖邑戚孫林父邑二子逐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城大皆有害於國以有所依憑而作亂也）末大必折（折其本）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十三年陳蔡果作亂）

楚子伐徐

（昭十二年）楚子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五子楚大夫徐吳之與國故圍之以偪吳）楚子次於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羽衣也）翠被（以翠羽飾被）豹舄（以豹皮爲履舄）執鞭以出（執鞭以教令）僕析父從（楚大夫）右尹子革夕（子革鄭丹夕暮見也）王見之去冠被舍鞭（敬大臣）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楚始封之君也）與呂伋（齊大公之子丁公也）王孫牟（衛康叔之子康伯）燮父（晉唐叔之子也）禽父（周公子伯禽）

鈎也並事康王康王成王子四國皆有分我獨無四國
齊晉魯衛珍寶之器分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
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
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
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桃弧棘矢以禦不祥
言楚在山林少所出齊王舅也成王母齊大公女也晉及魯衛王
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
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

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
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爲伯父昆吾嘗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
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
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
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
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
四國者專足畏也專特也四國謂陳蔡二不羹也楚襄城東南有不羹
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皆楚要害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

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鏚柲鏚斧也柲
柄也破圭玉以飾斧柄○柲音祕敢請命請制度之命王入視之
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
響國其若之何譏其順王心如響應聲子革曰摩厲以
須王出吾刃將斬矣以己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斬王之淫慝王
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倚相楚史名王曰是良史
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伏羲神農皇帝之書爲三墳墳言大
道也五典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爲五典典言常道也八索八卦之說爲八

索求其義也九丘九州之志爲九丘丘聚也皆古書之名對曰臣嘗
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穆王也周行天下將皆
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
止王心謀父祭公名周卿士也祈父周司馬也職掌封祈之兵甲故曰祈父招其
名也謀父不敢直言王故指其從行之司馬以諷之王是以獲沒於祇
宮獲沒不被篡弒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
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
之愔愔式昭德音愔愔安和貌式用也昭明也○愔一心反思我

王度式如玉式如金當思我王法如金玉之堅重形民之
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治之器隨器而制形
故曰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
數日深感子革之言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
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
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楚公子比弑其君虔于乾谿　楚公子
棄疾殺公子比

昭十三年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
室及卽位奪薳居田居掩之族言薳氏所以怨遷許而質
許圍遷許在九年圍許大夫言圍所以怨蔡洧有寵於王王之
滅蔡也其父死焉楚滅蔡在十一年洧仕楚其父在國故死言洧所以
怨王使與於守而行使洧守國王行至乾谿申之會越
大夫戮焉申會在四年越大夫常壽過戮者陳其罪惡以徇諸軍也言越大
夫所以怨王奪鬬韋龜中犫韋龜令尹子文玄孫中犫邑名○犫尺州
及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成然韋龜子言成然所以怨

公蔡公公子棄疾也故俯也韋龜以棄疾有當璧之
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
所不禮也因群喪職之族啓越大
過作亂常壽過申會所戮者克息舟城而居之
邑城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
故起死在襄二十二年蔡大夫聲子之子朝曰今不封蔡蔡
王矣我請試之觀從以父死怨楚故欲試作亂以蔡公之
子干子皙二子皆靈王弟元年子干奔晉子皙奔鄭及郊而

情觀從本許以棄疾命召二子故及郊告以棄疾不知謀入襲蔡
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蔡公棄疾與子干子皙共盟于
公子比子干公子黑肱子皙公子棄疾蔡公蔓
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
從四族薳氏許圍蔡洧蔓成然以入楚殺大子祿及公
子罷敵二子皆靈王子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
尹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
于乾谿而遂告之從乾谿之師告使叛靈王且曰先歸

所役者[illegible]異役也師及訾梁而潰 訾梁[illegible]至
散 王聞群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
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
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
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
聽國人之所與 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
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
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

春秋貫玉卷四下 九十二 錢迓 夏恩三百十

焉子革乃歸于楚 棄王而歸 王沿夏將欲入鄢 夏漢
別名順流爲沿順漢水南至鄢 芋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
再奸王命 謂斷王旌執人於章華宮 王弗誅惠孰大焉君
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
闈以歸 棘里名闈門也 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
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公子
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公子比曰
余不忍也觀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

行 恐禍及己先去以避之 國每夜[illegible]矣 靈王也
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illegible]至矣 棄疾詐計以危
動國人將以脅二子也 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公子
比公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
司馬謂棄疾也詐言已殺棄疾以恐之 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
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
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 不書弑君位未定也 丙辰棄
疾即位名曰熊居 是爲平王 平王封陳蔡 立陳惠公吳蔡

春秋貫玉卷四下 九十三 錢迓 夏恩三百三十七

平公 復遷邑 九年遷許于夷遷方城外人于許至是復之 致群賂
始舉事時所許貨賂今皆致之 施舍寬民宥罪舉職 舉職脩廢官
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
卜曰余尚得天下 尚庶幾也 不吉投龜詬天而呼
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 區區小天下 余必自取之
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
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
星辰 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

徧以璧見於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巴姬共王妾大室祖廟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從長幼以次拜康王跨之過其上也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微見璧紐以爲審識鬬韋龜屬成然焉知其將立故託其子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棄立長之禮違當璧之命終致靈王之亂子干歸子干在晉觀從矯蔡公命召之時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

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宣子謂棄疾親恃子干同惡楚子如市賈同利以相求○賈音古對曰難無與同好誰與同惡言棄疾本不與子干同好則亦不得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寵須賢人而固有人而無主二也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爲應有主而無謀三也謀策謀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民衆有民而無德五也四者既備當以德成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晉楚之士從子干游者皆非達人族盡親叛可謂無

主無親在楚無釁而動可謂無謀召子干時楚未有大釁爲羈終世可謂無民終身羈客在晉是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楚人無愛念之者王虐而不忌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言楚借君子干以弑靈王終無能成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時穿封戌既死棄疾以蔡公兼領陳事城外方城外也屬服屬也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不以私欲違民事民無謗心先神命之先神謂群望國民信之芊姓

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當璧拜有民二也民信之令德三也無苛慝寵貴四也貴妃子居常五也棄疾季子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位不尊其寵棄矣子干之母先亡民無懷焉非令德國無與焉無內主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皆庶賤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衛姬齊僖公妾有鮑叔

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齊桓出奔莒衛有舅氏之助有國高以爲內主國氏高氏齊上卿從善如流下善齊肅齊嚴也肅敬也不藏賄清也不從欲儉也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言篤志生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五士從出有先大夫子餘趙衰子犯狐偃以爲腹心有魏犫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楚子享之秦伯納之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謂欒枝郤縠狐突先軫也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惠公懷公不恤民也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傳言子干所以蒙弑君之名棄疾所以得國

吳滅州來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即蔓成然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昭十四年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宗丘楚地且撫其民分貧振窮分與也振救也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介特單身民也收養不使流散救災患宥孤寡寬其賦稅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淹滯有才德而未叙者禮新叙舊新羇旅也祿勳合親勳功也親九族任良物官選賢而任之量宜而官之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兵在國都之東者亦如之如然丹好於邊疆好四鄰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有佐立之德不知節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養氏子旗之黨養由基之後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鬭成然即子旗而滅養氏之族使鬭辛居鄖以無忘舊勳辛子旗之子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昭十七年吳伐楚戰于長岸楚司馬子魚公子魴也死死於敵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餘皇舟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隧出入道置炭以防吳人陳以待命隨人結陳以守舟待楚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藉衆力以取舟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

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昭十九年春楚工尹赤赤工尹名遷陰於下陰陰楚縣名令尹子瑕城郟子瑕楚穆王曾孫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遷陰城郟皆欲以自完守以持其世而已保持一世無遠謀也○楚人城州來十三年吳滅州來今就城而取之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戌莊王曾孫葉公諸梁之父也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守

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不節用民人日駭有寇讎勞罷死轉不務德忘寢與食不樂性非撫之也傳言平王所以不能霸

伍員奔吳

楚子之在蔡也爲大夫時聘于蔡郹陽封人之女奔之郹陽蔡邑封人掌封疆之官○郹古闃反生大子建及即位使

伍奢爲之師奢伍舉之子伍員之父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室妻也王爲之聘于秦無極與逆無極往逆秦女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王自取之故稱夫人○楚子爲舟師以伐濮南夷也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襄城有城父縣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令

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爲明年誚大子張本改爲夫人遣謝
秦○昭二十年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
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
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其謀已成王信之問伍
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謂納建妻何信於讒王
執伍奢忿其言切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時奮
揚在楚使往殺之未至而使遣之知大子寃故奮揚私令大子去三
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

春秋貫玉卷四下　九十九　錢選　陶惠三百三

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
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
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奉初命以周旋不忍後命
故遣之旣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
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再犯王命
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
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
仁必來不然使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

父棠君尚尚伍奢之長子爲棠邑大夫謂其弟員曰爾適
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言己智不如員我能死爾能
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
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尚度功而
行仁也員擇任而往知也員知死不辟勇也
尚父不可棄俱去爲棄父名不可廢俱死爲廢名爾其
勉之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
食乎言將憂及楚國不得早食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

春秋貫玉卷四下　一百　錢選　陶惠三百六

楚之利於州于州于卽吳王僚吳公子光曰是宗爲戮
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光欲
弒僚不利用員以擧事故破其議而員亦知之余姑爲之求士而鄙
以待之討未得用故進勇士以求入於光而退居鄙野乃見鱄設諸
勇士也焉而耕於野二十七年光果弒僚而用員

吳人伐州來

昭二十三年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令尹子瑕以疾從戎
故薳越攝其事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

鍾離子瑕卒楚師熸（令尹子瑕以疾卒軍主喪亡故楚師無復氣勢）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軍事尚威）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三國雖不狂頑然怨楚則不盡力以上六國皆從楚救州來者）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一（帥賤薳越非正卿也軍多寵人政令不一於越也）七國同役而不同心（七國楚頓胡沈蔡陳許）楚可敗也若分

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示之不整以誘之）後者敦陳整旅（敦厚也）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七月二十九日違兵忌以晦戰者擊楚所不意也）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囚徒不習戰以示不整）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從吳王）光帥右掩餘帥左（掩餘吳王壽夢子[illegible]）[illegible]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illegible]

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三國許蔡頓）楚師大奔○楚大子建之母在郹召吳人而啓之（大子建既廢其母亦歸於郹郹在楚東北故得召吳人）冬十月甲申吳大子入郹（大子王僚之子也）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司馬薳越追之不及曰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而死

楚囊瓦為令尹城郢

楚囊瓦為令尹（囊瓦子囊之孫子常也代令尹子瑕）城郢（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矣今畏吳復增脩以自固）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德及遠）天子卑守在諸侯（若卑則四夷交侵藉中國諸侯為守）諸侯守在四鄰（鄰國為鄰之守）諸侯卑守在四竟（裁自完）慎其四竟結其四援（結四鄰之國為援助）民狎其野（狎安習也）三務成功（春夏秋三時之務）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

之不獲能無亡乎不獲守其四竟 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在僖十八年 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走集邊竟之壘壁 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使民有部伍相爲候望 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交接之禮 不僭不貪不懦不耆懦弱也耆強也 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四君皆楚先君之賢者 土不過同方百里爲一同言未滿一 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方千里爲圻 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吳滅巢及鍾離

昭二十四年 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楚王師及圉陽而還圉陽楚地 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皆楚邑 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帥謂巢及鍾離大夫也 幾如是而不及郢

楚子居卒

昭二十六年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平王庶長子 曰大子壬弱壬即昭王 其母非適也昭王母非適夫人本聘王子建實聘之所聘秦女平王奪之者 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廢適立庶是亂楚國之正言王子建聘之是彰平王之惡 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壬乃夫人所生 敗親速讎王乃秦甥不立秦出是敗親秦必來討 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名壬後改名軫

子常殺費無極

昭二十七年 郤宛直而和郤宛楚左尹以直事君以和接衆 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鄢將師楚大夫右領官名 與費無極比而惡之惡郤宛 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

極諸郤宛焉郤宛自殺盡滅郤氏之族黨殺
陽令終（陽令終令尹子瑕子）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楚大夫皆郤氏之黨）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爲
王專禍楚國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蒙欺也）令
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楚郤宛
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進胙凡國中祭祀也謗詛也蓋詛之於鬼神）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
（郤宛也）與中廐尹（陽令終也蓋令終爲中廐尹）莫知其罪而

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
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
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
莫不知去朝吳（在十五年）出蔡侯朱（在二十一年）喪大
子建殺連尹奢（在二十年連尹奢即伍奢）屛王之耳目使
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恭儉有過成莊無
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不能如成莊之得諸侯無極也）
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三不辜郤氏陽氏晉陳氏）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
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
（三族在位素無愆過）吳新有君（吳子光新立）疆埸日駭楚國
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
子愛讒以自危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
圖九月已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
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三師肄楚之計

（昭三十年）吳子（光）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二十年伍員嘗言伐楚之利於吳王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
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
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
爲三師以肄焉（肄習也迭出以危楚也）一師至彼必皆
至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罷敝於道）亟肄
以罷之（亟數也）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
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諸侯會于臯鼬
定公三年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佩佩玉也獻
一佩一裘於昭王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
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成公唐惠侯之後有兩
肅爽馬子常欲之肅爽駿馬名其毛如練○爽音霜弗與亦
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飲先
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
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佩裘皆獻不言裘蒙上文

明日遣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
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自誓若復渡漢當受禍明如大川蔡
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
請伐楚○定四年春三月劉文公王官伯也合魯
公定晉侯定宋公景蔡侯昭衛侯靈陳子懷在
喪鄭伯獻許男斯曹伯隱莒子郊公邾子隱頓
子胡子滕子頃薛伯襄杞伯悼小邾子齊
國夏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

弗得言於范獻子離間伐楚之計乃辭蔡侯晉於是
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子行敬子
衛大夫曰會同難難得宜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嘖至
也煩言忿爭○嘖音責其使祝佗從祝佗大祝子魚公曰善乃
使祝佗祝佗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
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共二職徼大罪也且
夫祝社稷之常隸也隸賤官也社稷不動祝不出
竟官之制也社稷動謂國遷君以軍行祓社釁鼓師出

先有事祓禱於社謂之宜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鼓鼙爲釁鼓祝奉以從奉社
主也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謂朝會君行師從
二千五百人卿行旅從五百人臣無事焉公曰行也
及臯鼬將盟將長蔡於衛欲令蔡先衛歃衛侯使祝佗
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蔡將先衛信乎萇弘
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祝佗
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
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

尹天下（也 尹正）於周爲睦（以盛德見親厚）分魯公以大路大旂（魯公伯禽也大路金路賜同姓諸侯車也交龍爲旂周禮同姓以封）夏后氏之璜（璜美玉名）封父之繁弱（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醜衆也）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卽就也使六族就周受周公之法制）是使之職事于魯（共魯公之職事）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陪增也敦厚也）祝宗卜史（大祝宗人大卜大史凡四官）備物典策（典策春秋之制）官司彝器（官司百官也彝器常用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分康叔（衛之祖）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少帛雜帛也綪茷大赤取染草名也通帛爲旃析羽爲旌○綪七見反茷步貝反）大呂（鍾名）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畛涂所徑也略界也武父衛北界圃田鄭藪名）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有閻衛所受朝宿邑蓋近京畿）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

之東蒐（爲湯沐邑王東巡守以助祭泰山）聃季授土（聃季周公弟司空）陶叔授民（陶叔司徒）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皆魯衛也啓開也居殷故地因其風俗開用其政疆理土地以周法索法也）分唐叔（晉之祖）以大路密須之鼓（密須國名）闕鞏（甲名）沽洗（鍾名）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爲九族職官五正五官之長）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亦因夏風俗開用其政）疆以戎索（大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同故自以戎法）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惎毒也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開道紂子祿父以毒亂王室○惎音忌）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讀作察放也）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命爲蔡侯）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五叔……）

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曹文之昭也文王子周公與[illegible]晉武之穆也武王子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以伯爵居甸服言小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踐土召陵二會經書蔡在衛上霸王以國大小之序也祝佗所言蓋盟歃之次其載書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

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在昭二十五年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復重也無謀非德非所謀也無犯非義傳言簡子能用善言所以遂興

吳入郢

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在昭二十七年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族黨郤氏出奔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

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沿緣也緣漢上下遮使勿渡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以方城外人毀吳所舍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戌欲毀舟使不得由水道而遯且還兵塞其漢東大隧直轅冥阨三險道使不得由陸道而遯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黑楚武城大夫也曰吳用木也木錐鈍我用革也革堅利不

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史皇楚大夫司馬沈尹戌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險道之總名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知吳不可勝史皇曰安求其事求知政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言致死以克吳可以免貪賄致寇之罪○說音脫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illegible]

吳楚二師皆布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
曰楚瓦不仁瓦子常名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
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
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
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
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
吳從楚師及清發清發水名將擊之夫槩王曰困
獸猶鬭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

春秋貫玉卷四下　一百十三　夏賓三百卅　錢捉

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鬭心矣半濟
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五戰及郢楚子取
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睢季芈畀我皆平王女也鍼尹
固與王同舟鍼尹固楚大夫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
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却之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以尊
卑班次處楚王宮室子山處令尹之宮子山吳王之子夫槩王
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入令尹宮也言吳無禮所
以不能遂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息汝南新息也聞楚敗故還

敗吳師于雍澨傷司馬先敗吳師而身被創初司馬臣闔
廬故恥爲禽焉司馬嘗在吳爲臣是以今恥於見禽謂其臣曰
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句卑吳人爲司馬臣臣賤可乎
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失不知子賢可哉可任免首之托也三
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
之句卑布陳其裳司馬自剄而句卑裹其首於裳也藏其身而以其
首免傳言司馬之忠壯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入雲
夢澤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

春秋貫玉卷四下　一百十四　夏賓三百三十三　錢撰

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楚大夫負季芈以從鄖
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
子不亦可乎辛蔓成然之子鬭辛也昭十四年楚平王殺蔓成然辛曰
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
讎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
廢祀非孝也弒君罪應滅宗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
是余將殺女鬭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
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

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竄匿藏也周
室何罪君若惠顧周室施及寡人以奬天衷奬成也
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
公宮之北隨公宮也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子期昭王之兄公子結也
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
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
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
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

一人楚王若鳩楚竟鳩安集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王
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當心前割取血以盟示其至心不敢
負隨恩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包胥楚大夫也其亡也謂
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復與覆同申包胥曰勉之
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
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荐重
也謂數食不已言吳貪害如蛇豕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
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
君疆場之患也吳有楚則與秦鄰逮吳之未定君其
取分焉與吳共分楚地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
君靈撫之撫存息也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
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
在草莽未獲所伏伏猶處也下臣何敢即安立依
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
秦哀公爲之賦無衣義取與子同仇九頓首而坐無衣
三章章三頓首秦師乃出○定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

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五百乘三萬七千五
百人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薳射於柏舉薳射
楚大夫也其子帥奔徒奔徒楚敗散之卒以從子西敗吳
師於軍祥軍祥楚地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
敗吳師吳師居麇麇地名麇九倫反○子期將焚之欲焚
吳師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
可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麇中暴骨未收子西恐焚吳師并及楚人之尸故以爲不可
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

言焚吳復楚則祭祀不廢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
又戰于公壻之谿楚地名吳師大敗吳子乃歸
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諸梁司馬沈尹戌之子葉公子高也吳入楚獲后臧之母楚定臧弃母而歸葉公
終不正視不義之也○楚子入于郢初鬬辛聞吳
人之爭宮也郎鄖公辛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
和則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吳在楚爭則平
素無法律故知其國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定得其國

春秋貫玉卷四下 一百十七 夏賡三百四二

而安定之也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成臼水名在江夏竟
陵縣藍尹亹楚大夫涉其帑渡其妻子不與王舟及寧
寧安定也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
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惡過
也志前失國之過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
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九子皆從王有天功者
子西曰請舍懷也以初謀弒王也王曰大德滅小怨
道也終從其兄免王於難是大德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

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
為諸子旗蔓成然也以有德於平王求欲無厭平王殺之在昭十四年遂逃
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
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王之在隨也子
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脾洩楚邑也失王恐國人
潰散故為王之車服立國于脾洩之邑以安道路人心聞王所在而後
從王王使由于城麇築城於麇復命子西問高厚
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城不

春秋貫玉卷四下 一百十八

知高厚小大何知言所知何事對曰固辭不能子
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
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
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傳言昭王所以復國有賢臣也○
定六年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闔廬子夫差兄也敗
楚舟師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
繁揚陵師陸軍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言知懼而後可治
於是乎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傳言

楚賴子西以安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哀四年夏楚人既克夷虎夷虎蠻夷叛楚者乃謀北方單浮餘楚大夫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陰地河南上雒以東至陸渾楚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欲晉同惡赤執之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少習商縣武關也將大開武關道以伐晉士蔑請諸趙孟趙簡子趙

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時有范中行之難士蔑乃致九州之戎九州戎在晉陰地陸渾者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以許蠻子且將爲之卜城[illegible]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今丹水縣北有三戶亭司馬販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楚司馬販復詐爲蠻子作邑立其宗主以誘其民而盡執以歸楚

楚子軫卒

哀六年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時陳爲吳所伐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前已敗於柏舉今若退還亦是敗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申子西結子期啓子閭皆昭王兄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群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從命許立立君之子亦

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潛師密發也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妾章惠王也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爲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爲當王身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禜禳祭禜音詠○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

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
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諸侯望祀竟內山川星辰江
漢雎漳楚之望也四水在楚界禍福之至不是過
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
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子西召白公

哀十六年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在昭十九年
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

與晉人謀襲鄭復之鄭鄭人殺之其子曰勝
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
無乃害乎葉公沈諸梁也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
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使為藩屏之謂葉公
曰周仁之謂信周親也率義之謂勇率行也吾聞
勝也好復言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理而求死士殆
有私乎私謀復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期必也
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白楚邑也

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言楚新復政令猶未得節制不
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
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
矣比子西於鄭人蓋白勝怨鄭人之殺其父欲報之而楚反救鄭故白勝遂怒子西
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
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
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
以鳥為喻楚國第用士之次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

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言速得令
尹之死其官獨非我耶令尹不憂死而憂我之官所以為狂也子西不悛勝
謂石乞石乞勝之徒曰王與二卿士二卿士子西子期皆
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五百人不可得
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
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告欲
作亂宜僚辭拒之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利諂不
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有上二者必不漏洩

人言以求媚故舍而去之也吳人伐慎（汝陰慎縣也）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與吳戰之所得鎧杖兵器皆備而獻之欲因以爲亂）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刧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慙於葉公）子期曰昔者吳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以效其多力豫章大木）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

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蔡遷州來楚并其地）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葉公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險惡也所求無饜則不安譬如物偏重則離敗欲須其甏而後討之）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管脩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聞其殺賢知其可討）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平王子啓五辭王者）子閭不可遂刧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

國有死不能（不能從）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楚別府）石乞尹門（爲門尹）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公陽楚大夫昭夫人王母越女公陽穴地入宮竊負王而出）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冑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如農夫之望年穀）日日以幾（冀君來幾音冀）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艾安也）民知

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旌表也）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冑而進（言葉公得民心）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欲與白公并）葉公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二子者子西子期也伯舉之敗二子功多）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微匿也）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長者謂白公也）曰不言將烹

乞曰此事也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葉公兼二事二事令尹司馬國寧寧安也乃使寧爲令尹子西之子子國也使寬爲司馬子期之子而老於葉

〔清〕簡朝亮撰

孝經集注述疏一卷
附讀書堂答問一卷

民國刻本

孝經集注
述疏壹卷

門弟子離讀校栞

讀書堂答問坿後

孝經集注述疏序

孝經者導善而救亂之書也。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蓋天下原自順者。以此順之。導善也。故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性善也。天下或不順者。亦以此順之而順。救亂也。故經曰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夫必其不驕。斯居上不召亂以亡也。必其不亂。斯爲下不犯亂以刑也。必其不爭。斯在醜衆不近亂以兵也。孝子之事親若斯也。故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此三者皆自不孝而來。不孝則無可移之忠。由無親而無上。於是乎敢要君。不孝則不道先王之法言而無法。於是乎敢非聖人。不孝則不愛其親而無親。於是乎敢非孝。惟經則教以孝而大亂消焉。孝經家舊說。其得者文明在天地間也。其失者有六。今宜辯之矣。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其總結之文遂曰。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所謂無。如論語無小大之無。謂無論也。其孝無論爲終爲始。不患其力不及焉。孝由天性故也。其不曰始終。而曰終始者。明乎成終以成始也。惟終而立身行道。則始而身不毀傷乃有成也。庶人者國語所謂四民也。管子所謂士農工商也。四民之士未仕而終身庶人。若顏子是也。而經又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此其在庶人。則既仕也。其在天子。則舜禹湯武也。而舊說釋孝無終始者多異。其承中於事君之終始而言。則

未仕若顏子者。何以該乎。其失一也。禮祭義云。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孝經稱先王者。溯古之以孝治天下者而稱焉。虞之帝舜亦先王也。猶禮運稱上古爲昔者先王也。而舊說未會通之。稽古者惑矣。其失二也。經曰。生事愛敬。死事哀慼。生民之本盡矣。生民者生人也。統貴賤尊卑而言。自天言之。皆生民也。詩言后稷者曰。厥初生民。固以生民歌配天之后稷也。而舊說不及於斯。遂有疑喪親章不言天子之事。其失三也。經曰。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而舊說言天子者。惟以親沒言之。惟以諸父諸兄言之。奚不思舜爲天子而生事瞽瞍歟。奚不思漢高帝有父太公。有兄郃陽侯仲歟。其失四也。孔門之學。德行與文學兼稱。孝經之行。其德行也。孝經之文。其文學也。故經有互文。有變文。有省文。有分應之文。有回顧之文。有主孝而遞推之文。有重教而獨承之文。有言政而微及之文。讀者習之。則近文章。如禮儒行也。而舊說察其文者希。甚且疑其誤。又或句下爲注焉。連者斷之。無以見一章中之善屬文者。其失五也。僞古文孝經云。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此僞者之淆禮制也。大戴禮本命篇云。女日及乎閨門之內。此禮內則所謂女子居內也。其所謂男子居外者。豈不在閨門之外邪。今僞者淆之矣。而舊說或從僞古文本而不察也。其失六也。朝亮幼讀孝經。長而聞九江朱先生講學。以孝爲先。則於此經不敢荒矣。時而教授。每開說此經。遂有答諸學子問。而辯舊說者。或口答之。

或筆答之羣皆志之編爲孝經答問壹卷舉大略云爾丁巳歲季冬論語述草既畢乃思孝經爲諸經之導也當有集而述之由是攷於古義酌於今時多微肖起草越歲季秋草有孝經集注述疏壹卷因所答問於後昔陸氏著釋文諸經皆摘字爲音惟孝經以童蒙始學摘全句蓋欲其易知也今之所草其亦將備始學者歟自念童時家君以孝經命之讀布席於地執書策而坐在膝下讀焉今無幾何身年六十有八雖目光尚如童時而親亡矣書策徒存安得如膝下讀孝經時也順德簡朝亮序

孝經集注述疏壹卷

順德簡朝亮學

孝經

漢書曰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是也古者稱師曰子孝經首云仲尼居曾子侍此以知曾子門人記之也夫音扶行去聲

述曰引漢書者漢書藝文志也漢志以天經該地義蓋天地之經也是爲大者詳下文三才章漢志云孝經一篇十八章此所謂今文孝經也今文者今字也隋書經籍志云秦焚書孝經爲河閒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蓋今文自此傳矣唐玄宗用今文本采漢以來諸家說而爲御

注焉乃命元行沖爲疏以申之注者宜如水之注也欲其於經文曲以達也疏者宜如水之疏也欲其於注文分以利也疏讀去聲如水之疏讀平聲蓋聲轉而義通也宋邢昺奉詔脩元疏則垂至於今矣彼注疏猶未皆叶焉漢志云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蓋出孔子壁中孔子後安國得其書則所謂古文孝經也古文者古篆也漢許沖因獻說文而及之云古文孝經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衞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是也故漢志無孔氏古文說焉蓋三老由魯國所獻者卽孔安國所得者也而漢以來所傳者微迄於梁亂則遂亡矣至隋而古文孝經乃與孔傳同出也皆僞也今隋志可攷焉惜乎唐之辯僞者未

据漢志許說而明之也。然其僞爲經異文者無多。亦姑不辯之爾。惟其僞閨門章言臣妾之臣在閨門之內。安可不爲禮辯邪。今詳孝經答問。蓋孝經今當從今文本矣。然自僞閨門章外。其從古文爲注者。可通乎今文說也可兼采焉。或曰。若今文孝經。殆後人爲之而襲左傳者歟。非也。漢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夫魏文侯非師子夏者乎。呂氏春秋察微篇引孝經諸侯章。則先秦古書也。其有與左傳同者。則述古之公言而非襲也。猶論語答顏淵仲弓之問仁。與左傳亦同也。詳論語集注述疏。漢志云。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鍾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此古文孝經。出孔子壁中而可攷也。其藏之壁中者。漢紀謂秦焚書時孔鮒藏之也。元行沖讀行去聲。孔傳讀傳去聲。凡稱某傳同。邪語辭。讀若耶。共與恭通。

開宗明義章第一

述曰。開宗明義者。第一章之章名也。漢志言孝經十八章。不列章名。今邢疏本皆別而名之。陸氏德明釋文從鄭氏本。既如此焉。今從之者。以章名無違於經。而小學易知也。孝經則由小學而通大學之書也。邢氏云。宗本也。言此章開一經之宗本。而明孝義也。孝經說云。宗本。猶宗主也。主孝爲本也。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敎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汝。尼年題反。侍音嗜。道上聲。睦音目。參七南反。敏音憫。夫音扶。下同。復音服。語去聲。

仲尼。孔子字也。稱字。尊之也。著其爲師之師也。居。鄭氏謂居講堂也。曾子。孔子弟子。侍。在尊者側也。今謂侍坐。子者。丈夫之美稱。美其不負所生也。曾子門人稱其師曰曾子。而仲尼則曾子師也。故皆稱曰子。子曰者。孔子有言也。先王。先世天下王也。德與道。實一理也。德。卽人得於天之道。故行道而有得於心爲德。宜通言也。至德。至極之德。謂所得者。要道。要約之道。謂所行者。以。猶用也。天下原自順者。以此順之。天下或不順者。亦以此順之。而順。故曰以順天下。民。天下人也。和睦者。和而敬。和也。睦。敬和也。如和非敬和。非道德之和也。民用此和睦。在上在下。皆無怨。所謂順也。汝知之乎。孔子發端而問曾子也。避席者。避坐席而起。

弟子對師問之禮也參曾子名也敏才敏也言參不才敏
何足以知此也夫語辭善事父母爲孝本猶根也由從也
孔子乃明言之曰夫孝德之本也明乎孝爲至德焉教之
所由生也明乎孝爲要道焉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
生中庸曰脩道之謂教復坐者以曾子起對而命之復坐
也語猶告也所語在下文辭與詞同
述曰論語敘子貢稱孔子曰仲尼稱其師之字也今曾子
門人稱孔子而以字尊之是著其爲師之師也於孔子著
其字而未稱氏於曾子著其氏而未稱字蓋既有所著則
未稱者從可知也省文也以曾子固自稱其名也論語說
云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父叔梁紇母顏氏禮說云孔子

之母名徵在史記世家云禱於尼丘得孔子故名丘字仲
尼爾雅說云四方高而中下曰尼丘蓋魯有尼丘山也桓
六年左傳言名子有五者其三曰以類命爲象杜注云若
孔子首象尼丘邢疏据杜義焉禮說云長幼以伯仲稱庶
長稱孟孔子有兄其序字仲也今山東行省兗州府曲阜
縣古之魯國在焉鄭氏者康成也後漢書有傳其傳稱所
注有孝經不誣也禮郊特牲疏引王肅譏社而難鄭者難
鄭孝經注焉或以爲康成適孫鄭小同注者非也今詳答
問居古文作凥鄭義見釋文禮云仲尼燕居孝經例同後
漢書稱明帝親御孔子講堂謂故居焉曲禮云侍坐於所
尊敬蓋側而侍坐也與側而侍立者不同白虎通云子者

丈夫之通稱也蓋以其不負所生而美之也故通稱焉今
以稱其師則夫子之美稱而省文也書鴻範云天子作民
父母以爲天下王此古之王者異乎後世之諸侯王也經
曰以順天下明其爲天下王焉故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
天下也其義然矣禮祭義云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蓋
古帝亦統以先王稱禮運非稱上古爲昔者先王邪樂記
云德者得也蓋得於天而得於心也禮鄉飲酒義云德也
者得於身也此以身統心而言猶大學以脩身統正心也
說文云道所行道也此言當行之路也蓋脩德者所行道
亦然周官云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其一曰至德其三曰孝
德蓋至德自孝德而統言斯言其至極也易繫辭傳云其

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今於要道言孝經斯言其要約
也說文云以用也今此經下文有民用之言故曰以猶用
也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此一句讀也其曰德
曰道可微讀焉微讀之讀音逗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爲貴
又云父子之道天性也蓋天下原自順者性善也易傳云
將以順性命之理今孝經皆順其理焉孟子言舜之順親
爲大孝者則曰瞽瞍厎豫而天下化言皆順也孝經云非
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蓋天下或不順者習於不善而
亂也論語稱有子言人之孝必不亂者則曰而好作亂者
未之有也言不順者亦順也尙書說云民人也說文云睦
敬和也中庸所以言和而不流也若流則和非敬和矣故

言和者必言和睦焉無怨者上下無不順也經自汝知之
乎而上皆未明言孝者故注亦不以孝明言之而為虛引
之辭叶經文也今疏則明言孝者欲易明爾唐御注司馬
氏注范氏注及諸家說於此宜酌焉今詳答問曲禮云侍
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又云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
今孔子發端而問非更端也其禮當同史記仲尼弟子列
傳云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南武城魯
邑也論語云敏而好學謂其才敏能知也釋文云敏達也
蓋義同今不出之者嫌類於闇言不達也論語云參也魯
蓋質魯鈍不才敏也夫語辭諸經訓皆然說文云孝善事
父母者從老省從子子承老也爾雅釋訓云善父母為孝

言善事親也說文云本從木一在下木之根也爾雅釋詁
由從義同周官師氏言孝德而先言至德者則曰至德以
為道本蓋德之本卽道之本也言道由此生也大戴禮記
曾子大孝篇云民之本教曰孝其說也中庸云誠者天之
道也大學所謂明德也其曰誠之者人之道也大學所謂
明明德也孝經所以言德言道而下文必言天生人之性
也論語說云性有五德仁義禮智信也而仁為德元故中
庸云仁者人也親親為大此大學明德必始於孝以仁親
則明德之本始於斯也有子云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為仁者行仁也孝則必弟行仁之本先仁親也由今攷之
論語云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中庸云舜其大孝也與

德為聖人言至德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孟子云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蓋受其教者孝則必弟斯孝之道
其要也今以書堯典言之堯欲讓天下於有德焉而衆舉
舜者惟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蓋孝該友而言則諸
德皆該也故曰夫孝德之本也及堯以司徒職試舜焉遂
曰五典克從五典者司徒五教也孟子云父子有親君臣
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五教必先以父
子有親者本乎孝也舜身教以孝則五典能從而無違教
也故曰教之所由生也邢疏言五教者據文十八年左傳
言之猶未洽也論語云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
唯蓋至是則曾子旣知之而應之速矣其異於此語孝時

歟今自孝經言之夫孝德之本也其一也教之所由生也
其以貫之也吾道者聖人之德則行焉道之全體本也中
庸所謂大德敦化也道之一端本所生也中庸所謂小德
川流也皆可於先王至德要道而互明也陬側留反鄒之
異文也凡言某某反者反與翻通所反兩字其上字雙聲
也取其音之位其下字疊韻也取其音之類故於位得音
如射的然位者牙齒脣舌喉自然出音之位交也今若側
陬雙聲留陬疊韻其例也此天定自然雖小學亦能之紇
下發反長丁丈反難鄭之難讀去聲適孫猶嫡孫瞽瞍舜
父蓋以無目而名厎讀若旨凡言讀若者從漢讀例而取
其音也厎致也豫悅樂也易彖傳云豫順以動其象也更

讀平聲本與也與皆讀與若歟凝聚也成也母舜後母嚚
魚巾反傳二十四年左傳云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
道忠信之言爲嚚象舜異母弟名傲慢也釋訓云善兄弟
爲友言兄弟相善也孝該友猶孝該弟也論語朱注云善
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蓋弟善於兄以成孝也克從
之從無違也與由從之從不同克能也唯應之速也讀上
聲敦化者敦厚其德化之本也川流者其德如川之大水
分流爲小水也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
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膚方無反 毀於詭反）

此孔子語曾子以孝之始終也身體言其大者髮膚言其

微者合之則言其全矣唐玄宗曰父母全而生之己當全
而歸之故不敢毀傷范氏曰身體髮膚受於親而愛之不
敢忘則不爲不善以虧其體而辱其身此所以爲孝之始
也立身者自立其身也身則受之父母當有以立也學記
曰強立而不反行道者行其身當行之道也易曰苟非其
人道不虛行惟立身者能行道焉既有立身之實斯有後
世之名非當世虛名比矣故父母以子揚名而顯於後世
此所以爲孝之終也皇氏曰祭義云孝也者國人稱願然
曰幸哉有子如此孔子對哀公問云君子也者人之成名
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則揚
名榮親也〇司馬氏曰或言孔子云有殺身以成仁然則
仁者固不孝與曰非也此之所言常道也彼之所言遭時
不得已而爲之也今案司馬說以彼此別之其義明矣然
此孝經非不該彼義也經所謂道者其備常變者乎詩云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行道之常也論語云有殺身以成仁
行道之變也故身不毀傷者豈不曰孝之始也邪斯孝非
惟以是終也曾子居武城寇至而去子思居衛寇至而守
孟子云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
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皆行道也如曾子而行道之變邪
則其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其死節以成君子人也亦
無異其臨終之啟手啟足而知免也（與平聲）

述曰邢疏云身謂躬也邢據釋詁躬身義同邢疏云體謂

四支也禮運曰四體既正此舊疏可攷焉髮謂毛髮也內
則言子生者云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
男左女右鄭禮注云鬌所遺髮也夾囟曰角午達曰羈孔
疏云髮所留不翦者謂之鬌一縱一橫曰午內則言子事
父母者云櫛縰笄總注云縰韜髮者也總束髮也禮說云
櫛以治髮笄以簪髮此異總角時焉膚謂皮膚也易彖傳
云剝牀以膚切近災也斯憂其毀傷者矣詩小雅云靡瞻
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罹于裏言無瞻依非父母者
吾身體髮膚豈不屬之罹之乎蓋受之父母也禮祭義云
曾子聞諸夫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
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此樂正子春聞諸曾子者

焉。唐玄宗說。邢疏謂此依鄭注引祭義之言也。今錄范氏說。亦由祭義而申之。玄宗者唐第六帝也。李氏。詳唐書本紀。范氏者祖禹也。宋史有傳。髻丁果反。髫居宜反。囟讀信上聲。縱讀平聲。櫛讀若節。縰讀若徙。笄古兮反。韜吐刀反。剝北角反。羅與離通。裹母胎也。中庸云。脩身則道立。明乎立身者以道立也。故經下文惟曰終於立身。言立身則行道可知也。唐注司馬及范注無釋立焉。邢疏云。成立其身。則釋之矣。而非說以學記猶未明歟。強立者自立其身之強也。強立而不反。斯不與道違反也。引其人者易繫辭傳文。論語云。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夫沒世所稱。則後世之名也。皇氏者侃也。梁書有傳。其言揚名榮親而引禮祭

義禮哀公問者。邢疏稱焉。司馬氏者光也。宋史有傳。引保身者詩烝民文。論語云。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述云君子人也。此曾子之言。曾子知免。論語書之矣。後漢書稱毛義仕為親屈。宋史稱尹焞以善養母。不以祿養。皆孝子之立身行道者。今詳答問。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經上文稱孝之始。又稱孝之終。以非明終則不明始焉。經下文曰。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蓋凡為人子者。孝無論終始。皆當及斯矣。其孝而繼世天子。則不以中於事君別焉。如夏啟周成王是也。其孝而終身庶人。則不以事君著焉。如顏子是也。經上文所以

惟語孝之始終也。若夫天子嘗為臣而中於事君者有矣。如虞舜夏禹商湯周武是也。庶人既為臣而中於事君者。其常也。故經於此文統始終而以中於事君者語之。蓋孝子由事親而事君之道。必以立身之道而行。孟子稱舜避堯之子。禹避舜之子。天下之民從之。然後踐天子位。故中庸稱舜曰大孝。論語稱禹曰致孝。皋陶謨言於舜而禹拜之者曰。慎厥身脩。此其禪讓而終於立身之道也。易稱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故商頌稱湯孫孝祀者曰。昔有成湯。中庸稱武王達孝者曰。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孟子所謂湯武身之也。此其征誅而終於立身之道也。論語稱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孟子稱孔子進

以禮。退以義。故孟子稱聖人之行者曰。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詩序所謂孝子之絜白也。此其仕宦而終於立身之道也。若此者。皆中於事君。由始而終。無非孝也。皋陶音高遙禪音擅見賢遍反聖人之行讀行去聲

述曰。唐玄宗注云。言行孝以事親為始。事君為中。忠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也。此自仕宦者言之矣。固先王以順天下也。而先王禪讓及征誅者未備焉。夏啟者禹之子也。孟子云。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蓋孝子也。周成王者武王之子也。周頌云。維予小子。蓋成王之孝思也。漢天子繼世即位者。其謚皆以孝稱。若孝惠帝而下皆然也。孟子云。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

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蓋論語賢其樂道也。故大戴禮敘孔子美顏子。說之以詩云。永言孝思。謂其可爲王佐而成天子之孝也。雖其隱居。其於孝之道宜自永矣。食讀若嗣。樂讀若落。孟子云。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蓋舜禹受禪讓。皆以孝子爲忠臣。而非篡天子位者。昔齊宣王以湯放桀。武王伐紂。而問孟子也。曰。臣弑其君可乎。

孟子本書大誓言獨夫紂者而對之。則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此紂之無道。而武王伐之。所以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而爲達孝也。則成湯可知也。詩商頌言湯孫之祀矣。其祀也。其孝也。以湯承祖玄王契之業而追孝也。蓋湯武遇征誅。皆以孝子爲忠臣。而非弑君篡天子者。詩序云。白華孝子之絜白也。潔與絜通。蓋庶人有仕宦之時。當以孝子爲忠臣。而非離道苟自污者。朝讀若潮。皋陶謨虞書名。契息列反。華讀若花。邢疏引鄭注。以爲父母生之。是事親爲始。四十強而仕。是事君爲中。七十致仕。是立身爲終也。鄭言立身者未盡其義也。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聿音律

大雅者詩言王政之大以正人也。雅正也。此引詩大雅文王之篇。以結上文之意。范氏以爲記所謂必則古昔稱先王者是也。無念念也。言無念爾祖乎。蓋孝於親者必念其祖也。聿遂也。遂者言其從始鄉終也。自上文孝之始終而言。厥其也。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也。上文言立身之道。此引詩言遂脩其德。以此見孝爲要道。卽爲至德也。大雅言王政之大以正人。言其本由於德。則以身教也。皆結上文之意也。故下文言孝以順天下者自教而及政焉。

述曰。詩序云。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孝經引詩。其下諸章皆統稱詩。惟此

首章獨以大雅稱。則明其自教而及政故也。引記者曲禮文。詩文王毛傳云。無念念也。蓋讀無爲活辭。猶論語馬注云。無寧寧也。詩孔疏以爾祖爲文王。今斷章取義焉。則人各有爾祖也。毛傳云。聿述也。唐御注云。述脩其德。從毛說焉。釋言云。遹述也。毛釋聿與遹通。今攷詩蟋蟀毛傳云。聿遂也。孔疏云。遂者從始鄉末之言也。蓋末猶終也。以言孝經此文。於上文始終之義尤洽也。此與商書聿求元聖之聿同。夫脩其德者如其遂之。則無不述之矣。詩緜鄭箋云。聿自也。此以釋詁言之。自猶從也。或釋聿脩爲自脩。非也。厥其。釋言文。邢疏引鄭注云。雅者正也。方始發章。以正爲始。鄭不於詩言王政之大以正人者而明之。無以申上文

先王本孝之義然其引詩序者可資焉或曰經言事親何以引詩言念祖乎此極先王本孝之義以盡其心也經所以言周公因文王而及后稷也

天子章第二

述曰章列第若干數欲小學之易知也蓋從邢疏本焉此與唐石臺本唐石經同釋文用鄭注本惟列章名無第數也邢疏稱禮表記云唯天子受命于天故曰天子是也詩時邁云昊天其子之其義也商頌云允也天子周書云告嗣天子王矣故邢疏据白虎通云殷周以來始謂王者爲天子也由今攷之虞夏書今亡者多豈可言虞夏以上未有此名乎中庸述孔子言舜之受命也曰尊爲天子孟子

据堯典言舜攝非南面也曰舜旣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此其從天子立文如非本虞書未亡者有此名也何爲立文若此乎昊何老反商改號曰殷帥讀若率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敎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惡烏路反慢亡諫反甫音斧

此又稱子曰者更端之辭也唐玄宗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博愛也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廣敬也此世稱唐天子說焉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宜善推也天子而言不敢者天子之愼也經下文言天子者所以言脩身愼行也皋

陶謨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故禹戒舜曰愼乃在位愼則有不敢焉司馬氏曰不敢惡慢明出乎此者返乎彼者也惡慢於人則人亦惡慢之如此辱將及親是也孟子曰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宜自反也盡者盡其道也盡愛敬之道以事親則天子敎天下者以身敎矣故稱德敎焉加猶施也百姓者百族生民也刑法也法其德敎也禹貢曰聲敎訖于四海言法之也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此見中國天子在四海之內也范氏曰天子愛親則四海之內無不愛其親者矣天子敬親則四海之內無不敬其親者矣天子者所以爲法於四海也是也大學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敎於國上老老而民興

孝宜相發也蓋者大略之辭蓋天子之孝也謂其大略焉甫刑周書篇名卽呂刑也此書言五刑者一人天子也慶善也萬億曰兆左傳曰天子曰兆民衆數也祭義之言孝曰刑自反此作今甫刑言一人有德之善衆民皆賴之以善其意謂天子尙德不尙刑也更及幾皆平聲說居迮反

述曰論語述而篇言聖人及有恆者疊爲子曰之文其辭更端故也猶書多方多士篇稱王曰者數也今孝經例同數讀若朔唐玄宗說邢疏謂此依魏注也今詳答問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唐玄宗御序謂嘗三復斯言矣夫不敢遺者卽不敢惡慢之心也其唐開元時天子之心而有不敢者

存歟惜其後失德於天寶時也論語云不以人廢言今采
唐說豈其廢邪孟子言老吾老者猶謂孝吾親也人之老
人之親也自吾及人斯博愛廣敬之道也斯道非不敢遺
者邪釋訓云兢兢戒也業業危也說文云幾微也易傳所
謂幾者動之微也夫且戒且危一日二日閒而有萬事幾
矣斯其慎也其不敢也大學云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謂
反之也此平天下者不可以不慎也孟子述曾子云戒之
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司馬說釋不敢者質焉返與
反通詩小雅云天保定爾鄭箋云爾女也女王也女古通
汝虞書云禹曰安汝止告帝舜也古人質無爾汝嫌矣後
世不同故司馬說本曾子而易其文返不用反亦酌焉今

由其釋不敢者觀之其稱天子名相也宜哉司馬說與范
說皆其進於天子者也范氏爲侍講以古義參時事當時
稱講官第一固有由矣孟子云舜盡事親之道舜爲天子
者也論語稱加諸人亦稱施於人釋者云加猶施也說文
云姓人所生也今自生民族姓言之故曰百姓刑法釋詁
文禹貢夏書篇名尚書說訖猶盡也引爾雅者釋地文禮
祭義稱曾子云夫孝溥之而橫乎四海推而放諸東海而
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
海而準惟準乃法之矣鄭禮注云放猶至也放讀上聲大
學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言天子之國也
則德教所成者宜由國而推矣唐御注云蓋猶略也孝道

廣大此略言之是矣而其文宜酌焉蓋者大略之辭不可
謂蓋猶略也呂刑者周穆王以五刑謀於呂侯也宣王時
呂改爲甫詩崧高云生甫及申在宣王時也甫者四嶽之
後周語所謂有呂也故呂刑文稱甫刑禮表記緇衣篇引
甫刑者今皆爲呂刑文漢志云穆王命甫侯作刑言五刑
也此與刑于四海之刑不同曲禮云君天下曰天子其言
天子自稱者曰予一人此謙辭也言予亦一人爾詩下武
毛傳云一人天子也詩自天下稱之爲一人此尊稱也慶
善詩皇矣毛傳義也萬億曰兆禮內則鄭注兆民義也唐
御注云十億曰兆今不從者以天子之民宜衆也算家謂
數有三等十萬曰億十億曰兆下數也百萬曰億萬億曰

兆中數也萬萬曰億億億曰兆上數也詩伐檀毛傳釋億
者從上數焉毛言禾數非言民數也引左傳者閔元年文
經曰刑于四海釋文從鄭本作形于又出鄭注云形見讀
見賢遍反釋詁云于於也左傳漢書于於多參用者或因
上句加於而此作刑於非古本也詩大雅云刑于寡妻其
爲文同三復之三名相之相皆讀去聲

諸侯章第三

述曰邢疏稱釋詁云公侯君也不曰諸公者嫌涉天子三
公也其稱諸侯猶言諸國君也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
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

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
薄冰。溢音逸難去聲兢音矜
諸侯在上。貴爲國君。斯高矣。惟諸侯不驕者。則無矜高。故
高而不危。諸侯在上。富有一國。斯滿矣。惟諸侯不驕者。制
乎禮節。謹乎法度。則能持滿。故滿而不溢。易曰。節以制度。
不傷財。不害民。詩曰。謹爾侯度。皆不驕之實焉。其義通富
貴言之。皇氏以爲互文。是也。故左傳曰。富而不驕者鮮。溢
盈出也。長守謂世享也。不離謂不以罪奪去也。周官曰。爵
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爵貴乃祿富也。故言長守者以貴
富爲序。周官曰。奪以馭其貧。言貧則該賤。奪富有漸。遂奪
貴也。故言不離者以富貴爲序。斯變文者焉。社土神。稷穀

神。民無位者。人有位者。天子命諸侯主社稷民人。以傳國
者也。能保而和之。則傳國世享者長矣。故諸侯之孝大略
然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戰戰。恐懼也。兢兢。戒愼也。臨深淵
在上恐墜也。履薄冰在上恐陷也。今在上不驕者如之。鮮上
聲馭音御旻武巾反
述曰。邢疏引皇侃說。謂其云在上不驕以戒貴。應云不奢
以戒富。此不例者互文也。今攷互文之體。尙書論語諸經
皆有之矣。此當因皇說而申焉。唐御注司馬及范注皆以
驕與奢分言。斯經文未叶歟。隱三年左傳稱石碏云。驕奢
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泆與溢通。曲禮云。富
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此言驕淫。猶其言驕奢。皆分言

也。惟四者驕列其先。其下三者皆生於驕而爲所統也。故
奢曰驕奢。淫曰驕淫。泆曰驕泆。孝經紀孝行章云。事親者
居上不驕。居上而驕則亡。明以驕統諸惡焉。中庸亦惟言
居上不驕矣。論語稱富而無驕。未若富而好禮者也。故董
子思重禮節之君子焉。重禮節則不驕可知矣。是不驕非
惟自貴言之。其義明也。史記稱魏子擊云。富貴者驕人乎。
老子云。富貴而驕。荀子云。小人以驕溢人。韓詩外傳云。驕
溢之君。斯古語皆然。說文云。危在高而懼也。从产。人在厓
上。自卪止之也。卪。古文節字。徐氏云。孝經高而不危。制節
謹度。故从卪。徐於此以互文說焉。引制度者易節彖傳文。
唐御注云。費用約儉謂之制節。邢疏云。此依鄭注也。司馬

注云。制財用之節。此用莊二十三年左傳文也。皆易所謂
不傷財也。自富言之是矣。易所謂不害民者。若節民勞諸
事也。豈皆財用乎。禮器云。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自貴言
之。皆有事焉。天子制禮節。諸侯從其制。故曰制乎禮節。引
謹度者詩抑文。此衛武公自警以謹諸侯法度也。詩楚茨
云。禮儀卒度。言盡度也。富貴無不宜也。昭十年左傳云。書
曰。欲敗度。縱敗禮。言縱其欲而敗禮之度也。富貴皆所戒
也。故曰謹乎法度。而經之互文可察矣。昭二十九年左傳
云。仲尼曰。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民
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然
則度者受於天子焉。自貴言之可不謹邪。易屯彖傳云。以

貴下賤大得民也若驕者在上矜高能降下乎故石碏謂
驕而能降者鮮矣晉書以王衍爲矜高其類也荀子宥坐
篇敘挹水注敧器者則云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敧因稱孔
子言持滿之道也有曰富有四海守之以謙夫謙者不驕
之義也則富有一國其守當同范注云有千乘之國可謂
滿矣今攷周官之制諸侯五等公侯伯子男當各爲一國
滿焉非概千乘也集注引左傳者定十三年文釋詁云溢
盈也廣雅云溢出也謂盈出其多者書康誥有世享之言
勉衛康叔以世享其國也引周官者大宰文書鴻範云五
福二曰富此以祿爲富斯貴在其中矣禮內則稱貴富周
易諸經每稱富貴此便文也以其非同爲一章也今同爲

一章而先後之序不同邢疏以爲便文非也虞書云三載
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白虎通引尚書曰三年一考少黜以
地此奪富有漸者如三考而黜遂奪貴也後世奪官亦先
奪俸多寡也白虎通云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言社稷功
也此社稷所以爲諸侯之守也周官宗伯注云社稷土穀
之神有德者配食焉是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云五行之官
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
尊是奉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爲稷自
商以來祀之禮祭法言祀以爲社祀以爲稷者亦同弃古
棄字蓋句龍柱弃鄭所謂配食者也故曰爲社爲稷猶中

庸稱郊社而后稷配郊則祭法亦稱郊稷焉惟古左氏說
謂句龍柱弃爲社稷卽社稷矣非配食者也許氏五經異
義從古左氏說王肅亦同禮郊特牲疏可攷焉異義稱今
孝經說曰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封五土以
爲社稷者五穀之長穀衆多不可徧敬故立稷而祭之許
氏謹案社是上公非地祇禮緣生及死故社稷人事之旣
祭稷穀不得以稷米祭稷反自食蓋許不從今孝經說焉
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
鄭駁許者據此社義而言之遂曰謂社神皆言上公失之
矣是也周官大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鄭駁許
者據此血祭而言之則無稷自食之疑也且曰社稷之神

若是句龍柱棄不得先五嶽而食蓋鄭從今孝經說焉禮
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知天
地以降社稷尊矣此天子之禮而諸侯社稷可推也郊特
牲疏引王肅難鄭者則稱孝經注云社后土也句龍爲后
土鄭旣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然此王難鄭
而豈能難邪今鄭孝經注釋社稷者雖不全而以鄭諸經
說參之猶可知其意也集注酌焉邢疏引韓詩外傳云天
子大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中央黃土若封四
方諸侯各割其方色土苴以白茅而與之諸侯以此土封
之爲社是也周官封人云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其制也
襄二十五年左傳云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言諸侯

以國君主其祭而保之也書皋陶謨云知人則哲能官人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此民爲無位而人爲有位焉詩假樂
云宜民宜人今以言諸侯則主其治者皆和之有所宜也
范氏注云社稷民人所受於天子先君者也故諸侯以守
位爲孝其說然矣而以受於先君爲說何以處始封之君
乎今曰世享則自始封而繼世焉詩小旻毛傳云戰戰恐
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唐御注
云戰戰恐懼兢兢戒慎臨深恐墜履薄恐陷邢疏云此依
鄭注也今攷論語敘曾子引此詩朱注亦如鄭注本毛傳
而釋之若曾子非在上者也而孝經則自在上者釋之斯
於經上文叶焉宣十六年左傳引此詩亦明其義曰善人

在上也董子云詩無達詁其若斯歟中庸有恐懼戒慎之
言今以脩此文欲易明爾釋詁云戰慄震恐懼也又云震
動也互而訓之則恐懼亦動也釋訓云戰戰動也皋陶謨
言兢兢者皆戒而慎之之辭釋訓云兢兢戒也毛傳與釋
訓略同其文古矣論語朱注易鄭注臨深爲臨淵履薄爲
履冰以徒言臨深可也徒言履薄則不知所履云何然臨
淵則無不深者而履冰又豈無堅厚非薄乎皆省文而不
如毛傳也彖吐玩反茨徐咨反屯張倫反碏七略反敧傾
也去奇反覆芳服反乘讀去聲大宰猶太宰共與供通句
讀若鉤五穀之長讀長丁丈反祇讀若其絺所以輓柩車
者讀若弗苴藉也千余反墠謂遺土築壇內外也維癸反

假樂猶嘉樂慄與栗通前漢書稱河閒獻王脩學好古後
漢書稱東平憲王爲善最樂皆古諸侯之如孝經者今詳
答問詩南山有臺毛傳云保安也今不出之者以無訓亦
明也

卿大夫章第四

述曰邢疏稱白虎通云卿之爲言章也章善明理也大夫
之爲言大扶扶進人者也卿與章古韻通故疊韻焉邢疏
稱周官典命云王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今連言者以其
行同是也禮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王朝以是推焉內
則云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然春秋時則有少而世卿者
矣朝讀若潮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
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
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
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敢道讀道去聲與下非道讀道上聲不同德行讀行去聲擇行行滿皆同惡烏路反懈佳賣反

先王之法服者謂章服及深衣爲天下法也傳曰卿之內
子爲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斯家法於法服見之矣凡卿
大夫言行有非者其服必有非焉記曰朝服之以縞也自
季康子始也今明乎不敢有非者則於其服先之皇氏以
爲服在外先見是也服義易明經不申說之先王之法言
者謂六經之言爲天下法也非是則不敢道道猶言也先

王之德行者請其行皆行要道以成至德而順天下也非是則不敢行斯立身行道焉言行多端而難明經以是故中斷之孟子曰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今明乎法由於道德行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非法不言所言皆道也非道不行所行皆法也擇猶選也謂選其非也非法不言則口無擇言而立身矣甫刑曰罔有擇言在身此所以言滿天下無口過也非道不行則身無擇行而成德矣國風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此所以行滿天下無怨惡也必極之天下者明乎其言行之順天下也唐玄宗曰三者服言行也備此三者則能長守宗廟禮卿大夫立三廟是也射義曰采蘋者樂循法也卿大夫以循法爲節詩序曰能循法

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今服言行三者其循法必循道也故卿大夫之孝大略然也詩大雅烝民之篇夙早也匪猶不也懈怠也一人天子也天子之卿大夫早夜不怠以事天子則諸侯之卿大夫事諸侯以佐天子亦宜然也〇或曰孝經中國之教何也蓋非先王者非中國所以教孝也夫中國而遵先王教孝焉雖一衣也不忘中國彼其言其行有不惟中國是尊者哉易以智反揆葵上聲棣音逮蘋音頻樂音落共與供通怠徒亥反

述曰虞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又云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夫日月星辰者取其在上而照臨也日月會於辰以星知辰故星辰統爲一章也山者取其鎮靜而生物也龍者取其隨時而變化也華蟲雉取其有文而耿介也說卦云離爲雉離象火烈文明故雉耿介以烈死焉雉禽也以蟲稱者月令云其蟲羽周制所謂鷩也宗彝虎彝蜼彝周制所謂毳也周官司尊彝職稱焉虎取其服猛蜼取其智捷而合爲宗彝以祭蔡傳謂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文秀而清潔也火者取其文明也粉米白米取其能養也黼象爲斧取其斷也黻者取其有違而弼直也阮氏謂黻象爲兩弓相背古弗字也會說文作繪絺鄭讀爲黹紩也繪而後繡六者言作繪六者言黹繡互文也此虞舜時以十二章爲五服之等也周官司服鄭注

云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今据鄭說而以司服次之衮冕九章以龍爲首鷩冕七章以華蟲爲首毳冕五章以虎蜼爲首希冕三章衣繡粉米焉玄冕一章衣無文裳繡黻而已鄭希冕注云希讀爲絺字之誤也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此法服之不得上僭也黼讀若斧黻讀若弗鷩必列反蜼力癸反釋獸云蜼卬鼻而長尾郭注云蜼遇雨則倒懸於樹以尾塞鼻斯智捷也毳此銳反斷丁亂反黹讀若指紩治質反刺繡也卬五剛反刺七賜反禮深衣云古

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制十有二幅。以應十
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
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
以直其正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
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先王
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論語
云。非帷裳必殺之。卽深衣也。至於今猶變通而用之。亦古
法服之遺者。唐注言章服。不言深衣。未洽也。十有讀有去
聲。袂彌世反。圜與員通。袷交領也。讀若劫。踝跟也。胡瓦反。
齊讀若咨。殺讀去聲。殺者布幅當旁斜裁而削之也。詳論
語集注述疏鄉黨篇。引傳者外傳魯語及詩葛覃毛傳也。

國語稱外傳。其魯語於此文有爲字。詩傳於此文有大夫
字。故兼采而統曰傳焉。韋注云。卿之適妻曰內子。是也。上
大夫爲卿。玉藻云。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大夫玄華。注云。雜
猶飾也。外以玄。內以華。華黃色也。周官大宗伯云。再命受
服。此大夫受玄冕之服也。助祭服用焉。其自祭用朝服。儀
禮少牢禮所謂主人朝服也。朝服玄冠緇布衣素裳。亦自
祭服也。其妻成之。引以縞者。禮記玉藻文。鄭注云。偕宋王
者之後。此鄭据王制殷人縞衣也。殷之後爲宋矣。禮郊特
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皆非所服也。詩揚之
水毛傳云。諸侯繡黼丹朱中衣。毛讀繡如字。是也。適與嫡
通。華讀若花。皇義見邢疏。大學鄭注云。道猶言也。此不敢

道同。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
士。卿大夫之適子皆造焉。其異能者益以易春秋。則禮經
解篇稱經爲國教者六也。造七到反。成也。莊子云。孔子謂
老耼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老子曰。夫六經先王
之陳迹也。此異端者不執先王之法言也。耼讀若耽。中庸
云。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蓋道可法也。
論語云。法語之言。孟子云。君子行法。其法皆道也。王制云。
言僞而辯。行僞而堅。其言行有非者若斯也。邢疏及焉。唐
玄宗注云。德行謂道德之行。邢疏申以論語云。志於道。據
於德。邢通其實歟。然以經上下文別之。其文未析也。當析
而別之矣。易文言云。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今

卿大夫義同。引國風者詩邶風柏舟文。毛傳云。棣棣富而
閑習也。孔疏以富備申之。昭元年左傳言秦伯之弟鍼出
奔晉者。則云。弗去懼選。又云。鍼懼選於寡君。今曰。不可選
也。斯其行無擇也。孟子云。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
斯三者本孝經焉。司馬注釋三者不從唐注。非也。今詳答
問。釋文廟或作庿。三廟詳喪親章。射義禮記篇名。引詩序
者詩采蘋序文。其序首云。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則大
夫之循法而刑于其妻者可知矣。故射義釋采蘋者則以
卿大夫循法言之。卿其上大夫也。法由於道。詩序以循法
見循道之實也。夙早。釋詁文。說文云。匪非也。非與不蓋義
同。懈怠。釋言文。邢疏引釋言怠作惰。邢疏稱舊說云。天子

卿大夫尙爾則諸侯卿大夫可知也其曰尙爾舊說失之
當曰宜然唐玄宗注云卿大夫早夜不惰敬事其君邢疏
云不言天子而言君者欲通諸侯卿大夫也邢意據天子
君天下諸侯君其國也惟詩稱一人謂天子焉經文固專
言之非通言之也以佐天子詩六月文釋言云揆度也度
徒洛反

士章第五

述曰邢疏云說文曰數始於一終於十孔子曰推一合十
爲士毛詩傳曰士者事也禮辯名記曰士者任事之稱也
傳曰通古今辯然不然謂之士是也白虎通引傳作辯然
否蓋義同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
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
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
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長丁丈反寐音未忝他點反

資取也愛敬天性取於事父者以事母則母主於愛敬行
愛中而愛母與愛父同取於事父者以事君則君主於敬
愛行敬中而敬君與敬父同故事母取其事父之愛而事
君取其事父之敬蓋兼愛敬而事之者父也故敬中有愛
事父孝該事母孝今以孝事君則必忠焉事父敬該事兄
敬今以敬事長則必順焉長謂官在其上者也忠順不失
以事其君長則不失其受祿之位是能保之也而有田之

祭祀遂守之矣故士之孝大略然也邢氏云天子之士獨
稱元士此直言士諸侯之士也戒諸侯之士則天子之士
可知也詩小雅小宛之篇夙興早起也夙興夜寐勤事也
無忝無辱也陸氏曰所生謂父母是也夫夙夜勤事無辱
其父母是推事親以事上之道也當自士始離親而出身
入仕者言也宛於阮反

述曰禮表記鄭注云資取也邢疏稱孝經孔傳同此孔傳
雖僞亦當不以人廢言者禮喪服四制有孝經此文鄭禮
注云資猶操也禮疏以操持言之豈若資訓取之善邢經
云天地之性人爲貴遂云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
聖人因嚴以敎敬因親以敎愛因天性也而經云愛敬盡

於事親則統父母而言也明矣故經云孝子之事親也居
則致其敬非敬父母歟詩四牡云不遑將父又云不遑將
母而必終云將母來諗此於母則敬行愛中是主於愛也
事母宜然孟子公孫丑篇云君臣主敬經事君章則稱詩
云心乎愛矣此於君則愛行敬中是主於敬也事君宜然
司馬注於母言敬殺於君言愛殺范注於母言愛勝而非
不敬母於君言敬勝而非不愛君其辭皆未洽也於經未
叶焉皆本邢疏所稱劉炫說也今詳答問諗讀若審告也
殺讀去聲減也唐御注云愛父與母同敬父與君同邢疏
云謂事母之愛事君之敬竝同於父也此疏知注之立文
強而未安矣特不顯言之今脩之曰愛母與愛父同敬君

與敬父同酌邢說而脩之也經承上文兼愛敬者而言曰
故以孝事君則忠明乎孝之敬中有愛也其孝以事父該
事母也此經文之曲以達也唐御注云移事父孝以事於
君則爲忠矣移事兄敬以事於長則爲順矣其言事兄敬
者不自事父敬推之則突而未安也經云君子之事親孝
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奚有遺言之歟孟
子稱士無田則不祭王制云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如受祿
而在位也則有田焉邢疏云士亦有廟經不言爾大夫言
宗廟士可知也士言祭祀則大夫之祭祀可知也皆互以
相明也今攷司馬注云卿大夫言宗廟士言祭祀皆舉其
盛者也禮庶人薦而不祭然士亦有廟非其盛乎邢說長

矣白虎通云天子之士獨稱元士斯据孟子王制有其稱
也邢氏者昺也宋史有傳釋言云興起也忝辱也陸氏者
德明也陸羲据經言父母生之也詩蓼莪云父兮生我盍
舉尊言也猶國語言民生於三者亦惟言父生之也而詩
則先言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言所生也禮檀弓言事親
事君者皆以服勤言之謂勤事也詩雨無正云三事大夫
莫肯夙夜責其不勤事也今於士而夙夜戒之矣司馬注
云夙夜爲善其注之立文於經上文猶汎也邢疏云士始
離親入仕故敘事父之愛敬宜均事母與事君以明割恩
從義也又云既說愛敬取舍之理遂明出身入仕之行其
言士始仕者當矣其言割恩者非所以言孝也詩四牡云

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釋言云靡無也毛傳云盬不堅固也
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
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由是言之
孝子爲忠臣勞於王事其從義也忍割恩乎且資者取也
經於愛敬言取不言舍矣强讀上聲書立政云任人準夫
牧作三事今當以釋詩蓼讀若六劬其俱反盬讀若古舍
讀上聲

庶人章第六

述曰邢疏云庶者衆也謂天下衆人也由今攷之庶人者
國語所謂四民也今見齊語管子所謂士農工商也士章
言上士中士下士焉斯既仕矣四民之士則未仕也非卽

經孝治章所稱士民乎儀禮士相見禮云庶人則曰刺草
之臣孟子云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
人卽四民之士也邢疏稱皇侃云不言衆民者兼包府史
之屬通謂之庶人也皇据孟子所謂庶人在官者以漢書
攷之門卒騎吏亦皆誦孝經而多賢也今詳答問剌七亦
反莽莫朗反騎其寄反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
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養去聲

用天之道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四時迭用其道也分地
之利者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各分其利也謹身
者以吾身受之父母宜謹愼也淺言之則無惰而縱欲妄

好戒世俗所謂不孝者。深言之。則視聽言動無非禮。皆謹
身也。節用者節其財用也。庶人之身。雖窮而無自逸。雖貧
而能自守。其必節用也。若此者不負天地。吾身不由財用
故而失之。庶幾以養父母矣。故曰此庶人之孝也。亦大略
然也。庶人者未仕之士及農工商也。經或言蓋。或言此。皆
互文而省文爾。猶曰。蓋此天子之孝也。諸侯卿大夫士皆
然。亦猶曰此蓋庶人之孝也。是以經總言五孝而皆無異
辭矣。其分言五孝。尊卑之分雖有異。而孝之理則無異。而
可互通也。經所由互文也。經於庶人不引詩者。以其連總
結之文。不得以詩斷之爾。經總言五孝。則以終始該上文
五者所未盡焉。無如論語無小大之無。謂無論也。經首章

以身不毀傷爲孝之始。以立身行道爲孝之終。今不曰始
終而曰終始者。明乎成終以成始也。惟終而立身行道。則
始而身不毀傷乃有成也。今推其故而言之。自天子至於
庶人。其孝無論爲終爲始。而患力不及者皆未之有也。經
下文言孝由天性者申此意焉。長丁丈反迭徒結反墳符分反衍以淺反隰音習脩
古臥反好去聲幾平聲尊卑之分讀分去聲
述曰。言四時五土者。因唐御注而脩焉。周書周月篇云。萬
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與爾雅釋天說略同。周官云。大
司徒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
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周官說云。水崖曰墳。下平曰
衍。高平曰原。下溼曰隰。是也。會讀若繪。孝經序邢疏引鄭

注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鄭特
言農事。舉重者也。司馬注依之。重農之意也。庶人章邢疏
依鄭注言四時者。亦舉農事言之。書酒誥云。我民迪小子。
惟土物愛。厥心臧。所重者農也。鴻範稱土爰稼穡焉。惟孝
經言庶人。非獨農也。當統乎四民士農工商矣。酒誥云。妹
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
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夫黍稷者。
妹土所宜也。周官職方氏云。冀州。其穀宜黍稷。妹土即詩
之沬鄉。冀州地也。今河南行省衞輝府淇縣沬鄉也。蓋冀
州所宜。與職方氏言青州其穀宜稻麥者不同。禮家說。行
曰商。止曰賈。今言遠服賈者。蓋孝子之心雖遠行而若止。

白虎通謂欲留供養之也。尚書說云。遠服賈者賈而商也。
酒誥不言工者。工與商賈相資。從可知也。賈讀若古。洗讀
先上聲。腆他典反。酒誥說今詳答問。攷工記云。或通四方
之珍異以資之。越語云。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
舟。水則資車。以待之。職方氏云。揚州其利金錫竹箭。幽州
其利魚鹽。於以見商之賴天地而得財用者若斯也。攷工
記云。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
爲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此可知得
地氣者地利也。漢書藝文志云。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
通一藝。蓋士之出於農也。故詩甫田云。烝我髦士。毛傳云。
髦俊也。齊語云。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

為士者必足賴也此庶人之士該於農矣其當有道時史記錄鴻範所謂畯民用章者其當無道時鴻範所謂畯民用微者畯民田閒之俊民也畯今尚書本作俊韓詩外傳稱顏子有郭外郭內之田斯食貧於負郭田也則畯民之微也是方為農而未仕也由是推之庶人之士或出於工商者安可沒乎絺讀若希葛之精者慝讀上聲匿近惡也管子作慝孟子云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如其謹身則無世俗議之者矣從與縱通論語云非禮勿視非

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自己身而謹其防也此孔子告顏淵以克己復禮也曲禮云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知財用足矣書無逸云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夫逸則放而不節焉易象云不節若則嗟若富者之憂也父母將如厥子何論語云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言顏子之貧甚矣其貧而樂也其貧而節飲食居室之用者有然其拳拳乎仁能守之也孟子所以稱守身不失而能事其親者也禮檀弓云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此孔子告子路以貧者之養也很胡懇反數讀上聲相視也讀去聲若語辭簞食讀食若嗣樂讀若落拳拳持守貌中庸言顏回也啜昌悅反菽大豆也唐御

注云庶人為孝唯此而已邢疏云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言蓋而庶人獨言此注釋言此之意也邢以為言蓋者其章略述宏綱言此者義盡於此其申唐注似矣然豈知經為互文而統庶人之士乎司馬注云明自士以上非直養而已要當立身揚名保其家國然豈知庶人之士當立身揚名乎經曰以養父母日嚴又曰養則致其樂皆通五孝而言豈謂庶人章直養而已乎若夫唐御注釋孝無終始失之矣司馬及范注亦未皆得之今詳答問易乾彖傳云大明終始說卦云成言乎艮遂云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其為文蓋孝經同

三才章第七

述曰易說卦稱立天地人之道者則參而列之曰三才蓋民生於天地之閒也孝經於此章言之故傳經者名曰三才章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夫音扶行去聲肅音宿治直吏反

甚哉者極言以歎之辭曾子聞五孝之道德而極歎其大也孔子遂申言之經常也易曰乾天也故稱乎父蓋事父孝者天之常也義宜也易曰坤地也故稱乎母蓋事母孝者地之宜也斯孝者民常宜之行也鄭氏曰孝為百行之本是也民人也易稱天地人為三才以人參天地也則法

也易曰承天而時行謂地承焉蓋地之義皆天之經也故統言曰天地之經而民以人參天地其孝行資於事父以事母者是由天地之經而統法之也范氏曰民生於天地之閒爲萬物之靈故能則天地之經以爲行是也天之明謂三辰也三辰之明時令晨昏順天經之常而列職地之利謂五土也五土之利物生動植順地義之宜而供用則與因互文也今則之以爲因者天下民行凡事父母由天經爲列職之明由地義爲供用之利皆順父母而盡孝以順天下焉蓋孝以順之而天下無不順矣是以其敎之順者不肅以速進之而敎自成其政之順者不嚴以厲威之而政自治首章所謂以順天下者於此明之也唐玄宗曰

法天明以爲常因地利以行義順此以施也植音直

述曰易繫辭傳云其道甚大斯極言矣甚哉則爲歎辭釋言云典經也釋詁云典常也則經者常也哀六年左傳稱夏書曰帥彼天常中庸云義者宜也易繫辭傳言觀法於地者則遂申曰地之宜引乾坤稱父母者易說卦文范注以易釋此經是矣而不引易此文其辭繁而未洽也唐御注以三辰爲天之明以五土爲地之利此其當也而遽以三辰釋天之經以五土釋地之義則未發乎天地人三才相通之實理也豈叶乎今詳答問鄭義見邢疏此論語鄭注也經曰民人其對文則異焉今散文則通者猶論語民義說云民人也中庸言至誠與天地參矣蓋以人參之而

三也則法釋詁文言承天者易坤文言也禮喪服四制云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蓋如天統乎地而爲經也大戴禮本命篇說同諸家釋民是則之者略所統焉而經之微言不著矣邢疏云天地之經不言義者爲地有利物之義亦天常也邢未發乎承天之義也易乾文言云利物足以和義唐御注据之故邢以申說焉經云天地之性人爲貴董子云人得天之靈貴於物也范氏以此明民是則之之故矣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此子大叔述子產言禮者也而孝經略同實古通寔是與寔亦古通

禮說性生也斯地之土性所生卽地之利也此與所謂天地之性者文同而義不同今据左傳又云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言乎則天地之經也詩烝民所謂有物有則也易序卦云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蓋以恆猶以常所謂經也書酒誥云經德書盤庚云以常舊服其爲文同也杜注未察焉夫天地之經禮自夫婦言之孝經自父母言之禮祭義之言孝曰禮者履此者也故孔子述言禮者而言孝斯一以貫之矣朱子疑此爲襲古者其未審此爲述古歟經云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邢疏稱易說卦云乾爲天爲父坤爲地爲母於經叶焉由是推之則此三才章可知矣桓二年左

傳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者日月星也詩小弁毛傳
云辰時也三辰皆以紀時也禮月令四時紀日月星其言
昬旦之中者旦謂晨也昭十七年左傳云天事恆象三辰
於其時天事皆列職也曲禮云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
清昬定而晨省蓋非則天之明者不能也五土詳庶人章
周官大司徒言五土者皆地之宜也始曰其動物宜毛物
終曰其植物宜叢物若此者今可攷也孝經說云古之正
德者必利用焉物生而供利用猶人子生而供利用也禮
內則云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又云問所欲而敬進之言利
用也孟子云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
養生喪死無憾也蓋非因地之利者不能也易晉彖傳云

順而麗乎大明豫彖傳云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
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此則天之明以順
者也今經自孝言之矣易象傳云地勢坤說卦云坤順也
故物生在地者皆順乎地勢以生矣禮運合天子諸侯大
夫士百姓而言天下之肥也則云是謂大順遂云故聖王
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此因
地之利以順者也今經自孝言之矣經云則天之明因地
之利此則之以爲因者互文也亦曰因天之明則地之利
故曰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蓋有則必有因矣或曰郊特
牲云取材於地取法於天今故於地不言法而言因也今
攷易繫辭傳云易與天地準又云崇效天卑法地禮器云

因天事天因地事地皆攷上下文而各有當也今孝經以
省文而互見焉唐御注言政教言嚴肅皆倒經文且皆嚴
肅義同司馬注亦嚴肅云也范注順經文而無訓焉今攷
齊語云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韋注云肅疾也從釋詁也
釋詁速疾義同又云肅速也曲禮云主人肅客而入鄭禮
注云肅進也亦從釋詁也蓋肅者速進之也說文云厲嚴
也則嚴亦厲也禮表記云不厲而威書臯陶謨則言威之
矣蓋嚴者厲威之也帥與率通弁讀若盤清猶涼也讀若
靜省悉井反勝讀平聲忒他得反差也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
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

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博伯各反行去聲樂音岳好去聲惡烏路反尹音允瞻音占）

經上文言其教其政而此獨承言教者以政爲教之輔言
教則政可知也卽首章獨先言教之意也教之可以化民
者言其以順天下而民皆順也先王見教化順民因是之
故而推其教焉先之者以身教也大學言治國平天下者
必曰先脩其身博愛者溥施其愛也博廣也經曰愛親者
不敢惡於人蓋博愛也禮運所謂不獨親其親也莫遺無
遺棄也孟子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先之以孝之博
愛而民愛其親無遺棄矣陳之者陳說而以其理教也德
孝德也若周官師氏言孝德之教也義孝義也若禮運言

子孝爲人義也興起也陳說之以由孝德義之理而民興
起爲孝行矣博愛者德義之實敎必以其實身先之而後
以其理陳說之也敬者若祭義言敬先王制言養老之敬
也讓者若記言讓善而稱其親也身先之以孝之敬讓而
民亦如敬讓不爭矣鄭氏曰若文王敬讓於朝虞芮推畔
於田則下效之是也導之者導引而以其事敎也禮者履
此孝而和也樂者樂此孝而和也司馬氏曰禮以和外樂
以和內是也導引之以由孝禮樂之事而民亦從禮樂和
睦矣敬讓者禮樂之實敎必以其實身先之而後以其事
導引之也禁者政之禁令也此言敎而終及政矣猶首章
言敎而於大雅微及政焉大學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

不從蓋政反其敎則民不知禁也經上文言先之而陳之
導之者皆其敎示之以好也其不好者卽其敎示之以惡
矣如是而民乃知有政之禁令焉詩小雅節南山之篇赫
赫顯盛貌具猶皆也瞻視也唐玄宗曰尹氏爲大師周之
三公也大臣助君行化人皆瞻之施去聲朝音潮芮如銳反樂此之樂音落導音
道節音截大師之大音太
述曰此節首句司馬注改敎爲孝朱子謂此句與上文不
相屬皆未察此獨承言敎者爾今詳答問經聖治章云聖
人因嚴以敎敬因親以敎愛聖人之敎不肅而成其政不
嚴而治此言敎逮言政不平言之則知政爲敎之輔矣經
廣至德章稱順民如此其大者蓋自化民言之中庸云仁

者人也親親爲大謂愛親莫大焉論語云樊遲問仁子曰
愛人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
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論語皇疏云博廣也由是推之夫
仁愛而聖能博濟者孝經非謂聖人歟孟子云守約而施
博者善道也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大學言脩身而
治國平天下者則云上老老而民興孝其施博乎故韓子
原道云博愛之謂仁約諸經也禮祭義云大孝不匱遂云
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此孝之博愛也唐御注於此未詳
矣邢疏亦未叶焉今詳答問詩說云莫無也詩谷風云棄
予如遺鄭箋云如遺者如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
孟子趙注以無遺棄言之孝經義同邢疏亦謂無遺忘也

書顧命言文武大訓者則云陳敎謂陳說敎民也周官云
師氏以三德敎國子其三曰孝德以知逆惡又云敎三行
其一曰孝行以親父母則國敎皆以此爲德行矣禮運稱
孔子云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
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蓋人民所宜行也禮祭義云
立愛自親始今曰孝德曰孝義皆愛親焉故博愛者德義
之實也宜先之矣上弟上聲下弟去聲祭義云以事天地
山川社稷先古皆云敬之至也鄭禮注云先古先祖禮說
云周稱先公曰古公是也王制稱養老之禮詳矣其終云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蓋敬老也鄭禮注云引戶校年當行
復除也禮說云復除其戶征役也祭義云天子有善讓德

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
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皆讓德也禮坊記云善則稱親
凡人子皆然矣坊與防通鄭義見釋文文王殷紂時西伯
也詩緜毛傳云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
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則耕者讓畔
行者讓路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
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
爭田爲閒田而退鄭義據焉釋文導或作道蓋義同釋詁
云左右相導也然則導者左右而相其行也蓋導引之也
左右讀若佐佑相讀去聲禮祭義之言孝曰禮者履此者
也樂自順此生此曾子說有然孟子稱禮之實節文斯者

樂之實樂斯者其說亦義同易序卦言有禮者云故受之
以履易繫辭傳云履和而至遂云履以和行今言禮履此
孝而和也樂記云夫樂者樂也故曰心中斯須不和不樂
而鄙詐之心入之矣今言樂樂此孝而和也祭義云樂也
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
而外順蓋順亦和也故論語云禮之用和爲貴司馬注從
和睦而言外內之和焉曲禮云毋不敬論語云能以禮讓
爲國乎何有樂記云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又云明乎
齊之音者見利而讓故敬讓者禮樂之實也皆宜先之矣
祭義云先王之制禮樂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
正也邢疏稱焉此其好惡於導之者示之則其於陳之者

示之可推也則其於每先之者示之尤可推也周官小司
徒云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灋之象徇以木鐸曰不用灋
者國有常刑令羣吏憲禁令脩灋糾職以待邦治鄭禮注
云憲謂表縣之是也縣古懸字蓋所懸者若其屬遂人所
掌政治禁令也易繫辭傳云禁民爲非今知禁者知其非
而不爲也經再言先之皆上下相應爲文至示之句則總
承焉諸家注未察其爲文且多未以孝顯言之則汎矣今
詳答問禮緇衣云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
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大
學言慎好惡者引詩略同今孝經所引亦然也唐注言助
君行化者以上文所謂教化者自先王推之也邢疏云上

言先王下引師尹則知君臣相須而成也詩毛傳云具俱
也俱猶皆也其餘所釋因毛傳焉釋文錄鄭注云師君若
冢宰之屬也詩疏申鄭以爲大師兼冢宰也帥與率通灋
古法字

孝治章第八

述曰邢疏云此言明王由孝而治故以名章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
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
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
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夫然故
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況許放反
懽與歡同侮音武鰥古頑反夫音扶享音饗災則才反覺音角行去聲
孔子更端而申言之。言昔者以見今者亦當然。明王卽上文先王之明也。變文以相備焉。蓋明王孝以順天下。則其以孝治天下也。小國之臣。言至卑也。況者自下比上之辭。公侯伯子男。此五等諸侯。皆列國之君也。萬國統言天下之國也。故從盈數焉。先王前乎明王者也。以事其先王。言萬國貢獻以供祀事也。治國謂諸侯有國而治之也。侮者欺而侵之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此窮民而無告者也。士民者士未仕而列四民之首也。國語曰。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蓋士民爲百姓之秀

焉。百姓守國。則爲國君守其宗廟。而先君之祭祀無亡。斯由百姓以事其先君也。治家謂卿大夫有家而治之也。男爲人臣。女爲人妾。皆家之賤者。妻爲其配。子爲其後。皆家之貴者。卿大夫不世官。則不曰以事其先大夫。而曰以事其親。邢氏謂或有祿逮於親。是也。夫然者治天下與國家皆得懽心有然也。先王先君自祭而言。惟如舜於瞽瞍。伯禽於周公。亦生則親安之。如大夫親沒。亦祭則鬼享之。經所由總言其故而備文也。天下和平者孝以順天下。惟和乃平也。有是孝治。是以天下致天之和平。由是災害不生。天下樂人之和平。由是禍亂不作。今推其故於明王而言之。蓋明王明乎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

斯以天子孝治天下。愛敬於人而皆不敢遺者。范氏曰。愛敬所以得天下之懽心是也。天下諸侯孝治其國。亦愛敬於人而皆不敢侮者。天下卿大夫孝治其家。亦愛敬於人而皆不敢失者。皆得其懽心以成生事祭事之孝焉。遂見以順天下者和平而有徵矣。如此者皆由明王之以孝治天下故也。詩大雅抑之篇。覺大也。唐玄宗曰。天子有大德行。則四方之國順而行之。行之讀行如字
述曰。詩商頌云。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而經稱昔者明王。知其爲先王變文矣。易井彖云。王明竝受其福。禮檀弓記孔子者所以歎明王不興也。今經其言明王之福乎。周官掌客云。上公飧五牢。饔餼九牢。侯伯飧四牢。饔餼七牢。子男

飧三牢。饔餼五牢。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又云。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蓋特來不從君。而待之如其從君爲介時也。飧客始至致小禮也。饔餼既相見致大禮也。此待五等諸侯之禮。而小國之臣皆及焉。介爵三等。爵卿也。爵大夫也。爵士也。況從邢本不作况。莊子云。每下愈況。蓋自下比上也。邢疏引舊解云。公者正也。言正行其事。侯者候也。言斥候而服事。伯者長也。爲一國之長也。子者字也。言字愛小民也。男者任也。言任王事也。爵則上皆勝下。若行事亦互通是也。故五等皆曰諸侯焉。虞書云。輯五瑞。此五等諸侯之玉也。其制古矣。閔元年左傳云。萬盈數也。易

比象傳云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此統言天下也周官大
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先祀事也蓋禹貢之遺
也貢獻則盡乎萬國之懽心矣若來助祭則各以其職而
來非萬國皆然經於下文言之唐御注以言萬國非本文
也釋文懽亦作歡詩烝民云不侮矜寡矜古通鰥詩疏以
欺侮侵侮言之今酌焉舊注言輕侮者該於斯矣釋鰥寡
者用孟子文也士民詳庶人章成元年穀梁傳云有士民
言未仕也其將仕吾國歟其將適他國歟其受侮歟司馬
注以凡在位爲士者非此經義也今詳答問孟子云與民
守之言守國也如孟子時齊人伐燕勝之毀其宗廟以燕
之百姓無守之者爾春秋僖公十有九年梁亡公羊傳云

魚爛而亡也此其失百姓之懽心也國民內潰如魚爛然
先君其柰之何唐御注不察於斯乃於百姓而以助祭言
邪則禮無之也釋臣妾者用僖十七年左傳文也周官大
宰以九職任萬民八曰臣妾聚斂疏材此其職采百草之
疏材也賤事也邢疏失攷焉而引書費誓戒誘臣妾者言
之非洽也詩序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言妻道也關
雎之歌鄉大夫用焉邢疏引禮孔子對哀公問者云子也
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此其貴可知也與讀平聲孟子言
文王之政云仕者世祿蓋古無世官矣異於天子諸侯繼
世而立也論語說云周公封魯成王留之以相命其子伯
禽就封是爲魯公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封魯公以爲周公

也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此特禮也周官大宰所
謂生以馭其福也以爲上讀爲去聲下讀如字范注云災
害天之所爲也禍亂人之所爲也今因而脩之大學云菑
害竝至菑與災通管子云不逢天災不遇人害今此不同
者以其與禍亂對文也易復象鄭注云害物曰災桓六年
左傳所以稱三時不害也其辯司馬注以天人分言和平
者今詳答問邢疏云上文有明王諸侯大夫三等而經獨
言明王孝治如此者言由明王之故也諸侯以下奉而行
之是也經言明王不敢遺者唐御注云是廣敬也而唐御
序引此經者固以廣愛申言之博愛者廣愛也非愛無以
爲敬也范氏說合愛敬以釋得懽心之義善於經矣覺大

詩抑鄭箋義也邢疏稱孝經鄭注同詩抑毛傳訓覺爲直
者今詳答問飧讀若孫饔讀若雍男任讀任平聲輯讀若
集潰讀若繪職任讀任去聲費讀若祕

聖治章第九

述曰邢疏云此言聖人之治故以名章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
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
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行去聲稷音即夫音扶

曾子聞孝治之大思此德無以加之故又以聖人問焉孔

子又申言之蓋天地生萬物之性惟人得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性斯獨爲貴焉人性之德行莫大於孝行經首章曰夫孝德之本也此可明矣孝行莫大於尊嚴其父唐玄宗曰萬物資始於乾人倫資父爲天故孝行之大莫過尊嚴其父是也尊嚴其父莫大於以父配天左傳言鯀者曰實爲夏郊書言成湯大甲大戊祖乙武丁者曰殷禮陟配天斯嚴父配天之孝夏殷有其人矣自周而以當代言之則周公其人也周公文王子武王弟也祀天於邑外之郊曰郊祀其配天者亦稱郊祀焉后稷周始祖也其功著於天下者也漢志引書武成曰辛亥祀于天位此武王克殷後郊祀告天也禮當有配焉周書世俘篇所以言用牛于天

于稷也宗尊也文王武王父也其德著於天下者也明堂天子所居以聽政之堂也樂記言武王克殷者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斯宗祀焉詩周頌言宗祀者曰維天其右之蓋上帝卽天也配上帝卽配天也配天之祀武王以嚴父而尊文王於是乎推嚴父者以尊祖故后稷配天於郊文王配天於明堂后稷配天當在文王先矣皆周公酌其禮而武王行之亦未成乎其禮制也中庸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遂曰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蓋周公相成王則祀禮由周公之制而成矣是配天之祀皆昔者周公制禮爲之也來祭者諸侯來助天子宗廟之祭也郊祀明堂祀斯禮無助祭者其來祭則宗廟禮然矣來祭而謂各

以其職者蓋四海之內盡九服矣其諸侯非藩國之遠及非四方之不可虛方俱行者皆各以其職而來也言周公制禮爲是嚴父配天之孝是以天下諸侯各感其孝來助天子宗廟之祭焉夫聖人如周公其德惟純於孝又何以加之此明孝爲人性之至德也○或曰周公攝政則攝祀故孝經以二祀屬之周公非也如周公在攝政時則當以成王命祀而言矣成王於文王祖也周公豈舍王命而私尊其父乎漢書平當傳引孝經此文而言之其以爲周公制禮者是也左傳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屛周言封建者周公定之也不然則傳言封建者凡十六國魯在其中矣豈周公自封於魯乎孝經此文蓋例同鯀音袞大甲大戊之大音太陟竹力反俘音孚相去聲蕃古通藩舍上聲屛音丙

述曰易序卦云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此萬物統人而言之矣唐御注釋人爲貴者云貴其異於萬物也邢疏云此依鄭注也惟人與物對言則言人異於物可也人在萬物中而言其異於萬物可乎漢書刑法志云夫人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也後漢書劉陶傳云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故僞古文尙書大誓云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斯僞者有所襲也禮運稱孔子云人者其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氣也白虎通云人生而得五氣以爲常仁義禮智信也蓋木氣則性仁金氣則性義火氣則性禮水氣則性智土氣則性信其常也樂記云道五

常之行則德性皆德行焉易彖傳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乃統天說卦云乾爲天爲父蓋萬物者天地所生而皆統
於天也自人言之則資父爲天矣此人倫所宜尊嚴也邢
疏稱曲禮云父之讎弗與共戴天鄭注云父者子之天也
殺己之天與共戴天非孝子也引夏郊者昭七年左傳文
晉語亦同韋注云禹有天下而郊祀也今攷邢疏云夏始
尊祖於郊非也自禮祭法言之邢以爲郊鯀與宗禹連文
遂謂尊祖云爾然有虞既郊嚳矣禹能無郊祀乎夏之郊
鯀禹嚴父也非宗禹者尊祖也易蠱六五云榦父之蠱用
譽象傳云榦父用譽承以德也此禹嚴父之孝也引般禮
者書君奭文曲禮云告喪曰天王登假書蔡傳釋陟爲升

遐是也假古通遐釋詁云陟登升也書顧命云惟新陟王
其例也論語云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而皆云所損益
可知也若配天之祀因其郊而益以明堂經故不曰則周
公作之也而曰則周公其人也易繫辭傳云苟非其人道
不虛行文十七年左傳云德則其人也蓋與此爲文同釋
地云邑外謂之郊禮郊特牲云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於郊
故謂之郊周官大司樂云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謂
南郊也圜丘郊壇圜以象天也詩序云生民尊祖也后稷
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又云思文
后稷配天也詩疏稱國語云周文公之爲頌曰思文后稷
克配彼天此疏言詩樂也樂在禮中也周文公者稱周公

謚也詩說云后稷名棄以其初生而母棄之也詳論語集
注述疏補灌章漢書律曆志引書武成文非僞古文也其
言祀于天位者以克殷之始未有郊壇故也猶書召誥言
位成而郊也辛亥者周郊祀日之始也此武王以克殷告
天非常祭也禮大傳所謂既事而退柴於上帝也武王在
位六年常祭當郊矣宣三年公羊傳云郊則曷爲必祭稷
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
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邢疏据之非也郊特牲云天
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則人之於天也其孰爲主乎郊特
牲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釋配者辯
焉周書古志也錄於漢志今如世俘篇擇而錄之可補書

亡矣世猶世子之世大也克殷大俘獲也白虎通云宗尊
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
德也已矣蓋其德自文王事紂者而著焉易說卦云離也
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
明而治蓋取諸此也此明堂所由立焉月令於夏天子居
明堂夏南方也故十二月天子所居雖異而禮以明堂爲
統名聽政者當嚮明也攷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
周人明堂又於明堂云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
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
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
下方邢疏云其制不同或云九室象陽數五室象五行皆

無明文也。秦氏五禮通考備明堂說焉。樂記鄭注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鄭以克殷之始未有明堂。遂意言之爾。惟以武成例推之。豈不可爲宗祀明堂位乎。祭義云。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鄭注云。祀乎明堂宗祀文王。然則樂記此文當亦義同。詩序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蓋我將與思文同列周頌焉。朱子我將傳云。右尊也。神坐東鄉。在饌之右。所以尊之。蓋朱子据周官大祝享右祭祀之文也。詩下文言文王者。亦云既右饗之。是天與文王皆右焉。則與孝經配祀之義符矣。鄭箋以右助釋之。於詩上文言維羊維牛者不貫也。月令。季秋大享帝。此周官大宗伯所稱昊天上帝也。今以秋成而大享帝於明堂也。鄭禮注以

五帝言。非也。中庸鄭注云。耒。猶老也。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朱子注從之。或曰來祭古文作來助祭。曷僞乎。今攷詩商頌云。莫敢不來享。猶來祭也。言來祭則其爲助可知也。此今文之善也。詩序云。雝禘大祖也。其詩曰。有來雝雝。言來祭也。呂氏祖謙云。大祖后稷也。詩序云。清廟祀文王也。其詩曰。肅雝顯相。又曰。駿奔走在廟。毛傳云。相助也。鄭箋云。諸侯來助祭。駿大也。周官職方氏云。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蓋九服皆服於天子也。所謂四海之內也。藩與蕃通。周官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鄭注云。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由鄭言之。蕃國之遠。世壹來見而已。若夫蠻服。卽大行人所稱要服也。要服以上。九州之內也。皆中邦也。周語云。侯衛賓服。賓服者享。此自侯至衛凡五服。總名之曰賓服。韋注謂康誥稱侯甸男采衛是也。賓服者來享獻而爲賓也。所謂來祭也。周官大宗伯言諸侯者云。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賈氏周官說云。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宗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是也。所謂各以其職也。大行人云。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蓋因朝而貢。惟侯服職焉。大宰九貢先祀貢。則通邦國常貢而言。

孝治章所謂得萬國之懽心也。僖三十一年左傳有成王命祀之稱。今酌焉。引封建者。僖二十四年左傳文。杜注云。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是也。中庸云。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晉語稱桀紂及幽王爲三季之王。此二叔例也。不釋爲管蔡二叔者。以管蔡方在封建中也。唐御注謂以父配天。始自周公。又釋上帝爲五方上帝。皆失之。今詳答問。司馬及范注言周公者皆與唐注意略同。大誓之大讀若太。下大祝大祖同。蠱讀若古。事壞也。蘡始亦反。召公名。奭古圓字。嫄讀若原。柴燔柴而祭也。重屋讀重平聲。昊何老反。組讀若祖。紺古暗反。雝讀若雍。和也。甸由

偏反。要服讀要平聲。約束之也。[illegible]殊倫反。德純
見周頌。純孝見隱元年左傳。阮氏[illegible]周公攝郊祀
詁功宗元祀以言孝經此文。非[illegible]集注述疏。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
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膝音七養去聲
親謂親親也。禮所稱孺子慕也。生謂由其天性生此親親
之心也。膝下謂幼在父母膝下時也。養猶事也。禮言事父
母者曰進盥。少者奉槃。若此者以養之事也。日嚴者其天
性日漸知尊嚴其父母也。此承上文言德性者推其故而
言之。人親親之心由其天性生之膝下。及長以事父母其
天性日漸知尊嚴所親。聖人因其能嚴者以教其敬父母

之孝焉。因其能親者以教其愛父母之孝焉。聖人之教不
肅以速進之而教自成。其政之輔教不嚴以厲威之而政
自治。蓋其所因者德之本天性也。司馬氏曰。明皆天性。非
聖人強之也。○或曰。經前後立文。皆以愛敬爲序。此言因
教者先敬而後愛。何也。蓋自幼能親。及長能嚴。聖人於其
長而教之。則卽因嚴以教敬。而敬由於愛。終身當如孺子
慕者。則遂因親以教愛。此所以立文不同也。孺如樹反盥古緩反少去
聲奉與捧同槃音盤長丁丈反
述曰。唐御注云。親猶愛也。今以親親釋之者。欲叶經文也。
經因言因親以教愛也。親親者自孺子言之。則親其父母
而號慕也。禮檀弓可攷焉。禮內則注云。孺子小子也。禮說

云。性生也。蓋由其天性生之也。唐注云。膝下謂孩幼之時
也。司馬注益之云。謂孩幼嬉戲於父母膝下之時也。今攷
內則言子生三月妻抱子見於父者。則云父執子之右手。
孩而名之。邢疏稱焉。邢据說文云。孩小兒笑也。謂指其頤
下令之笑而爲之名。是矣。然邢申唐注以言膝下。非也。此
孩提在膝上者爾。司馬亦沿誤焉。孟子同言舜者。一則曰
以養舜。一則曰以事舜。蓋養猶事也。今在膝下者而及長
亦稱以養焉。引奉槃者禮內則文。孟子云。人之所不學而
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
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
義也。此孟子言愛敬而明其本仁義之性善也。言敬其兄

則敬其親可知也。而皆由天性之良知良能。未及乎教也。
孝經則言因天性而爲教焉。唐御注云。比及年長。漸識義
方。則日加尊嚴。能致敬於父母也。今攷隱三年左傳云。愛
子教之以義方。邢疏引之以申唐注矣。然經言以養父母
日嚴者。自天性言也。故曰因嚴以教敬。今唐注於日嚴中
而及義方之教。是教嚴也。豈因嚴乎。唐御注云。本謂孝也。
邢疏云。此依鄭注也。遂稱首章云。夫孝德之本也。司馬注
云。本謂天性。今會通焉。蓋孝爲德之本者本天性也。樂記
云。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
勝則離。此謂愛敬不當偏勝焉。邢疏引此以言先敬而後
愛也。非記之本義也。孟子云。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

者。子於大舜見之矣。蓋舜之愛親若斯也。孟子云。書曰。祗載見瞽瞍。蓋舜之敬親若斯也。是敬由於愛也。釋詁云。祗。敬也。周書謚灋篇云。載事也。中庸云。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親親之殺。禮所生也。蓋禮敬由於仁愛。皆性生也。孩戶才反。頤與之反。祗讀若支。殺讀去聲。次也。見賢遍反。日嚴與其政不嚴之嚴不同。而與嚴父之嚴同。釋文云。日者實也。日日行孝。故無閒也。象曰。今攷虞書云。日嚴祗敬六德。今以書日嚴例孝經之文。於文未洽也。號慕讀號平聲。

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

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續音俗 悖音背 行思之行去聲 樂音落 淑常六反 忒他得反

此言天性之愛敬。君子盡之。自教而及政焉。明乎君子遵聖人者也。蓋申上文本天性之意。孟子稱父子有親。明父子之道也。唐玄宗曰。父子之道。天性之常。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司馬氏曰。父君子臣。范氏曰。父尊子卑。則君臣之義立矣。故易曰。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是也。續。嗣也。詩曰。以似以續。續古之人。唐玄宗曰。父母生子。傳體相續。人倫莫大於斯。是也。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今言有君之尊。有親之親。以臨於己。恩厚莫重於斯。蓋謂父爲君。經先言之。愛敬乎家之至尊也。既君其父。亦君其母。經備言之。所謂愛敬盡於事親也。今推其故而言之。愛敬其親而愛敬及他人者。所謂以順天下也。如不愛敬其親。而愛敬他人者。其愛謂之悖逆於德。禮者德之體也。其敬謂之悖逆於禮。乃以順則逆也。是不孝也。其民無法則焉。鄭氏曰。悖若桀紂是也。善者天性之善。孝德也。皆吉德也。凶德謂悖逆之凶德。猶商書言惡德也。君子者能君人之子也。上下皆通稱。今言在上者也。蓋妄爲愛敬者不在於天性之善。而皆在於悖逆之凶德。彼雖德其所德而自得之。君子以其失人爲貴之性而不貴也。君子本天性而爲愛敬。

則不有凶德然。言思可道。非法不言也。詩戒無德者曰。中冓之言。不可道也。行思可樂。行滿天下無怨惡也。經於此下不言思者。通上而省文也。德義可尊。陳之以德義而身先之也。義者德之宜也。言行皆德之宜。其作事可法矣。容止禮容之節也。止節也。詩戒無禮者曰。人而無止。度者取以爲度也。史記稱禹曰。身爲度。容止可觀。斯德容中禮節。其進退可度矣。以愛敬之孝德君臨其民。是以其民敬畏而親愛之。法則而放象之。德教能成。而政令能行。惟其順民故也。詩曹風鳲鳩之篇。淑。善也。儀者德之表也。左傳曰。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忒。差也。其儀不差。則善矣。斯善人也。其君子人也。此引詩言其儀之善者。以明君子孝德可象

也（菁古侯反中禮之中去聲放上聲鳴音尸差初加反）
述曰論語云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
可矣今孝經之文上言聖人此言君子其有別也白虎通
云君之爲言羣也蓋以其能統所羣而尊之也隱三年左
傳云君人者桓二年左傳亦云然今曰君子謂其能統所
羣以君人之丈夫子也邢疏云父子之道慈孝本天性則
生愛敬之心是常道也此邢疏言慈非孝經專與人子言
孝之意也唐注固不言慈也經諫諍章言慈者謂愛親也
與慈子不同禮坊記云父母在言孝不言慈君子以此坊
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今言孝經可不辯乎孟子云瞽
瞍厎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言舜之大孝雖瞽瞍不慈

而厎豫也昭二十六年左傳云父慈子孝禮也大學云爲
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此大學言君子脩身知止焉
蓋皆不專言人子之道也孟子萬章篇云父母愛之喜而
不忘禮孔子對哀公問云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此
以愛敬其子而言邢疏殆兼之矣惟經曰愛親曰敬親豈
及此乎司馬及范注言慈者皆沿邢疏而失焉今詳答問
引父子者易序卦文禮文王世子云昔者周公攝政抗世
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之義
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
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此言世子者易義該之矣釋詁嗣續
義同引以續者詩良耜文此猶詩斯干所稱似續也孟子

有人之大倫之言唐注參其義矣引嚴君者易家人彖傳
文禮器云禮也者猶體也蓋德之體著焉周語韋注云悖
逆也釋詁云則法也釋詁又有法則之文蓋恆言也故互
通焉說文云吉善也然則善者必吉臯陶謨所謂吉德也
禮緇衣引兌命云爵無及惡德兌與說通讀若悅說命商
書也樂記云德者得也韓文云德爲虛位故德有吉有凶
韓斥異端者曰德其所德蓋彼自得之也邢疏云凶害於
德則失其文矣書多方云爾尚不忌于凶德夫不忌忌也
忌之非不貴乎書無逸云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
哉忌凶德也受卽紂也聲轉而文異爾唐注司馬注釋得
之者未叶於經也今詳答問引中冓者詩牆有茨文謂宮

中所冓成之言也孝經此文言可者六皆自民可而言經
文一例也司馬注以可傳道釋之是也中庸云言而民莫
不信行而民莫不說邢疏稱之以明君子所思焉中庸云
義者宜也聖治章中皆言孝德矣而又言禮言義以參之
今當繫於德而申說焉引無止者詩相鼠文鄭箋引孝經
此文言之釋文引韓詩說云止節無禮節也唐注司馬注
釋容止者未洽也今詳答問禮檀弓稱曾子入廄脩容非
誣也君子容止也今亦於答問詳焉引史記者夏本紀文
釋文錄鄭注云難進而盡忠易退而補過此鄭据經事君
章之文而益言爾惟易退者去位也經方言以臨其民何
言去位乎唐注釋象爲放象今注因焉放與仿通易繫辭

傳云。象也者像此者也。孝經援神契有仿像之文。此緯文襲古人語爾。實所謂放象也。淑善釋詁文。引左傳者襄三十一年文。經上文言君子容止可觀者。其上下文與此傳略同。蓋孔子述古言而變通之者歟。釋言云。爽忒也。又云。爽差也。則忒者差也。詩大雅云。抑抑威儀。維德之隅。言其儀爲德所表也。大學稱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蓋卽儀見德也。今孝經引詩鳲鳩文。卽大學所引詩之上文。其儀不忒。詩複文也。斯其說同。司馬注以爲德又有儀。則於經上文不皆貫矣。坊古通防。厎讀若旨。抗苦浪反。猶舉也。昭詳里反。酬祝具反。茨徐咨反。相讀去聲。視也。廢讀若赦。邢疏稱大學云。堯舜率

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遂引鄭注云。悖若桀紂是也。鄭注亦見釋文。鄭說善於經矣。邢疏云。所謂不愛敬其親者。是君不身行愛敬也。而愛他人敬他人者。是教天下人行愛敬也。君不行愛敬。而使天下人行。是謂悖德悖禮也。如邢說則大學所謂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也。安見其率以暴者之悖乎。蓋暴者乃其愛敬他人之凶德也。夫君不愛敬其親。則受其愛敬者必不孝凶德之人也。其暴也。其悖也。其愛敬之悖也。書多方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此言桀之暴也。而紂類之矣。說文云。饕貪也。重文作叨。說文引書懫作懥。謂忿戾也。釋詁云。欽敬也。今言亦惟有夏天下之民貪而忿戾者日欽敬之也。敬之則愛之可知也。書牧誓云。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此言紂之暴也。夫崇信者愛敬之謂也。豈不悖哉。率今本大學作帥。懫讀若至。逋百乎反。長丁丈反。宄讀若軌。文十八年左傳言莒大子僕弒父紀公。而以其寶玉奔魯也。季文子議之曰。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又曰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今孝經略同。蓋述古言之去不孝者也。莒居呂反。大子讀太子。度徒洛反。

紀孝行章第十

述曰。邢疏云。此紀錄孝子事親之行。故以名章。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養去聲樂音落

稱孝子者。通上下而言也。致極也。言孝子職分能致之而至其極也。居如論語居則曰之居。王氏謂平居也。蓋自禮稱父母之所者而明其居也。敬者。范氏謂若舜夔夔齊栗也。孝子居不主奧。適寢問安。出入扶持。或趨而過庭。若此者。於親居則極其敬焉。禮稱事親者曰。左右就養無方。故事親統稱曰養。雖養疾亦云然。今以養對居與病而爲文。此專言酒肉之養也。孝子柔色以進。徹請所與。眉壽養志。或菽水而歡。若此者於養親則極其樂焉。病者疾甚之危辭。其難測歟。孝子愼其飲藥。色不滿容。琴瑟不御。或禱卜

斯瘳若此者於親病則極其憂焉喪者送死之大事至痛
也孝子哭泣成服致喪三年寢不處內或貧乃稱其財若
此者於喪親則極其哀焉祭者終身之永念非尊嚴則顯
也孝子齊戒沐浴僾然有見如親聽命或貧不粥祭器若
此者於祭親則極其嚴焉蓋能事親則若此之備矣舊說
曰五者闕一則未爲能分去聲覺求龜反齊側皆反下齊戒同奧安到反蔽式竹反御魚據反禱都老反瘳敕雷反處上聲稱其之稱去聲顯音偏僾音愛粥古通鬻之六反

述曰經下文言事親者言在上在下以戒之則此稱孝子
者通上下而言也故不以世子國子四民之子稱焉禮器
云禮也者物之致也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
致其義焉爾鄭禮注云致之言至也極也今自孝子言之

蓋致者職分能致之而至其極也故邢疏云致猶盡也王
氏者肅也唐御注云平居必盡其敬邢疏云此依王注也
平居謂平常在家蓋邢以常居明之也或從司馬注以孝
子居敬申其說者惟經下文爲養親也親病也喪親也祭
親也則此當爲親居也今詳答問孟子云書曰祗載見瞽
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此孟子引書而言舜旣爲天子
之孝也趙注云尙書逸篇祗敬載事也夔夔齊栗敬愼戰
懼貌朱子云允信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
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或曰說文云夔如龍一足蓋神
物也故敬懼焉重言夔夔猶重言戰戰也詩采蘋毛傳云
齊敬也釋詁云慄懼也栗與慄通曲禮云爲人子者居不

主奧鄭注云室中西南隅謂之奧孔疏云室嚮南戶近東
南角則西南隅隱奧無事其名爲奧故尊者居必主奧也
旣是尊者所居則人子不宜處之是也後世宮室制多不
同凡尊位當以主奧視之矣禮內則云子事父母雞初鳴
咸盥漱以適父母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
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問所欲而
敬進之柔色以溫之父母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祗
敬之勿敢近此於孝經言居與養者可明也禮文王世子
云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武王帥而行之文王有
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
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

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此
於孝經言居與病者可明也論語敘伯魚云嘗獨立鯉趨
而過庭蓋孔子之子伯魚述其在孔子獨立時也尊者在
前趨以疾行而過之敬也禮檀弓云左右就養無方此統
言事親也蓋與惟言酒肉之養者同而不同孟子云曾子
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
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
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將
以讀二字句焉以如孟子萬章篇招虞人何以之以說文
云以用也今詳答問詩豳風云爲此春酒以介眉壽斯酒
誥其稱厥父母慶者歟曾晳眉壽詳廣揚名章菽水詳庶

人章論語包注云疾甚曰病蓋危辭也曲禮云親有疾飲
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鄭注云嘗度其所堪是
也周官醫師掌醫之政令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
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
下斯醫非惟以世名也當稽其事焉曲禮其言制食之上
而三世者乎曲禮云父母有疾琴瑟不御以憂故也士喪
禮記云疾病乃行禱于五祀今以書金縢言之武王有疾
此旣克商二年爾周公旦憂之乃禱于大王王季文王而
卜之曰以旦代某之身某者冊祝武王名也武王名發史
詩名不書爾乃卜三龜皆吉王翼日乃瘳陳氏經云孔子
之不禱爲已也周公之禱爲君親也由今攷之唐書孝友

傳云鄭潛曜母代國長公主寢疾潛曜侍左右造次不去
累三月不靧面主疾侵刺血爲書請諸神匄以身代火書
而神許二字不化翌日主愈亦孝通之徵也禮閒傳云父
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蓋三年
寢不處內焉故檀弓云致喪三年詳下交喪親章檀弓云
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此孔子告子路
以貧者之喪也斯豈不能致其哀邪桓八年公羊傳云君
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祭義云孝子將祭夫婦齊戒沐浴又
云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故云如親聽命蓋其
尊嚴皆不黷也曲禮云君子雖貧不粥祭器其守祭器之
嚴乎舊說者邢疏所稱魏注也此猶釋經家統稱漢注也

今詳答問庶人章祇讀若支見賢遍反毀古緩反瘠所救
反燠於六反苛寒歌反疥也搔素刀反摩也釋文溫
又作薀於運反藉也藉字夜反論語以饌先生爲色難斯
難乎其薀藉也饌徒點反祇敬禮用重文也朝於讀朝若
潮暨上主反帥與率通徹直列反食畢徹去也亡古通無
復扶又反度徒洛反大王猶太王翼與翌通釋言云翌明
也長公主之長丁丈反造七到反靧讀若悔匄乞也讀若
蓋還讀若旋

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
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
也醜昌九反養去聲

此爲事親者明所戒焉驕矜高也大學言治國平天下者
曰驕泰以失之其言失之者曰辟則爲天下僇矣明乎驕
者必泰其失大也事親者敬以脩身斯居上不驕矣亂逆
亂也臣爲下而作亂曰亂臣民爲下而作亂曰亂民其亂
之罪皆誅也事親者順以從法斯爲下不亂矣醜衆也曲
禮曰在醜夷不爭以其在醜衆中平夷同等之人易致於
爭者故命其不爭惟爭之甚強雖非平等而亦與爭故此
不言在醜夷而統言在醜也事親者和以處衆斯在醜不
爭矣亡者亡身而及天下國家也刑刑戮也執兵而鬭曰
兵猶左傳言士兵之三牲牛羊豕禮所謂大牢也其居上
非敬以脩身而驕則驕者必亡其爲下非順以從法而亂

則亂者必刑其在醜非和以處衆而爭則爭者必兵此三者毀傷其身而無以事親矣司馬氏曰三者不除曑將及親雖日具大牢之養庸爲孝乎○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此孝經所稱立身以顯父母者也夫倍者亂之由也詩曰莫肯念亂誰無父母不倍者豈不念乎論語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彼兵爭而鬬衆者何其妄哉辟音僻僇與戮同易以智反大音太牢音勞倍與背同忿音憤

述曰朱子大學章句云驕者矜高泰者侈肆辟偏也蓋矜高則自大而侈肆焉此其所以偏也故孝經惟言驕而該之矣互詳諸侯章大學以脩身爲本而考諸文王之敬止

敬者所以主忠信也故曰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斯得者不亡而失者必亡也春秋之義必誅亂臣以其逆亂焉其民從之者皆亂民也論語云好勇疾貧亂也懼其爲亂民也法者經所謂先王之法也順以從之其敢亂乎醜衆釋詁文唐御注從之曲禮鄭注亦從之司馬注易之其未審歟今詳答問釋詁平夷儀同曲禮言醜夷謂醜衆之平等者也孝經言醜不言夷以其至於強而兵爭也豈必惟平等者邪唐御注云當和順以從衆也今攷論語云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則或有衆不皆可從者必執順從衆以爲和非經所謂道德之和也惟和以處衆雖違衆而無爭蓋其和爲順天地之性而和矣亡自居上者而

言則亡天下國家非亡身已也誅亂者必上刑故謂刑戮焉引左傳者定十年文此孔子會夾谷時之言也杜注云以兵擊萊人是也史記伯夷列傳云左右欲兵之亦其例也唐御注釋兵云謂以兵刃相加是矣而兵之爲玄未著焉周官宰夫注云三牲牛羊豕具爲一牢楚語云天子舉以大牢此其具也邢疏以祭之大牢言之未洽也莊十四年左傳云庸非貳乎杜注云庸用也司馬注義同或訓庸爲豈失之朱子中庸章句云道由也此道問學之道因行道而轉爲由也是相因以生之義也中庸引詩者烝民篇也互詳首章引念亂者詩沔水文沔緜善反

五刑章第十一

述曰書堯典稱舜命皋陶云汝作士明于五刑故皋陶謨云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蓋刑在政中也孝經自教而及政焉此以五刑名章者邢氏云以前章有驕亂忿爭之事言罪必及刑是也懋與茂通釋詁云茂勉也論語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孟子云明其政刑彼對文則異乃刑在政外也與此散文則通者不得淆矣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要平聲

唐玄宗曰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條有三千而罪之大者莫過不孝是也周官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此其條先列焉要有挾而求也司馬氏曰君令臣

行所謂順也而以臣要君故曰無上是也論語稱孔子曰
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此誅其
無上之心也非者不以爲是而議之也莊子稱老聃謂孔
子曰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若此者聖人如先王其六經
法言乃以陳迹議之是無法也後世棄經而清譚者其變
將不一端矣邢氏曰孝者百行之本事親爲先今乃非之
是無親也其說明矣經方言不孝之罪而以此三者參之
明此皆自不孝而來不孝則無可移之忠由無親而無上
於是乎敢要君不孝則不道先王之法言而無法於是乎
敢非聖人不孝則不愛其親而無親於是乎敢非孝故曰
此大亂之道也明其當爲莫大之罪也〇或曰今之非孝

者云孝知有家不知有國也韓非子云魯人從君戰三戰
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
爲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今之
非孝者乃若斯乎甚哉韓非之誣也周官有養死政之老
聖人奚以是舉邪禮祭義稱曾子云事君不忠非孝也戰
陳無勇非孝也故經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孝
子忠臣相成之道也剕魚器反刖扶沸反辟匹亦反挾音脅删他甘反夫音扶迹音積莫之養
讀養去聲養死政讀養上聲陳與陣通
述曰書呂刑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
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邢疏
稱焉蓋與周官司刑掌五刑而二千五百者不同呂刑乃

增輕罪而減重罪也尚書說云墨黥面劓割鼻刖刖足宮
者丈夫割勢下蠶室女子閉於宮中蠶室避風故也禮祭
義蠶室亦稱宮故其刑皆曰宮大辟斬首是也尚書大傳
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或曰漢文帝除肉刑而宮不
易非也漢書景帝紀元年詔云孝文皇帝除宮刑重絕人
之世也蓋文景後其有復之歟故西魏大統十三年乃除
宮刑今據通鑑而可知也刖讀若月書康誥言不孝者云
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
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蓋其罪莫大焉釋詁云祗敬也彝常也弔至也茲此也釋
文弔音的詩桑柔毛傳云泯滅也泯武軫反不于我政人

得罪猶曰不得罪于我政人此倒文也詩烝民云民之秉
彝謂天生人之常性也康誥言刑先誅不孝之滅亂民彝
者矣今律不孝列十惡之條蓋猶古也禮檀弓云子弒父
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邢疏及
之矣周官掌戮云凡殺其親者焚之易離九四云突如其
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其象也故周官鄭注據易說焉今詳
答問洿讀若烏尚書說豬水所聚也說文云挾俾持也夫
俾持之則不得不從其求矣所謂要也隱三年左傳云君
義臣行所謂順也昭二十六年左傳云君令臣共禮也司
馬注參而用之共古通恭論語朱注云防地名武仲所封
邑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

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蓋朱子據襄二十三年
左傳而言矣。禮說云。非不是也。引莊子者天運篇文。莊子
述老聃言。傳至魏晉閒。遂爲清譚之禍。而中原大亂。悲哉。
互詳卿大夫章。引韓非子者五蠹篇文。敗奔曰北。蓋北者
陰退而伏之方也。或曰。今之非孝者。有由他求者言之。而
不自知其言之所從出也。後漢書列傳云。少府孔融。前與
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
爲情欲發耳。此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而曹操得以誣
殺融者也。今他求者放言實同。何其自同於枉狀殺人之
路粹而不自知哉。夫路粹爲此言以殺人。今他求者乃傳
此言以自殺而殺人也。蠹當故反。禰乃禮反。唐御注云。言

人有上三惡。豈唯不孝。乃是大亂之道。其言豈唯者未安
也。夫不孝所以大亂。非一致乎。邢疏云。言人不忠於君。不
法於聖。不愛於親。此皆爲不孝。乃是罪惡之極。故經以大
亂結之也。此邢知唐注之未安而救之矣。然辭猶未洽也。
今酌焉。

廣要道章第十二

述曰。邢疏云。首章言至德要道。於此申之。皆云廣也。故以
名章。要道先於至德者。謂以要道施化。化行而後德彰。亦
明道德相成。所以互爲先後也。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
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
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
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悌大計反亦作弟 治如字去聲非

親愛以親愛其親爲大。則親愛自此而施。非兼愛無差等
焉。蓋教民親愛莫善於孝也。禮祭義曰。立愛自親始。善事
兄長爲悌。謂禮順焉。禮順於人而長人之長。猶禮順其兄
而長吾之長。蓋教民禮順莫善於悌也。經曰。事兄悌。故順
可移於長。樂民所樂也。漢書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
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
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
於樂。言聖王統理天下。一之乎中和也。禮民所履也。爾雅
曰。履禮也。易之履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故曰。安上治

民莫善於禮。鄭氏說以論語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經前
言禮樂。而此倒敘禮者。以其連有申言禮之文也。禮獨申
言者。以禮節樂。作樂在行禮中也。經曰。導之以禮樂。而民
和睦。言和而敬。和也。以禮節樂故也。今獨申言曰。禮者敬
而已矣。蓋樂在禮中。不言而可該也。寡少也。衆多也。禮之
敬而悅者。操少御多。要約之道。其若此之謂也。孝經諸文
皆主孝而言。蓋事父孝者則事兄悌。故遂言悌。祭義之言
孝曰。禮者履此者也。樂自順此生。故言樂而終言禮。曲禮
曰。毋不敬。夫孝而敬其父者必敬其兄。故經曰。以敬事長
則順。孝而敬其父者必敬其君。故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
而敬同。皆一以貫之也。差初宜反 長丁丈反 函音含 好去聲 惡烏路反 舍上聲 亡古通無

述曰孟子云墨氏兼愛是無父也故墨者夷之曰愛無差
等其蔽也其曰施由親始則其蔽之未甚而猶知此爾孟
子告子篇云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今注文酌焉引漢
書者地理志文儀禮鄉飲酒禮燕禮諸篇皆有言樂者樂
在禮中也樂記稱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
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又云其感人深其移風易
俗故先王著其教焉說文云寡少也釋詁云多衆也今轉
注焉操少御多算術之要故資而用之孟子云仁之實事
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遂云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樂之
實樂斯二者蓋其爲文與孝經例同邢疏云言君欲教民
親於君而愛之者莫善於身自行孝也君能行孝則民效

之皆親愛其君邢言親愛者於義未備也且君欲若斯而
乃行孝乎唐御注云敬者禮之本也邢疏云此依鄭注也
今不出之者嫌此參錯乎經文言德之本也漢書言此經
者亦云移其本而易其末今不錄焉莫善於悌釋文從鄭
本悌作弟而云本亦作悌司馬注謂將明孝而先言禮者
非也今詳答問或曰治民之治讀平聲與政治之治不同
此未可執也六書之義古不以四聲異也其異者自齊梁
間始也釋文承其後矣大學一篇今所謂八條目者音讀
不同惟治國國治爾奚所取乎

廣至德章第十三

述曰說見上章邢疏云首章標至德之目此章廣至德之
義其言標目者非也首章總言大略豈標目已乎邢於上
章疏云首章略言至德要道而未詳亦非也謂總言大略
則可謂略而未詳則不可蓋諸章之義實蘊乎首章中而
待申也今宜辨焉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
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
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
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愷與凱同可亥反 悌之悌徒禮反音娣）

家至家家至也日見之日日見之也君子之教非有然也
此承上章禮之敬而言蓋君子教以孝者即教以悌自敬
父通之而敬兄焉君子教以孝者即教以臣自敬父通之

而敬君焉故經文惟統之曰君子之教以孝也詩大雅泂
酌之篇愷樂也悌易也言樂易君子教民以孝樂以強教
之易以說安之民之孝者敬君子如父母所謂以孝事君
則忠也是順民也所謂以順天下也孝爲至極之德順天
下而順民其大有如此者至德所以即爲要道也孰誰也
非至德其誰能乎反言以贊美之也（泂音迥樂音落易以智反說音悅）

述曰詩毛傳有以重文釋之者若柏舟傳釋汎爲汎汎重
文也今釋家至而日見之其例也禮祭義云祀乎明堂所
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
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邢疏稱焉惟孝經當主乎孝
而通弟與臣之義也食讀若飼更讀平聲大讀若太禮文

王世子鄭注云。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
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孔疏引蔡邕說以更爲叟。
叟老稱。又以三老爲三人。五更爲五人。與鄭不同。釋文。愷
悌又作豈弟。蓋與毛詩同。釋詁云。愷樂也。弟易也。愷與凱
通。禮表記引詩泂酌此文而釋之者。則云。凱以強教之。弟
以說安之。詩毛傳用其文。凱代以樂。弟代以易。今從毛傳
焉。表記鄭注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謂其尊親己如父母。
是也。蓋詩有斷章之義。詩言君子爲民之父母。孝經引之。
則言民以君子爲父母也。唐注。司馬注。范注。皆以詩本義
釋之。則於孝經上下文不叶焉。今詳答問詩魯頌云。載色
載笑。匪怒伊教。此所謂愷樂也。強教者。誨人不倦也。中庸

云。寬柔以教。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然則君子中和而強
教者。尤足歌矣。禮疏云。使人樂仰自強。此自受教者言。何
以貫詩君子之爲文耶。詩疏自教者言是也。特未詳爾。易
繫辭傳云。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
此其說安所由也。執誰釋詁文。

廣揚名章第十四

述曰。邢疏云。首章言揚名之義。於此廣之。故以名章。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
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悌大計反。長丁丈反。治行皆去聲。

經曰。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此忠順可移之故也。

論語曰。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歟。經曰。治家者不敢失於
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蓋家事有
然。官事亦有然。此治可移之故也。左傳稱范會光輔五君
者曰。夫子之家事治。其家事無猜。若是而言君子。惟立身
行道。則在其家之內能成德行。而後世顯名由是以立。豈
其爲當世虛名者乎○或曰。今讀孝經而有疑焉。大學曰。
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
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與悌通。孝經言孝言悌。而不言
慈。其諫諍章言慈者。慈於親也。如孟子稱孝子慈孫。慈節
孝也。論語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孝經言
悌。而不言友。此其義何也。蓋孝經者。專與人子言孝者也。

瞽瞍不慈。舜以孝事之而厎豫。是能以子之孝成父之慈
也。彼子不孝者。豈不曰父不慈乎。禮坊記云。父母在。言孝
不言慈。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此其愼也。
爾雅曰。善兄弟爲友。孝經言弟。善於兄而不及兄善於弟。
猶其言子慈於親。而不及親慈於子也。亦坊也。彼弟不悌
者。豈不曰兄不友乎。若夫治家而家理者。必無失於子矣。
亦必無失於弟矣。無失於子。慈也。無失於弟。友也。事親者
得子弟之懽心以事其親。是事親者之慈之友。皆事親者
之孝也。純乎其爲孝經也。猜七才反。厎音旨。坊古通防。

述曰。語云。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此恆言也。卽經義也。禮
祭統云。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悌從邢

木釋文弟亦作悌蓋從鄭本作弟也論語孝悌從皇本王制云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孟子云徐行後長者謂之弟蓋禮順也曲禮云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皆其義也而長官之以爵不以年者其禮順義同邢疏云先儒以爲居家理下闕一故字御注加之今攷釋文云讀居家理故治絕句釋文何以於此先有故字乎唐御注云君子所居則化故可移於官也邢疏云此依鄭注也鄭注有故字則當因經文所有焉釋文是從鄭本者惟經有故字則必讀曰居家理安有讀居家理故治絕句乎或曰釋文從鄭本御注本與釋文同惟釋文又存異本無故字乃云讀居家理治絕句蓋釋文譌脫或後人損益之者

有矣若宋開寶中改尚書釋文今當攷焉孝經釋文每云自某至某本今無此校者語也非原本也先儒說其未察歟學記云官先事今酌焉引左傳者昭二十年文杜注云家無猜疑之事是也論語包注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此漢讀也僞古文尚書君陳云惟孝友于兄弟則僞者誤讀而竄之爾詳論語述疏爲政篇司馬注据僞君陳說焉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云其橋大人也常以皓皓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其所謂行成於內者歟尚書大傳云橋者父道也此以橋木喻焉今詳答問

諫諍章第十五

述曰邢疏云此述諫諍之事故以名章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夫音扶

若夫者約及之辭慈謂愛之發於用者內則云慈以旨甘經上文言愛親則該慈而言也恭謂敬之發於貌者鴻範云貌曰恭經上文言敬親則該恭而言也安親揚名皆上文所言者命告也禮曰事親有隱而無犯故曾子疑於從令而問焉

述曰曲禮孟子諸經有若夫之辭皆約略以及焉邢疏引劉瓛說夫猶凡也非也邢疏引劉炫說慈爲愛體恭爲敬貌其言體者未洽也今因而脩之內則云慈以旨甘劉說稱焉又稱禮喪服四制云高宗慈良於喪莊子云事親則

孝慈皆以明慈爲愛親也齊語所以言慈孝於父母也說文云慈愛也今据內則說是慈有所以者明其爲愛之發於用者也釋詁云恭敬也鴻範於貌而言恭明其爲敬之發於貌者也命告釋詁義也引禮者檀弓文

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與平聲爭皆去聲焉於虔反

是何言與再言之者邢氏謂明其深不可也爭諫也爭臣

七人者若四輔三公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蓋昔者有焉。范氏稱虞書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以上智之性而戒之如此。范氏知虞時爭臣之風矣。爭臣五人者若二史友三卿父也。周書酒誥曰。大史友內史友。又曰。圻父農父宏父。蓋圻父司馬也。農父司徒也。宏父司空也。父猶甫也。交之曰友。尊之曰父。當有爭也。爭臣三人者若室老宗老側室也。禮稱家臣曰室老。國語稱家之宗臣曰宗老。左傳稱衆子之官曰側室。皆大夫之佐也。古制。人皆可諫。此經則舉要以言之也。唐玄宗曰。降殺以兩。尊卑之差也。言雖無道。爲有直臣。終不至失天下國家。是也。爭友者切直之友也。司馬氏謂士無臣。故以友爭也。

令善也。邢氏曰。益者三友。言受忠告。則其身不離遠於善名。是也。爭子者幾諫之子也。父失而有諫。則其身不自陷於不義。司馬氏謂通上下而言之也。邢氏曰。內則云。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言須諫之以免陷也。是也。今推其故而言之。子於父。臣於君。當不義而不爭。斯失其爲孝子忠臣之道。而從令非孝又可明矣。○曲禮曰。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此孝子忠臣爭之以自行其道也。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其曰中於事君。以此見或去位者爭之而有犯矣。蓋逃去也。去之者忠臣事君之道也。立身宜然也。夫不顯諫者且去之。況直諫者邪。今而謂孝子幾諫者必不顯諫也。何哉。事親者孝子終身之事。其道豈不惟幾諫以爭之哉。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號泣者由天性動之也。丞與承同傲五到反父方武反大史之大音太圻與畿同殺去聲差楚宜反爲有之爲去聲告古沃反幾平聲號平聲

述曰。說文云。諍止也。謂諫止焉。爭猶諍也。則諫也。白虎通引爭臣作諍臣。引記曰者禮文王世子文。攷諸邢疏。蓋鄭注及先儒所傳並引記四輔三公以充七人之數。此舊說也。今因而脩之。大戴禮保傅篇云。明堂之位。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順。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道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者也。常立于左。是大公也。

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于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蓋周書洛誥所以言亂爲四輔也。尚書大傳言四鄰者。略同。釋文出鄭孝經注云。左輔。右弼。前疑。後丞。鄭据大傳焉。保傅篇云。昔者周成王幼在襁緥之中。召公爲大保。周公爲大傅。大公爲大師。保保其身體。傅傅其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鄭志引書周官亡篇之逸文曰。立大師大傅大保。茲爲三公。此其序也。引虞書者皋陶謨文。周書酒誥云。大史友內史友。蓋君謂臣爲友。求益也。友者明其誼當

有爭也酒誥云圻父農父宏父蓋父與甫通尊稱也父者明其尊當有爭也蔡傳云圻父司馬也主封圻農父司徒也主農宏父司空也主廓地居民是也此諸侯三卿也周書梓材曰司徒司馬司空其序與酒誥異者酒誥爲武王誥康叔嚴酒戒之辭康叔以諸侯之長而監諸侯故先司馬焉梓材先司徒則序三卿之常也今以周禮稱周官者攷之大史掌建邦之六典此卽大宰所稱治典敎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蓋八枋者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也而諸侯之官可推矣周書於大史內史特以友稱焉斯其所爭者大也攷諸邢疏蓋王肅指三卿內史外史以充五人之數惟外史掌書志而已非爭臣職

也今酌而易之攷諸邢疏蓋孔傳指家相室老側室以充三人之數室老當作宗老從盧氏校本可也今別而擇之孔傳雖僞然不以人廢言亦舊說所存也禮檀弓疏云室老家之長相是大夫之家貴者然則室老卽家相也曲禮云士不名家相斯大夫有家相可知矣魯語云饗其宗老此爲大夫文伯之謀也楚語云召其宗老而屬之此大夫屈到所屬也韋注云家臣曰老宗老謂宗人也又云宗人宗臣也蓋宗老則異於室老焉若所謂大夫有貳宗也隱二年左傳云卿置側室杜注云側室衆子也得立此官襄十四年左傳云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以相輔佐也

過則匡之失則革之今當攷焉蓋舉要以言之固若斯矣其傳下文又云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遂稱夏書曰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斯其言人皆可諫者皆古制也襄二十六年左傳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釋訓云丁丁嚶嚶相切直也此釋詩伐木求朋友之義也論語所謂朋友切切也故四輔之右弼亦以切直稱焉論語云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又云忠告而善道之蓋告友也爭子之義五孝皆通無上下之異矣論語云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包注云幾者微也其義與內則同斷丁亂反相義讀相去聲家相同大公讀大若太大保大傅大師大史大宰皆同佚與逸

通朝讀若潮洛誥說云亂治也此反訓也邇居丈反繇讀若保監讀平聲枋與柄通予奪之予讀若與屬讀若燭貳副也丁陟耕反嚶於耕反經曰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釋文從鄭本無其字謂其衍字耳非也今從邢本答問詳焉經曰則身不離於令名釋文無不字實脫焉故釋文讀力智反與諸侯章不離同

感應章第十六

述曰今本感應章釋文從鄭本同石臺本唐石經作應感章邢疏云此言應感之事故以名章蓋邢因元疏而未改歟此異同非要者亦志之以示傳經之愼焉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

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
有先也言有兄也長丁丈反
此以生則親安之者言也而既沒者亦可該焉邢氏曰皆
者明王與先王為一也言先王示及遠也言明王示聖明
也明王事父能孝故事天能明天之道易云乾為天為父
是事父通於事天也事母能孝故事地能察地之理易云
坤為地為母是事母通於事地也是也明王由孝順而悌
順凡於長者皆自敬之以幼者之禮長幼能順故天下人
亦上得下順而皆治是禮順通於上下也天地而皆曰神
明者天神為神地祇亦為神以其皆彰也周官大司樂曰
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記曰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若此者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漢高帝
即位有父太公而未即尊曰太上皇則不知雖天子必有
尊也有兄郃陽侯仲而季曰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則
不知雖天子必有先也昔之天子如舜者有父瞽瞍孟子
稱之曰為天子父尊之至也舜無同父之兄而皋陶謨言
於舜曰惇敘九族則敘先其兄也今推其故而言之雖天
子為天下之尊而必有尊也皆言曰天子有父也雖天子
為天下之先而必有先也皆言曰天子有兄也明乎天下
人感天子順父兄者亦上得下順而皆治矣○中庸言達
孝者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此以見明王之孝通於
天地也明王所以能為天子也其言社不言后土者省文

也武王即位其父文王既沒而宗祀於明堂其母文母列
乎伐紂時十亂者當生事之於克殷即位時也此經所謂
父兄者自一本而九族也唐玄宗曰禮君燕族人與父兄
齒也祇音其圜與圓同郃音合
述曰中庸言天下至聖者必先之曰聰明謂明王也引易
者說卦文明天之道察地之理用易繫辭傳文也周官大
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此三者不同稱也示
與祇通周官大司樂云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
八變則地示皆出蓋方丘北郊也而圜丘南郊則分祭焉
社祭地非北郊也后土為社皆祭地也引記者禮記郊特
牲文引漢帝父兄者見漢書高帝紀某者史諱高帝名也

高帝名邦字季所謂劉季也瞽瞍詳首章釋詁云惇厚也
禮祭義云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
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不改
所以領天下國家也此記祭義者自為之說非如其篇中
所傳孔門之言也今攷成二年左傳云四王之王也樹德
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注云四
王禹湯文武五伯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
文是也荀子引仲虺之誥云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
霸故論語云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此以其功言
也而要不能無罪故孟子稱桓公曰不勞而霸與湯之不
勞而王為達稱而孟子又云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記

者之失不在於言覇而在於不傳孝經之言夫父也兄也何爲而分屬之天子諸侯也天子不有兄乎諸侯不有父乎安可不傳孝經而自爲之說乎然孝經之言釋者皆知其申言長幼順也而不知其幷申言上下治也故經曰天地明察神明彰矣釋者知其申上文而得其文勢矣至於此言父兄者皆釋其文而無以明其文勢所屬爲何如今因記祭義者之失而校之乃明孝經於此有言之爲文是天下人之言也其爲上下治可知也則文勢躍如也其曰必有先也此無雖天子之文蓋崇上而省文爾論語云武王曰予有亂十人釋文云本或作亂臣十人非釋詁云亂治也今謂有治才也詳論語述疏泰伯篇唐玄宗注云父

謂諸父兄謂諸兄蓋其說以此節事父母者卽下文宗廟之事是司馬注所謂繼世居長也故不及一本父兄焉如其說則經何以該昔者明王之事乎且何以垂教萬世乎今詳答問禮文王世子云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唐注据焉邢疏申之云以尊卑爲列齒於父兄之下也彰釋文從鄭本作章蓋義同今可無訓也之王讀王去聲而王同廸許偉反

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愼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行如字平聲悌大計反服古音逼

此以祭則鬼享之者言也宗廟致散者自祖宗之祭以反子孫之序皆極其敬也蓋不忘親也中庸曰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又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禮大傳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記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脩身愼行者立身行道而愼之也天子章所謂不敢惡慢於人也祭義曰父母旣沒愼行其身而必曰思終身弗辱也宗廟而能曰鬼神者人鬼亦爲神以其能著也詩曰神具醉止其先曰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若此者宗廟致敬鬼神著矣明王由孝順而悌順脩身愼行而成孝悌之至德則通於天地之神明刑于四海而有光其德無所不感通矣所謂以順天下也安有辱先乎孝悌之至通於

神明此顧上節而言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引此以結上文無所不通之意自從也所來從四方也司馬氏曰四方之人無有思爲不服者言皆服也〇大學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故孝經於此將終者言天子之孝脩身愼行以至德立四方之極斯天子而下可不再言而明也庶人之孝曰謹身皆脩身愼行也穆音目冠去聲取音娶

述曰中庸朱注云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蓋敬宗所由也引記者禮記文王世子文廟制高曾祖禰父廟曰禰近也祖廟未毀謂同高祖焉五世則親盡矣曾讀若增曾重也重讀平聲禰乃禮反冠成人加冠也

上冠讀去聲。下冠如字。平聲。取與娶通。鄭注云。赴告於君也。經曰。脩身愼行。釋文。行無音。蓋讀如字。卽立身行道之行也。故祭義云。愼行其身。唐玄宗注云。天子雖無上於天下。猶脩持其身。謹愼其行。此曰雖曰猶。何其言之失乎。何其不知惟無上當愼脩乎。何邢疏不匡之乎。引詩者。楚茨文。鄭箋云。具皆也。毛傳云。保安也。格來也。詩小明毛傳云。介大也。司馬注云。通於神明者。鬼神歆其祀而致其福。此謂神明於鬼神矣。其於此經顧上節而言者未察也。邢本經文。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石臺本作光於。今攷釋詁云。于於也。左傳每參用之。此不必改從一例也。釋詁云。由從自也。詩文王有聲鄭箋云。自由也。邢疏云。自從也。皆轉注焉。

今依邢疏者。以首章有所由生之由。故欲別之爾。詩古音。服蒲北反。詩序云。聲成文謂之音。讀詩者。如不知古音。則無以知其文也。

事君章第十七

述曰。邢疏云。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前章言明王之德應感之美。天下從化。無思不服。此孝子在朝事君之時也。故以名章。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遐音瑕

此稱上者。謂君也。韋氏曰。進見於君則思盡忠節。唐玄宗曰。君有過失則思補益。是也。大雅曰。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今旣退亦思及焉。司馬氏曰。將助也。上有美則助順而成之。唐玄宗曰。匡正也。救止也。君有惡則正而止之。是也。書稱舜戒禹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斯匡救者歟。今推其故而言之。君上有臣下事之如此。上無所蔽。下無所私。易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其能相親之故可明也。詩小雅隰桑之篇。引此以明君子事上之義。唐玄宗曰。遐遠也。臣心愛君。雖離左右。不謂爲遠。愛君之志。恆藏心中。無日暫忘也。○董子有言。詩無達詁。司馬氏曰。遐遠也。言臣心愛君。不以君疏遠己而忘其忠。此遠之詁義有不同。而忠臣之心亦白矣。袞古本反。甫方武反。弼頻入聲。隰音習

述曰。韋氏者。昭也。晉以諱改曰曜。三國志吳書有傳。論語云。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此忠節也。釋文出鄭注云。進思盡忠。死君之難。蓋其說同。難讀去聲。邢疏稱韋昭云。退居私室。則思補其身過。此舊注也。禮少儀云。朝廷曰退。詩羔羊云。退食自公。魯語云。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是思自補也。宣十二年左傳云。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此士貞子言於晉侯。而赦其死焉。林父方敗於楚而請死也。邢疏皆引諸文以釋舊注矣。於是乎申唐御注而明之曰。今云君有過則思補益。出制旨也。遂引詩大雅烝民篇。言仲山甫者。以言之。蓋貴乎唐天子知善補過之義也。毛傳云。有袞冕者。君之上

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鄭箋云。袞職者。不敢斥王之言也。王之職有闕。輒能補之者。仲山甫也。今攷易繫辭傳云。无咎者。善補過也。毛傳貢焉。左傳疏引孝經孔傳云。進見於君。則必竭其忠貞。退思其事。獻可替否。以補王過。孔疏申之云。以補君愆。今可攷也。此舊注以補君過釋之者。蓋與舊注以補身過之說相持久矣。而制旨則決之爲君過焉。詩商頌箋云。將猶扶助也。匡。正。釋詁文。論語馬注云。救猶止也。引書者。皐陶謨文。論語說云。違者背道也。釋詁。弼輔。義同。背道則直言以弼輔之。蓋弼者以正弓之器而爲名也。史記說之云。予卽辟。汝匡拂。辟讀若僻。弼與拂通。蓋匡拂所以救之也。引易者。泰象傳文。司馬注言上下相

親者。今詳答問。遐。遠。釋詁文。邢疏云。檀弓說事君之禮。左右就養有方。則事君有常在左右之義也。若周公出征。召公聽訟於甘棠之下。是離左右也。董子說見春秋繁露。達謂一例通之也。詩隰桑異義。今詳答問。魯語注云。習。習也。邢疏引魯語士朝而受業。今本無而字。

喪親章第十八

述曰。邢疏云。喪。亡也。失也。父母之喪謂之喪親。言孝子亡失其親也。故以名章。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慼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喪如字。平聲。偯於豈反。樂如字。不樂之樂。音落。慼七歷反。毀於詭反）

哭不偯者。哭無常聲。不曲以從容也。禮曰。大功之喪。三曲而偯。鄭氏云。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聲餘從容也。今三年之喪。則哭不若是焉。禮無容者。喪親之禮無容貌也。禮曰。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言不文者。喪事之言不文也。喪大記曰。非喪事不言。則言必喪事。哀而不文矣。服美不安者。三日成服。衰麻而服三年喪也。聞樂不樂者。其哀心感也。禮曰。居喪不言樂。旨。美也。食旨不甘者。其哀發於飲食也。哀慼謂其哀則慼然以痛也。情者。性之發也。自哭不偯以下。孝子如此。皆其哀則慼然以痛之情也。禮。三日而殯。旣殯食粥。如過三日不食。則以死傷生矣。三日而食。教

民節哀順變而無使過焉。禮曰。毀不危身。爲無後也。孝子雖哀毀。而不以死滅天地生人之性。此聖人教民所行之政也。禮。三年之喪。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此三年之喪不得過。示民以有終之節也。司馬氏曰。孝子有終身之憂。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聖人爲之立中制節。以爲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以三年爲天下之通喪也。○經曰教民。曰示民。皆聖人在天子位。而以身教之示之者也。故此　節約喪禮之要。統貴賤而言之。中庸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皆於孝經此文有會焉。（從七容反。稽音啟。顙桑上聲。衰七雷反。殯賓去聲。爲無後讀爲去聲。朞音）

基禫覃上聲齊
音咨飦諸延反

述曰釋文云偯說文作悠云痛聲也禮雜記云童子哭不偯今喪親雖非童子亦然也雜記云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鄭禮注云所謂哭不偯是也曾申曾子之子也引三曲者禮閒傳文其傳酌喪服之閒也閒傳云小功緦麻容貌可也然則喪親之禮無容貌也釋文出鄭注云不爲趨翔也此鄭釋無容蓋舉隅云爾翔者行而張拱也引稽顙者禮問喪文禮說云顙額也稽顙者頭觸地稽留也唐御注云觸地無容而不云稽顙將觸地何爲乎此欲節之失也士喪禮云非喪事不言此士禮也而喪大記有此文則統君而稱

焉禮喪服四制云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此記禮者不察於孝經矣經曰孝子之喪親也言不文此以孝子而該之豈別君臣上下者邪自天子至於庶人皆然也攷諸周書成王之喪則元子釗聞顧命而有言矣顧命者喪事所宜言也若夫滕定公薨世子使然友問喪禮於孟子焉其往復皆世子有言也如滕世子不言何以盡大事乎豈皆禮所謂不言而事行乎蓋所謂不言而事行者以喪事備具可不言也非以喪事不可言也所謂三年之喪君不言者不言政事也故論語因高宗而概之曰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聽政也邪疏不辯焉諒闇皆讀平聲儀

禮喪服爲父斬衰爲母齊衰後世之制則淆矣士喪禮云三日成服謂親死之三日也衰與縗通齊讀若咨樂記言其哀心感者非謂喪也今孝子之感則爲喪之哀矣引居喪者曲禮文旨美也詩谷風毛傳義也禮閒傳云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皆哀之發也禮檀弓云喪三日而殯又云葬日虞其制也疏食讀食若飼邢疏引韋昭說書顧命成王既崩康王冕服卽位既事畢反喪服據此則天子諸侯定位初喪是皆服美故宜不安也曲禮云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是有食旨故宜不甘也由今攷之喪大記云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如韋說當備引焉然論語稱孔子謂宰我曰

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禮豈有之乎天子之喪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安所得天子聞樂不樂之實事乎蓋亦汎言之爾君食之父之友食之讀食若飼辟與避通禮三年問云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是其哀則慼然以痛也稱讀去聲禮問喪云親始死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此於三日內言飲食之者蓋三日不食則人生羸弱者或不能勝故鄰里於此通禮之變焉詩谷風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將謂此歟乾讀若干飲食皆讀去聲勝讀若不勝喪之勝禮檀弓云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

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禮說云。此曾子自述喪親時事。而子思事師無隱。則以正對焉。故檀弓云。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成與感通。引不危者。禮檀弓文。喪大記云。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非以其無後歟。曲禮云。居喪之禮。毀瘠不形。又云。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蓋滅性故也。經云。天地之性。人為貴。其慈於親而孝者。其天性也。今以毀死焉。乃比於不慈不孝。是反滅其天地生人之性也。其辯司馬注言滅性者。今詳答問。曲禮鄭注云。形謂骨見。禮孔疏云。骨為人形之主。故謂骨為形也。勝讀平聲。檀弓云。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薑桂之謂也。其斯將不毀甚乎。引中月者。士虞禮文。喪服說云。朞周年也。鄭注云。中猶閒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閒一月。自喪至中。凡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其辯王肅難鄭者。詳論語述疏陽貨篇宰我問喪章。司馬注據禮三年問而言也。喪服四制云。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唐御注依鄭注以賢不肖言之。其於禮叶矣。而於孝經未叶焉。經自孝子言之。惟曰喪不過三年。無言不及也。此經非人人之善言也。夫言孝子之哀而貴之。則甚[illegible]孝子者曾自[illegible]矣。豈惟為曾子賢者告之。當如是乎。司馬注[illegible]也。跂與企通。

為之棺椁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慼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椁音郭。衾如字。簠音甫。簋音軌。擗音闢。踊音勇。措七故反。享音饗。

棺之為言完也。完於內也。椁之為言廓也。廓於外也。衣者襲與小斂大斂之衣也。衾單被也。或覆焉。或薦焉。鄭氏謂單被可以亢尸而起也。舉之者。納於棺中也。方曰簠。圓曰簋。祭器也。唐玄宗曰。陳奠素器而不見親。故哀感也。司馬氏曰。謂朝夕奠之是也。擗拊心也。憂感心結。則拊之也。踊躍也。如孺子有求不得。則大號而躍也。哭泣者。哭失聲而氣竭以泣也。送之者。在及至葬。祖奠時也。柩車既載而祖奠。猶生人將行而祖餞。以祖為行之始也。孝子送之以至葬所。哀何如也。宅者。葬位所居也。兆塋域也。措置也。禮雜記曰。大夫卜宅。其命卜無爾而命筮。當同。士喪禮曰。筮宅命曰。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蓋安置之也。鬼享者。周官大宗伯所稱人鬼之禮也。周官大司樂曰。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蓋其餘可類明也。司馬氏曰。送形而往。迎精而反。立主以存其神。三年喪畢。遷祭於廟。始以鬼禮事之也。又曰。言春秋。則苞四時矣。孝子感時之變而思親。故皆有祭祀焉。○此一節列喪禮之類。隨尊卑而可言之。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分所當得。力所可行者存乎其中。孟子曰。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故曰。然後盡於人心。斯孝子之心也。覆浮去聲。亢苦浪反。拊音撫。躍音藥。號平聲。餞慈演

反度罷反 分去聲
述曰釋棺槨者酌白虎通說也易繫辭傳云古之葬者厚
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
以棺槨禮檀弓云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槨周
人牆置翣邢疏及焉孟子云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
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今可孜也衣讀去聲无與無通
堲讀若即土墼也翣所甲反棺飾如牆又設羽翣稱讀去
聲釋衣者據喪禮之次序也浴尸竟而襲以衣曰襲釋衾
者酌喪大記注也鄭義見釋文釋簠簋者本周官舍人鄭
注也禮檀弓云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擗與辟
通詩柏舟云寤辟有摽毛傳云辟拊心也摽拊心貌是也

蓋詩人憂心寤而不寐拊心摽然以是觀之則喪親者憂
慼而擗可知矣摽符小反禮說云跳躍爲踊是也詩國風
有踊躍之稱檀弓云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
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
其是也夫蓋有子見孺子慕者大號而躍始知喪禮之踊
是其情在於斯固不可去者蓋自見其刺禮之過焉故子
游告之以人情所發者則云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
節斯斯之謂禮蓋孝子之踊即孺子之慕也戚猶感也禮
疏謂有子欲去此踊節者誤矣有子言喪之踊爾豈嘗言
踊節乎言踊節者子游明禮以告之也由是而有子明禮
焉論語稱其言曰禮之用和爲貴夫踊者禮之用也而因

乎孺子之慕而爲之則和也刺七賜反唐玄宗注云男踊
女擗於文未析也邢疏以爲互文曲爲之說爾禮問喪有
婦人爵踊之文鄭注云爵踊足不絕地釋者曰爵者雀也
士喪禮言丈夫踊婦人踊者不一矣若柏舟詩人固丈夫
辟也子游統言人者豈不曰辟斯踊矣乎或曰後世孝子
哭泣猶然也而擗踊非鮮邪何也此去古已遠而人不習
見也夫聖人制禮有精意焉擗踊以盡其哀之情而即以
散其哀之氣則孝子不以不勝喪爲慮也後世言禮者其
知斯乎說文云哭哀聲也泣無聲出涕也唐玄宗注云祖
載送之令備其說欲易明爾士喪禮既夕禮言柩車及至
葬者既云乃載遂云乃祖鄭既夕注云將行而飲酒曰祖

祖始也唐玄宗注云宅墓穴也司馬注易之云宅家穴也
此據詩黃鳥鄭箋釋臨其穴也惟宅之爲文則沒焉釋言
云宅居也士喪禮注云宅葬居也今酌焉周官冢人掌公
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
右其後又云蹕墓域蓋兆者墓域也釋文出鄭注云兆卦
也此據周官大卜掌三兆也今孜士喪禮鄭注云兆域也
基始也兆域之始遂引孝經此文則以爲兆域焉今當從
之卦兆之說於文未洽也措釋文從鄭本作厝蓋義同措
置說文義也禮問喪云惻怛之心疾痛之意故曰辟踊哭
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釋文廟亦作庿祭法
云王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

廟庶人無廟王制云庶人祭於寢邢疏云春秋祭祀兼庶
人也適讀若嫡禮說云宗尊也廟貌也釋文享又作饗蓋
義同唐玄宗注云立廟祔祖之後則以鬼禮享之此言祔
者失其義矣邢疏亦未攷焉僖三十三年左傳云凡君薨
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夫特祀於主
者在寢祀之也孝子三年之喪不忍死其親故特祀於主
焉非以鬼禮享之也司馬注易之舊矣詩天保毛傳云春
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言祭祀也中庸云春秋脩其
祖廟不言冬夏者省文也猶魯史四時具而亦稱春秋焉
孝經例同禮祭義言所思者蓋於春露秋霜而言君子履
之之感也尙書說苞與包通孟子有及至葬之文司馬注

立主上有爲之字此於經文未叶也今删焉

生事愛敬死事哀慼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生民者生人也統貴賤尊卑而言自天言之皆生民也詩
言后稷者曰厥初生民盡如中庸能盡其性之盡今謂盡
孝也孝之愛敬者德之本天性也蓋天生民之本也以生
事愛敬之常而遭死事之變其本天性者由愛敬發而爲
哀慼焉生事盡愛敬死事盡哀慼則生民之本盡矣以送
死之義承養生之義則死生之義備矣此孝子之終於立
身者雖未終而孝子之事親終矣此一節遠以結前諸章
之意而近以畢此一章之言〇論語引古之言曰所重民
食喪祭蓋王政所重也今於孝經而知所重焉經曰天地
之性人爲貴則莫重乎民也宜成其爲孝子之民也食以
盡孝子之養生喪以盡孝子之送死祭以盡孝子之思親
皆因民而重也即所以盡生民之本也養去聲

述曰唐御注於此章首節云生事已畢死事未見故發此
事邢疏云此依鄭注也謂上十七章說生事已畢其死事
經則未見非也今据經紀孝行章云喪則致其哀祭則致
其嚴豈死事未見乎商頌者商天子祭祀之詩也其詩曰
先民有作謂先王也蓋與詩歌生民者義同禮郊特牲云
天下無生而貴者也故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則生民之義
可推也人有恆言凡自盡其心者皆曰盡本心事親者誠

如斯言也生民之本盡矣其天性之言乎孟子云養生者
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蓋養生之事其常也
送死之事其變也故尤以爲大焉王氏應麟云此言事親
之終而孝子之心與天罔極未爲孝之終也曾子戰戰知
免而易簀得正猶在其後信乎終之之難也易簀見禮檀
弓孟子云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此論語敘王政者
惟所重民食喪祭也其義皆通於孝經矣王道養生讀餋
上聲與孝子養生讀不同

孝經集注述疏壹卷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

讀書堂答問目錄

孝經
孝經今文
孝經僞古文僞孔傳
孝經曾子門人所記非孔子作亦非曾子作
孝經鄭注
孝經唐宋疏
孝經引詩書
孝經分章而名
孝經刊誤朱子未定之書
孝經之立漢唐巨制

孝經譯國語
孝經議者激刺語
以上說全經以下說諸章
開宗明義章
天子章
諸侯章
卿大夫章
士章
庶人章
三才章
孝治章
聖治章
紀孝行章
五刑章
廣要道章
廣至德章
廣揚名章
諫諍章
感應章
事君章
喪親章
凡答問八十八條同爲壹卷

讀書堂答問

孝經

孝經今文 答問壹條

或問曰孝經其古歟答曰今文孝經古矣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呂氏春秋察微篇引孝經諸侯章此古之徵也其與左傳或同則古之公言而述之也昭十二年左傳云克己復禮仁也僖三十三年左傳云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今論語皆述之其例也皆古也今之古文孝經非古也僞也邢疏詳矣邢疏與隋志唐會要略同今文者今字也古文者古篆也

孝經僞古文僞孔傳 答問三條

梁應揚問曰或言孝經之僞者何也答曰僞古文經也僞孔安國傳也漢書藝文志云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悉得其書而志言安國獻之者惟古文尚書其後古文孝經則獻之由三老焉漢許沖爲其父愼獻說文而上書云愼文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謹撰具一篇并上今可攷也漢志云孝經古孔氏一篇班固自注云二十二章顏師古注引劉向云古文庶人章分爲二也曾子敢問章爲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漢志云孝經一篇自注云十八章又志云長孫氏說二篇江氏說一篇

翼氏說一篇后氏說一篇安昌侯說一篇故曰漢與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顏注引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由是言之孝經有孔氏古文而無孔氏古文說也非若今文傳諸家說矣邢疏引司馬貞議古文者猶謂安國作傳緣遭巫蠱未之行也何其不察於斯乎蓋司馬說由王肅僞家語後序蚤敷之也隋書經籍志云秦焚書孝經爲河閒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志言今文也卽司馬貞議稱漢河閒王所得顏芝本也隋志云古文孝經長有閨門章孔安國爲之傳又云安國之本亡於梁亂至隋祕書監王劭於京訪得孔傳送至河閒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講於人閒漸聞朝廷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諠諠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而祕府又先無其書此隋時古文孝經與孔傳同出而皆僞也自唐御注行僞孔傳久佚於五代以來矣迨乾隆時日本僞孔傳又隨市舶而至也此僞中之僞也彼國掌書記山井鼎猶自疑之今中國皆不售其僞矣而僞古文孝經則自司馬氏光用之至於朱子亦不去僞閨門章也論者以爲桓譚校本不存如唐本則古與今異者不過數十字爾其文異義同者多也奚必爭乎然此非所以尊經也既知其僞而兼用之豈明辯之義

乎。況其害義乎。說文引古文孝經曰。仲尼凥。蓋凥古居字。今曰仲尼閒居。多聞字。雖僞也。無傷也。庶人章分爲二。而加子曰在故自天子之上。則故之爲文礙矣。猶微也。僞古文云。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此僞者之淆禮制也。大戴禮本命篇云。女日及乎閨門之內。此禮內則所謂女子居內也。其所謂男子居外者。豈不在閨門之外邪。今僞者淆之矣。詳論語集注述疏子路篇。予適衛章共。王讀共若恭。長孫讀長丁丈反。處讀去聲。如漢書賈誼傳置諸安處之處。此統承上三句也。臣瓚云。諸家之說各不安處之。處讀上聲。文勢渙矣。唐御注釋續釋親生者。今酌而脩之。求其安處。詩艮耜云。以似以續。

續古之人。此續之夫者也。可斷章焉。蠱。讀若古。漢武帝時有巫蠱害太子之事。隋志云。古文長有閨門章。或譌作長孫有閨門章。通考引隋志誤同。長有。猶多有也。論語皇疏敘云。齊論長有問王知道二篇。其爲文同。炫。樊絹反。得喪讀喪去聲。誼與喧同。司馬貞議古文者。謂閨門爲近俗之語。此知其僞而議之。未得也。故無以正其僞。而後之君子反不疑矣。或曰。貞去閨門章。遂啟玄宗幸蜀之禍。非也。當時詔孔傳亦存。未嘗去也。且去僞奚不可乎。耜。詳里反。斷都管反。邢疏云。古文孝經孔傳本出孔氏壁中。語甚詳正。

此疏孔傳二字當在壁中句下。語字上。今本誤也。

尤。劉庚問曰。樂記云。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竊謂樂記爲漢河閒獻王共諸生等作。故其爲說有不如古禮內則之嚴者矣。若此文殆然也。惟猶不至如僞古文孝經於閨門之內而言臣妾之臣也。答曰。然。禮仲尼燕居云。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鄭注云。三族父子孫也。此謂三族和由閨門之內有禮故也。而豈及臣妾之臣乎。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云。使子猶使臣也。又云。忿怒其臣妾。亦猶用刑罰於萬民也。今僞者襲而竄之曰。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顧乃概言閨門之內邪。

張子沂問曰。邢疏謂孝經遭秦焚爲顏芝所藏。芝子貞始出之。長孫氏及張禹等所說皆十八章。及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二十二章。孔安國作傳。劉向校經籍。比量二本。

除其煩惑。以十八章爲定。如邢說。則劉向刪古文以從今文矣。是古文經本自劉向刪後亦如今文之十八章歟。答曰。此邢疏本隋書經籍志而大誤也。漢書藝文志云。孝經。古孔氏一篇。班固自注云。二十二章。顏師古注引劉向說同。蓋與漢志所敘今文孝經十八章判然矣。漢志敘今文孝經者。詳列諸家說若干篇。至於古文孝經則不言有某氏說也。又安有孔氏傳乎。班氏爲藝文志。皆本劉歆卒父向業者所奏之七略。然則向校孝經豈如隋志云乎。隋志云。孔安國之本亡於梁亂。以此知爲隋志者原不見古文經本也。實妄言爾。蓋隋志言經籍多誤者。

孝經曾子門人所記非孔子作亦非曾子作 答問壹條

或問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敘曾子者云孔子以爲能通
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或据此謂孝經曾子作何也答曰
非也其傳首云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則此言
孔子作孝經授之業知曾子能受業身通也邢疏引孝經
緯鉤命決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云孔子曰
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此緯言孔子作孝經矣與史記同傳
氏孝經序引緯云孔子曰欲觀我襃貶諸侯之志在春秋
崇人倫之行在孝經蓋邢引緯者節其文爾鄭氏信緯者
也邢疏引鄭六藝論云孔子以六藝不同故作孝經以總
會之邢疏謂鄭說實居講堂則與劉炫謂假曾子爲答問
者不同然皆謂孝經孔子作也今据經曰仲尼居曾子侍

蓋曾子門人之文甚明也禮記孔子閒居子夏侍仲尼燕
居子張子貢言游侍其下稱子曰不稱仲尼曰以論語例
之孔子稱子朋友稱字子貢亦稱孔子爲仲尼孝經非其
例也大戴禮王言篇云孔子閒居曾子侍其例也謂曾子
作孝經豈當自稱子乎謂孔子作豈當自稱字乎且爲子
曰之文而自稱子乎疏云古者謂師爲子故夫子以子自
稱是烏知聖人皆自謙而無自尊者邪孔子作易傳其傳
有子曰之文皆後人所加也猶所加彖曰象曰之文也今
以論語辯疏證焉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子曰賜也
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豈無夫子先自言之乎非假
也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豈待問乎非

假也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此五美問其一也夫子即以
五美悉告之豈必一問一荅乎皆非假也行讀去聲屬讀
若燭商子夏名商讀平聲貶方斂反女讀若汝識讀若
志與讀若歟錯讀若措易文言云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
也龍德而隱者也皆自爲問荅之辭其加子曰者非也論
語云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其例同易繫辭傳云善不積不
足以成名其上未加子曰之文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其中未加子曰之文此原
文也以此知其餘當一例也斷丁亂反

孝經鄭注 答問壹條

沈維松問曰孝經鄭注五代以來亡之久矣今若可不辯

焉惟釋文序錄云今用鄭注十八章本蓋唐御注本所因
也今且辯焉以知鄭注本可乎答曰此鄭康成注本也或
以爲康成適孫鄭小同注者非也禮郊特牲疏引王肅難
鄭者則稱孝經注云社后土也句龍爲后土鄭既云社后
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此足徵也蓋鄭說社是土神
句龍配爲之而王說句龍爲社故有此難焉昭二十九年
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又云后土爲社其言
爲者鄭王各異釋也此鄭康成孝經注爲王肅所難者唐
時議者未察之爾范蔚宗後漢書鄭玄傳稱所注有孝經
不誣也蓋蔚宗王父武子尊於鄭氏家法者也難讀去聲
句讀若鉤禮疏社后土也此從惠氏棟校宋本据上下文

校正之。阮氏元云。近日本國僞撰孝經鄭注一本。流入中
國。蓋道光時也。此猶昔者彼國之僞孝經孔傳也。若夫釋
文序錄云。檢孝經注與康成注五經不同。今猶有可攷者。
釋文出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又出注云。兆。卦也。字書
皆作垗。廣韻云。垗。葬地。蓋此出鄭注。以別異義焉。士喪禮
云。筮宅。冢人營之。又云。主人皆往兆南北面。鄭注云。兆。域
也。遂說以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禮賈疏云。此注兆
爲域。彼注兆爲吉兆。以其周禮大卜掌三兆。有玉兆瓦兆
原兆者。故鄭注兩解俱得。賈言鄭兩解者是矣。其言俱得
者。非也。鄭惟禮注釋兆得之。今當以易孝經注矣。其例如
鄭詩箋與鄭禮注有文同而義不同。蓋不得以其不同而
疑其非出鄭一人也。大。讀若太。

孝經唐宋疏答問四條

黃德鄰問曰。孝經正義三卷。此舊本也。唐玄宗御注。宋邢
昺疏。今注疏本惟題曰宋邢昺校。何也。答曰。唐會要云。開
元十年六月。上注孝經頒天下。天寶二年五月。上重注頒
天下。蓋以御注勒石於大學。所謂石臺孝經者是也。今在
陝西行省西安府學中。爲碑四焉。唐書元行沖傳稱玄宗
自注孝經。詔行沖爲疏。立於學官。當是時。注先再脩。疏旋
再脩。唐會要可攷也。宋會要云。咸平二年三月。命祭酒邢
昺等取元行沖疏約而脩之。四年九月以獻。崇文總目謂
其據元氏本而增損焉。今則無由識別矣。其挈銜下言奉
勅校定注疏。其序云。剪截元疏。旁引諸書。分義錯經。是其
校定也。今惟題曰宋邢昺校。其不曰校定者。後世采本之
失題也。宋史邢昺傳云。昺在東宮及內庭。侍上講孝經論
語。據傳疏敷引之外。多引時事爲喻。深被嘉獎。如宋史言。
蓋昺得鄭康成諸經注每言若今某事之意歟。或因此據
傳疏敷引云者。遂謂昺於孝經實未爲疏也。其惟校而已。
則講經云然。豈釋經云然。行讀去聲。勒讀校入聲。

或問曰。孝經序疏引禮祭統云。孝者畜也。畜養也。何如。答
曰。畜許又反。此古音也。讀若秀。釋文畜許六反。失之。蓋孝
與畜其義以其聲相近而生也。祭統云。孝者畜也。順於道
不逆於倫。是之謂畜。鄭注云。畜謂順於德教。蓋古義若斯

也。今疏不備引之。而乃云畜養也。將與論語說養犬馬同
譏。豈不徒滋惑乎。夫古音古義雖備引之。非今人所易知
也。今言孝者雖舍之。亦時不同爾。邢疏於孝經庶人章引
援神契云。庶人行孝曰畜。此孝經緯之妄也。祭統豈專言
庶人乎。互詳論語述疏子適衛章孟子畜君說。

梁脩爲問曰。孝經序疏用古何如。答曰。其用古有不詳其
書者。非疏體之宜也。莊子云。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
家語云。曾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其妻以藜烝不
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藜烝小物耳。吾欲使熟。而
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取妻。其子元請焉。告
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

吾庸知其得免於非乎。此莊子及家語。今疏用之而不詳其書。始學者未卽明也。黎烝。白虎通作黎蒸。今疏本作蔾蒸。取與要通。孝己讀己若紀。後漢書郅惲傳云。高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纖介。放逐孝子。今家語說同。吉甫詳論語述疏顏淵篇子張問明章。邢疏稱耘瓜者亦不稱說苑也。詳論語述疏子適衛章孟子舜在牀琴說。

伍蘭清問曰。孝經疏何爲乎其稱老子也。答曰。史記云。老子者姓李氏。名耳。字聃。蓋史遷不能知其姓也。則闕其姓而記其氏焉。唐李氏也。故尊老子而封之。於是乎諸經唐疏皆尊老子矣。孝經爲唐御注。元氏疏尤尊老子。其勢然也。邢氏脩其疏而於此不削之。亦不辯之。則過矣。蓋邢氏

或於老子之學。攷諸論語邢疏而知也。老子有道經德經。豈同孔子之經乎。史記云。尙書獨載堯以來。蓋孔子之道由斯也。老子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蓋老子言道者。自上古黃帝時言之。此漢治所以尙黃老而失之也。其言道德仁義云者。皆於孔子名同而實異焉。老子云。六親不和有孝慈。此矯激以爲言爾。韓文公之在唐也。作原道文而辯老子也。其言人所不敢言也。其於孔子則閑也。邢疏以禮運參老子者。辯詳論語述疏子適衛章。

聃讀若耽。

孝經引詩書　答問壹條

伍蘭清問曰。孝經引詩者十。引書者一。胡氏宏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而不疑所引書。何也。答曰。天子章引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夫一人者。天子也。則於書無疑矣。然如其說而例之。天子章所引書。亦豈經本文乎。由今攷之。不知其疑者何。惟今有可釋焉。經曰。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文法不得有所引於其閒矣。何疑庶人章獨無所引乎。后稷配天。以嚴父之孝而及其祖也。何疑其引詩遠言祖德乎。詩序曰。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廢興也。孝經諸章皆統稱詩。惟首章獨以大雅稱。蓋自敎而及政也。爲下文先發端也。何疑其雜引不倫乎。大學言平天下者。引詩師尹言之。以師尹相天子而平天下也。何疑孝經上言先王。而下引師

尹乎。詩有斷章之義。詩言君子爲民之父母。孝經引之。則言民以君子爲父母。所謂以孝事君則忠也。以上文言君子之敎以孝也。引詩之義。於詩本義亦相因也。又何疑其異義乎。且至德卽要道也。何疑於廣至德章引詩而廣要道章不引詩乎。論語云。興於詩。大學中庸表記緇衣亦引詩者多也。何疑孝經所引乎詩。戒戰兢。論語稱曾子引之矣。

孝經分章而名　答問壹條

或問曰。孝經分章而名。何也。答曰。漢書匡衡傳云。大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分章自漢時然矣。惟漢志敘分章之數。而無章名。其章名自何人爲之

則無聞焉。邢疏云。皇侃標其目而冠於章首。又云。今鄭注見章名。蓋邢據釋文用鄭注本也。斯章名不在鄭後歟。朱子本分章而刊去章名。從古本也。然孝經之學由小學而通大學焉。其所以益章名者。欲小學之易知也。今察其章名。於經亦無違也。則因之可也。

孝經刊誤朱子未定之書 答問壹條

梁應揚問曰。朱子著孝經刊誤。采今文古文而自成本焉。分為經一章。傳十四章。刪舊文二百二十三字。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何也。或謂刊誤乃朱子未定之書。然乎。答曰。然矣。此朱子未察古文之僞爾。此於僞古文閨門章之淆禮制也。猶未及刊之矣。其於孝經分經傳。非也。自庶人章而下。疊有曾子問辭。與首章為相應也。皆經之自申其義也。安見其下之為傳乎。元吳澄孝經定本從朱子例分經傳。而傳之次序不同。亦非也。惟吳本則察閨門章之僞。而附錄於後焉。猶未察其淆禮制也。今本當從今文。其義實無可刪焉。然或以朱子所疑於孝經者。謂朱子詆毀此書。已非一日。特不欲自居於改經。故刊誤自記則託之胡宏汪應辰爾。是何其深文而欲加之罪邪。夫學有所疑。質之前輩。非所謂託之也。朱子幼方就傅。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朱子上封事云。臣所讀者不過孝經語孟之書。朱子知南康時。說孝經庶人之孝以示其民。豈嘗詆毀者乎。夫朱子為刊誤而未為訓釋。則刊誤乃未

定之書可知也。彼執刊誤而為五六百年門戶之爭者。又奚為也。

孝經之立漢唐具制 答問二條

或問曰。孝經之立何如。答曰。漢制。孝經置博士。此孝文帝時也。其後以五經博士統之。凡通五經者皆兼孝經也。且令衞士皆習焉。蓋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舉無不由斯矣。唐制。舉明經。孝經列九經之首。皆具制也。

沈維松問曰。後漢書荀爽列傳云。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續漢書百官志云。司隸校尉。假佐二十五人。孝經師主監試經。蓋諸州以此制推矣。咸豐中。歲科試士府州縣。皆增孝經論。而主者視為具文。如之何而可也。答曰。其必須好古敎化如韓延壽者乎。漢書列傳云。韓延壽為東郡太守。好古敎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待用之。今知得韓延壽其人者而主試焉。其必有以孝經得士歟。假舉下反。翁今兼署。旱讀平聲。守讀去聲。騎其寄反。白一字句

也議定而更白之還讀若旋

孝經譯國語　答問壹條

馮春林問曰國語孝經何也答曰國語孝經一卷隋志著錄焉拓跋魏遷洛未通華語孝文帝命以國語譯之也斯其於孝經用夏變夷者乎魏拓跋氏也譯讀若亦拓讀若託

孝經議者激刺語　答問壹條

或問曰後漢書獨行傳云向栩少爲書生性卓詭不倫張角作亂栩上便宜頗譏刺左右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中常侍張讓讒栩不欲令國家命將出師疑與角同心欲爲内應收送黃門北寺獄

殺之其言讀孝經消河北賊者人皆笑其迂矣竊謂其似迂而實激也此卽以刺左右之非忠孝也此左右所以必殺之而後已也漢時衞士誦孝經故言遣將讀之爾意謂諸將違孝經也答曰此論存之可也獨行傳中人當有爲言之者栩虛呂反將讀去聲

以上說全經以下說諸章

開宗明義章　答問十條

或問曰孝經開宗明義章第一邢疏云此章總標諸章以次結之故爲第一冠諸章之首焉其言總標言結之者何也答曰當云首章總發諸章以次申之邢疏於廣至德章云首章標至德之目其未審歟夫首章總發而言其大略也非標目云爾冠讀去聲

伍蘭清問曰孝經云先王有至德要道其言先王也釋文引鄭云禹三王最先者又釋文云王謂文王也唐注云先代聖王執是歟答曰唐注是矣易繫辭傳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禮祭義云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斯豈謂三王而已乎故禮運記孔子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未有火化未有麻絲謂上古之世焉且稱先王矣夫孝原天性自生民以來不得以何王繫也經稱宗祀文王亦不得繫此言也王天下讀王去聲

黃煒羣問曰孝經首章云以順天下此虛引乎孝之辭七章云以順天下此實指乎孝之辭唐玄宗云能順天下人

心司馬氏云非先王強以敎民故曰以順天下范氏云因民之性而順之皆首章之注而其注之上文皆實指乎孝而言其文雖失經之虛引體歟亦欲學者易明爾惟其義備乎答曰如注云天下原自順者以此順之天下或不順者亦以此順之而順故曰以順天下若斯則其義備矣蓋孝經者導善而救亂之書也孟子言舜之順親爲大孝者則曰瞽瞍厎豫而天下化言皆順也此導善也天下原自順者性善也易傳云將以順性命之理孝經亦然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父子之道天性也今順其理焉論語稱有子言人之孝必不亂者則曰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言不順者亦順也此救亂也天下或不順者習於不善而亂也

經曰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聖人其有憂乎強讀上聲瞽瞍舜父蓋以無目而名厎讀若旨致也豫悅樂也易彖傳云豫順以動其象也范氏云民用和睦上下無怨順之至也其義是矣其文於經言至者偏出焉

伍蘭清問曰孝經首章司馬注云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故曰至德可以治天下通神明故曰要道范注至德同其異者則云治天下之道莫先於孝故曰要道竊以為范注優矣何如答曰其義則皆然其文皆未叶於經文蓋孔子自言而自明之此注不當別為文也今於經下文有酌焉謹案夫孝德之本也明乎孝為至德焉教之所由生也明乎孝為要道焉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中庸曰脩

道之謂教蓋注文宜若斯矣邢疏云至美之德要約之道如曰至極之德則洽也其疏言夫子釋之者云夫孝德之本也釋先王有至德要道教之所由生也釋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如疏之分屬者亦於經文未叶矣是未察此至德要道既明則順民之效可知也釋文引鄭云至德孝悌也要道禮樂也鄭据經下文廣要道章廣至德章而言也然注於首章當專以孝立文矣如鄭說不其突乎唐御注云至要之化其文嫌若要為至要然斯經分言至者不明矣邢疏云殷仲文曰窮理之至以一管衆為要蓋殷說由至得要則分言也

梁啟沃問曰今文孝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古文無兩也字何如答曰其義則同其文則今文善矣如是其文勢乃以騰一經凡也之為文今文有而古文無者多其於文皆有善於無豈可得其義而失其文乎其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豈其文善乎吳氏澄云劉炫所減多是句末也字蓋吳知其妄減焉此偽異文爾其曰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何為而致斯歷邪或曰語助辭奚足辯歟是烏知經為文學雖語助辭亦徵文學之得失哉儀禮士相見禮云某也固辭不得命此鄭從古文禮焉故注云今文無也此辭某下也字而云然蓋鄭於禮之今古文采其善者為正文而存異文於注中彼其今古文皆真矣且猶辯之況偽者邪

馮春林問曰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司馬注云夫聖人之教所以養民而全其生也苟使民輕用其身則違道以求名乘險以要利忘生以決忿如是而生民之類滅矣故聖人論孝之始而以愛身為先其說何如答曰喪親章經云生民之本盡矣司馬注亦以養民言之其足觀名宰相之懷者乎惟孝經之義當專自孝子事親之心而言今如司馬說則養民云然豈專言邪唐御注云父母全而生之己當全而歸之故不敢毀傷此專自孝子事親之心而言也今當從之范注云身體髮膚受於親而愛之不敢忘則不為不善以虧其體而辱其身此所以為孝之始也今以范注佐唐注則經文備矣范注云

則不爲不善以辱其親此原文也今略脩焉以當依禮祭義文也辱其身則辱其親可知也要讀平聲

梁啟沃問曰孝經第一章當有顏淵其人者今攷論語云德行顏淵閔子騫惟人之言曰孝哉閔子騫而顏淵不以是聞中庸述孔子云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而孔子稱回也之仁不以其事親稱何歟或曰其父顏路慈父也故顏淵死而從門人厚葬之父慈子孝其常也斯異乎閔子騫蘆花衣寒者歟答曰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敘子貢對文子云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淵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詩云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故回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以申之蓋謂其可爲王佐而成天子之孝也則顏淵之孝可知也詩小宛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孝經說之矣如子貢言夙興夜寐則顏淵其人也而孔子不以是詩說之則以顏淵之孝固有可爲王佐而成天子之孝者如詩下武云也鄭箋云媚愛也其釋詩而別媚之義者詳論語述疏衛靈公篇顏淵問爲邦章服古音逼

梁脩爲問曰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司馬氏光孝經指解云或曰孔子云有殺身以成仁然則仁者固不孝與曰非也此之所言常道也彼之所言遭時不得已而爲之也今竊思之其以彼此別之是矣惟孝經何爲乎其未備也答曰備矣經云立身行道揚名於

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經所謂道者其備常變者乎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行道之常也論語云有殺身以成仁行道之變也故身不毀傷者豈不曰孝之始也邪斯孝非惟以是終也曾子居武城寇至而去子思居衛寇至而守孟子云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皆行道也如曾子而行道之變邪則其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其死節以成君子人也亦無異其臨終之啟手啟足而知免也

何猷問曰孝經云立身行道今而應舉祿仕其於道也何如答曰今之道猶古之道也後漢書劉平傳序云廬江毛義少節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爲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迺爲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宋史云尹焞少師事程頤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斯二者皆孝子之道焉酌而行之可矣奉讀上聲檄讀若覈召書也守猶今之署也尚上也孟子云尚志數讀若朔辟必益反徵辟也爲縣令非守而

已適與乃通適爲讀爲去聲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韓詩外傳稱曾子之言也焞他昆反元祐諸臣皆君子若司馬光等也

蘇祖敬問曰孝經云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唐玄宗注云言行孝以事親爲始事君爲中忠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也此注於經義明矣然經義猶有待發者乎答曰事君章邢疏云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前章言明王之德應感之矣天下從化無思不服此孝子在朝事君之時也由疏推之孟子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蓋事君又當然矣謹案孝子由事親而事君之道必以立身之道而行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

隱孟子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蓋孝子由事親而事君其所以立身行道者若斯也經曰終於立身以道終也若夫舜禹湯武其中於事君皆終於立身今可攷之書皐陶謨易革傳詩商頌論語中庸孟子諸經而明其孝也見賢遍反皐陶讀若高遙

天子章　答問二條

陳逵隆問曰孝經云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唐玄宗注云博愛也經云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注云廣敬也邢疏云博愛廣敬依魏注也經云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注云刑法也君行博愛廣敬之道使人皆不慢惡其親則德教加被天下當爲四夷之所法則也其義何如答曰其義是也而疏申注者未叶焉此必邢疏增損元疏舊文而失之也不然玄宗自注而元疏乃詔爲之且注及疏皆再脩疏與注違豈不令改乎由今攷之天子博愛者何天子愛親不敢惡於天下人也天子廣敬者何天子敬親不敢慢於天下人也玄宗孝經序云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朕三復斯言景行先哲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愛形于四海此序可以明此注焉博愛者廣愛也其於孝治章言不敢遺者則注云是廣敬也而天子章疏云君愛親又施德教於人使人皆愛其親不敢有惡其父母者是博愛也君敬親又施德教於人使人皆敬其親不敢有慢

其父母者是廣敬也則未叶焉蓋竟以下文德教倒添於上文不敢之上也遂以爲人不敢然是烏知德教者身教而不惟言教也豈盡待又施乎大學云上老老而民興孝所謂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也德教也唐注云使人皆不慢惡其親則德教加被天下二句相明亦欲經文言而者意在言中也孟子云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今天下之人感天子愛敬其親而不敢慢惡於人亦皆化之是使人皆不慢惡其親也使如論語能使枉者直之使以德教之化言也此唐注本意也邢疏引孔傳者固以爲天子不敢然特邢未觀其會通爾虞書云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故云愼乃在位蓋天子不敢之由也經下文

言天子者所以言脩身愼行也。孝經天子章。今因唐注而脩之。以宋賢司馬氏范氏說參之。斯叶矣。幾讀平聲。經文。刑于四海。釋文從鄭本作形于。邢疏本作刑于。御序作形于。參用鄭本也。荀子堯問篇有形於四海之文。釋詁云。于於也。左傳漢書于於多參用者。孝治御序作孝理。唐避諱也。經云。蓋天子之孝也。邢疏以爲蓋非謙辭是也。而引劉炫云。夫子曾爲大夫。於士何謙。非也。聖人於人無所不謙也。

或問曰。唐注依魏注言博愛者。何也。答曰。三國志蜀書云。費禕寬濟而博愛。然則博愛者以博濟廣愛言也。三國時說有徵矣。則魏注可明也。禕讀若依。

諸侯章 答問二條

李禮興問曰。孝經諸侯章唐玄宗注云。無禮爲驕。奢泰爲溢。司馬注云。高而危者以驕也。滿而溢者以奢也。范注云。貴而不驕。富而不奢。皆以驕與奢分言矣。而邢疏引皇侃說。謂其云在上不驕以戒貴。應云不奢以戒富。今不例者。互文也。其說何也。答曰。此當從互文。然後經文可叶焉。論語云。富而無驕。定十三年左傳云。富而不驕者鮮。今經曰。制節謹度。卽不驕也。奢生於驕。此以不驕統不奢也。故紀孝行章云。事親者居上不驕。居上而驕則亡。亦不別言不奢而致戒矣。鮮讀上聲。

沈維松問曰。孝經諸侯章。諸家說以實徵者希矣。今願聞古諸侯之如孝經者。答曰。前漢河閒獻王。後漢東平憲王。其著也。前漢書云。河閒獻王德。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眞。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脩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是故古人以宴安爲鴆毒。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況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

羣。河閒獻王近之矣。後漢書云。東平憲王蒼。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爲人美須頿。要帶十圍。顯宗甚愛重之。及卽位。拜爲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帝每巡狩。蒼嘗留鎭。侍衛皇太后。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職。乞退就藩國。帝優詔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切。永平五年。乃許還國。十一年。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乃遣使手詔國中傅曰。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論曰。孔子稱富而無驕。未若富而好禮。東平憲王可謂好禮者也。若其辭至戚。去母后。豈欲苟立名行而忘親遺義哉。蓋位疑則隙生。累近則喪大。斯蓋名哲之所爲歎息。嗚呼。遠隙以

全忠釋累以成孝夫豈憲王之志哉埶與藝通造七到反長丁丈反鴆左傳亦作酖直蔭反以百數讀數上聲須與鬚通要與腰通驃讀票去聲蕃與藩通數陳乞讀數若朔累讀去聲累於近而不還國也故志非去毋而義當釋累注皆失之喪遠皆讀去聲漢平帝世始立毛氏詩左氏春秋而獻王先於河閒自立博士其特識也

卿大夫章 答問三條

伍蘭清問曰孝經卿大夫章云三者備矣唐玄宗注云三者服言行也邢疏云此謂法服法言德行也司馬注云三者謂出於身接於人及於天下今自上文攷之經曰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司馬注云謂出於身者也經曰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注云謂接於人者也經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注云謂及於天下者也此釋三者不同而范注無說焉未知宜何從者答曰此當從唐注無可易矣經自是故而下申明言行之義以法服易明則不須申之爾孟子云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亦舉此三者其序皆同易繫辭傳云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由是推之言行皆發而即見焉安可分之爲三者邪如司馬說則法服竟不備邪樞昌朱反

或問曰孝經中國之教何也答曰經云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非先王者非中國所以教孝也夫中國而遵先王教孝焉雖一衣也不忘中國彼其言其行有不惟中國是尊者哉

或問曰先王之法言何也答曰六經之言也後漢書儒林傳論云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者蓋布之於邦域矣桓靈之閒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闚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埶也秕必履反闚與窺通埶與勢通

士章 答問壹條

馮春林問曰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唐玄宗注云資取也言愛父與母同敬父與君同邢疏云謂事母之愛事君之敬並同於父也而又云愛父與愛母同敬父與敬君同蓋疏就注文也經云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注云言事父兼愛與敬也經云故以孝事君則忠注云移事父孝以事於君則爲忠矣經云以敬事長則順注云移事兄敬以事於長則爲順矣唐注言移事者邢疏云此依鄭注也今讀注而倘疑焉唐注外其有他說歟答曰雖有之惟非其義其文皆叶者也禮喪服四制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

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資於事
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士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
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大戴
禮本命篇略同如禮說則唐注當曰愛母與父同敬君與
父同今唐注立文則强也經下文云君子之事親孝故忠
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若此經方言事親未言
事兄則唐注遽言事兄敬者不其突乎若其他說如司馬
氏云取於事父之道以事母其愛則等矣而敬有殺焉以
父主義母主恩故也取於事父之道以事君其敬則等矣
而愛有殺焉以君臣之際義勝恩故也其於母言敬殺於
君言愛殺猶非立言之體邪司馬原文敬作恭宋避諱也

范氏云事母之道取於事父之愛心也事君之道取於事
父之敬心也其在母也愛同於父非不敬母也愛勝敬也
其在君也敬同於父非不愛君也敬勝愛也其於母言愛
勝而非不敬母於君言敬勝而非不愛君將難爲言而不
自安邪公孫丑尊孟子而貴孔門善言德行者有由也禮
表記稱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强敎之弟以說安
之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爲民父母矣
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
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
親蓋言其偏者以著君子之無偏也此對君子爲民之父
母者言之非對孝子而言父不親母不尊也詩序云四牡
勞使臣之來也其詩曰不遑將父又曰不遑將母終曰將
母來諗蓋再言將母也毛傳云將養也父兼尊親之道母
至親而尊不至鄭箋云諗告也來告於君也詩孔疏引孝
經此文言之曰敬爲尊愛爲親是父兼尊親之道母以尊
少則恩意偏多故再言之此說詩者以孝子之私恩言之
亦非對孝子而言於母恭少也今孝經疏何以對孝子而
言乎邢疏引劉炫云母親至而尊不至君尊至而親不至
又云夫親至則敬不極此情親而恭少尊至則愛不極此
心敬而恩殺也故敬極於君愛極於母此司馬說及范說
所由也由今攷之尊親自父母之尊親而言愛敬自孝子
之愛敬而言經上文云愛敬盡於事親統父母而言也而

自天子章言之愛敬德敎天下之人皆然矣由是經下文
云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敎敬因親
以敎愛皆竝因於天性也孟子云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
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言敬其兄則敬其親可
知也此其義通孝經焉孝經云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
敬非敬父母歟以論語推之子夏問孝孔子告之曰色難
蓋難乎愉色由深愛矣敎愛也子游問孝孔子以犬馬能
事人者明之則曰不敬何以別乎敎敬也皆統父母而言
也孟子公孫丑篇云君臣主敬然於君何以敬之哉愛君
故也孝經事君章稱詩云心乎愛矣難極之匡救其惡而
皆然也非愛殺也不得以敬勝愛言也今辯舊注而脩之

曰謹案資取也愛敬天性取於事父者以事母則母主於愛敬行愛中而愛母與愛父同取於事父者以事君則君主於敬愛行敬中而敬君與敬父同故事母取其事父之愛而事君取其事父之敬蓋兼愛敬而事之者父也故敬中有愛事父孝該事母孝今以孝事君則必忠焉事父敬該事兄敬今以敬事長則必順焉長謂官在其上者也蓋此經之注當有辯矣齊讀若咨衰七雷反期周年也讀若朞則強讀強上聲殺減也讀去聲孩讀亥平聲以說安之讀說若悅后古通後勢及使臣之使皆讀去聲諗讀若審養讀去聲

庶人章 答問五條

黃德鄰問曰孝經庶人章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唐御注云春生夏長秋斂冬藏舉事順時此用天道也又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各盡所宜此分地利也司馬氏注云高宜黍稷下宜稻麥今以邢疏攷之唐御注司馬注皆依鄭注也然唐注於鄭注黍稷云者而不出之何也答曰唐注欲不專以農民言故不出鄭特言農事者焉唐注因鄭注而脩之非徒依之而已鄭特言農事舉重者也司馬注依之重農之意也書酒誥云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其義也鴻範云土爰稼穡謂農也釋詁云迪道也臧善也道與導通釋言云厥其也蓋我民教導小子惟稼穡土物之愛則其心善矣惟孝經言庶人非獨農也當統乎四民士

農工商矣唐注微有酌焉邢疏惟專以農民言未申注之義也此邢於元疏有所損而刪之歟抑元疏在當時雖再脩而仍未備也四民之士謂未仕焉與經上文言士之孝所稱士者不同漢書藝文志云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蓋士之出於農也故詩甫田云烝我髦士毛傳云烝進髦俊也治田得穀俊士以進是也蓋士為民之秀者髦為毛之秀也齊語言四民之事者與管子略同管子以士農工商為序國語之序則士工商農斯管子之序是也而國語則脩其文而異爾國語言農者云察其四時以旦暮從事脫衣就功暴體塗足暴其髮膚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農之子恆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此庶人之士該於農矣其庶人之士或出於工商者亦可推也國語言工者云審其四時旦暮從事施於四方言商者云察其四時服牛軺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暮從事於此相陳以知賈蓋其言四時者用天道也於農商言察於工言審此互文也故管子於農工言審於商言察說文云審悉也察覆審也今其於天時必審之而察之也其言田野言四方者自五土言也分地利也攷工記云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此可知得地氣者地利也周官職方氏云揚州其利金錫竹箭幽州其

利魚鹽。若此類者。商四方地利可推也。職方氏云。青州。其穀宜稻麥。雍州。其穀宜黍稷。邢疏引此類以言農矣。而於商未及焉。酒誥云。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洗讀先上聲。嗣續也。釋詁。嗣續義同。孝經云。父母生之。續莫大焉。今嗣世力農。蓋續之一大端也。釋詁云。純大也。晉語注云。純專也。今言以農事爲大而專之也。藝猶樹也。孟子云。樹藝五穀。今言黍稷者。妹土所宜也。周官職方氏云。冀州。其穀宜黍稷。妹土。卽詩之沬鄉。冀州地也。今河南行省。衛輝府淇縣沬鄉也。蓋冀州所宜與雍州之穀同。釋言云。肇敏也。言敏力也。釋詁云。服事也。禮家說。行曰商。止曰賈。今言遠服賈者。蓋孝子之心。雖遠行而若止。白虎通謂欲留供養之也。以孝養其父母者。必奔走事其考其長。此互文也。曲禮云。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通言之。則亦同也。釋親云。父爲考。母爲妣。周易說。慶喜也。自者謂孝思之自致也。漢書律曆志云。洗絜也。絜與潔通。方言云。腆厚也。蔡傳云。洗以致其絜。腆以致其厚也。尚書說云。遠服賈者。賈而商也。酒誥不言工者。工與商賈相資。從可知也。夏長之長。丁丈反。下厥長同。迪讀若翟。且養讀養去聲。暴。蒲木反。曬也。尐讀去聲。處讀上聲。暱讀若匿。管子作慝。謂近惡也。服牛者。詩所謂牽牛服箱也。軺讀若韶。馬車也。知賈讀賈若價。雍讀去聲。服賈讀賈若古。腆。他典反。邢

疏引釋天云。春爲發生。夏爲長毓。秋爲收斂。冬爲安寧。是未得冬、藏成文也。今攷周書周月篇云。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斯當補疏焉。毓古育字。殆邢疏因元疏之引古爾雅本歟。今本。毓作贏。弗如也。周官大司徒以土會之灋辯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邢疏引此。以五土約大司徒文。而以爲經本文也。誤矣。且皆略其說焉。非初學之備也。周官說云。水崖曰墳。下平曰衍。高平曰原。下溼曰隰。此疏不當略也。會讀若繪。馮春林問曰。孟子云。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孝經云。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其無五不孝者乎。蒙謂孝經疏宜引之。答曰。引之宜也。唐御注云。身恭謹則遠恥辱。邢疏云。論語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今攷司馬說云。謹身則無過。不近兵刑。此卽可疏唐注焉。蓋恥辱之大者。魯語所謂大刑用甲兵矣。經云。在醜而爭則兵。是好勇鬬很也。庶人而兵。能無治以兵乎。博弈犯刑。當自孟子時始。据論語。則孔子時聊用心者有然。其在後世。如博弈類千不孝者衆矣。宋太宗詔犯蒱博者斬。重刑也。近代輕刑亦杖一百。治不孝也。敢縱之乎。周書酒誥。好飲酒亦刑也。刑則恥辱矣。以爲父母戮。謂戮辱也。惰其四支。周官所謂罷民也。大司

寇以圜土聚教罷民蓋聚之圜土獄中而教之以勤工也亦刑也好養從皆讀去聲很胡懇反遠讀去聲蒱讀若蒲罷與疲通圜古圓字

蘇祖敬問曰孝經庶人章結語云此庶人之孝也唐御注云庶人爲孝唯此而已邢疏云此依魏注也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言蓋而庶人獨言此注釋言此之意也謂天子至士孝行廣大其章略述宏綱所以言蓋也庶人孝行曰此言唯此而已庶人不引詩者義盡於此無贊詞也司馬注云明自士以上非直養而已要當立身揚名保其家國今以舊說思之恐不皆然也孔門七十二子其未仕者亦庶人也非庶人而立身揚名者乎答曰善哉斯問也知

大義矣舊說大義之失以不知文法爾庶人之孝豈盡於此歟經文言蓋言此則互文也有省文之故焉此蓋天子之孝也蓋此庶人之孝也其義則然其文則未省矣則不宜其讀矣互文以省文而宜其讀經之善於文也況有互通之實理乎則大義乃見於文法中矣夫經上文言士之孝者上士中士下士也皆既仕也若士之在四民列者方爲農而未仕也庶人也其當有道時史記錄鴻範所謂畯民用章者其當無道時鴻範所謂畯民用微者畯民田閒之俊民也儀禮說章明也畯民用以章明若詩甫田歌烝我髦士也畯今尚書本作俊釋詁云隱微也則微亦隱也畯民用以微隱若顏子居陋巷而食貧於負郭田也士相見禮云庶人則曰刺草之臣孟子云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是士之在四民列也管子言四民者稱野處之秀民言其方爲農而未仕也經首章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今庶人章卽總結之云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孰謂立身揚名者不統庶人邪庶人章不引詩者以其連總結之文不得以詩斷之爾經首章旣言孝之始也孝之終也而又云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明乎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事君之道決於立身之道也則士有終身野處而爲庶人者矣於此見經之以大義成文法焉謹案蓋

者大略之辭此者所指之辭或言蓋或言此皆互文而省文爾猶曰蓋此天子之孝也諸侯卿大夫士皆然亦猶曰此蓋庶人之孝也是以經總言五孝而皆無異辭矣其分言五孝尊卑之分雖有異而孝之理則無異而可互通也經所由互文也今於舊說當辯焉孝經序邢疏言王肅劉劭者皆魏時人也今疏稱魏注者其謂王劉二家歟猶今人稱漢時人注爲漢注也或妄稱隋魏某注者非也刺七亦反莽莫朗反尊卑之分讀分去聲

伍蘭清問曰今文孝經其總言五孝皆曰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今弗明焉昔粤中官栞孝經注解一卷郎四庫提要所稱合編者其言此經

云唐玄宗曰始自天子終於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而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言無此理故曰未有司馬氏光曰始則事親也終則立身行道也患謂禍敗言雖有其始而無其終猶不得免於禍敗而羞及其親未足以爲孝也范氏祖禹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者孝之終始自天子至於庶人孝不能有終有始而禍患不及者未之有也邢疏稱鄭說以患爲禍司馬及范注酌焉今以參唐注三者之義何如答曰凡釋經者必求經之本義焉其義叶於經本文及上下文者則本義也不然謂是自爲其義可矣謂是經之本義不可也今三者皆未悉叶焉唐御注釋終始者非也而釋其餘則叶經本文矣司馬說卽孝經指解說也內

府藏本合范說編之其二說釋終始者酌於經上下文矣而猶待再酌也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今其說承此終始而言則天子非若舜嘗臣堯禹嘗臣舜者豈中於事君乎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蓋總言五孝者當承此終始而言上文言五孝所未盡者皆於此終始該之矣故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宜勉也如孔門七十子之未仕者固庶人也若夫孝無終始者如司馬說則經當曰有孝始無孝終不當曰孝無終始如范說則不孝者不得以孝屬其人而言經當曰無孝終始不當曰孝無終始蓋經之爲文辭達而已矣安得有其義而無其文乎

夫司馬說自唐玄宗開元天寶間事親之其義豈不然惟經之本義非於終始偏言也天下豈不有無終無始者歟范氏說固有見於斯而爲之矣皆自爲其義也或曰不言禍患將何以戒邪經曰居上而驕則亡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此其戒也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其戒之深矣今當辯舊說而脩之也謹案此總言五孝則以終始該上文五者所未盡焉無如論語無小大之無謂無論也經首章以身不毀傷爲孝之始以立身行道爲孝之終今不曰始終而曰終始者明乎成終以成始也惟終而立身行道則始而身不毀傷乃有成也今推其故而言之自天子至於庶人其孝無論爲終爲始而

患力不及者皆未之有也經下文言孝由天性者申此意焉此經之注當求其本義矣禮祭義之言孝曰仁者仁此者也論語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而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今孝經義同與讀平聲易乾彖傳云大明終始說卦云成言乎艮遂云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中庸云誠者自成也故云誠者物之終始皆不曰始終而曰終始者也今此經亦其例也如其終非立身行道而成終是辱其身而辱其親也則其始身不毀傷者亦無以成始矣徒見其身不毀傷而已非成終以成始者其終卽極之殺身成仁是不辱其身而不辱其親也非惟其始身不毀傷也此孝所爲終始也[illegible]

禮記說孝道廣大塞乎天地橫乎[illegible]孝無終始語
難備終始但不致毀傷立身行道[illegible]則行成名立
不必終始皆備也此必非元疏所[illegible]之者以其言
終始則承經首章與唐御注實不同非當時元疏所敢爲
也邢守疏家不斥注非之例故巽而入之爾邢爲論語疏
亦微有然也惟邢說釋無終始之無者猶未叶焉禮記說
者用祭義曾子說也今疏本脫禮記字此從校本添邢疏
有稱鄭曰者謂申鄭者云爾

張子沂問曰天子章邢疏引梁王答問云五等之孝互相
通也今邢疏於庶人章釋此庶人之孝也則云言此者義
盡於此其矛盾乎答曰邢疏於舊疏時有增損故有此矛
盾也疑引梁王答問者是邢所增也如元行沖舊疏歟敢
違御注乎行讀去聲

三才章 答問六條

黃德鄰問曰孝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
以其敎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唐玄宗注云經常也利
物爲義孝爲百行之首人之常德若三辰運天而有常五
土分地而爲義也其注下文皆承此言之邢疏云易文言
曰利物足以和義是利物爲義也然有疑者天經地義以
實理言也如注說是若天三辰地五土云然蓋非經本意
也答曰經下文云則天之明因地之利唐注逆取下文而

言之然經固不曰夫孝天之明也地之利也蓋天明由天
經中表而言之者地利由地義中表而言之者是合而分
也唐注淆之則未發乎天地人三才相通之實理也范氏
云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資始則父道也又曰至哉坤
元萬物資生資生則母道也天施之萬物莫不本於天故
孝者天之經地生之萬物莫不親於地故孝者地之義民
生於天地之間爲萬物之靈故能則天地之經以爲行此
范說以實理言也易益彖傳云天施地生禮郊特牲云萬
物本乎天又云地載萬物故云是以尊天而親地也范說
据焉今攷易乾文言云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蓋
與禮說各有當也惟范旣用易文又以禮文參之於文未
洽也易說卦云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范用
易文而於此文不用之亦於文未洽也而其實理則得之
矣孝經此文與昭二十五年左傳子大叔述子產言禮者
略同禮祭義之言孝曰禮者履此者也故孔子述言禮者
而言孝斯一以貫之矣朱子疑之其未審歟左傳云夫禮
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
天之明因地之性蓋實古通寔是與寔亦古通禮說性生
也斯地之土性所生卽地之利也而左傳遂云爲君臣上
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
舅昏媾姻婭以象天明其曰以經二物言乎則天地之經
也詩烝民所謂有物有則也易序卦云有夫婦然後有父

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蓋以恆猶以常所謂經也易彖傳云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若夫易坤文言云地道也臣道也此易與子產說同中庸非言五達道而先君臣者歟而中庸特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夫中庸禮經之言也禮內則云禮始於謹夫婦蓋其義同天地之經禮自夫婦言之其在孝經當自父母言之審矣經云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邢疏稱易說卦云乾爲天爲父坤爲地爲母於經叶焉蓋經之本意可互推也釋言云典經也釋詁云典常也

則經者常也哀六年左傳稱夏書曰帥彼天常此其例也中庸云義者宜也禮器云地理有宜也易繫辭傳言觀法於地者則遂申曰地之宜亦其例也五土邢疏及焉左傳杜注云日月星辰天之明也今攷桓二年左傳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者日月星也詩小弁毛傳云辰時也三辰皆以紀時也書堯典云日月星辰此辰謂十二次也而以星知辰故皋陶謨言服章者統星辰爲一章則三辰亦可稱日月星辰也邢疏言三辰者略焉此經之注今當辯舊說而脩之也謹案經常也易曰乾天也故稱乎父蓋事父孝者天之常也義宜也易曰坤地也故稱乎母蓋事母孝者地之宜也斯孝者民崇宜之行也鄭氏曰孝爲百行之本是也民人也易稱天地人爲三才以人參天地也則法也易曰承天而時行謂地承焉蓋地之義皆天之經也故統言曰天地之經而民以人參天地其孝行資於事父以事母者是由天地之經而統法之也范氏曰民生於天地之閒爲萬物之靈故能則天地之經以爲行是也天之明謂三辰也三辰之明時令晨昏順天經之常而列職地之利謂五土也五土之利物生動植順地義之宜而供用則與因互文也今則之以爲因者天下民行凡事父母由天經爲列職之明由地義爲供用之利皆順父母而盡孝以順天下焉蓋孝以順之而天下無不順矣是以其教之順者不肅以速進之而教自成其政之順者不嚴以厲威

之而政自治唐玄宗曰法天明以爲常因地利以行義順此以施也蓋經上下文之注當相承而遞推矣鄭氏說其論語注也見邢疏則法釋詁文言承天者易坤文言也說卦稱立天地人之道者則參而列之曰三才蓋民生於天地之閒也禮月令言日月星辰者詳矣斯各於其時天事皆列職也昭十七年左傳所以稱天事恆象也月令言昏旦之中者旦謂晨也曲禮云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蓋非則天之明者不能也周官大司徒以土會之灋辯五地之物生蓋所辯者皆言地之宜也如始曰其動物宜毛物終曰其植物宜叢物今可攷也詳論語述疏堯曰篇從政章孝經說云古之正德者必利用焉物生

而供利用猶人子生而供利用也禮內則云子事父母左
右佩用又云問所欲而敬進之言利用也孟子云穀與魚
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蓋
非因地之利者不能也易晉彖傳云順而麗乎大明豫彖
傳云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
則刑罰清而民服此則天之明以順者也今經自孝言之
矣易象傳云地勢坤說卦云坤順也故物生在地者皆順
乎地勢以生矣禮運合天子諸侯大夫士百姓而言天下
之肥也則云是謂大順遂云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
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此因地之利以順者也今
經自孝言之矣以順天下說詳開宗明義章經云則天之

明因地之利此則之以為因者互文也亦曰因天之明則
地之利故曰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蓋有則必有因矣或
曰郊特牲云取材於地取法於天今故於地不言法而言
因也今攷易繫辭傳云易與天地準又云崇效天卑法地
禮器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皆攷上下文而各有當也今
孝經以省文而互見焉或曰左傳云因地之性言土性也
其下文云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言性理也然讀
者易淆矣今孝經記孔子述言禮者而言孝變而通之則
云因地之利其下文云天地之性人為貴豈或淆乎蓋猶
易文言述穆姜言四德者而不純采之也因地之利朱子
刊誤本利作義與司馬古文本同此因劉炫妄改而未察

也妄改而偽異文徒參差爾行讀去聲下行讀如字子
大叔讀大若太昏與婚通媾古豆反杜注云妻父曰昏重
昏曰媾壻父曰姻兩壻相謂曰婭重讀平聲杜注釋天之
經者訓經為常而釋以經二物者不承則天地之經而言
失其要矣孔疏遂因而誤焉書酒誥云經德秉哲經德者
常其德也書盤庚云以常舊服蓋其文法同服事也周官
大宰云以經邦國彼連以紀萬民為文此非其例也大宰
猶太宰中庸云其為物不貳彼謂天地為物則人物事物
可明也錯與措通釋詁云恆常也帥與率通弁讀若盤凊
猶涼也讀若靜省悉井反會計也讀若繪勝讀平聲忒他
得反差也或曰董子春秋繁露有對河間獻王孝經問者

其言孝者天之經也則以天之四時五行相生者釋焉謂
父所生所為其子皆承之其言孝者地之義也則以地事
天勤勞為至義又以地土也謂土於四時不名忠臣之義
孝子之行取之土也由今攷之如其說是曰夫孝天之時
也地之土也豈叶乎易坤文言云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
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董子言地事天者說略同而以說
孝經非經本意也其易傳所稱不可為典要者歟說卦云
坤為地為母此母道也此為孝經地之義也經所以言事
母孝故事地察也

尤潤慶問曰孝經云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
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唐玄宗注云順此以施政

教則不待嚴肅而成理也今竊思之唐諱治曰理蓋成治也如經文矣而嚴肅乃倒經文且若嚴肅義同者則經何以對而變文乎司馬氏注亦嚴肅云也論者曰玄宗帝王之學司馬氏宰相之才凡讀書通大義者非區區訓詁爲也其然歟答曰然矣而不皆然也孔子釋易訓詁詳焉周公非以宰相作釋詁一篇歟釋詁云肅進也又云肅疾也又云肅速也齊語云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韋注云肅疾也今攷釋詁云速疾也則疾亦速也今謂其教之順者不肅以速進之而教自成也僞古文尙書大甲篇僞孔傳云肅嚴也禮祭義孔疏云嚴謂嚴肅今以言此經未洽也曲禮云主人肅客而入詩桑柔云民有肅心鄭禮注詩箋皆云肅進也國語韋注當可參焉說文云厲嚴也則嚴亦厲也禮表記云不厲而威書臯陶謨則言威之矣今謂其政之順者不嚴以厲威之而政自治也

蘇祖敬問曰孝經云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春秋繁露白虎通引見敎句皆同司馬氏云敎當作孝聲之誤也朱子云此句與上文不相屬故溫公改敎爲孝但謂聖人見孝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之於理悖矣然朱子謂此句與上文不相屬何也唐御注云君愛其親則人化之無有遺其親者此注言愛親未言博愛也邢疏則強以博愛言之爾顧氏炎武云左右就養無方謂之博愛其以禮檀弓文言博愛者然乎答曰經

上文言其教其政兩此獨承言教者以政爲教之輔言教則政可知也聖治章經云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此言教逮言政固不平言之也司馬注破經教字非也其文實相屬焉天子章經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唐御注云博愛也今此經著博愛之文乃不釋之疏矣顧氏說於文未洽也今據中庸云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謂愛親莫大焉論語云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蓋仁愛而聖能博濟者孝經非謂聖人歟孟子云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大學言脩身而治國平天下者則云上老老而民興孝其施博乎故韓子原道云博愛之謂仁約諸經也斯孝經可明矣謹案先之者以身敎也大學言治國平天下者必曰先脩其身博愛者博施其愛也禮運所謂不獨親其親也孟子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經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言博愛也莫遺無遺棄也孟子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身先之以孝之博愛而民愛其親無遺棄矣施讀去聲司馬注云此親謂九族之親疏且愛之況於親乎惟以經上文貫之當自一本之親而推九族焉

尤潤慶問曰孝經云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唐注釋陳爲陳說明矣其釋興行云起心而行之何也答曰司馬氏云起爲善行此勝唐注矣如顯言之曰孝行尤洽也謹案上

文言先之者以身教也此文言陳之者陳說而以其理教也德孝德也若周官師氏言孝德之教也義孝義也若禮運言子孝爲人義也興起也陳說之以由孝德義之理而民興起爲孝行矣此經之注必以孝顯言之乃非汎也僖二十七年左傳云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邢疏稱焉猶未以孝顯言之也周官云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其三曰孝德以知逆惡又云教三行其一曰孝行以親父母則國教皆以此爲德行矣禮運稱孔子云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蓋人民所宜行也上弟上聲下弟去聲

禮祭義之言孝曰義者宜此者也興起釋言文

陳達隆問曰孝經云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唐注云君行敬讓則人化而不爭又云禮以檢其跡樂以正其心則和睦矣邢疏云此依魏注也其釋敬讓者明矣禮鄉飲酒義云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邢疏稱焉鄉飲酒而養老卽上老老之孝所推也而孝之敬讓者豈惟此歟若其釋禮樂者注說若此何也答曰禮祭義云昔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皆敬祭也祭義云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皆讓德也禮坊記云善則稱親凡人子皆然矣王制養老之禮其敬老非惟鄉飲酒也禮鄭注云藉藉田也先古先祖薦進也禮說云周稱先公曰古公此先古例也紘讀若宏所以結冠而下垂者酪讀若洛酒類也齊盛黍稷在器者也讀若粢康坊讀若防司馬氏云禮以和外樂以和內此以唐注爲未洽而易之矣祭義云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蓋順亦和也故論語云禮之用和爲貴司馬注從和睦而言外內之和焉禮文王世子云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范氏注以脩內脩外言之今以孝經本文而立言則言脩不如言和也如於禮樂之和而以孝顯言之尤叶也禮祭義之言孝曰禮者履

此者也樂自順此生此曾子說有然孟子稱禮之實節文斯者樂之實樂斯者其說亦義同易序卦言有禮者云故受之以履易繫辭傳云履和而至遂云履以和行今言禮履此孝而和也樂記云夫樂者樂也故曰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今言樂樂此孝而和也說文云睦敬和也今言禮樂由孝而致和睦焉是其和爲敬中之和也樂讀若岳樂斯讀樂若落下推此例讀同謹案先之者以身教也敬者若祭義言敬先王制言養老之敬也讓者若記言讓善而稱其親也身先之以孝之敬讓而民亦如敬讓不爭矣鄭氏曰若文王敬讓於朝虞芮推畔於田則下效之是也導之者導引而以其事教也禮者履此孝

而和也。樂者樂此孝而和也。導引之以由孝禮樂之事。而民亦從禮樂和睦矣。司馬氏曰。禮以和外。樂以和內。是也。朝讀若潮。芮如鋭反。鄭注見釋文。詩緜云。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毛傳云。質成也。成平也。蹶動也。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是也。鄭箋云。虞芮之質平。而文王動其緜緜民初生之道。鄭承詩上文而言。得之矣。其未洽者。則以生爲生王業也。豈可言民之初生王業乎。朱子以爲未詳其義。蓋以此也。蘇氏轍以爲文王動虞芮生恥心於經病添文也。今攷書盤庚與民言遷者曰。往哉生生。其言遷後保民者曰。敢恭生生。其責不欲遷者曰。汝萬民乃不生生。蓋詩言周之先公初遷者。乃民之初生。而文王保民。至於虞芮相讓而能平。是蹶動其民之生。視初生而進矣。蹶俱衛反。竟與境通。

馮春林問曰。經上文言其教其政。而下文獨於教承言之。其於政何也。答曰。經云。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禁者。政之禁令也。此言教而終及政矣。謹案大學云。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蓋政反其教。則民不知禁也。經上文言先之而陳之導之者。皆其教示之以好也。其不好者。卽其教示之以惡矣。如是而民乃知有政之禁令焉。唐注於此未詳矣。邢疏釋經言教化者多言爲政以淆之。其未審歟。樂記云。先王之制禮樂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禮緇衣云。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好惡不可不愼也。是民之表也。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邢疏皆引之以明此經矣。此經引詩師尹者與緇衣說同。唐注叶焉。今本緇衣云。故上之所好惡。有所字。與此疏引文不同。

孝治章 答問四條

馮春林問曰。孝經孝治章唐御注釋經言萬國者云。皆得懽心。則各以其職來助祭也。釋經言百姓者云。得所統之懽心。則皆恭事助其祭享也。其皆言助祭。何也。答曰。經下文云。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此可見萬國不得以來助

祭統言也。非爲其職有不能來者邪。謹案此言萬國貢獻以供祀事也。夏書禹貢及周官大宰可攷焉。百姓無助祭者。唐注強言之爾。經言諸侯之孝者。則稱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此異於卿大夫稱守其宗廟。亦異於士稱守其祭祀。其實互通也。謹案此言百姓守國。則爲國君守其宗廟。而先君之祭祀無亡。斯由百姓以事其先君也。孟子云。與民守之。言守國也。

李禮興問曰。孝經孝治章司馬注釋經言士民者云。士謂凡在位者。蓋司馬以爲士與民對文也。釋災害不生者云。天道和。釋禍亂不作者云。人理平。蓋司馬承上文天下和平而分言之也。其說何如。答曰。曲禮云。列國之大夫入天

子之國曰某士儀禮士相見禮有統言卿大夫者司馬說据焉今攷諸侯章言民人者旣對文矣是詩宜民宜人之例也此章言諸侯治國者豈當變文爲士民乎且經下文申之曰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百姓非在位之士也或釋百姓爲百官如堯典平章百姓例者則士民之民非官也唐御注云況知禮義之士乎邢疏云詩曰彼都人士士丈夫之美稱謂民中知禮義者此唐注諱民而邢完其說也今當酌唐注而益以管子說四民之士焉孝經開宗明義章言以順天下者則云民用和睦蓋睦敬和也此章言天下和平者孝以順天下惟和乃平也詩小雅云終和且平昭二十年左傳云平之以和也其例也今分言之

豈叶乎易傳言天者曰大和猶太和也詩小雅託言天者曰昊天不平斯謂天當平也蓋天以和平言也詩芣苢序言室家之樂曰和平蓋人以和平言也芣苢讀若浮以

伍蘭清問曰孝經孝治章疏言諸侯之祭而及禘何也答曰李氏清植云禮不王不禘疏兼禘言蓋誤由今攷之此疏雜於春秋家言禘者而致誤也

黃煒羣問曰孝經引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唐御注云覺大也司馬注云覺大也直也今竊思之此引詩大雅抑之篇唐注從詩抑鄭箋也邢疏稱孝經鄭注同司馬注兼訓直從詩抑毛傳也而以詩斯干毛傳攷之覺亦訓大其釋義句也覺曰釋詁云梏較直也釋文云梏郭音角較古學反詩抑疏云梏較與覺字異音同今攷說文云直正見也蓋覺者正見之則直矣易文言云直方大蓋德行直者必大也禮緇衣引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禮鄭注云梏大也直也釋文云梏音角詩作覺詩說云古字音同假借也今攷論語云人之生也直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其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此孝子之直也孝經諍子善行其直焉其曰直道而事人此忠臣之直也孝經諍臣必行其直焉襄二十一年左傳叔向引詩抑而稱祁奚曰夫子覺者也其斯以爲直之義歟孝經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大則無不直也唐注惟云覺大也斯叶經文也董子春秋繁露引詩抑而釋之曰覺者著也王

者有明著之德行其說豈有他哉蓋大則其明著而不蔽於私以自小也故孟子稱伊尹之言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夫斯民四國之人也

聖治章 答問十條

或問曰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何也答已孟子云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此言舜之孝也中庸稱武王者云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由是言之其尊也其顯名也嚴父者其顯名足以尊其父也彼僭亂而妄干大禮者辱親也豈嚴父乎此可釋讀孝經者之疑矣養讀去聲

張愫懿問曰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唐御注云。后稷周之始祖也。郊謂圜丘祀天也。周公攝政。因行郊天之祭。乃尊始祖以配之也。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也。其言周公攝政。言祀五方上帝。何也。答曰。此注。如不曰周公攝政。而曰周公制禮。如不曰祀五方上帝。而曰祀上帝。則無失矣。樂記言武王克殷者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蓋此與上文散軍郊射虎賁說劒者連言也。此武王祀文王於明堂也。則嚴父配天之禮也。而后稷爲周之始祖。其配天當在文王之先。可知也。且郊之配天。殷禮已然。書君奭所謂殷禮陟配天也。武王克殷。在位六年。武王郊祀天。必因殷禮而有配天。亦可知也。此以明在武

王時當以后稷配天而先矣。其尊祖之義。皆嚴父之義所推也。詩序云。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漢志引書武成云。辛亥。祀于天位。周書世俘篇云。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又云。告于天于稷。故云用牛于天于稷。蓋辛亥者。武王克殷後告天之日也。禮大傳所謂既事而退。柴於上帝也。則武王既告于天于稷矣。由是言之。以郊祀。明堂祀。而推嚴父配天以尊祖者。武王也。經曷爲自周公言之乎。周公酌其禮。而武王行之也。周公。武王弟也。其禮武王行之。亦未成乎其禮制也。中庸云。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蓋祀禮者。周公相成王而成之也。伏生

尙書大傳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是也。祀禮由周公之制而成。故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漢書平當傳。引孝經此文而言之。亦以爲周公制禮也。僖二十四年左傳云。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言封建者。周公定之也。不然。則傳言封建者凡十六國。魯在其中矣。豈周公自封於魯乎。史記封禪書。引孝經此文而言之。則以爲周公既相成王也。謂其相成王而成此祀禮也。非以周公攝政而攝祀言之也。樂記鄭注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孔疏云。周公攝政。六年始朝諸侯於明堂。當武王伐紂時。未有明堂。故知是文王之廟制爾。非正明堂也。此孔據禮明堂位說。

而申鄭注焉。今攷禮祭義云。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鄭注云。祀乎明堂。宗祀文王。然則樂記此文。亦當爲宗祀也。其時未有明堂。當如武成天位例。爲宗祀明堂位矣。書召誥言營洛邑者。則云位成。遂云用牲于郊。其時未有郊壇。亦祀于郊位爾。鄭以文王廟言明堂者非也。奚可以人鬼之廟而享天神乎。阮氏元引召誥周公攝郊洛誥功宗元祀。以言孝經此文者。皆失之。辯詳尙書集注述疏。詩序云。思文。后稷配天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詩我將云。維天其右之。又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其詩言天者再。然則上帝卽天也。配上帝卽配天也。故經上文統言之曰。嚴父莫大於配天。不分言也。禮月令。季秋大享帝。此周官太

宗伯所稱昊天上帝也。今以秋成而大享帝於明堂也。鄭禮注以五帝言。非也。禮家辯之矣。今曰嚴父配天。父一而已。何言配五帝乎。經上文云。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唐御注云。以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邢疏云。按禮記夏殷始尊祖於郊。無父配天之禮也。然祭法記夏郊鯀者。夏禹父鯀也。昭七年左傳言鯀者曰。實爲夏郊。晉語亦同。韋注言禹郊祀是也。故祭法云。鯀障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此易所謂幹父之蠱也。則父鯀配天焉。此疏當云。無明堂父配天之禮也。蓋宗祀明堂。周公益其禮也。禮郊特牲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邢疏据公羊傳以主配客言之。非也。郊特牲云。天子無客禮。莫敢

爲主焉。則人之於天也。其孰爲主乎。今本孝經疏誤字者多。當以阮氏校勘記參焉。若此疏公羊傳無匹不行。今本。匹作主。誤也。且有阮校未及者。若此疏上文云。則天與日俱祀於郊。今本作則與經俱郊祀於天。亦誤也。圖古圓字。賁讀若奔。追王讀王去聲。厨讀若丙。鯀讀若袞。司馬及范注言周公者。與唐注意略同。

何猷問曰。孝經云。其所因者本也。唐御注云。本謂孝也。邢疏云。此依鄭注也。遂稱首章云。夫孝德之本也。司馬氏注云。本謂天性。注說二者何如。答曰。此二而一者也。蓋孝爲德之本者。本天性也。故下文連言之曰。父子之道。天性也。邢疏云。謂其本於先祖也。先祖當爲孝順二字之譌。

伍蘭清問曰。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唐御注云。父子之道。天性之常。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司馬注云。不慈不孝。情敗之也。又云。父君子臣。范注云。父慈子孝。本於天性。非人爲之也。父尊子卑。則君臣之義立矣。故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三注孰爲洽歟。答曰。易序卦云。有父子然後有君臣。范注釋君臣之義。据易序卦焉。則洽也。此范注可申司馬注矣。惟范注如司馬沿邢疏而言慈。則非孝經專與人子言孝之意也。禮坊記云。父母在。言孝不言慈。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由是推之。邢疏言慈者。非經意也。亦非注意也。唐御注釋父子之道。固不言慈也。唐注洽矣。經云。若夫慈愛恭敬。其言慈者。謂愛親

也。疏引劉炫稱禮內則說。子事父母。慈以旨甘。喪服四制云。高宗慈良於喪。莊子云。事親則孝慈。知慈是愛親也。此必邢因元疏焉。而疏於父子之道言慈者。殆邢所增爾。孟子云。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言舜之大孝。雖瞽瞍不慈。而厎豫也。昭二十六年左傳云。父慈子孝。禮也。大學云。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此大學言君子脩身知止焉。蓋皆不專言人子之道也。坊古通防。

尤潤慶問曰。孝經云。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此君親兼承父母之文。而唐御注云。謂父爲君。以臨於己。則偏承矣。經文豈叶乎。答曰。易家人彖傳云。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此孝經注當据易而釋之矣。經上文

云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此謂父爲君經先言之家之至尊也既君其父亦君其母經備言之蓋孝經言事父母者也注當酌焉邢疏据易嚴君以明上文注言父子君臣者今加移之以爲父母君親之注也斯叶矣邢疏云禮文王世子稱昔者周公攝政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之義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此疏當据以明上文注言父子君臣者抗苦浪反猶舉也

陳達隆問曰孝經云以順則逆民無則焉唐御注云行教以順人心今自逆之則下無所法則也蓋唐注承上文以爲己不愛敬其親而行教愛敬他人也司馬注云謂之順

則不免於逆人不可爲法則蓋司馬注承上文以爲苟不愛敬其親雖愛敬他人猶不免於悖也二者何如答曰此於經之辭氣未悉叶矣謹案此承上文而言蓋愛敬其親而愛敬及他人者經首章言孝者所謂以順天下也如不愛敬其親而愛敬他人者乃以順則逆也是不孝也其民無法則焉

黃燁譽問曰孝經云雖得之君子不貴也唐玄宗注云言悖其德禮雖得志於人上君子之不貴也邢疏云幸免篡逐之禍亦君子之不貴言賤惡之也司馬注云得之謂幸而有功利注說二者何如答曰經上文云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既云凶德則非有功利可言矣此經下文言君子者與襄三十一年左傳略同彼左傳敘衛北宮文子言楚令尹圍無威儀矣其言曰雖獲其志不能終也故孝經唐注亦以得志而言論語云其未得之也又云既得之謂得位焉以其上文言事君而知也蓋小人以得位爲得志矣然志之爲言此於經病添文也今攷樂記云德者得也韓文云德爲虛位故德有吉有凶韓斥異端者曰德其所德而孝經此文可明矣蓋凶德者雖德其所德而自得之君子以其失人爲貴之性而不貴也經言貴者因上文而言

伍蘭清問曰孝經云容止可觀唐御注云容止威儀也邢疏云此依孔傳也容止謂禮容所止也漢書儒林傳云魯

徐生善爲容以容爲禮官大夫是也今竊思之疏文洽於注文矣此經文上下與襄三十一年左傳略同蓋孔子述古言而變通之者猷左傳以威儀爲統言孝經引詩言之亦統於其儀也是容止在威儀中而威儀不惟容止矣司馬注云容止容貌動止也何如答曰司馬注亦未洽也容止禮容之節也詩相鼠譏無禮者曰人而無止釋文引韓詩說云止節無禮節也毛詩鄭箋云止容止孝經曰容止可觀無止則雖居尊無禮節也胡讀去聲善爲容漢書容作頌古字通

蘭清又問曰禮檀弓云季孫之母死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爲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脩容焉子貢

先入闖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闖人辟之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其所謂容止可觀者歟而或以爲記者之誣何也答曰非誣也鄭注失之孔疏因而申之故經未明爾今以士喪禮推之蓋二子赴弔未知君在適當君至方升階而在堂之時不先亦不後也故門者以君在而弗內爲之卽告而得入其脩容者脩飾而爲見君之禮容也其始惟弔容而已未知君在也門者謂已告明乎鄉者弗內之時謂爲之卽告也子貢先入察其已告否也曾子後入知其已告而隨子貢卽入也門者辟之已告則當辟也已告者實言之而非姑言之也辟位及降等禮容宜然也盡飾之

道盡禮也易序卦云賁者飾也賁彖傳云文明以止人文也蓋禮文之容止則飾也大戴禮勸學篇云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尚書大傳與勸學篇同爲君讀爲去聲下爲之同內古通納廢讀若救鄉讀去聲辟與避通霤力又反賁彼義反

黃焯羣問曰孝經稱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唐玄宗注云淑善也忒差也義取君子威儀不差爲人法則司馬注云言善人君子內德既茂又有威儀然後民服其教注說二者不同何也答曰經上文言民象君子者卽儀見德唐注言之而未詳矣司馬說德又有儀則於經上文不皆貫矣詩大雅云抑抑威儀維德之隅言其儀爲德所表也大學稱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斯卽儀見德也今孝經引詩其儀不忒者說同此貫經上文乃無遺矣謹案左傳曰有儀而可象謂之儀蓋德著於儀卽儀見德也經引詩言其儀之善者以明君子孝德可象也后與後通引左傳者襄三十一年文

紀孝行章 答問三條

張懷慈問曰孝經云居則致其敬唐御注云平居必盡其敬司馬注云恭己之身不近危辱如司馬說則釋居者何答曰居如論語居則曰之居蓋平居也今謂親居也內則稱父母之所者其平居也此與經下文養親親病喪親祭

親當一例焉司馬注以人子居敬言之則於經文未叶矣曲禮云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鄭注云服事也闇冥也不於闇冥之中從事爲卒有非常且嫌失禮也爲讀去聲卒與猝通或曰不服闇不行闇昧事也此司馬注義所由也其義當於經首章言立身行道者統之矣經下文言驕亂及爭者蓋卽危辱之大者也唐注釋居者司馬其未察歟曲禮云爲人子者居不主奧鄭注云室中西南隅謂之奧孔疏云室嚮南戶近東南角則西南隅隱奧無事其名爲奧故尊者居必主奧也既是尊者所居則人子不宜處之也此亦致其敬之一端也內則云杖屨祇敬之勿敢近亦在親平居時也祇讀若支釋詁云祇敬也禮用重

文。

蘇祖敬問曰。孝經云。養則致其樂。唐御注云。就養能致其懽。司馬注云。樂親之志。范注云。曾子養志。是也。蓋范申司馬義而唐注亦明歟。答曰。唐注必辯之乃明矣。禮言就養者。統言事親之稱。今此言養者。對居與病而言。則就養中之一端。明乎其爲酒肉之養也。蓋與禮之養疾亦稱養者異矣。今當酌孟子說而釋義焉。孟子云。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亡。古通無。復。扶又反。孟子說云。其曰將以。此二字句也。其爲文異乎將以

反。說約也。說文云。以。用也。孟子萬章篇有招虞人何以之文。今言亡矣。將用。則再進也。如是則親以再進之難而有不用矣。雖用而亦不安矣。禮文王世子云。命膳宰曰。末有原。蓋原再也。言無有再進也。曾元當亦聞之矣。如舊說則曾元不太淺歟。舊說謂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朱注因趙注而失之也。孟子說云。問有餘。必曰有。此巧變也。大戴禮曾子事父母篇云。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若此類也。

尤潤慶問曰。孝經云。在醜不爭。唐御注云。醜。衆也。司馬注云。醜。類也。謂己之等夷。其說何如。答曰。醜。衆。釋詁文。曲禮云。在醜夷不爭。鄭注云。醜。衆也。夷。猶儕也。四皓曰。陛下之等夷。今攷釋詁。平。夷。義同。鄭意謂平等也。司馬注据曲禮焉。惟醜衆之平等者。易致於爭。故曲禮惟以在醜夷言之。而爭之甚強。則雖非醜衆之平等者。而亦與爭。故孝經統以在醜言之。二者同而不同。司馬說則淆矣。易漸象疏云。醜。類也。學記有醜類之文。司馬据此以爲同類平等矣。今攷詩緜云。戎醜攸行。毛傳云。戎。大。醜。衆也。此大衆豈可謂大類乎。儕仕皆反。四皓者。漢隱士東園公也。角里先生也。綺里季也。夏黃公也。四人須眉皓白。故曰四皓。此引其謂漢高祖語也。詳史記留侯世家。角古音祿。

五刑章答問三條

或問曰。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今据書

呂刑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邢疏据此以申唐注焉。蓋與周官司刑掌五刑而二千五百者不同。呂刑乃增輕罪而減重罪也。惟無以見其首不孝之刑爾。答曰。周官大司徒云。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此其罪莫大焉。今律不孝列十惡之條。蓋猶古也。禮檀弓云。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邢疏及之矣。周官掌戮云。凡殺其親者焚之。易離九四云。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其象也。故周官鄭注据之。賈疏引易鄭注云。震爲長子。爻失正。不知其所如。不孝之罪。五刑莫大焉。是也。說文云。𠫓。不順忽出也。从到子。易曰。突如

其來施布者字其實也容於內也土卽易突字也如說文言到子今爲倒子是逆子也則不孝之刑莫逃矣則魚器反刜扶沸反辟匹亦反涝讀若烏尙書說豬水所聚也到古通例

陳達隆問曰孝經云非孝者無親唐玄宗注云善事父母爲孝而敢非之是無親也司馬注云父母且不能事而況他人其誰親之二說不同可兼用乎答曰孝經無親與無上違言猶孟子無父與無君並言唐注釋無親者酌焉隱四年左傳云安忍無親言親離也司馬說例同然其例非無親與無上違言者也且其人無父母親者其無親近不言而可知矣

張子沂問曰今非孝焉而又非忠謂忠於君者不能忠於國也彼烏知孝於親者必忠於君忠於君者必忠於國其斯爲聖人之大道乎今何憒憒若斯乎答曰此孝經之教不行於天下故也孝經爲天地之經天下萬世安有一道而可改爲之哉孔子之易傳曰乾爲天坤爲地而曰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孝經之道易之道也立乎天地而有常此乾坤之不毀者也憒古對反幾讀平聲

廣要道章答問壹條

黃德鄰問曰孝經開宗明義章以孝爲至德要道焉而廣要道章言孝悌言敬言樂而終言禮其下廣至德章亦承上章禮之敬而言唐注疏於此未發其義也司馬注云將明孝而先言禮者明禮孝同術而異名范注云君子所謂敎者孝而已施於兄則謂之弟施於君則謂之臣皆出於天性非由外也故曰順民宋注於此將發其義歟然猶未得有徵文也且經方明孝而卽言禮安見將明先言者乎答曰此孝經也其爲家則主孝而言蓋事父孝者則事兄悌故遂言悌禮祭義之言孝曰禮者履此者也樂自順此生故言樂而終言禮曲禮曰毋不敬夫孝而敬其父者必敬其兄故經曰以敬事長則順孝而敬其父者必敬其君故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凡諸經之文其義理有常而文法無常以其文所主者異焉孟子云仁之實事親

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遂云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樂之實樂斯二者此其例也其在孟子則孝弟二者並言也是與孝經同而不同莫善於悌釋文從鄭本悌作弟而云本亦作悌

廣至德章答問壹條

張懷懿問曰孝經引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此引詩大雅泂酌篇文毛詩作豈弟釋詁云愷樂也弟易也毛傳云樂以強敎之易以說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說讀若悅此毛据禮表記焉愷與凱通表記引詩而釋之云凱以強敎之弟以說安之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孝經唐注司

馬注范注據毛傳略同。然於孝經引詩而明君子敎以孝者殆未洽歟。答曰表記鄭注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謂其尊親己如父母。如孝經注以禮注通之斯洽矣。凡詩文雖同其引文所主者異也蓋君子敎以孝者卽敎以悌自敬父通之而敬兄焉君子敎以孝者卽敎以臣自敬父通之而敬君焉故上文惟統言之曰君子之敎以孝也於是乎引詩而明之言樂易君子敎民以孝民之孝者敬君子如父母所謂以孝事君則忠也是順民也所謂以順天下也孝之至德順天下而順民其大有如此者至德所以卽爲要道也此注宜有脩焉禮祭義云祀乎明堂所以敎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敎諸侯之弟也朝覲所以敎諸侯之臣也邢疏稱焉惟孝經則當主乎孝而通弟與臣之義也。食讀若飼更讀平聲太讀若大禮文王世子鄭注云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悌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孔疏引蔡邕說以更爲叟叟老稱又以三老爲三人五更爲五人與鄭不同然叟乃破字釋之矣非經原文也朝讀若潮禮運云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邢疏据劉炫說引此而申之云郊祭之禮冊祝稱臣蓋以爲此天子敎以臣之義也冊府元龜云貞觀十七年十一月己卯有事於南郊祝文曰嗣天子臣世民敢昭告于昊天上帝此唐制也蓋

後世之禮有然。今攷曲禮云君天下曰天子。外事曰嗣王某。謂若郊祭祝辭也大戴禮公冠篇稱古祝辭曰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則古祭天祝辭不稱臣也後世稱臣者以爲倚公羊傳所謂臣子一例也。

廣揚名章 答問四條

或問曰。今之非孝者云孝知有家不知有國也。韓非子云。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今之非孝者乃若斯乎。答曰甚哉韓非之誣也周官有養死政之老聖人奚以是舉邪。禮祭義稱曾子云事君不忠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故經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孝子忠臣相成之道也。以忠爲孝者。所謂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也。陳與陣通北謂敗奔蓋北爲陰退而伏之方也。

或問曰孝經云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今徵諸古大夫者何答曰左傳云屈建問范會之德于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斯古大夫其有孝治之風乎。引左傳者昭二十年文。

或問曰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云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橋大人也常以皓皓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蓋子貢稱焉而盧氏辯舊注未安矣其

言橋者何詩幽風云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今若何而以皓
皓乎答曰橋木名尙書大傳云橋實高高然而上橋者父
道也易傳云乾爲君爲父而乾象稱大人漢書言高祖稱
其父曰大人明其稱自古焉詩序云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絜與潔通詩唐風毛傳云皓皓潔白也孟子言曾子稱孔
子者則曰皜皜乎不可尙已非慕其潔白乎今言曾子之
行其橋仰父大人也常以孝子皓皓潔白是以大人樂而
有秀眉之壽是足以見曾子立身行道而行成於內者焉
或問曰今文孝經廣揚名章云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
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此三
可移者也古文孝經於廣揚名章下有閨門章云子曰閨

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此
因三可移者而爲文也古文之僞者何答曰大學云孝者
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亦悌
也斯非若今文孝經言三可移者哉其古文之僞者則疏
矣夫孝悌而嚴事父兄乃無文見君長邪家之妻子臣妾
則百姓徒役猶然其於慈者無文以見之妄見其使衆何
如也互詳前答梁應揚僞孝經之問

諫諍章 答問三條

黃德鄰問曰孝經諫諍章邢疏引內則云父母有過下氣
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又引曲禮
云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此疏之申注

者無疑矣若夫襄二十六年左傳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
禮也唐注據此以爲爭臣七人五人三人之差此當有實
數焉邢疏其未審歟答曰此經先儒舊說宜酌而取之何
邢疏因劉炫說概不取邪禮文王世子云記曰虞夏商周
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鄭注引此
言爭臣七人著於經矣伏生尙書大傳云古者天子必有
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
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
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蓋虞書四鄰卽記
所稱四輔也故釋文出鄭孝經注云左輔右弼前疑後丞
鄭据大傳焉釋文弼又作拂丞亦作承邢疏云孔鄭二注

及先儒所傳並引記四輔三公以充七人之數如疏言則
僞孔襲鄭也僞古文尙書囧命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
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故僞孔傳釋虞書者以四鄰
爲前後左右之臣而不爲疑丞輔弼僞古文尙書周官言
三公無言四輔矣劉炫遂据僞者乃言左右前後四輔之
謂也疑丞輔弼當指諸臣非別立官豈其然乎大戴禮保
傅篇云明堂之位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愼天子疑則問
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
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
之志者也常立于左是大公也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
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

聞彊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于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蓋周書洛誥所以言亂爲四輔也又保傅篇云昔者周成王幼在襁緥之中召公爲大保周公爲大傅大公爲大師保保其身體傅傅其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書君奭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蓋周公由大傅而爲大師也鄭志引書周官亡篇之逸文曰立大師大傅大保茲爲三公此其序也若夫周禮書稱周官經其曰師氏掌以媺詔王保氏掌諫王惡皆大夫之職而無大師大傅大保三公之職以不必備故也則其無四輔亦明矣夫不必備者則其人可兼官

也且周官經爲禮家書非周公作焉今以周書官名攷之周禮亦不悉同也邢疏云王肅指三卿內史外史以充五人之數如疏言王說稱內史外史者据周禮王朝之官而言將以是推諸侯爭臣也惟外史掌書志而已非爭臣職也今攷周書酒誥曰大史友內史友又曰圻父農父宏父蓋諸侯之爭臣五人也君謂臣爲友求益也友者明其誼當有爭也父與甫通尊稱也父者明其尊當有爭也蔡傳云圻父司馬也主封圻農父司徒也主農宏父司空也主廓地居民是也此諸侯三卿也周書梓材曰司徒司馬司空其序與酒誥異者酒誥爲武王告康叔嚴酒戒之辭康叔以諸侯之長而監諸侯故先司馬焉梓材先司徒則序

三卿之常也周書牧誓云司徒司馬司空此伐紂時序殷之諸侯三卿也其常序亦同而大誓三卿則先司馬焉主兵故也今以周禮稱周官者言之大史掌建邦之六典此卽大宰所稱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蓋八枋者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也而諸侯之官可推矣周書於大史內史特以友稱焉斯其所爭者大也僞孔言五人者邢疏謂孔傳指天子所命之孤及三卿與上大夫今有辯焉周禮典命云公之孤四命鄭司農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然則諸侯爲上公而有孤者希矣其孤亦統之爲卿也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

夫五人故曰諸侯之上大夫卿然則三卿外安有上大夫乎此僞者之疏也邢疏云孔傳指家相室老側室以充三人之數王肅無側室而謂邑宰或曰盧氏文弨校本室老作宗老此勿須之矣今攷禮檀弓疏云室老家之長相是大夫之家貴者然則室老卽家相也曲禮云士不名家相斯大夫有家相可知矣魯語云饗其宗老此爲大夫文伯之謀也楚語云召其宗老而屬之此大夫屈到所屬也韋注云家臣曰老宗老謂宗人也又云宗人宗臣也蓋宗老則異於室老焉若所謂大夫有貳宗也隱二年左傳云卿置側室杜注云側室衆子也得立此官孔疏稱文十二年左傳云趙有側室曰穿是側室官選其宗之庶者而爲之

今可明也。彼師曠言匡諫者非及側室歟。王說以邑宰言之。不相當矣。孔傳雖僞。然不以人廢言。亦舊說所存也。襄四年左傳云。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襄十四年左傳敘師曠言匡諫者云。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遂稱夏書曰。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此左傳說邢疏据焉。遂云。此則凡在人臣皆合諫也。夫子言天子有天下之廣。七人則足。以見諫爭功之大。故舉少以言之。上下降殺。故舉七五三人也。邢疏於經文未叶矣。經以昔者有爲文。蓋言其實數也。豈汎言邪。古制人皆可諫。而非人皆有必諫之責。其責以必諫者。其要職也。七五三人。是舉要以言之也。非謂若斯則足也。故師曠必先

云。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以相輔佐也。過則匡之。失則革之。是先舉要以言之也。可不攷乎。謹案爭臣七人者。若四輔。三公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蓋昔者有焉。范氏稱虞書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以上智之性。而戒之如此。范氏知虞時爭臣之風矣。爭臣五人者。若二史友。三卿父也。周書酒誥曰。大史友。內史友。又曰。圻父。農父。宏父。蓋圻父司馬也。農父司徒也。宏父司空也。父猶甫也。交之曰友。尊之曰父。言當有爭也。爭臣三人者。若室老。宗老。側室也。禮稱家臣曰室老。國語稱家之宗臣曰宗老。左傳稱衆子之官曰側室。皆大夫之佐也。古制

人皆可諫。此經則舉要以言之也。說則讀說若悅。號讀平聲。降殺讀殺去聲。差楚宜反。囧九永反。斷丁亂反。相義讀相去聲。相成王及家相同。大公讀大若太。大保。大傅。大師大史大宰皆同。朝讀若潮。洛誥說。亂治也。此反訓也。襁居丈反。緥讀若保。奭始亦反。微古美字。圻與畿通。父方武反。監讀平聲。枋與柄通。予奪之予讀若與。屬讀若燭。貳佐也。左傳稱夏書者。則說之云。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謂自歲始卽然也。禮表記疏以爲常時唯七五三人得諫。孟春上下皆得諫。非也。周語云。百工諫。近臣盡規。曷嘗言孟春乎。白虎通引爭臣作諍臣。其言七人。謂陽變於七也。然則五三亦陽變焉。陽明而變。諍之道也。

梁應揚問曰。禮檀弓云。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則事親事君之道異矣。今孝經諫諍章云。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是統而言之曰爭。經未言其爭之之異也。夫臣爭於君。義主於有犯。論語所謂勿欺犯之也。子爭於父。義主於無犯。論語所謂幾諫也。其爭之宜有異焉。孟子云。責難於君。謂之恭。又云。父子之閒不責善。夫於君可責難者。有犯故也。於父不可責善者。無犯故也。子於父而責善則犯矣。或曰。子於父而爭不義。固欲其善。爾猶責善也。然則爭不義者寧非犯乎。或曰子於父而爭不義。惟當不義則爭之。爾非責之也。卽非犯之也。責善者非當不義而然也。顧當不義則爭之。君有然。

父亦有然何以見當不義則爭之者之非犯而責善乎且非當不義時而諭親於道者又豈責善乎竊謂爭者諫也爭與諍同君則有犯而直諫焉父則無犯而幾諫焉惟孝經何以未言其爭之之異也答曰此其異實於孝經而得之矣經言孝者首言以順天下然則孝者順親也孟子云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蓋順親者親能順道也不責善而終能善也其爲爭之而無犯可知也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其曰中於事君以此見或去位者爭之而有犯矣曲禮云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蓋逃去也去之者事君之道也夫不顯諫者且去之況直諫者邪經

曰父子之道天性也號泣者由天性動之也幾及號皆讀平聲

或問曰孝經云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釋文從鄭本無其字謂其衍字耳孝經云則身不離於令名釋文無不字離力智反何如答曰漢書霍光傳引文亦作不失天下惟論語云舜有天下又云湯有天下自舜湯言之蓋其天下也今邢疏本有其字斯非衍焉白虎通引文與邢本同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亦有其之爲文也易文言云非離羣也釋文離力智反易彖傳云離麗也釋文離列池反孝經釋文讀離與非離音同諸侯章釋文作不離諫諍章釋文從鄭本當作不離今脫不字阮校以爲身麗於令名非也釋文所讀音可別也且不離與不失不陷辭氣以一例宜然白虎通引文固一例也

感應章 答問四條

何猷問曰孝經於西銘何如答曰李氏清植云孝經西銘所自本也蓋孝於父母者必心父母之心而友愛於兄弟孝於天地者必心天地之心而胞與乎民物是也經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言王者父天母地而爲孝也此西銘所謂吾父母之宗子也易說卦云乾爲天爲父坤爲地爲母邢疏稱焉邢疏云明天之道察地之理亦據易繫辭傳文也

梁修爲問曰孝經感應章唐御注云父謂諸父兄謂諸兄

又云禮君燕族人與父兄齒也邢疏云父之昆弟曰伯父叔父己之昆曰兄其屬非一故言諸也遂稱詩伐木云以速諸父詩黃鳥云復我諸兄是也詩序云角弓父兄刺幽王也蓋謂君之諸父諸兄也又稱詩楚茨云諸父兄弟備言燕私鄭箋云祭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是天子燕族人也禮文王世子云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則知燕族人亦以尊卑爲列齒於父兄之下也邢疏申注者殆得其義歟僞古文尚書大禹謨云至誠感神僞太甲云享於克誠唐注於此用之而疏亦申之何也邢本經文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石臺本作光於孰善乎答曰唐頒尚書正義用僞古文故唐注用之邢

疏未察而別之。爾孝經緯瑞應圖。今鄭樵通志存其名。邢
引緯以申誠和之感。亦失之矣。禮運言聖人大順者云。故
天降膏露。地出醴泉。此緯文所襲也。唐御注云王者父事
天。母事地。言能敬事宗廟。則事天地能明察也。此注自天
子父母沒而由世子卽位者言之。故注言天子有父有兄
者惟言諸父諸兄爾。然經言宗廟在下文。其上文豈悉言
宗廟之事乎。孟子云。爲天子父。尊之至也。言舜爲天子而
父在也。漢高帝之父太公何如邪。漢高帝之兄仲又何如
邪。司馬注云。天子至尊。繼世居長。亦與唐注同。釋詁云。于
於也。左傳每參用之。此不必改從一例也。今本感應章。釋
文從鄭本同。石臺本唐石經作應感章。雖倒文亦可。惟當

知其由爾。茨徐咨反。冠讀去聲。誠讀若咸。邢疏。商紂恐非
其有也。今本其有誤作其西。當正之。漢書高帝紀云。上五
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亡二日。土無二王。皇
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柰何令人主拜人臣。如
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彗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
太公。太公曰。帝人主。柰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詔曰。子有
天下。尊歸於父。人道之極。朕平暴亂。天下大安。此皆太公
之教訓也。今尊太公曰太上皇。由是言之。漢高帝不學。豈
不愧於舜之事父孝者乎。漢書高帝紀云。上奉玉卮爲太
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
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惠帝紀云。二年。郃陽侯仲薨。此高

帝仲兄後高帝而死。[illegible]朝讀若潮。說太公[illegible]者稱古[illegible]
無通。彗似歲反。帝也。所以壞者[illegible]而反。郤讀若谷。[illegible]
尤潤慶問曰。孝經云宗廟致敬。鬼神著矣。上文云天地明
察。神明彰矣。邢疏稱上言神明謂天地之神。此言鬼神謂
祖考之神。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稱先儒釋云。天曰神。
地曰祇。人曰鬼。鬼亦謂之神。大戴禮五帝德云。黃帝死而
民畏其神百年。是也。如疏言。則地神無引文。今釋之者何。
答曰。禮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此宜引焉。詩楚茨
言祭先祖者曰。神具醉止。亦其義也。此疏當接天地人之
文曰。亦通謂之神。乃以地以人言之。則洽也。
伍蘭清問曰。孝經云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唐御注云。事宗

廟能盡敬。則祖考來格。享於克誠。故曰著也。司馬注云。知
所以事宗廟。則其餘事鬼神之道皆可知矣。司馬於唐注
何如。答曰。此鬼神卽宗廟之祖考也。唐注酌焉。司馬自宗
廟鬼神而推之以盡其餘。爾若祭法云。王立七廟。諸侯立
五廟。大夫立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而又云。法施於民
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
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其義也。適讀若嫡。菑與災通。捍侯
翰反。

事君章 答問二條

尤潤慶問曰。孝經事君章注疏釋補過者。據烝民詩補袞
職之闕而釋焉。善矣。其有可酌者。經云將順其美。注云。將

行也。君有美。善順而行之。其釋將未洽歟。答曰。司馬注云。將助也。上有美則助順而成之。此釋將洽矣。詩商頌箋云。將猶扶助也。今以言孝經。蓋通其義焉。此章引隰桑詩遐不謂矣。注疏以遠離君者言。司馬注以君疏遠者言。其說不同。其義皆各當也。釋詁云。遐遠也。禮表記言諫而不陳君過者引此詩以明之。遐作瑕。鄭注云。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隰桑鄭箋云。遐遠。謂勤也。箋以爲遠豈不勤乎。謂勤。釋詁文。詩箋與禮注不同。董子所謂詩無達詁也。然箋釋不謂爲豈不勤。嫌近添文。故唐注異焉。如以禮注言此經。又不如遐遠在進退閒之言也。或釋之曰。胡不勤矣。非忠臣辭氣。宜然也。當讀去聲。

伍蘭清問曰。孝經事君章。司馬注釋上下能相親者。反言而明之。其說曰。凡人事上。進則面從。退有後言。上有美不能助而成也。有惡不能救而止也。激君以自高。謗君以自絜。諫以爲身而不爲君也。是以上下相疾。而國家敗矣。今攷虞書稱舜戒禹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司馬注据焉。其注諸文。多可於司馬通鑑而得之矣。惟所謂激君以自高者。未知其說也。答曰。此對將順其美而言。此司馬公時王安石有然也。宋史云。神宗曰。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皐夔稷契。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蓋此激君以自高也。絜與潔通。絜息列反。傅說讀說若悅。

喪親章 答問七條

或問曰。孝經云。哭不偯。釋文云。偯於豈反。俗作哀。非。說文作悠。云痛聲也。音同。邢疏稱禮閒傳云。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鄭禮注云。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聲餘從容也。此疏据禮以互推而明矣。今可引申歟。答曰。禮雜記云。童子哭不偯。又云。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鄭禮注云。所謂哭不偯。蓋孝經義同。曾申曾子之子也。以是問之。非賢者家風難及邪。從七恭反。今本悠誤爲怒。當正之。

或問曰。禮喪服四制云。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鄭禮注云。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又四制云。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鄭禮注云。言不文者。謂喪事辨所當共也。遂引孝經說以證此。謂臣下之說。今孝經邢疏說同。何也。答曰。此記禮者失之。而釋者不察爾。孝經云。孝子之喪親也。言不文。此以孝子而該之。豈別君臣上下者邪。孝經語孝者。非自天子諸侯而至卿大夫士庶人邪。禮喪大記云。非喪事不言。固統君而稱也。攷諸周書。成王之喪。則元子釗聞顧命而有言矣。顧命者。喪事所宜言也。若夫滕定公薨。世子使

然友問喪禮於孟子焉。其往復皆世子有言也。如滕世子不言。何以盡大事乎。豈皆不言而事行乎。蓋所謂不言而事行者。以喪事備具可不言也。非以喪事不可言也。所謂三年之喪君不言者。不言政事也。故論語因高宗而槪之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聽政也。諒闇皆讀平聲。詳論語述疏憲問篇。共與供通。

梁脩爲問曰。孝經云。毁不滅性。司馬注云。滅性謂毁極失志。變其常性也。然乎。答曰。是不皆然。有毁極而不變其常性而遂亡者。禮說。性生也。今當謂滅生。蓋與上文傷生爲變文爾。言其滅天地生人之性也。邢疏云。殞滅性命。遂稱曲禮云。居喪之禮。毁瘠不形。又云。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斯其義然矣。慈孝性也。反而不慈不孝。滅性也。禮注云。形謂骨見。疏云。骨爲人形之主。故謂骨爲形也。勝讀平聲。禮檀弓云。毁不危身。爲無後也。喪大記云。毁而死。君子謂之無子。蓋滅性也。

或問曰。古喪事有浴尸之禮。今粵俗買水。禮歟。答曰。非禮也。子喪親時。不敢行之也。桂海虞衡志云。蠻俗親始死。披髮持缾。哭水濱。擲銅錢紙錢於水。汲歸浴尸。謂之買水。否則鄰里以爲不孝。蓋蠻俗如斯也。嗚呼。今奉聖人之教。何爲而同蠻俗邪。棺槨衣衾之禮。何爲而以斯非禮竄其間邪。擲讀呈入聲。竄七亂反。

李禮輿問曰。孝經云。生事愛敬。死事哀慼。生民之本盡矣。

司馬注云。夫人之所以能勝物者。以其衆也。所以衆者。聖人以禮養之也。夫幼者非壯則不長。老者非少則不養。死者非生則不藏。人之情莫不愛其親。愛之篤者莫若父子。故聖人因天之性。順人之情而利導之。教父以慈。教子以孝。使幼者得長。老者得養。死者得藏。是以民不夭折棄捐。而咸遂其生。日以繁息而莫能傷。不然。民無爪牙羽毛以自衛。其殄滅也。必爲物先矣。故孝者生民之本也。其說洽歟。答曰。未洽也。韓文原道云。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教之以相生養之道。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此韓文以相生養者統言聖人之道也。若夫孝經專以孝道而言。非統言相生養者也。經云。夫孝德之本也。遂云。天地之性人爲貴。明乎德之本天性也。故曰。其所因者本也。司馬注云。本謂天性。是也。今釋生民之本。當同。謂天生民之性也。由愛敬而哀慼。皆天性也。生事死事皆盡其性。故曰。生民之本盡矣。如司馬說。則經言盡者竟遺之乎。或辯司馬說者曰。經言孝道。則生民報本焉。孟子云。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斯其爲生民之本乎。國語稱民生於三而報之者。父生之。其先也。詩蓼莪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又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故曰。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言我不得終養而父母已死。則我爲鮮寡之窮民。生不如死。此孝子恨無以報所生也。蓋報本之思而哀甚也。由是言之。生民之

本謂一本之親也。如或說。則經言盡者又何說邪。此無可言報盡也。其欲改司馬說而未得歟。晉語云。夫德義生民之本也。則孝經此文可推矣。經言孝治者云。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未嘗如司馬說言民不夭折也。儀禮喪服。言孝矣。豈無言屬者乎。禮三年問云。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此禮以鳥獸哀所生而明生民也。其善以物言也。則洽也。禮養讀養上聲。相生養同。夭與殀通。於兆反。殄。徒典反。絕也。介甲也。蓼讀若六。勄讀若衛。昊。何老反。鮮讀上聲。終養讀養去聲。有知讀知如字。莫知同。失喪讀喪去聲。號戶羔反。蹢躅讀若擲逐。不行也。踟躕讀若馳廚。行不進也。啁張留反。噍子流反。頃若穎反。俄頃時也。

伍蘭清問曰。孝經云孝子之事親終矣。何謂也。答曰。王氏應麟云。此言事親之終。而孝子之心昊天罔極。未為孝之終也。曾子戰戰知免。而易簀得正。猶在其後。信乎終之之難也。易簀見禮檀弓。范氏祖禹云。夫有生者必有死。有死者必有終。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或問曰。今讀孝經終篇。乃思邢疏云。曾子至孝。蒸蒸不熟而出其妻。家法嚴也。然曾子出妻。其有誣乎。答曰。此邢據僞家語。襲白虎通者言之爾。漢書王吉傳云。子駿為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顏注引如淳云。韓詩外傳曰。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由是言之。則謂曾子出妻者誣矣。以上答問共八十八條

〔明〕辛全撰

四書說五卷

清匯印本

辛書弁言

復元辛先生道高望重倡正學於河汾
惟時不獨縉紳子弟皆依以爲宗即異
方賢哲暨軍卒賣卜之徒咸感慕而進
訪召貢笈而從教矣其著述充棟向因兵
亂多所缺闕僅以一半而寄諸賈舍辛
納言遵仰孫公從高足閣章李子及同
學君棟王子緝熙高子之請捐資取贖
而付其板於王子子之嚴正齋更得三人
募義補輯將復其舊嗣後守憲李公萬
函鄉紳王公雲將補孟子說而先生之
集固已得其大全矣數年以來詞林王
公敫五徵君范公彪西司李毛公方來
皆徵訪印刷以廣先生之學於海內是

不可謂非大道蔚興之一會也在先生
與秘心印如吾友雲將同憲公党子子
衡趙子君棟王子明之康子彭年陶子
仲棋楊子等月朔講學以敦實行以扶
淳風但書貴多藏傳布一以廣其教一
以防其缺也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倡明正學而在廷諸臣
濯磨敦勉以成協和風動之治若得此
書而左右之其關係於世道人心豈眇
小哉余不敏因與二三同志勉從其事
以祝聖統於無疆云

江西布政使後學李聯霄識

學庸說序

繹尚友之說自分誦讀不
盡可斷欲尋求借大天下
幾錢得盡友之且士之善者
簿名簡締亦誦讀是求

序一

得亭至而右得關散於遠者
亟稱繹之，尋，庠士則亟以請
治州者求其著述首閱學
庸說便不能釋手終其說
再繹之深幸舊學亦不甚

謬差承皆先嚴十歲以祗
推衍其說而增益之大都說
散不說性說勉強不說自然學
問德分不敢以聚人不得已業
設教二十年弟子亦多顯者

序二

然每慣說書或差今見是說
何其言之簡，簡迥大學之善中
庸之中，期於至期於中警
奇者反在壓壘千里可即
昔人謂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

原缺

四書說 大學

河汾野人辛全

八條目只是三綱領三綱領揔歸一止至善此大學之道也

大學一書只止至善一句為主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止至善之功也

止至善包了明明德明明德包不了止至善講止至善較完全且得本旨

以新民並觀則明明德重合三綱領並觀則止至善重也

大學不必說得大深大玄明明德只是自家做好人新民是與人同做好人止至善是大家做好人到底好人即是大人即是聖人

問何如是明明德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何如是新民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何如是止至善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夫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紫陽夫子釋明德曰人之所得乎天遡明德之源也虛言其潔淨靈言其活潑具衆理指靜時言應萬事指動時言

問德何如謂之明曰氣質欲拘他畢竟拘不得物欲欲蔽他畢竟蔽他不得曰何以明明德曰莫教氣質拘莫令物欲蔽問何如可令氣質不拘物欲不蔽曰徐懋齋有兩語開其明之之端以踐其明之之實

德本明而葆其常明之體明也德失明而復其本明之體亦明也葆常明之體是性之大人復本明之体是反之大人

家國天下之人都是民良知良能民皆有道之格致所以新其良知道之誠正修所以新其良能齊治平則新矣

明德新民是王道不明德而欲新民是伯道伯者新民耳目王者新民心術

明德而不新民不可謂止至善新民而不本於明德亦不可謂止至善明德新民不知本末先後亦不可謂止至善知本末先後而不造其極亦不可謂止至善至乎止乎豈易言哉至乎止乎豈絕德哉

至善即性善之善止至善是盡性合天

止至善止字絕不死煞至善無窮止之功亦無窮會得堯舜猶病文王望道未見純亦不已與夫子何有於我之心方可言止至善矣不然是止吾止也之止非止至善之止

問先儒何如有必至於是而不遷之說曰遊京師者既至京師其可遊觀更自無盡不遷者謂不可復出京師來非令其死坐一隅不動轉也

止至善止字指功夫言知止止字指本體言

知止指見成說知止前畢竟先有格物致知工夫不然何以得知止也

知止即是知至

問定靜安慮曰不消口說格致誠正[illegible][illegible]矣

知止是格致以後事意誠則定心正則靜身修則安慮者謀修齊治平之功得者得修齊治平之效上下只是一意而後字亦不虛

若說只知止定靜安慮一齊便到則經文不消有而後字

若忽而後字便是不知所先後也與道遠矣

知所先後先後二字結上節而後字起下節先後字

格物致知是求做好人法子誠意是起念時要好正心是未起念時要好裡面既好修身則外面亦要他好齊家只是與家人同做箇好人治國只是與國人同做箇好人平天下亦只是與天下人同做好人雖是要與天下人同做好人惟自身先做好人第一着知此便是知所先後不然便本亂而末不得

誠意是念頭方起動時功夫正心是念頭未起靜時功夫

心指全體而言意者心之一端

家國天下身心意知皆物也辨別其誠正修齊治平之方與所以不得誠正修齊治平之故明格物也天下國家身心意知只是一箇物字慱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只是一箇格字

慱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是格物致知篤行之是誠意正心修身

格物物字雖兼天下國家身心意知其[illegible]是先在自己身心意知處先辨別是切要功夫

格物物字即是有物有則的物字即是誠者物之終始的物字即是萬物皆備於我矣的物字但物有本末須慱學審問慎思明辨以格之也

以窮理解格物致知不惟程朱夫子如此即陸象山先生亦然嘗閱其語錄有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此言大學指歸欽明明德於天下是入大學的標的格物致知是下手處中庸言慱學審問慎思明辨是格物之方讀書親師友是學思則在已問與辨皆須即人自古聖人亦因往哲之言師友之言乃能有進況非聖人豈有任私知而能進學者又言格物是下手處門人李伯敏問如何樣格物先生曰研究物理伯敏云天下萬物不勝其繁如何盡研究得先生曰萬物皆備於我只要明理然理不解自明須是隆師親友觀此知論格物處陸與朱亦無異而近世[illegible]宗陸者於此說亦忽焉而不察何也

格物致知斷以程朱之說為是

格致是迷悟關誠意是真妄關過此二關別處易着力矣謂格致後易以誠意可也謂格致便是誠意不可也謂誠

意後易以正心可也謂誠意便是正心不可也謂正心後易以修身可也謂正心便是修身不可也謂修身後易以齊家可也謂修身便是齊家不可也謂齊家後易以治國可也謂齊家便是治國不可也謂治國後易以平天下可也謂治國便是平天下不可也一槩混說聖經晦矣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以至於三字包天下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修身二字包格致誠正

有天下者以修身為平天下之本有國者以修身為治國之本有家者以修身為齊家之本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問有家者止營心於一家可乎曰有家者止營心

於一家庶民也若大人身雖布衣亦以天下為一家矣孔子是也

大人只是箇好人好人在上便是堯舜諸人好人在下便是孔孟諸人

其所厚者數句只是家不齊決治國平天下不得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即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問國不治天下不平不格致誠正者其病何在曰只是人人都好修身齊家既好修身齊家便是極好念頭何為如此曰錯認了修身齊家也問何如錯認曰緫說修身便耻惡衣惡食緫說齊家便求富潤屋

薛子曰大學八條目一節不可缺而近世諸儒每曰致良知足以盡之或曰格物足以盡之或曰知止足以盡之其然豈其然乎果如其說則聖經只該說致良知盡矣或說格物知止盡矣何為紛紛支離而設八條目乎

謂知止修身是大學緫關會處則可謂程朱不知此意則不可

格物致知是大學中一事舉此槩大學可乎

謂知止後可以定靜安慮得可也謂知止後便定靜安慮得不可也謂格物後可以致知可也謂只格物便盡大學不可也謂致知後可以誠意可也謂只致知便盡大學不可也

講良知格物靜坐知止諸先生亦不是欺人語亦是真真切切寔做工夫的人緣他在一途用力真有所得力處遂謂天下道理止於如此不復虛心求了如病痢疾者服小靈丹而愈病痰嗽者服二陳湯而愈一謂天下只有小靈丹是軒岐傳来真正方子其他方皆不是了一謂天下只有這二陳湯是軒岐傳来真正方子其他方皆不是了不知天下之疾不止是此二者亦不足盡軒岐之方也

曾子絕善學孔子孔子述而不作他亦述而不作何處見曰他傳大學多引用詩書之言

明德誰之明德明命誰之明命峻德誰之峻德皆自己固

有之本體也克明為誰克明顧諟為誰顧諟皆自己合
用之功夫也以自己功夫完自己本體故曰皆自明即
是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意曰自人誰不有胡不自
明

定後靜靜後安安後慮日新又新光景燎然心目之間矣
日日新較茍日新另是一番光景又日新較日日新又是
一番光景又日後光景無窮非區區守定一新以為止
也

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是作新民一句的註疏

其命維新便是自新新民之極問然則使人人皆欲新天

命而為天子乎曰命字最當活看有天下者有天下之
天命有一國者有一國之天命有一家者有一家之天
命有一身者有一身之天命人人皆做得自新新民功
夫人人皆有其命維新的分量此大人造命回天事也
天下亦新命中一大事非必人人得天下始為命之新
也

君子是法三聖者非指三聖言

存養此心須到極深極密處體認此心須到極明極微處
打掃此心須到極潔極净處擴充此心須到極廣極大
處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止至善傳首節重止字次節重知字三節是止至善的樣
子四節是明德止至善五節是新民止至善

問四海九州孰非民之所止而專言邦畿者何故曰居山
林者與居城市者較自是不同居外省者與居京師者
較又自是不同何止以邦畿為王者建極之所宗廟百
宮所在較外省自是安而不危雅而不俗此居身至善
之地也故引之以比明新之至善

說箇鳥知止所以愧為人者說箇民有止所以愧為君相
師者也

止至善一傳係筆洞先生說得最妙
於緝熙敬止文王明德止至善也可想見定靜安慮意止
仁止敬止孝止慈止信文王新民止至善也可想見處
而能得意

道學即格致也自修即誠正修也恂慄則意誠而心正矣
威儀則心正而身修矣

又新安謂明德是得於稟賦之初盛德是造於踐履之後
賢指道統親指治統樂其樂是教利其利是養

無訟則民新矣所以使之無訟者則明德也本也

家有訟則不齊國有訟則不治天下有訟則不平鬪何以
使其無訟曰不必求之家國天下請先內自訟訟之不
已自有大畏民志處

無訟世界囹圄空虛刑措不用何等熙皥何等快樂不知
予得於吾身而親見否恒切望之

朱夫子章句與格致傳不可輕易更移請僑與朱夫子五

同處全在格致章問後儒另立門户何故曰緣他自已看得大高說道我依程朱之說我比程朱低了曷若另為一說自謂直接孔孟之傳比程朱則更上一步矣不知程朱之說是孔門大路我不跟他踪跡却向邪徑去也

朱夫子恐後世有非學之言也故或問於格致章詳哉其言之矣試取而詳味焉知先生一片苦心蓋質諸孔曾而無疑也

朱夫子太學或問論格致處最宜留心

如朱子不應補格致之傳也則先師不應有此格致之言矣先師之言是朱子之補亦是也况白文有此謂知之至也有明証乎如謂此謂知之至也之言當在此謂知本之後則聖經宜曰知本而後知至矣何謂物格而後知至乎此聖經明白証據朱夫子一定之見安有毫髮可疑乎

先說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後說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此正朱子之學知所先後處

問格物致知只求諸心可也何為說天下之物諸儒病其支離者以天下二字也曰要誠意正心修身安得不格身心意之物不格身心意之物何以誠意正心修身要齊家安得不格家之物家之物不格何以齊家欲治國安得不格國之物國之物不格何以治國欲平天下安得不格天下之物舉天下二字包家國身心意知在其間矣天下二字本經文明明德於天下處来若病其支離則天下二字不自朱子始有先朱夫子而支離者更何必求多於朱子也

朱子非謂將天下物盡知了方去做若然則呆甚矣只是隨處體認天理要明白

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夫子當日深為子路病近世每取之以講格物致知講道者且不免落此窠臼又何怪不知學者謂空談無益而有講學之禁也

問誠意章頭緒大多曰不然做兩句說是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做一句說是勿自欺做兩字說是慎獨做一字說是嚴慤之是誠意也

誠意章首節畫出個君子坦蕩蕩様子次節畫出個小人長戚戚様子

惡人欲如惡惡臭愛天理如好好色皆務决去而求必得之此是聖學寔用功處若不點理欲字只說清空說便差之遠矣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不自欺不自欺即是慎獨慤是誠意

程子謂有天德者可以行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慎獨之旨徐筆洞先生發得極詳極透如曰念頭初起時此衷先覺其真妄固獨也即事物交接時亦觀自覺其然不然

者亦獨也即事物應酬後默默回想其中之是不是者
亦獨也初動之獨有嚴防法交動之獨有密證法既動
之獨有挽迴法總之是慎獨總之是勿自欺總之是誠
意又曰慎獨二字便括盡一部大學在自家心裏體驗
如心有所而不在此即自欺其身也惟獨知之也如好
惡之僻此非欺家人也亦自欺其好惡也惟獨知之也
如求人非人而不反諸已此非欺國人亦自欺其已也
惟獨知之也如欲絜矩而不本於忠信此非欺天下也
亦自欺絜矩之念也惟獨知之也此箇獨隨接家國天
下而咸在此箇欺隨處家國天下之隙而易萌則慎獨
工夫宜無時無處而不致力故治國曰心誠求之平天

下曰先慎乎德皆此慎獨勿自欺也對家國天下而言
則曰獨先家國天下而檢則曰慎

予有意於慎獨不慎處恒多也因為箴以自警焉箴曰人
生之初各具聖心渾合天地流通古今胡為任悖為禽
為獸人非鬼責身心叢疚揆厥病根由未致知既知之
後全屬自欺善念一興雖欲充廣旋復消沮終歸虛想
妄想一萌亦欲克之旋復遮護令其長滋天理日消人
欲日長夜氣漸汩愧怍俯仰猶思欺人百計蓋藏肺肝
呈露欲蓋彌彰人心至明天監不爽感應之機捷於影
響請自今日急圖自新質盟天日湔雪心身向日之非
利刀截斬心鏡光明一塵不染倏然念起辨析惟精真
妄之似莫爽權衡充我真心如好好色火然泉達必極
其則除彼妄想惡臭環身掃除廓清肯復一聞清夜靜
中時露聖竅惺惺不昧恒勤省照應酬紛沓良知自明
反身一顧天理流行暮夜之金暗室之色物怪人妖敢
戕天德困頓之境生死之場慎獨兩字佩守勿忘十目
十手莫肯寬我天地鬼神時右時左今日更始是曰自
新新新不已天德斯純普為王道家國皆春不失赤子
是真大人嗟嗟小子克念作聖急服瞑眩驅爾痼病歲
不爾延天有明命念茲在茲奉持一斂

又嘗覺自欺處多也作小詩十首自策錄之于此望同心
者共為我針砭以勿此一欺

人不自欺作聖之基慥慥皜皜靦面宜尼
人不自欺可對天知時時對越頹不忸怩
人不自欺可共人知光明正大人心可維
人不自欺何問人知獨往獨來丈夫鬚眉
人不自欺世味難移冀尤筵骨寧肯卑卑
人不自欺無往不宜六合一家寧有籓籬
人不自欺方寸熙熙逍遥自得再出庖羲
人不自欺平治神醫為道宗主為世羽儀
人不自欺道脉可持今來古往舍我其誰
人不自欺真不吃虧生順死安萬古聲垂
間居不必專指無人處只 不見君子處即是

見君子而後厭然厭惡也自厭惡其不善也此是小人明
德露處從此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當下便是君子他却
揜不善而著其善此所以做小人到底其可為之痛哭
流涕長大息也
閒居為不善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
視己如見其肺肝然自大聖大賢以下此症候人人都
害只是輕重深淺不同吾輩當下急宜痛痛自勘莫待
膏肓
誠中形外兼善惡說承上起下之詞
問人之視己是君子視小人否曰只說君子視之則所為
不善猶可揜之於常人然不必君子看破只世間叫做

人者一視之便如見其肺肝矣可見人眼最尖十分遮
揜畢竟瞞昧不得真是凜凜可畏故下文有十目十手
之訓也
十傳皆曾子作何為却說曾子曰此蓋曾子見君子自慊
如彼小人自欺如此切身體貼悚惕一番與左傳君子
曰史記太史公曰諸文法同
問十目十手是自己見得如此是後來真有十目十手也
曰十目十手是後來實事試看作盜人犯後不止十目
十手然所以指視處不在犯時却在其安心作盜之時
也人若閒居之時見有十目十手後來却無指視惟閒
居見無指視後來有十目十手也可畏哉

國有嚴君國不亂家有嚴父家不亂此身有箇嚴主人翁
何患意之不誠也問何如得此身有嚴主人曰他原是
極嚴的曰何以知其嚴曰一敬他他便教我心廣體胖
不然他即取我肺肝教人看又沒半點蓋藏也豈不嚴
既如此何以有君子小人之分曰君子知其嚴而畏之
小人不知其嚴而慢之此生死治亂之分也豈止品格
而已哉
八荒我闥是心廣睟面盎背是體胖
誠意章前後自相註疏誠意只要毋自欺何謂自欺小人
飾便是自欺的樣子何如是不自欺曰如惡惡臭如好
好色自慊光景何如曰德潤身心廣体胖

身有所忿懥所字當味徃說指未來將迎見在過則既去
留滯說看來誠意章有見在不可過則意修齊章有既
過不可留滯意此處若作三項說大重復了決當在未
發時說不可亂猜
正心修身是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
正心即是敬以直內即是存未發之中
身有所忿懥身字還依本文作身字講謂身有忿懥等而
心即不正也心不在而視聽食即各失其則此身心交
會盲也故結曰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正心二字指未發時說偶閱羅整菴先生困知記云大學正
心工夫與中庸致中無異中庸章句所謂至靜之中無

少偏倚便是心得其正之狀也又曰戒懼慎獨就是正心誠意可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矣

有所忿懥好樂恐懼憂患是未發時不該有而有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惰是已發時不當偏而偏

有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惰等辟便見家之不齊然此乃是病證非是病根病根何在在自家不是不知自家不是自家便宜不知自家便宜那件是自家不是不知自家不是莫知其子之惡是其一也那件是自家便宜不知自家便宜莫知其苗之碩又是其一也存心如此身便不修便做出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惰等辟出来其家安得齊也

莫知其子之惡特舉其一隅耳其寔有妻不知其妻之惡有妾莫知其妾之惡有數妾莫知衆妾之惡有數子莫知其愛子之惡皆在其中莫知其苗之碩亦舉一隅其寔莫知其衣之美莫知其食之豐莫知其私積之多莫知其私貴之多皆在其中

昔人題齊家詩有云多讓些兒房裏物少聽幾句枕邊言正與莫知子之惡二句互發

不聽婦言不爭財利兄弟之間怡怡如也父母其順矣乎諺有一節是此章大關係勿作引証上文莫知其苗之碩毋作伴語

朱子解諺有節曰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此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如此盡情道破而人猶忽之何也

莫知其苗之碩一句最不可忽莫知其苗之碩亦是形狀箇貪得無厭之心自已存貪得無厭之心身便不修家人各存貪得無厭之心家便不齊何也父子各存貪得無厭之心便不得慈孝兄弟各存貪得無厭之心便不得友恭夫婦各存貪得無厭之心便不得倡隨不特此也以此心治國便是一人貪戾一國作亂以此心平天下便是外本内末爭民施奪便用聚斂臣便是財聚民散貨悖而出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子謂公子荊善居室蓋許其庶幾達此義也

第九章做三字講是孝弟慈做二字講是仁讓做一字講是恕

問一家仁讓一國方興仁讓何如不說一家貪戾一國作亂而止言一人貪戾言一人貪戾也或言一人仁讓也亦可何為前說一家而後說一人曰止一人仁讓一國豈能遽興仁讓必一家仁讓一國方興仁讓見致治之難也不消一家貪戾只一人貪戾一國即作亂見作亂之易也吁可畏哉又說一言僨事一人定國何故曰不惟一人貪戾足作一國亂也只一言之差便足僨家國之事尤足見亂之易召也又恐主家國者以仁讓誨諸一家謂我一人仁讓家人不仁讓安能使國人皆興仁

讓故曰一人亦是定國見不棱仁讓於家人亦是定國
此却專為家之主持者言也其意可謂懇之至矣
貪是好便宜戾是執己見貪之害事易見戾之害事難知
貪之病愚不肖者多染戾之病賢知者亦不能免也淸
濁雖不同致亂則一
非是為要求人非人自家先有諸己無諸己只言有諸己
無諸己而後可以求人非人也
有諸己而後求諸人是君子成人之美無諸己而後非諸
人是不成人之惡
人只有諸己無諸己可也何必曰求人非人曰有諸己無
諸己是明德求人非人是新民君嘗了自家不肯求人

大學說　十七

非人則獨善矣非大人之志也
求人非人中間有許多憫憐他意思有許多開導他意思
有許多鼓舞他意思有許多感動他意思有許多成就
他意思這總是藏身以恕不然便是以善服人與大學
之旨隔千里矣
引桃夭詩是刑于寡妻意引蓼蕭詩是至于兄弟意引鳲
鳩詩是御于家邦意與中庸造端乎夫婦通非一槩泛
泛說也
平天下只在絜矩何謂絜矩與民同好惡也好惡何處與
民胴人理財之間也用人理財得其宜好惡與人同而
絜矩矣天下於此而平矣用人理財失其宜好惡拂人

之性而不知所絜矩矣天下於此不平矣人心之向背
天命之去留皆從此處分也此大學末章之提旨
所惡於上數句俱是矩毋以使下數句俱是絜先儒謂絜
矩數言是一恕字圖修齊治平之傳亦只發揮一恕字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真是如保赤子心誠求之
纔可以為民父母為民父母豈不是大人
自親愛賤惡等辟不能慎便至辟則為天下僇
樂只二節見己心與人心相通殷之未喪師一節見人心
與天心相通
說絜矩不絜矩得國失國何以說先慎乎德蓋為民父母
得衆得國是極好事為天下僇失衆失國是極不好事

大學說　一八

人人豈不曉得明白緣他將愛民的念頭不肯如好好
色的念頭一般擴充將好利的念頭不肯如惡惡臭的
念頭一般克去兩念交戰不已畢竟愛利念頭勝了愛
民念頭當其得求利去處百計千方真是無所不至在
人面前將取剩心華却要蓋藏粧出一段愛民心事來
不知人之視己真是如見其肺肝然失人心而得罪於
天地神明也何足怪矣使其病根只是不肯慎獨故緊
接君子先慎乎德慎德即慎獨也慎獨不必泛求只先
不要好利
天下不患難平只是要人人先把利字閑起若要人人把
利字閣起在上者先把利字閣起

在上者先要將利字闗起利人念頭却不可放下不放不
利人念頭小人方得樂其樂而利其利也
言悖而出者即是求利之言亦悖而入即是小民怨詈
問君子不言利身貧矣曰君子憂道不憂貧問國家不言
利則國家貧矣曰嘗聞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安
問貧而喪亡則若何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況生
財有大道則財恒足矣亦不至於貧而喪亡也
觀惟命不於常數句真是財命相連
人之有技是有才人之彥聖是有德亦能保我子孫是一
句黎民尚亦有利哉是一句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
出寔能容之真是好君子如好好色其惡小人可知如
此総稱得宰相惟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
真是惡小人如惡惡臭其好君子可知如此総稱得人
君
人主取天下第一人而相之宰相擇天下衆賢才而任之
天下不患不太平
大學三綱領八條目凡四書六經之理揔不能出乎其外
聖經一章是孔子親筆十傳是曾子親筆
論語章章與大學互發中庸孟子俱是從大學敷衍出来
朱子補格致傳理極正當筆力口氣畢竟與曾子不同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是明德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

修是德明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新民家齊國治天下平
是民新德明民新止至善也
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孔所以傳心也曰唯夫子之道忠
恕而已矣曾所以會心也其宗旨在大學尤為明顯以
綱領言明德忠乎新民恕乎德明民新止至善也其一
貫乎以條目言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其忠乎齊家
治國平天下其恕乎物格知至蓋知所以一也意誠心
正蓋得所以一也身修者貫於四體也家齊者貫於一
家也國治者貫於一國也天下平者貫於天下也欲明
明德於天下非大識大志人不敢止至善非堅心定力
人不能此曾子所以又有任重道遠不可不弘毅之說
也
十傳是曾子得意文字其他語孟所載語言皆與十傳互
發其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
寡有若無實若虛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此格物致知
之旨也其曰三省吾身自反而縮彼以富我以仁彼以
爵我以義此誠正之旨也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可以托
孤寄命此齊治之旨也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非如保
赤子之心乎出乎爾者反乎爾者非悖入之說乎其啓
手足而戰兢臨履也非瑟僩而恂慄之說乎其遠暴慢
近信遠鄙倍病脅肩諂笑也非赫喧威儀之說乎其嘉
孟莊子之孝也正思献子不畜聚斂臣之訓其政其臣

皆可則也其贊孔子之江漢秋陽皜皜之不可尚也蓋真知至善之所在而止矣其他可互發者殊多固不必一一而摘也

曾子養曾晳有酒肉必請所與不忍食羊棗是他止孝處

曾子居武城一節是他析義精處

問顔子没而聖學亡然歟曰否大學是孔子親定學規千聖宗傳揔在于是顔子雖大賢豈能外此而別為學今由其言而想之其傳文也擇乎中庸得一善也非格物致知之說乎其約禮也服膺勿失三月不違仁也不遷不貳也克己復禮也非誠意正心修身之說乎非禮勿視便視而見矣非禮勿聽便聽而聞矣非禮勿言便不言悖而出一言僨事矣非禮勿動便赫兮喧兮其儀不忒矣家齊是一家歸仁也國治是一國歸仁也天下平是天下歸仁也問為邦是欲明明德于天下也為仁由己不由人是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也遠佞人是惟仁人放流之屛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也不施不代若虛若無是斷斷休休可以為王佐也大學治平傳何不言禮樂敎化蓋義利分明邦正得所可以徐而及也謂顔子一身為大學註䟽可也謂大學為顔子之毖譜亦可也彼謂顔子没而聖學不傳者是別有所宗藉顔子為向導者也不惟不知曾子不知顔子真不知孔子不知聖學者矣

格致惟精也誠正修惟一也家齊國治天下平則允執厥中矣虞廷孔門原無二說太極理也在天謂命在人謂性心者理之管也情者心之發也才者心之能也格致所以明此也誠正所以體此也修齊治平推此也洙泗濂洛亦無二說

大學一書雜諸禮記中經千百年無人識得程子始表章之學者始知所宗格物致知乃最初用功之處尚缺其傳其他處亦多錯簡朱子稽古訓考辟議補缺正亂輯成章句或問使聖經賢傳燦然復明厥功大矣後儒未有所至不知稱頌其功而反謬議其失何其不知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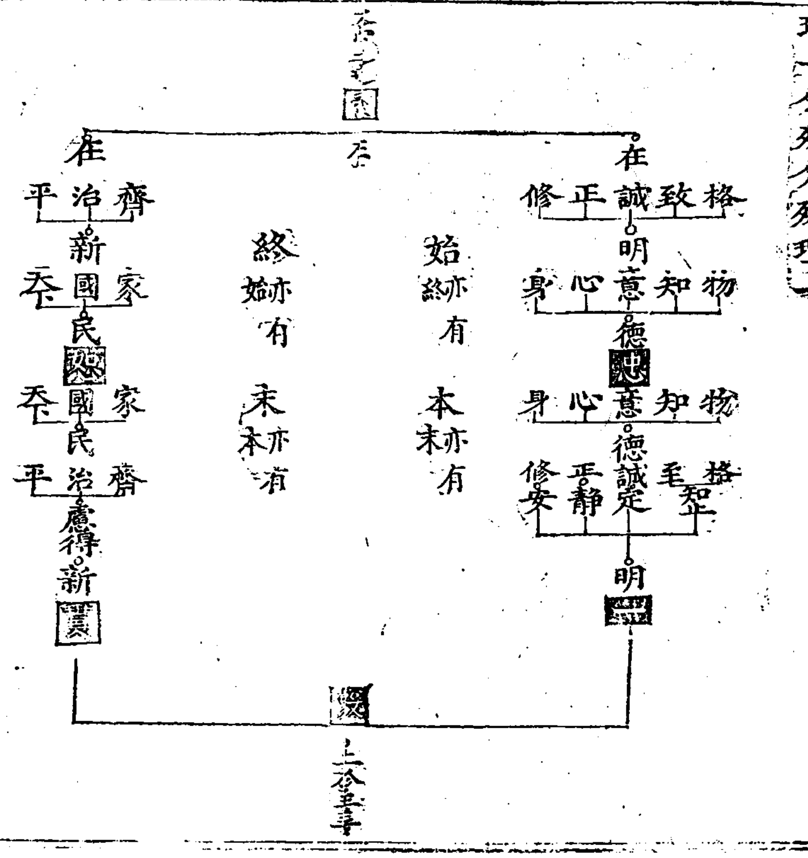
附䟦

大學一篇孔聖親筆十傳曾子親筆是圖是說又我先生手自叅訂者棟受而卒業覺其言簡義精憂深慮遠夫婦不難行習神聖可為矩矱真規矩準繩之可循菽粟布帛而不可厭者也因率一二兄弟付剞劂氏以普 先生明道淑人之心

門人杜國棟謹䟦

大學摠圖

理一分殊分殊理一



會此圖大學乎可忘言也會此圖經書皆可忘言也真

會心人此圖亦可不用也絳人辛全

刻書較錄助工姓氏

署絳州學正陳心鑑先生

友人

黃廷獻　杜沛仁

門人

杜國棟　馮雲龍　陳佐明　楊毓玲　薦有聲

朱廷越　朱爲銍　雒名教　陳鎮明　朱爲釪

李思誠　李思敬　尹之欒

中庸說自序

全兒時讀中庸雖酷嗜之亦不知體諸身心丙午小試平水人𥚃誠者自成章始思向裏尋求抵家循若無途從入迺掃地焚香正襟端坐取中庸正文反復求之復廣搜諸家之說互相參稽寢食俱忘日積月累似有隙明因取諸說之確者附以管測錄爲一書迨今十祀奇矣昨偶思諸家之說各成一書如日中天人所共覩亦何必錄即予平日諸章解句釋自有先民註疏亦似無容復贅惟于先民論未及者或彼此互相發者錄爲一冊庸備遺忘楚江夏賀陽亨先生見之細加評閱遂諗予曰子何監哉盍筆之以質

于宇內有道者不有益于人必有益于子也予拜手唯命遂筆之以就正

萬曆庚申二月之朔河汾野人復元辛全書于真然窩中

四書說 中庸

河汾野人辛　全復元
江夏老人賀時泰叔交評閱

這箇道理在天爲命在人物爲性在事爲道一毫不可增一毫不可減伏羲契此畫八卦以象示人至帝堯直點出曰此中也吾人所當執也舜恐人求之外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見當從心上執不當徒向外面馳也夫子又恐人疑其高遠難執也又點出一庸字見斯中不離日用常行之內豈難執哉聖人之認道精矣愛人至矣故子思子取以名書

六經惟易難看四書惟中庸難看聖賢不名其書以高遠

幽深奇特之名也而名曰易曰中庸見其理雖妙然易嘗不易不中庸也其旨深矣

中庸一書大意不出八字曰何也曰惟天生人人須合天

中庸周易明諸書皆破竹矣

中庸一性字貫之

解中庸者多矣而雜於佛老莊列者亦多

中庸理本深邃人再以玄談解之不陰晦中添雲霧乎須簡易明白方於經旨有益（一字萬金）（又不止一中庸爲然也）

如天生人便與他箇良心天命之謂性也人依良心而行便是當然之理率性之謂道也自己不肯失良心教人亦不失良心修道之謂教也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天命之性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
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
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
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率性之道也已欲立而立人已
欲達而達人修道之教也
朱夫子修道解本致中和句與後支制禮作樂等意相照
王陽明先生修道解本戒懼慎獨句與後支知仁勇尊
德性等意相照不可執此而非彼合觀之則完備矣
已性未失而防其失修道也旣失而復其初修道也皆所
以立教人之本也人性未失而防其失修道也人性旣
失而使之復其初亦修道也皆所以行教人之化也合

中庸說　三

而觀之義方完備執一說而格衆說則不是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指本體言修道之謂教指工夫
言天命之謂性體也率性之謂道用也修在已之道體
也修在人之道用也
本體工夫與體用字面同而義則異容易混看如大學德
民至善皆本體也明之新之止之皆工夫也明德體也
新民用也至止善者合體用而言之也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只是發出明德二字修道之謂
教一句則包明明德新民止至善三句意也
涇陽說精當
問道如何須臾不可離曰道是人之性命有他便是人須
臾無他便是須臾禽獸如官之印魚之水也官可須臾

離印哉魚可須臾離水哉人可須臾離道哉 賀評許家點眞心
過去不得
原說不可離非說不能離又非說離不得
戒懼是靜中主敬慎獨是方動研幾不相離亦不相混
戒懼是正心慎獨是誠意中是心正和是意誠致中和句
是齊家治國平天下家齊國治天下平則位育矣
近世有以戒懼二節作一意者予初以爲然再細思之畢
竟朱註爲是觀末章潛雖伏矣二節可見不然先儒靜
中體驗存養之說皆該抹殺而曾氏正心傳皆贅談也
問不覩不聞指道體否曰非也蓋指未發之時不曾見色
聞聲曰覩明覩也覩暗亦覩也聞聲聞也聞寂亦聞也

中庸說　四

安得有覩聞俱不時曰人不能無不覩不聞時中庸蓋
指邪色淫聲未交時先加操存防閑之功也斯時用何
工以操存防閑曰凜凜如對上帝 賀評所單指一件可補推
問恐懼乎其所不聞與有所恐懼何分曰恐懼之心一也
心在人欲而患得患失焉便是有所恐懼之心心存天
理而兢兢業業便是恐懼乎其所不聞
從其大體爲大人天命之性大體也戒慎乎其所不覩恐
懼乎其所不聞則先立乎其大者矣思孟之相印如此
戒懼是修道於未發求完天命之性靜而不離道也慎獨
是修道於將發求合率性之道也將動不離道也未發
而中天命之性在我矣道不離於靜也發皆中節率性

之道在我矣道不離於動也致中和而位育修道之極功盡性之能事與天而相合也

中和是狀君子戒懼慎獨後的性情若未用工人性情安得如此

謂未發含已發可也謂已發具未發亦可也是動靜互根之說也謂時時皆發時時具未發者而無分別則不可矣

未叩無聲鍾有未發之中也小叩小鳴大叩大鳴鍾有中節之和也未照無形鏡有未發之中也妍見其妍媸見其媸鏡有已發之和也卽物理可以識人心

大本卽溥博淵泉大德敦化達道卽小德川流而時出之

戒懼慎獨是工夫中和是本體工夫無時不用故本體無時不呈

中卽一故曰天下之大本和卽貫故曰天下之達道

致中和是實在經濟位育是實在功效非在心境上空想象也

致中和是位天地育萬物天地位萬物育則中和致矣如天地不位而使之復安其位焉萬物不育而使之復還其生焉卽位育也卽天地不位之不失其位焉萬物本育而使之不失其育焉亦位育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俱有致中和的本領俱做得位育的事業只有大小不同問四民何如致中和而位育曰無

食無衣人無生矣農以其餘粟食人女以其餘布衣人斯何爲哉蓋致中和而位育之一端也舉一隅他可類而推矣

問平天下是致中和天下平是天地位萬物育孔子致中和者何不能成位育之功也曰不然致字說得活如有家者致中和於一家則家齊是一家之天地位一家之萬物育也有國者致中和於一國則國治是一國之天地位一國之萬物育也有天下者致中和於天下則天下平矣是天下之天地位天下之萬物育也位有崇卑宰有衆寡故應有遠邇之分也若孔子則位萬世之天地育萬世之萬物矣家國天下云乎哉

小人之中庸也之字下還欠一反字若不然上邊亦不消有矣

君子而時中只是中節之和

一本中庸論道體處只是貫箇中庸其至矣乎

問道之不行該說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却說知者愚者道之不明該說知者過之愚者不及却說賢者不肖者何也曰不然知者是天下聰明人他把道理也看得幾分一意講求謂講求便是工夫却把躬行一邊看的輕了所以躬行上少至愚者心上昏昏不知何者是道當行復安敢望其行也此道不行之故也賢者是天下篤實人他把道理也行了幾分便一意躬行謂只躬行便

是工夫何消再加講究却把窮理一邊看的輕了所以
窮理上少至不肖者他既自暴自棄不復欲行安敢望
其明也此道不明之故也（賀評精微）
知者是一意在講學上用心躬行上看的輕些明道處亦
有幾分行道處全少賢者是一意躬行上用心講學看
得輕些行道處亦有幾分明道處全少若知者不明道
何以稱知賢者不行道何以稱賢賢知二字不可看得
大不好了（賀評與）
問既稱賢知何以過之曰不肯躬行其知能無差乎不肯
講學其能無差乎知者肯躬行知不差矣不惟道可明
且可行也賢者肯講學行不差矣不惟道可行且可明
也
知者之失不在求知而在不躬行賢者之失不在躬行而
在不講學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不可只作譬喻看（賀評正意在言）
（表要然有味）
問道之不行章說飲食知味何故曰前面說知愚賢不肖（賀評透）
不能與於斯道則中庸不爲高遠深晦難行難明之絕
德乎不知又非高遠深晦日日用平常之間就是誰不飲
食飲食自有正味知味便是知道何謂知味曰論語食
不厭精章是知味的註䟽也孔子之所以爲孔子止成
飲食知味之人也道既無物不有何獨專說飲食曰道

雖無物不有飲食於人最切言飲食者舉一隅令人以
三隅反也
問既說道在飲食似易矣何爲又說中庸不可能也曰恐（賀評是）
人見其難而不敢任也則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
也恐人見其易而不屑爲也則曰中庸不可能也
問隱惡揚善有心啟人之告乎曰聖心本無惡遇惡不覺
其即隱聖心渾是善遇善不覺其自揚善譬水惡譬泥
土也舜之心江海也泥土投之即融化而不有水投之
則沛然矣
顏子擇中庸得一善一者條件善者中庸之理也後面夫（賀評的）
字與得相照近謂一即一貫之一又謂中只是一不求
則二三矣雖似玄妙于本旨不切夫子立言之意未邃
及此嘗觀程夫子云一理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不敢
如此道可以破近說之謬矣
南方之強偏於柔北方之強偏於剛皆爲氣質之拘也末
段君子之強則氣質變化而德性用事矣
矯其易流易倚易變之私纔得不流不倚不變強哉矯矯（賀評是）
字蓋指工夫言也若作贊辭則無味矣
和而不流四句俱指見成說工夫全在矯字上
南人不矯所以終溺於南北人不矯所以終溺於北君子
矯之所以不流不倚不變也若將矯字作贊辭君子何
以得不流不倚不變乎書以請正來哲

四箇強哉是贊詞矯之一字是工夫強哉二字盖贊矯字
工夫之勇毅也強哉矯與善哉問諸文法同
子路氣質用事矯之一字是他對症的藥方　賀評更明透
問天理本自然順其自然可也何如又下矯字曰天理雖
是自然不可去矯但氣質之偏却將天理拘蔽若不矯
強去其拘蔽自然之天理能發見乎即發見也能保不
復失乎矯之者正所以矯其氣質之拘蔽使自然之天
理得發見發見不復失也若只曰矯不可也任其氣質
而爲之則無所不至矣　賀評徑直
如有不為不欲之念此自然也若不矯其為之欲之之心
安能無為所不為無欲所不欲乎

中庸說　九

如曰不可矯也則見色而淫心動見財而貪心動一任心　賀評凜凜
之所欲為則人欲肆而天理滅矣　賀評凜凜
牢為矯強君子不為自然小人　賀評儒什判然
自然字圖活字不是粘滯事
人只說不可矯不知矯者矯氣質也矯人欲也非矯天理
也　賀評是是
伊川夫子庶幾聖乎或曰何故曰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
而不悔也　賀評真識
有子路之勇涵養來便是顏子有顏子之仁融化來便是
大舜
先言舜之精一次言回之拳拳又言子路之當強者士希

賢賢希聖聖希天也
費字解作用之廣甚是精到然細味之帖似有著見明顯
意觀首章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隱微與見顯對待
朱子解此章隱字為體之微後十六章夫微之顯誠之
不可揜如此夫皆與見對待矣況本章上下察察乎天
地皆有見顯昭著之意細玩上下文義昭然可見又朱
夫子云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豈予之臆
說哉
天地問弘纖高下形形色色無非道理所在此道理何等
廣大昭明然無形聲可以聽覩非知道者不能會之故
曰君子之道費而隱

中庸說　十

通章只是言費而隱在其中一書亦然
夫婦之愚不肖可與知能謂中庸之理無物不具雖夫婦
之愚不肖亦不禁其知能正以證道之費非謂夫婦之
知能乎道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見斯道易而易知而人不必索之於
隱夫婦之不肖可以與能見斯道簡而易能而人不必
行之乎怪　賀評是
夫婦之愚不肖尚可與知能乎斯道可見半途而廢者只
是不肯用力豈道之難知難能哉　賀評是
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有所不能有謂道之精微與
妙聖人有不知不能者不知道之精妙與道之全體猶

有不知不能何以為聖人乎嘗聞姚江先生之言曰道無窮盡止極而不可以窮盡極止求之也斯言最切蓋及其至也至字卽極至之至猶俗言盡頭處也凡天下有盡者可以盡斯道乃無極之理本無盡頭者聖人知能安能得盡況聖人望道未見之心時若有所不知不能者哉不知不能不足為聖人病而適以見道之費也

問前章唯聖人能之此章聖人有所不能何也曰道無窮盡止極而其中又自有切要處自有切要處言則曰惟聖人能之自其無窮盡止極之處而極言之則曰極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只言道無窮盡耳非謂聖人有欠於

斯道也

聖人有所不知見人不必索隱聖人有所不能見人不必行怪蓋聖人只知其當知而索隱者欲知聖人之所不必知聖人只能其當能而行怪者欲能聖人之所不必能　賀評是

以聖人生知安行猶有不知不能況未至聖人者而可廢於半途乎

說夫婦可與知能見夫婦不可自棄說聖人有不知不能見人不必以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為聖也說天地有所憾見造化無全能人當以贊化育而位之也本體上工夫當於言外見得

鳶魚物也飛躍其性也戾天躍淵鳶魚之率其性也此言道機流行上下昭著之意

問禪學亦說鳶魚與吾儒何分曰鳶魚物也能飛能躍者性也此禪機也如吾儒說鳶魚物也鳶必飛魚必躍性也戾天躍淵鳶魚之率性而合道也鳶入淵魚戾天則非道矣

會得鳶飛魚躍意真無往而不自得矣　賀評工到自見

君尊臣卑鳶飛天魚躍淵也君弱臣強鳶入淵魚戾天矣父坐子立鳶飛天魚躍淵也父立子坐鳶入淵魚戾天也男外女內鳶飛天魚躍淵也女外男內鳶入淵魚戾天矣此特舉一隅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鳶飛魚躍是坦蕩蕩光景鳶躍魚飛是長戚戚光景　賀評如畫

鳶魚機括與六經四書皆足互發　賀評兩問盡是

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恐人同於禽獸也玆令人法鳶魚之飛躍者何故曰物各有理窮理時卽一石一木亦有妙趣何況鳶魚此取善貴廣之說也理有至善詣極時卽夷惠諸人且姑舍是何況鳶魚此歸宗欲正之說也

或曰天生人原非儒也非道也非釋也儒道釋強增之名耳曰天生人箇箇皆是儒者為儒不失其初為釋道則失其初矣曰何所據而知天生人皆儒也曰三皇五帝佛乎曰非也曰道乎曰非也曰儒乎曰三皇儒而皇五

帝儒而帝也曰既知此矣復何疑乎子之説哉

問夫婦小天地也天地大夫婦也以此解造端夫婦察乎天地意然與曰非也夫婦小天地天地大夫婦此只説了箇發端意與造端意通無干涉造字專指工夫猶言修為造詣也前面説道之費隱莫破莫載察於上下形容道體可謂至矣若不説出工夫教人何處下手不類鳶鶱綉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者乎故子思喫緊為人點破説道夫婦知能便是道之發端人於此處多是放僻邪侈便把道之端從此壞了所以夫子謂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故君子直從此處戒懼慎獨實做盡性工夫此即所謂刑於寡妻也由此而推至其極便可察乎天地之間也何以察乎天地之間也夫婦盡其道便可盡子臣弟友之道矣子臣弟友盡其道便可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也子臣弟友之盡道道察乎子臣弟友之間也涉世皆自得道察乎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間也而實始於夫婦之造端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已瞭然矣故承之以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説也自邇自卑何處見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父母其順矣乎也然人無所不宜若不至質諸鬼神而無疑猶非至也故言合德鬼神之理求其合德鬼神者其舜乎其文武周公其孔子告哀公者乎到舜文武周公孔子地位

天人合而一矣其下手工夫皆自夫婦間始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詩首關雎書謹釐降禮謹大昏易首乾坤中咸恒皆此意也噫至矣哉

夫倡婦隨男外女内便是鳶飛魚躍機趣

夫婦間最易褻狎難用戒懼慎獨工夫此間不用工夫別處行不去矣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夫婦人也夫婦居室人事也其事中有天理恰當好處所謂有物必有則也小人視為縱欲地也便欲狎且溺焉是縱人欲滅天理卑而淪禽獸矣異端視為縱欲地也便思惡而絶焉是絶人事滅天理高而淪禽獸矣聖賢他見夫婦既是人夫婦居室既是人事以人治人以事處事一盡天理之正絶無人欲之私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賀評堯禹周孔皆夫婦所生細味之自見

婦女之言少聞婦女之面少見是初學第一義

夫子之言一章自為一章子思引來却欲章章互發

問道不遠人與道不可離同否曰道不遠人言自然之本體道不可離言當然之工夫盡其工夫可識本體識得本體亦好用工夫矣

遠人為道須兼修己治人説與下文方有着落蓋言隱怪之徒欲從人外別做一種高遠道理以此自處以此治

人於人己兩失非中庸之道也

引伐柯之詩朱註為以人治人張本予㓜誤以為道不遠人人不可遠人為道之証意云柯之則本不遠也睨而視之則猶以為遠也道本不遠也人偏視之則猶以為遠也反覆參玩始悟㓜時所見之非盖所執之柯與所伐之柯終是二物道在各人身上非二物也若引以相証則遠人甚矣恐非子思之本意也此節斷當以朱夫子之說為是

問論語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味而已矣字見忠恕即道也中庸又謂忠恕違道不遠見忠恕與道近也二說不同孰是曰皆是也一貫之道本是忠恕做成其間不無生熟之分曾子恐人忠恕外別求道也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見忠恕外無道人不必外而求也夫子恐人即忠恕為道而昧生熟之分也故曰忠恕違道不遠見道與忠恕微有生熟之分人不必混而視也並行不悖斯所以為聖賢之言

聖人人倫之至猶曰丘未能一正吾夫子之戒懼處也

賀評 無忌憚正是反

道在人倫上章自夫婦言此章自父子君臣兄弟朋友言五達道備矣然先夫婦而後父子而後君臣先兄弟而後朋友自內而漸至於外也以父子君臣並言而下及兄弟朋友自上而漸至於下也中庸立言甚是有序此處已具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矣

君子胡不慥慥爾舊謂夫子贊美君子之言不知上文夫子自言修己之事而又自贊美於理不順若謂贊美君子則上文未言君子修道工夫此處胡為而贊美也即謂言行相顧為君子之工夫則此處當云豈不慥慥君子哉而曰君子胡不慥慥爾者何也盖胡不猶何不乃勉人之辭觀論語何莫由斯道何莫學夫詩文法可見大旨言丘也四者雖未能一亦不敢安於不能所以言行必求相顧入道君子何不造慥慥之地哉若如此說則上下文義似頗通順於以人治人之意且覺有着落也筆以請正

賀評 串

道不遠章言君子於人倫各盡其道素位章就其涉世受用處言之也通章重自得正己反身三句三句中尤重正己一句正己者謂戒懼慎獨以盡修道之工反身正己之用心自得正正己之受用處也

賀評 精

素位句近講有謂素定者紛紛不一細玩下文甚有窒礙斷以朱註為是位即下文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上位下位之位是也行謂在此位即行此位之事不願外即素位而行之實也當一併說

富貴有富貴之道貧賤有貧賤之道夷狄有夷狄之道患難有患難之道君子隨處盡道故無往而不得

此章意當重逆境一邊盖富貴雖易移人猶為易處至貧

戝則逆境而難處矣至夷狄校貧賤又難處也至患難
校夷狄更難處也況怨尤之心多起於逆境乎君子富
貴固素位而行及觀他至貧賤猶素位而行也至夷狄
猶素位而行也至患難猶素位而行也夫境至夷狄患
難難處盡矣君子猶能素位而行盖真無入而不自得
矣

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上位下位境雖不仝皆有道存道不
遠人而人不可離道也行乎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不陵
不援此正君子不須臾離道而時中也

行乎富貴即國有道不變塞焉之意行乎貧賤夷狄患難
即無道至死不變遯世不悔之意

武周之制作即行乎富貴之一端　賀評明透

自得後怨尤自忘不怨不尤便無入而不自得也試觀不
怨不尤自得時喜怒哀樂何等發皆中節未發之中可
知也

一般是箇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君子視為居易俟命的境
界小人視為行險僥倖的境界君子自己行得是行有
不得循反求諸己小人自己行得不去行自不得猶怨
天尤人　賀評痛快

行遠自邇一章乃是承上起下之辭最當深玩上言夫婦
發端至於父子君臣兄弟朋友又至涉世皆已循循有
序已包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了故此章明言以結
之妻子好合照應造端夫婦兄弟既翕照應弟以敬兄
父母其順照應子以事父此致中和於家也人道既盡
自可合德鬼神矣故以鬼神章繼之　賀評貴

讀行遠一章知一家皆鳶飛魚躍景象

問妻子兄弟為邇為卑父母為遠為高然與曰道理原自
活潑如就本章言則妻子兄弟為卑邇父母為高遠通
下章言則妻子兄弟父母皆卑邇合德鬼神為高遠也

鬼神之德盛贊道之妙也無物不有體物不遺之說也
後章追王上祀脩其祖廟一節與踐位行禮皆本於此即
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

問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果鬼神之真在乎抑人心之見

在乎曰鬼神原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惟齋明盛服以
承祭祀者見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而鬼神真如
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矣

須是從知人情處可推而知鬼神之情從盡事人道處可
推而盡事鬼神之道離了人情而求知鬼神之情離了
事人道理別求盡事鬼神道理多見其陷於荒唐邪僻之境也

問如何可以事人曰須是質諸鬼神而無疑何如可以事
鬼神曰須是盡乎人倫而無忝以事神者而事人則肅
矣以事人者而事神則實矣

齋明盛服以承祭祀人心之誠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
其左右鬼神之誠也人心之誠與鬼神之誠融而為一

故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評鬼神不真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舜自有大德耳何以有祿位名壽之應哉舜有大德必得祿位名壽之應焉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旨朗然矣

問大德必得祿位名壽矣素位君子亦有德之人也只宜享富貴一途矣何爲而有貧賤夷狄患難之遭哉曰有未定之天一時之遭際也有已定之天到底之結果也有貧賤夷狄患難此君子一時遭際未定之天也必得祿位名壽此君子到底結果已定之天也試觀大舜後雖爲天子然當時豈一日便爲天子也自顛連困苦中來處顛連困苦時只是一時遭際爲天子是到底結果

必得祿位名壽只言所以必得之理却不是說當下便得人有德當下在貧賤或夷狄患難中終有得之之理也

或疑天無報應龍潭老人指天曰此老雖不急性却有記性人只見其不急性也遂謂其無記性多見其得罪於天也

小人反得福君子反得禍此一時之遭際未定之天也小人終得禍君子終得福此到底結果已定之天也

君子得禍是他遭際不好一時合當得禍非爲他爲君子之故也假使他不爲君子禍亦不能免矣即一時爲小人萬一苟免終來禍發不可測也小人得福亦是遭際得好一時合當得福非爲他爲小人之故也假使他不

爲小人福亦不能免矣即一時爲君子萬一得禍終來福至永無疆也

畢竟君子得福者多得禍者少小人得禍者多得福者少君子得福是他本分常也人不驚駭小人得禍亦是他本分常也人亦不驚駭偶然一君子得禍是他不應得也人便驚駭只見君子得禍他把得福的君子却不見矣偶然一小人得福亦是他不應得也人便驚駭他把得禍的小人却不見矣豈知君子偶有一二人得禍未必人人皆得禍也小人偶有一二人得福未必人人皆得福也又安知一時之禍而不終於福乎一時之福而不終於禍乎　賀評徹

聖賢盡處逆境不可聖賢盡處順境亦不可聖賢盡處逆境也人則曰他處顛沛患難不得不警惕使他富貴安知其不盈溢也天故教堯舜立箇樣子聖賢盡處順境也人則曰他處豐亨豫泰不得不洒落使他貧賤安知其不愁苦乎天故教孔顏立箇樣子　賀評醒

問聖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當紂之時暴虐滋甚天地萬物舉失所矣文王能無憂乎曰文王有憂也不然胡書言日昃不遑暇食易言作易者有憂患也然則中庸稱其無憂者何哉曰文王無家庭之憂也使王季當日有戎商之心武王十三年之前或有是心周公於斯時而思追王祀是皆越分僭禮之甚者也又使十三年之後

武王不伐暴以救民周公不追王上祀以成德又背天違時之甚者也文王安得而不憂王季其勤王家十三年之前武周事商之心罔敢或替即三分臣服之心也十三年之後紂惡未悛武王伐暴以救民周公乘時以成德於文王視民如傷尊祖敬宗之意固潛合矣此文王之所以無憂也曰如子言文王信無憂矣曰以事理推似可無憂推文王之心恒有畏天憫人之憂也

時可無憂則無憂時可纘述則纘述時可成德則成德此三聖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也君子時中於此可見

吾有尊祖敬宗之心人亦有是心吾得盡其心而人不得盡其心非忠恕也周公制禮達於上下所謂施諸己而

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乎

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盡己之性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盡人之性也

先人有此志此事後人為之止可謂之繼述不可謂善繼善述先人在昔無此志無此事使在今日或有此志此事順其時變其心為其事故曰善繼善述繼述孝也善繼善述則達孝也達即通權達變之達

親親貴貴賢賢幼幼老老無不各得其所即鳶飛魚躍之機括即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之實事也

序昭穆等事就是平天下大經畫故曰達乎此治國如視諸掌

哀公問政通章只是發揮人存政舉四字明善誠身身修道立人之存也達道悉行九經畢舉政之舉也玩索之久其意自見

通章只言人當擇善固執以脩身身脩可以事親可以取人可以立政甚是有序人多誤看

舜之後有文文之後有武周武周之後有孔子正以明道學相傳之統也

仁者人也二節最是難看說者謂仁者人之心有此心方成箇人此言雖是然下却言欲仁此身須先親親欲親親須先尊賢親親尊賢等殺又禮之所生人須知了天方可知人知人了方可事親事親了方可脩身以義理

推之甚是不通與下九經及獲上一節次序甚不照應況脩身事親吾人一日不可無者必欲知天了纔知人知人了纔事親脩身則知天之事有學者終身不能竟者則永無事親脩身之時矣恐聖人之言決不如是支離錯亂之甚也請以陳見言之只言有此人便具惻怛慈愛之理有此生理方成箇人故曰仁者人也仁主於愛愛莫大於事親故曰親親為大義者宜也日用間恰當好處是也義主於宜則賢尤理所宜尊者故曰尊賢為大然親有親疎賢有大小親之尊之其間自有等殺此等殺乃天理自然生成故曰禮所生也須知親親尊賢特仁義中一大事亦包不了仁義必此身仁義則身

修矣方可事親尊賢尊賢持輔親親之仁耳非謂尊賢後方可親親也故下文又結之言此身政頼之而立賢頼之而尊親頼之而親故君子不可不修此身既思修身又不可不事親以推此心之仁既思事親又不可不知人以尊賢而盡此心之義以輔親親之仁既思知人又不可不知此間等殺皆天理自然生成的也隙見如此似近通順肇之俟正來哲　賀評一掃千年雲霧從講真眼信

修身不事親則所修之身無用事親不知人則事親之道多差知人不知天則所知之人未真夫子恐人只修身不事親也故說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見事親而所修之身方有用也恐人只事親不知人也故說思事親不

可以不知人見知人而事親方不差也恐人只知人不知天也故說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見知天而知人方得真也非謂修身在事親後事親在知人後知人在知天後也　賀評尤透

有三達德五達道可行有一誠三達德可行誠即三達德之實處非三者之外別有誠也

聖人雖生知安行亦有困知勉行時何處見曰仰而思之夜以繼日發憤忘食常人雖困知勉行亦有生知安行時何處見曰孩提知愛稍長知敬但聖人生知安行處多困知勉行處少常人生知安行處少困知勉行處多然聖人生知安行處多他還用困知勉行的工夫常人困知勉行處多他却以生知安行者自處此所以聖益聖凡益凡也　賀評今人對症藥方

問哀公問政夫子只該告他治國的道理却說生安學利困勉何也曰哀公是箇昏懦的人聞夫子道文武之政可舉心上决疑文武他是箇生知安行的聖人他自行得我非生知安行的資性却將何者學他故夫子說他雖是生知安行若肯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亦可與他為一況君非困勉者乎後來孟子對滕世子性善章蓋從此來

九經只是從五達道行出

問言行事道何分曰細味四言似有自末至本之意言發

諸口事則加諸民矣行則本諸身矣道則根於心矣尤三者之本也道前定何以不窮曰在上位而道前定則能親親尊賢立政道不窮於上也在下位而道前定則能順親信友獲上治民道不窮於下矣何如可以前定曰明善誠身

不勉而中中也勉而中亦中也不思而得得也思而得亦得也勉與不勉思與不思雖有勞逸之分其中與得則一而已若不中而不肯勉不得又不肯思則自棄甚矣聖人雖不思而得他却不肯不思雖不勉而中他却不肯不勉吾人思則得之却不肯思勉而後中却不肯勉此聖之所以益聖狂之所以益狂也

問誠明明誠曰真心不失衆理皆明率性而行者也明理功至真心自存待激而與者也及其知之一成功一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中和性也致中和盡性也育萬物盡人性盡物性矣位天地贊化育矣可與天地參天人合而一也

孟子不違農時五畝之宅等書是盡人性盡物性的註疏

周子不除窓草即盡物性之一端

問致曲章曰有一念良心之發即曲也推之念念事事致曲而有誠也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有道德者規模氣象自別誠則形形則有時形有時否著則無時不形而彰著也著則人有知有不知明則如日月麗天有目

所共覩也良心未泯孰不鼓動良心既動則漸變其不善之習也變猶有遷改之迹化則渾然至善更無迹可指也致曲者亦一至誠之化矣（明白）

良知即曲也致良知即致曲也陽明先生致良知宗旨本此章來細味之亦自精當不知後來何故却有無善無惡之說（誠然）

問明何以動因歌花蜂詩一首云一花纔綻一蜂來感應真機不用猜莫訝衆蜂今世少應是靈臺花未開問者笑而悟

問至誠何以知神曰惟其前知所以如神何以前知曰惟其至誠所以前知

待禎祥而知與待妖孽而知亡待蓍龜四體而知吉凶此可謂知不可謂前知若至誠則不待禎祥妖孽蓍龜四體之告止據存心作事之善者而知其吉不善者而知其凶也較待禎祥妖孽蓍龜四體之告而知者則尤先一着矣故曰至誠如神

問知善不善在至誠身上在別人身上說也曰惟其知得已所以知得人惟其知得人所以救得人故曰能盡其性者則能盡人之性

誠者自成章重自成句下句自道正所以求其自成誠者物之終始二句根自成句是故君子誠之爲貴根自道句成己我之所以自成成物我之使物自成性之德也

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正自成的體用

誠道仁知性德只是一理指其真實無妄則曰誠指其人可通行則曰道指其與物同體則曰仁指其明白不蔽則曰知然却受之於天故曰性之德其實只是一理非有幾般

三節物字包己與人物言三節物字專指人物言二節物字包了三節物字

造化以真實無妄之理而成人人以真實無妄之理而自成如未發而真實無妄自成其爲性已發而真實無妄自成其爲情視真實無妄自成其爲目聽真實無妄自成其爲耳動真實無妄自成其爲身又如君臣間真實

無妄自成其爲君臣父子間真實無妄自成其爲父子
夫婦兄弟朋友間真實無妄自成其爲夫婦兄弟朋友
下至禽獸草木各具真實無妄之一端亦自成其爲禽
獸草木故曰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自道句上道字
是道理下道字是循行如未發已發真實無妄而中和
此性情之道也凡有性情者即當自行耳目口體真實
無妄而聰明止肅此一身之道也凡有身者即當自行
又如人倫庶物各有真實無妄道理凡有家國人物之
責者所當自行故曰道者人之所當自行誠者自成是
本體而道自道是工夫　賀評透極
問誠何以爲物之終始曰一生誠一生無愧一日誠一日

中庸說　廿七

無愧一事誠一事得宜一物誠一物得宜問不誠何以
無物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
食諸觚不觚觚哉觚哉
問不說物之始終而曰終始何故曰說始終便無味說終
始則終而始始而終終而又始生意且無窮也如冬爲
一歲之終春爲一歲之始說冬之終又有春以爲始也
造化有停機乎如女子之嫁女道之終又爲婦道之始
也人事有停機乎意思何等活潑若說始終則索然矣
問成己分明知也何以謂仁成物分明仁也何以謂知曰
成物雖是仁然天下有已未成而能成物者乎已成方
好成物成己雖知正所以爲成物之仁也故曰成己仁

也成己雖是知然天下有物未成而能完成己之分者
乎成物適以成己成物雖仁正所以完成己之知也故
曰成物知也成己而含成物之仁是內而合乎外也成
物而完成己之知是外而合乎內也故下文一直道破
曰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賀評先生內門人外
門人成品皆先生證驗故曰合外內
成己知也人皆知之成己之知正爲成物之仁的根本人
不知也成物仁也人皆知之成物之仁正滿成己之知
的分量人不知也故子思子交互點出曰成己仁也成
物知也　正是發前聖所未發處
中庸書極是互發如誠者自成句照天命之性句看而道

中庸說　廿八

自道照率性修道句看物之終始二句照道不可離一
句看誠之爲貴照戒懼二節看末段照中和二節看其
旨自明
至誠無息一也覆物載物成物貫也
至誠無息已性盡矣覆物載物成物人物之性盡矣此正
所以贊化育也配天配地則與天地參矣
問無息則久之久與悠久成物之久同否曰無息則久久
字言其存心之久體也悠久成物之久久字言其功化
之久用也不息則久即所謂立不易方悠久成物即所
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徵與悠遠博厚高明只是一箇誠字自誠能載物言則曰

博厚自誠能覆物言則曰高明自誠能成物言則曰悠久其實悠久即在博厚高明之中非博厚高明之外別有悠久成物即覆載之有終處非覆載之外別有成物一段事也

問前節悠遠在博厚高明之前後面悠久却在博厚高明之後何也曰悠遠在博厚高明之前根徵字來積而爲博厚高明功化之始也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後根博厚高明來贊博厚高明之悠久功化之成也

爲物不二是天地之一生測不測是天地之貫至誠無息是聖心之不二覆物載物成物是聖心之不測

山水地中一物地又天中一物故止結曰維天之命於穆

不已

天之所以爲天處不在覆載萬物只在於穆不已文王之所以爲文處不在功業文章只在不顯之德之純文王之純即天命之不已也

於穆不已即爲物不二也純即至誠無息也至誠無息者與爲物不二者合而爲一故曰純亦不已

問至誠無息章何獨以文王當之曰舉一文王群聖皆可知也

大哉聖人之道雖是包下二節亦承上文而言天地以一誠而生物不測惟聖人爲能同天故贊曰大哉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即上章覆物載物成物峻極於天亦上章配天之意也

威儀禮儀之目禮儀威儀之綱三千三百正所以發育萬物也發育萬物正所以峻極於天也

發育萬物是在造化上說未嘗不通之人事三千三百是在人事上說未嘗不本之造化

尊德性是存心工夫道問學是致知力行工夫致廣大極高明温故敦厚主存心言皆所以尊德性也盡精微知新主知言道中庸崇禮主行言皆所以道問學也謂尊德性而道問學有本可也謂尊德性便是道問學不可也謂道問學而德性愈尊可也謂道問學便是尊德性不可也

就理一處言尊德性也有道問學工夫道問學也有尊德性工夫就分殊處言尊德性自有尊德性工夫道問學自有道問學工夫只見分殊處不見理一處未免失之支離只見理一處不見分殊處亦未免失之糊塗渾然一理中間却要見井井不紊者在

尊德性節是凝道工夫居上不驕道凝於居上之時也爲下不倍道凝於爲下之時也言足以興道凝於有道之時也默足以容道凝於無道之時也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德性用事無往而不宜也

問夫子嘗傷杞宋之無徵拜下而不拜上如此之類甚多皆傷今思古意也子思言生今當安於今不則裁必及

身與夫子之言無乃相刺謬乎曰某初讀至此亦嘗此疑近日方思得之蓋春秋之時繁文大勝周先王監二代所定之規畫悉不能守夫子思夏商者正所以思周初也子思前引夫子之言賛文武之制作詳矣此處言此非從周末從文武也况子思之時諸侯放恣處士橫議若不言此周先王法制不待狂秦而湮没也故言我周文武秉德位時所定規畫最爲盡美今天下只當遵而行之不可毫髮踰越除非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又際維新之會方可議禮制度考文聖如夫子上以無位循守文武定制况德不及夫子者乎若妄議制作則烖必及身此子思救時維禮之心所以遏僭亂於橫流正夫子作春秋之旨也安得爲刺謬哉

問孔子一則曰吾從周再則曰吾從周至告顔子爲邦却兼四代之禮樂何也曰吾從周者論一已之所從明爲下不倍之義也兼舉四代禮樂者論爲邦之大法定百王制作之經也一以敦臣誼一以定制則道並行而不相悖矣

問既引詩以永終譽之說矣胡爲又說蚤有譽曰此正子思子善發詩人言外之旨也詩人說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蓋爲已有譽者言也子思說有譽者不夙夜勤勉不能永終譽矣則無譽者不先本諸身而有德安雖蚤有譽於天下乎校詩人言更在前一着矣非僅僅引詩言以證已之說也

愚而好自用王天下有三重二章言德位時並重矣然位與時由不得我則有德無位時者不終泯泯而已乎故二章後說仲尼一章見德如仲尼雖無位無時曷嘗不範圍天地陶鑄古今乎却專望人修德而位與時任其去來可也　賀評入神

聰明睿知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即是性即是未發之中足以有臨容執敬別非即臨容執敬別也只言聰明睿知等德即使臨容執敬別有餘耳此即所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合聰明睿知等二十字而言之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時出即所謂中節之和也見而民莫不敬三句即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聲名洋溢一節即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　賀評了了矣

人倫各盡其道經綸天下之大經也存未發之中而性盡立天下之大本也心契造化而天人一知天地之化育也天人一貫則天理渾然更無可逞精彩處故曰夫焉有所倚肫肫三句特就上三句而賛之非又深一層也

上章自内向外說此章自外向内說

固字作實字與孟子若固有之之固字同

問夫焉有所倚曰人見至誠能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不知他是一點天理觸處皆是便疑他天資比人高說他經綸立本知化他決倚些着才能智巧不然便疑他

遭際比人好說他經綸立本知化他決倚靠着威靈氣
燄如是則至誠止一靠天資遭際之人耳與管晏諸人
又何異哉故子思子言他只是完却真實無妄之理滿
腔至誠自處世言見他經綸自他心上想見他立本就
造化處想見他知化他却只是一點天真觸處貫通何
嘗靠着一步才能知巧一步威靈氣燄爲也如舜文
武周他能經綸立本知化人便疑他倚靠着君相之位
如孔子他能經綸立本知化人便疑他倚靠着天縱之
資不知使舜文武周即不爲君相亦能經綸立本知化
孔子資不天縱亦能經綸立本知化也曰近世皆謂至
誠生知安行不倚學利困勉不思不勉不倚擇善固執

然與曰非也至聖田地工夫只是純而又純密而又密
與初學更自不同若說我已聖了便把工夫不用吾恐
聖人不如是也觀堯舜之兢業孔子之不厭不倦可見
矣纔得手便放開一切工夫抹殺不用此外家自誑誕
人之談吾儒溺焉而不覺也 賀評刺骨

問敬信悅而專說民者何故曰民至愚無知者也民莫不
敬信悅則聖人之德無人不入可知矣既無人不入則
人皆知至聖也又云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不足
以知何也曰聖人道德光輝有顯然可見處文章是也
有隱然難測處性道是也文章人皆可得而聞見所以
民莫不敬信悅性道不可得而聞見所以非固聰明聖
知達天德者不足以知也其旨深哉

問非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不足以知至誠經綸立本知
化乎曰非也至誠能經綸人皆知也能經綸而無所倚
則不知矣能立本人或知也能立本而無所倚則不知
矣能知化人或知也能知化而無所倚則不知矣惟固
聰明聖知達天德者知其經綸立本知化而無所倚故
口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何足以知之 賀評細

中庸末章即大學首章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格
物致知也二節誠意也三節正心也四節五節身修家
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末節極言以贊之

問淡而不厭三句指道體言乎指工夫言乎曰君子之道

費而隱指道體言此章專說工夫却該在工夫上言也
蓋上二章說聖人功用本源已極其至通末說得工夫
子思子恐人將聖人看得大難且無下手處了此章從
下手處詳詳言之淡而不厭就其涉世處言言其世味
上淡薄而中却不厭也簡而文就其作事上言言其行
所無事而却有文章也溫而理指其待人處言言其溫
厚可親而却有條理也此已有疑道德之根基了故又
以其知幾處言之 賀評破天荒才得實用

諸葛武侯有淡泊明志之說可見淡之一字爲學問第一
義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三年學不至於穀此是甘得淡
的便許他好學嘆他難得士而懷居與夫恥惡衣惡食之

恥此是丼不得淡的便斥他不足與議不足爲士聖賢
學問參贊事業决非熱鬧人所能幹也 賀評單提出代雖銘
予生而貧窶惟知丼淡雖於道理未有所得一點羞惡幸
而不盡喪也因歌淡字歌以自曷云學須丼澹泊淡中
滋味長食知淡中味何必想膏梁衣知淡中味何必想
冠裳偶知淡中味何必想齊姜居知淡中味何必想華
堂勢知淡中味何必想侯王君心能好淡德可媲虞唐
臣心能好淡操可凛氷霜士心能好淡樂道振天常民
心能好淡安分過時光淡則人欲寡淡則天理昌淡則
常自在淡則少奔忙只縁不肯淡舉世互賊戕人人皆
肯淡世可再羲皇歌此淡字歌滌我世俗腸

知遠之近知風之自自外說向裏來知微之顯自裏說向
外去平天下本於治國治國本於脩齊遠之近也脩身
本於誠正風之自也誠正可以脩齊治平微之顯也
問何謂無惡於志曰君子之志是欲爲聖爲賢的假使他
內省有疚便謂我何如期許今却不如此自己難對自己
的志惟見自己有可惡了此有惡於志也君子他內省
功密不肯容一毫疚惡發念與期許相符故曰無惡於
志此君子之所以不可及也今人且無志復安敢望其
無惡於志 賀評識得何等簡易
有疚不省無惡於志此小人而迷復者也內省有疚無惡
於志此小人而自棄者也內省有疚有惡於志此君子
而未得力者也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此君子而得力者
也故曰不可及 賀評醒
聖修惟慎獨關難過過此關頭別處好商量矣
予嘗內省多疚克治未能題慎獨詩晨夕歌之庶幾萬一
莫謂幽居可縱心邪心一縱恐難擒皇天凛凛臨頭上
不肯容人作僞深
問首章先言戒懼不睹不聞後言慎獨是戒懼靜中工夫
宜在先慎獨方動工夫宜在後也末章先說內省一節
後說敬信一節却先言方動工夫後說靜中工夫似與
首章相矛楯也何故曰不然此正聖賢善於立教誨人
不倦之心也天下有兩種人覺靜中易做工夫及至動

處却易走作是一種動處覺易檢持靜中無處摸捉是
一種故子思子開此兩條爲靜處易而動處難者則示
之以先戒懼而後慎獨之法是靜中有工夫方動易着
力也方動肯着力而靜中之工夫有用中和漸可致也
又爲動處易而靜處難者則示之以先內省而後敬信
之法見方動有工夫而靜處易着力也做到不言不動
處工夫方爲精也聖賢教人原未拘定一局各隨人資
之所近而造焉則聖人門庭均可入矣
夫子告顏淵克復之目只是視聽言動四件子思子得此
意於首章不睹不聞點出視聽字此章不言不動點出
言動字合觀之則視聽言動四件備矣

首章雖言睹聞亦含言動之義此章雖言言動亦含睹聞
之義此皆聖賢舉一隅處
問中庸書皆可見諸實事却言不賞不怒而民勸威然則
堯舜之世賞罰猶不能廢果如其說則堯舜猶非盛治
不幾柱下漆園之教乎曰子久蓄此疑近思得之此節
非是言聖人廢賞怒而不用只是極贊聖德感人處言
雖賞怒不及民猶威勸其賞怒而威勸更可知矣非言
聖人舉賞罰而盡廢也觀虞芮質成何嘗受文王之賞
怒然各自威勸正是此節書的樣子文王曷嘗廢賞怒
哉稱善書者云揔不用心亦是好字只是言其筆法之
熟非善書者寫字不用心也

上天之載雖無聲臭却有德在若並德字抹殺而曰無聲
無臭則無無亦無之說而非吾儒之旨也

中庸說終

讀中庸說報謝

辛復元先生二十二韻

皇明傳萬曆　文運際中天　晉地靈鍾絳
端士有心詮（華誨不敢顯書寫此）　幼孤惟侍母　兄嫂共周旋
孝友情深摯　聲稱無間然　喬翁勸誦讀
經遍索名篇　神解從天啓　匪由師氏傳
視聽兼言動　規矩製方圓　弱冠臍先覺
蒙求誼是先　邦君為選配　遜辭不輕聯
井臼猶堪說　姑安藉婦賢　三十方有室
剡禮未期愆　迨天一作合　晨昏飫簡編
濡毫爰著述　圖籍古今穿　鄒魯日星曜
影象金石堅　中庸說一卷　夕惕合朝乾
龍門只奮起　河津始並肩　斯文雅有託
桃李更相鮮　道化身親見　流芳可計年
楚疆絕遼遠　虛懷借聽偏　老聾餘七十
就正若無緣　河水汪千頃　聊增一滴涓
克念優入聖　瞻之具在前

萬曆戊午歲春分日楚江夏老人賀時泰草　[seal]

刊書助工校録姓氏

韓城卻輿解先生

庠友黄廷獻

門人劉澤長

王世封

社國棟

賈立中

雒名教

朱廷际

朱㽞彤

論語說自記

予於太學中庸已畧詮釋山中無事又取論語讀之因憶童年亦有草創篇閲笥中存者無幾隨取今昔從疑得解者若干條筆而録之就正大方其餘一仍先儒之舊或曰方今時事孔棘生民憔悴子爲是也何補於理亂安危之數予笑曰患不得聖賢心印耳果可使聖賢若存點頭道是又安知其無補也哉惜予非其人耳雖然予亦要竅自勵名教而不求印合聖賢之心靈隨載筆與有心人相商

崇禎七祀重陽日河汾野人韓奎徵天季書於水簾洞前之瞻尼亭上

論語說

河汾野人辛全謹著　蒲坂門人韓垍録梓

臨汾門人樊嶷較正

總論

有魯論有齊論有古論總是記吾夫子及諸賢之言行至鄭康成始集三論爲一書今曰之論語是也今猶名魯論者體夫子不忘宗國之意猶春秋以魯君紀年

全讀孔聖全書五經外雖有家語與先聖大訓孔子集語孔叢子諸書記夫子言行皆不如論語純粹精當雖屬門人記録後世成書夫子存日未必不見未必不加商証

論語五經神情五經體裁俱備爲後世語錄文章之祖

論語係類積文字非一時所成誦玩之熟二十篇亦恍然一篇文字

論語不必通書以其章貫一章用其節甚句貫恐其牽合傅會正旨不得明白只一句自爲一句一節自爲一節一章自爲一章零碎看得明白自有豁然貫通處到此處便知二十篇總是一意又總是一字曰仁

學而章後便記有子見學在學乎仁也記巧令章見仁不可向外馳也曾子章見能省身自然不外馳矣記千乘章見可省身者又未嘗不可經乎國也後此類甚多在出言時碎星說來聖人原無此心在成書時次其前後門人未必無意

會讀論語者如遊杏壇之上親見孔顏諸人上下議論受益無窮不會讀者只作一場話說博青紫而已

孔子是太和元氣人品論語是太和元氣文章

學而篇

時習章從來不知看法何貴讀書只當看人不知君子處今明人知便有富貴利達君子是古今聖賢人始初爲君子而學所學是所習亦是悅是真悅樂是真樂朋友遠來都是有益身心性命家國天下的朋友人知不知自然都看的輕了自然不慍若始初欲博人知而學所學既非即時習亦不中用悅樂非真悅樂即朋友相

聚亦焉能爲有焉能爲無當日苦苦原爲博人知而學習人不知又安得而不慍也去君子遠矣此關係人心學術世道不小不從此開眼而漫曰學習曰悅樂何也故夫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又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皆宜與此合看

學是希賢希聖希天時習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之己千之悅是快心到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處豈不心學習如掘井悅則及泉學習如磨鏡悅是見光學

習如飲食悅是醉飽小學習小悅大學習大悅常學習
常悅真用工人自知
問悅樂何分曰吾心之獨樂曰悅衆心之同悅曰樂
朋是同志人人是流俗人是吾同志雖遠方亦來彼旣流
俗即至親至近亦對面不相識也可見惟聖賢識聖賢
惟豪傑識豪傑臭味同也吾輩爲學使世俗人看得淺
深則我之心術品格與彼等亦不相遠成何聖賢成何
豪傑
聖人之言活潑潑地朋來是偶指順境一件言人不知是
偶指逆境一件言其實擧一隅令人以三隅反也
此種道理此等人品原是人人當知人人能知彼爲欲染

俗拘不能見得真是醉夢麻木人吾方矜憐哀憫何暇
與彼計較故不慍是有惻憐意思無怨尤意思
朋來而樂是嘉善不知不慍是矜不能總是聖賢一片與
人爲善熱心腸故曰君子
問孝弟何以不犯上作亂曰孝弟良心也良心旣發自然
幹不出不善事自幹出濟人利物事也故有子以孝弟
爲爲仁之本
孩提知愛親稍長能敬兄此美種也好貨財私妻子一切
妄爲便是斤斧伐牛羊牧也君子務本是不爲斧斤伐
牛羊牧且加灌漑
陸象山先生自謂宗孟子讀論語却又疑有子之言支離

胡不觀孟子謂孩提知愛稍長知敬孝弟是親親仁也
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孝弟爲仁也人人親其親
長其長而天下平親親長長孝弟也天下平爲仁也不
惟孟子孔子謂齊家爲治國平天下之本書謂立愛惟
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皆是此言今謂有子
支離則孔與書皆非矣此是齊家爲治國平天下之本
矣仁不是說全無良心只是枝葉繁盛根本必漓
令是在言語氣象上打整聖賢亦在言語氣象上打整
但聖賢爲存心故仁存巧令者爲悅人故仁鮮
吾字一身字見其省之切三字見其省之容日字見其
省之勤此是曾子時習處是曾子不自欺處是曾子自

反而縮處是曾子戰兢臨履處一貫全從此入
三省曾夫子指己切近工夫而言其實人各受病不同擇
各受病而對症治之二省可也一省可也四省五省亦
無不可矣必區區三省拘之方爲學曾子乎
道千乘是聖人談經濟止平平說去聖脩王道該括無遺
敬信節愛時一絣自爲一件但有次第耳不必以首句貫
蒙以養正聖功也夫子入孝出弟並可爲註疏亦一件自
爲一件但有次第
朱夫子集小學大有功於世教但亦有非小子當下所切
近者私意即以夫子此章之言爲綱取古今言入孝者
若干條出弟者若干條謹信者若干條愛衆親仁者若

干條餘力學文者若干條以廣夫子此章之意爲小學
上篇取古人孝弟謹信愛衆親仁餘力學文善行若干
條以實上篇之意爲小學下篇以爲朱夫子之忠臣諒
未夫子亦首肯也但不知得遂狂志而爲否如不得希
來哲代成我志
非專是責備子弟亦是責成主教化子弟者
敬弟子是如此做聖人亦只是如此
一日之事全在旦一年之事全在春一生之事全在少少
年若培養下聖人君子根種猶恐將來知誘物化變轉
下流况父兄師長原不知教化根本不教者無論即教
者止習帖括記誦以期博取青紫全不知躬行何事無

怪人材不古若世道不治平也欲使世道還醇則小學
之教不可不明蒙養不可不端
子弟若依夫子此章力行與舉業亦不相妨或曰是有根
本的舉業
子弟若知孝弟謹信愛衆親仁等件當下青紫不得亦好
若全以富貴爲心不以孝弟謹信爲事則渠之富貴與
親長國家亦無益也
子夏章從來錯看當以朱註爲定不是說學貴實行是說
學問有益
蜀楊漱石先生督學三晉延予平陽府庠明倫堂爲二十
四郡邑諸生講學予思此章或可於當時聽者對治因

闡之曰此章書子夏言學問之有益也世人只說人能
敦倫便是學問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不知學不分明豈
能敦得倫紀且子夏以文學著名肯爲廢學之語緣他
平日從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上着力即從博學篤志切
問近思上得力故發此言說道吾人托形宇內於家有
親於國有君於同類有朋友皆有當盡之道不盡其道
則內何以對父母外何以對君長日用何以對朋友若
求人倫不盡其道只是心地不清心地不清只是問學
不明人若好色便不好賢既有少艾之慕於親自不竭
力既爲妻妾之奉於君安肯致身於友安肯全信人若
識破好色念頭是受病之源從心上加一轉移變爲好

賢念頭未見羨墻戀慕既見篤信欽承念念不忘時時
懷慕從前好色是爲人心是爲妄念今一易妄念變而
爲真念人心變而爲道心然何人爲賢不過是天地間
孝子忠臣信友既心好他豈肯浮慕其名必欲不使他
獨擅其美法其孝以事親隨在致孝無不竭之力法其
忠以事君隨在攄忠無不致之身法其信以交友表裏
如一終始如一無不信之言是則倫紀克敦心地清明
世人疑是他天質之美自然於道肯行非因學問之力
不知人於道理不曾學思問辯理欲之路未分真僞之
介難判心地安得清明行事安得親切今既心地清明
行事親切如此必是他學問思辯功夫既至理欲路分

真僞介判方能此等事也不然不由學問則心地昏冥何從而覓清心敦倫之路也哉此豈子夏想說其旨實本太學賢賢易色即是正心誠意竭力事親是齊家中一事致身事君交友有信是治國平天下一事然皆一一從學問中來則格物致知爲最初用力之地也人試觀於君友何如於父母何如於賢色何如於學問何如使言之子夏者而見諸我身則何患聖賢之不可及而世運之不可轉也哉

惟精方可惟一明善方可誠身人必道理見得分明自然力行真摯轉好色念而好賢是何等力量君親朋友之間一無虧欠是何等關係非見道分明者決不能力行

如此即有不由學問偶然行出好事者是冥行非躬行也

吾每望人力行尤望人力行前先有講明工夫不然自以爲行善事行之未有不錯者

厚重忠信擇友改過總是欲人固學而爲君子厚重是要有君子的威儀忠信是要有君子的心地擇友是要有君子的朋友又不肯容自家一毫過失心則純然一君子矣四者皆是學之所在而主忠信爲要

忠信爲主而百骸皆僕從也忠信爲主而萬事皆客感也主乎主乎慎勿與僕伍也主乎主乎慎勿爲客遷也

溫良恭儉讓是性道布爲文章夫子之一貫也是時行物生而布於日用間也夫子當日不知爲溫良恭儉讓邦君亦不知其爲溫良恭儉讓也惟子貢從旁窺之因曉子禽於不能模擬中而模擬之如此

溫良恭儉讓五字宛然畫出孔子真容千古下猶思想見而況於當時親炙者乎安有不爲感動

問當日邦君仰慕夫子而告以政何不舉國而從信任之乎曰告以政者秉彝好德之良爲夫子所感動也不任者良心爲物欲遷不能自主也可見人性皆善不自修爲不能保其善也雖聖人將奈之何

不曰三年無改於父之事而曰無改於父之道道字決指父所行純粹至善者言是對善人之子言欲其善繼善

述無墜家聲非對惡人之子言令其世世濟惡而襲非也

道者善也不可改也不善即非道也改之何傷改之正是克蓋前愆處不然濟惡襲非不能一日立於世父母何樂如此之子乎

不改於父之事不論善惡一槩不改不惟道理上過不去即人情上亦過不去不惟事體上過不去即王法上亦過不去聖人之言決不如此不通

問既指善一邊言何如不說終身無改而止說三年曰三年已久矣其不改父之道也終身不改可知若說終身大死煞矣

禮之用章大意是言禮雖貴和却不可因和廢禮上節是
泛論道理下節是當世之弊
天理未嘗不體貼人情古如是今亦如是一槩止狥人情
不問天理不惟不合於古亦難行於今
上節只當照舊說知和而和其病不在知字全在而和
伯夷下惠皆聖人也而世人欲學下惠者多明道伊川大
儒也而世人欲學明道者多嗚呼豈眞欲學下惠明道
哉不過藉下惠明道以縱其知和而和之私耳請以有
子之欒欒之
欲學下惠且先學他不以三公易其介欲學明道且先學
他終日端坐如泥塑人

信近於義是語言間心作得主言不肯苟恭近於禮是容
貌間心作得主貌不肯苟因不失其親是交遊時心作
得主交遊不肯苟故後皆鮮失
三者是何等敬謹何等精明何等力量非大有學問及利
欲心輕者不能庶乎可與立矣
人能體是三者渾身佩一部周易
學人初涉世將君子不重章及此章揭諸座隅做效力行
便是升堂入室根基世運藉賴不小
魯論載有子數章皆有滋味皆有關係何嘗支離病其支
離狂妄甚矣
君子食無求飽章三項並重總是成就一好學君子食無
求安是心地清也敏於事是心不敢怠慎於
言是心不敢浮就正有道是心不敢滿如此纔是好學
乃不愧君子可見君子人人可為孔顏亦不外此
而敏於事慎於言不難就正於人畢竟不可謂好
學者何故曰只是為居食安飽敏為居食安飽慎
看末必即有道也請學人淡却居食念再商量敏
正事
既夫子之無求安飽也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
子之敏慎也三人行必有我師夫子之就正也故
孔丘之好學簞瓢陋巷顏子之安飽無求也語之
不違如愚顏子之敏慎也若虛若無顏子之就正

已有顏回者好學難乎易乎有為者亦若是
態原是一心諂人者必驕人驕人者必諂人樂與
總是心純天理在貧見其樂在富見其好禮耳
之謂與與吾斯之未能信斯字同此子貢悟門大
否非得切磋琢磨終不成用止一骨角玉石而已
富二境見天盖以之切磋琢磨乎人也人安可不承
而切磋琢磨以自成瑚璉之器其得力於切磋琢
多矣
易諂處而不驕不諂不知費多少切磋琢磨從不
諂處而至樂與好禮又不知費多少切磋琢磨由

樂與好禮而進之又不知尚當費多少無窮的切磋琢
磨故嘆其斯之謂與
往來字活看以無驕諂爲往則樂與好禮爲來樂與好禮
往也切磋琢磨爲來往無窮知來亦無窮知其無窮進
亦無窮
問人不知己何不患曰他自有天知曰不知人何必患曰
不惟從違無據自家是非之心何在
問何知可以知人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
廋哉人焉廋哉
爲學不知人何以法戒知人關係學術爲政不知人何以
舉措知人關係世道讀書不知人何以褒貶知人又關

係千古是非知人豈是緩事惟聖賢方知聖賢惟豪傑
方知豪傑世間神奸又多色厲而內荏知人又豈是易
事故患不知人○此篇之首曰學曰人不知而不慍此
曰不患人之不己知皆前後照應

爲政篇

君人者欲齊治均平爲政也而本於格致誠正修以德也
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修如北辰居其所家齊是一家
中星共國治是一國星共天下平是天下星共爲政就
是新民以德是本於明德德明則北辰居其所民新則
衆星共之詳言之是一部大學約言之是爲政一章
夫子曰爲政分明說爲也朱夫子恐人在迹象上尋而不

識行所無事之旨也故說出無爲二字以發夫子言外
之意與夫子互發可也而解者必欲以無爲入夫子言
中作正旨講又非朱夫子立言之本心矣
爲政章見平世不可無要領詩三百章見窮經不可無要
領
以公正心讀書言言與我有益言言與世有益以私邪心
讀書言言足以禍身言言足以禍世至哉思無邪三字
真讀詩訣也又豈獨詩五經四書無不皆然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爲政不以德也民免而無恥星共不
可得矣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爲政以德也有恥且格居
其所而衆星共之也孟子分別王霸其源始此

夫子自叙進學句句都是實話若說聖人未必如此姑拈
此以誨人則不誠甚矣亦何以爲聖人
一節自爲一節看久自然貫串
夫子一生只是好學自十五便志學三十而立三十時學
也四十不惑四十時學也五十而知命五十時學也六
十而耳順六十時學也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七十時
學也故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爲
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
一理也在天曰命在心曰矩志學志此立立此不惑不惑
此知命知此耳順順此不踰不踰此天命也矩也寧獨
吾夫子一人有而何獨使吾夫子爲萬古一人不幾習

此命此矩乎願言勉旃聖人亦人

昔蕭山曹茂孺先生正緈庠以書來問耳順從心之旨予復書畧曰耳爲心之竅心爲耳之主耳天官也心天君也耳以神用收納衆聲心則神明之府也心有不順之根則耳之竅不虛耳竅不虛則不能順聖心活潑汪洋更無不順之根則耳之竅虛聲之偶感乎耳順乎耳者因流通無間即逆乎耳者亦釋然而俱化也如江海然活潑汪洋周流不滯清水投之固流行也濁水投之亦飄化矣大舜之隱惡揚善聞一善言沛然若决江河莫之能禦即是此義然耳順外感而內應者神孰若念之自內起者猶更神乎欲者心之念也矩者心之則也唐

虞所謂之中成湯所謂恒性皇矣詩所謂帝則烝民詩所謂物則周易所謂太極夫子所謂之一吾夫子自耳順來矩即是心念即是矩念念與天合一不求不踰而無有踰謂無欲可也謂欲以天可也所謂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者乎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乎較耳順則更神矣夫子十五志學歷歷皆有實地工夫直至六十七十方臻斯境吾人既無聖人十五時志學又無聖人生平歷歷實在工夫而欲知聖人耳順從心真趣味不亦難哉

說耳順時九竅百體俱順耳亦姑舉一隅

孟懿子問孝是他良心發處告以無違未言無違所以然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令其以三隅反也懿子不知再問又啓樊遲之問而告之益見誨人不倦

先儒謂讀論語須識聖賢氣象遂爾問孝告以無違未知其旨不復發問懿子是庸衆氣象爲師執鞭懿子不知問者而問之謙恭巽順樊遲是賢人氣象因病而藥誨人不倦却又不枉道狥人如春之溫如秋之肅吾夫子是聖人氣象

不敬何以別於養犬馬甚言不敬之罪大正警醒人子處而說者必欲委曲而遷就其說何也孟子論養賢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弗敬獸畜之也又子思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皆本諸此

不敬父母便是以犬馬待父母而已安得稱人故不可爲子者即不可爲人欲爲人者曷可不敬父母而以犬馬待父母也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舜之夔夔齊栗只是一敬

問孝四章人子一一體貼諸身庶乎可爲人矣

不違章宛然畫出一顏子是夫子爲子淵作一首極好像贊

味此章顏子全是一片神明用事穆然不可及矣

子淵心境與夫子不甚相遠夫子終日言回已遊夫子無言之天矣如入萬花之谷青紅奪目何暇細問花名如聽簫韶之作洋洋盈耳不知肉味之美如飲甘露漿五

內清涼九竅百骸不復作主時行物生有何聰明可使
伎倆可呈議論可湊快哉斯境夫子之默識在此顏子
之樂在此請學人從此開眼識得孔顏便識自家
世途上見聰明誇才巧者隔此境甚遠比准含明於靜孕
光於恬者能知新會陳白沙先生每教人靜中養出端
倪妙哉誰肯近裏不孤負此翁婆心
視其所以三句俱當兼善惡說不必紐作詐善一邊若說
所以不善不必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則不告而娶天下
傳子南巢牧野桐宮東山俱當以迹一筆抹殺天下後
世不必復有原心論也則古今人抱冤者多矣料夫子
立言決不如是之刻也總是要把君子小人都窮究出

真面目來即所以不善亦要觀由所由不善亦要察安
休說知人己無關係要完天德行王道總在知人
天下後世決有視我觀我察我者我之所以所由所安豈
可不慎此言外意
六經四書天下道理皆吾心之故物也博學審問慎思明
辯篤行弗能弗措己百己千皆所謂溫故也溫一番嘗
一番趣味會一番消息故曰知新時時溫時時知無時
不溫無時不知以是為師何難之有
學而時習之溫故也不亦悅乎知新也有朋自遠方來可
以為師也
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是溫故二字註
既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是知新二字註既取之左
右逢其源是可以為師矣一句註既
故知鏡本有光磨鏡是溫見光是知新無所不照是可以
為師故知井本有泉掘井是溫故逢源是知新取之不
窮是可以為人師
可以為師亦夫子舉一隅處其實可為君可為相可為父
可為子可處兄弟可宜家室可處富貴可處貧賤可處
夷狄患難皆在其間故曰君子不器不器正溫故知新
者也
惟君子不器小人便器矣君子不器只是心清理明
君子不器是吾道一以貫之非是世俗伎巧無所不能故

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
詩文琴書諸伎能之在聖學固妙即不能亦不為妨
君子既成便不器欲為君子却須先從謹言敏行上立脚
君子之心如日月無物不照非為一人一家明也小人之
心如燈止照一室遠則不能及矣此周比之分
罔是不明白殆是不安穩思類悟學類修聖人論學猶恐
人不思不得明白聖人論思猶恐人不學不得安穩近
世學人多並思學二字俱抹殺而講不學不思之旨不
知罔殆當何如也請以夫子之言藥之
罔何如是異端曰學而不思則罔者思而不學則殆者俱
是

人有知有不知知自家知與不知是良知以知爲知不知
爲不知是不昧良心故曰是知也由此而求更有可知
之理是朱夫子發夫子言外之意不必說朱夫子爲不
是亦不必作正講也

寡尤寡悔祿在其中即是天爵修而人爵從之聖賢不戀
富貴亦不逃富貴

古人鄉舉里選或以言揚或以行舉後世舉業之學類言
揚而實非行舉則無矣有周公孔子之學行非帖括不
能發身誰復肯爲性命身心之學以窮苦自甘乎無恠
乎世道之下也噫予

採我

朝聖典及諸儒議論成經世石畫一書自謂或可轉移世
道願同志者一留神參之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泰之景象舉
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否之景象
夫子開口便是易一部春秋之旨亦不外此

諸葛忠武有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親小人
遠賢臣此後世所以顛傾或本諸此

舉直錯諸枉僅五字是旋轉世運的大機權

舉直章是治天下大綱敬忠以勸章是中間節目

臨之以莊則敬是修身得法而民服也孝慈則忠是齊治
得法而民服也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是治平得法而民

服也哀公弱君也故教他錯諸枉康子強臣也自家先
是枉又欲殺無道矣故止教他教不能

車能任重大車比天下任大事的人小車比天下任小事
的人輗軏是車與牛馬相接處信是人與人相接處
實驗不誠實人雖有真心真事真言人皆不敢信他是真
何處可行

今人動說世不古矣老實全行不得不知畢竟行不得者
不老實人也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幽有鬼責見義不爲無勇也明有人
非

八佾篇

八佾舞於庭不惟下無魯君亦且上無天子乃天理之所
不容王法之所必討非可隱忍放過今於不可隱忍放
過的人而隱忍放過則天下之背王章者孰不可隱忍
放過也世變滔滔何所税駕司世道者可以思矣此正
病魯君不能討耳與沐浴而朝同意然始終不露一魯
君不討字盖尊君之意不欲斥言之也如此看似與孰
字有情不知然否

魯君不可隱忍不討而竟隱忍不討夫子肯隱忍而不言
乎此春秋所以作也

三家者以雍徹是案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
家之堂是斷後世傳文體裁本此

儉戚即是禮之本禮有本有末本末合宜便是禮之中正
女弗能救與下一救字眞是季氏感心腹疾望冉有發苦
口之藥以救蹈顛危之地望冉有竭扶持之力以救犯
莫赦之條望冉有尋出脫之法以救冉有不救又說泰
山不享以救之不惟救季氏且救冉有不知者見謂僭
分可惡其實見其陷溺堪憐總是生生之意而發爲惡
惡之辭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此可見其一端○孔子滿
腔子是惻隱之心正從作春秋見得
問君子何以無所爭曰他道理分明涵養純粹度量寬弘
且又期許遠大方欲與造化爭功能與聖賢爭品格與
道統爭純漓與世運民生爭理亂何暇與眼前人較量

長短得失
君子無所爭何以見也必也射乎射之時容易爭君子還
只是揖讓而升下而飲故曰其爭也君子
君子之射難道不求必中其的只是一味求之已不計較
他人吾人涉世如是日日處寬平安樂境矣
射乎亦只是偶拈爭之一事言其實名場利藪功能之地
皆是
夏禮章非是思二代文獻是欲藉二代文獻以救周末浮
文濫觴之極
文獻雖不足矣夫子一則曰夏禮吾能言再則曰殷禮吾
能言非當日文獻之尚存者而何惜無取而徵之者此

夫子言外意也不必作正意講
周末季諸子爭鳴各布其說惑亂人心舉世崇尚而禹湯
二聖之規則不能盡存邪說盛而正道衰以成春秋戰
國之亂孟子以爲一亂近世眩世惑俗離經畔道之書
人偏肯傳甚至汗牛充棟有關身心世道之書傳者鮮
存者鮮世事從可知矣竊思取有害身心世道者屏絕
之不使復存有益身心世道者傳布之必欲不朽未必
非轉移世道之大機權也有世道之責者幸加之意
問知禘之說何以之於天下如視諸斯之易曰名分正則
天下定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即其容而可想其心也子曰吾不與
祭如不祭即其言而可想其心也總是聖人質諸鬼神

而無疑
聖人不肯諂媚鬼神並未嘗說天下無有鬼神
或曰祭祀吾人分所宜然亦自盡其心耳未必有鬼神之
享也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illegible]言有矣惟其幽有鬼神
故聖人制禮樂以祭祀之如果無也則聖人從來設爲
祭祀之禮樂皆虛文矣又何率天下之人而爲虛文之
事乎長人無忌憚之心而冥然罔畏者未必非此之言
也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論語之言天始此雖當時爲折王孫
賈而發其實一部論語只是聖人不獲罪於天豈惟論

語四書六經皆然張子西銘一篇可作此語註䟽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小人常戚戚仰不愧於天君子坦蕩
蕩
昔趙清獻公事必告天而行不敢告者不敢為仰慕其人
思效其行每旦向天叩首簡束身心自望寡過而希上
達因著爲契天圖省察格終覺虧欠處多也顧言㞢畏
天鑒凜然
先友東璧公晩年信學亦嘗每日叩天省察著有籲天錄
世之用物弘而取精多者咸有靈焉憑之故山有山靈水
有河伯獨此蒼蒼之上寧無主宰是而爲萬靈尊者乎
故詩書一則曰上帝再則曰上帝必有所見一一皆實

理也其實神之所以爲神處吾人安得而知必欲創爲
恠談曰是何地人何時人因何功德而爲上帝則矯誣
悠謬而不通之甚矣
周惟監於二代故郁郁乎文哉郁郁即周初文質彬彬之
文也吾從周從先進也
聖人從周初蓋不肯從周末故曰憲章文武若不問可從
與否一槩曰時王之制吾從之則非所以爲孔子矣
關雎爲詩之首樂之亂夫子讀其詩聆其樂而覺其樂不
淫哀不傷也故歎羨之爲當時頹波砥
樂不淫哀不傷說宮人之性情宮人之性情正后妃可知
后妃之性情正而文王可知故太和在成周宇宙間

夫子他日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春秋時君臣若
知有關雎之意則性情中和中和則禮樂可興禮樂興
則紛紛僭亂自然消融又何一變不可至道而再見先
王之世哉贊美關雎是爲當時僭竊者對症藥石
問哀公問社章曰總是聖賢皆欲維魯但宰我意氣矯激
夫子用意懇惻慮事更周到耳
成事不說三句解者紛紛俱屬昧昧如謂夫子謂宰我言
已出不可復救則夫子已說矣諫矣咎矣又何謂不說
不諫不咎也况諫字乃臣子尊敬君父字樣師豈可加
之弟子此不通之說也又如謂三家與魯事已成已遂
既往而宰我不可說不可諫不可咎則舞佾歌雍旅泰

山伐顓史諸事夫子皆懇懇說之諫之咎之此又安得
止宰我之說而不爲維持宗國之計乎此又一不通之
說也看來哀公此問儘是極好機括宰我正該把敬天
爲民保全奠安社稷大道理大經濟乘此時對他陳說
一番規諫一番咎正一番今却止以使民戰栗之言了
事豈知天下惟成事不說此非成事而何不說之也惟
遂事不可諫此非遂事而何不諫之也惟既往不可咎
此非既往而何不咎之也此正當時惓惓維魯之深心
惜宰我未之能悉
翕如純如皦如繹如俱在樂之節奏上說却與人心相通
在風塵道路間物色夫子是第一等識見未釋一言是第

一等議論封人真奇人哉

天使吾夫子東西南北爲當時之木鐸删定修賛爲萬世之木鐸將乃固天縱之將聖之將將無之將非將來之將

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細看之二十篇中章章俱是

封人此識見此趨向此議論一語而可作夫子終身之定評似當俎豆於七十子之間或疑非門弟子不知後儒有功吾道者咸得配食謂與聖人心志同而有功於吾道而况當時得親炙者乎且其慕企之切又安知後之終來未從游也

諸賢日侍杏壇或疑夫子爲迂或疑不如子貢而封人一見便相賞識其品似遠過矣

賛韶者思世見有虞之治也論武者悲武所遇之窮也夫子不直言舜武而托言於樂有多少感慨處有多少明白處又有多少渾融處

自夫子有未盡善之言而孫子由遂病武王不得爲聖人後之文人又從而羅織之不知當時不有牧野之師紂惡日稔生民何日得出湯火天命迫矣人怨深矣真若一日不可安者止愛一己之名節不順上天之簡命不恤生民之顛危仁人之心忍乎見一孺子入井而不救人必以不仁病之當時淫刑酷烈天下重足又非一孺子之比也武王順天而討之一已之名譽是非固一毫不暇計矣夫舍財貨而濟天下舍官爵而濟天下舍軀命而濟天下天下必謂仁〻今武王舍名節而濟天下非至仁而肯如此乎武王當時固知後世必有紛紛之論也其心謂生民得脫湯火而生全紛紛議論其心固已甘之矣問紂既討矣何不立微子武庚退而自居乎臣位曰武王爲此要不如不興師也武庚固不必論微子雖聖人安得不爲紂復讐武王一身之禍固不恤也八百諸侯豈能晏然生民之禍又恐未之艾也不立微子是矣何不於采薇之老生存問之殁表章之曰武王亦知二老當存問當表章也但當時民心未定禍亂易

興未得存問未表章尚有後來管蔡之變而殷頑民又屢屢蠢動若再一存問表章二老决亦不受而天下從此多事生民之禍又難息矣此武王寧甘後世有不存問不表章二賢之譏不肯以一已虛名而貽生民無窮之禍也於此知武王之心至若武王之心至仁請以此白武王之心於千載之上

居上指上人言爲禮指下人言俱是處常臨喪又是處變

里仁篇

若是大聖賢纔能轉風俗若只庸衆人必爲風俗轉然則居處交游豈是小事豈是緩事

問何如方是仁里曰呂藍田約所謂德業相勸過失相規

禮儀相交患難相恤乃其註疏也何以爲美曰爲善有
資藉誰與共爲惡而保全一身家又理之所敢必也不比
之居豈不是世上大愚人
所見無非是善事所聞無非是善言所交無非善人自家有
多少便宜在
問幸有里仁則居矣倘一方無里仁則若何曰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中間豈無彼善於此者吾聯屬之結納之與
之共化鄉人曰化之不從奈何曰不從必有緣故吾不
必露化他形迹不必欲彰我聲名不必要矜我賢知不
必遽責他難堪自家力行善事不求人知薰蒸漸摩不
忘不助誰無秉彝又安知其不漸化也

士君子要成眞正人品居鄉決是不同流俗決取流俗非
謗自家只是要一味反己自信能自信便不怕流俗非
謗能反己便不肯自是而無忌憚
若大聖賢在上天下必多仁里仁里多則仁人必多仁人
多則天下治矣
不仁者旣不可久處約又不可長處樂然則何境可處曰
失其本心隨在都是苦境隨在都是禍境然則不仁者
將何如曰只有仁之一境約也安然樂也安然惜不仁
者不肯向此境進一步耳旣不仁矣何如處可以仁曰
知者利仁乃其從入之階
世人好惡一徇己私便與痲木醉夢相似雖有好惡不可
謂能仁人在下好惡而是非不爽在上好惡而賞罰不
爽在古今好惡而襃貶不爽故一好而天下萬世之公
論皆以爲當好一惡而天下萬世之公論皆以爲當惡
其關係於世者何等大何等急故夫子見人皆不能而
仁者獨能
又如堯舜不以天下傳其子孔子不使子羔爲費宰都是
能好人侚義不立惡人朝不與惡人言却又不念舊惡
亦是能惡人
仁是天理惡是人欲人心原來有天理無人欲若思思念
念在天理上一毫人欲自然無處容他譬如爐火紅矣
點雪自消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此是聖人極直截

學問程伯子說識仁在此
天理若發人欲自然不敢與他作對君子若用小人自然
不敢與他作對存天理用君子顧力行何如耳
仁人之心非無惡也旣仁矣惡皆化爲仁也王者之世非
無枉也旣治矣枉皆化爲直也
近世儒者多講體仁之學謂只一體仁便一了百當大意
本諸此章甚善甚善然却要將克己一邊抹殺不知聖
人立言如明醫立方有先除病痛而後扶理元氣者有
先扶理元氣而病痛自除者各隨輕重緩急所宜而治
之皆可活人可稱國手未嘗執定一方餘方皆不用也

禮乃先除病痛而後扶理元氣之方隨其資之所近爲
之所急心之所悅均可入道可作聖若信一說而排一
說非大全之見也俟哲人裁之
欲富貴惡貧賤者世人不去不處者君子
問貧賤不以其道何爲不去曰我不宜貧賤而使之貧賤
必有任其責者我何傷何必去
世人不肯爲君子甘心而爲小人者只是爲富貴貧賤四
字所迷耳誰肯開眼一看洗心一思當知富貴貧賤自
有真也自然不爲所迷暇中因賦四歌自醒且以醒世
其一曰我有貧不是人間懸罄貧牛山屢被牛羊牧無
價金丹化作塵隻身天地難容載滿目荊蓁無鳳麟真

箇貧貧殺人其二曰我有賤不是人間韋布賤壟上墻
間作乞兒寒氷焦火心常戰百官宗廟幾曾親紅塵掩
蔽天真面如斯賤真不齒其三曰我有富不是人間金
玉富乾坤今古在包羅皇王帝伯歸囊袖幾曾低眼向
人憐靈台日日笙簧奏第一富從天發其四曰我有貴
不是人間軒冕貴踐形盡性聖賢身拄地撐天道義氣
古今進退凜春秋逍遙俯仰輕韓魏此實貴不相諱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是緝熙是時習造次顛沛正指其
易違處言其實貧賤時有造次顛沛富貴時亦有造次
顛沛
好仁惡不仁是在自家心裡欲上說不是別人善惡上說

與大學誠意章參看
世人只說仁者無過有過決非仁者不知中間冤枉了多
少君子人之有過豈可一槩看他試將從來君子有過
時一原其心或一時偶誤或不出本心或時執兩難委
曲完心其過處正其仁處若一槩以過棄則古人不告
而娶東山破斧何以解也
仙家求不死禪家求速死吾儒則不必不死亦不必速死
惟觀聞道不聞道聞道則生可也死亦可也不聞道則
生不可死不可
問何如方是聞道曰難言也樂以忘憂顏之卓爾之唯總
只是箇不亦悅乎何如可以聞道曰發憤忘食竭力博

約三省忠恕總只是箇學而時習之何如夕死可矣曰
天地間第一種趣味嘗矣第一種快樂享矣一日已爲
便宜夕死有何不可
死是人生極怕的事夕死時又至迫猶以爲可人世之升
沉得失更無問矣
雖夕死猶勝不聞道百年而生者況又不夕死乎
朝聞道夕死可矣然無夕死可矣的心腸決不得朝聞道
有夕死可矣的心腸方可聞道彼恥惡衣惡食者安足與
議
無適也無莫也是未發之中義之與比是中節之和專講
無適無莫抹殺義字是二氏之學

無適無莫義之與比即是君子而時中即是無可無不可
小人懷土是時時想得田地宮室懷惠是時時想人榮寵
恩澤本正大明白何必文飾

天下不平只是人人好爭爭利爭名爭地爭城爭之不已
釀成一片殺機若要救之惟一禮字若要行禮更須本
一讓字此是孔子兩字經濟小行小治大行大治

中庸九經都是禮所以行之者一是讓

能以禮讓為國其初是慮以下人其終是篤恭而天下平

未唯以前曾子見道在夫子身上既唯以後又見道在自
家身上從前是自家思學夫子今日是自家識得自家

有九分九釐九毫天理只有一毫人欲便不是一便不能

貫須是十分天理無一毫人欲方謂之一方到處貫通

二十篇中皆可見聖人貫處然亦是聖人一處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忠字原解一字恕字原解貫字此孔門定說也而近儒每
愛說忠恕之心一也便可貫通則混帳甚矣

一而貫即忠而恕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忠而求其一也齊家治國平天
下恕而求其貫也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修則一矣家
齊國治天下平則貫矣夫子將一部大學作一貫二字
醒曾子曾子既醒隨將忠恕二字解大學十傳

禪家宗門悟頭不知有妙於此否

今人開口便說聖賢難學聖如孔子究其所以為孔子處
只是一貫究其所以一貫處只是忠恕偏天下人誰無
此心可盡而為忠誰無此心可推而為恕多并自暴棄
與禽獸同歸草木同腐也可惜可惜或疑我輩即盡心
推心未必得到孔子田地曰且請盡心至無可盡處推
心至無可推處試看何如

君子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口之所議思之所謀都是天理
即偶有類求利處亦是委曲欲全天理故晝之所為夜
之所夢無非天理在天理而生在天理而死小人台之
所見耳之所聞口之所議思之所謀都是人欲即間有
相似義處亦是假借求得人欲故晝之所營夜之所夢

無非人欲為人欲而生為人欲而死如此者何喻故也
喻是偏嘗得其中滋味

君子何以懷德而懷刑喻義故也小人何以為懷土與懷惠
喻利故也人而喻義為學便是真儒居官便是名臣人
而喻利為學便是俗士居官便是民[illegible]途徑判然一毫
掩藏不得

朱夫子延象山先生於白鹿洞同發此章一時聽者泣下
雖先生發揮痛快想聽者亦有良心

人言義必有利純言利便無利喻義未嘗求利而利未嘗
不有喻利者義既無矣放利而行多怨利亦不能享也
請歷歷驗之

見賢見不賢不必深講見即聞見之見賢不賢在衆人中
固有即一人之身言亦有賢處不賢處只要賢便思齊
不賢便内自省然必平日有工夫臨時方識得方肯思
齊内自省
此工夫於日用間可用即誦讀間亦可用
人子知父母之年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肯遠遊不告其方
而使父母日夕心不安乎又肯不幾諫而使父母不爲
君子而得罪於清議乎總是孝子愛親不已之心
幾諫與無改於父之道總是己身與父母都要爲君子
問德不孤必有鄰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德不孤也有朋自遠方來必有鄰
也

有一鄉之德一鄉之鄰應之有一國之德一國之鄰應之
有天下之德天下之鄰應之有萬世之德萬世之鄰應
之德不一鄰亦不一
德不孤必有鄰足以見人性皆善
當流俗汚世欲奮起而立德始初豈得不孤豈免謗議只
要自信自立自反人各有良又安知不終動也
問伯夷之風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
寬薄夫敦德不孤必有鄰之一端
事君數數煩數也如註講與大易合固極善近見鄒南皐
先生一說謂數字即作數字謂術數也事君交友貴以
真心却是只以術數相欺必爲君友看破辱疏難免此
見亦屬警切俟哲人正之
公冶長篇
以二女配二賢正夫子無意必固我處順其自然付以當
然父子之親師生之義齊家之妙胥此焉在
斯焉取斯不重魯多君子全重子賤能取不然雖有君子
其如我之不親何
君子不一有全體之君子有一善之君子全體者宗法之
一善者節取之何人非我作聖之資故子賤有父事兄
事不同
予至不類童年頗有狂志踈凉自廿作輟相因何能有成

始得與二三君子導迷輔德繼而廣求海内賢豪或師
之或友之又日夕取古人可師者師之可友者友之今
日畧有隙明不大戾於名教師友之功大矣書此以佩
厚德尤望多得哲人闢迷砭戾庶幾可以寡過亦斯道
之幸也殊切望之
以佞人而談文學則古今之是非混淆以佞人而操政柄
則朝家之賞罰顛倒
禦字與禦人於國門之外義同蓋一禦人以刃一禦人以
舌其禍同也自謂可以取悅於世而免於憎不知適以
屢憎於人屢憎於人應有禍在
曰佞者禦人以口給令用佞者聞之心冷曰屢憎於人令

佞人聞之膽寒夫子雖止兩言點造於世者不淺

聖人不尚言詞然六經四書若日月中天江河行地而諸子百家遠不能過可見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有聖人之心有才人之口可也但恐無聖人之心而止有才人之口所以禍身禍世者大耳

斯即逝者如斯夫斯字即其斯之謂與斯字即所謂心也理也信只是心上過得去吾斯之未能信是堯舜猶病文王望道未見夫子何有於我心腸曾點言志亦是此機故夫子悅之務然玄對莫逆於心其景象千載而下令人挹想

醉夢中言動即不差錯亦屬醉夢中闢此言欲為醒後之言動也

問何以得信曰從疑入大疑大信小疑小信信後再有疑否曰一番信後又有一番疑在一番疑後又有一番信在其實疑無窮信亦無窮但日進無疆地位不同陳白沙先生曰入道以疑為階級先師馮少墟先生謂吾斯之未能疑俱可與此參會

浮海之言原非假設蓋其天下一家萬物一體救之不能坐視不忍熱腸發為冷語許由者以周遊最久觀其語丈人沮溺諸人言語或知此心聞之而喜又非夫子志矣故裁之

好勇過我故有可裁裁之何如裁其過我者使如我而止

夫子雖是辟世之言實是救世之心子路即認為辟世之心故夫子欲裁其過

夫子不直許三子之仁亦不說其不仁惟稱許其才之可用可見天下有仁人有才人得仁人而用之固可大仁乎天下隨才人而器使之亦可補救於當時歷舉三子之才告武伯是救世一片熱腸

不遽許仁進三子也各許其才救當時也出言時亦無心知此安排而理却知此此所謂不思而得

聞一知十了悟之影象也聞一知二推致之影象也子貢承夫子指點悟機即呈隨手畫出顏子與己影象令夫子看此子貢自悟語亦實踐語故夫子又直點曰弗如

也吾與女弗如也許之進之原無貶詞一二十三字亦特偶舉目前一偶耳原活動形容語非真有一二十之拘也若曰猶在聞見上較多寡則不知子貢矣

剛有不屈之義割斷之義不屈者體割斷者用惟無慾者能之

好色者多柔情總悻悻本色必露慾或即是色慾似不必泛說

二十篇所記夫子言行都是夫子之文章所以然處是性道文章與性道雖是一貫然豈無源流本末之分既有源流本末之分自有源流本末之見聞之自有難有易此子貢悟後盡情為人道破淺學者或非議之不知量

夫子之贊堯也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子貢之贊夫子也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堯在位故云成功文章夫子無位故止云文章

自孔文子章至甯武子章是魯論中一部小春秋

狂簡俱謂狂者必簡是一人舊偶見狂簡或是二人簡即猶也近見呂涇野先生因問中亦如此說更希哲人裁之

曾記顧涇陽先生小心齋劄中有云人知夷齊是極冷的面貌不知他却是極熱的心腸何也他要人人做聖賢方歡喜宛然畫出箇夷齊

夷齊不念舊惡即怨是用希可以見人性皆善

巧令足恭匿怨友人俱是世上無耻人故夫子以耻心叫醒他

如子路之志世中之渣滓化顏子之志道中之渣滓化夫子之志則如天地之於萬物更無渣滓之可言也

辨志是聖門第一義志於道德者則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則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止知富貴而已矣聖賢學術參兩事功決非志富貴者所能辨

論人品者請從富貴外而定是非立人品者亦請從富貴外而矢期許

過不同有生於情者有生於識有生於習者見謂洞其源委訟如冤仇相遇不肯含容放過如老吏斷獄直枉必欲分明又如執法去奸必欲根株盡去如此訟過於作聖何難所以其人難見

夫子在當時爲天下一人天下之人不得如在後世爲萬古一人萬古之人不得如不知人不如夫子者非是有生之初不如乃是有生之後不如若論有生之初夫子此忠信十室之人必有如子忠信者只是有生之後不肯如夫子一樣好學所以讓夫子爲天下一人而天下人不如讓夫子爲萬古一人而萬古人不如人試如夫子而好學看試何如夫子此言是傾心吐膽示與人如己方法能不孤負者幾人

全在如不如三字上看精神予拈帖括擬此節一破云直示不如己之故欲人人皆如己也

不好學忠信必失肯好學不惟可保存忠信於不失亦可擴充變化忠信於無窮須知聖人所好學與記誦詞章希世取寵之學無干此等學反足漓吾忠信即好之終身亦不中用請闊眼看如何是學

雍也篇

南面不必指定人君即從政諸哥門亦皆南面確氏

居敬行簡是唐虞三代之治居簡行簡似太古洪荒之治

居敬居簡此是孔莊分途聖狂分途治亂分途
仲弓初未解可字之意亦無妨其爲賢何必過爲諱護
千古聖修王道不外敬字持敬者奉持而不敢失也主敬者敬爲主而百體皆爲役也敬爲主而萬感皆爲客也
居敬則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身之所履無非是敬無人無事亦無非是敬滿身滿世止覺天之可畏民之可懷自家身心作用無一毫可忽真是戰兢臨履翼翼小心所以簡之可行居即書之安汝止安字即
此辰居其所居字敬而曰居見仲弓所學之深
本朝醇儒稱薛敬軒胡敬齋二先生俱於居敬之學大有得力薛則曰敬則卓然敬則光明敬該動靜靜坐端嚴

敬也隨事點簡敬謹亦敬也敬兼內外容貌端莊敬也心地湛然純一亦敬也胡則曰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效驗處敬有凛然自畏慎的意思敬有肅然自整頓的意思敬有卓然精明的意思敬有湛然純一的意思嗚呼精矣至矣
不遷怒是定性之學不二過是洗心之學顏子之好在此不違仁在此不改其樂亦在此此夫子見其如此在顏子原不自知其有也
問周急不繼富不惟道理當然事體當然即人情亦當

而世人往往不周急偏繼富者何曰望富之有厚報也故爭添錦上之花料急者亦終如此也故不投井下之索甚至從而下石矣寧思彼既上青雲矣我再趨時扶之是謂無恥彼既墮重淵矣我忍袖手視之已爲不仁
此俗態也私心也惡風也真小人所爲故惟君子周急不繼富何也君子識見志趣原不苟同流俗予奪權衡一一依乎道義益寡裒多補天地之有憾裁成輔相付物情之自然立丈夫之骨不長錢虜之驕體拯溺之恩而起溝中之瘠財蹬途也至此反足見聖賢之真作用
隱安得其人而願與之共砥頹波
子華不當與即不與冉有過與猶加裁抑原思當與即與

過辭又止辭聖人義之盡也一則曰周急再則曰與隣里鄉黨聖人仁之至也
看夫子是何如氣象三子是何如氣象
二賢之事以聖人律之不無過當對尋常人觀則迥出世之貪吝者萬萬矣
竊意三子幸遇聖人造就方成賢人品格不然任其資之所近而爲則車馬輕裘乃後世浮華者所爲五秉之與所識窮乏得我而爲者何異九百之辭又先有一於陵仲子矣是可見師友之功大而得之者不可不知重也
子謂仲弓是意在仲弓非對仲弓當面說不惟可洗發仲弓令天下爲父者而悟此必不耳爲犁牛爲子而悟

此必求其爲辟角自修者而悟此脩德之心愈堅用人
而悟此用人之途自廣聖人之言眞化工也
至與不違仁生熟不同日月與三月久暫不同夫子此言
蓋欲顔子從此至聖人之地諸子從此至顔子之地
問三月不違仁矣三月以後何如曰猶然不違止云三月
者何如曰夫子止據見在所見言巳覺其三月不違仁
也
憶予十六七時從學家塾聞師講此章書一時頗覺心開
有志於仁每日記錄存心制行而觀其仁與否仁則存
之否則遏之二十餘年因循仍舊茫茫蕩蕩無從而歸
宿也吾其柰何

牛遷南牖下蓋以在三之義人當並重夫子避之蓋以從
政之後分有不宜一遷一避各得其當
有疾不廢禮見伯牛之尊師將死無他言見伯牛之順命
夫子聞其疾避其禮執其手歎其亡見聖人凜上下之
分重德行之士篤師生之情
亡之命矣夫論語之言命始此命天命也實理也一一皆
上天之有心也自後世以氣數言命天人判而二矣使
人皆棄天褻天問天旣有心何故使顔子殀而伯牛病
曰當日天自有深意或者殀顔子者使人知早死不足
爲聖賢病也病伯牛者使人知多疾亦不爲聖賢損也
問天旣以二賢示教矣二賢無因致是何如堪冐以今

日而觀二賢亦自無不堪也
簞瓢陋巷偶然之遇耳顔子處之不改其樂簞瓢陋巷似
爲千古美談可見貧未嘗孤負人但恐人不會享用此
貧耳
人不堪其憂是小人常戚戚顔子不改其樂是君子坦蕩
蕩
顔子之樂原是萬物一體襟懷不是清虛高潔
問顔子之樂何如可尋曰不必向顔子問且請克巳復禮
到人欲淨盡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處看試何
如
予終寠且貧勉強排遣嘗題茅屋壁間六一絕云簞內

更無別味囊中那有餘錢世上萬般不愛只留一點心
田又題七言二絕云徹骨貧兮徹骨貧肯將貧字許他
人孔家話對顔家說別有人間一段春孔顔化去巳多
年尋樂程途更杳然偶向靈臺相識面乾坤今古看無
邊聊書於此俟有志尋樂者相商
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此論語極要緊處此處剖判明翻
向定方不孤負聖賢垂訓不然書亦是借寇兵資盜粮
同一衣冠同一名色一則全在身心性命家國天下一則
只在記誦詞章富貴利達自家分聖狂生民分安危道
統分純瀉治統分理亂關係原非小小有世道之責者
何可不加之意

君子儒真儒也小人儒俗儒也朱夫子以為己為人解甚
的而世儒多護己病每欲以小人儒作曲謹講則拘矣
盡是君子儒天下亦平君子儒多天下亦治小人儒多天
下必亂盡是小人儒天下必亡算千萬世一毫不爽
吾儒以二氏為異端彼等皆知與禪宗貴全真而卑應付
分別甚明有志有識者決不甘為應付緇黃料讀聖賢
書冠丈夫冠者寧肯以應付儒自甘必有超然邁往如
薛胡陳王諸君子以贊休明之世者殊切望之
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至偃室原是二事不必穿鑿聯而為
一
行不由徑所由必出於正非公事不見邑宰所見必出於

公想滅明善行還多子游姑舉所見二事言
非公事不見邑宰見滅明非奔競干時之士則遇公事未
嘗不見也見滅明亦非孤僻忌世之士
自雍也章至此可謂孔門諸賢二部小傳
奔而殿有易伐之功將入門是伐功之地策其馬是不伐
之狀非敢後馬不進是不伐之言宛然畫出一孟之反
我有功而人無功已足取人所忌若再一伐忌者衆矣忌
之必思有以敗之不惟功不能成且恐身名難保其全
也從來立功之士涵養未至器量未弘往往不免噫安
得有功人而與之講不伐不施之學
由戶即是由道但由戶乃由道一件一件既能何不件件
皆能
謂不知由則知由戶者何心謂不能由則能由戶者何心
謂不當由何名為道既名為道何故不由
所由既不在道不知所由何等途轍所至者何等田地豈
不令人可怪又豈不令人可哀
樂本於好好本於知學不可不知所始知不如好好不如
樂學不可不知所終
知不如好虛實不同好不如樂生熟不同
格物致知可以知之誠意正心是謂好之明誠至極是謂
樂之
中人上下俱兼天資學力說因才而教語言淺深自有不

同如一問仁也語顏子便以克復語仲弓便以敬恕語
司馬牛便以訒言之類
中人以下非不欲語以上也地位未到語以上豈能遽入
及足起其疑惑俟其可語之時而語之此夫子循循善
誘人處
聖人之言無上下在聞者自分為上下此謂夫子言外之
意起人悟機可也若在夫子口中作正講則混帳甚矣
齊一變至於魯抑伯也魯一變至於道崇王也不惟春秋
時齊魯不同即開國時亦然孟子之別王伯本於此
有物有則觚不觚物而失其則也舉一觚是舉一隅令人
以三隅反

偶見游蜂或問博文之旨曰請看蜂采花又問何如約禮
曰請看蜂釀蜜蜜成可用亦可以弗畔矣夫
格物致知博學於文也誠意正心修身約之以禮也從此
可以齊治均平亦可以弗畔矣夫
立謂植其生達謂通乎理立即立之斯立的立字達即君
子上達的達字
立達節是仁取譬節是求仁之方當依朱註原有節次不
可混合為一
述而篇
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聖如孔子猶曰述而
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相對觀無忌憚甚矣

吾夫子萬古一人只是信而好古四字今請信而好古試
看何如
默而識之朱夫子原有二解一識音志謂不言而存諸心
也一識音釋謂不言而心解也後說為是蓋工夫到一
旦豁然貫通處如魚遊春水冷煖自知又如啞子吃蜜
難對人說天真透露渾是天真用事為學非止迹象上
持修誨人亦非止口耳間教受所以聖人嘆何有於我
天何言哉默而識之四時行焉學而不厭百物生焉誨人
不倦何有於我天何言哉而聖同天不深矣乎
默而識之初學遽難措手只從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
到弗能弗措人一已百人十己千處自有默而識之好

消息在
明道先生有識仁說羅豫章教李延平靜中看喜怒哀樂
未發氣象陳白沙先生亦每謂須從靜中坐養出端倪
皆本於此人從此得力方不是醉生夢死
嘗讀此偶有所入題一絕云啞子口將真蜜喫難將滋味
向人傳只將此蜜同人喫肯心涼各自甜
修德即是尊德性講學即是道問學徙義改不善即致廣
大極高明等事
講學即是講德之何如修義之何如徙不善之何如改豈
是空談
唐虞君臣日日講保治弭亂之學商周君臣日日講撥亂

反治之學所以總得成唐虞三代之治講學乃存心第
一急務豈可迂緩視之又豈徒韋布宜然太學曰自天
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予亦曰自天子以
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講學為急
果是講詞章功利之學玄虛悠謬之學刑名法律之學可
以迂視緩視無論古今無論貴賤無論老少人人各有
性分各有職分講即講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
為一人何可少得一日何可少得
自家道理明白正當講學使人人皆知不然便是自私自
家道理不明愈當講學向人求知不然便是自棄
講學明白方好躬行不講而行不免禍身禍世

孔子周流到處尋訪知音講明學問非嵩嵩爲仕進計
問夫子自說樂以忘憂樂亦在其中矣何爲說是五憂也
曰惟其有是樂所以有是憂惟其有是憂所以有是樂
今人有憂多是爲富貴利達壽殀窮通誰知憂在修德講
學徙義改過倘人人憂聖人之憂也人人聖矣
吾衰吾道之衰也不指志氣說不復夢周公無行道之兆
也與鳳鳥不至章同意問從前夢見周公似有行道兆
矣道何不行曰從前有夢所以猶有魯國三月之治也
一理也自志而言曰道自據而言曰德自依而言曰仁自
游而言曰藝志據依游有生熟淺深理則一也
志道與據德分虛實據德與依仁分生熟依仁游藝內外

合而一也
志於道有聖人之期許據於德有聖人之操修依於仁有
聖人之心地游於藝有聖人之才情
古人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然後游於藝藝特游之而已
乃今人志於藝據於藝依於藝道德仁曾不一游焉欲
士品世道如古昔寧可得乎
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是沽之哉沽之哉不憤
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是待賈者
也
脩作脯講亦不妨自行以上則誠可嘉矣聖人之言句句
皆實

肯憤者必能悱能悱則舉一隅能以三隅反矣 三隅
反未嘗憤悱者也
舉一隅能以三隅反便是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不以三隅
反則中人以下者不可以語上也聖人教人如此行藏
如此處死生亦如此
論語書全是要人憤要人悱要舉一隅令人以三隅反不獨
論語五經四書皆然
以吾夫子之聖猶曰發憤忘食今不憤而欲窺聖之奧難
矣請一發憤看有開豁光景否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孔顏一身渾是一
部周易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能之何也周易一書

全是令人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作也
一理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是天理上經綸德性中作用
在無事時爲涉世法在有事時爲用兵法孔顏融而一
之子路分而二之此所以一到處流通一隨處滯礙
虎形狀強悍難制河形狀奸險莫測不惟行三軍時敵家
是虎是河即自家三軍亦皆是虎是河即用行時朝廷
之上亦皆是虎是河舍之藏時草野之間亦皆是虎是河
暴之必爲所噬馮之必爲溺噬死溺死而不知悔未必
不自謂英雄勇敢奮不顧身不知竟與自家何益與世
道何益此血氣之尖所以醉生夢死而不覺也聖賢見
虎見河不肯逞一毫血氣安得不乾惕謹凜而生懼心

又安肯退縮觀望從懼而無濟從小心中生出無限妙
算要擒虎而終不爲虎所噬要濟河而終不爲河所溺
卒之虎擒矣河濟矣自家安全世道倚賴真萬全之策
哉

臨事而懼懼是敬好謀是明從敬生所以有濟

异於虎馮河不惟不可行三軍用之於行必遺憂於朝廷生
民用之於蔵必流禍於士風名教漢末黨錮諸賢其左
鑒也

從人所好不暇從吾所好爲求富計也富不可求則留得
自家在還妙所好次指道義言

夫子無事不慎何爲止記子之所慎齋戰疾盖夫子雖無

事不慎記者非一人此門人止據所見見在記之耳若
以夫子所慎僅此三端是認指爲月也豈其然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是素其位而行不義而富且貴
於我如浮雲是不願乎其外樂亦在其中矣是無入而
不自得焉

問夫子疏水曲肱何如樂在其中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
如浮雲問何如能將不義富貴視如浮雲曰飯疏食飲
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以富貴爲樂者不知有義並不知有我聖人無我以義爲
我義之所在即樂之所在也尋孔顏之樂者請味一我
字義字若曰舍過義而言樂則莊周之逍遙遊而非孔
顏之樂也

孔顏之樂不是高潔不是曠達不是蕭洒盖天理上受用
名教中樂地

問五十字或作卒字之誤或將五十字作河圖中宮之數
或作五十之年孰是曰作卒字詞氣不順作河圖數難
道聖人止在數上留神盖五十而知天命之謂也

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不學易不可以爲人易何
可玄視緩視

易是夫子寡過神化之理俟中人以上者告之詩書禮則
中人以下人人皆可言故雅言

雅言詩書禮是聖人發言大旨不離此非舉其成語一一

而道也

人能透悟詩書禮之旨則詩書禮之言亦皆是易

聖人憤樂不是兩念忘食忘憂不是兩時盖時時憤時時
樂又時時忘食時時忘憂正是聖心純不已處

夫子是聖人又欲人人作聖人聖人是同天的君子是學
聖人的與聖人只爭箇生熟善人是世上好人能力行
的亦有聖人體段只是識未到志未大不敢學聖人有
恒是良心未盡喪有聖人根種者恒即書之上帝降衷
厥有恒性之恒孟子無恒産而有恒心之恒乃良心也
不可訓作久從有恒而爲善善人可到從善人而信聖
人之學君子可到從君子而希法聖人聖人可到只是

人不肯耳人不肯者何故人生來原有恒心即所謂天理也天理爲主原無人欲人欲乘間而入無爲有矣雖有欲擾天理分數尚多人欲分數尚少不知克治擴充則人欲漸至充滿虛而爲盈矣始猶不敢侈肆久則橫溢四出而不可控制約而爲泰矣人欲日長日滋一點幾希之恒心能保不澌滅乎故曰難乎有恒

子釣而不綱章是聖心最活潑處諸賢最留意處五經四書只此機括多少道理不可只作冷語看

曰釣曰弋秋殺之義也曰不綱不射宿春生之仁也仁至義盡即一事而已然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以人待人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以物付物浮雲富貴即此襟懷春秋褒貶皆此權度正可見意必固我之皆無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此是吾與點也處贊化育處子思鳶飛魚躍孟子五畝之宅數節本此

陳司敗章總是聖人爲禮教計臣揚君過同姓爲婚皆非禮也許昭公知禮是明君臣之禮幸人知過是明婚姻之禮正見聖人人倫之至真是不勉而中

子路爲夫子禱亦是至情矣不可也請於夫子則不可矣

聖人終身小心只恐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故曰丘之禱久矣

泰伯篇

泰伯至德斷當依朱註蓋朱夫子本之春秋傳非杜撰也

問泰伯既欲讓商正宜留身維持何必偕仲雍而逃一逃而太王得以國傳季歷遂成武王伐商之舉使泰伯二人不逃則國不傳季歷商未必見伐也曰大王翦商非利天下亦是除殘安世之意雖有此意並未見之於外泰伯亦未明諍顯諫各以意而轉旋泰伯二人長而且賢正太王所恃以翦商者二人既去則太王之勢孤矣季歷雖賢其年尚少太王又何恃而伐商乎泰伯以後武王以前數十年商之不見伐者實泰伯二人一去之力也遐想其間當日泰伯於此何等苦心欲承親志恐於臣節有碍欲執大義又與親志乖違不得已止有此一去而君臣父子胥保全也朱夫子謂即夷齊叩馬之心而宛用之者誠然

讓天下大美也且不欲有其名古人何等心地今小小善事便欲人知淺薄甚矣

泰伯心事本不欲人知至夫子畢竟看出吾人只管力行天下後世自然有具眼者

白古人心事是學者第一美事第一陰功

恭而無禮則勞一節見持身不可無禮君子篤於親一節見待人不可不厚恭慎勇直俱文之以禮則爲君子矣自然篤於親不遺故舊矣興仁不偷則化民成俗禮教

之行也
曾子有疾章當與禮記易簀事在一處看
手足可啓令人看而心可知惟其平日戰兢臨履故臨終
有手足可啓不然便消沮閉藏而含羞地下矣
知是曾子誨人不倦處故曰曾氏之傳獨得其宗
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是曾子學而不厭處使門人皆
二氏之學自謂了生死觀曾子此章則了生死更莫妙於
儒也惜爲儒者多混帳過不幾自負而負聖賢之教
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三句無工夫工夫在遠暴慢近信
遠鄙倍三句三斯字亦不可忽
弘毅章講者多瞶瞶弘作度量寬廣尤謬弘是志願遠大

毅是骨力堅勁始初敢爲聖賢是弘爲聖賢到底是毅
極重担子路程又遙非十分膽大人不敢承認非千分
骨硬人不能到頭此任重道遠之必不可不弘毅也
予兒時講此章題一絕於書額曰古今担子古今途責望
人間大丈夫當承認處休推諉欲到頭時肩在吾雖不
合詩人尺度姑寫己心
不必謂弘毅即仁蓋弘是任仁之膽毅是堅仁之骨仁則
天理之生生不窮者是也弘毅之成便是仁弘毅不可
與仁混看
弘毅字仁字要件件認得分明若始初便求貫通則糊塗
甚矣

人多自暴自棄所以終爲小人自暴者肯一反身向上便
到狂者進取自棄者肯一反身向上便可到狷者有所
不爲狂一進便是弘狷一進便是毅孟之至大至剛帝
堯之廣運孔子之辟如天地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
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皆是一條路徑人顧自處
何如耳
弘是要有聖人眼力聖人膽力毅是要有聖人精力聖人
骨力總是完一聖人心性成一聖人品格
任重道遠曾夫子自釋已明予更爲之釋曰爲天地立心
爲生民立命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是任重君
子無終食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一息尚存

此志不容少懈是道遠
詩可以興人禮可以立人樂可以成人惟自興自立自成
人方覺經學有益也
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使人人皆知者心也可使由而
不可使知者勢也可使者使之不可使者聽之聖人於
民順其自然付以當然
好勇一任血氣疾貧不安本分斯人必至作亂人而不仁
已失本心疾之已甚使之無所安身斯人必至召亂
問惟仁人放流之不與同中國不幾疾之已甚乎曰不然
小人罪成難赦自家擔力又能放之誅之正所以清天
下亂也奚不可若自家權力雖能小人惡微可赦則宜

委曲以化導之小人之惡雖成自家權力不足則宜從
容以徐圖之若昌爲之便是疾之已甚不惟自家禍不
旋踵而貽禍世道豈小小哉
只知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必至優柔以養奸只知惟
仁人放流不與同中國必至忿激以召亂問然則宜何
如曰皆良方也不善用皆可殺人善用之皆可生人顧
醫者何如耳
狂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宜姑待他一時不然恐難免沾
衣蹶步也
纔說讀書便想科目到手不想科目者又却不肯讀書不
想科目又肯讀書便是真正學者故曰三年學不至於

穀不易得也問學者不想科目恐於世道無補曰今想
科目者多於世道竟何補也惟擺脫世利人方幹得參
贊事
篤信非止誠實是立志高卓真信聖賢之必可學也好學
是格物致知不使此心之有蔽也守死守之定也非死
生之死善道則事事恰當矣功夫旣至自然出處隱見
咸宜
大哉堯之爲君也首節是德次節是業首節是大德敦化
次節是小德川流絕不可說成功文章正是巍巍則天
處
大哉堯之爲君也章與子貢曰夫子之文章一章可互看

此書方明白
舜有臣五人夫子每將舜武並論此中決有深意
才非才巧之才是三才之才能經緯天地扶持世道者難
是極難成就極難遭逢惟唐虞差盛周家見才難周家
籍才於婦人尤見才難知其難不知當何如培植何如
珍惜
以服事殷服心服也聖人爲子不見親有不是爲臣不見
君有不是舜於瞽瞍則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文
於紂則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惟其有是服所以有
是事
自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至禹無間然可謂唐虞夏商周

一部史書
子罕篇
罕言利恐亂人之趨也並命仁亦罕言可使由者不可遽
使之知也後人言利者無論談學者開口便說命仁其
實自己未洞見夫命與仁聽者亦遽不解夫命與仁隔
聖人之教遠矣
黨人分明不知夫子贊其大哉是欲抑先揚望其一藝成
名識見儘卑吾執御矣猶言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彼
是破人求利之惑此是破人求名之惑御不可執則名
之成否不必計也
意必固我循環膠滯世人心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賢人

心也於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心而絶之斯爲聖人之
心聖人之心只是赤子之心
子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
皜乎不可尚已吾道一以貫之辟如天地無不持載無
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
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
之所以爲大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
天乎
處世不必拘俗亦不必狥俗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聖人何嘗拘俗而不與人同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

雖違衆吾從下聖人何嘗狥俗而不與人異在聖人亦
不知爲同爲異也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而已矣此所謂
無可無不可
聖人固多能多能不可名爲聖人是聖賢多能固妙即不
多能亦不妨不然有能無能皆不可也
問夫子自謂非生而知之者又謂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子
貢乃曰固天縱之將聖何也曰夫子原是天縱不然何
以萬古鮮有倫比且二帝讓德三王讓功伯夷伊尹下
惠俱讓其全然則真是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真絶德
矣曰又不然人人皆是天縱又何疑於夫子請問其說
曰縱者不拘之謂也子有耳目便能視聽子欲不爲聲
色所迷而明目達聰也誰得而拘之全體亦然心思亦
然能信得及則人人皆天縱矣人人皆可學孔子矣
聖心無欲無欲則靜虛動直吾有知乎哉無知也靜虛之
謂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動
直之謂也顔子不違如愚自無知得來亦足以發自竭
兩端得來空空專指鄙夫心境言
一生問吾有知乎哉章時予正鼓琴指琴曰未鼓時琴有
聲乎哉無聲也至愚之人鼓之琴聲無不响矣鼓後依
然無聲即此可識聖心
顔子仰鑽瞻忽時見是高堅前後到欲從末由時還見是
高堅前後但有淺深生熟

問如有所立卓爾是何光景曰此光景甚難說且請竭才
才竭後光景自知
逝者指川斯指道此亦夫子舉一隅天地間物物事事無
非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惟明眼人方知
鹽臺李緝敬先生延予於安邑縣弘運書院講學講次一
生歌白沙先生詩曰明月清風掛兩頭一節挑到古尼
丘而今老去無筋力獨坐江槎看水流因顧予曰此逝
者如斯夫旨也請予一詮其說全爲之説曰逝者如斯
夫不舍晝夜此道體也天體也心體也不惟聖人心體
如是吾人之心皆如是不惟人心如是在物之理亦皆
如是此即謂太極此即謂性命此即謂仁體總是一段

全機在在飽滿無一物不具刻刻流行無一時不然聖
人全體如是形色渾是天性吾人只是私欲隔隔天人
不得合一雖眞機在在飽滿流行吾心都不飽滿流行
雖不飽滿流行而飽滿流行之機未嘗不在若將私欲
盡情割斷便見滿目天機隨處皆是飛躍光景隨處皆
是精神所貫即參贊位育亦只完自家本分而已故程
伯子有識仁一段張橫渠有訂頑一篇皆足喚醒千古
醉夢針砭千古麻木我
朝白沙陳先生直從靜中養出這箇端倪其曰明月清風
掛兩頭此任重之旨也一笻挑到古尼丘此道遠之旨
也而今老去無筋力此欲從末由之旨也獨坐江槎看

水流此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之旨也吾人必眞參實
踐識此仁體而葆存之方不負上天生人聖賢垂訓師
友陶鑄意也時少宰曾眞師盐臺李先生皆首肯
夫子見川便悟道機見山見苗便悟學力總中天理爛熟
故所見無非天理此所謂目嘸之
好德如好色則可謂好德矣好德如好色則不復再好色
矣故夫子屢屢思見其人
好德之心不使好色之心間斷便與逝者如斯夫不舍晝
夜機括同
試看從來好德人何如結局好色人何如結局自然道念
興而色心清淡
心爲色迷不必問學識問德業問品格
不爲色迷是知不爲色屈是勇知且勇仁人也
苗不秀秀不實通是比喻
人有生理物亦有生理生理盡喪不必言矣生理尚存不
肯培養擴充以至於成豈不可惜故夫子歎苗而不秀
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試思苗何以不秀秀何以不實終來何所結局苗何如可
秀秀何如可實秀而且實終來何如結局盖雖有美種
不入地下不沾雨露不能生苗下種矣雨露滋矣則苗
可生苗而培其根本勤其灌溉拔其稂莠去其螟蝗不
忘不助安得不秀安得不實旣實則可以爲粢盛以奉

禋祀可以爲饔飧以養生民人世所永賴矣不然根本
未培或灌溉未至或稂莠混襍或螟蝗戕蠹甚至助而
求其必長苗安得秀秀安得實粢盛饔飧皆難賴矣雖
始有生機何足貴哉人有良心便是美種不知禮義涵
養不求師友培植不講學以發生機不克己以除心冦
不擇交以杜牽引或用力躁率不循其自然則始初雖
有良心亦安能暢四肢發事業而至義精仁熟之地哉
則兩地參天致主澤民開來繼往將誰望矣不幾負此
良心而賴賴人世也哉苗之秀不秀實不實農夫責也
人之秀不秀實不實寧非司世教者之責乎雖然苗一
物耳待人而秀待人而實人靈萬類欲秀則秀欲實則

實以不必待乎人矣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若
天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孟子牛山之木章及五穀者種之美章疑本諸此
法語詞嚴義正凜然可畏故聽者不得不從巽語氣和詞
婉謟然不拂故聽者不能不悅從之貴改不改雖從何
益悅之貴繹不繹雖悅何益故聖人歎末如之何非是
拒絕之詞全是哀矜之詞與見孺子入井同一怵惕惻
隱
論語書非欲讀者止拈題目博榮寵也二十篇中章章句
句不是法語便是巽語原欲吾人改之繹之同為聖賢
君子同贊天地化機若只作記誦詞章材料真是悅而

不繹從而不改侮聖人之言也聖人將奈之何
以法語巽語告我無非恐我陷非類蹈危地也愛我者可
謂忠矣仁矣不繹不改是人知愛我而我不知自愛也
可謂自暴自棄下愚不移
非知者不能悅巽語而繹非勇者不肯從法語而改
三軍之志帥是也匹夫之帥志是也匹夫即是聖人賢人
志是道義之志有志難有志不使奪更難有志是弘志
不使奪是毅
子路縕袍不耻便是不奪志之一端歲寒松柏品格亦從
立志為始
縕袍不耻由也升堂矣故以何用不臧以嘉之終身誦之
依然未入於室故以何足以臧以進之
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知已晚矣何不於歲未寒時先
知其為松栢而培之問何如可知松栢曰或朝或野凡
亭亭表表不肯茍同流俗汙世之所為其人必不肯以
流俗汙世人自其問何如以培曰獎藉以堅其志講學
以廣其識歷試以老其才忠告以防其跡多羽翼以壯
其勢神鼓舞以鍊其操凡賊吾善類者悉為之鋤焉安
必無松栢之人物挺挺出乎雖然有松栢自不憂有歲
寒也苟無歲寒松栢亦不樂見其操矣
知者不惑三句不是說為學之序是說德性之學世故不
能累心嘗作帖括拈一破承云完達德者無世累也夫

知仁勇達德也憂懼惑世累也完此則無彼矣此德性
之學涉世無不妙也
與許也可與共學志向同也志向雖同未敢信其躬行故
未與適道雖躬行矣安必臨境不變故未可與立臨境
不變養已定矣安得念念事事恰當天則而妙時宜故
未可與權可與權非知易體易者不能
經是常理權是經之妙用正以濟經之窮非外經而為權
也
經而能權經不死煞權而本經權不詭隨
聖人之權是權宜小人托權是權謀而權之真失矣
唐棣章漢儒與上可與共學章合看固不通即以前仁遠

乎哉章相解亦似不妥盖逸詩豈不爾思爾字明白指人言下節又安得以思理解之以思理解之上下絶不相貫終屬牽強蘇眉山謂是思賢詩詩人言思賢而隔於室之遠是詩人托詞也夫子恐其不可爲訓言只是不曾思賢若果真實思之則千古上下皆可神交何況生同一世豈得爲室所隔如此頗近通順希高明裁之

唐棣之詩決是爲思賢而作不然淫靡之思夫子肯教人思乎

鄉黨篇

聞聖人之言不如觀聖人行事之實鄉黨篇是門人撰夫子一篇絶好行狀大事小事件件的當是小德川流夫

子之文章一而貫也所以然者是大德敦化夫子性與天道貫本一也俱是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從心所欲不踰矩

褻裘不論長短皆有袂焉非短右之說右有古字通用

褻衣短長在一身有半謂半節衣也非半以覆足

吉月必朝服而朝是在家望君而朝祝非登朝也

雖疏食菜羹瓜祭瓜不可作必謂即以瓜而祭也

常人爲口腹計爲滋味所使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色惡臭惡失飪不時割不正不得醬沽酒市脯皆食一不得宜聖人即不肯食何也曰安於飯疏食飲水之常也若不食數者而更求美者以食亦非所以爲聖人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主人敬心雖慇亦恐長奢風也變色而作是敬而致辭謂其不必如此也敬主崇儉之衷俱有若作惡其奢而去之則真與令人難堪若喜其豆而禮之亦非所以訓世

待食於君必讓君祭先爲飲食者非先君而飯

陳新安謂當提山梁雌雉一句作章首更覺明白時哉時哉正與學而時習時字相應中庸引鳶魚以明上下察疑本諸此此所謂孔子聖之時者也是一宗極好公案聖人動靜語默行藏生死總一時字須知時中之時與隨時之時判然不同

鳥能知幾人不知幾鳥不如矣

山梁雌雉一物耳夫子歎時哉時哉他便不舉子路一共便三嗅而作可見吾人心事一物亦不能欺君子何可不慎獨

崇禎乙亥歲上元吉日蒲坂後學楊其蕃手錄

河汾野人辛　全著　　蒲坂門人韓　埴
平水門人樊　嶷彙次

先進篇

上自朝廷宗廟下至日用身心無人無日不用禮樂人心好尚不同關係治亂不小先進於禮樂野人也所以成文武成康世界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所以成春秋戰國世界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是夫子挽迴世運撥亂反治大幹旋處豈僅區區不痛不癢而漫表已之所從

先進於禮樂真君子也反以爲野人後進於禮樂非君子皆以爲君子人心顛倒錯亂如此如用之則吾從先進隱然夢見周公吾爲東周之思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細味之凜然春秋筆法安得謂含糊兩可不點破時尚之非

如用之日用也不必尚指得位言如待得位則無位者將終無救世之責乎

世道之壞壞於禮樂不興禮樂之壞由於人心不正始焉由人心而壞禮樂既焉由禮樂以壞人心所以世變滔滔而不可收拾也故救時者當以正禮樂爲第一着

人謂周末文盛吾謂周初文盛何也彬彬郁郁之文視浮靡華巧之末盛衰自有分矣

聖人未嘗不重文但重有益身心世道者與世人好尚自是不同

纔說如用之則吾從先進便說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一已救禮樂之衰以回世運何如同人共救禮樂之衰以回世運從我陳蔡諸人今皆不及門安得不爲之思

德行者亦必不兼夫言語政事文學也言語政事文學者未必全無德行也但既名德行自可信其言語政事文學也言語政事文學雖有德行不免爲言語政事所掩也

夫子阨陳蔡諸賢從遊當時雖苦千古以爲美談可見處逆境者未必真不幸也

後世孔廟祀典即據此節十賢並侑夫子廟庭似矣但拘執此節似少變通亦恐不妥曾子不在此列獨得其宗若拘此例則亦不當入矣曾子子思孟子與顏子俱得配夫子不拘此例則南容有若漆雕開決似不宜抑諸兩廡間也即王文中周程朱薛亦當躋諸升堂之列冉有宰我子張祀之廡間可也筆此俟議禮者裁之

孔門諸人以文學置之末所重蓋可知矣後世人以文學爲第一事世道從可知矣況所謂文學非孔門之文學乎

人之品第不同故語言有解有不解夫子口中之言都是

顏子胸中所有針芥相投故無所不悅無所不悅即是
不違如愚亦足以發
無所不悅蓋已至不亦悅乎默而識之田地
閔子之孝不在他人稱而在父母昆弟稱蓋他人稱之貽
父母昆弟不令之名聖賢必不肯也味母在一子寒母
去三子單之言宛然大舜底豫心地雖鐵石人亦應感
動見閔子之所以為孝也
三復白圭非是有意謹言全是有意收心
問夫子極愛顏子何為不許為椁又止門人厚葬曰此正
所以愛顏子也但聖人禮義之愛異於恒人姑息之愛
若看顏子是夫子門人慟可也不慟可也若看是天下一

人萬世一人如之何勿慟
舍事人道理更別無所以事鬼神舍知生道理更別無所
以知死蓋事鬼神道理只是事人道理知死道理只是
知生道理夫子明明說破而後人何猶致疑夫子未告
人於我有當尊者有當親者有功德當酧報者有芳模當
欽仰者有志氣相協同者有無告當憐恤者想鬼神或
亦然尊者吾尊之親者吾親之當酧報者吾酧報之當
欽仰者吾欽仰之當協同者吾協同之當憐恤者吾憐
恤之各得其宜人不非矣想事鬼神或亦然
典禮不明二氏之徒專以鬼神為教世多惑而瀆之吾儒
見理不透者一槩抹殺不　夫不從二氏之說是矣吾

六經四書中說鬼神說祭祀者不厭其再三夫子致齋
饎祭何等敬謹豈皆無因而虛為此乎想決不自欺而
欺天下後世也竊意取吾儒明鬼神明祭祀者定為一
書頒示天下使人人知事鬼神道理只是事人道理不
可諂媚亦不可侮慢則二氏之說不攻而自破矣
二氏之學謂了生死未知生焉知死知所以生順自知所
以死安了生死捷法莫妙於此
生能仰不愧俯不怍死亦可以浩然天地間故曰未知生
焉知死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
是諸賢一幅畫像子樂春生也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又

似秋殺細看之還是春生又是夫子一幅畫像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使之聞之非當面對子路說
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何等涵養何等擔當非知易體易者
不能
夫子非是許閔子之言全是動魯人之聽
門堂室雖是比喻其實入道原有次第學人識思自家何
如可以入門何如可以升堂何如可以入室庶幾不為
聖人門外漢
問師商皆賢人也何如肯以過不及自甘曰過者即自以
過為道之至中至正不自知其過也不及者即以不及
為至中至正不自知其為不及也若知其為過决不肯

師　季　冉

自甘於過知其不及決不肯自甘於不及嗚乎豈惟二
子爲然哉講學諸儒先不蹈此者吾見蓋亦鮮矣安得
各捐成見脫積習與之游聖人大中至正之道
也過商也不及是針砭二子過猶不及又是陶鑄子貢
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是一宗極大
罪案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是一篇極
確判詞雖凜凜若秋殺也聖人之心又全是春生
有得聖人爲之依歸臣事季氏則亦已矣又從而爲聚
斂伐顓臾不救旅泰山不救聖人之教安在其能體也
卽乎日所學亦曰悅道而力不足求也退夫子所許止
有冉求之藝一言止以陳蔡之從得參十哲之數似爲

屢　顏　迹

不妥竊意改祀兩廡可也書此以俟來哲
空依註作空之謂顏子能安貧也庶乎言近道也顏子
近道所以能安於貧顏子安貧所以能近乎道子貢及
此亦近此故夫子屢屢如此針砭
子於世遠於道近子貢於世近於道遠此所以不同
聖賢之迹室聖賢之室也蓋欲入其室不可不踐其迹
方能入其室也善人不知踐迹所以不得入室室乎室
乎豈易入哉迹乎迹乎可易視哉故子服堯之服誦堯
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張問善人之道夫子不
欲人以善人自安可惜世上幾多善人止緣不信聖賢
學問不遵聖賢成法雖有美質高行終自外於聖賢名

踐　求　天　臣

教
迹下學也入室上達也不踐迹不能入室不下學安能
上達故學聖賢者先且依聖賢榜樣做
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聖人教人如神醫發藥
各當其病未嘗專執一方近儒獨標一宗旨一切經書
牽附己見拘泥甚矣
子天下君諸侯一國君君未有大夫而可以稱君者所謂
大臣者以道事君二子臣事季氏止該是具臣名色豈
是大臣體統事君君字與弒父與君君字同蓋夫子原
未嘗許季氏爲君
事季氏見二賢利祿心未斷殺父與君亦不從也見二

何　三　由

賢義理心尚存故可謂具臣不可謂大臣
必讀書然後爲學說得雖是正理却非使子羔時本心
故夫子斥其爲侫謂之維魯可也謂之愛子羔愛子路
亦可也
子有實用曾點有遠神吾與點也可以點化三子不貶
三子所以煅煉曾點夫子憂世之心樂天之誠眞是並
行不悖
志足兵求志足食赤志禮樂俱是爲國實用目前人不
知只得托諸空言曾點則不必足兵也不必足食也不
必學禮樂也俱付之春風沂水童冠詠浴然得此機軸
又未嘗不可足兵也未嘗不可足食也未嘗不得禮樂

之真也
莫春春服童冠浴風咏歸曾點止據見在言亦是擧一隅
處其實活潑潑地何時不可何人不可何物不可何事
不可故曰曾點已見大意夫子無行不與老安少懷中
庸鳶飛魚躍俱此機趣
夫子川上歎逝者如斯堯舜猶病氣象天地時行物生執
竅俱被曾點一眼覷破和盤托出故朱夫子謂曾點盖
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云
云曰見夫言其見到此未必造到此也後儒忽過盖有
以見夫數字乃曰此宋儒張皇之過不知果孰張皇之
過乎請具隻眼看

曾點之志類並列而實迥然不同
一曰吾與點也三子已了然快然遊於曾點之天矣故會
心而出曾點亙復又問三子是徵他嘐嘐不掩亦是辨
之弗明弗措處

顏淵篇

垣曲諸生立會講學邑侯嵩陽梁公庠訓分樊沈公聞而
嘉之力加鼓舞人心勃興延予至垣諸生有寃克復之
旨者因簡箚中講語一首示之曰天地以生物爲心人
得之則爲仁是仁也言其体潔潔淨淨一塵不染言其
用活活潑潑萬物流通人有此心如果有核如穀有種
渾是一段生意故曰仁者人也故聖門教人惓惓不離
仁字昔顏淵有志於仁問於夫子夫子說道天生吾人
此心各具一段天理自其渾然與物為体處叫做仁自
其秩然整肅有則叫做禮原是潔潔淨淨整整肅肅活
活潑潑為日用恰當之則只緣人為己私將此心体埋
沒失其原初名雖為人其實無人之真如果無核如穀
無種一樣便叫不得人了要於宇宙做箇完人須是將
此心種種塵緣種種妄想種種過端當下勘得分分明
明一刀兩斷斬斬截截如將之破寇藥之攻疾水之克
火掃除蕩滌毫私不留恢復我原初固有天理是則人
欲去得淨盡天理自是渾全篠得天理渾全人欲自然
淨盡人欲淨盡此心何等潔淨天理流行此心何等活

潑一腔盡是生意豈不為仁然此心体原與天下相通
我未克復以前則己之心思形骸不相統攝安得流通
天下我若一日之間克去己私復還天理則我胸中真
是民胞物與更無形骸之隔與天下相流通了天下之
人凡有秉彝之良者孰不傾心歸向狡偽者可使獻誠
暴慢者可使致恭聞風者可使誠服覿德者可使心醉
天下之心與我相流通了此心之量始滿然日用之間
或己或禮孰為當克孰為當復全由自己剖析分明克
治淨盡恢復渾然於人毫不可有他護也味此數言工
雖由己量寔通之於人量雖通之於人工寔操之於己
所謂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也顏淵聞此數

言如飢渴而得飲食如疾病而獲醫藥理欲之幾已判
然矣從而請問其克復之目蓋有意於決爲也夫子告
之曰克復之工不離日用常行日用之間孰無視聽言
動如非禮而視己之私也須是未視之前力如防閑決
欲不視有視之際力加克治除其欲視之心非禮而聽
己之私也須是未聽之前力加防閑決欲不聽有聽之
際力加克制除其欲聽之心至於言而非禮亦己私也
定須勿言動而非禮亦己私也定須勿動是未視聽言
動之前而防其欲視聽言動之念此戒謹恐懼勿也即
有視聽言動之際而除其欲視聽言動之心亦勿也存
乎中而制其外勿也制於外以養其中亦勿也是無動

無靜無內無外何非克復之地也回可不知所務哉顏
淵聞夫子之言了然於心從而直任之曰夫子教回至
矣回雖天資愚弱明不足以察幾勇不足以致決顧請
事夫子克復之言以求復其初也敢以不敏自棄負夫
子之教哉若顏淵可謂當仁不讓著矣嘗聞之書曰人
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久執厥中己即所謂危乎
禮即所謂微乎孰爲己孰爲禮剖析分明便是惟精克
去己私復還天理便是惟一視聽言動各中其則便是
允執厥中乗舜以此而平成四海孔顏以此而陶鑄萬
世千古聖學復有加於此哉有志聖學者可不知所用
力哉

克己復禮克己有克己工夫復禮有復禮工夫克己工夫
勇猛復禮工夫完全安可謂一克己便了如只一克己
便了則夫子不必說復禮二字矣
克如將之克敵藥之克病水之克火一樣克勝也去也惟
其能勝所以能去復反也還也當初原是禮復禮是還
其初
譬如好色己也好德禮也不好色克己也肯好德復禮也
雖不好色還要好德若說不好色便是好德有此理乎
一說只克己不消言復禮固偏一說謂克能也能自己復
禮便是仁欲抹殺克己二字不通甚矣
自心覺得萬物一體天下一家以之講爲仁二字可也講

天下歸仁則不可蓋天下歸仁是實在事與下章家邦
無怨相照與上論朋來德不孤同意即下孟民之歸仁
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身
歸即是歸心歸亦是歸正見仁之一脈還流通天下安
可局局獨在自家心上言也
天下仁須看得活仁人在家則一家歸在國則一國歸
在天下則天下歸

天官也視聽言動天戒也心勿身之非禮如大君禁止
百官非禮君禁百官須從未犯時先布科條臨時再加
告戒既犯一一行法克己須從未發存養防閑臨時省
察克治身心動靜俱有工夫子思所謂戒懼愼獨孟子
謂先立乎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也揔是此意
存乎中而應乎外制于外所以養其中是伊川夫子極得
力處
視聽言動之非禮即己也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即克己也
視聽言動必以禮則復禮也曾見視聽言動在禮者行
之天下而人不親敬者昔然我之視聽言動又豈屬別
人操也夫子自解甚明再不必後生一解矣

主敬則心存行恕則心廣家邦無怨見此心之感通此聖
門補中益氣湯也上根下根服習俱可作聖
仁者其言也訒楕見咸説是吉人之詞寡為之難是事事
都從心上過言之得無訒是言言豈不從心上過言行
皆心故曰仁者
不憂不懼是其心定內省不疚是其養素
問司馬牛憂無兄弟子夏却説死生富貴何故曰惟其兄
弟作不善所以死生不敢必富貴不可保故説死生有
命富貴在天既有命在天則恭敬何益曰雖當聽其在
天還要盡其在我能盡其在我則不難立命回天也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謂恭敬真誠隨到四海皆可感化而
如兄弟自家兄弟雖是鉄石又豈不能感也故曰君子
何患無兄弟也非是以四海人為兄弟而丟自家兄弟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是小人設謀百計千方傾陷君子一
不行則忠臣孝子不至飲恨含冤奸人之胆破奸人之
計窮矣豈不是明豈不是遠此先師馮子説也似遠勝
諸家特述之
先師又謂我不多疑則浸潤之譖不敢投我不易怒則膚
受之愬不敢入我素無忌君子之心則譖愬自不敢至
於吾前故明不在察人之情偽而在正己之心術至哉
言乎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於家則家齊不行於國則國治

不行於天下則天下平明即明德之明
小人費多少心思謀為到面前一眼看破不為所使非理
明心正者決不能如此
問浸潤不行既可謂明然則可欺以其方者不明矣曰諸
愬者設譎傾陷君子一行其計為禍最大故須照破其
奸方可謂明象與校人不過一時自掩其非知之無益
不知亦無所損故君子不甚伺察可欺以其方也不行
譖愬見君子之精明可欺以方見君子之渾厚渾厚精明
而時出之此君子所以不傷天地之和又不中小人之
奸也
足食足兵民信雖是三件其實全重在民信蓋未有兵食

惟信可以足之既足兵食惟信可以保之不然且無論
無信不能足兵食即兵食俱足亦恐不為國家用也反
足借寇兵而資盜粮
夫子寧去兵食到底不肯去信非是板板膠執若迂儒之
不適用也正是足食足兵中要緊經濟蓋一有信目前
雖無兵食從此可足兵食兵食既足可保常足不然人
心一失無兵食固難支有兵食其禍恐滋大也此可與
知者道
從來亂亡之世不是無食不是無兵其故可思從來創業
之主其初何兵何食其故又可思
民信即孟子所謂人和立即各人思立德立節立功而人
君所恃以立國

子成之說可以針砭當世真是有功當世子貢之說亦是
救子成亦似有功子成兩者各不相妨
魯之國用不足其病全在三家侵奪祿去公室所以徹法
不行十分取二國用猶然不足若徹法一行則三家自
將隱隱漸就絕約百姓惟正之供不為侵奪自然足用
有子意蓋如此却只說君民一体同情足則皆足不足
則皆不足並不顯祿去公室臧抑三家語說救時經濟
可謂妙極即聖人所說不過如此
王忠信可與立矣徙義可與權也
主忠信所以求中徙義所以求和中和則愛惡自當中節

必也使無訟乎使字非空空使也中間有多少精神多少
力量費多少調停多少感化
居之無倦無息悠久之治也行之以忠無息悠久而本於
至誠也即王道即聖修
成人之美成字有未成而引之將成而翊之不成而挽之
甫成而完之不成人之惡是未有惡防之固將有惡經
之蚕纔有惡治之嚴既有惡使之敗摠之欲人人皆為
君子不為小人自家之心方快小人反是所以貽禍天
下得罪萬世
君子小人不分窮達成不成亦不分見在既往
子帥以正明德也孰敢不正明德而民自新

上人貪欲則取于民者必多而民必貧引諸民者以利而
民無耻貪而無耻其盜必矣一不欲則心地乾净所以
培民衣食之源者在此所以興民羞惡之良者在此故
雖賞之不竊
仕途賄賂公行所以民間賊盜蜂起從古如斯仕途一清
賊盜自然息矣
如殺無道以就有道自家先是無道百姓即竝有道元氣
傷損亦多且恐百姓未必肯就有道自家不免殺身之
禍也康子此問可謂大愚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
善矣從一腔苛刻慘毒中撥出一段生生之意來不惟
是保全百姓亦是保全康子聖人一言造福不小

聞達之辨為人為已之分
質直而好義節從大易來敬以直內是質直義以方外是
好義不習無不利是在邦必達孟子以直養是質直集
義是好義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則不止於家邦必達矣
質直好義與主忠信徙義居敬行簡主敬行恕忠恕俱是
一箇線索而語言不同
味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是堂堂者對症之劑
立志要方出庶物涉世要慮以下人不首出庶物是鄉愿
不慮以下人是小人而無忌憚
崇德心地工夫也而曰事見不可徒尚空談鶩虛想須一
一見諸實事曰先見當難奮勇往不可退縮因循後得

則純其先事之心也
問攻其惡何以無攻人之惡曰家病痛未忿何暇醫人病痛
人各有切身病痛人所不知料為已所獨知非無人之勇
不肯攻治所以終身藏垢生死含羞
一朝之忿忘身及親在朝則禍國事在野則禍道術士君
子可不審密省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一章是內聖樊遲問仁一章是外
王
惟知人方筭得愛人故曰惟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治平不是難事只是貴得要領使枉者直是主意舉直措
諸枉是做法一部周易大旨不過如此

亦不過如此關係世道又豈小小
子夏未聞夫子無仁知而論也一聞以舉直措枉化枉歸
直為知即悟曰富哉言乎見不止言乎知也舜舉皐陶
不仁者遠湯舉伊尹不仁者遠只一舉直可使滿世皆
仁況錯枉乎此子夏絕妙悟頭絕大議論想其人蓋不
止以文學終也
近世學人好看禪家宗門公案以其多機鋒足啓人悟寧
知機鋒之妙有捷於論語者乎如此章亦其一也
朋友切切偲偲忠告而道之不可則止是切切偲偲的註
脚
忠告本質直之心來善道本好義來不可則止本察言觀
色慮以下人來無自辱亦在邦必達之一端夫子告子
夏與子張大旨相類
善道欲忠告之必見信也不可則止還留將來引他机括
味此章則上論事君數章斷當依舊註說君子以友輔
仁也不忠告而善道之可乎二章亦互相發
世人以勢交以利交君子獨以聖賢道義而會友者其意
欲何為哉正欲借友以輔此心之仁耳以文會友是寔
事以友輔仁是主意以文會友非是締友以研習藻續
詞章是講習聖賢關切身心世教學問此處路頭一錯
關係不小
問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何必以友輔仁曰為仁由己對

顔子說也以友輔仁對衆人說也為仁由己是自家立
定主意以友輔仁是借人夾持工夫既有自家主意又
得夾持工夫其為仁也必矣
講學二字標自夫子立會講學始于朱陸近世大儒為身
心世道慮或開門授徒又或設立講會中間無非發揮
造化秘密聖賢精蘊身心要務經濟訏謨德業相勸過
失相規自然非禮漸消天真日長此正是以文會友以
友輔仁真事業真學術雖其間不無一二不肖敗類為
非乃其人自甘暴棄有玷盛舉非此舉有不善也文士
有文社酒徒有酒社習射營財亦皆有社其中果皆君
子而無毫髮之非乎而獨于講論聖賢之學者苦苦吹
求其亦不思之甚矣

以友輔仁即是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子路篇

先是明德勞是新民無倦是止至善
先勞于家家齊先勞于國國治先勞于天下天下平
子路之意望正名之外夫子別有經濟夫子之意除過正
名衛國再無經濟何也名一不正事事皆不妥也
正名二字雖是衛國對症之劑其實為政離此二字便無
所措手足何也名分正則天下定
正名之說胡康侯謂廢輒立郢不知此在周天子及方伯
可行或衛之貴戚之卿可行夫子纔得衛侯行此事豈
不是迂求夫子謂避位而逊恐衛輒未必即肯陽明先
生謂感化渠父子之間使輒悔罪以迎父蒯聵避位以
與輒似覺圓轉但恐夫子做此事又更有一段神化手
也
樊遲請學稼圃非全是諷夫子之隱或是見在位而思歸
休非窮居而樂畎畝也故夫子有上好禮義信等語不
然一帝布而安能必于得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乎
即謂將來臨民言則目下窮居不為農圃為何事的當
亦在位思歸說也
誦詩三百章非是詩無益于人是人孤負乎詩也豈獨詩
六經皆然

聖賢經書章章句句與人身心有益世道有益下馬買櫝還
珠再下馬借寇兵資盜粮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猶之可也
或藉聖經以行虐政使四方以營己私視聖人之言何
如
問既誦詩三百何為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
曰今之學者為人彼誦詩時原止是務詞華取世資也
何嘗求其寔用其不達不能對也又何怪乎若誦詩時
立志即為身心世道而誦有本之學視達政專對直餘
事奚足難哉
問何如可使誦詩者皆有寔用曰上惟風下惟草上求有

寔用者則有寔用者應矣上求務虛詞者則務虛詞者
應矣上重有寔用者則有寔用者多矣上重務虛詞者
則務虛詞者多矣
著醫書者以病而立方讀醫書者以病而擇方以醫病决
不肯視醫方為空言無用也聖賢經書其益人萬倍醫
書世人肯如讀醫者而讀之乎方不為侮聖人之言
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是公子荊
寔有是言夫子擬其言稱其善居室非即其言可見其
心而模倣其言也人若存心如此安分如此為學則人
欲淡矣可以進道居官則營求寡矣可以安民故夫子
稱之

以公子而能若此所以可嘉在衛若此所以尤可嘉衛公
子三字不可忽是春秋褒善書法
樊遲御冉有僕俱非幼小時事雖夫子盛德入人之深二
賢尊師自下千載猶令人仰慕高風從食孔廟庶也宜
哉
富教止兩字無窮經濟不能出乎其外孟子一書從此數
衍即周禮一書亦此二字括盡
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不可得矣若得善
人為邦猶可見勝殘去殺之治善人又不得而見之矣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將絶望乎三章意皆相貫
善人質美未學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王者止三十年
敢必仁洽天下得效亦甚速也誰謂王道無近功
必世後仁謂三十年後普天下人人物物各得其所三十
年之前漸歸於仁日新月盛光景可知非三十年後方
見效驗三十年前遂無效驗之可見也
王道行一日有一日之效一月有一月之效一年有一年
之效三年有三年之效十年有十年之效百年有百年
之效如五穀然小食少飽多食大飽不食不飽謂王道
無近功者是謂五穀不能療飢也有是理哉
人謂王道不言功利請以三王與五霸較不知誰畢竟便
宜誰畢竟喫虧請俟知者
王者未嘗無功利也所得功利較霸者想更妥貼安穩

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是春秋一字之貶猶然必也正名
乎主意
利有當興不妨漸次興之害有當除不妨漸次除之人心
風俗有當轉移振作不妨漸次轉移振作之如四時遞
遷而人不知不覺此悠遠之治也若求治太急不循其
序活捉生拿必有不通透處故無欲速有利千萬人而
或不利一人者有利千萬事而不利一事者有利千萬
世而不利一時者要成大處小者自不能計此博厚
之治也若瑣瑣焉小者是見則大事决不能成故無見
小利
大爵多韙大夫多驟是欲速不達樣子顧盼一卒一士輸

了全盤好棋是見小利大事不成様子

證父攘羊死煞之直直之賊也父子相隱圓和之直直之妙也

問行已有耻曰吾人向孝弟忠信禮義廉耻諸善事上躬行是謂行已若不從耻其不孝不弟不義禮不廉潔不為君子真心上發出来揔行好事便是義襲而取便有所為而為其行已雖與不行者不同其未得聖學本源一也若耻其不孝而行孝耻其不弟而行弟耻其不禮義而行禮義耻其不廉潔而行廉潔凡事俱從一點真心上發出来便是表裏如一真正作聖功也曰耻之於人也大矣人而不可無耻也如是耻惡衣惡食者似有耻鄙其不足議者何哉曰耻心不能無但彼不用之行已而用之衣食間也使用之于行已方將與之共維士風何不足與之議哉可見行已不根于耻心其行已也偽有耻不用之行已其用耻也差行已根于有耻行已真矣有耻用之行已用耻當矣何聖賢之不可及哉

不得中行而與之與即可與共學可與適道可與立可與權之與或與之共商斯道又或與之共救斯世聖人有多少深情狂者有聖人之眼有聖人之胆狷者有聖人之骨有聖人之力故聖人中行外再思其人

狂者進取是弘足以任重狷者有所不為是毅足以致遠

問何如是進取曰聖賢事業人皆退而舍之彼則進而取之何如是有所不為曰無為其所不為

問夫子說剛毅木訥近仁者何故曰奉世悅柔活也見剛毅者則詆為驕傲奉世尚巧令也見木訥者則病其無為誰復論人心之仁否也于是剛毅者漸習于柔活木訥者漸習于巧令亦不復顧其心之仁否也夫子憫之故說箇剛毅木訥近仁為論仁者示則曰爾何病剛毅木訥之非也不知剛毅木訥正與仁相近也爾何使人遠于剛毅木訥而遂遠于仁乎令論仁者聞之未有不恍然解也又為剛毅木訥者示則曰爾勿自謂剛毅木訥為不美質也不知此正近仁之質也肯加修為便可至于仁矣爾何因世之詆而遠于仁乎令剛毅木訥聞之未有不毅然奮也此正是夫子悟人一片苦心處

因講子路問士章問諸生曰何為朋友切偲兄弟怡怡曰朋友怡怡則善柔兄弟切偲則傷恩矣曰如女所言是友不可怡怡兄弟不可切偲也不怡怡則乖戾乖戾豈朋友之道耶不切偲則偽詐偽詐豈兄弟之道耶請問其故曰不是朋友間不可怡怡兄弟間不可切偲只是人于朋友多以外人視之辭色之間自是怡怡却不傾心吐膽相處只是貌交若切切偲偲傾心吐膽方纔成箇真誠朋友人于兄弟自是率真辭色自是切偲但一向率真無所顧忌却少怡怡所以易至傷恩若是春風和氣毫無乖戾纔成雍睦兄弟此所以說個朋友切切

偲偲兄弟怡怡

憲問篇

所貴士君子者處邦有道有所建明處邦無道有所旋轉於世既有補益於心方無愧怍若處邦有道不能有所建明以賛升平處無道不能力加旋轉而濟屯否徒享人祿世何賴于士君子為也豈不可恥若曰無道不能獨善又其後矣

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為難不可謂仁難即先難而後獲之難從此漸進仁可完也若止于此止是難也難與仁分生熟不分路徑

問為仁者必從克伐怨欲不行者入乎曰不然于蹊徑

語下説

何途不可適國克伐怨欲不行止其途之一也

静中用戒惧法克伐怨欲不生矣方動用慎獨法克伐怨欲不存矣仁遠乎哉

居即居處之居凡房屋田產書室之類一懷字中間多少營謀多少奔換心既存此安暇到身心上打點世道上補救故不足為士

懷居恥悪衣悪食俱是聖人舉一隅令人觸類若講懷居將居字泛泛説又不切矣懷居是居必求安

邦有道危言危行與陽俱開邦無道危行言孫與陰俱閉即一身即造化非知易体易者不能

危言危行則邦有道不徒穀也危行言孫則邦無道不徒穀也

須知言孫非全是避禍害也其黙回天心者在此潛施補救保全善類者在此此大易所謂不食之碩果也

漢末黨錮諸賢品格節高惜未知言孫二字

言孫只是藏鋒斂鍔自家收斂一番非是為隨流逐波之言行則一毫不可苟也若藉言孫二字或為隨流逐波之言因而為隨流逐波之行則聖門之罪人矣

有德者必有言有本之言也有言者不必有德無本之言也仁者必有勇義理之勇也勇者不必有仁血氣之勇也修己者當從德仁上着力論人者莫從言勇上取人

不然當世羿奡之横也托言既往之羿奡深服當世禹稷

語下説

之德也托言既往之禹稷見得何等分明此方是聖賢之眼持得何等堅定此方是聖賢之胆又全不露出當世德力又是聖賢之養夫子不荅無可荅也君子是賛其品尚德是賛其心

羿奡欲有天下却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却得天下千古不爽途徑可以明矣從違可以定矣

适數言令當世奸雄聞之人人皆可膽落皆可心灰言之者原是直述往事不至取禍盖真處無道危行言孫也

有德必有言此其一端即夫子不荅而嘉其品賞其心亦是此意

南宮适生世祿之家超然勢利之外見鮮如此趨向如此

蓋顔回而外第一德行士也論語許之者數端通無貶詞當時或者未從陳蔡故不載四科之列後世議禮者乃祀諸廡間悞矣請躋諸升堂之列可也俟議禮者採之

朱以九日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仔細仔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回頭回頭雖僅四字發揮精警

用禪謀以草創用世叔以討論用子羽以修飾用子產以潤色見鄭國之隨才器使能草創即草創能討論即討論能修飾即修飾能潤色即潤色見諸賢之同寅和衷鄭之國小而康有以哉

文之以禮樂則知廉勇藝皆德性也不然知廉勇藝皆偏長也文之以禮樂是子路對症藥石

今之成仁者何必然一節明是子路之言盖其問成人時便懷此見及聞夫子之說又直吐其所見如此夫子之言爲子路發也子路之言爲當世發也問子路又陳其說夫子何不再進他一番曰許其言善壞了子路說其不善壞了當世只得予欲無言

誰如其仁誰如其仁添二誰字是極口稱揚之詞管仲未必到此田地料夫子決不肯如此稱揚妄意如似也就功業言亦似個仁者之功如下章子貢疑其非仁夫子止稱其有功亦不言其仁不仁意可知矣

問夫子既說管仲器小何爲又許其功曰一匡九合功自

還功奢而犯禮過自還過論語即是春秋

君子何以得上達小人何以得下達上達是何如皆不可不思

予幻聞講上達下達之語諸家詮釋俱未醒豁後讀白沙緒言其一段最醒豁心始快然因述之白沙先生曰暘谷始旦萬物畢見而居於蔀屋之下者亭午不知也忽然夜半起振衣於四千丈羅浮之罔引盼於扶木之區赤先在海底皺如晝日仰視羣星不知其爲夜半此無他有蔽則暗無蔽則明所居之地不同所遇隨以變况人易於蔽者乎耳之蔽聲目之蔽色蔽口鼻以臭味蔽四肢以安逸一掬之力不勝羣蔽則其去禽獸不遠矣於此得不甚恐而畏乎知其蔽而去之人欲日消天理日明羅浮之於扶木也溺於蔽而不勝人欲日熾天理日晦蔀屋之於亭午也二者之機間不容髮在乎思不思畏不畏之間耳善哉斯言幸勿當機蹉過

古之學者爲己君子儒也君子上達今之學者爲小人儒也小人下達

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誠僞不同文中子曰古之仕者養人今之仕者養己治亂不同

只爲已爲人四字品分今古心分聖狂世分治亂何可小視何可緩視

理學俗學眞儒俗儒之辨如此

問何如可使學者皆爲己而不爲人爲古而不爲今日上惟風下惟草君相行古之道則爲己者固爲己也爲人者亦轉而爲己也君相行今之道則爲人者益爲人也卽爲己者亦轉而爲人也雖然眞爲己者自然不爲世轉如此者幾人

夫子纔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卽悟曰夫子之言卽艮象君子思不出其位之旨也二節本是一章上節亦非重出若將上節作重出下節曾子單引出艮象一句則無味矣

憂或懼是世人之心不憂不惑不懼是君子之心能憂能惑能懼是聖人之心其詣境是聖人其自視則世人非

語下說　二十七

夫子不能自道如此非子貢不能悟夫子自道如此

世人憂惑懼聖人亦憂惑懼所以惑懼者不同

不逆詐如註說固確近見鄭南皐先生一說謂逆詐億不信固不是徒自家先覺其詐與不信亦不濟詐與不信皆屬迷復失其心也吾能不待其詐不信而先警覺之使其詐與不信之心皆不敢逞此方是賢此說似勝註請高明者裁之

知我者其天乎故莫我知也夫與天何言哉默而識之是一意

不怨天不尤人是所以下學上達處下學下字殊可味

下學是着力處上達是得力處下學如問此路上達如知此路旣竭吾才是顔子下學處如有所立卓爾是顔子上達處溫故是學知新是達下學是深造之以道上達是自得之也發憤忘食是夫子下學處樂以忘憂是夫子上達

伯寮章見聖人不怨天不尤人之一端

後人因夫子有道之將行數言遂病景伯爲尤人爲不知命不知爲自家之行止固宜安之若見讒夫子高張正人之落莫正道之不行而欲肆諸市朝也眞是公憤所發正氣正論千古猶然凜凜公伯寮當時未肆諸市朝載諸曾論千古已肆諸市朝矣

景伯是秉正懨邪之論夫子是樂天安命之懷原並行不

語下說　二十八

悖

舊查七十二子從祀之列有公伯寮見于論語者止此他書未及見也想其人之定是姦邪小人無疑不知何如竄入從祀之列千古大不平事李朝革之人心方快

作者七人卽見幾而作字以上下章照作隱去之說無疑不必作作述之作也

不知其不可作是愚人知其不可而不爲是隱者知其不可而爲之是聖人晨門雖與聖人趣向畧異却能道出夫

子意中事

或問修已以敬曰天生一箇人與箇心便教人未發中已發和與箇目便教視天下正理與箇耳便教聽天下正理與箇口便教言天下正理自頂至踵皆是教人為好事無一件不好的肢体渾然各具天則極是至真極是至公極是至正人若不中不和便把天與的個心壞了視邪色便把天與的個目壞了聽邪声便把天與的個耳壞了發妄言便把天與的個口壞了為妄事便把天與的個肢体壞了本来原是極真的已今却是妄的已了原是極公的已今却是私的已了原是極正的已今却是邪的已了雖是人之形骸寔與禽獸無異人若欲

做君子須下修已工夫下此工夫未壞者可保不壞既壞者可復其初如戒懼慎獨是敬以修其心也勿視非禮是敬以修其目也勿聽非禮是敬以修其耳也勿言非禮是敬以修其口也不為非禮是敬以修其身也身心內外一主敬則身心内外純是一團天理是個極真而不妄的已是個極公而不私的已是個極正而不邪的已俯仰上下是宇宙內完人方可名為君子然則何以安人安百姓曰非是修已外別有個安人安百姓的道理只是以此至真至公至正的已事親去便是孝子是修已以安其親也以此待子便是慈父是修已以安其子也以此事君便是忠臣是修已以安其君也以此禮臣便是仁君修已以安其臣也以此處兄弟便是兄友弟恭以此處夫婦便夫正婦順以此處僕妾便思威[uncertain]得宜便是修已以安其兄弟夫婦僕妾以此處同僚則同寅協恭以此馭胥吏便心服令行以此處黎庶便教養兼全便是修已以安朋寮以安胥吏以安黎庶此安人安百姓之寔功非出修已之外也既是寔功何以堯舜猶病曰聖人之功極寔聖人之心極虛惟其功寔所以四海九州得其所惟其心虛所以不見四海九州得其所不見四海九州得其所所以四海九州得其所也堯舜之病正是堯舜之敬正是安人安百姓處正是堯舜所以為堯舜處

房屋壞則思修葺衣服壞則思修緝器皿壞則思修補獨此身心任其傾壞而不思修理也哀哉

原壤章見夫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闕黨童見夫子少者懷之

衛靈公篇

若呆看夫子言俎豆不言軍旅愚甚須知俎豆軍旅原非二事俎豆姑拈禮之一端而言禮教果明恩義明名分正上安下順內治外服自然不用軍旅即不得已而用軍旅則軍旅從俎豆中出王者之師戰必勝攻必取也不然離俎豆而言軍旅是自促亂亡之域也靈公欲從俎豆外而求無本之軍旅不知夫子俎豆中已寓有本之軍旅當機蹉過此衛之所以終至于亂

禮謂班朝治軍非禮威嚴不行正可深味

衛靈當時若悟夫子俎豆之言正閨門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後來安得有許多禍亂何

語下說

消軍旅不悟俎豆後軍旅一興而國幾不國矣

圭

固窮當作固守其窮與下窮斯濫相照

謂多學而識是學問歇脚處不可也謂多學而識非學問從入處亦不可也何也惟多學而識方可一而貫也若大聖人亦自有大本大根先得者但欲人人如此恐不能矣

近儒講學開口便說聖門自有直截工夫學識俱屬添設試思篤實莫如曾子頴悟莫如子貢夫子何不早語他一貫就悞他許多日期

子路生平全少一知字故夫子以知德啓他能知德則可成德矣

以典謨觀舜當日許多事体何為說無為而治蓋舜非有心紛更天下事体只是時至而起適來而應以物付物以事處事若春之不得不暖夏之不得不炎秋之不得不凉冬之不得不寒雖有為也民不見其為而若無為舜亦不自知其為故惟有恭己正南面之可見

註謂紹堯得人所以無為蓋惟恭己方紹得堯惟恭己方用得人

以無為贊舜猶以無憂贊文王是牽一聖以槩其餘非拘拘謂止舜無為其餘皆有為也

忠信篤敬是真心言忠信是言不離心行篤敬是行不離心參前倚衡正形狀忠信篤敬之無間斷處

語下說

立與在輿只是舉一隅其寔處處皆是

圭

書諸紳正是子張切己体道處不必奇求不然則湯之盤銘與武之刀劍户牖之戒皆務外矣

惟其有寡過未能之心所以有道能仕無道能卷而懷君子哉蘧伯玉彷彿乎用行舍藏

處變則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處常則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俱是於仁上着力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與以會友以友輔仁同意先師焉子謂聚坐一番收斂一番講論一番明白一番有味乎其言之也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方有益若止曰此大夫

也此士也吾事之吾友之不問其賢不賢仁不仁恐亦
未有身心之益也竊意有賢者仁者則事之友之無則
不如獨修獨証

夫子欲顏子為虞夏殷周之邦也故教他行夏之時乘殷
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不欲其為鄭聲佞人之邦也
故教放鄭聲遠佞人放鄭聲遠佞人是克天下之已行
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樂韶舞是復天下之禮其旨深哉
夏時殷輅周冕韶舞俱是舉善政中一件其他以待類推
鄭聲佞人亦是舉亂政中一件其他以待類推

人要看得長遠方好世人只說且顧眼前行去那顧將來
不知不顧將來目前就有不好處在其間也試歷驗之
不爽

遠慮非是空自愁苦又非是多設機謀是從天理路上尋
箇經久妥當法子

君子以聖賢責人庸衆自處寬了自家地步難得別人信從
且惹起許多怨惡自家一味躬行教人又有漸次是以
善養人也怨不遠哉

薄責於人是以聖賢望人不當下以聖賢責人

惟其心上不曰如之何如之何所以悅不繹從不改故夫
子均曰吾末如之何

義禮孫信皆性也為質行出成率性之謂道也
質是大主意行謂行諸身出謂出諸氣成謂事結局

以言舉人則士皆尚言矣以人廢言則言路壅塞矣世道
之壞其源在此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是指示治平
要樞豈是漫無関係

非帖括不能進身是以言舉人非尊貴不敢陳是非是以
人廢言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味所以二字夾指三代
之君說

乃言亂德易學不可不知言小不忍則亂大謀易學不可
不養氣知言養氣則德與謀皆不能亂矣孟之學孔以
此

非道弘人非謂道不能弘人也人未弘道則道不能弘人

人能弘道則道亦能弘人矣非道弘人指未弘道者言

格物致知知及之誠意正心仁守之修齊治平莅莊禮動
者也

以大受授君子以小知知小人天下必治以大受授小人
以小知知君子天下必亂算千古興亡毫髮不爽

當承當也讓推該也真有當心便容不得讓心縱有讓心
便奮不得當心始初當而不讓是弘到底當而不讓是
毅

師非世俗之師果是世俗之師不讓亦何足貴是為君不
肯讓堯舜為臣不肯讓皐夔為學不肯讓孔孟皆是有
為者亦若是顏子不肯讓舜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孟子

不肯讓孔俱是當仁不讓於師的樣子
聖賢為法天下可傳後世便宜在一當字吾人禽獸同歸
草木同腐喫虧在一讓字讓是自暴自棄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人人有仔人人有當仁才力自暴自
棄豈不可憐
貞與諒迹類而實不同貞是秉正理而不變諒是執已見
而不同
小人與君子原另是一箇路途君子有事絕不可向小人
共謀若悞與小人共謀敗事必矣是恐君子悞與小人
謀非謂小人不可向君子謀也小人肯向君子謀誰謂
非歸正之一機乎

君子一與小人謀小人決要陷君子於禍不然誘君子入
小人之途揔與君子毫無所益為君子者曷可不慎
辭文辭也關係人心世道或闡揚性命或商確經綸必使
朗然不涉他岐確然可措寔用不然何以文辭為也理
未達不可已既達不可不已揔是為人心世道計
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
在斯師冕無目而有目矣真是贊天地化育補天地有
憾一端在夫子亦只率日用之常也
人謂聖人難學試看師冕章今見瞽者告以何如何如何
人不能一如是一事便肖聖人問止此一善亦算不得
曰勿以善小而不為

仁師冕亦是夲一隅處其實仁鰥寡孤獨殘廢皆是盖真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
師冕章見夫子意必固我之皆無
讀論語二十篇須悟師冕一章師冕之瞽人皆知也當時
君相億兆人群不知道理任意妄為人人皆瞽人人不
及知也從遊諸賢雖未盡瞽顏曾諸人外目亦未得十
分光明沮溺丈人諸隱士見得一邊不見一邊亦似眇
一目者夫子皇皇周流誨人不倦無非示以階席某在
斯也即刪述六經亦是恐後世之瞽不知階席某在斯
耳當時曾點會得此意便有春風沂水之志盖欲人心
不瞽方可偕春風沂水遊也漆雕開會得此意盖恐此

目尚瞽更難以喚人瞽也儀封人有木鐸之說幾可謂
之有目南宮适羿奡禹稷之見其目力亦高
師冕無目能以聖人之目為目則無目而有目矣今人自
家兩目全為浮華所掩塵俗所瞇又不肯以聖人之目
為目無惑乎寔行多顛蹶也請從浮華塵俗外而別開
眼界則當有一大觀矣
季氏篇
豈季氏首惡之科求次之由又次之是夫子天討有罪五
刑五用哉細看之欲扶其危持其顛早防蕭墻之憂不
致龟玉毀于櫝中又全是一段春生形迹是惡季氏惡
由與求實理亦是愛季氏愛由求

此章與師冕章相照看止是夫子惓惓告二子與季氏階也席也其在斯也惜信從皆不如一無目的師冕

季氏見利不見義並不見害分明瞽也故危而待持顛而待扶所以可矜其貪暴似虎兕出柙所以可畏其自取敗亡似龜玉毀櫝中所以可惜夫子全是一片哀矜之心發而為斧鉞之言

問不患寡而患不均則下即宜曰均無寡不患貧而患不安則下即宜曰安無貧如欲說均無貧則宜先曰不患貧而患不均如欲曰和無寡安無傾則宜先曰不患寡而患不和不患傾而患不安今文法不相照應何故曰如此看文法雖似照應於理却不周匝活潑初說不患寡而患不均故再說均無貧見一均不惟無寡又且可無貧也何故均則和矣和則自無寡也既均且和上下安矣安則傾覆禍患都可潛消默化又不止一不貧不寡而已也若拘拘分配是一藥治一疾豈知神醫隨方起病寧膠柱而鼓瑟乎

惟能樂益者三樂自然友益者三友直諒多聞與便辟善佞善柔各散說不必粘配三樂亦然

驕樂好放縱佚遊好遊賞晏樂好酒席俱是損者

三愆是押大人處

色即是女色闘即是爭鬭得即是貪利不必泛說反不精切

三畏將天命居首已見天命為重若將大人聖言通入天命講又混帳甚矣

三戒工夫限定三時三畏工夫一時並用如少年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言便不好乎色也壯老亦然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身心無愧怍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並道有關係也世道有所關係原係身心無愧怍者做成若進而為世道關係之人大可喜也止局為身心無愧怍之人亦可惜也故夫子幸已見者思未見者

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天心原有公道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人心原有公道常觀此徑途可以分矣趨向可以定矣

可惜景公竟為千駟斷送了一生可欽夷齊竟為首陽崢嶸了千古觀採薇之歌與牛山之淚一氣息奄奄一生機凜凜不知誰得誰失必有能辨之者

夷齊餓死千古誰為夷齊齊景泯泯人何其為齊景

伯魚之學他無所考味對陳亢學詩學禮之語從容和緩宛然大和風味真聖嗣哉

夫子兩次獨立鯉即兩次趨而過庭纔說詩該學鯉即退而學詩纔說禮該學鯉即退而學禮向道愨懃聞言即体賢可知矣

邦君之妻章是禮記体裁春秋筆法所以陽倡陰隨造端夫婦者在此所以正名定分庶不凌嫡者在此所以由近及遠培植化源者在此易係家人書謹釐降詩首二南皆是此意関係豈小

楊貨篇

不見楊貨不仕楊貨類伯夷之清可往拜則往拜遇諸途而不避與之言則即應類下惠之和不肯懷寶迷邦從事失時又類伊尹之任清任和而時出之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此千古待權奸之法不然剛則取禍柔則屈身矣

楊貨與孔子人品天地懸隔正是習相遠處梁亦知懷寶迷邦非仁從事失時非知孔子可以礼致難以勢屈正是性相近處孔子决不肯為楊貨楊貨亦决不肯為孔子正是上知下愚不移處

性相近也章予舊謂論氣質之性蓋以氣質之性本不同然相近則本然之性同不待言矣如言本然之性則宜言其無不同何止言近也後思氣質之說始自張子如夫子以氣質為性也則告子荀楊韓蘇之說謂本諸先師可也何得咎其失哉或言性本同但語意渾然耳甞疑未觧一日霡霂焚香坐願學亭反復思之始有隙見蓋知前二說皆非也此章原是言本然之性但言本然之性于習染之後非言本然之性於降衷之初也降衷之初人性只是一様聖賢此性途人亦此性本無毫髮不同後來一為聖賢一為狂愚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而無筭人只見人品相遠如此遂疑人生來性有不同故夫子謂勿謂降衷之初人性本同即相習相染之後還說人心之中孰無相近者在但習自相遠耳何也習於上知者決不肯移於下愚習於下愚者亦決不肯移於上知此正習相遠也人何可不慎習哉

人品相遠者非性也習也性則何人不相近也此就習染時言性非指生來說也若生來則無人不同何止近乎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性相近之謂也

論本然之性於有生之初說得同說不得近論本然之性於習染之后說得近說不得同

聖人無以別于途人途人無以別于聖人此論本然之性于有生之初聖人亦有類于途人處途人亦有類于聖人處此論本然之性于習染之後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此論本然之性于有生之初言同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之不屑也此論本然之性于習染之后言近也

按臺泰州王先生訪予安邑公署因講性善章予謂不惟人性皆善人人有聖賢的性即氣質亦皆善人人亦皆有聖賢的氣質或疑氣質有智愚強弱之殊故從來謂氣質有美惡如知者強者謂有聖賢氣質是矣愚者弱者亦聖賢之氣質乎不知費多少工夫猶難得與知者強者齊也曰此間極難理會不知躭悞古今多少人以工夫言四者各有當盡之功以氣質言四者各有合道處也聖賢理無不明知者靈靈惺惺易于窮理知固聖賢之氣質矣聖賢心無機械而愚者渾渾噩噩世味難投愚非聖賢之氣質乎聖賢任重道遠強者亭亭持持易于任道強固聖賢之氣質矣聖賢小心謙志而弱者凜凜休休不逞血氣弱非聖賢之氣質乎知者用工不消变化其知再加工夫有渾渾噩噩世味難投意思知者為聖賢矣愚者用工不消变化其愚再加工夫有靈靈惺惺易于窮理意思愚者為聖賢矣強者不消变化其強再加工夫有凜凜休休不逞血氣意思強者為聖賢矣弱者用工不消变化其弱再加工夫有亭亭持持易于任道意思弱者為聖賢矣今知者靈靈惺惺不用之于明道講學而用之于縱欲逐物滿腔機械把天與的個聖賢明道氣質弄的壞了愚者渾渾噩噩不用之于遠俗寡欲而用之于明道講學方寸茅塞把天與的個聖賢寡欲的氣質弄的壞了強者亭亭持持不用之

于任道持世而用之于踰閑蕩檢血氣横行把天與的個聖賢任道的氣質弄的壞了弱者凜凜休休不用之于畏天容人而用之于任重道遠柔懦不振把天與的個聖賢小心的氣質弄的壞了人把氣質弄壞反顛倒曰氣質拘人果氣質拘人乎抑人將氣質弄壞乎弄壞氣質反歸咎于氣質何人之昧其心而不知察也先生爽然曰從此信人人有聖賢氣質無復相推諉矣請筆之為氣質二字雪千古不白之冤

天生人知教人天理上明白生人愚教人人欲上暗昧生人強教人善事上勇敢生人弱教人惡事上退縮知者明白用到人欲上愚者暗昧用到天理上強者勇敢用

到惡事上弱者退縮用到善事上此所以與天地不相似也

上知下愚非生來一定的習于上知决不肯移向下愚邊去習于下愚决不肯移向上知邊來此正習相遠處人可不慎所習乎

惟上知與下愚不移見始習不可不慎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見習猶可轉移

遲鈍人在君子路上行就是上知靈敏人在小人路上行便是下愚知與愚不在才上說

君子喻于義决不肯移于利小人喻于利决不肯移于義此可識上知下愚之說矣

禮樂道中一事絃歌禮樂中一事

恭寬信敏惠總是一心不侮得衆人任有功使人是一心行于天下即聖修即王道

繫謂佩之渡水食謂作菜蔬食匏瓜可繫者則不能食可食者又繫不得各拘一能此器也聖人豈其然

仁知信直勇剛皆德性之妙好學以陶鎔之俱是德性不然止是一好題目且有蔽端學何可少學字亦不是記誦詞章

可興可觀可群可怨可事父可事君其理在詩能興能觀能群能怨能事父能事君其功在人

詩可以處夫婦處兄弟處朋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專言君父舉其大耳舉一隅令人以三隅反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一章是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與詩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同意

問鄙夫是何如人曰即色厲內荏者也即鄉愿也即道聽途說者也故不可與事君

惡紫之奪朱也正天下之色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正天下之聲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正天下之人三句並重是治平要術不必紐重末句

或講論或著述俱是聖賢不得已方便法耳其實道不盡在講論著述上若看定講論著述為足儘道便小故夫子說予欲無言將講論著述伎倆一筆抹殺令從此外別作生活學人悟得此旨即無六經可也悟得此旨方可讀六經也鄒南皐曰寄語英雄年少者莫將章句送青春請參透此消息

君子之道貴而隱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予欲無言正是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百物生焉無物不有四時行焉無時不然

孔子辭孺悲之見尊師道也以疾辭者詞語渾厚也取瑟而歌氣象從容也使之聞之意思懇惻也無意必固我此處即當見得與許曾點之志同一機括夫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

微子篇

微子篇章章相接筆法絕妙去者去奴者奴死者死殷之所以亡也下惠三黜魯之所以衰也齊景公不用孔子齊不能一變而至魯矣魯受女樂孔子行魯不能一變至于道矣中國不可庶幾或遇他方楚有接輿而不用接輿又不肯同聖人此楚之所以止于楚也沮溺丈人皆不合不惟道窮于朝亦且窮于野矣故自附于逸民衆樂官去魯魯事蓋可知也雖然亂終不可治乎魯尚有周公之訓典在也一舉而力行之安知不培植周初八士之盛乎此記者無已之思也

篇中人或節義或隱逸或經濟一經夫子之品題指點俱

傳千古夫子真千古之師哉

子張篇

七見危致命生死之關不能勤見得思義利欲之關不能勤如此則明無人非祭思敬喪思哀如此則幽無鬼責故可以已或曰即下章執德弘信道篤者方能

執德不弘以一善自足也信道不篤疑信相參也故不足為有無

子夏論交之言欲夫子勿友不如己者來子張論交之言欲夫子泛愛衆而親仁來其實對門人說子夏之言尤為中節

子夏之言可以成就門人子張之言可以開廣子夏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此器也故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君子不器王觀濤謂子夏平日見小欲速觀此言已進於高明信然

問日知所無章曰日日要進些財帛家裏財帛又一毫不肯花費可謂好利也已矣學亦然

日知其所無是日新法悟也月無忘其所能是緝熙法修也隨時悟隨時修故曰好學與博學強記者迥然不同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是敏於事一句的註疏

篤志根博學來切問根篤志來近思又根切問來此道問學也而德性自尊故曰仁在其中此子夏生平着力處亦子夏生平得力處蓋不止以文學終也

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俱有次第俱是實功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是收心可以問學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是學問亦可收心

不成事居肆何為不致道為學何為故學不可以不致道

道有奥妙有功用有統緒致其道謂詣其奥妙弘其功用綿其統緒皆是

問何如致道曰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博學篤志切問近思都是致之之功

小人之過必文此小人非無忌憚之真小人乃善蓋藏之偽君子此文亦不同有遂非而文者有恥過而文者遂

非而文其奸必深為惡愈甚恥過而文便是改行之機

有過必文吾輩不能免此病宜時時省察

君子有三變在旁觀者見其變在君子不自知其變也

君子不是欲勞民欲諫君而先為信以結之即不勞民不諫君亦不可不以信而孚君民蓋上下信孚即勞之諫之無不可也不然民以為厲君以為謗勞之諫之都無益也此惟知易体易者能之

凡事得人心肯為之自然省力信而勞正善於勞者信而諫正妙於諫者

自處貴嚴待人貴寬教人貴周論人貴恕自處一毫不可放過待人不必十分求全教人必教其所短論人宜取

其所長于夏見人刻薄待人瑣細論人將人大德一筆抹殺故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是對刻薄待人瑣細論人者說令其寬人一步是論人三代以後且先取他長處非子夏自已欲完大德而小德聽其出入又非是教人令其止完大德而小德聽其出入可也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是自處道理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是論人道理

從來忠臣孝子義夫烈婦經濟名臣隱逸高士雖卓然天地間未必無一言一事之小差處若止執一言一事之差隨將其終身事業人品一槩抹殺刻薄甚矣此子夏有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之說也

䟽語下說　四七

小德出入是或一時無心之失或時勢所迫大小難以並全故須寬一步以論之

子游之言見學問之有本子夏之言見學問之有序義理議論較子游更周匝的當

門人問交章見子夏之學切于子張此章見子夏之學精於子游

孰先傳孰後倦二孰字主立教者言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草木有大小生熟其培植灌溉栽式取用自當不同不然便是強其不能而誣之君子教人焉肯誣人有始有卒不指聖人立教是指聖人為學

問仕學相資學在先仕在後宜曰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先說仕而後說學何故曰此章不止是說仕學相資蓋見當時世道之壞其病全在已仕者止鶩功名不肯留心學問未仕者空談學問不肯矢志經綸已仕者不免俗吏規模未仕者止是曲儒体態徧世盡是俗吏曲儒世道民生仰賴何人故先對已仕者言仕而優則學令已仕者不以俗吏終也又對未仕者言學而優則仕令未仕者不以曲儒限也論仕學次第學在先仕在後宜先說學後說仕論關係大小已仕者最要緊未仕者次之故先說已仕者後說未仕者此關係世道大議論豈止空空一仕學相資

按此篇子夏之言共十一章其一論交示門人交友之則

䟽語下說　四八

也其二小道可觀不遺乎小君子不為專務乎大也其三是緝熙日新之旨也蓋已至仕者之地乎其五示人致道無愧於學其六有過不令人文其七狀聖人容貌詞氣之中和其八勞民諫君大有本領其九論人不致大刻也其十教人有序也十一則仕者學者皆為之砭矣合而味之大有得力蓋不至以篤信文學終也昔人稱為西河夫子彷彿乎杏壇之遺豈其然乎

孟莊子之父獻子當日所用之臣所行之政皆善莊子不改所以其孝為難能與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章同意倘為父用人行事不皆善則不得仍此例矣

民之犯法必有緣故若生養遂民不至犯法教化明民不

肯犯法舉錯公民不敢犯法恩澤乎民不忍犯法即有
犯者彼自外于王化非我殺也生養不遂教化不明舉
錯不公恩澤不乎百姓無知陷之刑戮豈盡民之罪乎
興言及此雖欲不哀矜不可得矣何從而有喜心
得其情是明哀矜勿喜是仁明而仁可以為士師矣
紂之不善章是一失脚為千古恨防小人之下達也君子
之過也章是再回頭是百年人望君子之上達也
文武之道即堯舜之道天地之道在人正是未墜於地賢
者識大不賢者識小即是在人之實莫不有文武之道
故夫子焉不學既焉不學亦何常師夫子自謂三人行
必有我師與此同意

孔孟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
者莫不有孔孟之道焉人人焉不學人人孔孟矣
子貢賢於仲尼非推尊子貢乃是欲貶夫子不得不推子
貢
問夫子之墻數仞為何不得其門而入曰彼原不知其中
有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也不知求入又安能入問何如
可以求入曰莫入權門傍門禽門並鄉愿之過門不入
知之者可以入門好之者可以升堂樂之者可以入室
前乎仲尼非得仲尼則無光後乎仲尼非得仲尼則長夜
故曰仲尼日月也孟子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或本此
首章煞尾說人不知而不愠微子篇齊景不知魯人不知
不足惟矣楚狂沮溺丈人亦不知此叔孫武叔之毀亦
不足惟矣而及門陳亢亦復相訊此正是人不知處與首
章相照

堯曰篇

十九篇許多言總都是夫子恐致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
允執厥中可以保之故引堯舜之言湯武之事以結之
夫子論學論仁許多言總是允執厥中一語括盡
允執其中人人可能不獨聖人
觀堯曰章知天人原不相遠
寬信敏公總一中也分看之是一寬信敏公合看是中
尊五美屏四惡或以成二帝三王之治故記之帝王政治
之後

惠而不費養民之美也勞而不怨使民之美也欲而不貪
宅心之美也尤為樞要泰而不驕威而不猛樹修身之
美也心範著為身範
不教而殺主教民不戒視成主作事慢令致期主出令出
納之吝主用財
聖賢言命備見經書原以理言俱是天之有知並未嘗以
氣數言自後世以氣數言命凡五行八字之說皆謂之
命吉凶禍福壽夭窮通一槩付之氣數偶然謂之知命
高者或至曠遠卑者不免怠棄舉世所謂知命者正大
不知命者也何也命有性命元亨利貞降于人為仁義

禮智之性是也有生命一身之形神肢体是也至于倫常日用都是命之流行吉凶禍福壽夭窮通都是命之顯赫天人一貫俱是天之有知天之所宰豈是杳茫無據人之偶然所遭人若窮理可以畏命安命俟命而為君子可以立命造命凝命而為聖人不然或行險徼倖或付之倘來不加修省俱自謂知命俱是不知命者更何以為君子也學人凡遇命字莫草草放過莫看作人生偶遇上天無知從此可透性命消息

正當作三條說知命所以達天也知禮所以修身也知言知人所以涉世也

無以為君子與不亦君子乎相照

一部論語都是聖賢之言知聖賢之言可知聖賢之人知聖賢之人自家之所以為人者可知不然孤負者多矣孤負聖賢是孤負自已

絳門人王廷璉錄原稿

新刻孟子說序

粵自文明開天聖學聿肇堯舜之道傳及周孔孟子起而躬承道統著為七篇真得孔氏之心[illegible]其所以興起世教提醒人心功至鉅矣自沒之後道幾不得其傳不惟荀揚之疵而不醇雖以董江都之學貫天人王文中之肩荷聖教而猶不得躋正統殆深難乎其人也有宋以來理學大興濂洛關閩斌斌繼起紫陽以經書集為

傳註蓋闡孔孟之微緒而身行實踐千古罕覯迄明而龍門接統復性明道卓乎可傳而吾絳辛子復元崛起河汾之間躬承聖賢之統立品端方抒議純正起居食息無在不以正學為己任即其生平忘貧砥節敦倫務實與夫憂國善俗之意莫不昭著於耳目間益不僅以文辭表見也文清而下指難再屈雖著述甚富而四書說尤為續孔孟之心源補先儒之不逮者乃學

膚魯論。久已行世。而孟子尚未授梓。蓋亦有待而興焉。數年以來。同學李子生光。暨宗弟植党子成。高子曦。諸君輩。傳其學於汾澮之間。抄錄募刻兼補諸集以行于世。會

都門萬岳李公祖守憲河東。下車以來。振官方撲邪教。愛民下士。世運民風。丕然一變。容秋過絳。詢及李子之學。慨然欲補修諸編。倡明正學。因捐俸發刻孟子說。而其餘殘缺諸集。亦次第

觀成。洵一時之盛事也。夫孟子道性善。闢邪說。厥功不在禹下。而紫陽乃孟子之功臣。李子又紫陽之功臣也。我

清定鼎以來。崇文重道。薄海內外。共沐雍熙。今李公德政之暇。表章文獻。使李子之學。不至湮晦。則上翊文明之運。遠紹千聖之統。其有裨于世道人心。豈眇小哉。爰誌其美而爲之序。

康熙癸丑仲春晉絳後學王復初撰

孟子說自序

孟夫子在當時。皆見以爲迂闊而遠於事情。想見以爲迂闊而遠於事情者。決向不迂闊而遠於事情處做也。其所成就結局。千古難掩。而孟夫子品齊賢聖祖豆宮牆。言布天壤。在在傳誦。當時得一展布。則干戈殺伐世界。直可轉爲清寧康阜乾坤。惜無人見及此。信及此。竟使之徒托諸空言而已也。後世倘有見及此。信及此者乎。即其遺言。措諸實事。則干戈殺伐世界。又未必不從此轉爲清寧康阜之乾坤也。不然徒崇祀其人。傳誦其言。買櫝還珠。究竟何益。或謂後世較孟子之時更不同矣。安可一一板執其言而力

行乎。予曰。譬之菽粟。不論古今。食之皆可療饑。譬之布帛。無論古今。衣之皆可禦寒。請一試之。看自家是何如品格。世道是何如景象。若曰行孟子之言於後世。不免迂闊而遠於事情。是枵腹露體。而猶病人菽粟布帛之不適用也。終於凍餓而已矣。不爲孟夫子之所憫乎。因讀孟子筆此。敬諗觀者。

崇禎辛未長至日絳州辛全書於養心書院之瞻足亭上。

孟子說

河汾野人辛全謹著

後學 王桓仝 高暎仝

總論

卓哉。孟夫子。其戰國之聖人乎。有子路之兼人而無其諂。有子張之堂堂而無其辟。有曾點之高而不可謂之狂。有南宮适儀封人之識。而議論更多。有子貢子夏之言語文學。而性天見道。顏之穎敏。曾之弘毅。思之精切。會之一身。昔人以爲黎擬之。恐爲黎止得其皮膚也。以六一眉山擬之。恐六一眉山止得其咳唾也。伊川有其精神而圓通。則讓橫渠有其作用而明暢。不及象山僅有氣魄而純精。大不相侔。蓋孔子之後再見命世之一人也。（精透通徹。不獨知氣之深。而於諸子底裏無不燎然。目中讀書而能開如此眼孔者。幾人哉。）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仁義是也。庶民去之。淪於禽獸。君子存之。所以爲人。孟子七篇。只是欲人存之爲君子。而不愧於人。恐人去之。甘自淪於禽獸。故直指性善示人。其所以知言養氣而不動心者在此。其所以知天事天而立命者在此。其所以補世長民而爲五百年之名世者在此。故揖讓則稱堯舜。征伐則稱湯武。願學則在孔子。下視桓文爲假。管晏爲卑。列國之主皆爲禦人於國門之外。或月月攘雞。列國之臣皆爲乞墦登壟。皆妾婦皆穿窬。楊墨講仁義而差者。則詆爲禽獸。告子則斥爲揠苗。仲子則視爲丘蚓。惟有此胷襟。方有此眼界。有此談吐。眞巍巍然一大丈夫哉。故韓子謂其功不在禹下。（亦惟有此胷襟有此眼界者。方有此談吐耳。）

讀孟子。要緊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一節。蓋功利井也。列國諸人。皆匍匐將入井也。孟子不忍。故以怵惕惻隱之心。而爲惓惓接引之口。故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乃合）

孟子書與學庸論語宗旨一一印合。故曰孟子醇乎醇者也。（是）

孟子似未言易。其實闡天人之奥。施扶抑之功。七篇正可謂一部周易註疏。（是）

孟子大宗旨無間然矣。其稱述制度規模。師其意。亦大有補於今時。

他人之不知孟子。不足怪也。司馬溫公亦不相信。或是他識之未及。（溫公高賢。而竟未幽噴耶。）

梁惠王上篇

人胷中所具何如。開口便見。惠王開口便說利。孟子開口便說仁義。孟子告他仁義。非是敎他學喫虧。正是敎他討大便宜處。

言利。當下未必無小便宜。到頭有喫虧。在言仁義。當下未必無小喫虧。到頭有大便宜。在此入品聖狂。家國治亂。所由分也。

聖賢非是爲討便宜。方言仁義。只行仁義。便自有無窮便

宜在。

聖賢識見。比吾人夬高百倍。若仁義不可言。言仁義無結果處。決不肯區區仁義是言。自誑而誑世也。

功利習熾。惟思讀書者可以正之。今人爲利而讀書。掄才者卽羅以利。誘書賭爲利用。意。學何以見聖人之心。世何以臻太平之治。

仁義之士多。則天下治。言利之士多。則天下亂。盡是仁義。天下太平。盡是功利。天下危亡。歷觀往代。不爽絲毫。

仁義之風。全要上人先倡。功利之風。全要上人先革。仁義之良。要從人幼小時先培。功利之私。要從人幼小時先杜。倡之革之。培之杜之。願留心世道人心者。一講救之。

孟子說

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本章是論其理。沼上章是直書出個利與仁義。圖樣與人看。

周文、是仁義的樣子。夏桀是利的樣子。仁義與利。是賢不賢之別處。

周文節、見人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是作德心逸日休景象。夏桀節、見人不中和。天地不位。萬物不育。是作僞心勞日拙景象。

經始節、見文王視民如傷。王者之民皡皡如也。子在川上。鳶飛魚躍。回樂。點志。俱是此一機軸。細着眼。莫混過。

嘗思得一善繪事者。繪一幅文王臺沼與民同樂圖。時披玩之。恍若遊其天。醇儒好想頭、亦游藝之一端、

細看此章。果是言利有利。言仁義有利。自當了然。

梁王纔說利。他便說利不當言。纔懷樂。他又說果是賢者。樂、亦不妨。不拘一局。皆歸於正。可見孟子心口皆靈。

孟子仁義二字。學問在此。經濟亦在此。外此二字而談學問經濟。孟子之罪人也。評

有望民多於隣國之心。而後移民移粟。畢竟是一利心到底。有何利。必如不違農時二節經綸。方是仁義。眞行仁義。可王天下。又寧止多於隣國。

有河東則借河東以濟河內。有河內則借河內以濟河東。倘無河東則河內恃何以濟。無河內則河東恃何以濟。倘一時兩河交困。又將何以移。以濟。可見經濟不知根本。到底易窮。行王道則源源本本。不論豐歲凶歲。民各遂其生矣。

孟子說 五

富教二字。是孔子一生經濟。不違農時二節。是孟子一生經濟。其實不違農時二節。原從富教二字敷衍出來。

首章仁義。是泛論其理。必如不違農時二條。寔寔見諸行事。方是寔在仁義。

願安承教。是惠王良心發處。孟子要擴充他良心。須是先去他殺心。蓋殺心不去。決不能擴充良心也。要去殺心。須先識得殺心。蓋殺心不知。又何以去殺心也。無窮殺心。止從欲字生來。肥肉肥馬。王之欲也。飢色餓莩。王之殺也。

惠王之志在霸恥。是欲霸箇恥心。孟子之意在行仁。是欲王行箇仁心。能行仁則興王矣。霸恥云乎哉。所不能者。王有疑心在也。去其疑。則仁行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仁政即上章不違農時二條。如是則生養足。教化行。故刑罰可省。稅斂可薄。然後元氣培而神氣自振。故可使執梃以撻秦楚堅甲利兵。

殺人極惡事也。嗜殺極惡念也。人君何苦甘心於此。曰。此有緣故。庸主爲人所使。而嗜殺。貪主爲欲所迷。而嗜殺。暴主爲怒所激。而嗜殺。即有爲之主。求治不得其法。而嗜殺。提之。是聖賢之學未講。仁義之心未充。倘講之明白。行之眞切。則知人自然不爲人所使。清心自然不爲欲所迷。氣平自然不爲怒所激。得治平上策。又自然不至胡亂殺人也。曲盡

有不忍人之心。是油然作雲。斯有不忍人之政。即沛然下雨。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是苗勃然興之矣。

聖賢雖云上下一體。名分却不肯紊。故孔子以風草告康子。孟子以兩苗告襄王。

欲開桓文之事。猶然何以利吾國乎口氣。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歷舉王道。依然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的心思。

齊王非愛牛而不愛羊。見牛未見羊也。非愛牛不愛百姓。見欲未見民也。見欲求遂其欲。欲不可遂。而禍且隨之。

一行王政。不惟民可保。而欲無不遂也。

梁惠王下篇

莊暴一章。只是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一句發揮。

莊暴不能再問。故孟子他日見王。與孟懿子不問而告樊遲同。

天下原是樂世界。人人原是樂心腸。君若獨樂。民不得樂。君能公樂。則人人各遂樂心腸。人人同遊樂世界。與三五之世何異哉。樂之古今。從而徐商可也。

一見王而問之。王即色變。自慚其好樂之不正。王之羞惡之心。恭敬之心。被孟子提掇出來。知獨樂不若與人。與少不若與衆。王是非之心。又被孟子提掇出來。故後三節令擴充其惻隱之心。此足見人性之皆善。而孟子不敢謂其君不能而賊其君也。

一事也。自聖賢手中做出。便極好。自世人手中做出。便極不好。文王之囿。齊王之囿。其一徵也。

文王之囿。未必七十里。孟子不辨其有無。溢與民同之。即七十里亦無妨也。

或事大。或事小。或一怒安天下。總是爲民。

撫劍疾視之勇。即北宮黝孟施舍之類也。文王之怒。即曾子之大勇。孟子之浩然是也。此已露出浩然章本領矣。

問孟子卑管晏矣。此何爲而稱晏子。曰卑管晏者。趨向之高卓也。述晏子者。取善之廣大也。

耕者九一節。雖僅數言。治平之道。不出於此。時無古今。小用小治。大用大治。

問孟子於梁惠則斥其言利。齊宣好勇。好貨。好色。皆不禁。何也。曰。梁惠把利字看得極炘。再不知有天理一途。故孟子直闢利字。以遏其人欲之私。齊宣自知好勇好貨好色之非也。孟子即勇貨色中撥出天理之則。眞循循善誘哉。

曰棄之。曰已之。齊王是非之心極明。顧左右言他。齊王蓋惡之心又在。惜止少一擴充。

世臣非世世仕宦之謂。謂世篤忠貞。能清白傳家者。無事可以爲國寶。有事可以爲干城。親臣亦非結龍逄君之謂。謂德可以正君善俗。量可以容賢蓄衆。才可以安民定亂。君以父子兄弟視之。親若一家。腹心手足視之。親若一體。今日爲親臣矣。其宅心者既忠。則遺謀者必善。安知他日不世世爲忠也。今日何以無世臣。正因前日無親臣。他日若欲有世臣。且先今日求親臣。

從前用人不愼。所以今日使卑踰尊。疏踰戚。今若無如不得已之愼。則將來又使卑踰尊。疏愈戚矣。官位眞如鄭舍。而用賢眞若市道。無論國體不雅。恐眞人終稿於巖穴。豪傑多爲之解體。君安得有親臣也。可不愼與。以下正是愼之之實。

不一依左右大夫國人之言。而尤衡以己見。罔。達。道。以。千。百姓之譽也。參以己見。而必先採左右大夫國人之言。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也。

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非止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譬之巨室。子女繁衍。自己顧復不偏。不得已而不倩衆乳母育之。必乳母眞有愛子之心。有哺子之才。不嫉忌而宜家人。不貪求而營他利。以子女托之。方必不至失所。然巨室何緣得知乳母。不得不托人尋訪。不得不自家選擇。選擇旣定。不得不厚養之。禮待之。信任之。如此然後可以爲子父母。推之用人之間也。然後可以爲民父母。貼切

尚詞章。拘資格。進人不得其法。不忠信。不重祿。等人不得其法。赤子何日得遊太平之世乎。

文王未嘗有取商之心。非因商民之不悅而不取也。孟子謂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乃一時權宜之詞。

滕文公三次問國存之道。孟子終始以自強正理告。在他人必爲滕而遊說也。見聖賢不肯從井救人。

以一時觀樂正子之言。不能勝臧倉之說。小人一時有權。以萬世觀樂正子。是萬世正人。臧倉是萬世罪人。君子到底有權。

臧倉詆孟子。至今何損孟子。徒貽萬古唾罵。自謂大智。其實大愚。自謂大巧。其實大拙。人何苦而甘爲臧倉。

公孫丑上篇

以世俗識見論。則子路眞不如管仲。以聖門識見論。則管仲又大不如子路。何也。彼以世俗勢焰論。此以聖門道德品格論也。

一匡九合。功烈亦似不卑也。曾西卑之。以。其。不。曾。從。心。地。做出。宛然浮雲富貴家法。其器小哉。口氣。

之識見議論。眞不可强之使高。何也。井中人。決不能見井外事。說井外話也。是以君子品地。欲超（人何著自井井中耶）

孟子下視管晏。非是孤高峻特。看他二人。不能超出功利陷溺。亦是入井。躋乎二腔。惻隱哀矜不暇。安肯尋其故

武。海能洗發盡夫子心事

孟子說　十

賢聖之君。如太[illegible]太戊。治民祗懼[illegible]天命[illegible]商家。謂舊之家。遺俗。謂民間風俗。

見。與。[illegible]在下者。遂成。是傳流風。[illegible]善政。是政惡善者。是。

[illegible]

[illegible]以不動心爲主。知言養氣。乃所以不動心功夫。告子所以異於孟子者在此。不是同於黝舍。孟子得之曾子。而曾子學孔子。乃其源頭。

孟子不動心。從知言養氣處用功。其心雖似動。却靈明活潑。告子直從心上着力。視言與氣皆爲外而二之。其心卽不動。亦祗槁死。然若止以不動觀告子。似直截而易。孟子似曲折而難。再以所以不動處觀告子。不得其法而難。又不如孟子直得其法而易。譬之磨。孟子之心。是磨。柅不動。而磨。磨扇。未嘗不動。告子之心。是磨。柅磨。扇皆不動矣。

人心隨世遷流。告子知從心上用力。所以可敬。但未究心之本源從何來。心之作用何如妙。心之分量何如大。所以致其心於無用。若一醒悟。則知言之與氣。都是心。知言養氣。亦是心上工夫。卽天地萬物。亦皆是心。則不區區以方寸爲心也。

北宮黝不如孟施舍。求人求己之分也。孟施舍不如曾子。逞氣循理之分也。

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亦。指。關。係。君。父。綱。常。名。敎。之。大。者。

孟子說　十一

若尋常人小小相犯。豈可輕易輒報。正當犯而不校。以化橫人。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言謂他人之言。不得謂我不知其所言之理也。勿求於心。謂心上再不必思想求知。不得於心。謂自家心上不安。求氣如俟和氣。鼓正氣。振惰氣。清夜氣之類。

問志與意何分。曰。志者終身期許。意者一時思念。志與意總都是心。存心是靜中涵養。持志是動處操持。

心有定主。持其志也。動作食息皆有則焉。無暴其氣也。

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薛子曰。志動氣多爲理。氣動志多爲欲。語俱有斟酌。

北宮黝孟施舍是守氣求氣助之長告子是勿求於氣是忘是以爲無益而舍之

告子勿求於氣孟子與黝舍皆求於氣但孟子以集義求黝舍以助長求

不失平旦之氣方可養浩然之氣

問浩然之氣何以能塞天地曰天地人原是一氣人能養得真氣完全自然一呼一吸與天地貫徹真然之氣是天地之氣天地之氣是我之氣豈不是塞乎天地然而不能塞者止因人欲閉隔不直養耳其寔天地之氣何嘗不充塞兩間

天地天父母也天地之氣莫非人之氣譬之父母生子家業盡皆子所宜有但子能孝親與父母意氣流通則子之所有即父母所有父母所有即子之所有不然子自子親自親便不相干 親切

人之有氣猶魚之有水魚在江湖日吐日茹不辨何者爲江湖水何者爲腹中水人在氣中一呼一吸自通帝座是故呼吸往來不得謂人之氣四時行百物生不得謂天地之氣問此氣與血氣何別曰氣一也能養便是浩然之氣不養便只是血氣 剖得出

浩然之氣本然原是至大至剛塞乎天地養其至大至剛塞乎天地只是還其本然

在氣是至大至剛在心是弘毅在聖人是廣運在造化是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日月代明四時錯行總是一貫

匹夫匹婦亦有浩然之氣塞天地時不獨聖人賢人

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弗屑也是浩然之氣在行人乞人身上發露

人有正氣道義上事方敢擔當氣不足自然心怯退縮故曰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浩然之氣始初從道義養出來養成又從道義上發出去無所爲而爲是集義有所爲而爲是義襲

孟子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予亦曰荀子未嘗知禮以其外之也近讀荀子書見其不知禮之本源亦如告子

必有事焉而勿正作一句心勿忘勿助長也作一句

夫子與堯舜心地一樣功業一樣何以賢於堯舜者遠蓋堯舜以帝王而造四海之治平夫子以布衣而造萬世之治平一有位一無位始見其遠耳令堯舜而不得不夫子令夫子而唐虞夫子不得不堯舜但堯舜際其易功在一時夫子際其難功在萬世謂之賢於堯舜可也

麒麟之於走獸象夫子之仁鳳凰之於飛鳥象夫子之智泰山之於丘垤象夫子之靜仁也河海之於行潦象夫子之動知也有子可謂善於形容者矣 描巧極切

麒麟之於走獸非謂麋身鹿蹄謂其不踐生草不履生蟲

鳳凰之於飛鳥，非謂九苞五彩，謂其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聖人之於人，非謂形體異常，謂其純乎天理。走獸不能爲麒麟，飛鳥不能爲鳳凰，物之所以不如人。人皆可以爲聖人，人之所以靈於物。

孟子從前雖分別王霸，至以力假仁者章，更爲明白。以下四章一脈，惧桐承互發。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是以力假仁者霸的註疏。以德服人者數語，是以德行仁者王的註疏。

人君好霸，不喜王者，其病只是好榮惡辱，不知以德服人，方是眞仁，仁則榮也。以力假仁，終是不仁，不仁則辱也。以下正是發明榮辱之實。

尊賢使能，俊傑在位，是仁士也，故天下之士皆悅。市廛而不征，是仁商也，故天下之商皆悅。關譏不征，助而不稅，是仁旅仁農也，故天下之旅農皆悅。廛無夫里之布，是仁氓也，故天下之民皆悅。鄰國仰若父母，爲天之吏，無敵於天下。何榮如之。孟子之言，豈是誑人。

尊賢使能一章，是後世人主得天下保天下之石畫。

人主之仁，非上爲求榮計也。人原皆有不忍人之心。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非是爲愛人計也。如一體然，有癢必搔，有痛必撫，不得不然。

一部書經，只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三句。兩言逼盡擺奇，最得肯綮。

孔夫子轍環删述，亦只是以不忍人之心，發不忍人之言，治萬世天下可運之掌上。尼父知己

孺子將入井，長者爲怵惕惻隱，而孺子自不怵惕惻隱也。天下何處而非井，何人而非孺子。何人不爲聖賢所怵惕惻隱。自己能怵惕惻隱，則聖賢不爲怵惕惻隱矣，不爲聖賢怵惕惻隱，則眞人也。

孟子在當時，觀利欲權謀，異端曲說，嚴刑厚斂，都是井。一時君臣生民，曲學說士，或是既入井孺子，或是將入井孺子，故一腔怵惕惻隱，發爲仁義七篇，無非爲既入井者示出脫之法，將入井者施防挽之方，原不求天下後世之知，亦不計後世享祀血食，故曰非所以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如此體貼，眞見孟子知心。

仁義禮智四字，至孟子始大分明。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八字，是孟子自家拈出，眞大有功聖人之門。

先視當時人爲孺子之無知，憐之也。又視爲自賊賊君，惡之也。總是婆心化爲苦口。

問擴充之法。曰，火何如然，泉何如達。

擴充函人之心，便是堯舜湯武；擴充矢人之心，便是桀紂幽厲。

既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又何有仁不仁之殊。曰，術不同，因而心不同，故術貴愼。若如子路禹舜之好善，則不患其

不仁矣
子路節見求善之勇由也所以升堂大禹節見好善之懷禹之所以無間大舜三節見樂善之純舜之所以爲大知
善與人同舊解不是蓋善與人同是舜有善不肯私爲已有而獨善與人共之而兼善舍已從人是人有善舜舍已而從之樂取於人以爲善是舜非徒從之又取而爲之又根於中心之樂也總是只知有善不知有已不知有人下二節總發此意 透切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至無非取於人者是由禹舜三人一幅畫像末是三人一幅畫贊非其君不事一節是

伯夷一幅畫像不羞汙君一節是下惠一幅畫像末段是二人一首像贊後世傳贊體裁多本此
今人先炤伯夷榜樣方有牆壁可觀若炤下惠鮮不鄉愿矣

公孫丑下篇

從來兵書許多言語總不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二語
孟子專指人和非是不用天時地利正是得人和而天時地利不必用也即用之亦是有本領之天時地利
問有國家者既當重人和矣如何可得人和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問孟子自謂願學孔子觀鄉黨所以紀事君何如敬謹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孟子不應君召何故曰孔子在父母之邦孟子在鄰國其不同一也孔子爲臣孟子賓師其不同二也孔子時君弱臣强故謙卑以明臣道孟子時士風撓地故自重以作士氣其不同三也因時制宜此所以善學孔子
當春秋時强臣跋扈弱主式微人止知有權門不知有公室故孔子從堂廉顛倒之時以一身而明天澤之分戰國功利風熾道德味薄人止知有貴貴不知有尊賢故孟子從人欲錮蔽之日以一身樹道德之藩時不同故迹不同心則一也

曰豈爲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一段全從孔子浮雲富貴章得來
不能造朝出弔東郭詳告景丑是杏壇誨人不倦家法先儒謂與取瑟而歌同意予謂與樊遲御而詳告之同意
有治世有亂世有輔世者則治可保其不亂亂可保其復治長民是治民而使之不亂養民而使之厚生教民而使之正德故可以君長斯民親長斯民師長斯民故曰輔世長民莫如德德與齒爵雖並列爲達尊其實亦不並重何也有德則爵齒方能成其尊也
不超世者決不能輔世同凡民者決不能長民是在首出庶物者

人主知道德風味自然尊德樂道親賢下士不肯以勢位自尊人臣若知道德風味亦自然尊德樂道內重外輕不肯徇人勢位君如是臣如是欲不太平不可得也三代以後上下止知勢位之尊道德風味上下俱未聞也日驕日諂民何自見太平之治乎明良喜起之歌鹿鳴天保之什否泰二卦君臣間盍不可不三復云

周王貴士國運何如秦人賤士國運何如主世者何可不知

所貴士者是爲聖爲賢道德仁義之士也非記誦詞章同流合汚之士如記誦詞章同流合汚之士也斯亦不足貴也已

周貴士以士原自有可貴者在也秦賤士以士原自有可賤者在也觀漢武則兒丞相不冠不見汲長孺可見矣

三代而後惟孟子如此分明道出微出後此則光武嚴陵照烈武侯伊川經筵坐講庶幾此風未云

燕子噲之於子之宋神宗之於安石度宗之於賈似道未嘗不自以尊賢忘勢藉口遂基大亂何也所謂賢不足爲賢也以非賢爲賢逆天甚矣安得不招亂乎故唐虞之朝尤以知人爲急云

吾願人主尊賢尤願得眞賢而學之世道方可望也不然賢者未必尊尊者未必賢適足招亂亡也

有啓心沃心之士有宣力效勞之士啓心沃心者尊之宣力效勞者使之故曰尊賢使能一槩混待鮮不差矣

尊賢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孔子九經原作三項說吾於子思則師之矣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費惠公亦知此義

列國之餽在伯夷則一槩不受君下惠或一槩受之孟子不一於受亦不一於不受所謂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孟子之平陸三章一時君臣良心俱被孟子喚醒於王驩亦施不屑之敎眞是見孺子入井一腔惻隱不容已也

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孟子凜然一伯夷聞王驩爲輔行而不辭曰夫旣或治之予何言哉孟子由然一下惠王驩蓋惡之良自應呈露似未敢怨孟子也又倣佛乎尼山之待陽貨彌子

人見孟夫子是儼儼氣象吾見是惻隱心思

管叔之畔千古自有定案近世文人多顚倒是非欲出脫之誚畔周實忠殷也果若是代殷之始何無一言之諫滕殷之後何爲俛首就封武王存日何無伏義之擧何爲成王立而始動四國之戈乎試以此而問管叔自將緘口甘心而受誅矣奚必爲之緩頰（法蘇案此亦觸經家）

以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此意亦善但君不用之而收安富尊榮之益徒使子弟從之理似不可故孟子不以爲然昔薛文淸公見道不行辭內閣位將歸石亨請曰先生卽如不留我爲

奏上請即家爲塾，且以資其養。先生曰：我若資其養，何若不辭官之爲愈也。先生可謂善學孟子矣。

孟子去齊四章，眞是惓惓心在天下生民，雖是如此，於去就又極分明，不放過一步。

尹士章，宛然孔子醒沮溺丈人口氣。

怨天尤人，止爲一己之私故耳。孟子不豫，是悲天憫人，豈怨尤哉。

滕文公上篇

孟子從前所言，無非性善，明白點出，自此章始。

言性而復言善，性方不虛；言善而復言性善，方有本；言性善而復稱堯舜，方見性善之有眞準，則此萬古學問治功

之定案也。翻之者，其爲異端曲說無疑。

性即理也，理原是善，原不是惡，善直指其本體，言如雪之白，墨之黑，水之寒，火之熱，自然如此。

善即是性，非性之外別有一物而爲善。

孟子性善二字，千古鐵案，有功聖道不小。告子持無善無不善之說，得罪聖門，荀揚韓各執一偏，俱爲亂談。自宋周程張朱諸君子倡學以後，性學大明，如日中天，近儒又以無善無惡之說亂之，無的見者，皆爲所惑，噫，性學何日而明乎。若薛，若胡，若辛，真能承其統緒，此書一出，不又如日中天哉。

問無善無惡之說，雖非聖賢正論，存之亦無甚害。曰：學術一差，則心爲無善無惡之心，禍在一己，猶可言也。生心害政，世爲無善無惡之治，禍在天下，不可言也。如果性無善無惡也，則知亦無良，無不良矣。知既是良，則性之決善可知。

性善之說，不始於孟子，而著於孟子，更大著於宋儒。顧涇陽先生小心齋劄記，先師少墟馮子辨學錄，論性善之旨，極詳明，極透切，極精確，有志性學者，不可不究心。

成覵一章，學人宜大書一紙，揭座側，日夕觀誦，自然志氣勃然，不讓古人。

稱堯舜，亦是孟夫子舉一隅，其實羣聖皆在其間。

問爲國章，前數節論富，庠序節論教，後數節雖論富而教行乎其中。

孟子之意，行貢法不如行助法甚善，予以爲還在得人。果在上皆君子，即助法固善，貢法亦善，民亦得所。若是小人爲政，無論貢法病民，即助法亦未必不病民也。故曰有治人，不患無治法。爲政在人，取人以身，守世者不可不加意云。

夏之校，雖主教人，未嘗不養老，未嘗不習射。殷之庠，雖主習射，未嘗不教人，未嘗不養老。周之序，雖主養老，未嘗不教人，未嘗不習射。但持一者以立名，一代之制度則然。

前曰文王我師也，後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前曰猶可以爲善國，後曰亦以新子之國，皆是一意。

井田帝王良法湮廢久矣。非聖人得位秉時決不能行。行之須漸次酌古準今。方合天理人情。此正孟子所謂若夫潤澤也。若謂古法今決不可復行。此世俗淺近之見。固不足與言治體。若一一膠執死法。不知變通合宜。亦非知時識勢通儒之論也。

井田之法。聖主開創而不足。中主守成而有餘。

人與人安得齊。並耕之說。許行必欲齊之。物與物又安得齊。不二價之說。許行又必欲齊之。不惟天理上行不得。即人情上亦行不得。不惟法度上行不得。即事勢上亦行不得。此所以爲異端一曲之說也。

許行陳相自以爲聞道。故曰滕君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究其所以爲道。即以並耕而食爲道。決以治人治於人食人食於人爲非道也。道之不可不明如此。

孟子言必稱堯舜。許行謂再言堯舜。不免出孟子下矣。故借神農之名以壓之。此原出一念之勝心。料神農之世。決無此好勝自矜之曲士也。

放勳曰數語。往說多混。近王觀濤分析頗明。謂曰用力於人倫者。獎勸以勞之。趨向於人倫者。引誘以來之。心悖乎人倫者。匡其邪以歸於正。事反乎人倫者。矯其枉以歸於直。志弱而不能自立於人倫者。輔以立之以定其靡。氣怠而不能行於人倫者。翼以行之以作其趨。

人至堯舜至矣。治至唐虞至矣。究其所以爲堯舜唐虞者。無他。人主得天下第一人而相之。舉相得衆君子而任之。天下自然太平。

人主之職。全在論相。論相不必拘內外朝野。惟欲得人。其人可相。史館中人可也。史館外人亦可也。京職可也。京職外亦可也。大僚可也。庶職亦可也。科目中人可也。科目外人亦可也。許天下人俱得薦相。薦之而當有上賞。不當有上罰。自然有眞相。爲朝廷分憂。爲蒼生造福矣。

分人以財。吾囊澁而不能。爲天下得人。吾位卑而不能。惟是教人以善。或可盡心。又愧精神力量之不及也。可奈何。

昔者孔子沒一段。寫孔門師生恩義。千古如畫。

滕文始初見孟子。其心甚眞。其志甚銳。不聽父兄百官之言。惟孟子是信。固可嘉矣。許行至國。明與孟子相左。而不能拒焉。費孟子多少力量。不能驅逐。從前向道心志。供爲虛矣。試觀堯任舜。舜任數人。何等誠。何等專。方成唐虞之治。故孟子始初曰。疑吾言。若藥不瞑眩。必稱堯舜。以若誠知滕文必惑邪說而先防之者。眞明炳幾先也哉。滕文不能此。所以滕止於滕。後世人主之於賢知。曷可不眞用。曷可不專。

滕文公下篇

陳代四章。總是一意。大意只是不肯枉尺直尋。若以利言。則枉尋直尺。在世間必以順爲正。與人爲妾婦。曾謂居

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者。亦寧肯以順爲正。爲妾婦之所
爲乎。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正是持枉尺直尋之見也。
正。齊婦之失身從人者也。大丈夫自然看得自家重。自
然不肯鑽穴隙。自然不肯踰牆。自然不肯以順爲正而
爲妾婦。所以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
者。益夫子自家書。出浩然影像。令天下後世看。
陳代周霄。識見雖低。猶知孟子爲聖賢。景春俗鄙。眞可厭
也。嗟乎。世之爲景春者豈少。
以衍儀爲大丈夫。則必不以孔孟爲大丈夫可知。
從來立大功業人。須是有大操守人。若丢過操守而談功
業。譬之婦女失節。决不能成立家業。藉使倖成。閨門亦

孟子說　廿四

不雅也。
試看伊傳太公諸葛。出仕後何等功業。都從來出仕時名
節。操守中來。後世人非是出仕後不知人。即未出仕時
已先不知人也。可歎可惜。
禮義廉恥。人之大閑。人人生來都有。童生求入學。減三四
分。秀才求科舉。減七八分。一入官。蕩然盡矣。何怪乎。
心世運之病。切中時病
自家之廉恥名節不知愛。而謂能入而愛親。出而愛君愛
民。未之有也。聖賢不肯枉己。正是重吾身以重吾道。以
重吾親。以重吾君民。豈是拘滯。豈是迂闊。
枉尺直尋之說。流禍于世最大。後世士人無眞操守。國家

無好敎化。其病全在于此。竊謂行權二字。絕不可施于
出處之間。一行權。便掃地矣。可憐孰甚。
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幾何人不愧於此命此冠也。
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正是同流俗。合汚世。鄉原一等
人。人欲爲大丈夫。須自超然拔足于流俗汚世。
問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人何苦枉尺直尋而不自愛。又何
苦以順爲正而甘心爲妾婦。又何苦鑽穴隙踰牆者
之所爲。只此無他。總是愛富貴。惡貧賤。怕威武。故自家
之廣居不暇居也。正位不暇立也。大道不暇行也。
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孟夫子。自道其實。决非誑人。空言。
學人看自家廣居何在。正位何在。大道何在。自家能居

孟子說　廿五

否立否行否。學問當進一步。如此誘掖誰肯入手各宜留心
予聞孟子有廣居正位大道之說。思居之立之行之。又恐
其不能也。作三贊以向往。贊廣居曰。繼茲居。廣莫大
焉。下載乎地。上覆乎天。九州四海。萬古千年。胞民與物。
躍魚飛鳶。千紅萬紫。光景無邊。有典有則。巍然煥然。仰
鑽瞻忽。高堅後前。陶冶帝王。師相培養。豪傑聖賢。對越
百官宗廟。巍小大廈千椽。請奮身而居之。觀斯居之大
全。贊正位曰。入世有位。吾位最正。參地參天。爲賢爲
聖。持衮鉞古今之權。握照耀乾坤之鏡。秩敘節文。夫三
綱。經曲安全乎兆姓。巍人世之浮榮。誠可尊而可敬。願
言立之。宗邦永慶。贊大道曰。大哉斯道。允矣周行。平

平蕩蕩。正正堂堂。師相行之師相。帝王行之帝王。一人
行之。身躋康莊。人人行之。世到虞唐。雖無畛域。却有隄
防。誰其行之。地久天長。誰其行之。奠又家邦。誰其行之。
萬古流光。
湯居亳數節。敘湯武弔伐。比尚書更詳。眞可謂補尚書之
所未及。
觀後面戴不勝戴盈之二章。則宋之不能與行王政可知。
孟子謂戴不勝章。前半是陰陽消長之義。後半是示扶陽
抑陰之方。誰謂孟子不談易哉。
一齊人輔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不可得矣。是
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否之景象。引而置之莊嶽之閒。是

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是君子道長。小人
道消也。泰之景象。
予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易之復也。在於王所
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復而漸長。至
于乾矣。可喜也。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
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復而止。復而不敢
保矣。可懼也。是微陽雖可喜。亦豈可恃也哉。滿日易壇
與其從生民國運上周旋。不如直從君德上周旋。一己爲
君子而正君。更不若與人而正君。與少而正君。又不若
與衆而正君。朝端之上多正人。則君德正。君德正。則民
生國運不必慮矣。此孟子始以有居州爲宋喜。又以此

有一居州爲宋惜也。把柄在手
朝廷之上多君子。小人漸化爲君子。朝廷之上多小人。君
子亦漸化爲小人。人各有良。誰甘心於小人而不爲君
子哉。第視上之鼓舞振作者何如耳。
君子小人進退。是治亂大關頭。
主張世道。要分別邪正。旋轉世道。要化邪歸正。邪正分別。
是治平根本。邪化爲正。是治平機括。始焉要知主張。旣
爲要知旋轉。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至矣盡
矣。大易春秋之旨。胥括此矣。大儒卓識
朋黨之說。最有害于人國。從來君子在朝廷。羽翼之人。德
化決不能成。小人在朝廷。羽翼之人。虐政亦不能肆。論

者一槩論黨。不可。有不知無小人之黨可也。無君子之
黨。雖舜禹亦難成功。況其他乎。有國者全要分別君子
小人明白。不必一槩目之以黨。而欲禁而絕之也。歐陽
文忠公朋黨論最確。宜置一通于座側。
人主之職。得賢相是第一件。宰相之職。培植善類。是第一
件。
段干木泄柳。較孔子雖未圓融恰當。然所守與脅肩諂笑
未同而言者。雲泥判天淵矣。今有如是之士人。頹風庶
幾振乎。雖然。有段干木泄柳二賢之高。自應致人主之
重。有魏文魯繆二君。天下之士人。亦未必無段泄二子
之高也。光武嚴陵。昭烈南陽。或聞此風而興起乎。眞千

古之高標也遐哉弗可及矣先生自任

孔子講學當時以為佞孟子好講學當時以為好辯宋儒明儒講學世人病為聚黨空談從來聖賢之處世類如此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下之生久矣一亂則人不得其生一治則人各得其生聖人持世只是欲人各得其生與下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數章互看

洚水來必為堯而至也堯則曰洚水警予任為己責不委之於氣化此聖人之知也聖人之仁也聖人之勇也在他人鮮不委之於氣化矣

唐虞之時亂在氣化商周之間亂在朝政春秋之時亂在

人倫戰國之時亂在學術總之皆由人心不正我亦欲正人心正人心三字是大主本

唐虞之治雖言禹堯舜在其中也商周之治雖言周公文武在其中也

王顯二句見周公有功于文武佑啓二句見周公有功于後人

孔子作春秋非是以賞罰假借天子正以明是非使人知有天子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知之者決其忠臣孝子一流人罪之者決其亂臣賊子一流人

諸侯放恣亂在上處士橫議亂在下亂在上其禍近而淺亂在下其禍隱而長故孟子前面許多言語專言諸侯放恣此辨楊墨是說處士橫議

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俱是正人心裏面事

孟子七篇總是欲正人心

從來人心之壞釀成人世之壞從人世之壞處救是揚湯止沸從人心之壞上救是竈底抽薪噫此惟可與知者道也

而今救亂要務不必辨楊墨也斥佛老也惟是記誦詞章富貴利達為之崇耳從此清理可得治平上策鞠功

匡章章是距詖行之一證他日與匡章遊而禮貌者原欲借之以提醒仲子今不許仲子之廉者正欲點化匡章

聖賢未嘗不重廉但廉而有益於人倫世道廉可為也廉

而無益於人倫世道廉不可為也孟夫子正恐陳仲子自以廉自多無益於人倫世道耳

仲子非矯廉非好名母與兄原是貪而不廉者仲子在家決勸正勸正不從憤激心生止有一妻却廉潔與之同志不免逃於於陵織屨辟纑自謂彼皆不廉我獨如此獨清獨醒吾廉成矣不知已與妻為廉而使母兄之陷於貪也廉亦小矣即廉成何用也何不聞太舜終身怨慕烝烝乂不格姦之家法在乎仲子知斯義焉則必不必善一己善一妻去其忿激不平之心悠柔饜飫而薰陶母兄焉使母兄皆為善人從此而善者又不止一母兄也視一曲之行相去不天淵哉此孟子于陳仲子愛

之也惜之也以大聖賢望之而不令其以誠行自終也
眞是滿腔惻隱之心
孟子非是欲仲子皆毋兄而同濁也正是欲仲子化毋兄
而同清
孟夫子他日有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楊墨仲
子俱是英才未承教育不免陷於一偏禽獸楊墨也丘
蚓仲子也皆若口之教育也三子倘悅而繹焉從而改
焉矣知其不以大聖賢終乎此世教之幸亦三子之幸
也柰何一偏自是竟孤負孟夫子一片婆心吾願讀孟
子書者勿孤負孟夫子一片婆心

孟子說上終

孟子說

河汾野人辛全謹著
後學王垣高暎仝

離婁上篇

堯舜之道與他處道字不同即下文所謂仁心仁聞徒善
之類

先王二帝三王之類是也惟其心純粹至善而無私故其
政亦純粹至善而無弊雖聖入復起世異時殊不得不
小小有所損益其大經大法則確乎不可變也何也離
婁諸人不能別作規矩六律治天下可知

漢唐宋治道不得如二帝三王者何故蓋緣當時之臣
爲媚時之談漢臣則曰不必遠法二帝三王我漢祖宗

即我漢二帝三王也唐臣亦然宋臣亦然一時之君即
信曰我祖宗即二帝三王矣二帝三王不過如此而止
矣視二帝三王與自家祖宗一般故治法亦因循苟且
姑飾目前二帝三王之眞面目不復見又何從而見二
帝三王之治乎安得聖賢之臣出一洗漢唐宋諸臣之
陋習直取二帝三王之眞心事與人主看不以魚目而
溷珠未必非撥亂反治之一機括也

孟夫子惓惓望當世法先王而荀卿反之曰法後王不法
後王是猶舍吾君而事他君也不知使吾君而眞如二
帝三王也則法吾君無不可矣使吾君而少讓二帝三
王也則引之使法二帝三王正所以尊吾君愛吾君也

安得爲不忠乎。鄉以周公爲大儒。周公之定制也。亦監於一代。方成郁郁之文。則周公亦將不忠乎。以此而訊鄉。恐將無以置喙矣。

荀卿貌求之類執拗。實求之。特一媚世之士。與儀秦亦不相遠。不然。何爲而曰法後王。法後王三字。所以基焚坑之禍。而爲後世媚悅者嚆矢。

人家子孫。有父祖以來氣習。世稱孝矣。吾謂父祖而爲聖賢君子。子孫有其氣習孝也。父祖而非聖賢君子。子孫有其氣習。非孝也。一變至道。而爲聖賢君子之氣習。不爲孝之大乎。觀於家。而大於此者可知。

溺於習俗者。咸以孔子從周爲藉口。不知孔子非同流合

污。而從周末也。實監夏監殷。而從先進也。雖曰憲章文武。又曰祖述堯舜。意可知矣。

先王法之所在。卽其心之所在。然法之中間。有多少斟酌在。有多少變通在。有多少潤澤宛轉在。惟神而明之。與時宜之。使先王有靈。亦當首肯。方爲善法。先王若膠柱鼓瑟。一一板執。如新莽之王田。安石之新法。使天下反受無窮之害。則又古道之賊也。

上無道揆。下無法守。上下守活看。以君臣言。則君當有道揆。臣當有法守。以官民言。則官當有道揆。民當有法守。朝不信道。指君臣說。工不信度。指官民說。明晰

閔死亡人人所惡。戰國之君。何爲自甘死亡而不惡。曰。不然。戰國諸侯。急於功利。正是極惡死亡者。他見城郭不完。兵甲不多。則憂曰此國之災也。田野不闢。貨財不聚。則憂曰。此國之害也。日思所以完。所以多。曰吾庶幾可以免此災。日思所以闢。所以聚。曰吾庶幾可以免此害。無災無害。吾庶幾可以不至死亡。視先王之道。以爲道揆爲法守。爲上之禮。下之學。皆迂緩而非目前之急務也。何爲拘拘而必法焉。卒之城郭雖完。而不爲我守也。兵甲雖多。而不爲我用也。田野雖闢。適以作疆場也。貨財雖聚。適以資盜糧也。災害竝至。死亡日迫。不知其病源何在。猶日議所以完。所以多。所以闢。所以聚。而惟日不足也。譬之病勞症者。五臟虛損已極。猶嫌不通利而用汗

吐下之劑焉。至死亡。猶不悟致死亡之故也。悲夫。

孟子之意。非是全不令人完城郭。多兵甲。闢田野。聚貨財也。正是見未完未多。未闢未聚之前。不可無完之多之闢之聚之之本源。正完正多正闢正聚之際。不可無完之多之闢之聚之之妙用。

世界之壞。不在無餉。不在無兵。兵多餉足。難保不壞。其故可思。

行先王之道。則上有道揆矣。下有法守矣。朝信道而工信度矣。君子喻義而小人懷刑矣。上有禮。下有學。雖賞不竊。卽城郭不完。從此而可完也。兵甲不多。從此而可多也。田野不闢。貨財不聚。從此而可闢可聚也。卽不得遽

完遠多遠闢遠聚。而災害可不竝至也。平治天下。可使當時被澤。後世效法也。此真一劑起死回生丹。至靈至效。萬萬無失。而當時不知服。臣亦未有以是而醫國者。坐視死亡。袖手待斃。真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矣。

治平自有本領。誰不揚湯止沸。而知竈底一抽薪也。

問殺人而利其有。則謂之賊。何爲遠賊省省者。曰。殺人之身者。其賊顯而淺。殺人之心者。其賊微而深。省省之臣。以完城郭。多甲兵。闢田野。聚貨財。而逢君長君。使君不行先王之道。而亂亡矣。彼苟享一時富貴也。非衣冠之賊而何。問賊惡名也。君何爲而甘用賊臣。何爲而甘自賊。曰。非彼君臣明知而明爲之。緣聖學不講。義理不明。

君臣皆懼。以此爲恭敬耳。若知責難爲恭。陳善閉邪爲敬。吾君不能爲賊。寧至是哉。故孟子明言以喚醒之。蓋視當時君臣。顛倒錯亂。真如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發於不得已。而爲是苦口拯救之詞。與夏禹泣罪。孔子相師。同一心事。真仁矣哉。奈當時俱孤負此婆心何。

規矩是方圓的樣子。聖人是人倫的樣子。人人皆有分量。故聖人人皆可爲。

世人使之爲堯舜。則駭異而不敢。至呼之爲幽厲。又怫然而不甘。上不敢爲堯舜。下不甘爲幽厲。或中間可以駐足。蓋謂世間或有三條路。不知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不爲堯舜。決不免於幽厲。既不甘於幽厲。則堯舜斷不可不學也。○凡人不爲堯舜。便是幽厲一途人。但有甚不甚耳。

人謂聖賢言仁義。不顧功利。若然。真迂闊而遠於事情矣。何也。戰國之人皆曰。天子非利。不保四海。諸侯非利。不保社稷。卿大夫非利。不保宗廟。士庶人非利。不保四體。試觀三代。其得天下。則不在於利。而以仁也。其失天下。則不在於無利。以不仁也。以是推之。而保四海。保社稷。保宗廟。保四體。皆以仁而不以利。明矣。夫得天下。保四海。保社稷。保宗廟。保四體。其利大矣。總以一人得之。誰謂聖賢不予人以功利也哉。但言功利。較世人尤覺得不須耳。

惡醉是良心發見。强酒是又爲人欲掩蔽。當時都是一羣醉人。顛狂迷謬。孟子矜憫。安得不汲汲喚醒。

不得罪於巨室。非隨俗以媚巨室。亦非有意以抗巨室。然則如何可使之慕。曰。吾心正身端。可以生彼敬心。多方開導。可以生彼悟心。有恩有禮。可以生彼愛心。刑清法肅。可以生彼畏心。巨室即鐵石。安得不慕也。

問巨室一慕。何如即行乎四海。曰。難格者格。即無往而不格矣。

齊景公正是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者樣子。非順天也。

問自暴者始與自棄者並言。後專言自棄而不言自暴。何故。曰。自暴者已不可與有言也。故惟於自棄者策之。

問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不知如何可以使人人親其親、長其長。曰、䜟人親親長長也。多方以教之。人能親親長長也。隆禮以旌之。人能使人親親長長也。破格以用之。或不肯親親長長也。明刑以懲之。誰不親親長長哉。○敎人以詞章。用人以詞章。誰知親親長長爲何事。蒼生何自而見太平之治乎。

發上治民信友、是治平中一事。悅親、是齊家中一事。誠身兼脩身正心誠意言。明善、是格物致知之事。○大學言誠意正心脩身。子思孟子何止言誠身。蓋思孟所謂誠、即兼正脩二字言。思孟所謂身、即兼心意二字言。有詳畧。理則一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皆明善也。篤行、誠身也。合之則曰思誠。

文王得二老。畢竟何如。戰國諸君。用善戰者。連諸侯者。辟草萊任土地者。畢竟何如。

孟子有伯夷之清風。太公之知畧。蓋戰國一大老。天下之父也。亦隱然以天下大老。天下之父自負。竟無一君如文王者。此戰國所以止於戰國也。

善戰者當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命德之典。妄加於有罪當討之人。逆天甚矣。安得不敗不亡。

問戰國諸君、何用善戰諸人而自取敗亡。曰、戰國諸君。全無識見。蓋誤視善戰諸人爲太公一流人也。故信之用之。以殺人之醫爲救命之醫。飲促亡之藥爲續命之藥。即死亡亦且不知其死亡之故也。哀哉。

善戰諸人。何苦爲殺人之術而自殺其身。彼蓋誤以殺人之術。而爲生人之術也。故自謂豪傑處衰世。相時而動。宜如斯耳。寧知擇術一誤。殺人而遂至殺其身乎。殺身而遺毒。猶殺後世乎。彼安得自知其故也。眞是醉生夢死。孺子入井。實可痛哭矜憐。孟夫子一明白喚醒。仁矣哉。

讀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迹觀。則是泰山巖巖氣象。其實與下車泣罪。同一心腸。

問讀六韜之書。則太公與善戰諸人。不甚相遠。曰。味所書之訓。則六韜非太公之書明矣。或者。即善戰諸人。假太公以自作禍世之說也。而太公之心。何自白於天下後世。

人心有何物。開眼即見何物。未有心在是而目不在是者。陰符曰、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信夫。眸子不能掩其惡。○瞭眊非說目之昏明。蓋視在好事便是瞭。視在醜事便是眊。

如管幼安先生、與華歆同學。鋤地偶有黃金。管與瓦礫之無異。歆取視之。又有車馬過門。管坐如故。歆即往觀。管爲眸子瞭者。華爲眸子眊者。後來人品天淵。當時已露其微。

眸子章、見觀人自有把柄。恭儉章、見治世自有把柄。授受

章見救世自有把柄易子而教章見爲父自有把柄守身養志章見爲子自有把柄格心章見爲臣自有把柄

孔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乃其註疏

仁義知禮樂總不外於事親從兄眞是道在邇而不可求諸遠事在易而不可求諸難

離婁下篇

若合符節指舜文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則推開說矣

則臣視君如寇讐後人往往疑之宋高宗嘗舉以問楊龜山龜山答曰非孟子創爲之語也實本於周書撫我則后虐我則讐之語高宗頤解後又問尹和靖和靖對曰孟子對當時之君言對人臣則不肯如此說矣高宗隨豁然

可以去可以徙眞是知幾身無辱安分心自閒非知易體易者孰能與於斯也然使爲大夫者去爲士者徙其國可知矣

中也養不中一章固是父兄成子弟道理推言之亦是先知覺後知道理

不爲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大人之妙用也不失赤子之心共本體也仲尼不爲已甚亦是如此

問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曰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煉金

赤子之心幾希也不失赤子存幾希也不失二字中間儘有工夫

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此對送死者說欲其附於身者必誠必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若人子養生忽畧徒以送死爲心則不孝甚矣

孟子謂君子深造之以道如在言語文字上造不在身心性情上造只在大庭廣衆處造不在幽居暗室中造只向居常處順時造不在造次顛沛時造俱不謂之深造文如功利詞章固不謂之以道即虛無寂滅亦不謂之以道忘固不謂之以道助亦不謂之以道須是實用聖賢敬義功夫文行一致動靜一致順逆一致勿忘勿助日新又新如此方謂深造以道方謂自得不如此而求自得是適北而南其轅也有是理哉（刻畫精切深造以道無餘剩義）

居之安資之深即所謂溥博淵泉取之左右逢其源即所謂而時出之

深造之以道曾子所謂忠恕也居安資深或夫子所謂之一乎取之左右逢其源或夫子所謂之貫乎

予庠訓吳蘇門先生（諱翔鳳）究心學問嘗論此章予謂此即大學也深造之以道即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問自得何如曰物格知至也問何如是居安資深曰到意誠心正身脩時便是居安資深眞境界問何如是取

之左右逢其源曰以此齊家則家齊以此治國則國治
以此平天下則天下平與先生爲之首肯〔貫串會通可知心胷開豁〕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
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
於左毋以交於右此是絜矩即是取之左右逢其源舉
一左右而前後上下在其中也
絜矩之道與左右逢其源不無生熟之分絜矩是求其逢
源左右逢源舉絜矩見成後言也自得是知止后光
景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是居之安安而后能慮是
資之深慮而后能得是取之左右逢其源
不博學詳說固不能反約博學詳說者又不可不反約也

孟子說 十

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二句原不相斷蓋不得君子之存所
以有庶民之去有庶民之去安得不賴君子之存君子
存之非止自存正自存以存庶民之去也若區區自存
是獨善矣豈所以爲舜禹諸人世人知救人使人免
於禍患免於死亡聖人救人直使免於禽獸正所以使
其免於禍患死亡也若止求免於禍患死亡恐必不得之
數矣人禽之分即生死治亂之分不計人禽也亦不
計生死治亂乎如一計生死治亂則人禽之介不得視
爲迂緩矣
明物察倫舜之所以惟精由仁義行舜之所以惟一明
於庶物所以庶績咸熙察於人倫所以爲人倫之至

由仁義行是性之行仁義是身之此定說也羅近溪以爲
誠僞王霸之分推求過矣
當時人不惟不肯行仁義並仁義且不肯言孟子一則言
仁義再則言仁義謂言仁義猶勝不言者今止欲人由
仁義行並行仁義者亦且抹殺誰復肯行仁義乎不行
仁義又誰復肯言仁義乎貽禍仁義者似大恐非聖賢
之所以立教也
問禹何爲獨惡旨酒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
宇雕牆禹皆惡之孟子指旨酒爲禹所惡舉一端其餘
皆可推也
立賢無方正是執中一端所以紹先聖啓後王者皆在此

孟子說 十一

有方無方是後世治亂大關頭
詩亡無泥註止作雅亡如天子不巡狩太史不貢詩則國
風亡諸侯不朝會則小雅亡公卿不獻納則大雅亡辟
公不助祭則頌又亡春秋又安得不作
春秋未經夫子筆削便與晉之乘楚之檮杌一般其事則
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及夫子取其義而筆削之便爲王
者之迹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
問舜禹諸聖何多言心性工夫不言經濟事業孔子專言
春秋又不言心性工夫何故曰舜禹諸聖皆在位者人
皆知其功業心學精密未必知也孔子無位學教萬世
心學人誰不知大業人人未必知也故於舜禹諸聖多

言心性工夫見持世者何嘗不存心於孔子則專言春
秋作用見存心者未嘗不持世治統道統歸於一也

君子之澤小人之澤俱五世而斬澤字休看作德澤教澤

德澤教澤寧有斬之之理即禮記口澤手澤之澤也如
此看方於斬字有情

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是一失脚爲千古恨可
惜可惜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是再回頭
是百年人可喜可喜（寧令人喜勿令人惜）

掩鼻而過爲今日蒙不潔耳一悟而去其不潔則可爲前
日之西子者尚在也惜哉西子何可使人然掩鼻而過
可祀上帝以今日齋戒沐浴耳倘齋沐稍懈復猶然前
日之惡人也危哉惡人可不鼓後力而日日深修

予雖生平進修不力幸未至大失脚也曾爲詩二首以自
勗之曰四十年來白玉身將塵垢汚元神千秋萬古

程途遠天眼人眸照鑑真四十年來白玉身快休拋棄
穢泥濱生平勤苦知多少一旦丟來惜殺人

循理則無難事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
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故者以利爲本
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所惡於智者爲其
鑿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如智者若禹之行

孟子說　十二

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
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治水治曆是天下大事又天下之難事循理可明他可知
矣〇二典命羲和齊七政只是個苟求其故禹貢一篇
只是個行所無事

問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曰良知即
是獨知時此知之外更無知誰人不有良知在知得良
知却是誰智者何如爲鑿曰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
鉢效貧兒何如行所無事則智大曰只從孝弟爲堯舜
莫把詞章學柳韓（肯學柳韓還是好的）

問或謂以德報怨孔子說何以報德不如以直報怨以德
報德孟子謂橫逆之來君子則三自反夫橫逆怨也自
反而仁而禮而忠不幾以德而報怨乎孟子宗孔子者
其言不同何故曰程子謂孟子有功於孔子觀此章信
然孔子說以直報怨孟子三自反正說以直報怨之前
工夫蓋怨之一字是自家無一毫不是而人以怨來施
方可謂怨若自家先有不是而人以怨來施乃報施定
理豈人無故以怨而施我乎孟子恐人先有不是拙待
怨來不尋自家不是只怪人之怨我故說橫逆之來不
可就認爲以怨加我想是我有不仁無禮自取處及自
反得有仁有禮了他仍以橫逆施還不肯怨他想我仁
禮之心猶有未能盡處及自反得忠了他仍以橫逆施

孟子說　十三

比方是他來施怨了。我則付之以妄人禽獸而不忍與之校也。何等直也。使無孟子之言。則我有招怨之實而不覺。止怨人之施怨。以怨報怨。認爲以直報怨。以直報怨。蓋在三自反之後。三自反之功。蓋在以直報怨之前。故曰孟子有功於孔門大矣。又異不同之有。

禹稷顏回同道。不是爲禹稷表德。全是爲顏子闡幽。何也。禹稷功在天下萬世。人皆知之。但不信顏子能爲禹稷耳。故孟子與禹稷並言。與孔子許用之則行同意。

曾子子思同道。亦是專爲曾子分疏。蓋子思忠義自可無議也。曾子一去。以乎恕然無情。惟孟子信其與子思易地則皆然。何以証之。曰自其千萬人吾往。臨大節而不可奪處信之。

齊人章。非是孟子憤激笑罵。亦非滑稽恢諧。全是一腔怵惕惻隱之心。發爲憫憐哀矜之口。孟子之義氣發處。正孟子之仁心露處。若以憤激笑罵。或滑稽恢諧釋之。舛千里矣。如此洗發。方是亞聖知己。

萬章上篇

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二節。真盡出個蓁蓁齊栗樣子。令天下後世看。大有存[illegible]入少則慕父母節。是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納註疏。大舜真是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以慰父母。非舜慰父母。人見如是之子。爲親者令廢大倫。

無不指摘帝堯之心。必不快於瞽瞍。一不告而娶。再得有共吾而事親者。成吾親之慈。延吾親之後。誰復於吾親而加指摘。即帝堯亦爲吾親而嘉悅。其所全者大矣。比舜之所以睿智處。即舜之所以懇惻處。總是得親順親。縱身慕親。

問堯之知舜。在克諧以孝烝烝又不格姦之後。萬章又謂知舜後有焚廩浚井之事。何也。曰。自四岳薦舜時。四岳已見其烝烝又不格姦矣。此舜之過化也。此後又有焚廩浚井之事者。是見一家小人反復變態。不可測度。又能使之底豫忸怩者。畢竟爲聖人所化矣。

家人日謀殺舜。決不止焚廩浚井二事。舜之處家。亦決不

止焚捐二事。括二事。其平日他事皆可知也。

瞽瞍必欲殺舜者。以舜爲人不類已也。其愛象者。以象爲克肖也。從來庸人識見顛倒。多如此。

父母使舜。未嘗不在側也。父母欲殺。又不可得而殺也。爲父母之使。所以盡子職。不可得殺。所以不成親之惡。欲成親之美。委曲以盡子職也。一家日夜圖謀。驚詐多端。竟不得出舜範圍。舜真仁矣哉。神矣哉。

上二章。雖贊舜之孝。而堯之所以爲堯者。亦自可見。

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後世郡縣之制本諸此。本朝於諸侯王亦然。似覺遠勝封建矣。

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不惟讀詩
爲然讀書當如此讀四書當如此讀諸書所當如此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此惟
論大舜則然人子皆欲如此則不能也竊意孝子之至
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道義養爲聖賢父母
之至也以道義養養之至也此則人子皆可能也

堯以天下與舜二章非匹匹明禪繼之義總是見上天之
權尊聖人之心乎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與上並沈同以其私問章恭看理
更明白

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
而不與焉

孟子說　十六

問孟子謂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是天
有意生朱均之不肖有意生啓之賢矣竊意三聖皆有
大功於天天何獨厚禹而生賢子不厚堯舜而生不肖
之子且朱均啓賢不肖皆由天生而孟子性善之說復
何謂曰天生人何人不善朱均亦極聰明與啓生來原
是一樣他不肯脩爲所以不肖不肖則失天心矣天
故使舜相堯禹相舜歷年多施澤久而受堯舜之禪也
啓肯脩爲脩爲則合天心矣天故使益之相禹歷年少
施澤未久而以天下傳之子也使朱均而肯脩爲天決
以待啓者而待朱均也使啓不肯脩爲天決以待朱均
者而待啓也舜禹益相去久遠正因其子之賢不肖也
是得天下與不得者皆天主也賢不肖非天主也若以
賢不肖皆爲天主則失孟子意矣

朱均啓三人生來皆賢皆有天子福分緣朱均自甘不肖
自甘不有天下啓之後來有天下啓之本分事也

天生朱均爲天子之天心即欲他得天下朱均不肖不
足君天下天亦無如之何也

天命實因人事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啓賢能敬承
繼禹之道此人事之不同也故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
歷年多施澤久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未久此天命
之靡常處

孟子說　十七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皆習
也非性也

莫之爲而爲者天也天是人之主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命
是天之心天心不爽所以可畏若看做氣數偶然則謬
甚矣

問繼世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朱均不肖未必如桀
紂之甚天廢之何故曰朱均當日不曾爲桀紂事若以
天下托之則桀紂之事未必不做出也何以知其做出
桀紂事曰桀紂只是一傲字做成丹朱之傲安知不爲
桀紂之事乎周公不忍預料兄之惡而使監殷堯舜何
預料子之惡而遂不傳以位曰使監之時管叔尚無叛

心周公何從而知安得不使丹朱之傲堯明知安可明
知而明為哉周公不知故使之堯舜明知故不傳堯舜
周公其心一也
竊疑丹朱天子之子也承堯命而事舜於畎畝之中堯以天
下傳之舜父在無怨父崩不爭遜想其人蓋亦三代以
上人物寺想
伊尹先知先覺先正謂知謂知其事覺謂覺其理知字淺
覺字深予謂知謂知斯理覺謂覺此事何也如人睡初
醒覺也覺後之知知也覺字宜淺知字宜深故伊尹惟
以先覺自任
伊尹章當看數天字二使字明白方有頭腦尹既為天民

先覺天使之覺知斯民則堯舜之道天道也安得不樂
千駟一介道義所在天命即在安得不嚴天心厭亂有
心欲治安得不應聘而輔牧宮造攻得罪於天天欲誅
者又安得違天而貸視身為亮天工之身安敢不正而
辱之而肯區區割烹要湯為耶
天之道在堯舜樂堯舜之道也樂天也取予必嚴為天而
嚴也始聘不出看天意也三聘而出承天意也伐夏救
民為天而伐之也而尹一毫不自專書曰天工人其代
之尹益真其人乎
舊看引伊訓十鄰似與上文不聯細味章內數天字方知
引伊訓者獨有情也

問堯舜揖讓者也尹樂堯舜之道何為放伐曰放伐正放
伐不堯舜者也伐一不堯舜者而真為堯舜者主世矣
正見其有功於堯舜放一不堯舜者遂一變而為堯舜
矣尤見其有功於堯舜然總是善承天意有功於天

問子路不悅夫子見南子見公山見佛肸喜浮海及彌子
瑕有主我得衛卿之言何為即告曰子路行行人也始
焉行行於避世故見南子不悅見公山不悅見佛肸不
悅一聞浮海遂喜動顏色間也故夫子裁之曉之後來
因見得不該避世故行行用世遂以彌子之言告夫子
始焉一於忘世既焉一於用世是可見聖人無可無不
可而賢人未免滯於可與不可之間也大程夫子語謝

顯道曰與賢說話却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
怕人執着一邊嗚呼難矣
纔說該濟世人便向徇人處做纔說該潔己人便向避世
上做聖人之用心是而人之會心處差也
孔子既說天生德於予何為又微服過宋曰聖人知天未
嘗不盡人事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信其在天也
微服過宋盡其在己也
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小人自謂有權子路以告孔子曰
有命見操之自天其權不在小人與答王孫賈媚竈同
意
孔子曰有命是聖人知天處進以禮退以義是聖人畏天

處得之不得曰有命是聖人合天契天處
梁無知看此篇嘗云此篇可謂經中史也看他辨堯舜禹
處便消天下後世多少篡逆之禍辨尹孔奚處便過天
下後世多少干求之風眞以文字爲功德也其有功於
名教不小〇先正謂盡心篇爲達天之書予謂此篇爲
達天之書更爲明亮

萬章下篇

聖人全體皆備清任和乃其全體之一端夷得聖人清之
一端尹得聖人任之一端惠得聖人和之一端故爲聖
之清聖之任聖之和
味不忍居也則夷非遯世可知故爲聖之清味不忍去也

則惠非玩世可知故爲聖之和
清任和自孟子評之則然其實夷不自知其清也尹不自
知其任也惠不自知其和也三聖各以己之所行爲道
之至極至當者耳
初學先有伯夷風味方可漸識其他故孟子每贊評群聖
先首舉伯夷
孔子未嘗不清也但一清不足以名之也未嘗不任也但
一任不足以名之也未嘗不和也但一和不足以名之
也當清而清當任而任當和而和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故曰聖之時此之謂君子不器
孔子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故曰君子而時中聞何以故曰

上律天時學而時習之
聖之時與時俗之時萬萬不同肯遠超時俗之時者方可
識聖之時
孔子聖之時是而時出之孔子之謂集大成是溥博淵泉
〇孔子聖之時者也全體是一部周易
一念有始終一言有始終一事有始終一生有始終其間
都有條件文理故始終字要活看
三子不是全無智知清知任知和不得如孔子性光無所
不照三子之智譬之燈光星光月光孔子之智則如日
光常圓常照常周徧也
聖人之學非智巧者不能傳純王之治非智巧者不能奏

自孟子以機變之巧爲無恥周子因而作拙賦談道者
類厭巧而尚拙矣蓋以拙爲是以巧爲非也予則以爲
不必然使吾所圖果在天理耶則智巧正天理中之妙
用所以成身者在此所以成物者在此拙特用之固聰
明聖智而已吾所圖果在人欲耶不惟智巧一毫不可
用即呆呆蠢蠢之拙亦奚貴哉安可止曰巧也拙也而
不辨所以爲巧拙者
巧是性中良知良能但一率其本然用之以作聖一拂其
本然用之以作狂非巧之罪也用之者失耳幾變之巧
一轉頭便是孔子集大成之巧但惜人不肯轉頭耳
伯夷伊尹下惠與孔子天資本是一樣用功眞切與孔子

亦是一樣三子得孔子一端孔子集三子之大成者只
緣孔子智巧高出三子三子智巧讓孔子也又不是三
子生來智巧不如孔子孔子智巧强如三子緣孔子天
資高又多講學工夫所以智巧獨高所以得集大成三
子天資與孔子一樣此孔子講學工夫則少所以智巧
讓于孔子只以性之所近著爲當然偏向一邊去做也
若使孔子不講學畢竟亦是聖人但不得爲大成使三
子得同孔子講學決不以清任和一德終矣品格如三
子也不可少講學工夫況其下乎

孔子聖之時章是內聖周室班爵祿章是外王

班爵祿之制是一部小周禮全重天子一句

朋友居五倫之末正以維持四倫之失補救四倫之窮如
五行之有土五常之有信也蓋非土則木火金水不得
生成非信則仁義禮智皆爲虛假友之不可無如此韋
布不得友得失在一身猶不可王人不得友則得失關
天下矣如之何其可乎故孟子此章不是明朋友之倫
實以釀地天之泰撥亂反治大機權也勿區區止作友
道看

韋布友韋布公卿友公卿侯王友侯王此僅足見友道之
常惟侯王公卿樂道忘勢使韋布亦樂道而忘人之勢
方于草野可起沉淪之色于廟堂可隆喜起之風于海
內可示道義之歸于後世可垂觀摩之則此方可成友

道之大故易之否泰謙比詩之鹿鳴白駒人主益不可
不三復云

或問治道曰公卿法孟獻子小國之君法費惠公大國之
君法晉平公天子法堯天下不患不太平

下交賢人君子此人主之美也千求王公大人此士人之
羞也上驕下諂因而成世道之否故孟子後上下多不
知友道因而多不成世道光武之客星照烈之魚水與
夫白衣山人之相忘令人千古不能不遐思也信乎友
道之大也○卑禮忘勢必須眞得賢人君子方於君德
有補吾道世運有光若知人不眞誤加小人流禍滋大
故知人尤亟 惟帝其難

問友章欲人君知尊賢之道也交際章又欲士人知貴貴之
道也不然人君方尊賢下士而士人反逃倫避世或驕
亢忤時如漢末諸賢之爲又非聖賢中庸之道矣○尊
賢是天道下濟而光明貴貴是地道卑而上行

交際章前半是交際中自有中庸道理後半是仕止間自
有中庸道理孔子其榜樣也○問平公不以亥唐爲賢
也何爲入坐飲食唯命既以爲賢也何爲不共天位治
天職食天祿曰彼蓋以亥唐雖有德可敬其材幹未必
眞可用也故止以隆禮優貌示尊賢之意揚下士之風
不肯虛心以委任耳使其委心而任寧止平公而已哉
戰國之君于孟子皆是此等見識此等待法此戰國之

所以止于斯也。故此章後不足于平公。

不託章、不貴養賢而貴舉賢。

自問友至不見諸侯、共五章書、凡國之所以待士。士人之所以自處者。至精至的。至詳至明。孔子聖之時者也。光景宛然畫出。國君、爵、神、可以澤當時。傳後世。士人、爵、神、可以樹品。格、建、事功。不此之圖。而泛言學術事功。學非學、而治、不成治也。言有微據、斷非欺人。

在一鄉則爲一鄉之善士、即友一鄉之善士。在一國則爲一國之善士、即友一國之善士。在天下則爲天下之善士、即友天下之善士。不但此也。古人爲善於鄉國天下者。吾從誦讀間以論其世。皆可得而友也。此可見德之不孤。友道之大。圓滿流通。無所不透。以前二篇、都是上論古人實事。此章乃其結語。漸進之說不通。

鄉國天下之善士。即今世古人、詩書所載古人。亦是昔之爲善於鄉國天下者。吾于當世善士、則糾其失、揚其善、白其心。成其美。相切磋矣。于古人之差而正之。即是古人料失之友。古人之德而贊之。即是古人揚善之友。古人未發而闡之。即是古人自心之友。古人欲爲未爲巳爲未成者而代爲代成之。即是古人成美之友。誰謂古人無賴於我乎。此之謂尚友。此之謂神交。

友鄉國友天下友古人。總是欲完成一善。

當與前面萬章問友章合看。前章是友道流通上下關係世道。此章是友道流通今古。圓滿性靈。誰謂友可無而不可尚也哉。

告子上篇

告子不是以性爲惡、亦不是以性爲善惡混。其意以性中原無善惡。人必爲善。方可成善。如是說則所爲與所性判然二矣。故孟子以戕賊二字駁其爲字。○仁義即性也。告子不知。故有紛紛之說。○以杞棬比仁義。告子亦以仁義爲美。但不知仁義即性也。爲仁義即盡性也。

孟子欲人仁義。告子亦欲人仁義。但告子以爲性中原無仁義。孟子以爲仁義即是性體。人皆以性中原無仁義。則爲之也苦而難。人皆以仁義即是性體也。則爲之也樂而易。告子本心不欲禍仁義。不知一出言便是禍仁義。

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清濁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清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清。今夫水。泥、水投之。即成泥水。糞穢投之。即成糞穢。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孟夫子以上下言。予以清濁言。

上天生人。人受此生。四體爲生之形。充滿流行。爲生之氣。運動作爲。爲生之脉。知覺明睿。爲生之靈。所以考其善不善。從善安。從惡不安者。爲生之理。生之形生之氣生之脉生之靈。謂性之附麗。性之作用可也。直指爲性則

不可矣告子蓋以形也氣也脉也靈也認之爲性而生之理則不知也故孟子直以生之理爲性○生之形生之氣生之脉生之靈都是二氣五行生之理是太極故二氏從二五上下手聖賢自太極上歸根（今之學人能解此語否）

羽白也雪白也玉白也白雖同所以爲白者則不同犬此生也牛此生也人此生也生雖同所以爲生者不同試參求其所以不同者何在則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不了然乎則生之不可直謂性也不更了然乎

玄門名其學爲養生衛生尊生却是道其本等可謂名實相稱禪宗直謂見此生爲見性則過稱矣

告子論本體是無善無惡論工夫是不動心中國之有禪宗蓋不待漢明以後有也

以理言人與物理同而氣異以氣言人與物氣同而理異就異處觀見人道之尊就同處觀見斯理之大

食色性也告子全不知性仁內也非外也告子全不知仁義外也非內也告子全不知義孟子先放過他論性論仁之謬止駁論義之謬望其一處解他處皆可解也此正循循善誘處告子乃甘心迷復狐負多矣

性也者心之體也情也者心之用也才也者心之能也人才原有大小大才可爲大善小才亦可爲小善才何嘗不善太才爲大不善小才爲小不善是人將本善之才作不善用了豈才之罪乎才情皆善則性之善可知

宋大儒有氣質之說暴棄者不免藉口其實才即所謂氣質也氣質簡固可以成天地之能氣質愚亦可以蓀天地之朴氣質剛固可以任天下之事氣質柔亦可以免天下之非善用之氣質皆爲善也智用之於人欲愚用之於天理剛用之於爲惡柔用之於爲善是人壞氣質非氣質有不善也氣質且皆善則性之善可知

性無不同其則實異不能不同者理之一也不能不異者分之殊也分雖殊總之皆爲善之資

昔人嘗言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予謂願人常行好事便是願天常生好人不然人性皆善天曷嘗不生好人只是人不行好事爾

天生萬物不齊總之皆欲備天用也天生萬人不齊總之皆使代天工也一物用之不善即爲暴殄天物一人不爲善用即爲暴棄天工

穢如糞可以生苗毒如蛇蝎虎狼可以入藥可以識天意矣可以知性善矣

如三說則人之爲不善者皆可歸咎于天如性善之說則方可責人之失其初望人之復其初人更無躲閃處

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厥有恆性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觀此則性善二字豈孟夫子之創說也哉不過因而述之耳其爲千古識案無疑後之學者稍更一字則爲名教罪人無疑

觀麰麥之同可以知人之同人之形體皆同心同可知

口之於味有同嗜焉病者口苦竝不嗜易牙之味也耳之於聲有同聽焉病者耳聾竝不聞師曠之音也目之於色有同美焉病者目眩竝不見子都之美也心有同然迷者亦竝不知聖人理義之爲美也口耳目病也或自憂或憐人心之迷不然理義也其失其苦較口耳目之病者萬倍矣盍知所以自憂乎盍知所以憐人乎不自憂是大愚人不憐人是大忍人

世上有快吾口者有快吾耳者有快吾目者難道無快吾心者快吾口耳目者求得之快吾心者不知求惜哉天下第一種受用竟不得一咀嘗也眞是醉生夢死生死堪憐

孟子說　廿八

口耳目之受用其趣卑汚不長久且有禍患心之受用其趣高潔耐長久終身終古安享無窮

問世人求得口耳目之欲不惟口耳目快心亦快甚亦可謂心上受用曰否因得遂其欲而快此人欲橫行人心惟危之心作主心喪矣安可謂心問心何在曰快口耳目之欲時或見正人而色沮或聞正言而生慚或對上天神明而恐懼此乃道心惟微吾人本來之眞心也

問世人得快其欲止覺其快見正人聞正言對天神亦不沮不慚不恐也不亦快甚與曰且看他結局處何如怕有大不快者在也

國大則伐之者衆近郊則伐之者易此心日與紛華世味爲構鬭誰能必其不戕伐故遠俗避累爲初學第一義愼勿曰居塵不染借境鍊心自誑而誑人也

三存守宜着眼存乎人者存守天理原自存也夜氣不足以存存守人欲失其存也操則存存守欲人知所存也

放其良心者心馳逐乎物也牿亡之矣物拘係乎心也心馳逐物時天君畧有權在物役心時則大權倒授今欲心皆化爲欲矣故日亡

且且每且也卽是每日鷄鳴而起孳孳爲利

日夜之所息二息字專指歇息言生息意在言外物欲息處便是天理生處

孟子說　廿九

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卽孔子所謂性相近也則其旦晝之所爲有牿亡之矣卽孔子所謂習相遠也○平旦之氣二句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夜氣指天地之氣平旦之氣指吾人之氣將動而未離乎靜也至人每于此研幾○論定理心宜主宰乎氣氣特拱護乎心今心不能主宰乎氣反借氣滋養矣竝氣之滋養者不能存焉不亦孤負此心孤負此氣也哉

平旦之氣浩然之萌芽也說夜氣旦氣是孟子令人知求氣勿暴氣善養浩然之氣處

日夜之所息靜也旦晝之所爲動也聖賢天理爲主日夜之所息是靜時天理凝旦晝之所爲是動時天理發世

人旦晝之所爲是爲𣌭日不足也日夜之所息是人欲斲
時休也聖賢爲也息也皆是豈人爲非猶幸一息並其
一息失之良可哀哉 問既有夜氣何不足以存曰天
之有夜俾人爲惡之稍息也牿之反覆魂夢亦復紛馳
天不絕人其如人之自絕于天何
陳白沙先生每謂靜中養出端倪本於此章
聖賢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時時清明時時如神以造化言
一歲有清明時一日有清明時此時是人畜關竅故孟
夫子提出示人其實又不自孟夫子始也書曰夙夜維
寅直哉維清又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人惟從此
透出消息通晝夜在此了生死亦在此

好惡與人相近人字決指聖賢言蓋惟聖賢方是人其餘
不得爲之人 平旦之氣二句情不離性也微甚危甚
且晝之所爲則任其後來之好惡不顧且晝之好惡矣
眞是危者愈危微者愈微
不知良心消長景象請看萬物消長景象故有苟得其養
一條物皆然心爲甚故有操則存一條對放其心者言
操有操守操練二義惟能操守方可操練
則操守意尤重出入字亦根操舍來蓋此心一出則爲
人欲入則爲天理也無時見時時皆可操心無鄉見處
處皆可操心 此心一入天理存也此心一出天理發
也出入皆善出入何妨此就大聖賢養成說此章對衆

心人說欲令其操守復令其操練決以入爲是出爲非
也參透此章之旨方許讀剝復二卦
不智章首節是君心存亡之由二節是國家勝負之由當
與上孟戴不勝章合看易之否泰二卦亦是此意
或曰易生之物不指植物即指動物如鳥卵之類暴即鳥
母抱覆也寒即置之冷處也此舊說似有情趣請栽于
知者
齊王日與列國侯王奕孟子國手不止一奕秋也滿盤輸
卻其故何可不思
人皆欲生惡死不知人有眞生死有僞生死眞生死心之
生死是也僞生死身之生死是也身之生死且可輕況

養身之萬鍾乎
試觀古來不死人其當年宮室妻妾何如 試觀而今宮室
妻妾人死後畢竟何如可令熱心一冷
人有碌碌庸庸草木同腐者有遺臭[illegible]同歸即孝
子慈孫不能掩飾者有芬入齒頰生人敬仰山川藉以
生色千古常如不死者其故何在何可不思有心人斷
不肯從宮室妻妾斷送了一生
欲濟所識窮乏較爲宮室妻妾者清濁有間矣然失了自
家禮義以濟他人窮乏恐聖賢不肯如此之顛倒也
聖賢欲濟人若令壞了心地卑了品格他卻斷然不肯
係戀物欲決存不得天理顧盼世情亦存不得天理欲存

天理須將物欲世情一刀兩斷
旦旦而伐梏之反覆全爲宮室妻妾之故也若知理義之
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安得至此
孟子謂萬鍾何加彼蓋謂宮室可以從此加美也妻妾可
以從此加奉也窮乏可以從此加悅也人情至此眞不
容已不得不如此矣小人眞是欲罷不能孟子示一已
字便是下手一字訣所謂纔肯回頭便是岸也
仁人心也非禽獸之心可知義人路也非禽獸之路可知
舍其路而弗由所由者禽獸之路矣放其心而不知求
所具者禽獸之心矣人也由禽獸之路具禽獸之心失
其所以異禽獸者醉生夢死不亦良可哀乎猶士有雞

孟子說　三

犬放而知求之一際在若知以求雞犬者而求放心則
卽此可以脫禽獸而爲人也聖賢學問不過如此而已
矣何也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做人不做禽獸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仁人心義人路也舍其路而
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庶民去之學問之道無他求其
放心而已矣君子存之
惟有人的心方問得人的路故上文並言仁義下文單言
求放心
聖賢學問敎人致知知何在知求放心也此便是先知覺
後知
世人奸巧件件都醒只不醒自家心是人心是禽獸心自

家路是人路是禽獸路眞是一片皮裹一包氣血幾塊
骨頭饑能食渴能飮能着衣冠能縱嗜慾無補於時無
聞於後生虛生死枉死豈不可以痛哭流涕故孟子言
其可哀與哀孺子入井一樣罵得痛切奈人終不悟何
人之知求雞犬也得無以雞犬之營可以司晨守夜雞犬
之寧可以爽口養體乎寧知心無不照豈止一司晨之
雞爲萬化主豈止一守夜之犬理義之悅又豈止一芻
豢之味也哉知求彼不知求此眞是大惑終身不能解
矣
求放心是學問主意學問是求放心工夫能求放心纔成
學問從事學問心何處放

孟子說　三

問先學問以求放心乎求放心而後學問乎曰先學問而
求放心是博文約禮先求放心而後學問是尊德性而
道問學孟子之意何如曰孟子之意亦從事問學者知
求心爲主也
求放心三字可以保平旦之氣完赤子之心此作聖之要
宋儒明儒俱有發明眞切者在朱夫子則曰試於未放
之前看何如已放之後看何如復得了又看是何如自
然習熟此心不至於放又曰孟子敎人求放心又欲擴
充四端於心之在外者要收入來在內者要推出去一
部書皆是此意在王觀濤則云細言之一念少差卽謂
之放終身不違乃深於求粗言之一息還元卽是已和

一知所求。即不謂放。在徐悉齋則云、虛真學問之祖也。只是心上用。精一工夫。孔顏學問之宗也。只是心上用。論工夫。在徐筆洞先生則云。心未放而守之。此純養之學問也。將放而防之。此慎獨之學問也。既放而挽之。此善反之學問也。四說可謂發揮無餘蘊矣。

求其放心數放字。俱指此心奔馳外物言。是極不好字樣。程子又言放之則彌六合。邵子又言心要弘放。俱不指此心流通天下言。陸象山又言非全放下。終難湊泊。不指放舍一切才情世味言。此數放字。又是極好字樣。與孟子放其心放字。原另是一義。判然不同。若用之以作正解。則又差之遠矣。

孟子說

無名之指章。本富歲章來。拱把桐梓章。本山木章來。對一指則言心。對桐梓則言身。一也。

指之屈。非疾痛害事。心之屈。則疾痛害事可知。問心因何而受屈。曰。只是爲宮室妻妾窮乏得我。束縛糾纏。而羞惡之良。不得稍長。如此則且不論先得不若聖人。勿喪不若賢人。即一行人乞人。皆不若矣。

不甘嘑爾蹴爾。行人乞人之心。偶仇一爲宮室妻妾富貴人之心。常屈。

桐梓何知養。勿以斧斤伐。牛羊牧。此身何以養。勿使旦晝而伐。牿之反覆。

求放心三字。世人視爲拘甚。苦甚。不知放其心則心受累於物欲。心自失其生機。今求者正欲其伸於萬物之上也。正欲得其生生之機也。味伸字生字。則求放心爲最快最樂之事可知。故求放心章後。有一指拱把二章。

世人養身。不過以宮室妻妾膏粱文繡。養其血肉有盡之身。聖賢則以仁義忠信。養其道德不朽之身。此惟可與知者道。故各章言知字。真是先知覺後知。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形色。即是天性。

磨不可無樞。舟不可無舵。人安可無心。敬以存心。是安磨樞。定舟舵也。

耳目。天官也。其初亦甚尊。後蔽於物。則失其尊而不可名

孟子說

爲官矣。亦名之以物。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則心亦化爲物。心化爲物。其小可知。故爲小人。

人欲之於天理也。始則蒙蔽之。再則勾引之。終則攘奪之。天君盡失其權矣。雖欲不爲小人也得乎。

此天之所以與我者。言耳目心皆天所與。天與耳目。令其聽從於心。天與人心。令其主宰耳目。心主宰乎耳目。是先立乎其大者。小者不能奪。耳目聽從乎心。是從其大體爲大人。

問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大人先立乎其大。同異何如。曰。聖人先得。謂完心在衆人之先也。大人先立。謂立心在未動之先也。惟能先立乎大。便先得我心之同然。對凡

人言則曰聖。對小人言則曰大。一而已。○立、竝立也。從依從也。惟能立大體。斯能從大體。故能成大人。先立乎其大、卽子思所謂存養未發之中。小者不能奪、則發時自然中節。故宋儒陸象山先生生平得力在此。當時說者有曰。除了先立乎其大。再無本領。先生笑應曰。誠然。嗚呼。所見所養卓矣。周子主靜立極。卽先立乎其大之說。而程子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此後楊龜山教羅豫章。豫章教李延平。皆令靜中看未發氣象。而陳白沙先生每言靜中養出端倪。皆是此宗。與玄禪之靜。又實判然不同。尋靜而誤入玄禪窠臼。則差若、恐誤入玄禪窠臼。竝吾儒卽有家珍

孟子說　兲

而不知、尋。則、終身不能入聖賢之室矣。學不止在尋行數墨。酬應世情。有志者体自貌懼之。荀子書有云、耳目鼻口。形各有節。不相能也。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故君子清其天君。正其天官。此荀子書最粹最確者。可爲此章註疏。又象山詩曰、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擧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自沙詩曰。斷除嗜欲想。永撤天機障。身在萬物中。心在萬物上。學人請三復之。從大體。不惟愛大體。小體亦各得其所。從小體。不惟不愛大體。卽小體亦難保其安也。如信不及。請看存心人、其耳目形體終何如。從耳目之欲人。其耳目形體終何好

孟子以從大體爲大人、從小體爲小人、世人則惟知公卿大夫爲大人耳。何也。以其爵。以其貴也。不知此特人之爵人之貴耳。若以爵言貴言。又自有天爵良貴之眞正大人在也。忠信不在仁義外。卽是眞仁眞義。此性善也。樂不倦。此情善也。惟能樂之。方能飽之。令聞廣譽。俱從此生。令聞廣譽是道德品望。非世俗聲華。○孟子本意不是使人有天爵良貴盡棄人爵。不爲公卿大夫。是見惟有天爵。方可感召得人爵。方可膺受得人爵。卽無人爵。當世自有任其欲者在我未嘗無天爵良貴在也。欲貴者不過欲爲公卿大夫食膏粱被文繡耳。不知人能

孟子說　吉

予我。亦能奪我。到底非長久之物。自我原有大於公卿大夫者在。原有美於膏粱。華於文繡者在。若肯開眼尋求。方知名教自有眞樂地。聖賢自有眞受用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人爵卽是天爵。公卿大夫。都是代天工者。自後世擧錯賞罰不公。天爵人爵。不免分而二矣。○天爵人爵合一。天下自然治平。天爵人爵差謬。天下必至危亂。天爵人爵顚倒。天下必至喪亡。自古至今。驗之一毫不爽。收天下春歸之肝肺。是飽仁義。苟吾心之春通之垓埏。則令聞廣譽施於身。紫陽詩曰。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仁不仁在自家心上說。仁是天理。不仁是人欲。此是以水火判此心理欲消長之機。當與下論先復章參看。

終亦必亡而已矣。言人爵不能安享而亡也。是棄了天爵。人爵無結果處。亦終必亡而已矣。書人欲不能安享而亡也。見喪了天理。人欲無結果處。

脩天爵。要人爵。得人爵。棄天爵。世人自謂伶俐太甚。自孟子看。則可謂惑之甚矣。何也。惟有天爵。方好享受人爵。既棄天爵。恐無以享受人爵者。則人爵終亦必亡而已矣。能空空終享哉。說到此。眼不得不爲之開。膽不得不爲之寒。念不得不爲之轉也。既明知棄天爵而人爵必亡。則雖欲棄天爵而有所不敢矣。此孟夫子一片苦心。

亦終必亡而已矣。不是天理亦終滅亡。若說天理亦終滅亡。彼不仁者。恣情縱欲。亦甘心聽其滅亡也。曷足喚醒其心。彼與不仁之甚者。自謂勝了天理。人欲可以安享。而遂其不仁矣。不知使人欲勝了天理。人欲亦終不能安然享也。亦終必亡而已矣。說到此。欲不得不淡。膽不得不寒。眼又不得不爲之開也。雖欲不爲天理作主人。有所不敢矣。此又孟夫子一片苦心。

從來君子勝小人。如水勝火。然以一君子敵衆小人。猶以杯水救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助小人之甚者也。然從來害了君子而小人得終享富貴者能有幾哉。故曰亦終必亡而已矣。

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何如可以使之熟。曰。常使日夜息。雨露滋。勿使斧斤伐。牛羊牧。

一篇書。都是孟子示人穀與規矩處。不知學者肯志於穀與規矩。而不相孤負否。此一篇書之結語也。言有盡而意無窮。解此篇。予亦覺多言矣。雖然。亦只舉一隅。請會心者三隅反焉。

告子下篇

飲食男女。人事也。其中原有天理爲之節文。所謂禮也。聖賢人事中天理爲主。人事方成人事。任人丟過天理而單言人事。將使人欲勝而天理亡。人道同於禽獸而不可救藥矣。○任人是本于告子食色性也來。告子前篇論易牙之味。嘑蹴簞豆。口腹膏粱。俱是破他食字。妻妾之奉。俱是破他色字。○試看從來棄了禮義。貪食好色的人。食色能安享否。到底能無禍否。自家心能不愧怍悔恨否。便知人欲天理輕重之分矣。

此章當與仁之勝不仁章互看。

告子任人。人可殺。言可火。何也。遺禍于人心世道者不小也。

此孟子判別理欲消長。關係正自不小。不可止作辨論看。與前一篇俱是道性善。曹交章以下至此篇末。是言必稱堯舜也。細味之自見。

九尺四寸以長。交非自誇形體。正恐負昂藏耳。

若論堯舜才幹事業。人人安能得齊。若論堯舜心體。人人生來都有。然堯舜之所以為堯舜。却只論心體。不在事業才幹上論也。章內數為字。數而已矣字。俱宜看。眼

徐行後長。是一事。堯舜事事都照徐行。全體便是堯舜。惟堯舜洞澈孝弟之本源。惟堯舜妙孝弟之作用。惟堯舜則孝弟不陷于偏小。惟堯舜則孝弟不至于拘泥。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問堯天子也。人何能皆服堯之服。曰。堯之服朴。吾勿尚華。堯之服古。吾勿徇時。堯之服典則。吾勿佻便。堯之服中唐。吾勿拘泥。便是服堯之服。

問行堯之行可矣。何必拘拘服堯服。誦堯言。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是行堯之行者張本。服堯之服。誦堯之言。猶不敢必其行堯之行。則不服堯之服。不誦堯之言者。其不行堯之行可知。若曰吾行堯之行。何必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自欺欺人甚矣。

從前若無聖賢。難道我自不做聖賢。前面既有聖賢。且依他榜樣做。省力許多。若曰丈夫自有沖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非鄉愿之諸俗。則無忌憚者之亂談也。

假館受業。交以道在孟子之身。在孟子之門。視道有定在。有方所矣。蹉過處央多。孟子說道若大路。見隨處有道。隨人有道。不可定在拘方所限也。與天何言。或無行不與同一直捷指點。見孟子滿腔惻隱。若曰交求道不誠。

孟子非之。埋沒多矣。

任人曹交二章原互相發。堯舜是禮重的樣子。桀是食色重的樣子。○人若一重食色。將紾兄之臂。摟人處子矣。安能徐行後長。服堯服而誦堯言。

人皆可以為堯舜。平王作小弁時。亦有大舜慕親意思。後來不終。所以為萬世罪人。故孟子稱大舜終身而慕。

寒怪見生民治亂。世道安危。全在罷兵不罷兵。孟子說罷兵不罷兵。全在利與仁義。蓋上下一心在利。兵雖暫罷。將復興也。若心知仁義。不言罷兵。而兵自然罷矣。此是竈底抽薪。不是揚湯止沸。

不欲不用賢人。不欲用賢不盡其道。而徒欲賢者無益人國。從來衆人之識如此。世之受病有淺深。猶人受病有久近。不論病之久近。遽望一劑而愈。否則病醫者之無術。從來賢者於世亦如此。○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若使衆人識。則亦衆人而已矣。

五霸自以為有功於三王。今之諸侯。自以為有功於五霸。今之大夫。自以為有功於今之諸侯。其實皆有罪而不不自知。孟子一一點破。不惜是定罪案。亦是觸其良知。且示後來勿亂其趨向。其有功於世道人心不小。

以五霸為三王罪人。則三王之真面目方不掩。以今之諸侯為五霸罪人。則五霸之真面目方不掩。

葵丘五命。言有關係。即使三王一坐。訓不過如此。但五霸不

其言未必有其事。有其事、亦必有其心。此所以爲五霸也。假如五霸言如是。行如是。心如是。表裏終始如一。則五霸即是三王。

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其下慎子二章、乃其註疏。二十取一。與許行之見同。故不可行。

亮明亮也。即所謂見眞也。執、執守也、即所謂守定也。見眞，方可守定。

魯欲使樂正子章、與大學秦誓一節中庸舜其大知一章、叅看、

魯欲使慎子二章、是爲將道理。使樂正子爲政章、是爲相道理。白圭二章、是取民治水道理。總本於此心之執持。

尤本於此心之透徹。故有君子不亮一章。

所就三、所去三、君子遭際不同。此間皆有天意。故下章有天將降大任之說。

忍性 性字。非食色氣質之性。即是仁義禮智性善性字。蓋人在困阨田地。不惟一切世味、不得如意。即自家天性良心發動。爲境所阻。勢所限。雖是天性良心。分毫不得直遂。只得隱忍。自信。然性光雖從此少斂。性分以從此少欠。而性體可從此愈透。性機可從此愈熟。一忍之所全者大矣。所以曾益其所不能。

孟子從來不肯以食色氣質爲性。曾益其所不能、非有加於良能之外者也。是從動忍心性中。透出天然自有之能。其能無窮無盡。無方無限。故能爲大聖。能爲大賢。能爲明君。能爲賢相。成天地之能。

生於憂患。非生於憂患之境。而生於憂患之心。心不憂患。憂患不能脫也。死於安樂。非死於安樂之境。而死於安樂之心。心稟安樂。安樂可終保也。可見安樂憂患。皆天所以愛人成人處。善承天者。無往不生。不善承天者。無往不死。張子曰、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發揮至矣。

天困苦人。乃是愛人。不屑之教誨。亦是體上天之心以愛人。二章之意。互相發明。不屑之教。亦是教誨。孟子眞無行不與矣。

告子上篇。是孟子之內聖。告子下篇。是孟子之外王。總是體天降大任之心。以救入井之孺子。故盡心章言知天事天本此。

盡心上篇

盡心章 心字、性字、天字、身字、命字、俱是本體。盡字、知字、存字、養字、事字、不二字、修字、立字、俱是工夫。首節是明。次節是誠。末節是明誠至其極。通章俱遵朱夫子。惟盡心知性處。則依羅近溪之說爲長。

天 是人之天。人是天之人。人有此性。有此心。有此身。皆是天之命、我而爲人者。皆是天之命、我爲人而爲三才萬化主者。人欲爲此一大事。須是將一切世情盡情割舍。

用全副精神併心一路研究參求工夫既眞既苦向有豁然貫通洞見性體時候能知本體自知本體根源則形神皆天物我皆天天人不二自然有罷手不得光景但此只是悟明始關工夫猶懸不免入在更須愈加謹凜愈加乾惕照管此心令其常在涵養此性不使梏亡便是勅天之幾便是祇畏上帝能知能事能事愈知不知崇禮卑眞純妄化眞覺形有去來神則常在天命天不難速還造化天命壽何妨久代天工吾之一身食息起居視聽言動悉是心性悉是天命稍有不脩便是心性有走作處天命有違越處故不敢不密密脩脩以俟天壽自然到此田地則身心性命渾是一團天理謂之眞人可也謂之天人亦可也謂之人中之天亦無不可也故曰立命其實非玄非遠人人有分個個可成

盡心非是滿心之量有淨盡竭盡二義蓋淨盡心體竭盡心虛是盡心一旦豁然貫通焉是知性盡心是格物致知知性是物格知至

心有眞實性惟一眞心故曰存心存卽是性故方曰養

殀壽不貳何事能貳擧一殀壽他皆可知

曰脩身以俟見學問到手雖一身小小言動亦一毫不敢放懸立命不止立一已之命齊家立一家之命治國立一國之命平天下立天下之命敎萬世立萬世之命其實自家之命是大根本立命從此起手

有言先知天而後事天者有言先事天而後知天者有言知與事一時並進者隨其功力所至俱可達天俱可作聖不必執此非彼也

據孟子之言畢竟知在事前

讀莫非命也章恍然有覺不惟世人瞶瞶自家數十年來亦不識命字今方解之蓋不獨仁義禮智命也卽形骸肢體亦命也不獨形骸肢體命也卽綱常倫紀亦命也又不獨綱常倫紀命也卽身之所遭吉凶禍福壽殀窮通莫非命也仁義禮智是性命形骸肢體是身命綱常倫紀是命之流行吉凶禍福壽殀窮通是命之顯赫總是於穆不已總是天之有心總是天與人未嘗有二眞

如父子生子其心刻刻常在乎身然父母於子猶有治命亂命之分天則極公平極的當極分明其命俱正原無一毫差謬只是人要順受其正順受是身心倫紀一循天理卽遭遇不齊一毫不敢希望怨尤然不知命安能順受知命則是天之生人命以心命以身命以倫常原欲我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卽遭際不齊總是提醒人處總是成就人處原非欲人小小結果自甘敗亡已也自甘敗亡是人負天心豈上天生人之意故戰兢保護此身不肯一立巖牆虛遊人世一遭何也人必盡道而死生順死安方可還天方爲天之正命不然桎梏而死自棄棄天甚矣

立巖牆死、桎梏、非是比喩、只是擧一隅、令人以三隅反。
桎梏而死、謂刑罪、相當者耳、如近時楊漣、趙南星、周順昌、
諸君子。雖死酷烈。亦何嘗非正命也哉。
知命、就是盡心知性以知天。彼方欲存心養性以事天。爲
背立巖牆之下。盡道、就是存心養性。殀壽不貳。脩身以
俟之。
求則得、舍則失、何曾枉了此求。故曰有益於得。縱饒求之
有道。畢竟得之有命。不知、枉費了、多少心力。故曰無益
於得。○求之有道二句、原不相對。道字不必看得好、即
所謂方法也。人雖有多少營謀。天却有一定主張。故曰
求有道。得有命。

世人不肯身心性命上用工。而甘於立巖牆。死桎梏者何
故。只是一切世味念放不下耳。故每日營求在外。忘却
在我。孟子此章、將理路世路滋味。剖判明白。令人竝心
一路。○求身心性命者。未必不享富貴利達。求富貴利
達者。則忘却身心性命矣。
萬物備於我。何必求在外。求仁莫近。求在我者
萬物節是天然之本體。反身節、是得力受用。强恕節、是下
手工夫。
萬物皆備於我矣、則性也。天也。命也。道也。昭昭而示人。蓋
何行之者不體認、則雖行而不著矣。習之者不體認、則
雖習而不察矣。此所以終身由之。不知其道者衆乎。既

不知道。自然爲機變之巧。無所用恥而不若人矣。安得
爲之開其目。醒其心、不使之顚倒錯亂于醉夢中乎。
一求在我、則心可盡、而存矣。性可知、而養矣。身可脩、而命
可立矣。萬物備我。反身誠、而樂矣。行著習察、可樂道、而
忘人之勢矣。一求在外、則不免立巖牆也。犯桎梏也。行、而
不着、習不察。爲機變之巧、而無恥也。途徑如此分明。入
何不開眼不愼步。
行不著習不察、即下章無恥人。何也、彼一心機變之巧。何
暇行著習察。
盡心章、言天人一貫之學。莫非命也、言君子所以合天。小
人所以悖天。○求則得之章、直從一求而判君子所以

作德。小人所以作僞。萬物備我章、眞作德心逸日休氣
行不著三章、眞作僞心勞日拙矣。心逸日休光景安得
不恩慕古人。故有古之賢王一章。心勞日拙。安得不矜
憐今人。故有謂宋句踐一章。
賢王好善忘勢、賢士樂道忘人之勢、所以成唐虞三代世
界。士皆爲機變之巧、不知用恥、所以成春秋戰國世界。
所尊者在德。則不知權勢之可尊也。所樂者在義。則不知
權勢之可樂也。安得而不囂囂。下文不失義、不離道、得
已不失道、都從此來。說古之人。正以激今之人。
文王之世。教化明。民知爲善。培植厚。爲善有資。用舍當。爲
善不枉。鼓舞神。爲善終有結局。故人與起甚易。必待上

人如此。世道如此。方始興起。詐人不能。亦何足貴。恐此道不可必。自家將與草木同腐矣。眞正豪傑。豈肯以此自待待世。○擧一文王。羣聖可知。此孟子擧一隅處以凡民豪傑。判興不興之局者。正是以興不興定凡民豪傑之品。表章豪傑。正是激厲凡民。

自視飮然。是有得於尊德樂義。行著習察。知萬物備我者也。豈不遠過於機變之巧。求在外者之凡民。

殺不怨。利不庸。遷善不知。所過者化也。所存者神。自在其中。所過者化。大本着爲達道。一而貫也。所存者神。達道源於一本。貫本一也。一而貫。卽易無體。貫本一。卽神。神無方。天地以敦化而妙川流。王者以存神而行過化。眞是一理一機。故曰同流也。卽皥皥如也之實。霸者安足語此。

仁言章往皆錯看作一串。無分曉。仁言句對無位立言者說。欲其施行實事。猶勝騖空言也。善政句對有位治民者說。欲其興起敎化。猶勝急功令也。故下文再叮嚀於有位者。意良深矣。○味上節入人人字。下節得民民字。則上節屬立言者。下節屬治民者。無疑。

親親吾身仁矣。敬長吾身義矣。達之天下。則使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仁義則在一世矣。此章不止是明性善。全欲人知性善。而盡其性。○王陽明講良知。不單拈良知。全重致良知。致之一字。本孟子達字來。

以親親長長之理而爲言。此仁言也。不如以親親長長見諸實事而爲仁聲。以政令使人親親長長而爲善政。不如以敎化使人親親長長而爲善敎。

爲物不貳。生物不測。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者。天也。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隨通天下之故者。易也。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異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聞善言見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者。舜也。無知空字。叩兩端而竭者。孔子也。聖賢眞是化工之筆。寫出本來面目。令人看。

周子悟此機竅。只拈靜虛動植四字。發揮無遺。無爲不爲。潔乎身也。無欲不欲。潔乎心也。身心旣潔。更有何事。故曰如此而已矣。

先無爲後無欲。是由粗入細工夫。孟子所謂不失赤子之心者如此。陽明所謂致良知者亦如此。

德慧術知。作四作看。性有德。故知慧術是好的。孤臣孽子。亦假擧疢疾中一隅。

容悅。容謂君容具身。悅謂自家喜悅。此患得患失。富貴之徒也。安社稷爲悅。則以功名爲心矣。天民是道德之之。猶待人用天下。方被其澤。正己物正之大人則無所待。而仁覆天下矣。天民似伊尹之類。大人則孔子是已。

三樂。一在天倫。一在身心。一在敎化。皆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王天下際遇耳。何足動心。

王天下富貴極矣。王天下不與存。其他可知。
請過三名公。俱爲予講此義。曹茂儒先生諱樹聲蒲州人
曰。教育從此身來。此身與兄弟俱從父母來。所以使父
母安者。孝也。使兄弟和者。弟也。仰不愧俯不怍。正所以
成此孝弟。樂育英才。亦以孝弟爲教育。書稱立愛惟親
立敬惟長。有子謂孝弟爲爲仁之本。故此章以父母俱
存兄弟無故爲第一樂。○南二大先生諱居益渭南人
曰。仰不愧俯不怍。是學問用力處。亦是學問得力處。所
以安父母宜兄弟者在此。所以教育英才者亦在此。此
處得力。所以父母兄弟英才一齊穿紐。總完不愧不怍。
○尸祝懷服先生諱徵臨川人曰。仰不愧俯不怍。僅成一

身。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僅齊一家。必教育英才。方大有
補造於天下萬世。試觀楊墨蘇張。告子淳于髡陳仲子。有
諸人何人。當日誰不是英才。止因不經聖賢教育。所以
流禍天下。使得一一都經聖賢教育。則人人皆是君子。
皆有補於世教生民。教育不教育。此天下萬世治亂大
關頭。豈可止與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仰不愧俯不怍者
一例看。故孟子以此爲煞尾。○予按三說俱有至理。俱
可互相發明。書之於此。以俟來哲。
三
樂君子家庭就是唐虞。身心貫徹天人。教澤流通宇宙。
看來比王天下者不少分毫。故王天下不存。王天下止
說富貴之極。若說行道于天下。則君子亦樂之矣。

一樂。孟夫子之所以自嘆也。二樂。孟夫子之所以自信也。
三樂。孟夫子之所以自寓也。
孟子育英才。即孔子思裁狂狷意。
欲之樂之。都只具性之作用。根心生色。不加不損者。則性
之本體也。
天
命之謂性。天以此理與人。完完全全。人人具足。即仁義
禮智之性是也。此仁義禮智之性。原是吾人六主宰。吾
身眞命脉。可以根心生色。施於四體。可以大行。可以窮
居。只緣世人不知。斧斤伐。牛羊牧。將此天眞牿亡喪失。
自家分內不能受用也。只是求樂於外。看得富貴功名
大重。得則揚揚。失則戚戚。東倒西轉。一隨世波。所謂拋

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也。孟子畫出君子定
性樣子與人看。說廣土衆民。澤可遠施。君子雖是欲之。
所樂還不在此。就是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雖
是樂之。所具眞性亦不在是。是大行也。于其性體毫無
所加。即窮居乎。于其性體亦毫無所損。其不加不損苓
何故。益此性體乃是生來天與本分。一定不爲勢分所
務的。君子將此不爲勢分所務的性眞。存之養之。無爲
不爲。無欲不欲。所謂立天下之大本也。本立道生。睟面
盎背。四體盡是天則。自家分內受。則不盡。更何問身之
大行與窮居哉。此即所謂定性。即所謂不動心。即所謂
立命。

問大行何以不加窮居何以不損曰皓皓晴空一月明天下人賞之如此明無一人賞亦如此明只恐自家原不是月

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則不以生存不以死亡可知

大行君子欲之樂之爲世道耳窮居世道無福君子之爲君子自若也何也性體原無損也

君子生來原與人同何以獨根心生色若此其故不可不思

一聖學也水狀之可也山狀之可也日月狀之亦可也蓋任舉一而狀之

登東山小魯登泰山小天一當日實有此事亦未可知故

孟子引之以証聖學

小魯小天下孔子之上達也自平地而登東山登泰山孔子之下學也至上達則不獨山可狀矣又若海之水乎

觀海則難爲水矣遊於聖人之門則難爲言矣

欲知夫子之性道先觀夫子之文章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一也容光必照貫也

尋孔子於東山泰山之上則孔子如海之難爲言也尋孔子於寸靈則人心皆有孔子之瀾與容光也只要下學而使成章成章而上達

水非海也盈科而行放乎四海水即海矣人非聖也能成章而達人即聖矣

遊聖人之門者皆言從孔子矣吾謂欲從孔子登東山泰山觀小魯小天下之光景先觀自家牛山之斧斤牛羊驅否欲從孔子觀四海之瀾先觀自家掘九仞之井會及泉否欲從孔子觀日月之容光先觀自家充實之光輝有否如是方是成章方許從孔子遊問如是恐學人不能曰是不難且請自鷄鳴而起時孳孳爲善既可爲舜之徒何不可爲孔之徒不然孳孳爲利爲蹠之徒何顏面遊聖人之門

鷄鳴而起二起字即起身之起二爲字即作爲之爲念頭自在其中此時因看路不分明故走路不免有差錯提一間字見此處有岐路提一知字恐此處或忽略

一日有鷄鳴孳孳爲善今日之鷄鳴固可幸也而來日之鷄鳴尚可恐也孳孳爲利今日之鷄鳴固可悲也而來日之鷄鳴尚可轉也嗟夫每日一鷄鳴幾人可負此鷄鳴

先師馮子有善利圖說發前聖所未發學人幸一留神

爲我是執古之學者爲己之說也兼愛是執仁者愛人之說也執中是執允執厥中之說也在三子本心自以爲究心道理有功世道原非有心禍世只緣學問不精見道不明不免以近似爲真所以流禍天下後世得罪聖人之門耳孟子不止是辨而闢之正是憐而牖之所以承三聖者在此所以育英才者在此所以持世道者在

此眞與下車泣罪同一心腸
醫之醫。揚子自家感熱疾。因服寒劑而愈。遂信曰。天下疾
惟此寒劑可治。乃槩投以寒劑而死者多矣。墨子自家
感寒疾。因服熱劑而愈。遂信曰。天下疾惟此熱劑可治。
乃槩投以熱劑而死者多矣。子莫觀二子之偏執殺人
如此。乃用一半寒劑一半熱劑。從此醫之道全。而生者
多矣。不知不問疾之寒熱。混而投之。而死者愈多。不惟
病者苦無回生之路。而三醫亦無救人之術也。孟子神
醫也。一見三子之迷謬若此。病者之阽危若此。因醒之
曰。三子之方。執之皆殺人矣。變而通之。神而明之。皆可
生乎人也。豈止舉一而廢百哉。變而通之。神而明之。卽
所謂執中之權。
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有二端。其一是急
於得富貴。不知道義。其一是急於爲善。不免以近似者
爲眞。
人性皆善。其善也。亦如口腹之於飮食也。聖學不明。名敎
無主。人心饑渴甚矣。幾人不爲爲我兼愛執中之說所
惑乎。信乎主持世敎。不可無人。
不以三公易其介。正是不以饑渴之害爲心害者。
造之以道。掘井也。深造之以道。掘井九仞也。直至取之左
右逢其源。則及泉矣。
泉源在地。義理在心。砂石埿土。壅之不見淵泉。氣質物欲

蔽之不見義理。去其砂石埿土。源泉則沛然矣。去其氣
質物欲。義理則沛然矣。不見源泉。砂石埿土之未去也。
不見義理。氣質物欲物之未去也。
問及泉光景。曰。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
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
雖及泉。然不可無防護工夫。問何如。曰。一泓清可沁詩脾。
冷煖原來只自知。流出西湖載歌舞。回頭不似在山時。
問掘井之法。曰。虞庭掘之以精一。便沛然若決江河。孔門
掘之以博約。便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堯舜不待掘。沛然若決江河。放乎四海者也。故曰性之。湯
武掘之而沛然者也。故曰身之。五霸則七八月之間雨
集。溝澮皆盈。其涸可立而待者也。故曰假之。只見溝澮
皆盈。遂不信天地間有混混之源泉。故曰久假而不歸。
惡知其非有也。
有伊尹之志則可。洗。發。出。伊。尹。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又防
閑萬世。
放君之罰。一變而爲霍光。再變而爲董卓。吾謂後世。卽有
伊尹之志。亦決不可爲放君之事也。持世至言
王子墊與公孫丑同一主意。惟尚志仁義之事。君子方能
爲君爲子弟造福也。
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看世人是如此。
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自家處又如此。大人之

備卽萬物備我之備。

翻尙志。非其有而不取。亦不肯憤激過當。如仲子無君上臣親戚上下也。觀大舜處人倫之變而盡其道。仲子之失不待言而可知。

王子有宮室車馬衣服。人亦有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也。而王子氣象獨異人而若彼者何哉。正因王子之宮室車馬衣服比人豐美故也。故曰。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待人而豕交獸畜也。固爲無道。令人以豕交獸畜相待也。亦爲可羞。是以君子決不肯以豕獸自處。故曰不可虛拘。

形色天性也。是有物有則。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一節。乃踐形二字註疏。

君子所以敎者五。是樂得英才而敎育之一節註疏。

有一時雨化之士。不知其人將來成人德多少。達人材多少。答問多少。私淑多少。故居首。成百才能之士不如成一德行之士。故成德次之。達人之材猶勝徒勤答問者。故又次之。答問者亦望其有所成有所達也。此俱是見知。私淑艾是聞知。

私淑艾兼上四條。或淑之而時雨化。或淑之而成德。或淑之而達林。或淑之而勤問答。○看來答問亦不可忽。如時雨化成德達材私淑那一件不從答問中見。

有如時雨化之者。見敎之神。有成德者。見敎之善。有達材者有答問者。見敎之恕。有私淑艾者。見敎之遠。總是天降下民。作之師。以助上帝。

不改繩墨。不變彀率。是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引而不發。是擧一隅。躍如也。中道而立。是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仁也。

不惟上章五敎。是引而不發躍如也。卽四書五經都是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天地開道理。不容不洩。故君子引之。不容盡洩。故君子引而不發。引而不發。是天地成物之心。是父母成子之心。

於不可已而已。條措作事言。於所厚者薄。條措待人言。

銳條指宅心言。

君子之於物章。見聖賢經綸有序而不容紊。知者無不知也章。見聖賢經綸有要而不容泛。

盡心下篇

親親仁民。仁民愛物。此經濟定序也。卽所謂要務。堯舜知此。所以成唐虞。惠王諸君不知。所以成戰國春秋。

盡信書不如無書。不是欲人不信書也。是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

血流漂杵。是商紂之人。離心離德。自相殺耳。非武王之殺人如此也。戰國君臣。藉口武王之殺以便己私。故孟子拉書言。抹殺其八大矣。

觀百姓若崩厥角稽首則非武王之殺可知

風俗最易移人伯夷從一世頑懦風俗中以廉立自當故能以兩袖清風廉人頑立人懦下惠從一世薄鄙風俗中以敦寬自奮故能以滿面春風敦人薄寬人鄙原是自家不肯以頑懦薄鄙自甘所以能師百世

問其風而頑廉懦立薄敦鄙寬二聖人之靈真百世常在二聖人之權與百世常尊所以如此者只是不肯甘心流俗汚也能奮故也而今全副精神意向汨溺流俗汚世中無怪草木同腐矣

頑可廉懦可立薄可敦鄙可寬信乎人性之皆善也信乎德不孤必有鄰也信乎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人頑自奮何如耳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見非毀之來雖聖賢不能免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見非毀之來於聖賢亦無所礙

牛山之木章判此心消長之關山徑蹊間章判此心通塞之關心欲長而不消也當知用一靜字心欲通而不塞也當知用一動字靜謂人欲淨盡動謂天理流行噫非有味人難與論斯旨也

問何如此心可以介然用之成路曰請與天地聖賢時相往來何如為間不用曰只因詩書味短聖賢面生

紫陽詩曰昨日土牆當面立今朝竹牖向陽開此心若道無通塞明暗如何有去來黃山谷曰人胸中久不令義理澆灌則俗塵生其間臨鏡則面目無光對人則語言無味士人欲不茅塞其心也請於斯語留神讀入理之

問何如斯可以拔去已心之茅曰勿舍自已之田而芸他人之田也問再當何如曰請再與大夫之賢者士之仁者共拔之

命當聽其在天性當盡其在我口之於味也五句世人誤認為性而求盡焉不知此間得與不得有天主張不可謂之性也故君子不謂之性仁之於父子也五句世人誤認為命而推諉焉不知此皆性分固有職分當為不可謂之命也故君子不謂之命首節是君子醒人認性之差次節是君子醒人認命之差

本非性也小人誤以為性故君子不以為性本非命也小人誤以為命故君子不以為命性也命也一如小人所見則人欲橫流天理漸滅人心既不成人心世道將成何世道君子洞性命者真持性命者定故小人謂性者直不謂性小人謂命者直不謂命所以自成者在此所以成人者在此所以救世者亦在此

味君子不謂性不謂命數字則謂性也命也者非君子可知性也命也是庶民去之不謂性不謂命是君子存之

往昔將性也命也亦作孟子口氣大差

此心之可欲者善也即理義悅心天爵樂善之意若人見吾可欲屬言外意

善信美大聖神。請開眼看。大家已到何境。未到何境。
問歸斯受之之意。曰。異端之來求也。不得不嚴以拒之。其
旣來也。不得不寬以容之。總是天地父母之心。
言近章。先將言守分看明白。再合看貫串。○一理也。在言
上有遠近。在守上有博約。取譬之。如巳田入田。
動容周旋節。是論性之之德。自然而然。君子行法節。是論
反之之事。當然而然。是令人照湯武以法堯舜。非專評
堯舜湯武也。君子二字。明指學聖人者。
養心莫善於寡欲。心字決指天理言。欲字決指人欲言。蓋
人欲分數多。則天理分數決少。人欲分數少。則天理分
數決多。

孟子說　六十

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於安佚。此
人事也。聖賢亦安能廢而絕之。但未來希想。當前恣肆。
過後留滯。此皆所謂欲也。故孟子令其寡之。同子令其
無之。非是欲人斷絕其事。只是欲人滌濯其心。
問。旣是人欲。孟子何不直言無欲。而言寡欲。曰。對多欲人。
先令其寡。尚覺爲苦。卽令其無。則愈覺苦而難堪矣。故
先言一寡。令其由寡而漸至於無也。則人人自覺其易
從。而作聖有基矣。故開乎無欲之言。是對寡欲人說。孟
子寡欲之言。是對多欲人說。總是聖賢一片接引苦心。
孔子對顏子。故言克己。周子對寡欲人。故言無欲。孟子對
多欲人。故言寡欲。是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

不可以語上也。此正所謂循循善誘處。
寡欲二字。是孟子教人權宜方法。原非絕頂之談。世人不
知。咸曰。欲不可無也。亦不可多也。故寡欲是絕妙方法。
此左袒人欲者也。不知寡欲田地。豈學人安身立命之
境乎。俗儒邪說。害人心禍世道者不少。
狂狷不在人情世態上留神。只在人心世道上留神。鄉原
不在人心世道上留神。只在人情世態上留神。心分邪
正。品分眞假。世分治亂。○狂狷於中行分偏全。分生熟。
鄉原於狂狷分邪正。分眞假。
孔子取狂狷。非謂狂狷爲駐足之地也。正欲其從此而進
於中行耳。其惡鄉原也。非終拒之化外也。亦望其或變

孟子說　六一

而爲狂狷耳。又非止惡一鄉原也。正恐人人皆化爲鄉
原。
今日爲狂狷。固小有功於堯舜。將來爲中行。尤大有功於
堯舜。故孔子思其人。爲堯舜之道計也。使一鄉皆稱爲
原人。一人是堯舜罪人。使一鄉皆化爲原人。人人是堯
舜罪人。故孔子惡其人。亦爲堯舜之道計也。
君子反經而已矣。今日反經。不必辨楊墨。闢佛老。惟是易
富貴利達之習。使爲道德仁義之歸。天下自然太平。
惡鄉原。爲其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則狂狷之可與入可
知。故下章直指堯舜正統所在。
有道體。有道脈。有道運。有道統。何謂道體。天生蒸民有物

有則。夫婦愚不肖。可與知能。天理流行。隨在充滿是也。何謂道脉。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之類是也。何謂道運。一治一亂。一晦一明是也。何謂道統。使道體散之天下者。會之一身。道脉隔之世代。寄之迹象者。融之神化。道運晦而明。亂而治是也。故道體徧之人人。道脉寄之文獻。道運道統。賴之聖賢擔荷。

見知羽翼道統者也。聞知主盟道統者也。總之使此知之不昧者也。孟子在子思爲見知。在孔子爲聞知。然而二句孟子非專指自家。正恐自家統緒。今日目前無見知。將來安得有聞知。上句望當時。下句望後世。

見而知之。聞而知之之字。不必說得深遠。即孟上首章對惠王所揭仁義是也。自堯舜至孔子。中間相傳。只是純然仁義。不雜一毫利欲。人能于此見得分明。便是見知堯舜之道。聞得分明。便是聞知堯舜之道。孟子一書。主張在是。學人宜從此求知。不然。總多見多聞。正陽明先生所謂箇箇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

與孔子時地相近。孟子自幸則然。其實隨地可擔道統。何必鄒魯。隨時可擔道統。何必五百。士顧自命何如耳。世有聖人。我固當爲見知。世無聖人。我亦當爲聞知。總不可醉生夢死。孤負此知。先生無待而興。眞千古豪傑之士。自言曾次。且可振懦守。

有孔子不可無孟子。有孟子不可無程朱。薛敬軒篤信程朱。眞是我明一砥柱。

周程朱薛以前。非無哲人維持道統。周程朱薛以後。非無哲人維持道統。惟至周程朱薛而統於一。噫。此滴滴孔門眞骨血也。請有志有識者尚論之。

予初不欲筆四書說也。覺不能已。及說學庸論語。不欲說孟子也。亦不能已。已說孟上矣。下孟欲止之。猶不能已。喋喋多言。豈予所欲哉。獨知獨覺。有不得不如是者。

按先生此說。非徒尋章摘句。實以提醒人心。內聖外王之學。具于簡端。願讀是說者。想見先生之胸次與氣象。而毅然奮擔荷斯道之思。立內外不苟之志。則此說眞爲興起後學之階。豈特訓詁而已耶。

後學王桓跋

余既校正孟子說畢。敬書數語于卷末曰。先生無所觀感。甫童蒙即解上達。翻然特起。其自任類王文中。而醇正則薛敬軒也。猶憶當年促膝平水邸館。適其門士韓孝廉埴。請刊著述。先生手授論語說。復請二孟。不爲首肯。余慫恿之。先生曰。事豈可令一人做盡。余又以蚤行傳布爲言。先生以書之傳不傳有數謝余。既而變故頻仍。原稿幾歸烏有。幸陶公世徵家有藏本。乃高子暎從原稿手錄者。王子楨亟搜索之。將壽梓以傳。一時巨公先生。輸金助理。不約而合。囑余叅校。余念先生前語。其數或在于茲。而當年不急表彰之卓見定力。思之恍在目前。益增今昔之痛云。

康熙壬子仲冬末學陳惟謙謹跋

〔清〕朱軾等撰

駁呂留良四書講義七卷

清雍正十一年刻本

遵旨頒行

雍正十一年

駁呂留良四書講義

雍正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奉

上諭逆賊呂留良以批評時藝託名講學海內士子尊崇其著述非一日矣今罪蹟昭彰普天共憤內外臣工咸以罪犯私著之書急宜焚燬爲請朕以爲從來無悖逆之大儒以呂留良之奸邪即令學問淹貫文辭雅馴而身蹈悖逆之行口談聖賢之言言行不符之小人其所著之書尚足令人尊信乎若因其人可誅而謂其書宜焚燬之固未必能盡即燬之而絕無留遺天下後世更何從窺其底蘊而辨其道學之眞僞乎以故燬書之議槩未允行頃者翰林顧成天奏稱呂留良所刊四書講義語錄等書粗浮淺鄙毫無發明宜勅學臣曉諭多士勿惑於邪說爰命在廷儒臣詳加檢閱茲據大學士朱軾等於其講義語錄逐條摘駁纂輯成帙呈請刊刻徧頒學宮朕以逆賊所犯者朝廷之大法也諸臣所駁者章句之末學也朕惟秉至公以執法而於著書者之爲醇爲疵與駁書者之或是或非悉聽之天下之公論後世之公評朕皆置之不問也大學士朱軾等旣請刊刻頒布學宮俾遠近寡識之士子不至溺於邪說朕思此請亦屬可行姑從之以俟天下後世之讀書者特諭

雍正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
尚書臣朱軾禮部右侍郎臣吳襄等謹
奏為崇正闢邪以端學術以覺愚蒙事雍正九年三
月二十五日翰林院編修顧成天奏稱逆賊呂留
良悖逆之罪擢髮莫數普天之下苟明大義者無
不切齒痛恨惟是逆賊少年狎邪傾巧鷙悍考試
劣等後遂批點時文刊販書籍借講學沽名卽借
講學媒利動輒高自位置毀詆前人蔑視時輩而
寡見淺聞之流轉相附和論語言色取仁而行違

居之不疑邦家必聞正斯人也臣細觀其所著講
義語錄等書粗浮淺鄙毫無發明徒一味咆哮聳
人觀聽竭其伎倆不過以蓋其向邪而庸耳俗目
見其大言不怍尊信愈深臣愚以為覺天下萬世
人心之迷尤當正天下萬世學術之誤仰請
皇上特賜派員查閱將呂留良書中剿襲儒先及議論
悖謬引據舛訛之處一一根究原委詳悉辨明
勅下直省學臣徧示多士俾知其筆舌之妄由其學術
之僞學術之僞由其心術之邪出此入彼不容並

立則是非明而學術正謹庠序之教卽在於此矣
等因奏
旨着朱軾吳襄總閱方苞吳龍應顧成天曹一士查閱
欽此欽遵臣等隨將逆賊呂留良所著四書講義
語錄諸書通行查閱按其議論妄誕支離搜厥根
原粗疎鄙倍總由逆賊以毫無底蘊之學肆其毫
無忌憚之言勦襲程朱實與程朱繆戾援引經傳
每與經傳舛訛臣等根究原委逐條摘駁狂談臆
說敗露無餘謹抄錄成帙恭呈

御覽伏乞
皇上睿鑒
勅令刊布直省學宮俾僻遠寡識之士子不至溺於邪
說於學術人心甚有裨益臣等謹
奏

駁呂留良四書講義

大學

聖經

呂留良云大學無重心義以其本天也者知至存心只可當正心不可以該明新也本心之學非聖學也

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朱子引孟子言仁之心義之心以証心統性之說引孟子言惻隱之心羞惡之心以証心統情之說是則性非他即理之具於心而寂然不動者是也情非他即性之發於外而感而遂通者是也寂

然不動者心之體也感而遂通者心之用也留良乃謂大學無重心之義以其本天也單說心即本心之學非聖學也此迷謬之甚者夫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其言出於伊用程子所謂本心也者佛書所云三界惟心萬法惟識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是也彼以世界爲幻萬事皆由心生故曰本心所謂本天也者惟天之命於穆不已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人得之則爲仁義禮智之性發之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施之則爲親義序別信之倫是也萬理萬事皆以天爲本故曰

本天二者固自不同然所謂天者理而已矣理之具於心者即其命於天者也虞廷之傳心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朱子謂形骸上起底見識便是人心義理上起底見識便是道心道心即明德也道心微而人心危此明德之所以待明也惟精即格致惟一即誠正也西山眞氏曰大舜十六字開萬世心學之源後之聖人更相授受大抵教人守道心之正而遏人心之流也是則聖聖相承之學無非心學也安得謂單言心便非聖學乎若釋氏之本心心其所心非吾儒所謂心也上蔡謝氏

云釋氏所謂心乃吾儒所謂意意者心之所發有主張造作之義彼所謂生滅由心者皆意爲之也留良不辨釋氏認心之誤乃以言心爲諱至謂心不可言德不可言學其爲人心學術之害不少也

呂留良云至善謂明明德新民各有極至之則止至善者如學聖必孔子而夷惠非所由治法必唐虞三代而五伯漢唐不足效之謂也

留良謂學聖必如孔子治法必如唐虞三代此於止至善之義只說得大槩與朱子集註或問之旨不符註云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或問云是其所得於天而見

於日用之間固已莫不各有一定之則何嘗專以造極
歸宿之地爲言哉蒙引曰止至善就八條目言須兼橫
說直說方是以明德言如能格物致知矣而或未能誠
意正心能誠意正心矣猶或未能修身則是明德未能
止於至善也然知之致意之誠心之正身之修一或少
有茍且而未能各造其極使無一毫之遺憾焉是亦未
能止於至善也新民之止於至善亦然此論最爲明晰
然橫說中又有橫直二義卽如格一物必格到十分如
補傳所云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此

直說也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如是以格之必至於豁然
貫通乃爲至善此橫說也蓋析言之則一事一物莫不
各有一至善統言之則事事物物之止於至善卽八條
目之止於至善八條目之止於至善卽明德新民之止
於至善也今但云學聖如孔子治法如唐虞三代是專
就歸宿之地言之也苟不能於條目工夫處隨事隨物
求當然之極則而止之欲學聖如孔子治法如唐虞三
代安可得乎

呂留良云上兩綱領知行並重此一綱領却單重在
知至善只是難知知得自然行得行處只在上兩綱

領內不須更說又云知止一節緊帖定第三句綱
領說有此一節則此一綱領已了畢以下八條目只
就上兩綱領中條析次第言之雖止至善卽在
其中然却不是此一綱領註脚故知行並列也

經所謂止至善者非於明新之外別有所謂至善就明
新二者各致其極而已明德新民各有至善至善先知
而後行是一串事今留良謂上兩綱領知行並重此一
綱領單重在知則是離至善之外別有所謂明新而知
行並重離明新之外別有所謂至善而單重在知也謬
乎不謬乎又謂至善只是難知知得自然行得語亦傷
於易矣夫知行二者俱不可廢未聞有偏重之說也故

朱子謂以先後言之則知爲先以輕重言之則行爲重
此不易之論也若如留良之說則如尚書說命所云非
知之艱行之維艱者又何謂耶又謂以下八條目只就
上兩綱領條析次第不是止至善註脚夫聖經並列八
條目以詳著明德新民之功而止至善卽在其中如留
良說則八條目外須另補一條目爲止至善之註脚而
後可也留良謂知止一節止至善綱領已了畢則似以
此節爲止至善註脚也然朱子云物格知至則知所止
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然則明德新民註脚

不又已在知止一節內耶。大抵聖人之言。分而未嘗不合。合而未嘗不分。所以為理一分殊之妙也。而留良拘文牽義。破碎支離。講書若此。其自誤誤人。不亦甚哉。

呂留良云有謂定靜安慮是心學相因之妙曰天也性也理也道也皆可以言學心獨不可以言學心者所以為學之物無以心為學者惟釋氏本心以心為盡頭謂天性理道皆出其下故曰心學凡言心學者皆釋氏之見也

虞廷人心道心危微之判。正是心學之奧。成湯以禮制心。文王小心翼翼。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顏子之心不違仁。孟子言存心。言養心。言擴充仁義之心。聖賢何嘗

不言心。但不是如釋氏無事於心。無心於事。為心學耳。若因此遂諱言心學二字。是因噎廢食也。

呂留良云心本無不正緣意之不誠習熟而本體亦有病故正心傳謂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心體上安有此四者之病可知從意之習熟生來故欲正先誠心指渾全之體意指其零星發動之端猶中庸之未發已發而有中和之名其實原非二物

誠意正心。工夫雖相關。然所指各不同。誠意是欲心之所發。無一毫之不實。正心是欲心之本體。廓然大公。不為外物所累。即以忿懥好樂二者言之。喜則實喜。怒則實怒。如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即是意之誠。若夫正心則物來順應。可喜可怒在彼而已。無與焉。雖當喜怒時。此心常如明鏡止水。毫無渣滓。如定性書所謂動亦定。靜亦定。方是正心界分也。所以誠意之功極緊要。正心之事極精微。分明有兩層工夫。若如留良之說。心本無不正。皆由意之習熟使然。則大學止言誠意足矣。又何用列正心條目乎。

呂留良云或云誠是嚴於思慮未起之先即若敬意曰思慮未起之先無處用誠居敬不是誠意事

謂誠意不在思慮未起時。則可謂思慮未起之先無處用誠。則大謬也。中庸言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及戒慎不

覩。恐懼不聞。正言思慮未起工夫也。曷謂無處用誠耶。且伊川云。未至於誠。必敬然後誠。則敬乃誠之實功。何云居敬不是誠意事也。

呂留良云有謂誠字中不可兼言善惡只或有半善而非全善或九分皆善而一分未盡善亦是皆要致知致字極重曰誠有半善非全善九分善而一分未盡善此亦是致知甲裏語非誠字中語也或曰十分九分之說本朱子曰朱子是講自欺謂為善之意有不足非指意之善惡也

知善知惡。此致知甲裏事也。若意之所發。有半善。未全善。九分善。一分未盡善。此正意中善惡之分數也。豈可混云致知甲裏事耶。若以意之未盡善。俱責之致知則

誠意之功又將何用耶朱子云人之爲善須是十分眞實若有六七分爲善又有兩三分爲惡的意思便不是自慊又云如見孺子入井而救之是好意其間有些子要譽之意前面好意都虛了按此則是朱子分數之說明指意之善惡而言卽如留良言朱子是講自欺謂爲善之意有未足爲善之意未足是卽不善也留良乃云非指意之善惡然則意之善惡又於何而制之耶夫致知與誠意本二也而留良混之自欺不自欺本屬意之事也而留良分之迷謬至此其誤人亦甚矣

呂留良云凡人意之所發必從熟處生卽夢寐病狂醉亂時皆可驗熟處乃其所明也故欲誠意必先致知謂平素於道理講究得明白則意發必當乃可得而誠耳若謂知能覺照意使不爲惡能辨決意之疑信則知在意後用力矣致知是意未發時工夫到意發後加審幾省察乃誠意中之愼獨非先致之知也

致知致字固在誠意之先若夫知則貫徹始終雖至平天下如何離得蓋知與行對相附而不相離迭爲後先者也如留良說一交誠意界上便不許說出一箇知字夫知譬則目視也行譬則足行也東西南北固必目見之而後動足矣當舉步之際將閉目而冥行乎抑將張目而覺察其道途之險易乎留良不知此理至乃謂審幾省察乃誠意中之愼獨非先致之知也亦惑矣夫知一而已平日之致知益精則臨時之省察益明今謂非先致之知則用何物以審幾用何物以省察其迷謬一至此乎

呂留良云今人誤以正心猶得半合意乃全不知心無全半意亦無全半意妄則心亦妄意慊則心亦慊無各半而互全之理看正心傳有所忿懥四者可見心體上有病皆由發用處做成故欲正先誠也

心統性情通貫動靜者也意則心之所發單指動處言也誠意是就發動緊要處著力正心方是連身工夫所以朱子曰誠意卽謹獨工夫正心卽戒愼恐懼工夫與

中庸一理也彼謂心猶得半合意乃全者固非而留良遂謂意亦無全半心體上有病皆由發用處做成如此則聖經於誠意之後再標正心條目爲贅剩矣此大謬也

呂留良云不可云格物致知是一件又不可云格物致知是兩件是物是知隨格隨致於此能融會出之自覺圓通不滯在字更不須下註脚也

經云致知在格物則格物致知爲一件明矣今觀朱子補傳及其他言論未嘗於格物之外另有致知工夫也而留良云不可作一件是何說哉且旣自云不可作一

件又云不可作兩件夫天下之理同與一端而已非一則兩非兩則一既非一又非兩則亦無說之可通矣留良欲教人融合知之何其融合耶此等講解謂非自誤誤人其誰信之

呂留良云補傳云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人不善解會使判然分作兩件竊意膠黏終不悟縱固局天下之拙識矣然又有故爲高妙之論者謂知固在內物亦不在外故格物即爲致知此即紫微舍人天下歸仁謂人荒謬其指在吾固之意其說似爲精微然果如是則人心之中只有一知便了安得更有所爲物者或謂物雖在外而物之理實在內此又不然且如馬牛物也馬之可乘牛之可服理也雖知馬牛之可乘服其理似在吾心然而馬不可穿鼻牛不可絡首必將馬牛反覆推究而後得其可

乘可服之理則絡首之理仍在馬穿鼻之理仍在牛也但謂格在外之物即是致吾心之知不是判然分作兩件以此爲內外合一之旨則可耳

知在內物亦不在外故格物即爲致知此不實之論非高妙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朱子曰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今留良乃云人心之中只有一知安得更有所謂物者析精粗爲二致遂內外爲二本可謂不達理之甚矣且如此則知自知而物自物各不相干經所謂致知在格物物格而知至者尤不可通矣絡馬首穿牛鼻其理雖在牛馬而亦在吾心此合內外之道也若使吾心原無處物制事之理則雖牛馬在前亦懵然不曉矣安能得其可乘可服之故而穿之絡之耶夫告子外義而孟子闢之留良亦習聞其說矣今講致知乃以物理在心之外然則格物窮理乃增其所本無行仁蹈義亦强以自外至有如斯之聖學耶此留良受病之根本於此一差則無所不差矣所以言心言理處處窒礙也又曰知其有所不通末乃自救之云格在外之物即是致吾

心之知不是判然分作兩件以此爲內外合一之旨則可耳夫留良既以物理在心之外則格在外之物不能致吾心之知亦明矣又烏能使內外合一耶徒爲矛盾而終不可通甚矣其謬也

呂留良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有許多等級其職業正各不同然所以不同者分也非理也故曰分殊理一此節語勢側重庶人邊見得雖至庶人也只是此本末嘗有別件庶人無治國平天下之分然到得修身則治國平天下之理已具只看他明明德力量如何耳其本處大則其末潤遠其本淺薄則其末狹小直到大德必受命匹夫有天下憑修身者各自做去固不容越分妄覬亦未嘗禁人自致也後世自上及下總不以修身爲本遂將此理看得詫異耳　又云若必以治國平天下對本字言道理雖潤大然有可

自誘於本外者矣　又云從位說下故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論理其實自庶人以至於天子天子新民亦須從庶人齊家道理做起也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學大人之學者也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朱子或問云、大學之教乃爲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士之適子與國之俊秀而設。是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而不可辭者則其所以素教而豫養之者。安得不以天下國家爲已事之當然。而豫求所以正其本清其源乎。留良乃云此節側重庶人邊庶人無治平之分。只看明明德分量何如。直到大德受命匹夫有天下。總修身者各自做去。荒唐詫異。一至於此。此留良之罪所以通於天也。至本對末言。自天子至於庶人本同。則末可知矣。今謂必言治平。則有可自誘於本外。又云論理其實自庶人至於天子。天子新民須從庶人齊家道理做起。如此則是庶人以齊家爲末。天子以治平爲末而天子又兼庶人之末以爲末推之天子而下。庶人而上。等級各別。大學之教。必一一分疏使各學其學而後可也況天子與庶人同此家也即同此齊也。何所見而以齊家專屬之庶人乎。經文明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何所見而謂論理則自庶人至於天子乎種種謬戾或是臆見不至於無忌憚不止也。

康誥曰克明德章

呂留良云天命二字看中庸首句便分明在人曰性曰明德在天曰命曰明命只是一件因地頭分名目耳經傳中命字有從理言者有從氣數言者即天字亦然非謂有二天二命也猶之只一心耳而虞廷分人心道心必如是說此一件纔眞實的確也惟佛家最怪此說則曰支離曰兩橛究竟他也不怪支離兩橛總怪道一箇理字耳看楞嚴推識圓覺等語眞是支離他除却理字說天說命只有這形象氣數耳故說天命到極精妙只是一無然終不奈這形象氣數何遂爲因果報應生死輪迴之說以亂之却極淺鄙易被郎廟子亦心知其不然遁以爲寓言故佛家於天命上截則空無下截則粗陋其照者借粗陋說空無借空無說粗陋以求渾一不知眞成兩橛也

此章釋明明德次節明命即明德也自其具於人心曰德自其賦於天曰命留良於明德之義緊罷不論無端而曰天曰命曰理曰數曰佛。支離甚矣。且謂佛氏說天說命。只有形象氣數亦非也。夫釋氏本心。一切世界山河大地皆心所造萬物萬事因心成體何自而有說天說命之談留良動輒言本天本心之辨。至此又言釋氏說天說命。亦矛盾甚矣。釋氏因果報應生死輪迴之說。

本謂人心所爲有善有惡是以報應生焉而生死業報由斯輪轉與吾儒所謂氣數之說何曾有一分干涉而留良欲比而同之耶且所引楞嚴惟識圓覺二書亦不類楞嚴第四篇言地水火風世界緣起以明覺心所造留良見此因以爲說天說命說氣數似之而非也至圓覺惟識兩書何曾一字談及造化而亦以爲說天說命不亦謬乎留良動欲博闢二氏之名不知而作於此可見。

呂留良云峻字本不甚重然帝堯分量自與湯文不同克明爲帝王所同要的確是堯之克明須從峻字

見得

新安陳氏曰明德以此德本體之明言峻德以此德全體之大言蒙引云峻德非帝堯所獨萬物皆備於我堯舜與人同耳留良乃云堯與湯文不同堯之克明須從峻字見得不知此章引三書以釋明明德之義非尚論帝王也下文總結曰皆自明何嘗分別三聖之高下乎。

湯之盤銘曰章

呂留良云就大人之學言故曰新民要之聖人自一身以外天地萬物事理只爲無非分內大學總以民字該之致中和而至位育盡性而至參贊帝王與匹夫共此道理共此責任止說箇新民則民字中帶顛

恐有所不盡而無治民之位者若可闕此義矣故於結末下無所不用其極句包羅甚廣見無事不在裏無人不在裏也

朱子答江德功書曰自新固新民之本然天下無一物非吾度內者亦無一事非吾之所當爲者譬如百畝之本根本枝葉無不在焉豈曰專用其本而棄其末哉此言新民有新民之政非身化之外別無所事也留良錯會無物非吾度內二語遂謂天地萬物無非分內帝王匹夫同此責任無所不用謂無人無事不在裏其意欲爲無治民之位者補足其義不知大人之學原無分乎

貴賤何待補綴況此節總結上文謂自新新民皆當止於至善集註甚明何得節外生枝乎。

詩云邦畿千里章

呂留良云仁敬孝慈信固爲至善然天下有許多仁敬孝慈信其中大小淺深分數不同不可不謂之善而非其至也必如文王之止乃爲至善要人從文王身上體會出自家至善不即以仁敬孝慈信虛義即爲至善也

朱子曰仁敬亦有幾多般道一事合如此是仁敬那一事又合如彼是仁敬此言仁敬孝慈信之理隨事異宜各有恰好當止之處雖文王之敬止亦只止其所當止

而已留良乃謂要人從文王身上體會出自家至善不
可即以仁敬孝慈信虛義即爲至善此襲朱子說實與
朱子之意背馳也夫所謂虛義者如韓退之原道云道
有君子小人德有吉有凶乃彼此通同名目故曰道與
德爲虛位若仁敬孝慈信乃一定之名非邪正善惡兩
途之所得而混稱安得以泛言仁敬而謂之虛義耶況
分別於大小淺深之間以求至善乃致知與下事下節
所言求止之功是也若此節以仁敬孝慈信五者標至
善之目則其爲恰好當然之則不待言矣或問云爲君

所當止者在於仁爲臣所當止者在於敬文王之可法
可傳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蓋萬事萬物莫不各有當
止之處不待人之止之而其理自在譬如邦畿民之所
止也邱隅鳥之所止也豈必待民止之而後爲邦畿鳥
止之而後爲邱隅乎此不特書旨不明文理亦不通矣。

呂留良云五倫惟父子兄弟從仁來故不論是非若君臣朋友二倫却從義生義則專論是非是而義合則爲君臣朋友非而義離則引退義絕則可爲寇讐故曰父子主恩君臣主敬明乎敬之義則文王夷齊龍逄比干皆敬也武王亦敬也天下無不是之父母不可謂天下無不是之君上但人臣一身生殺惟君不可以私怨而生懟叛之心此呂黎二句之不朽於古今也若其大義所在則天降下民一節此理巍然撫我則后虐我則仇亦天經地義如此非我一人得而物心違天也如謂事君亦如事父遽是非都抹殺則非止敬之道矣

君天也爵論不仕無義孔子於荷蓧丈人猶尚以爲欲
潔其身而亂大倫留良乃謂合則爲君臣離則義絕其
自絕於天不待言矣或疑留良之說本之孟子不知孟
子君之視臣云云對齊王言則然觀其去齊三宿而後
出豈何惓惓不忘齊君也先儒楊氏真氏論此甚詳此
一義也抑又有說焉孟子所言乃戰國時之君臣耳故
曰有故而去曰先之於所往極之於所往蓋不得於魯

則去而之衞不得於齊則去而之晉所謂合則留不合
則去者此也若一統至尊則在國在野莫非臣也去將
安往乎古者五等諸侯皆得臣其境內而仕於大夫者
對諸侯則爲陪臣於大夫則曰家臣雖遞爲臣而皆統
於天子坊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
上示民君臣之別也又曰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
之惑也蓋各君其君者一家一國之私而率土莫非王
臣者天下之公也周天子在上而戰國之諸侯僭號稱
王兵爭不已繩以春秋之法乃不赦之罪無怪乎其臣

之尤而效之也又況當時游說之士朝秦暮楚去來無常多非本國之人而未有君臣之定分乎然則善會孟子之言正所以儆不臣之諸侯而伸君臣之大義於天下也豈亂賊所得而借口乎孔子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蓋事君猶事父也朱子曰臣無說君父不是的此便見君臣之義程子曰亂臣賊子只因見有不是處忠孝無二理臣子無兩心而留良乃欲區別於其閒至謂無不是一語可言父母不可言君上是不獨立意與程子朱子之說相背且竟以孔子之言載於禮經者爲不足信也是欲以其邪說簸惑天下萬世必不能泯之人心以從於悖亂也留良之罪可勝誅乎

呂留良云恂慄威儀註云德容表裏之盛則作求止若功閒疎而做成效看者亦隔也用力只在學修然必至表裏如此方是功夫足處

註云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此求止之功也又云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此得止之驗也一功一效判然甚明今留良謂恂慄威儀不可以成效言其惑人亦甚矣且又云用力只在學修然必至表裏如此方是工夫足處如留良之說用力只在學修則恂慄威儀非用力處明矣恂慄威儀表裏如此方是工夫足處則恂慄威儀之爲成效又明矣前所云恂慄威儀做成效看亦隔者獨何說耶夫解經者貴於釋人之疑今一說而前後相左摸稜兩端誠不知其何意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章 一

呂留良云此字指夫子之言本者大畏民志之所以然卽明明德也卽一聽訟而可悟必歸於明德此謂知本也大畏民志雖是本然只在聽訟上說此一事之本也到此謂知本句則已點明凡事總一本卽此可見乃萬事之本也

註云我之明德旣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畏服猶孟子所謂心悅而誠服也畏民志卽是明德之明民志畏則民新矣今云只在聽訟上說此一事之本謬也

呂留良云無情之不得盡其辭非特實之於鈞金束矢之際也周禮之戶口版籍咸隸於秋官是爾室之中皆閒覺已久納於大吏之庭矣

稽民人之數登其夫家之衆寡職已具於司徒鄉遂之官登萬民之數以詔司寇而獻於王又特屬之秋官司民者蓋聖人刑期無刑之意以爲民協於中則麗於法

者寡意甚深遠。今反謂是法所以威震乎民，不惟非孔子推無訟由於大畏民志之旨，且與周公設官分職之義大相剌謬矣。其强不知以爲知，而敢於誣聖人之經如此。

所謂誠其意者章

呂留良云：意之善不善，是致知條下事，此但說實用其力耳。實便自慊，不實便自欺，欺慊之分，獨中自知，故功在愼獨。今人都將誠字作善字解，與中庸誠字義相似，因欲於獨中分別出善不善來，遂誤入致知傳矣。且下節誠中誠字又如何說得去？又因註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兩知字，遂亂拈致知，不知此兩知字指其地言，卽中庸所謂人之所不見也。

致知誠意雖爲兩事，而未始不相因也。若云誠意之事與知無涉，則經文不當云欲誠其意先致其知矣。且所謂格物致知者，於所未知之理，研窮體究以求其知也。所謂謹獨者，雖已知其理，而臨事之時，恐爲私意所蔽、私欲所累而不自覺，故省察提撕以求無昧其所知也。知字徹首徹尾，如何離得？周子曰幾善惡，朱子曰審幾分別善惡，正愼獨內事，何乃云誤入致知傳內，而與誠意無涉耶？誠意誠字原與中庸誠字不同，程子所謂不欺其次也。然云誠字不可作善字解，則謬甚矣。誠便是善，欺便是惡。如見孺子入井而惻隱，善也；少存一要譽之心，則自欺而惡矣。但作實其意，則字義親切而有力；作善其意，則字義寬緩而無力。故朱子於聖經章誠意註，初作一於善而無自欺，後改一於善三字爲必自慊，合之誠字本義更著實耳，初非謂誠字不可作善字解也。留良錯會朱子之意，强分善與誠爲二，失之遠矣。

呂留良云：人每不能盡好惡之力者，緣其閒居不肯認眞用力，自以爲人所不見處可以放鬆，不知此處一鬆，無所不至。此放鬆處必有其端倪，卽謂之幾，此是私欲插根處。又云：看註中下一地字，則獨字指人所不見之時境言，卽與下節閒居相照，非謂心有獨醒、知有獨覺，復說到致知甲裏去也。

此以愼獨獨字卽當第二節閒居字看，大謬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也，但發一念，則爲獨知矣。若所謂小人閒居云者，但未見君子之時耳，雖或與物接，不害其爲閒居也。所以謹獨之功，其幾甚細。朱子言無自欺，謂如意之所發有九分九釐實了，只有一釐未盡處，便是自欺，此何等精細工夫。至於小人閒居爲不善，生於其心，見於動作，甚至與其徒黨共爲之，其狼藉亦甚矣。故朱子謂好善惡惡不誠是自欺，小人爲不善是自欺之極，以至於欺人，語類中言之甚明。蓋傳之引小人爲言

者、乃言其流弊之極、以警人一念初萌、不及覺察、潛滋暗長、莫知紀極、誠意之君子、當慎之於早耳、非謂誠意之功只勝於無所不至之小人。而遂稱極則也。留良以閒居字即當獨字註腳。淺深同倫。何其粗也。且其曰放鬆處必有其端倪、即謂之幾、亦非也。放鬆不放鬆皆端倪以後事、蓋一念之動、便是端倪、便有善有惡、周子所謂幾善惡也。於此不放鬆則能爲善去惡。於此放鬆。則流於惡而不自知矣。是端倪者。乃初動之幾。不能謹幾。乃謂之放鬆也。今云放鬆處必有其端倪而謂之幾。豈

大學　三十二

不倒置耶。

呂留良云好惡意也實其好惡誠意也好惡之實與不實只在初發念時省察令其好必如好色惡必如惡臭則閒居無不善之爲而誠中形外皆自慊矣故慎獨是誠意中細緊一步非誠意之外別有一條工夫亦非慎獨即誠意也　又云好惡是意實用其力如好好色惡惡臭是誠稍有不實用力處即爲自欺而不誠此五句是釋誠意正義但其用力之實與不實在閒居人不見處此是自欺之根須自己於此覺察而加謹焉此之爲慎獨此是誠意緊要關頭指示人下手不可以獨混意以慎混誠也看註中然其實與不實句用然字轉不一直說落細體會自明矣

又云慎有嚴善惡意誠則實有其善而已兩義不同獨非意也慎非誠也

慎獨是誠意要緊工夫、獨乃意之方萌時、所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即通書所謂幾也、於此能慎、則後此之意皆誠、於此不慎、則後此之意皆僞、故註中特下然字一轉、以明實與不實關頭正在獨知之地、語類所謂別舉起一句致戒者、言從意之全體中、特拈出意之方萌處說、未嘗謂獨非即意也。或問講毋自欺句、即云又欲其謹於幽獨隱微之奧。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正恐人誤認審幾一節工夫。在誠意之外、將誠意慎獨看成兩橛也。留良乃云慎獨非即誠意。不可以獨混意慎混誠。如其言。則本文於此之謂自慊句之下。先當用一轉以

大學　三十三

發其義、不當直接云。故君子必慎其獨也、且誠意與慎獨兩言之者、惟大學此章耳、其他聖賢之經與先儒之言、言誠意處。則不言慎獨。言慎獨處。則不言誠意。正以慎獨即是誠意、原非兩件工夫也。若如留良說、則如中庸云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及程明道云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此等言語。皆只說得一半。必須另補出誠意一段工夫。然後爲無滲漏也。可乎哉。且留良既云不可以獨混意以慎混誠。而又云非誠意之外別有一條工夫。則已自知其有所不

通而流遁其詞，亦矛盾甚矣。

呂留良云：自欺乃不實用力之由，自慊乃實用其力處，似反正一例，而實兩層也。

朱子答孫敬甫書曰：如兄所論，則是不欺後方能自慊，恐非文意。蓋自欺自慊，兩事相抵背，按此則留良兩層之說非也。蓋本文於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之下，便直接云此之謂自慊，明是一串事也。若分作兩層，則此之謂三字文義，如何說得去耶。

呂留良云：一念之實，一事之成，皆爲誠意。至念念如是，事事如是，積推開潤，無窮日日，念念如是，事事如是，堅推久遠，無間欲淨理純，行道實有諸已，乃所謂德也。不是誠意外別有箇德，亦不是纔誠意便是德，便能潤身。有一分德，自有一分潤，自下學立心至成德，有多少功候在。

既云不是纔誠意便是德，便能潤身，又云有一分德自有一分潤，何自相矛盾也。德之潤身，如孟子所云仰不愧俯不怍。蓋從戒欺求慊工夫積累得來。若止一念一事之誠，安得有此效驗，至欲淨理純，乃聖人之盛德，而留良以誠意當之，稍通文義者，不爲此言。

呂留良云：有謂心廣體胖即心正身修，君子必正其心，必修其身，故不敢不誠其意，曰心廣體胖何非章意所重，不過反覆形容一箇意誠景象耳。若論誠意功效，則直至平天下絜矩之道，也只得箇誠意，豈止身心關係哉。况廣字與正字，胖字與修字，俱貼合不上，正爲廣胖只是氣象上看，不是工夫效驗極頭實地，故章句或問及先儒皆未嘗牽引也。

心廣體胖，自戒欺求慊得來。註釋自慊曰快也足也，事快足於中，則內省無疚，泰然自得，而心廣矣。心廣則體胖矣。到此地位，雖非明明德之極功，然就誠意而論，已是十分功效。或云即此是正心脩身，固非；留良謂非工夫效驗實地，亦非也。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章

呂留良云：首節說不正之故，次節明身心之關，在字是正心工夫，是好字眼，與上有所不同，人要牽合有所謂有在，故不在先說壞了在字。

在字本是虛字，在於善則善，在於惡則惡矣。傳文在字固是好字眼，先儒所謂心在腔子裏是也。然舊解所謂有在者，乃指上文忿懥好樂等而言，欲動情勝，則在字又爲不好字眼矣。在此則好，在彼則不好，有何妨礙。留良又謂在字是正心工夫，此大誤也。在不在，乃指現成而言，有正心工夫則在，無正心工夫則不在矣。傳文此節言心不在之病，所以發明心之不可不正耳，非以在字爲工夫也。

呂留良云：大學誠意傳極著力，正心傳極不著力，蓋誠意在發動處芟鋤用力，不可不猛，到正心時已大

段是好只在打磨本體涵養此心使無偏倚固執之病而已故傳中只論不正之害不曾實講正心工夫以既知其爲不正之害只消畧畧提撕本不甚著力故也

留良謂正心只是打磨本體。大段不用力。此大謬也。註云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本兼動靜而言。蒙引亦云視聽時也要心在。豈可謂正心專是靜存工夫。即如留良言。知其爲不正之害。只消畧一提撕。提撕非即省察耶。朱子釋定性書云。忿怒則公觀理。與順二者。所以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偏倚固執之病。又豈畧一提撕所能廓清耶。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章

呂留良云但看諺下一莫字可知溺愛不明不獨指庸愚也頗有道義自命而營逐以濟不肖之惡或詞章名世而標榜以譽不學之文反躬試問眞不可解及其論剌他人又未始不了了也此在賢者不免況流俗乎吾輩有子待教者不可不三深省

朱子曰。正心修身兩段。差錯處。皆非在人欲上。又云人有正心而身未修者。故於好惡間。不可不隨人節制。按此。則此節莫知子之惡。只是愛之過而不知其惡。非明知而故護之也。如留良所言。旣道義自命矣。而又營逐以濟不肖子之行惡。此正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也。若夫實行不修。徒以詞章剽竊聲譽。又爲不文之子標榜。寡廉鮮恥。莫此爲甚。而呂留良乃謂之賢者。謂之非庸愚。不咎其立身之不正。而惟歎其教子之不善。即此一段言語。其底裏畢露。肺肝如見矣。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章

呂留良云時解誤看註中君子修身句遂將孝弟慈屬君子下三句屬國人說來竟犯第三節效驗矣於是又有謂上下句俱就君子身上說者亦非也直當撇開君子國人竟講家之有孝弟慈即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何等明白直捷

陸龍其松陽講義云。此條孝弟慈事君事長使衆。皆在

君子一人身上說。大全吳氏及蒙引存疑皆然。蓋事君事長使衆。是君子處國之事。不是國人從教之事。事君事長使衆。一件不妥當。便不能成教於國。自萬曆以前。從無異說。至顧麟士說約。始將孝弟慈屬君子。事君事長使衆屬國人。近又有謂上下截不著國人。亦不著君子。止空說理者。學者淆惑不定。惟仇兆鰲力闢時解。而從蒙存舊說。此三句始明。所云時解者。謂麟士與留良也。然則留良之曲說。龍其久病之矣。且留良釋下節。亦云此言孝弟慈之推行本於自然。是君子之事君事長

使衆。由家之孝弟慈推而行之。留良亦似窺見其義矣。何以釋孝者三段。乃云只虛言其理。不貼君子身上說耶。既不貼君子說。所謂推行者。果孰推之而孰行之耶。至此章釋治國之義。諸侯卿大夫士。皆有事君治民之責者也。留良乃謂事君如何貼得君子邊去。此尤謬誤之甚者矣。

呂留良云。上言家國之理本通。此下方言推行事效。此節乃上下交接處。言孝弟慈之推行本乎自然。只要誠心求取。而三者之中惟慈心最真而易曉。故特引以証三者之同。然非謂治國推行盡於慈。亦非謂推行便有政法作爲也。又云次節只說端倪自然。不說推行。又云第二節說道理已在推行處說推行。却只說端倪自然。仍在道理上看。到下兩節纔正講推行事。

按朱子語類。劉潛夫問家齊章並言孝弟慈三者。而下引康誥以釋使衆一句。不及孝弟。何也。曰孝弟二者。雖人所固有。然守而不失者亦鮮。惟有保赤子一事。罕有失之者。故聖賢於此特發明夫人之所易曉者以示訓。正與孟子言赤子入井之意同。此留良立說之本也。然其曰慈心最真而易曉。則又與朱子之意相左矣。夫朱子何嘗曰孝弟之心俱屬矯強。惟慈心爲最真哉。亦曰孝弟之心。愚者或失之。惟保赤之慈。則賢愚所同耳。一

經。留良引據。便以慈心最真爲言。其悖於理也甚矣。且留良既云推行不盡於慈。又云推行非有政法作爲。此何說耶。夫曰推行。則便有政法作爲矣。無政法作爲。則亦無推行之事矣。或問云。傳之言此。蓋以明使衆之道。不過自其慈幼者而推之。而慈幼之心。又非外鑠而待於强爲。事君之孝。事長之弟。亦何以異於此。觀此可知孝者三段。與此節引康誥言如保赤子。正說推行之事。若下兩節言化成之效。歸本於藏身之恕。却無推行之義。留良乃謂到下節纔正講推行。此於書旨全然不懂。

且與前推行不盡於慈之說。自相矛盾矣。尤可怪者。纔說此節言孝弟慈之推行本於自然。又云次節只說端倪。不說推行。既云不說推行。又云道理已在推行處。譫言譫語。教人如何理會。

呂留良云。玉樹堂諸子拈有諸己而後求諸人題。有謂宜重上半截。不則似爲求人而有諸己。非藏身之恕矣。予謂言各有當。此章恕字原在齊治上說。與他處恕字不同。故朱子謂尋常人有諸己又何必求諸人。無諸己又何必非諸人。如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是也。大學之說。是有天下國家者勢不可以不責他。蓋治國者勸人善禁人惡。便是求諸人非諸人。以此條觀之。可知此兩句却重下半截。蓋有諸己無諸己。皆指所求諸人非諸人之事理言也。求與非即上文所令。有與無即上文所好。因

所令轉出所好則此兩句自從求非轉出有無乃合語意若云凡治國之求人非人必有諸已無諸已而後可耳

按留良所引朱子此條特以明求人非人之不可無非以此為重而上半截反輕也論通章之義趣尋上下文之語脉重在有諸已無諸已明矣蓋求諸人非諸人者如條教禁令之施乃有國者之所同所爭者在有諸已與否無諸已與否耳不重根本而重枝葉有此理乎即如留良所云求與非即上文所令有與無即上文所好固也試問上文此句以所好為重乎以所令為重乎何

留良之不反而思之也且凡言而後字者未有不重上半截者也如此書知止而后有定一段物格而后知至一段及此章下文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三而后字皆重上半截耶重下半截耶此理至明人所易曉而留良故為改換面目朝三暮四以顛倒學者謂非狙詐之術其誰信之

呂留良云家國相通教成功效至三節已說盡第四節復承一人定國說到藏身須恕正補出修身為齊治之本恕字乃成教之要領即下章絜矩相連血脉也此三節咏歎正鞭辟向藏身之恕為下章絜矩之原不是重衍家國相關贅餘閒文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節已通結上文此三引詩乃反覆咏歎治國必先齊家之意朱子註甚明白非於上文之外別添意義也留良乃謂此三節正鞭辟向藏身之恕失其旨矣且此處既云鞭辟向藏身之恕不是重衍家國相關閒文後段又云此三節見家國相連處非復上節專說一人修身之義豈不自相剌謬乎

呂留良云合齊與治而總命曰教言在家則欲人人如此在國則欲家家如此也然必一家之人人如此而後可求一國之家家如此欲治先齊之正面也自藏恕喻人以上都責重一人身上此是說所以齊之本末盡得一家人人如此意故又引三詩咏歎指示箇景象所謂宜家人宜兄宜弟其為父子兄弟足

法皆指一家人人能如此意見家與國成教相連處非復上文專說一人身修之義矣

留良分藏恕喻人以上只責重一人之身至三引詩方說一家人俱能如此以成教於國非也如上文云一家仁一家讓皆通指一家言未嘗專指一人之身也如下文云宜其家人宜兄宜弟其為父子兄弟足法皆歸重於一人之盡倫非泛指他人也留良強分二解豈不大謬乎然留良所以為此說者其蔽有二此三引詩只以咏歎上文無別添意義而留良不知必欲強進一解其蔽一也此章言治國在齊其家只以家與國對不以身

與家對以齊家在修其身之義已於上章說明故也是以此章或言一身或言一家皆與治國爲對不必更分身家而留良不知必欲强作三層分疏其蔽三也

呂留良云欲一家中人人如此又有箇次第教成始於夫婦而後及兄弟而後及父母看中庸妻子合二節及孟子老吾老一節皆從夫婦兄弟說起蓋家之難齊最是此二項而二項中又重在夫婦兄弟之尤未有不起於閨房姉妯之際者故此二項人教成以教家無難卽以教國無難矣緣家人國人人人各有箇夫婦兄弟父子故教一家卽教一國之家家無二理也

中庸妻子好合二節先言妻子兄弟而後及於父母特以明卑邇高遠之意非劃定一家之中必先妻子而次兄弟而後父母也人惟以父母之心爲心則處一家之妻子兄弟各得其所亦猶以天地之心爲心則處天下之民物各得其所此西銘之大旨也烏有孝於父母必以夫婦爲先之理況此章引詩咏歎原無此意其曰宜其家人乃引詩斷章就君子之身而言第三節云其爲父子兄弟足法乃總一家之詞亦非至此而始及父母也留良之說由於錯看朱子或問或問云既結上文而復引詩者三何也曰古人言必引詩蓋取其嗟歎咏歌優游厭飫有以感發人之善心非徒取彼之文證此之義而已夫以此章所論齊家治國之事文具而意足矣復三引詩非能於其所論之外別有所發明也然嘗試讀之則反復吟咏之間意味深長義理通暢使人心融神會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是則引詩之助爲多焉曰三詩亦有序乎曰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也按此則朱子釋三引詩只是咏歎上文之意未引思齊之詩乃因釋傳而及之以示人下手工夫初非釋傳正解也若謂重在分別次序上則所謂復引三詩非別有發明者何以云耶況末段亦只云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未嘗謂由妻子及兄弟而後至於父母也留良動稱遵朱其實全無體會往往如此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章

呂留良云語句是從矩出道語意却是爲道指矩謂平天下之道雖與國有不同然卽在家國之矩絜之而得故曰平天下在治其國　又云絜矩人皆以心字混過縱好只做得矩字不曾做絜字不知矩是家國天下之所同治與平不同處正在絜字中見此道之所由出也故朱子謂到此節文成了方用得盡家國相關只在此心感應而國與天下相關又有政事之不同絜家國之矩於天下而道生焉故此節眼目在道字而因矩發道重却在絜字也

絜矩二字乃平天下之要領。道字只是虛字。所謂道者
卽絜矩是也。絜矩之道猶云孝弟之道仁義之道修已
治人之道之類云耳。今留良云從矩出道爲道指矩。則
似以矩與道爲兩物而相對。又云絜家國之矩於天下
而道生焉。則又似以道與絜矩爲兩事而相因。其不通
文理甚矣。此等言語。徒足以滋人疑惑。其於經義非徒
無益。而又害之也。

呂留良云家國相通以理以意國與天下相通便有
政事制度理意只以應感相示到政事制度便有宜
此不宜彼性情風氣之異矩只此矩絜處却不同
又云有云絜矩是家國已行不是到平天下方絜矩

不知正爲平天下道有不同故須絜耳如國之政事
與天下之政事其間許多條目參差不齊聖人正恐
於此處稍有未盡則不能均平矣於家國間得此矩
而絜之天下爲道務必求盡此參差不齊者耳故謂
矩爲家國所同則可若絜矩之道則畢竟朱子謂到
此節次成了方用得也蓋矩是理一絜是分殊重矩
字看則每縮到家國一源而此處却
重絜字註中推以度物正爲是也

家國天下。莫非此心之所推。均此矩也。然天下大矣。天
下之事多矣。苟絜之道有不盡。則矩之用有未周。故前
數章。不言絜矩。而此章言之。或問詳矣。留良乃云家國
相通以理以意。國與天下相通便有政事制度。夫齊治
平。各有當盡之道。若但以理以意。別無措置之法。無論

國不可治。家亦安可得而齊乎。留良又謂矩是理一。絜
是分殊。亦非也。絜矩云者。推其同以合其異。使不一者
歸於一也。若以絜字爲分殊之義。則經文於釋絜矩處
應別標親疎厚薄之義。不應直云所惡於上毋以使下。
以及前後左右。皆以情同理一者言之也。且所謂理一
分殊者。如孟子所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同一仁
之理。而所施於親與民物者。有差等是也。卽如所惡於
上毋以使下。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上下左右間。各有
當盡之道。終不成卽以事上者使下。待左者待右乎。但

絜矩之義。只就理一而言。而分願之各得卽在其中。因
其分之殊。絜以理之一。而後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不一
者歸於一。而絜矩之道得矣。留良於理一分殊之義。茫
然莫辨。不但不明於絜矩之道已也。

呂留良云人心所同有人欲有天理如好貨好色人
所同也然須是應好之色貨乃得若但說好色好貨
人所同却是人欲也遂人心之人欲則大亂之道矣
故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孝弟慈理義
之同然故曰矩禮樂刑政制度亦理義同然故曰道
從此矩推行爲道卽理義同然之用故曰絜矩之道
蓋謂絜人心同然之理而爲平天下之政事也但從
血氣嗜欲求各遂其願此是黃老之自然無爲釋氏
之方便普度非聖
人絜矩之道矣

人心所發有天理有人欲愛親敬長慈幼道心也饑食渴飲人心也自其人之身言之則有理欲之殊自在上者經畫區處使各得其分願則無非天理矣朱子答黃商伯書云須理明心正則吾之所欲所不欲皆得其正然後推以及物如其不然而以私意自便之心爲主又欲以是而及人則人道不立而驅一世以爲姑息苟且之場矣留良謂必應好之貨色始得等語即剽此說然謂血氣嗜慾之遂其願非絜矩之道則謬矣夫所謂血氣嗜慾者如飲食男女之欲之類此而不得遂其願尚

得謂治平乎孟子言好貨好色與民同之雖公劉太王之行王道不過如此若如留良言將謂居有積倉行有裹糧內無怨外無曠皆姑息苟且之爲乎

呂留良云有云德爲治天下之根本非德爲財本也財爲治平之末務非財爲德末也余以爲不然平天下章論財用自此始直至傳末皆言此事故先愼乎德一句德字便專就財用而言看此節註云本上文而言則德之本正對財之末正對德故下節緊接外本內末非可以泛論治平也從通章泛論不說道理不是實非本節之旨矣 又云本則理一末乃萬殊只是一箇明德對新民言則民爲末在聽訟言則訟爲末就財用言則財爲末須粘末看又須離末看如此本字須緊從財上較出方見親切然不得離看意則似專爲財而愼德語病不小矣

德爲治天下之本則是爲財用之本矣財爲治天下之末則是爲德之末矣此等分析無益於理原可以不置辨也若論此段文義則朱子註云本上文而言上文從先愼乎德說到有人有土方說到財用然則德者人與土之本不獨財用之本也財者不獨爲德之末較之人土尙爲末也就二者比之彼謂德總爲治天下之本財總爲治天下之末者不優於留良之說乎且留良既云本須粘末看又云又須離末看前既云先愼乎德一句德字便專就財用而言後又云恐似專爲財用而愼德

語病不小矣夫一言之間而游移矛盾至於如此所謂中心疑者其詞枝遁詞知其所窮也

呂留良云自誠意章至此章皆以好惡爲用力處然聖人論用力都重惡一邊看釋絜矩節便見論語講恕字道不遠人章講忠恕皆從不欲勿施故朱子謂絜矩正是恕者之事此節又是絜矩中一事其義本一恕以求仁故惟仁人能惡能愛此謂二字緊承上文側重惡人 又云釋絜矩之道節只言所惡道理原重惡邊說絜矩從恕字來不欲勿施強恕之道本如是

仁人放流一段承上文娼嫉之小人而言惡小人則愛善人可知矣故曰能愛能惡非有輕重於其間也且仁人之惡娼嫉之人正以其妨賢害能使善者不得進故

非放流之不可是則仁者之惡正根於所愛而發何反
云惡爲重而愛爲輕耶況聖賢之言理有舉其全而言
者有言其一邊而意已明者非以此爲輕重也如此段
言仁人惡娼嫉之人則其愛休休有容之人卽在言表
矣又留良引論語中庸不欲勿施以爲重惡之證則如
論語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中庸云所求乎
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又將何說以處之耶

呂留良云大道雖定用人理財固非又有所指卽絜
矩之道其義同也絜矩之道亦所以行此大道者與
忠信二字對非卽大道也絜矩之道從仁恕生來忠
信從誠生來皆所以行此大道者猶之中庸行達道

歸於達德達德一本於誠相似 又云註中明訓居
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蓋卽指禮樂刑政動止云爲
總包貨財舉錯之類而言非
絜矩之道也玩章句自見

大道卽絜矩之道也傳者何以不言絜矩之道而註又
何以云修己治人之術耶聖經首言綱領以明德爲本
新民爲末次言條目以修身爲本家國天下爲末傳者
逐條分釋至平天下章爲新民之極乃推原得失之故
而歸本於君心之敬肆以明經文本末之義蓋此絜矩
之道乃治人之事而本於忠信則治人之事卽修己之
事此絜矩所以爲大道大道卽大學之道也留良乃云

絜矩所以行此大道與忠信對猶中庸達德行達道而
德又本於誠是以絜矩與忠信爲兩物而相對又以大
道與絜矩忠信爲三事而相因也夫果絜矩忠信相對
而爲行大道之兩物則傳文推原得失何不並舉絜矩
忠信二者乎若以三者爲遞相因比之中庸達道達德
之本於誠不惟不明此章之義先悖於達道達德所以
行之義矣中庸所以行之者一。一字卽在達德之內非
德之外別有一誠而以之行德以行道也況忠信爲體
絜矩爲用全體大用備矣此外又有所謂大道不知果

何所指也或問云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絜矩之本也
驕泰則恣己徇私以人從欲不得與人同好惡矣按此
則大道仍當承上文好惡之公言忠信驕泰則仁不仁
之分也無私而當於理者仁也未能仁而本忠以行恕
者忠信也留良既知絜矩從仁恕生忠信從誠生是絜
矩卽恕也忠信卽忠也以忠信行絜矩所謂無忠做恕
不出留良何未之思耶

呂留良云以上只是說絜矩故於上節特註云自秦
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
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正結滿上文見此節之不粘
連楚書數節也又於此節註云因上文所引文王康

誥之意而言則此節當直承文王康誥兩言得失而不當承上數節又明矣或云此節是上承用人下接理財過脈不宜斷絕此正是謬論如其說理財上已說過下文不過因上有財意而申言之耳原非特起何用過脈哉總之眼光拘小只在財身上下尋來路去路而不知古人文章端緒接續脈絡貫通間見層出有別見於言外者其來路去路本自了然但粗心者自不辨耳

此章自第三節至此節分爲三段俱言好惡之公私而推原得失之故以結之三段意實相承故上節註曰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之極云云曰又皆以可見第二段言理財亦是申明上文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也又康誥節註云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

此節註云因上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蓋得衆失衆之得失以人言善不善之得失以身言忠信驕泰之得失以心言一節密一節故曰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傳文及註段落界限何等分明留良乃謂絜矩意上節已說完此節又另起總結直承文王康誥兩言得失不當承上數節然則康誥節亦當含上數節而承殷之未喪師節殷之未喪師節又將何所承耶留良全不細心體會反謂人皆眼光拘小不解古人文章脈絡何其妄也

呂留良云舒字有二義舒徐固是舒舒暢亦是舒也南北轉漕費以鉅萬固是不舒太倉之粟陳陳相因亦是不舒

漕運多少古今異宜然其立法之善否亦存乎其人耳如漢都長安轉漕稍難而鄭當時引渭水穿渠省漕運卒而關中多得穀唐都長安運道艱難粟不時至高宗中宗之世常間歲即車駕幸東都以寬民力及開元時裴耀卿請沿水爲倉轉相運置省費不可勝數而關內以饒此等規畫豈可少也漢文帝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實由重農節儉所致與此書所謂爲之者疾用之者舒

云者差不遠矣而留良乃輕訾之何耶

呂留良云君民上下相接純是義而其所以相接處原是仁不容分屬也然上但知有義則驕恣貪虐之患生下但知有仁則觖望僭亂之禍作故上專責仁則下自安於義

上好仁下好義雖分屬然仁與義無往而不在也不忍於民仁也禮下取於民有制獨非義耶敬其君義也急公親上獨非仁耶仁義惟患不知耳既知有仁有義而反爲貪虐僭亂之萌有此理乎即如此節以仁屬上以義屬下而下節以義爲利又以義屬上矣語固各有當也留良不知此理其言乃似仁義所以階亂者豈不怪

且謬歟。

呂留良云問大夫之富數馬以對正謂他物稱是耳若止煞點馬字講則謬矣

古者卿大夫之祿皆以田賦爲等車乘出於田賦者也。故數馬便知其車乘幾何田祿幾何留良乃謂止煞點馬字講則誤豈甸邱出車之法亦未之攷耶。

駁呂留良四書講義

中庸

天命之謂性章

呂留良云人生而知覺運動與氣質萬變原未嘗不是性但聖人謂此未是性之最上同然處惟就這上面看出健順五常之至善乃天命同然之本故曰天命之謂性與孔子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孟子道性善皆一綫印合之理非有所輕重立說也

所謂知覺運動者。非性也。心也。黃勉齋云。此身只是形氣。神理。氣能呼吸。能冷暖。神則有知覺能運用。理則知覺上許多道理。此論最爲明晰。人生五官百骸莫非形

氣。而神獨屬心。心者。神明之舍。氣之精爽也。故有知覺能運用。朱子曰。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以智之一端言。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爲是非者。心也。知覺之是心非性。顯然可見矣。今以知覺運動爲性。是即釋氏之認心爲性。告子之以生爲性也。氣質之性之說始於程張。謂人性皆善。而所稟氣質不無淸濁厚薄之分。理麗於氣。氣淸則理亦淸。氣濁則理亦濁。此所謂氣質之性。非

卽以氣質爲性也。

呂留良云有謂天者自然之謂也然專言自然而不
言不已則勢必專以氣質爲性曰卽自然二字便有
正義有邪說謂性之善本固有自然非由外鑠此正
義也若謂一切動止無非自然卽邪說矣至不已二
字又是一義與此處無涉卽不已亦須分看指此理
之不已則正義也但空說不已亦可扯入邪說去

中庸恐人以性爲後起勉強之數。故直指其原曰天命之謂性。其出於自然。不待言矣。至一切動止。無非自然。此說正須分別。如所謂吾耳能聽。目能視。要甚存誠主敬。此則老氏無爲。釋氏無心之說也。若當動而動。當止而止。率性而行。何嘗不是自然歟。以爲邪說可乎。至不已二字。乃天命之本然。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在人則天理流行。無一息之間斷。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天人賦受之要。無過於此者矣。謂不已之義。與此無涉。可乎。且又云空說不已。亦可扯入邪說去。夫中庸言天言聖人。無過於不已者。天地惟誠故不已。聖人亦惟誠故不已。所謂至誠無息也。易言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豈邪說之所得而牽混乎。

呂留良云率性是指理上事而氣在其中所謂自然
者謂率字不說工夫耳人欲講得自然二字微妙遂
說入化機自動不知其然處不知此只得氣
上事乃二氏之自然非聖人所言之自然也

爲率性而飛。魚率性而躍。正是化機自動。不知其然處。氣之所在。卽理之所在。留良於理氣二字。全無體認。所以開口便錯。

呂留良云一部中庸只明一道字故下節卽接道字
說去性者推道之原教者明道之事三句總以言道
也首句從天說來末句從聖人看出中間率性又人
與物共要之此道爲吾之所固有只在吾身上看則
天與聖人人物總在道裏中庸拆開說有此層次
耳天與聖人卽吾身是性命與教卽吾身之道也

性道教俱兼人物言。章句甚明。今曰率性又人與物共之。是以性教耳屬諸人。而於物無與也。不明與章句背馳乎。

呂留良云修道之謂教一句是全部總序故此句須
直承第一句說

天命之謂性三句。正是中庸全部總序。非獨修道之謂教一句爲全部總序也。且云此句須直承第一句說。殊不可解。既云修道。則明自率性而來。豈得不承第二句。況此節三句本一脈串下。旣承第二句。則明自第一句來矣。無益於理而徒增纏繞。最講家之大病也。

呂留良云與說分裂都在教上起彼亦一是非此亦
一是非反以聖人之道爲外鑠故子思立說以辨明
聖教看上兩箇之謂正
爲第三箇之謂而設

性是道之原。教所以修道也。中庸乃明道之書。所以第

二節。便提出道不可須臾離。後面十數章。皆以道字領起。酌理而論。當重率性之謂道句。今謂上兩箇之謂。正爲第三句之謂而設。其謬已甚。且留良謂異說分裂。都在教上起。豈知教之所以異者。正由所見性道各別。性其所性。非吾所謂性。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此教之所由以異也。此三者本一串事。豈可妄截自某處起耶。

呂留良云。道不可離。因爲從性命中與生俱來。非由外鑠我。雖不明不行。道却未嘗頃刻離我。離道者。至桀紂而止。然道終未嘗離桀紂也。此雖承上注下轉接語。却是中庸絕大關捩。下十三章至二十章。皆發明此句之義。

此卽存疑道跟著人身。無乎不在之謂也。然道不可離。是說人不可離道。道不離人。是前一層意。今却翻轉在後面說。却似人自然不能離道。而體道之功。可以不設矣。此說楊龜山曾有之。朱子辨之詳矣。不宜復以爲說也。

呂留良云。戒懼愼獨工夫。整然兩節。但上一節是總投工夫。此節是逐處緊要工夫。提省界限。有此兩節。做時原只是一片。不曾拈一放一也。

君子體道之功。只是一箇主敬。戒愼恐懼愼獨。皆言敬也。動亦敬。靜亦敬。由靜之動。一念初萌時。則尤敬。敬是徹內外合始終全體無間工夫。然靜時畏敬。只是涵養本然。而致中也。省察於方動之時。所以遏人欲於將萌。動時加謹。則兼省察。涵養於未發之先。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致中也。省察於方動之時。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致和也。上節雖槩言統體工夫。然爲下文致中張本。畢竟以靜存爲主。蓋從睹聞追到不睹不聞盡處。以明君子靜而存養之功也。下節愼獨爲致和張本。涵養省察。只是一箇工夫。遏人欲。卽所以存天理。非有二義也。留良乃謂提省界限。有此兩節。做時只一片。未嘗拈一放一。是以存察爲一時下手工夫。無分已發未發也。試

問靜時如何用得省察。省察矣。尚得謂之不睹不聞乎。獨者。人不知而已獨知之謂也。獨知矣。尚可云動察而兼靜存乎。且愼獨愼字。卽上節戒懼字。故註中補出尤加二字。謂只此畏敬之心。比靜時有加耳。非別有一愼獨之功。必須兩處撥拾也。留良襲朱子語類統體緊關之語。刺刺不休。而於統體緊關之義。究懵然未解也。

呂留良云。或云靜存動察。是學者入手兩事。然究極之善動。實本於善靜。世之善處靜者。只是氣機偶息耳。而亂動之根本未嘗泯。試以晝夜驗之。人心無事時比有事時爲靜。而寐則尤靜。人心一有推念躁想。則睡不去。無問見思慮寂寂寧機。此靜境也。而夢中顚倒昏亂。一點靈性。爲濁氣所掩。渾如死人。則可知

日間靜時之靜亂動之根本未嘗汨如龍谿所謂日間養得清明夜間夢亦清明日間攪得昏雜夜間夢亦昏雜者以此靜驗彼靜瞭然可見夫人之一心夢中尚不能自主况疾病乎疾病尚不能自主况死時乎思及此未有不惕然自失者學道者試叅之其說何如曰工夫雖然滴箇然却不是動靜截然兩對戒懼是統體愼獨是細分於關頭緊要又加謹耳若截分動靜是所睹聞時反不用戒懼耶聖學隨動靜做工夫使此心敬謹凝一無間耳無惡動求靜之理或曰周子之主靜程子喜稱人靜坐非歟曰此非彼之所謂靜也動靜有就理言者有就氣言者有就時地言者周子之主靜以理言也正恐人錯會故特下本註云無欲故靜程子喜人靜坐喜其人內求不外馳耳亦非以靜爲教也若龍谿之所謂清明昏雜却只就氣上立脚二氏之徒稍有工夫者即能於死化疾病睡夢時了然不昧他便道是極頭士人亦以此哉之不知此只是氣上事所以他道些子只好在靜處玩弄纔到動處便擾亂用他不著故分動靜爲二而惡動而求靜可知他清明之時其昏雜之根本未嘗汨故聖賢勿貴也若周子之主靜即程子所謂動亦定靜亦定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酬酢萬變而主宰嘗肅故其靜非晝夜昏明之可擬也學者知此則彼說之不足

叅自明矣

龍谿議論誠多偏駁至所云日間養得清明夜間夢亦清明立言固自無弊理與氣本不相離氣清則理存氣濁則理亦從而晦矣孟子云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至旦晝牿亡則夜氣不足以存此即日間攪得昏濁夜亦昏濁之謂也豈可以其言之出於龍谿而概謂不然耶留良又謂周子之主靜即程子所謂動

亦定靜亦定此亦不然程子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以理爲氣之主合動靜而一致者也周子所謂主靜者以靜爲動之根示人以用力之本者也朱子釋主靜云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是以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於靜此朱子釋主靜之義即周子自註無欲故靜之意蓋欲者感於物而生者也未感則無所謂欲矣然非平日涵養功深則其心不能自主思慮無由驅除正如程子所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如此則未與物接早已膠葛纏擾至應物時如何能有善而無惡此聖人所以一天下之動者必以靜爲之本也靜者無極太極之本體主靜即所以立極也呂留良因上云定之以中正仁義遂以主靜爲定性之定不知此所謂定者以性之靜定情之動也中正仁義性也而以人生而靜者爲最眞故必主乎靜而後五性之感動乃可得而定也若定性書所言動亦定靜亦定其功效在主靜之後惟主靜以一天下之動斯萬感紛紜不足以累吾有主之中此所

以內外兩忘也。故謂定性由於主靜則可。謂主靜即性之定。則講理文義俱不可通矣。至伊川程子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此程門之教見於其書者非一。如之何而可破除耶。即留良亦謂程子喜人靜坐者。喜其不外馳耳。夫不外馳。非即靜之謂耶。而曰非以靜爲教。獨何說哉。大抵朱子之學。本於中庸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是以平日指示學者。惟以存心致知。交養互發爲進道之門。自留良闢王氏致良知之說。乃并所謂存心者而廢之。言理則以爲在心外。言學則諱言主靜。由是開支離之徑。廢立本之功。此正朱子所譏訓詁詞章俗學之尤者。不可以不辨也。

呂留良云健順五常是性即此性之具於中而未動處謂之中與太極之無極相似非性之上另有一件中猶之太極之上非更有無極也異學指心爲性以生謂性必去理而尊氣遂認仁義亦屬後面事而於上面別指其虛活難言者當之不知此卻是仁義下面東西也這裏正須明辨

朱子曰。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則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知此。則性道中和之義了然矣。蓋陰靜陽動者。氣機也。在人

則爲虛靈不昧之心。方其靜也。具衆理而寂然不動。此未發之中也。及其動也。應萬事而感而遂通。此發而中節之和也。未發已發。如陰陽之不同位。而所性之理。實貫通主宰於其間。猶之太極之兼氣機爲動靜也。故以太極言性則可。以中比無極則不可。在留良之意。不過以無極即太極。喻性與中非兩件。然其流弊。將有以中爲天命流行之本體。而混已發未發爲一時。如餘姚之論者。不少矣。且中與性雖非兩件。然未可以中字。即當性字。中爲性之德。猶言天圓地方。程子謂不可以方圓爲天地是也。若周子所云無極而太極者。太極本無極也。故下文但言無極之眞。不復言太極。如留良言。則首節天命之謂性。亦可云天命之謂中。下節致中。亦可云致性。有是理乎。況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中節之和。根於未發之中者也。情之德。即性之德也。第曰情耳。則五性感動而善惡分焉。亦將混情與和爲一。而比之無極太極乎。

呂留良云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不指養成性體亦不說偶然合節是言人心性情之德其本來道理如此偶然者豈能皆中養成者即下致字中事養成乃復得此和非本然之和也

中節曰皆者謂凡發而中節者即是和非謂有全體之和無一節之和也如孟子言乍見孺子將入井而怵惕情之偶然也謂非中節可乎至於此段只言本來道理章句甚明不須置辨留良又謂養成之和非本然之和亦未明理譬之本清之水與淘去沙土而後清者有辨乎抑無辨乎留良書中似此等無益之辨徒足以紛學人之志慮而反晦經文之大旨也

呂留良云有謂已發處即是未發已屬牽扯混話又有謂不得不發而未發本體不與之動更不成道理如此則性情有兩件作用而所謂發者即屬妄緣所謂中節亦涉外假矣　又云即已發內有未發是野

狐禪亂道斷發而本體仍寂是外道打成兩橛語學者奈何粗淺至此此說原於陳湛以慎獨獨字爲心體之妙皆聖經之蟊賊學者不可不辨也

程子以中爲在中之義又云未發即是中蓋中一名而有二義未發之中不偏不倚之謂也猶之立乎東西南北之間南北東西皆其所有也若偏東則不能有西偏南則不能有北矣人心至虛至靈當其未發無所謂喜怒無所謂哀樂而喜怒哀樂之理具在此所以不偏不倚而謂之中也有不偏不倚之體而後有無過不及之用譬如明鏡止水光耀內含不著一物故能隨物賦形若先有一毫形影在內則不能照物矣發而中節者當喜而喜當怒而怒非有喜怒於我也故曰聖人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此未發之中所以爲天下之大本中節之和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也朱子與張南軒論中和初書曰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其寂然之本體未嘗不寂然所謂未發如是而已此因程子有凡言心皆指已發之說故謂言和即包中在其內乃朱子未定之論也王陽明湛若水藉口朱子舊說遂其荒誕不經之論陽明以未發之中爲良知無分有

事無事若水以慎獨獨字爲心體後之講家沿襲謬論鄒守益則云喜怒哀樂無未發之時即發而有不發者在吳默則云喜怒哀樂未發即涵養也本體即工夫工夫即本體張彥陵則云中者一真自如萬境不染之謂高存之則云中者天命之性豈有未發之時種種謬誤總緣不肯分已發未發爲二時遂墮落禪家如如不動宗旨若未發已發判分動靜則方其存也思慮未萌知覺之靈未嘗或昧是即靜中之動也及其發也事物糾紛而此心之本體未嘗牽擾是即動中之靜也寂而常

感感而常寂。此朱子之定說也。或疑感而常寂。非卽初書寂然之本體未嘗不寂然之說乎。不知初書所言萬起萬滅。本體未嘗不寂者。謂已發卽是未發也。三書所言感而常寂者。謂因物付物。品節無差。不假安排布置而所性之本體常定。故引易艮卦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以証之。繫傳謂何思何慮同歸一致。亦卽此意。通書云。動而無靜。靜而無動者。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神也。斯言尤爲明切。蓋無靜中之動。則寘然罔覺。無以爲應物之本。無動中之靜。則憧憧往來。不能以有爲爲應

迹。其失與艮知自然之學。正相等也。呂留良但知本體寂而不動之非。而不知其謬誤由于混動靜爲一時。雖極意駁斥。徒資口實。而天理周流。貫徹動靜之義。轉滋蒙晦。何粗疎之甚也。

呂留良云離第二三節講致字者邪說也卽第二三節是致者淺說也註云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可知有多少次第境界在

戒懼於所不睹不聞。卽致中之功。愼獨卽致和之功。朱子之定說也。而留良以爲淺說者。緣誤認註中而約之而精之等語。謂自所睹所聞之戒懼。約之以至於不睹不聞。而其守不失爲致中。自隱微之愼。精之以至於顯著。而無適不然。爲致和也。不知致中屬靜。致和屬動。謂致和兼微顯可也。謂致中兼動靜可乎。況靜時工夫較難於動。微處工夫尤密於顯。故言靜可以包動。言微可以包顯。不睹不聞猶戒懼。則所睹所聞之戒懼。不待言矣。獨知之地加謹則顯著時可知矣。安得謂第二節之外。別有致中之功。第三節之外。別有致和之功乎。語類云。所謂約者。莫只是不放失之意否。曰固是不放失。只

是要存得。伊川所謂只平日涵養底便是。新安陳氏曰。收斂近裏貴乎約。審察幾微貴乎精。按此則約字緊貼戒懼。精字緊貼愼獨。兩以至於字。直趕下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謂從戒懼愼獨上用功。造到純熟無間。則至約至精。而中和乃致耳。非以自動至靜爲約。自微至顯爲精也。且留良既云離戒懼愼獨者爲邪說矣。又云卽此是致者爲淺說。使人尋覓於不卽不離之間。無異於繫風捕影之不可捉也。留良既闢釋氏。而又竊其機鋒。以誇神妙。凡云既非如此。又非

如彼。卽此亦非。離此亦非者。每章之中。不一而足。豈知釋氏之理。有非有非無。不在中間。不在內外之說。若聖經之言。理歸其分。事循其則。一事一物。各有歸著。不可以游移惝恍之解。雜於其間也。譬之采齊肆夏。冠裳玉佩之區。而以吞刀吐火。幻怪離奇之術施之。此朱子於雜學辨中。所以深病張子韶之徒說經之誕妄也。而留良亦陰用其術何耶。

仲尼曰君子中庸章

呂留良云。或云君子之德旦懼致未發之中隨時處中是愼獨致已發之和小人反是非以時中爲戒懼照下無忌憚也照無忌憚當以愼獨一對耳顧麟士云按註君子知其在我三句是時中上一層話推原其平日也而無時不中一句方是正說小人不知一句對君子知三句不戒懼意已在裏面則肆欲妄行二句對無時不中一句不可以無忌憚對戒愼恐懼存疑說是又爲通之此解最確日註先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然後云君子戒愼恐懼而無時不中先解時中之理而後說君子之所以時中則戒愼恐懼正講時中以對照無忌憚非推原平日林次崖顧麟士之說皆誤也蓋時中只在事理上看卽首章第二節註中所謂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者也惟戒愼恐懼乃能體得此理於已無時不中卽所謂常存敬畏而不使離於須臾者也故程子朱子皆只說戒愼恐懼而不及愼獨煞有意在愼獨只說事幾交接頭上尤要加謹戒愼恐懼兼動靜統終始而言時中者無適而不中亦是統體說不指交接頭上說故謂君子貼戒愼恐懼而時中貼愼獨不可以戒愼恐懼對無忌憚者皆誤也

朱子云。爲善者君子之德。爲惡者小人之心。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無忌憚者有之。旣是君子。又要時中。旣是小人。又無忌憚。按此則諸家以靜存屬有君子之德者非也。然註中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是言君子常存敬畏所以能時中。正對下小人無忌憚說。蓋時字有時時隨時二義。而時時之義。卽包在隨時內。此就發見處說。乃無過不及之中。卽中節之和也。但必體立而後用行。故以戒愼恐懼統言之。朱子所謂無過不及者。卽其無偏倚者之所爲耳。留良乃謂時中者無適而不中。亦就統體說。是以中兼大本達道。而時中爲靜時亦中。動時亦中也。無論經書中。凡言時中。皆謂無過不及之中。卽此章註云隨時處中。又云中無定體。若兼未發言。則未發之中。豈得謂無定體乎。且未發矣。又何所隨而處中乎。背理字義。一毫不可通矣。

呂留良云只加一個時字便藏得個庸字註云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正還庸字下落若只作因時爲變不討得戒懼源流卽是後世講作用學術未有不流於無忌憚者

君子之中庸。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時字內有工夫。謂君子隨事隨時。存省克治。以體此中道

也。註云是乃平常之理。蓋因本文言中不言庸，故補云是即所謂庸也。如留良所云，竟似特加一個時字為庸字注脚，遵註而不體會註意，同於悖註。留良之論，大率如是。

呂留良云：時中與無忌憚正相對，中字本天來，不本心來。惟君子無時不戒慎恐懼，故能隨時處中。若但作達權通變作用看，卻正是小人之無忌憚。小人也不是一味狂獗，他也見一種影子，只是憑心起義，不知天命而不畏也。雖倖成事功，已離天則。他何嘗不自以為時中，所謂本領不是，一齊差卻也。

中之理固本於天，然天既以此理付於人，則所以存此理發此理者，皆人心之所為也。論語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今云本天而來者，不本心來，然則從何處而出耶。留良之執滯不通如此。君子之隨時處中，有經有權，固不專在達權通變上見。然應權而權，亦時中之所在也。今云達權通變即是小人之無忌憚，然則經書中凡言權處，皆可為小人借口，皆可為小人作階梯耶。留良見理偏枯，其說經處不能有益，而反有害，多此類也。

子曰道之不行也章

呂留良云：知字非對行之知，統明行而言，乃提撕省覺意，即孟子所謂弗思耳矣也。

知字合知行二意說，本蒙引。留良以提撕省覺當知字解，由誤看註中人自不察。察字耳，豈知此察字在鮮能能字內，乃著力之詞。至知味知字，兼知行，則現成之詞。察在前，知在後。今以察為知，則既失其義矣。又集註所謂察者，言道在日用間，顯而易見，人只鶻突過去，是以有過不及之弊。猶之飲食者，因任口腹，不能辨別飲食之正味耳。察是隨事體察義理之意，非提撕儆覺之謂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章

呂留良云：舜能不自用而取諸人，所以為大知。然其所以能如此者，舜固自有其知之本也，而又擇之審如此，此其所以為大耳，非全無已知而恃人以為知也。看註中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二語自明。又云：其不自用而取諸人處，多有聖人本分在，不是單靠衆人也。其好問好察，隱揚執用，不是大知如何能有此精切不差之權度。但有聖人權度之精，而又必不自用而取諸人，如此此其智之所以尤大也。

此二段全襲朱子語。然朱子謂舜本自知，而能不自用而取諸人，此所以為大知，非謂舜之所以能取諸人者由自有其知也。至註云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乃承上文釋執兩用中而言，謂舜所取者人之善，而執而用之，則由自己權度之精也。必如此補足道

理乃完全。今留良以補足之詞，爲大知之正解，誤矣。且以舜之聖，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乃其固然耳。其大而不可復加處，乃在不自用而取諸人，合天下之知以爲知。所謂太山不讓土壤，河海不擇細流，此何等氣象。夫子所以深贊其大者以此也。留良識見低小，乃切切然於權度不差處爭。聖人身分，豈不可笑。

呂留良云舜本自知又能合天下之知以爲知故曰大也問察四句正見其大處非舜之所以爲知處看註云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便得此意

此章贊舜之大知，自好問好察，至執兩用中，皆其大知處也。留良將舜之大處，與舜之所以爲知處，分而爲二，則已謬矣。又謂問察四句見其大，而註中權度不差乃其所以爲知，豈非謬而又謬者乎。

呂留良云此兩端不是兩頭只兩樣相似皆善也於兩樣中審擇其至善之一即謂之中非即始栗終由小推大之謂混論語無知節兩端義不得彼兩端有中間此兩端無中間

兩端謂過不及之兩端，不限定是兩樣也。如有功當賞，或云當厚，或云當薄，將此兩端酌量，如言厚者是，則從厚爲中；言薄者是，則從薄爲中。如厚者太厚，薄者太薄，則酌量於二者之間以爲中。若拘定於兩說中從其一，

不許善言有三有四乎。且安必兩者之定有一中乎。凡言兩端無中間者，謂善惡兩端，不是善，即是惡，更無介於善惡之間者也。若同是善言，無論一厚一薄，有中間，即兩厚兩薄之說，亦必有中間。舜之用中，擇其至當不易者而用之，不定是兩端之二，亦不定是兩端之中間也。留良謬謂此兩端無中間，心粗至此。

呂留良云聖人所以不自用而取諸人只爲中無定體恐有未盡而求之衆人邇言正爲中不離庸也可知道只得中庸大知乃所以行中庸此作傳微旨也

舜之好察邇言者，取善之周耳，非謂專察邇言，而深且遠者反不察也。註云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註意明白如此，而留良夢夢，至引中庸庸字以明邇言之義，可謂謬之又謬矣。夫所謂庸者，謂其理之平常耳。若其事，則雖大聖人經天緯地通變達權，無適而非平常也。豈可以邇言爲比，而謂庸字之義止於如是而已哉。留良讀書泥於文句，而闇於義理，大抵如是。

子曰回之爲人也章

呂留良云爲上章能擇不能守者指示一箇樣子與舜大知章同例得一善正見顏子所擇守無非中庸

不是著向一善上說工夫下手也

正是說顏子之於中庸能擇能守以示學者下手工夫。至於顏子所擇守者無非中庸義具本文何煩推闡。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章

呂留良云道是中庸却說不可能則過者止矣道是不可能却只是中庸則不及者跂矣

中庸雙對過不及不可能亦雙對過不及今以中庸單對過者言不可能單對不及者言固已不可解矣且中庸理也不可能言人體道之難也能者卽能乎中庸也如之何以爲二物而對舉之耶。

子路問强章

呂留良云和與中立與國有道無道例看不重重在不流不倚下半橛乃是君子之强處

此段全抄朱子語錄而若自己出何耶。

呂留良云立言自有淺深道理初無內外如此節和與中立自與首章中和迥然兩義牽扯附會不得或云中和無兩義此從涉世言耳漫從粗淺處說起恐涉末世黨錮時節義餘論故必須說本體此種謬論直是强作人言既曉從涉世言則不當從本體說明矣惟其從粗淺處說而强之本體精明醇切乃見談理之妙如此卽涉末世餘論何害若必以說入心性爲內爲精以事物世故爲外爲粗則全非聖賢道理最是不通秀才見識

中曰立和曰不流初學童子亦知與首章中和之義無涉留良只爲要發內外精粗一段狂言乃以不通之說硬派秀才身上集中如此類甚多。

子曰素隱行怪章

呂留良云告子遺說至宋而忽猖子靜一宗至明而大熾告子子靜當時幸有孟朱闢之力辯之明然且後世有述如此若良知立教至今曾未有孟朱者出雖困知記讀書劄記象山學辯閑闢錄學蔀通辯諸書未嘗不指斥其非然皆如蜀漢之討賊其號非不正而力不足以勝之其流毒惑亂正未知所屆耳顧天下有識有志之士共有大擔明白此事

此所謂大言不慙也。留良闢陸王之學多勦竊陳清瀾羅整菴語然二家反覆辯論總是發明正理何曾一語謾罵使陳羅見留良書其痛恨又不知當何如也。

呂留良云第三節總結上兩節註中雙承甚明依乎中庸二句平分直下唯聖句總對弗爲弗已白文語勢亦甚明自胡雲峯倡說側重遯世句乃云依乎中庸未見其爲難將兩句强分難易他看得依乎中庸與遵道而行無異直是心粗不知聖學大段全在依乎中庸內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正是依乎中庸達天自得之妙兩句離說不得一分輕重連遯世不悔亦不切聖人分上矣

側重下句乃饒氏雙峯語饒氏謂依乎中庸未見難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是難處誠有語病然易曰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潛龍也論語首章必說到人不知而不慍乃謂之君子卽如留良所云亦必造到不悔地位

乃見君子依乎中庸，達天自得之妙。豈得將下句納在上句內。鶻突看過乎。況註中既以二句分對上二節。則依乎中庸。是無過。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是無不及。明白之甚。留良欲連兩句為一氣。不與註相刺謬乎。

呂留良云。自仲尼曰君子中庸章至此為一大起結總以明中庸之義言過言不及中庸之所以失也言知言仁言勇中庸之所以明而行也知必如舜仁如顏淵勇如子路分言德之成也統仁知勇之全者其惟孔子故開端以民鮮能起此以惟聖者能之結照應分明中間鮮能知味起舜之大知不能期月守起回之為人中庸不可能起子路問強皆一能字作線直至聖者能之能字總收

能字作線。於中庸立言之旨何涉。使讀書者只擺弄此等機括。於經義何所發明。此留良之俗陋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呂留良云夫婦之愚可以與知不是說夫婦知道即夫婦之愚道亦不離耳與知只是萬分中一分非道之全也夫婦二字只從居室而言聖賢學問俱從此起此纔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不是云愚人可以與知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本句文義。正謂夫婦與知乎道。若泛以道不離物為言。則草木土石。道亦未嘗離也。何待說夫婦耶。且此句本意謂道之小者。夫婦可以與知。今留良云聖賢學問。俱從此起。則以小為大矣。子思之意。本謂愚人可以與知。以見道之無不在。留良乃謂不是愚人可以與知。而義主於夫婦。此等曲說。實經傳之蟊賊也。

呂留良云釋氏小天地小之以無儒者小天地小之以有以天地之有礙其無故小之此誕妄無忌憚也以道皆實有有天地之所不能盡正見天地之所有不可窮也

釋氏混融大小。所謂極小同大。極大同小。不曾有小天地之說也。儒者父天母地。敬畏天命。程子曰。君子終日乾乾。言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何自而有小天地之說。留良肆口妄談至此。使人駭愕。且曰小之以無。小之以有。亦無此理。既已無矣。何大小之可言。既已有矣。則大莫大於天地。愚何道而能小之耶。

呂留良云上面說費在廣大無盡處儘放得開濶令人茫洋自失第三節又就其中變動流露處提出示人無所不在無時不然當下色色可會所謂喫緊為人活潑潑地也上面是橫說此是竪說上面包羅全體此是在交接當機

留良云。上面說費在廣大無盡處。儘放得開濶。令人茫洋自失。此大謬也。聖賢道理。明白正大。何至令人茫洋自失。如莊周列禦寇之荒誕乎。又云。上節是橫說。此節是竪說。此亦不然。所謂上下察者。言道體流行發見。充

滿偪塞於天地之間，無一毫空缺間斷，橫豎看去，觸處皆是，所謂活潑潑地是也。即上節以全體言，大莫載，小莫破，橫豎俱包在內。留良拘泥上下字面，將兩節分作橫豎說，何粗心乃爾。且與所言就流露處指示，無所不在，無時不然之說，不自相矛盾乎。

呂留良云中庸特下夫婦二字不是泛然天地者造物之大夫婦也故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又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道理次序如此聖人功用亦如此宇宙感應[illegible]化云為無不由此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庸特於此章提出此意下章即指子臣弟友與易傳之

理相會照然可見也故註下居室之間四字亦正不泛然吾舉此說人多信不及且有譏笑之者只緣今人渾身是人欲而於此尤為人欲之極看得曖昧隱褻不可以口宣而筆書者不知聖人卻看得此為天理之極大極微處戒懼慎獨正於此下手於此能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則其餘倫物皆無難盡難通之處矣夫婦二字是通章微旨實在居室上講一陰一陽至天地而極故對舉結

史伯璿創為不經之論，猶謂夫婦所與知與能者，只此居室一事而已。留良竊其說，敷衍數百言，直云宇宙感應變化云為無不由此，豈知中庸言夫婦之愚、夫婦之不肖，對聖人天地言，以明道之至微至近處，夫婦可與知與能盡其量，則聖人天地有所不能盡而已。何嘗在夫婦兩字上著解，必重看夫婦字，則與知與能，乃道之本根。其與經旨兼舉近遠以明道之費意，河漢不相涉矣。謬乃至此乎。

呂留良云註只結上文三字不是上三節說道而此節責重君子可知故作體道者說開非或於空論道後補出君子意亦非蓋此章只明道不可離而不離道之意即在其中看第二節註云近自夫婦居室之間正指天倫人道之始則夫婦二字已具有事業工夫在不與佛家善男子善女人同例也知前節夫婦即有居室之間四字則此節結上文自應有戒懼中和之意又何須分作兩層乎艾千子云造端猶言下手入門工夫耳乃君子入道之始事非謂天地造化之理始於夫婦也造端夫婦以見道始於日用彝倫方是君子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不可斯須離道之意此夫婦字即此章與知與能後章子臣弟友宜室家

樂妻孥父母其順之旨非禮始男女化起陰陽合生於兩愛生於欲之謂也此天地間大道理與君子入道工夫何涉又云此章總說道體下八章又就此章節節推明各有本義無一複疊如千子言則下數章皆重出矣看此節註只結上文三字則造端及至是就上文兩頭總數包括語造端非下手入門及至察乎非成功究竟也到不遠人章乃漸推出兩頭極重來就人身上說素位章又就人身所處之位上說遠邇高卑章方在推行之序上說即此三章以至問政章亦只是虛指道理如此皆以申明道不可離之意不言君子不離之功而不離之功已在言外自鬼神章開出誠字問政章末開出明誠天道人道為下半部中庸張本方是說君子體道不離之實上半部只講道之費隱未之及也至夫婦二字的確宜實發不是泛當人字用故註中特下居室之間四字鳶飛魚躍皆指陰陽妙合絪縕化醇之理此章全主此意故下章充之子臣弟友至遠邇高卑章又從妻子好合說起以見自邇自卑之意脈絡分明可按也

造端及至乃自此至彼之詞留良認作天下萬事萬物
皆從夫婦造始一誤也集註夫婦居室之間猶云日用
居室之事留良以居室爲男女婚姻之大倫二誤也或
問云知其造端夫婦則所以戒謹恐懼者無不至又云
易首乾坤詩首關雎亦是此意此因論道體而推說工
夫留良認作造端正解三誤也艾南英作君子體道說
亦由錯看章句或問之故留良既駁之而又曰上節夫
婦二字已具有事業此節結上文有戒懼中和之意則
又自駁之而自犯之矣留良所言大抵皆批駁南英語

平心而論艾云下手工夫雖非正旨猶是中庸言外之
意留良直謂陰陽妙合之道則大謬矣艾就夫婦言夫
婦留良推及天地謂天地一大夫婦鳶飛魚躍皆絪緼
化醇之理則尤謬矣艾云後章言子臣弟友妻子兄弟
父母即此夫婦二字意語雖寬而不失大意留良云後
章充至子臣弟友行遠章又從妻子說起勉強牽合不
更穿鑿支離乎

子曰道不遠人章

呂留良云萬物皆備於我我者人之本也盡人性在
能盡其性然則云以我治人何不可者只爲人人理
一而人人分殊若以我治人便有行不通處譬之言
孝則我與人同該孝者然其所以孝則甲之所行不
可以施之於乙故甲乙各盡其事而同歸於孝乃所
謂道不遠人看一個人字便見道理是個公共底故
日本天可知外面道理無非我裏邊道理陽明謂事
父不在父上求個孝的理事君不在君上求個忠的
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不知事君父不於君父上
求忠孝之理則雖有忠孝之心而其道有所不盡矣
程子謂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其義極精
湛民澤不知而改在心爲理亦即此謬

以人治人謂以子臣弟友之道治子臣弟友之身也張
子云以衆人望人衆人猶詩言有物有則之蒸民也繼
善成性而後同此人即同此道匹夫匹婦與知與能天
下無道外之人亦無人外之道語類云要緊全在道不

遠人一句言人人有道只是人自遠其道却從不是道
理處去今欲治之不是別討個道理治他只是將元自
有底道理還以治其人又云道者衆人之道衆人所能
知能行者今人自未做得衆人耳觀此可知以人治人
只是治之以與知與能人人所同具之道而已如孝者
子之道弟者弟之道以子之道治子而孝道得矣以弟
之道治弟而弟道得矣留良乃云孝同而所以孝者不
同甲之所行不可施之于乙故甲乙各盡其事而同歸
于孝夫所謂各盡其事者如士有士之孝庶人有庶人

之孝生養死葬各隨其分之所當為力之所能為此人子之所以自盡者也治人者雖欲以士之孝責之庶人以庶人之孝責之士安可得乎且士以庶人之孝為孝庶人以士之孝為孝是即不孝也果能致愛致敬以事其親何患不各盡其事乎若夫理一分殊與孝與弟必有以處之使各得其分願此大學平天下章所謂絜矩之道非此章之旨也至事父事君之道不外為子為臣之身陽明謂忠孝在心上求留良謂在君父上求其謬均也

呂留良云施諸己二句似只說得恕而忠行乎其間蓋修道以仁求仁以忠恕忠恕之體用固忠先而恕後而兩者並行用力關頭却在恕邊見恕可見忠忠不可見恕也

盡己之謂忠忠之用力尚在恕之先本文施諸己二句只言恕者因恕施於外顯而易見且無忠做恕不出也今謂用力關頭在恕則一偏之論矣

君子素其位而行章

呂留良云位字極有定却極無定君子素位之道立乎位之上故能止乎位之中雖所處只一位而凡位之理無不備纔能素位而行故下文曰無入不自得

聖賢言處事之理有以變動不居言者大易乾九四與此書君子時中是也有以各止其所言者大易艮卦君子思不出其位與此章素位而行是也二者理雖一而所指各殊此章正以有定之位而言今主於無定則非此章之旨矣素位而行就現在之職分而言今云必立乎位之上乃能止乎位之中則是於位前虛言其理而非即位自盡之義矣素位而行正謂位各有定不可相假處富貴者不可移之貧賤處貧賤者不可移之富貴今云處一位而凡位之理無不備則是籠統公共之理離位言之亦無不可與此章之旨復何干涉哉

呂留良云不願乎其外不字須斬釘截鐵始得纔說得含糊游移便是秀才胸中卑污志趣流露周旋耳且不字有兩義一是不可妄求一是不可必得然此猶就下一等人說惟直窮到義利公私之間此纔是不字真實本領

著力全在素位上素位而行自然不願乎外凡怨天尤人者皆不正己之故也義利公私關頭亦只在素位上講求如程子言有主則實無主則虛實則物不能入虛則物來入之喻如破屋中禦寇東邊一人未逐得去西邊又一人至矣有主者如水滿瓶中外面之水自不能入正此理也若無素位之實則願外之心雖强排遣之

有不能自已者矣。留良極講不願外之理，而不知所重在素位終欠分曉。

君子之道章

呂留良云高遠卑邇指兩頭兩頭都是道此費隱章義也高遠却即在卑邇此不遠人章義也高卑遠邇各有本分所當盡不得居卑邇而妄騖高遠此素位章義也以上數章皆在兩頭定處盡處說此章却就卑之於高邇之於遠中間推行交接上不定不盡處說著力在首節兩必自言道之高遠無窮而爲之有序只在卑邇上用力逐步積趨上去行得一步卑邇便到一步高遠卑邇不定高遠亦不定卑邇不盡高遠亦不盡只看詩言妻子兄弟而聖人謂其道已及父母由此推之可見步步有高遠步步在卑邇上做自然高遠即如到了父母順又不止於父母順乃所謂序也推其高卑遠邇無定位亦無盡頭故不可質言而引夫子說詩做箇話頭指點令人自悟此註中意字之妙然皆指實事實理非虛弄機鋒也

此章言君子之道從卑邇做起，使學者有所從入，如其行則孝弟忠信，其事則灑掃應對是也。下文引詩亦指妻子兄弟，以明順親之道，由此而始，何不可質言令人自悟之有。若步步卑邇，步步高遠，高遠中有卑邇，卑邇中有高遠，此乃學道者中間所歷之境，自然有之，亦第二層推說之意，非此章之正旨也。至以卑邇高遠統論前三章，亦多不然，何也。費隱章之義，無所不包，固無容置辨。道不遠人章，辨明遠人爲非，而以不遠人爲是，並無兼論高遠之義。素位而行章，所重者在於不出位，不論卑邇高遠，如行乎富貴之道，有卑邇，有高遠，行乎貧賤之道，亦有卑邇，有高遠，處乎其位，俱當兼盡。如留良之說，不得居卑邇而妄騖高遠，以此爲素位而行，將謂處富貴時，以富貴爲卑邇，貧賤爲高遠，處貧賤時，以貧賤爲卑邇，富貴爲高遠乎。反覆求之，終不識其所謂也。

子曰鬼神之爲德章

呂留良云鬼神使人盡其誠鬼神之理誠也人以誠格鬼神之誠人心之誠也兩邊道理缺一邊便不見下誠字全義祭祀之鬼神鬼神之一鬼神之誠誠之一　又云全部誠字有二義在天地爲實理在人爲實心此處誠字兼二義言　又云誠在天地之間爲實理在人爲實心必有此實心而實理始爲我有仁孝而享帝享親非禮勿視聽而聰明正直上蔡所謂要有便有要無便無鬼神至誠之理盡此矣　又云有云誠字即鬼神之德也鬼神之德即天地之化也日鬼神之德即說鬼神不分兩層故註云爲德猶言性情功效不云德即誠也蓋鬼神之德無非實有其實有者乃誠也天地之化只是鬼神其實有是化者誠也鬼神之德只在氣上說　又云就鬼神指出誠不是說鬼神即誠也誠是理上事鬼神是氣上事　又云第三節是祭祀中見鬼神體物處引詩節則體物中見其不睹聞之隱末節則又轉指出來反覆說盡費隱　又云此字雖承上文來然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九字是統言鬼神之理因祭祀指出不止說祭祀也天地間風吹草動無一非鬼神人身上動止云爲無一非鬼神中庸從祭祀指出鬼神從鬼神指出誠字其旨甚精若枯煞祭祀則受訓詁之弊矣

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說得最有分寸氣至而伸百物以生氣反而屈百物以斂倏而伸倏而屈屈而復伸伸而復屈機緘之妙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故曰二氣之良能朱子語類云良能是氣之靈處集註亦云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鬼神者靈妙莫測之稱也祭祀之鬼神亦只是氣之靈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精血也血陰而氣陽合而成物呼吸者氣也能呼能吸者魂也耳目體也能聰能明者魄也人死則魄降於地故爲鬼鬼者歸也魂氣升而爲神神者伸也合魂魄言則魂

爲神魄爲鬼止就魂氣言則往爲鬼來爲神故曰游魂爲變變即鬼神之謂也是則天地間造化之鬼神與祭祀之鬼神大端如此矣留良於鬼神之義茫無定見是以開口便多錯謬此章之義主於言鬼神謂鬼神在天地間實有此理所以能爲物之體而物不能遺即以祭祀言之能攝人心而使之嚴肅敬畏者皆鬼神之爲也留良乃謂鬼神能使人盡其誠鬼神之理誠也人以誠格鬼神之誠人心之誠也鬼神之誠人心之誠缺一邊便不見下誠字全義則是鬼神體物而人心又體鬼神

凡所謂性情功效皆賴人力爲之贊勸於此章贊鬼神之德之盛大相刺謬矣至謂必有此實心而實理始爲我有則又全歸其功於人此乃下章不誠無物故君子誠之爲貴之旨與此章言天地自然之鬼神者各爲一義不可以相混也謝上蔡要有便有要無便無之說與此章言鬼神之德本無干涉況此二語已爲朱子所駁以爲當論其理之當有當無不應直以憑心起滅爲言今安可據此以爲鬼神之定論哉此由留良錯會第三節如在之義謂鬼神造於人心而不知皆實理之所爲

其謬一也先儒謂理精於神神精於氣陰陽氣也鬼神者二氣運用之能所謂神也理則鬼神之所以爲鬼神也是故以理爲鬼神非也以氣爲鬼神亦非也而留良乃云鬼神之德只在氣上說又云誠是理上事鬼神是氣上事則是混氣於神與張子良能之說相刺謬矣又謂鬼神之德無非實有其實有者乃誠也不以鬼神所以爲鬼神者爲誠而以實有此鬼神爲誠則又混神於理不知鬼神之本矣是則留良不知理氣神三者精粗之分而錯雜言之其謬二也此章第二節並提微顯至

第三節以祭祀明鬼神之體物第四節又引詩以証之
皆言鬼神之體物而顯也而留良以四節爲見其不睹
聞之隱則與第三節之旨背馳矣豈引詩之義哉其謬
三也此章惟第三節主祭祀而言至第四節引詩雖証
第三節已不必粘著祭祀況第五節但總言其理耳而
留良乃云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九字是統言鬼神之
理就祭祀指出不止說祭祀也議他人受訓詁之蔽而
自不免於蔽其謬四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章

呂留良云章意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舉舜做
箇樣子自古以來聖人止有帝舜渾純是一孝做成
底觀虞書四岳薦舜升聞陟位只是一孝以孝做到
聖人以孝做到天子以孝做到富有四海宗廟饗子
孫保如此說來方合章意時解輒云以聖人之德孝
其親以尊富饗保孝其親道理便倒與章意不合矣
加必尊富饗保而後爲孝是孝非庸行也若云善則
歸親以聖人之德孝其親則古來聖人皆是何獨指
一舜耶　又云大德必受命通章即此一意推詳反
覆以見庸德之極其用廣如此若謂德爲聖人以下
是舜以此孝其親故稱大孝則與下文自相矛盾末
節當云必受命者爲大德矣豈其然乎此謬實始於
陳壽翁許白雲而後之講章因之失朱子之意遠矣
又云德爲聖人德字與後德字異即下節必得其
名名字之意言其以孝成聖人之名也故下文德字
上加一大字便是大孝替身語與此德字分別矣德
爲聖人句止取聖人二字德字不重得名即指德爲
聖人得壽固是多年而宗廟饗之子孫保之亦其事

也章中四個德字一倒與受命對看
爲主爲綱者也首節德字又一倒與尊富饗保並列
爲賓爲目者也或謂孝爲聖德之大端非德止於孝
其說似是而非也若泛論聖德自然孝爲大端而不
止於此中庸此章却只論孝故所謂大德命德皆專
指孝而言所以只舉箇舜不是他聖無孝德也他聖
不似舜單以孝成名有天下而備諸福
耳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此章即庸行之常以見道之費第一節以德爲聖人五
者總成舜之大孝至第二節以下方歸重於德此不易
之論也留良誤以德爲聖人五者乃大孝所致則文理
顛倒失經文之意矣凡四書中也與者與二字提起者
皆品評在前而後實其事此章言舜其大孝也與下文

五者乃大孝之事也第六章言舜其大知也與下文問
察隱揚執兩用中皆大知之事也經書中此類甚多何
獨疑於此章乎集註不註明五者爲大孝之目亦以本
節文義本明耳總註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云云
蓋謂庸德之分量無窮推極其至即以大德致大福至
於受命亦只完得孝之分量以此見道之用甚廣即十
二章造端及其至之意也留良乃謂只將大德受命一
意反覆推詳以見庸行之極是以極其至爲推原大德
受命之故而歸本於庸行非由庸行推極其至也且所

謂至者庸行之至也德爲聖人尊富饗保皆其事也此至字與十八章孝之至也至字同若將五者劃出在大孝之外則所稱庸行之極至又何指耶道之用廣對體之微言蓋此章乃引孔子言舜之孝以明道之費也若云孝之所致者廣則是贊聖人體道之功用於費隱章之義無涉矣又註云後二章亦此意如留艮言將謂纘緒成德非武周之孝乎達孝章亦未明言纘述爲達孝之事亦將以善繼善述爲達孝之所致乎總註數語可謂深切著明矣何留艮之夢夢也陸龍其講義云夫子

恐人將孝字小覷了有一二分德行便以爲顯親有些小爵祿便以爲尊養故不覺深致歎於舜也曰舜其大孝也與此說深得朱子推極之意大全蒙引存疑淺達說亦皆恪遵章句未嘗有異詞而留艮獨創爲異論反謂謬始於陳壽翁許白雲後之講章因之矣朱子之旨是誣朱子而惑後學也留艮既執定五者爲大孝所致無奈文義必不可通遂生種種邪說如云自古聖人止舜渾是一孝做成此言殊不可曉將謂舜從大孝做到聖人地位耶抑舜之聖即是舜之孝耶如以爲舜之聖

即是舜之孝則史臣之言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孔子之言大知言恭已凡贊舜之德與功者不一而足初未嘗以孝字了之也若以功德之盛即是舜孝則亦無異於德以成孝之定解矣如以爲從大孝做到聖人即孝爲百行之本之意則其他聖人孰不以孝爲本者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未聞獨以孝之道屬之舜也舜之以孝名以其所遭之難有事迹可見四岳舉舜亦就其事迹之可見者言有鰥在下之日其他固未有聞也豈得執爲以孝做成聖人之證乎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

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留艮乃云以尊富饗保爲孝則孝不得爲庸行然則孟子之言亦非歟又謂若以此五者爲舜以此孝其親故稱大孝則與下文自相矛盾豈知首節言舜之大孝下文五者乃列其目至第二節以下方歸重於德言有次序乃語勢之自然何矛盾之有又謂德爲聖人德字與後德字不同即下節必得其名名字之意聖賢著書字各有義若可互換以亂其正則何以覺世而垂範耶又謂下文德字上加一大字是大孝替身語末語各有當應用孝字則用孝應用

德字。則用德。果大德字卽大孝字替身。何不徑用大孝
字。而必以大德字替之。又何意耶。又謂德爲聖人德字。
卽必得其名名字。壽固是多年。而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亦卽其事。此稍識文義者。亦知其說之不通也。至云德
爲聖人句。止取聖人二字。德字不重。蓋自覺以德字當
名字義實不安。故專取聖人二字。謂可通於名字之義
耳。凡此皆由其心之蔽溺。而不覺辭之流遁也。又云此
章所謂大德令德。皆專指孝而言。夫引詩言成王之憲
憲令德宜民宜人。與孝之義無涉。況以成王之令德爲

孝。則是成王之所以爲聖人。而受祿於天者。皆孝爲之。
是成王亦單以一孝成名。有天下而受諸福也。又何以
云自古聖人惟舜渾是一孝做成耶。留良信口枝梧。不
自知其說之矛盾。往往如此。或疑留良之說。本之朱子
小註。不知朱子並無所謂小註之書。今坊間本。乃浙西
陳彝則所刻。序云。曾見講章多引朱子或問小註。後覩
全書。乃徐思曠所編次也。今以蒙引諸書所引小註。勘
對是書。鮮有合者。蓋諸家所謂或問小註。乃或問中雙
行小字註。間有引大全集註下所載朱子語。亦稱爲小

註者已屬謬誤。今是書全錄大全。而以或問小註爲名。
亦大可笑矣。至序文之荒陋鄙俚。不惟非朱子筆。亦并
非徐方廣陳彝則之所屑爲也。集中所錄大全外。間及
或問語錄語類。又多誤錄他家之說。甚而雜以時人荒
謬之論。卽如此章。一說以孝爲本。德與尊富饗保爲應。
又一說。首節是舜之事實。二節泛論其理。後論其應之
必然。一說。德爲聖人。卽下節得名。又一說。祿位名壽。卽
尊富饗保。曾謂朱子有此支離之論乎。坊賈刊布僞書。
直敢假托朱子。殊可痛恨。故一一爲學者言之。

呂留良云。論章意。舜只做一樣子耳。次節已結住第三節便推開通論矣。許東陽謂大節卽泛言理之必然。此則太驟。看註舜年百有十歲。則此節正結上起下之詞。熟讀自文數遍自見。乃有謂通章只就舜身上說。不識何據。或曰出存疑達說等書。吁此余向欲盡去天下講章也。講章之說不息。孔孟之道不著。又云。講章一派。起於元儒。盛於正嘉之間。如世俗所稱蒙存淺達之類。拘牽破碎。影響皮毛。於聖道毫無所見。而自附傳註之宗。其去漢唐訓詁。已不啻萬里。至若時下坊刻所行說約等書。其鄙倍又過之。此不但道理之賊。亦文字之賊也。

上節德爲聖人五句。謂舜之所以爲大孝者。以其德爲
聖人而致尊富饗保之福也。五句雖平列說孝之目。下
文必得意已在其內。第二節乃承上文泛言其理。蒙引

謂註中舜年百有十歲以証其實也。如此說故字方有著落。蒙存淺達說約等書。於程朱之旨。不無異同。然其親切發明處甚多。留良講義中。竊其議論者。亦不一而足。乃詆爲拘牽破碎影響皮毛。可知欺世盜名。言不由中。非徒狂誕放肆而已。

子曰無憂者章

呂留良云此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以見費之大者章句云此言文王之事此言武王之事此言周公之事本自平分未嘗以文王爲主而下二節乃言子述也此皆隆曆間村俗講說杜撰章旨强拈無憂二字作貫耳又云下面分列武王周公各有盡中庸之道之事此處却只言武王蓋周公所爲總以

成文武之德舉武王則周公在裏矣

此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三節平分。集註甚明。留良既知下面分列武周。又以此處只舉武王已包周公在裏。如此說。仍是以下二節爲言子述之誤矣。何其自相矛盾乎。

呂留良云纘緒專指翦商一事不得然却脫離不得肇基王迹兼德功而言卽翦商亦言其理勢自然之道非圖謀神器也若欲避翦商之說而專指周家忠厚積累仁德而言則其緒直自后稷來何以獨始於太王哉總是豎儒眼中看得翦商是大逆不道事於是曲爲之說反將聖人心事裝成枝梧闇昧不道太王武王所爲皆天理至道有何罪過賴後儒解免耶

積德累仁者。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亦卽后稷以來相傳之緒也。只及太王。而不及后稷者。夏商之世。周曾中衰。至太王復興。由是浸盛浸昌。直至文武。其世代近而事業顯。又追王所及。故只言太王以下耳。與翦商義何干。

呂留良云太王王季其功德本自當王上世禮法簡略不曾有此義例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上體天理下當人心而特創立此制直從道理上生來爲萬世不易之大法不是體貼文武孝思尊崇其私親也故不入達孝章而於此發之原不關孝字事葢周家累世修德至太王王季文王其功烈又大故上節言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武王有天下皆本此三世之功德文王則武王已王之而制度有未暇詳及者故此言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而追王單稱太王王季以武王已王文王也太王王季本自宜王周公歸

本天道行事後世不知此義以爲天子必尊其親上尊號亦附於周公之制而曹操司馬懿皆得與太王王季並論豈亦可爲盡中庸之道哉

註云追王葢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下章又云追王乃繼述之大者。留良乃謂從道理上生來。非體文武孝思。是以繼述孝思。非道理上事也。不顯與註背乎。又云太王王季本自宜王。周公歸本天道行事。後世不知此義。以爲天子必尊其親。不知天子尊其親。正是天理人情之所必至。孟子云。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如留良說。將謂舜以天下私瞽瞍也。

而可乎。

呂留良云上承大孝下起達孝此章是過脉

此章敘三聖之事下章贊武周之孝義各有主若云此章爲下章發端則當依舊說以下二節爲子述事而後可也若照註三節並列則此章之義自有主不專爲下章引起也况上章贊舜之大孝與此章絕無干涉耶。

子曰武王周公章

呂留良云註明承上章而言看下節註繼述亦就上章說而下三節祭祀之禮指通於上下者言之則達孝實據自應止就上文發明爲是所謂通上下即上文兩達字亦即此達字之所以然蓋此理本非武周

之所獨自武周實有其道而天下之言孝者歸焉猶之仁爲天下所共有故一日克復則天下歸仁達字根源在此

註謂達孝承上章而言。留良乃云達孝實據應止就上章說如此則將首節移并上章足矣餘文不俱可刪乎。註於次節言上章武王纘緒有天下。周公追崇先祖爲繼述之大而踐其位節則云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可見繼述實據不應止就上章說則達孝實據亦不應止就上章說也蓋祭祀之禮至本章而言之始極詳備故註云下文又以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

言之又以又字對追王上祀而言非謂上章已言祭祀之禮而此章又以爲言也斯禮二字緊承上文言此追王上祀之禮乃天理人情之極至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無以異也下言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可見爲天子者必祭其先以天子之禮也又及喪制之同異歸重父母之喪無貴賤一節見雖天子必有親身爲天子則祖父皆天子也語類云夏商而上大槩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得周來又添許多貴貴底禮數如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此貴貴之義天下之大經也又

曰古無追王之禮至武周追王三王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所謂葬以士祭以大夫之義也觀此可知斯禮也一段雖是制爲喪祭之禮及於天下而中庸引孔子之言此蓋以明此心此理乃凡爲人子者之所同武周所制喪祭之禮皆由追王上祀之孝思推而及之非泛言祭祀之禮如春秋二節所云也春秋二節言所制之禮通於上下留良既知通於上下與上章兩達字同又何必舍本章而牽引上章乎至謂上兩達字即此章達字之所以然尤爲謬誤孔子以武周制禮通於天下爲達

孝就武周言之耳。若論道理即匹夫修行於家使人稱願之曰幸哉有子如此是亦人所通稱爲孝也即如留良所云武周實有其道而天下之孝歸焉猶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是人之稱孝。只在人子實盡孝道何必制禮通於天下。而後天下以孝歸之乎。留良見兩章字面相同便信口牽混。亦大可笑矣。

呂留良云春秋二節總是舉祭祀之禮大段而下節推其義以見其孝弟春秋節指各廟之制而太廟亦在其中宗廟節則專指太廟之禮春秋明是四時祀事宗廟節則兼大禘祫祭及四時之祫陳祧主時祫不陳也時講分時祭祫祭亦無大謬但宗廟節專主大祫不無偏漏耳有謂二節俱屬一時則時祭時安得羣昭羣穆咸在耶

春秋節集註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此所謂通乎上下也。下節不言者可知也。或云上節明言春秋則爲四廟時祭可知。下節註云有事太廟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則爲祫祭可知。不知上節自是說時祭。但曰修曰設曰薦不獨春秋時祭爲然。言時祭而禘祫可推矣。下節泛言祭禮。並未指定何祭。四廟與祭之人便有昭穆即專祭禰廟五族之人未嘗不與集註言太廟者不過引禮文以證序昭穆之義耳留良全未體會註意謂之尊註可乎。

呂留良云宗廟之禮兩句指與祭子孫而言左昭右穆者廟制也只明宗廟二字宗廟之禮即指子孫與祭執事奔走拜獻進退儀文已包下四句在裏所以序昭穆言凡子孫與祭執事奔走拜獻進退儀文各以其祖宗之昭穆爲行次也

宗廟二句。主子孫言。此即蒙引所謂序昭穆全主生者意。但子孫以昭穆爲序者謂不執事之子孫序立阼階之下。以昭穆爲前後班次。若奔走拜獻則以事序。不以昭穆也。昭穆謂父子行輩。今云各因其祖宗之昭穆爲次尤屬亂道。

呂留良云其字指先王則太王王季之緒俱在內周公成文武之德則武王亦在內其義自圓活纘志述事不必坐殺文王之事也

此章論武周之孝。先王自當指文王謂太王王季在內。猶之可也。謂武王亦在內。則謬甚矣。

呂留良云五峰以爲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朱子然之而吳澄獨以爲有北郊祭於方澤惟天子得行故以配郊爲至重之禮然看下面禘嘗對舉嘗乃四時之祭通於諸侯亦不獨天子行者恐只是社祭但天子之禮不同耳看召誥用牲於郊社於新邑自明北郊之祭於尚書春秋無可據者

語類有朱子未定之說與門人記錄之誤非集註或問比也留良援語類中朱子有取於五峰胡氏之說。以爲

古無方澤之祭不知此非朱子之言也朱子每立一說
必詳考經傳註疏旁及百家一一諦未合不敢臆斷今乃
曰周禮止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豈朱子止見周
禮大宗伯之文而未見大司樂之文乎豈凡周禮禮記
羣書言祀天神地祇者朱子未一寓目而漫爲之說乎
班固禮樂志漢文帝時得魏文侯樂工竇公年一百八
十歲出其本經一篇即今周官大司樂章則周禮即有
附會而大司樂章之爲古經斷然無疑矣其文曰凡樂
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

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
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
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
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
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司馬遷封禪書亦曰
周官冬日至祀天於南郊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
神乃可得而禮當是時周禮未出而遷所稱述如此則
爲周之舊典明矣況大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
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考工記四圭

尺有二寸以祀天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禮記祭法燔
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禮器因天事天
因地事地孝經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
事地察使無方澤地祇之祭則勾龍諸侯之子后土五
行之官豈足以當此大禮乎以是知語類之云蓋門人
之誤而決非朱子之言也留良於禮經全未考核獨援
尙書名誥用牲於郊社於新邑以爲古無方澤之祭之
徵不知古者圜丘而外四時各迎氣於郊祈穀於郊有
大事及災異皆類於四郊郊可因事而特舉而非夏日

至未聞用事於方澤也周公作新邑禮宜立社故郊以
告天遂立社而祭焉此事之宜禮之當然而不可易者
乃用爲無方澤之祭之徵不亦悖乎且郊特牲云郊特
牲而社稷太牢明郊與社不同禮也又云器用陶匏以
象天地之性則天地禮器無一不同可知矣復繼之曰
於郊故謂之郊正以上文兆於南郊就陽位也獨舉圜
丘故特文以見方澤之祭亦於郊也若止有社祭則祭
天於郊而祀地於國中不與郊對舉而與祖並列位不
宜禮不稱矣祭天以特牲而祀地以太牢與經傳所稱

天地之牲角繭栗皆不可通矣況祭法既言泰壇祭天泰折祭地又云王爲羣姓立社云云非方澤之外別有社祭之明證乎留良淺見寡聞信口妄言以欺無識之人學者愼無以援引語類而遂爲所惑也

哀公問政章

呂留良云以身二字當活看原兼修不修說人多坐煞修一邊說做不修之身取人而人不肯來非也卽修之中亦不同身而性之則所取爲禹皐身而反之則所取爲伊呂身而假之則所取爲管狐身而詐力則所取爲鞅斯此修身所以必以道以仁而知人又不可不知天也又云修身爲取人之則則字極活言其身爲何等身則所取者何等人耳非謂人不肯來也

此章夫子告哀公開口便說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則所謂爲政者文武之政也所謂取人卽畢散之流也修身卽下文齊明盛服非禮不動之謂也留良乃云以身二字當活看原兼修不修何其悖也果若所云身兼修不修則政當兼王霸治亂人當兼善惡不獨此也韓子云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凶有吉且經書中論仁有一節之仁有事功上之仁有觀過知仁之仁然則連下文道字仁字皆須問何等之道何等之仁而後可也謬乃至此乎

呂留良云仁者人也義者宜也只此兩句訓仁義之理已盡親親爲大尊賢爲大尊爲下二句等殺爲禮之張本故下此二句爲大就仁義中指其所重以爲下節事親知人之張本言仁義之理莫大於此非先後緩急之云也

下節不可以不事親承此親親爲大句不可以不知人承此尊賢爲大句不可以不知天承此等殺禮所生也句集註甚明留良乃以親親爲大尊賢爲大二句專爲下文等殺禮所生之張本則抛却仁義之本位而下節數層之旨俱接不去矣又云爲大就仁義中指其所重以爲下節事親知人之張本不與前說大相剌謬耶既

以親親爲大尊賢爲大爲等殺三句之張本則此二句與下文事親知人無涉若以爲事親知人之張本則仁義禮三者義各有主不應以言仁義但爲言禮之張本也一段之中而自相矛盾乍明乍暗一至此乎

呂留良云此節合義禮智以成仁二知字便是智修身事親只在自己實心用力若尊賢非知何以辨其品等殺非知何以盡其分事親是煞定底二者是活動底故智貼在人天上看貼不得在事親上到知天則活動底皆有煞定處此智之盡矣

此二節承上文修道以仁句起下文三達德五達道之義親親爲大謂以仁行道道不止於親親而親親爲大

也。體道全重在仁。然必知之而後能行之。義有裁制。禮別等殺。總是智上頭事。勇則行乎仁智之中者也。留良旣知此節是合禮義智以成仁。二知字便是智。則是知人知天。正所以修道修身也。何得又云二知字專貼尊賢而不屬事親耶。且經言事親不可以不知人。謂必得賢人以講明之。而後事親之道盡。故註云欲盡事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若如留良所言。修身事親只在自巳實心用力。則是明目達聰。以求啓沃之助者。在事親道理上都用不著。於經言不可以不知人之義不可通矣。

且此段經文句句遞下。節節相關。今以修身事親尊重力行。知天知人尊重致知。則兩邊各自立義。而無復遞遞相關之妙矣。豈不戾於經旨哉。又謂事親是煞定底。知人知天是活動底。故智貼在人天上看。貼不得在事親上。尤不可曉。揣留良之意。將謂事親屬行上事。故煞定。知人知天屬知上事。故活動。不知行上亦有活動之理。卽如事親亦便有愉色婉容等事。語曰。孝子惟巧變。是以親安之。豈非活動乎。知上亦有煞定之理。卽如知人則邪正有一定之鑒。知天則等殺有不易之經。豈非煞定乎。卽如留良之說。以事親屬行。以知人知天專屬知。而煞定活動之說。已不可通矣。況知行不相離。事親而不本於知。安能當其理。知人知天而不加以行。是空言也。又云到知天則活動底皆有煞定處。此智之盡矣。前謂知人知天皆活動。此謂知天獨煞定。揣其意。將謂知人未到知之盡。是以活動。知天然後知之盡。是以煞定。此意亦剿語類中旣知天。這裏便都定之說。不知此定字中。千變萬化。都巳該攝。並非煞定不活動之謂也。且知未盡處。亦有煞定。如所見無定。則一步不可行。謂

之未有知可也。奚特未盡而巳。知之盡處。亦有活動。明理之極。正以其神明變化。無所拘滯。奚謂不活動哉。況盡定知人未到知之盡。至知天而乃盡。亦不盡然。虞書皋陶謨云。知人安民。惟帝其難之。帝堯所難。何可不謂智之盡耶。此等議論。含糊影響。破碎支離。毫無當於經義。學者不可爲所惑亂也。

呂留良云有謂父子夫婦昆弟生化不窮便是達道日如此則人與禽獸無別聖人亦無事成能其間安得謂之達道纔有父子便有親有夫婦便有別有昆弟便有序故曰道若只此六件東西是道則所謂親別序又是聖人加造以膠漆纏索天下者耶甚矣其謬倍也

以化生無窮爲達道。固非以五者爲五件東西。倘不是道。其謬尤甚。有物有則。即道即器。凡事皆然。況達道乎。孔子對齊景公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六件東西。即是道之明驗也。

呂留良云隨其所使而不問是爲任使

任使謂員多足任所使。留良云隨所使而不問。則官盛二字。何處安着。

呂留良云忠信重祿是天理上事命曰天命祿曰天祿故不特忠信是天性相接即重祿亦是天性中合如此若但從交謫養廉起見則是下不過爲田園子孫以求仕上不過以美官多錢誘天下只流露今日士大夫心坎中物耳豈三代君臣之義哉

先王厚養羣士。雖不從室人交謫起見。而君臣一體相關。不致使室人交謫之意。亦在其中矣。利祿固臣子所不計。而八枋不廢馭富馭貧之條。以功詔祿。以久奠食。是即養廉之意也。今以養廉爲非。則周官亦可譏歟。聖人之言。本平易。而留良必欲推深一層。徒見其好高而失實耳。

呂留良云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此兩句且懸空說正以不粘煞工夫爲是工夫在下段也天人分說兩件到人身只是一件誠之者所以誠其天道之本然　又云誠只一誠耳由生初造成功無或二也但中間多一番工夫轉折分出天人耳

朱子謂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便是誠。反身而誠。便是誠之。則此兩句俱在人身上說。即天道亦指在人之天。並非懸空說理也。天道不粘工夫。是已至人道。未有不着工夫說者。故註謂未能眞實无妄。而欲其眞實无妄之謂。夫欲其眞實无妄。非工夫而何。特未說出工夫若何耳。豈有懸空而不粘工夫說者乎。留良又云中間多一番工夫轉折。分出天人。是則仍當粘煞工夫。纔能分出天人也。不與前說矛盾耶。

呂留良云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聖人不全靠此五件做成然聖人用功亦究竟離此五件不得便降至困勉只就其中加百倍之功也離此五件不得故知頂者是徹上徹下工夫

學問思辨。擇善也。篤行。固執也。此外更無造道之法。留良謂聖人不全靠此五件做成。又云離不得此五件。總是支離無着語。

自誠明章

呂留良云世間除却生安一二人其餘皆自明誠者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所以明篤行所以誠使謂只去篤行而不必由於學問思辨則吾不知其所謂行者是行箇甚篤又是篤箇甚今之儒者有懲象山陽明之學過於高明以爲寧取質魯一路人其意未始不厚然遂使鄙陋自了人人曾閉向使象山陽明見

之不足當其一笑適以張其軍而助之餒耳知而故愚之耶是爲狙公不知而受其欺耶是或廁鬼爾者均無所可也故今日學者但有求明一法無遽求誠不明而誠所誠皆錯悍然自以爲是而不知其非甲弱者終爲俗學其高明者一折而仍入於象山陽明矣可不愼歟

自明誠者。中庸示入道工夫以明爲先耳。要之隨事求明。即隨事求誠。二者工夫。如形影之不相離也。求誠不求明。固有冥行之弊。求明不求誠。則浮華虛僞。入耳出口。豈立教之法乎。夫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是不誠亦終不能明之謂也。又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是不能誠。則所明者終非我有之謂也。留良乃云。但有求明一法。無遽求誠。是何言歟。且民生日用。子臣弟友。目前事事要誠。豈可曰待吾既明之後。始於此求誠耶。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章

呂留良云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化育亦是天地氣質上事纔落氣質便有過不及故必賴聖人之贊非虛論也惟天地原有氣質之性故人稟受於天地亦如之知此足信程朱理氣之說至精而無可疑

周子通書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天地之性。安得氣質之雜。其愆陽伏陰。雨暘寒燠之不時。此天地氣上事。非天地性上事。如人身血氣偶有乖戾。疾病之來。聖人不免。天地之有愆伏。亦若此而已。豈其性之謂哉。然聖人猶俱引之人事。兢兢業業。恐懼修省。未嘗歸咎於天也。易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此章贊至誠盡性。贊化育。至與天地參。而極明天地之無有不善也。留良乃云。惟天地原有氣質之性。故人稟受於天地亦如之。竟以世間剛柔善惡萬品之類。測量天地。悖理之談。令人駭然。況朱子云。天人所爲。各自有分。人做得的。卻有天做不得的。如天能生物。而耕種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漑必用人。火能熯物。而薪爨必用人。財成輔相。須是人做。非贊助而何。觀此則贊化育。原不專指偏處說。留良之說。亦未備也。

其次致曲章

呂留良云不曰致曲則誠而曰曲能有誠正見得曲誠本非二件故由曲而致之即有誠也致得一分曲便有一分誠致得十分曲便有十分誠

曲者。一端之誠。致之則有全體之誠矣。致曲乃就日用事爲上。隨其所發而致之。不可以分數言。孟子謂充無

害人無穿窬之心仁義不可勝用此就仁義言仁義也若此章言致曲是教人求所以盡性工夫如留良所言是就一端上計較推致分數便致到十分地位也只是曲豈得謂有全體之誠乎或問謂程子所稟厚薄之論疑於專務推致其氣質之所偏厚而無隨事用力悉有衆善之意又語錄問致曲莫是就其所長上推致否曰不只是所長謂就事上事事推致且如事父母便就這上致其孝處兄弟便致其恭敬此所謂致曲也陸隴其講義云此曲是好的若夷惠之曲便不是全好又致是

擴充的意不是只就一曲上做到極處朱子之所辨有此二意觀此可知留良以分數言致曲有誠之說之謬矣至云不曰致曲則誠而曰曲能有誠正見得曲誠本非二件此由錯看語類曲能有誠屬上句之說不知所謂屬上句者謂能致曲則有全體之誠非曲中有誠之謂也朱子云曲不是全體只是一曲又云有誠則不曲矣此論何等直截留良欲挑剔字眼巧遂生出許多支節且既云曲誠非二件則是有一曲即有一誠又何待致之而後有誠若云由曲而致之即有全體之誠則又與致得一分曲便有一分誠之說相謬戾矣

至誠之道章

呂留良云此節首二句喝起國家將興以下一氣直貫到禍福將至一住此六句總在理上說所謂可以前知之道也至誠之前知正以其道也故曰可以前知而不曰至誠前知看之道可以四字自分明又云道可前知言理本如是自蓍龜四體以上皆指其道而言禍福將至以下言惟至誠能有其道而前知如神也至誠正有審幾之精與修救之妙豈僅同讖緯術數之學哉

至誠之道以至誠之心言在我者也國家將興至動乎四體六句詳云此理之先見者理謂禍福之理在彼者也禍福之在彼者理雖先見然惟至誠之心眞實无妄

如明鏡止水一見即通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也留良乃謂六句在理上說即是可以前知之道則蹉却至誠之道道字本位矣

呂留良云看兩乎字則吉凶原不關蓍龜四體事蓍龜四體固不知其該現動也然則以爲此爲見此爲動者原是至誠耳

禎祥妖孽之有實有也四體之得失蓍龜之吉凶實見實動也凡此皆顯而易見而人卒不知私蔽之也至誠無私故見妖孽而知禍之將至見禎祥而知福之將至舍妖祥等件至誠又安從前知乎留良乃云吉凶原不

闢耆龜四體事。以挑剔出乎字來。此時文家數非經文
本旨也。
呂留良云通書謂誠神幾曰聖人其說發原於此章
蓋實處是誠虛處是神介乎動靜之間者是幾三字
須合作一件講
方足此章全理
謂通書誠神幾曰聖人其說本於此章則可。謂所言字
義同於此章則不可。蓋周子所謂誠神幾曰聖人者以
全體而言也。中庸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者。以一事
而言也。故朱子釋至誠如神云。神謂鬼神。貼前知而言
也。若周子云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則是

中庸　卅六

聖人存心應物。體用之全德。豈專以前知爲言哉。且周
子之所謂神者。即在至誠之心。誠即神。神即誠。雖有體
用而非二物也。中庸云至誠如神。謂兩物而相似。故朱
子以鬼神釋之。其不同明矣。留良又云實處是誠。虛處
是神。亦非周子之意。周子以誠神二字。分聖人之體用。
豈可以神字爲虛乎。

誠者自成也章

呂留良云說者多謂上句是天命之性下句是率性
之道本於大全或問於講章其實不然天地之理至實
聖人之心亦至實與性字無涉即以性言亦是實有
其性之謂誠非誠即性也率性之道亦兼人物不專

屬人身此道字即誠之事理耳就誠字論故下面
字若云靜存動察以自道其道而爲誠亦是創說仍
與率性之說無二矣蓋誠之乃所以自成而自道亦
在其中看章句自見　又云兩自字指本然之理兼
責當然之功非謂本之自已者爲誠而在宇宙事物
敎學者皆僞也此皆爲良知之說所誤　又云首兩
句只虛疏誠與道字到下節誠之爲貴方責重人功
節次分明可見人要發明兩自字不道竟講了誠之
爲貴句非此節本義也其病總坐不信註不肯細心
體認若能體認則不特註中實字分毫移動不得即
虛字語助亦一箇忽略不得如誠者物之所以自成
道者人之所當自行兩句物字人字兩實字分下所
以所當兩虛字不同皆有至理精意粗心者以爲兩
自字總責成在人如何自成反屬之物此不通也天
地間象緯流峙飛潛動植凡有形氣者固是物即人
亦物也人之動作云爲交接之事亦物也故誠者自
誠朱子謂孤立懸空說這句正爲其包羅廣大不專
指人而人自在中不是單屬對人之物也惟其不專

中庸　卅九

指人故不可言所當自成而云所以自成蓋天下原
多自然成就之物不待人力安排然其道必不能自
行故道必責重之人如牛之任重馬之行地亦自其
實理自成然任重行地之道必須人使之馬牛固不
能
也
誠實理也。其此實理者心也。言心可以包理。空言其理
包不得心。且不見責重人身之意。故註云誠以心言。本
也。存此理於心爲誠。體此理於身爲道。道者理之著於
事爲也。故曰道以理言。用也。如忠者臣道也。孝者子道
也。實心盡忠盡孝。而無一毫虛假欠缺。誠也。不誠則不
成其爲臣爲子。而忠孝之道不行矣。物形而下者也。道

形而上者也誠則實此道以成此物者也卽物卽道卽
道卽誠君子誠之之功卽所以道其道而物其物也留
良於誠道之言一味蹈襲陳言强作解事所以開口便
謬天命流行之理眞實無妄人得之以爲性性卽理也
心所以具此理者言性而心與理該之矣留良乃謂天
地之實理聖人之實心與性無涉一謬也道者率性之
謂性外無所謂道若云率性兼人物言凡道之專屬乎
人者卽非率性之道將君臣父子五常之道惟人能行
物不得而與焉者皆在性外矣可乎哉留良謂道字專

屬人與率性之道不同二謬也既云言誠而道在其中
又云用功只在誠上不在道上其意欲歸重誠而不知
反分自成自道爲二矣有如實心盡忠盡孝誠也而所
以事君事親之道卽在其中矣謂在實心上用功不在
事君事親上用功於理通乎三謬也朱子語類云誠者
是箇自然成就的道理後復云某舊說誠有病葢誠與
道皆泊在誠之爲貴上了若如舊說則誠與道成兩物
也又伊川程子云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
誠事君則成人臣或問謂自成自道如程子說乃與下

文相應游楊皆以無待而然論之其說雖高然於此爲
無所當且又老莊之遺意本註誠以心言亦是申明程
子之說留良既知誠之在人者原有工夫乃謂首二句
只虛蹝誠道字到下節方責重人功後條又云無物不
誠人心之本然亦無不誠是以自成自字作自然解與
章句或問之意相背四謬也章句物之所以自成物字
雖兼人物言要當以人爲主下節或問云所謂誠者物
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
一息之妄故自古及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

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
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
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此兼實理實心言其
語雖若對待而實分賓主故繼之曰諸說皆知誠之在
天爲實理而不知其在人爲實心往往交互差錯以失
經文之本意按此可知自成句原責重在人身上故接
云而道自道也而字氣脈甚緊謂誠乃所以自成道可
不自道乎留良乃云此句不專指人而人自在中惟其
不專指人故不可言所當自成而云所以自成是以自

成就言人物更不分輕重於其間也又云天下原多自然成就不待人力安排然其道不能自行故道必責重人是以而道句責重在人而上句只是儱侗說箇自成也惟自成看得鶻突不責重人說因以兩自字看作兩様正犯或問所斥交互差錯之弊五謬也。

呂留良云物無不誠人心之本然亦無不誠故首句懸空說物無不誠却不能道道人心有不誠而能道道故道專屬之人而其工夫只在去其不誠而物之道亦自人道之此末節所以成物也

萬有不齊之物皆具此實理以成形成色於天地之閒。此性命之所以各正也但物有此實理而不能自道不

能自道則失其所以自成而必待成於人如五穀之耕耘收穫必藉人功鳥獸魚鱉之咸若必因人之區處而後得其所也留良謂物無不誠却不能道道人心有不誠而能道道此由錯看語類理無不誠而心有不誠二句不知無不誠者物之理而物之不誠實由失此誠之理安得謂物之誠翻勝於人乎而道自道句專歸其責於人者只爲人能道道物不能道道耳非物無不誠之謂也又謂自道工夫只在去其不誠亦屬一偏之論故君子誠之爲貴句原通承上兩句一反一正惟其誠者物之終始故貴於誠惟其不誠無物故貴於去其不誠以全其誠也且凡經書中言工夫處如克已復禮遷善改過好美釋回之類皆是兩下用功不可偏廢也只務去其不誠而不能立誠其工夫如何得就耶

呂留良云成已仁也以下是推論成已所以成物之故只緣仁智皆吾性之德誠則實有諸已其成已即性之仁其成物即性之智故成則俱成耳乃因成已成物而追本仁智不是謂求之仁智而後能成已成物也

淺說云所以成已仁也所以成物智也然翼註又云成已即是仁成物即是智細玩白文從翼註爲是留良乃

兼二說言之末又獨申追本之意何耶。

故至誠無息章

呂留良云悠久博厚高明人俱看入心性去如禪門過去現在未來六道因果只是一剎那間事謬甚實說在功效者又說向後世粗迹事爲於至誠界分絕不相似此古人所以有扶醉漢之說也

只悠遠博厚高明六字至誠界分便已劃然如何得混入粗迹事爲朱子云此是聖人功業著見不須說入裏面此即留良襲之以爲不宜看入心性之說也。

呂留良云博厚高明悠久天地之道皆指功用其博厚高明悠久之誠一至盡處便是至誠蓋天地之爲誠不可見從此道上見得其所以然不是博厚高明悠久即誠又不可說博厚高明悠久之外別有個誠

此言天地之道博厚高明悠久。在不貳之下、生物之上。由其不貳故積而爲博厚高明悠久。由其博厚高明悠久是以生物之盛。如下文所云也。留良乃云博厚高明悠久之不貳處。卽是至誠。謬矣。上文言聖人處。由至誠故無息而久久而徵。徵而後悠遠博厚高明。有多少層次。此節言天地之道。亦何以異於是。乃混而一之可乎。留良講上文悠遠博厚高明。極詆看入心性之非。若此所云。較彼說不更謬乎。且此章前數節言至誠天地從本體說到功用。末節又從功用說入本體。若云天地之誠雖見。從博厚高明悠久上見得其所以然。則此節已爲推究本體之旨矣。末節又言天之所以爲天。文之所以爲文。不爲複且贅乎。此正或問所謂於其外者皆欲引而納之於內。於其粗者皆推而致之於精之謂。甚矣其支離也。

呂留良云第九節人單指生物之盛說者非也有註云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則斯昭昭撮土正照不貳不息意及其無窮以下乃所謂致盛大而生物也故又補天地由用實非由積累而大以完語病則昭昭撮土其指不貳不息之本可知蓋此節正對上文第四節以下說以明至誠之功用 又云昭昭卽是全體拆看云然耳

今夫天節。言天地之生物不測。重在覆物載物上。就一處言之。昭昭亦是覆物之天。撮土亦是載物之地。以全體言之。則無不覆無不載。註中由不貳不息以致盛大。乃承上文而言。留良不會註意。謂昭昭撮土正照不貳不息。豈不謬乎。夫昭昭撮土。迹象也。此之下文在山爲一卷石之多。在水爲一勺之多之類也。不貳不息。理也。天地生物之本也。以昭昭撮土爲生物之本。是以形體爲主宰。與所謂不貳不息之本。意正相反矣。且此既云昭昭撮土是不貳不息之本。後段又云是全體中拆開看。不自相矛盾乎。

大哉聖人之道章

呂留良云溫敦字是已精加精意故章句就已知已能說 又云良知良能自然之理人人之所同不可以故厚名之者也已知已能必然之理人各不同然無人不有其所已知已能者故曰厚人爲故厚要貼德性故每引良知良能不知凡人之所已知已能亦皆德性卽如其次致曲之曲亦德性也

尊德性節。大全彙存議論紛紛。畢竟朱子存心致知之說顛撲不破。存心者。戒愼恐懼。以存養此心之本然也。集註以恭敬奉持釋尊字。卽程子涵養須用敬意。敬是徹內徹外工夫。言涵養則省察克治在其中矣。知行二

字原脫離不開讀書窮理正在日用行事上體認總之道不可離無時無事而非道之所在必動靜交養知行並進方能以至德凝至道自吳草廬調停朱陸謂尊德性道問學為朱陸同異之原留良以闢陸王為名惟恐占去尊德性一截因陽明有致良知之教一見良知良能字樣便瞋目裂眦謂故厚是已知已能不是良知良能試問孩提之愛稍長之敬故乎新乎厚乎薄乎同一知能也何所見而謂得於後起者為已知已能得於生初者遂不謂之已知已能乎且集註云涵泳乎其所已

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愛親敬長良知良能也謂非已知已能而無事於溫與敦其可乎又云已知已能亦是德性如致曲之曲亦皆德性既是德性如何謂非良知良能且得於後起而知且能者尚謂之德性況得於生初之良知良能謂非德性可乎陸龍其講義云專指良知良能為故厚此說本蒙引固不是謂良知良能不可名故厚亦偏故厚有得之天資者有得之學力者章句已知已能四字原不曾說煞此條足正留良之謬

仲尼祖述堯舜章

留良云德本無大小大小即在川流敦化處見非別有二德而一為川流一為敦化也川流即大德之支節敦化即小德之全體持載二句即並育並行之大德四時二句即不害不悖之小德

大德小德理也川流敦化事也惟天地有散殊之小德是以其發育也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惟天地有統備之大德是以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留良謂川流即大德之支節敦化即小德之全體其說近是至云德本無大小只在川流敦化處見之非別有二德一為川流一為敦化則謬甚矣川流敦化緊貼上不害不悖並育並行所以如是者小德大德為之也

川流者小德之川流敦化者大德之敦化若無大德小德則川流敦化從何而來以下章言聖人處証之聖人之心只是渾然一理而有寬裕溫柔發強剛毅等許多名目可知德之有大小自是理一分殊上自然之條貫豈得謂德無大小耶至聖之仁義禮智小德也容執敬別之時出川流也若謂本無小德即其川流處名之為小德則是至聖未與物接時其存諸中者無所謂仁義禮智直俟出而為容為執而後目之為仁義出而為敬為別而後目之為禮智也有是理乎至以持載覆幬為

並育並行錯行代明爲不害不悖，則顯與註悖矣。

唯天下至聖章

呂留良云此言天亶神靈首出庶物與下知之德不同下四德或偏從一德入或從學得之皆可惟至聖有此德則四德皆備亦皆高出一層故此段包攝下四段如孔子之集大成惟其始條理不同故終條理亦異也足臨便是無所不包故無不仰有共下又云此一段包下四段此一段即始條理者知之事也下四段即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故聰明睿知只作生知二字看

此節與孟子言始終條理義各不同孟子言始條理者以知而言。終條理者以行而言。知爲始行爲終。乃分開兩對之義。此言聰明睿知生知之質。下文四者乃仁義

禮智之德有生知之質。便兼有四德。四德都包在生知之質內不可以知行始終爲言。生知之質。便兼知行二者。故或問云聰明睿智者。生知安行。首出庶物之資也。下文四德中。亦各有知。各有行。是二者之義顯然不同。留良牽扯來說不特中庸此段不得分明。併孟子始終條理之說亦混亂不可解矣解經而適以病經豈非自誤誤人。

呂留良云生知之足以有臨其光芒氣畧自有籠蓋宇宙之槩此是實事如漢高之天授非人力光武之帝王自有真唐太宗之非常人足以濟世安民便是證據數君尚如此況至聖乎

講生知之質一段似竊朱子照天燭地之喻。然云光芒氣畧。有籠蓋宇宙之槩。則淺陋極矣。即漢祖唐宗。亦不止氣槩過人已也。

呂留良云血氣二字所該極廣禽獸草木都在內方是體信達順之效

大全新安陳氏曰凡有血氣言人類也按本文尊親二字。陳說得之。今云禽獸草木都在內。非本文語氣。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章

呂留良云錢吉士云朱子既云三者皆至誠之功用又云經綸是用立本是體李九我曰體用二字只說用中之體用自立本而出之則爲經綸自經綸而入之則爲立本此說得之曰此二章總言聖人天道之

極致朱子曰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又曰此不是兩人事上章言聖人德業著見於世其盛大如此下章是就實理上說然則此章初無貼用上說之意九我安得造爲用中之體用而吉士從而附和之乎用中有體用體中又有體用支離甚矣總因誤看此皆至誠無妄之功用一語見有箇用字便要與體字反對耳不知功用二字爲能二字下註脚非體用之用也依九我言自立本出之爲經綸即是大用矣自經綸入之爲立本即是全體矣又何用中體用之分乎抑所謂全體大用者更何等乎凡講說多自己迷謬到解不通處必杜撰穿鑿至於破碎經傳而不顧皆此類也

此章是說大德敦化經綸是大德之見於外者。立本知化是大德之蘊於內者。內便是體。外便是用。朱子亦云經綸合是用。立本合是體。陸隴其云以經綸對立本知

化育言則經綸爲功用以三者對至誠言之則三者皆爲功用若只此章言大德敦化正就存主上說遂不敢說向用邊則前章大德敦化何以承並育並行將謂並育並行亦屬存主而非發用耶況經綸天下之大經節首章致和而達道行與下立本對豈得謂無體用之分耶留良眼界狹小拘泥不通往往如此。

詩曰衣錦尚絅章

呂留良云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錦之美在中也可見君子自己所求之實在中之美錦非求外之襲絅所以尚絅不過言其不表襮其美耳若謂君子所求在淡故能不厭則是君子用力於絅而得錦也倒且謬矣況淡簡溫與不厭文理皆形容君子之詞非君子以此爲功自居也又云此是形容君子不求人知而自彰著其大段如是耳簡與溫貼闇然文與理貼日章兩邊合勘而字之義方得或謂重上截三字非也其意不過欲重闇然重闇然者功以貼爲已意不知闇章總是爲已而日章尤是爲已之實淡簡溫是絅之襲於外貼闇然不厭文理是錦之美在中貼日章然則論爲已正當重下截與日章耳此皆萬曆間講章謬人

衣錦尚絅只一串事闇然二字包衣錦尚絅四字意註云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語類云淡則可厭簡則不文溫則不理而今却不厭而文且理只緣有錦在裏觀故有只緣四虛字可知衣錦之實已包在闇然內矣日章只是衣錦之驗耳上文釋詩詞云惡其文之著此云日章見得不著文而文自不可掩也若的然之小人無在中之實則必至於日亡矣君子既有爲已之心功夫自然內外交修即如衣冠瞻視之間豈有內存敬畏而衣冠不正瞻視不尊者乎小人之爲人只在衣冠瞻視上粉飾全無敬畏之心究之怠慢之氣終必流露於外此所謂的然日亡也何如君子爲已之學由中達外自然威可畏而儀可象乎或謂註釋淡簡溫曰絅之襲於外釋不厭文且理曰錦之美在中明明分爲二層何謂闇然二字已包衣錦在內曰論字面衣錦自是中尚絅自是外然一內一外乃互文以見意兩層實一層也猶云不爲人而爲已不爲人故淡簡溫止知爲已故不厭而文且理豈可將爲已不爲人分作兩意乎闇然只是立心爲已乃進德之始基其工夫純密處原在下文但就本節而論自然重在闇然上日章即在闇然上見得呂留良反覆駁辨極詆重上截之非總由錯看章句將闇然作晦昧無文解耳不知尚絅故闇然尚者以有錦在內故謂之尚否則單絅而非尚絅矣註所謂

有日章之實者謂衣錦乃日章之實留良乃云日章爲爲己之實則是君子所皇皇以求者日章也不與於爲人之甚乎淡簡溫與不厭而文且理留良既知不分兩層矣則是淡處即是不厭處簡處即是文處溫處即是理處若子立心爲己止有淡簡溫而已而不厭文理即於是乎在可知惡文之著而文卒不可掩由奚在中故也下截乃上截之徵驗謂不重上截可乎

呂留良云風字就一身而言猶風度風流風采之風也時解錯認風俗風化之風則與遠遊句複架矣

朱子云身之得失由其心之邪正風就一身而言此人人所共知者從未有作風化風俗之解留良講書每懸空揑造無影之說指爲時解以肆駁辨不知者遂以爲能闢異說此其欺世盜名之秘訣也

呂留良云省察到純熟時動靜只成一片於戒慎涵養著力則下節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又與無惡於志有分

潛伏節即首章慎獨相在爾室節即首章戒慎恐懼但首章分開對說爲下文致中致和張本此則由下學功夫說到盡頭處一節密一節俱有二者界限不可偶突一滾說去留良謂省察到純熟時動靜只成一片則似只消省察一段工夫而涵養工夫爲無所用之矣且聖賢立教必須動靜體用交養互發者正謂天理不易純人欲不易去少却存養一段工夫必不能至於打成一片田地也先儒嘗有著論只於已發處用功却不枉費心力而朱子不之許豈無意耶留良又謂下節於戒慎涵養着力又與無惡於志有分既知涵養工夫與無惡於志有分何得云動靜只成一片如此支離矛盾教人如何理會

呂留良云相在爾室節即與首章戒慎恐懼節對是主敬之全體兼動靜而言不動不言而敬信則言動之敬信可知舉盡頭處言也專指靜邊謂君子只在不言不動處做工夫此是向來講說之誤

相在爾室節與首章戒慎恐懼節俱言存養工夫其義雖同但首章發端道不可離可離非道從廣大處說起故言不睹聞須兼言睹聞此節引詩言不愧屋漏從精密處說起又此章大意一節密一節直到無聲無臭而後已故朱子云中庸後面愈說得向裏來引詩一步退似一步都用那般不言不動不顯不大底字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然則此節雖專指靜邊謂君子在不言不動處做工夫何嘗不是章旨也詎云不待言動而後

敬信則言動時之敬信雖不言可知。而意所歸重那在不言動一邊。留良但以專指靜言者爲誤。絕不分別出歸重靜邊之意。誤亦甚矣。

呂留良云自第四節以下至末節總以推極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妙非爲治道商量化民之術也又云潛雖伏矣二節是天德上工夫不言而信不動而敬是工夫到極處奏假無言二節是王道功效篤恭而天下平是功效到極處

吳默云奏格二節。不可謂直敘成德。然亦不可謂敬信以上有別樣工夫。只當云由此敬信而漸熟之。以至成德之域。則不賞而勸。不怒而威矣。又由此而漸化之。以

至於妙不容言之地。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蒙引云爲己之功既密。則德成矣。德成則效應矣。然奏假節德雖成猶未至於至德淵微之地。下文愈說深去。此二說最有分寸。留良乃云四節至末節總以推極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妙。是竟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即爲不顯篤恭無聲無臭地位。然則本文言之重而詞之複。不爲贅耶。

呂留良云有謂詩只引端是故後義即稍進以上諸節類然即以維德貼篤恭天下平貼百辟刑者謬也日百辟其刑之註云德愈深而效愈遠此句自貼天下平爲是蓋民勸民威自是國治事百辟其刑乃天下平之事也

篤恭而天下平。即至聖章所謂覆載之內莫不尊親也。故曰效愈遠。又翼註云天下平則并勸威忘之矣。此論亦精。蓋此二節皆言至德淵微之應。是以德愈深而效愈遠。留良乃謂上節爲治國下節爲平天下以廣狹爲深淺。非至德淵微之意也。且不賞而勸及不怒而威。於治天下有餘矣。不可以尋常之義論此章之妙旨也。

駁呂留良四書講義

上論上

子曰學而時習之章

呂留良云學字訓效朱子謂所包甚廣兼學問思辨行五者未嘗專主讀書而言讀書乃學中一事耳時解每以稽古紬誦典籍等了却此正是朱子所闢爲詞章訓詁之學而陽明反以此譏朱子者也

學固不止讀書一事。然讀書一事。乃窮理格物之大者。朱子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又曰。天下之理。要妙精微。各有攸當。惟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法。其粲然之迹。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册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則是正墻面而立耳。此窮理之所以必在乎讀書也。程子講格物致知。亦首言讀書講明義理。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是程朱論學。皆以讀書爲窮理格物之先務也。若朱子闢詞章訓詁之學。正是教人讀書之法。謂讀書徒在字句文義上講求。則讀如不讀耳。學者能於古人之書。反覆涵泳。融會貫通。而實體諸身心性命之間。即讀書一事。於爲學之道。思過半矣。留良動闢陽明。而以讀書爲詞章訓詁之學。與良知宗旨

何以異乎。

呂留良云門人問學之言效如其人非效乎曰效其人是也以如其人爲至古未之有也孔門諸賢誰不效孔子以顏子爲至而顏子未嘗如也有若似孔子矣而反不及顏子曾子未嘗如孔子而獨爲得傳故非不欲如之也無此事焉故不以爲至也

精義范氏曰。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氏習孔子者也。人君習堯舜。是亦堯舜而已矣。朱子或問取之。今留良以效其人爲是。以如其人爲非。然則顏子何以曰有爲者亦若是也。至有若似孔子。乃辭氣威儀有相近者。與如其人之義自別。牽合爲一。支離極矣。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章

呂留良云全仁由謂前節以質言後節以學言中二句泛言亦是强分枝節看來只大概論事理如此耳若云但看凡人若孝弟便不到犯上作亂不犯上作亂便是仁化氣象所以要做仁民愛物工夫必須在親親上做起如此看來原是一氣說下只是前節在凡人一人身上推論其理故孝弟與仁都說得淺小後節就一道理推論到盡處不但孝字說得廣遠即弟亦說得完全耳　又云質學二字下得不當便成滲漏上節是設箇假如就現成人身上指點此孝弟說得輕說得小也不論質也不論學如云大凡孝順之人決不爲非下節即根上節推出此孝弟說得重大完全只指點道理如此質字同不相干即學字亦言外意如云不要小看了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則不可不務學意思又在此句下語氣未及故仁山硬分質學誠有病至上節現成假如自然指凡人說下節講道理自然指君子說即不犯亂亦與爲仁不同不

犯亂只就凡人一人身上說若爲仁道理甚大
仁民愛物參贊化育都在裡非君子誰能語此
上節謂孝弟之人不爲不仁之事下節謂孝弟之人必
能爲仁之事反覆言之以見孝弟之不可不務也留良
乃謂上節孝弟說得輕說得小謬矣孟子曰堯舜之道
孝弟而已矣所云徐行後長即不犯上之謂也以爲輕
小可乎孝弟也者四字乃申說上文所謂孝弟又安得
以上節爲輕小下節爲重大乎金仁山叛分質學之說
固非留良謂不論質不論學不知此孝弟之心能不由
質又不由學何以能孝弟如此也至謂要做仁民愛物

工夫必須在親親上做起此語尤謬或問謂君子之務
孝弟但以爲吾心之所固有吾事之所必然非本欲爲
彼而姑先借此以爲之地也留良以親親之仁爲要做
仁民愛物工夫而起則本末倒置此與朱子之說顯然
背馳者也

呂留良云盧齋不肯將行字代爲字始字代本字則
以孝弟是仁之本矣孝弟是事上說仁是性豈有事
爲性本之理孝弟有孝弟之事爲仁有爲仁之事但
爲仁之事必自孝弟推行出去耳朱子謂本立則道
隨事而生如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
順可移于長正是行始二字義盧齋自錯會耳

以臣殺之說推之則孝弟正是爲仁發端處不可云孝
弟有孝弟之事爲仁有爲仁之事反似劃出孝弟在仁
字外也孝弟是仁之一事程子明言之矣否則孝弟之
事何事耶

呂留良云今之放生戒殺齋供施捨以爲行仁吾謂
此直行不仁耳富貴之家每於此捐重貲而不惜考
其家庭孝弟則有不可問者一貧窶親族入門上座
便疾惱峻拒矣蓋以所指者明捨而暗求家庭郵嗇
則有去無還耳只此一自私自利之念便不仁之甚
直是待其父兄親族不如昆蟲僧道矣故予謂凡感
應功過勸善之書皆勸
惡之書也其本不仁也

無所爲而爲者爲善之心也有感斯有應者勸善之道
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

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書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
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惟府辜功
報以庶尤詩曰豈弟君子干祿豈弟又曰永言配命自
求多福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凡經書所陳感
應功過深切著明若此亦可謂之勸惡之書乎感應篇
出於道家而首所云禍福無門惟人自召者本春秋傳
功過格始於袁了凡斤斤較量異乎聖賢爲己之學然
何得便目爲勸惡之書乎放生戒殺齋供施捨固非儒
者之道然以戒殺爲不仁將謂傷胎覆巢者仁乎以施

捨爲不仁將謂黷貨焚身者仁乎至富貴之家戒殺施捨而薄待族黨者末世誠有之然只可責其薄於族黨、不當責其戒殺施捨齊王不忍一牛而澤不及百姓孟子即其不忍一牛之心欲其察識擴以善推所爲今此薄於族黨之人既知戒殺施捨以求福則當明告以孝友睦婣之道使知彼之爲善小此之爲善大彼之獲報不可知此之相親相愛本非望報而報之者終不爽誰無天良未必不翻然省悟革薄而從厚也況此輩薄待族黨無非吝惜財物今并其所爲戒殺施捨者而謂之

不仁之甚彼且樂得殘忍刻薄擁貲自豐甚而悍然罔忌以禍福爲適然相值而易象詩書垂戒之文皆不足信是所謂勸惡者留良之論也不仁甚矣

呂留良云末兩句只講道理不在人身上說孝弟也者不但不若凡人并不坐定君子

道理無離却人身說者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若不在人身上說更於何處見得道理此等過求圓妙便成蹺蹊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呂留良云有友論此節重威只是初學外邊儀節上事敬序先於主忠信余曰重威亦是徹始徹終事初學工夫固須從外面有形象處扶豎起到得既學後亦有因不重而走作者此是涵養精細工夫非粗節也

呂子約問主忠信之言後於不重不威如何朱子曰聖賢所言爲學之序例如此不如今人動便打入無形影處去也據此則謂重威在外邊儀節上說未爲不是留良乃云是徹始徹終事又云從外面扶豎起到既學後又有因不重而走作者此是涵養精細工夫夫涵養乃敬以直內之功若重而威只是莊重不輕佻如玉藻九容之類所謂制於外以安其內也今將重威作涵養精

細說則一重威已盡爲學之全功下文主忠信云云皆無所用之矣

子禽問於子貢曰章

呂留良云五者只是聖人德容應感處若以此說盡聖人全體却不是　又云金仁山謂註中盛德過化存神是補內一層亦字與爾外謝氏三亦字是但指其外飲突而猶粗在未見朱子意旨也所不足於子貢者爲此五字於夫子德容亦止得其謙厚退不自聖賢之一節於聖人中和氣象多所未當看子溫而厲望之儼然三章可見朱子恐學者看錯一針一向偏於和柔則鄉愿流俗之害生故正欲補其外意不重內也惟德盛盛德是補其內亦字與三亦字是但指外之一節亦不是補內緣子貢爲子禽求與二字下轉語以得之三字却甚痕跡朱子爲此三字補滲漏耳

朱子語類云此子貢舉夫子可親之一節若論全體須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朱子之意乃謂只說可親一端已見聖人德容之盛不必說到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也蓋聖人盛德光輝一時而備四時之氣溫處即是厲處威處即是不猛處非溫與威之外別有所謂厲與不猛也試思溫良恭儉讓是何等氣象留良以謹厚謙退目之謂此是聖賢之一節於聖人中和氣象多所未備其大謬一也朱子註中盛德過化存神俱是推原德性上事單在外邊容貌上說不得故金仁山謂此是補內一層其說是矣而留良謂此是朱子恐人錯看偏在和柔所補意在外面非補內之詞換易註意曲就已解其大謬二也朱子此章總註中引謝氏之說固是仰慕聖人之詞而子貢之善[illegible]容處亦意在言外留良乃謂朱子有所不足於子貢故為別義以補之今細觀留良所引註中盛德過化存神之說何處是不足子貢處朱子於聖門諸賢苟有異同處如子夏賢賢易色之論子貢答棘子成文質之辨未嘗不明標其旨何故此章獨為微詞留良謂此章之旨朱子有不足於子貢。

是誣朱子矣其大謬三也朱子嘗謂某與伯恭論烝民之詩伯恭最喜柔嘉維則句某却喜不侮鰥寡不畏強禦二句蓋某性剛所以如此又云學者須是剛毅如曾子子思恁地剛毅所以能傳聖道留良不得其解自欲優孟聖賢乃敢心疑溫良恭儉讓五字偏於和柔其弊流為鄉愿流俗意見之差狂悖至此其大謬四也。

有子曰禮之用章

呂留良云只說道理之本然未說到制作遵行處故用字即在禮字內非人去用禮也若錯看此義則下二句亦說不去

自禮言之則曰禮之用自人言之則曰人用禮有何差別言用自在制作遵行處說行之而合乎人情即乎人心所以為和也若只虛言其理則禮者敬而已矣何處得見和來。

呂留良云蘇老泉作諸經論其尤狂悖舛錯者莫如論禮彼其視君臣父子兄弟皆漠然無情之物凡先王所制為繁重委曲之數皆有妙用存乎其間如此則抑之根絕矣宜其以之呈歐陽公而曰荀卿子之文也意合議論而老泉方自得意以詡於人甚矣文人膏肓之疾重文詞而輕義理也

歐陽永叔最重荀卿屢與孟子並稱見於集中者不一而足其以比老泉者蓋許之非譏之也留良闇見之陋

如此。老泉之論義理固非歐陽特節取其文不復求全責備耳。留良乃謂意實譏之而陽爲取之永叔何至作此伎倆即此見留良之多誣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章

呂留良云此節都在言行交際尤悔極弊處作倣理寡過之思是降一步說不是盡頭道理不則義禮如何云近交親如何云不失乎故可字遠字亦可字從近字不失字生來而近與不失字又從信恭因字生來若將信恭因看得重大下面便說不去信只指期約恭只指小節因只指蹤跡於最輕易忽處能近而不失自然可且遠矣

朱子曰近只是合。古人下字寬故集註即以合其宜中

其節爲言。正欲人謹之又謹也若拘本文近字不失字。謂不必幾微無憾作降一層看則謬矣陸龍其松陽講義云處世必求其盡當猶恐多失若先以僅可之念自處其弊可勝道哉留良號爲遵朱此等處實相悖謬。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章

呂留良云凡爲好學必有是四者有是四者只可謂之好學未可謂之有道也須看他所學何學如鄉愿之學佛老之學詞章之學功利作用之學以及後世陽儒陰異之學苟有其一未有不兼是四者而後謂之好也然可惜枉用一生心力於道何曾見得分毫或問闕外尹氏亦發此旨然則取正於有道即所學不謬矣豈尚有非其所好者乎曰正爲有道二字難說陳相悅許行神光參達摩王艮拜伯安他也說是就正有道傅子淵包顯道袁機仲之流就紫陽而不知正彼且以金谿爲有道也奚其正故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如何得知天只是格物窮理

留良痛闢陸王。自謂有功朱子。而議論絕不平允。如金溪講學。與朱子不無異同。然踐履篤實。爲朱子所敬。白鹿會講諄諄於義利微茫之分。聞者皆爲流涕。可謂非有道者乎。良知宗旨近於釋氏誠不能爲陽明諱。然其一生立身無過體國公忠明代賢臣。少出其右。留良乃比之陳相達摩。過矣。至云凡爲好學。必有是四者。有是四者只可謂之好學。未可謂之有道也須看他所學何

學云云。此亦非也。夫所學者果聖人之道耶。則有是四者可謂之好學。由是而積之雖有道亦不外此矣無二途也。若所學者非聖人之道。則所學雖勤。而去道愈遠聖人固不肯以有道許之。亦豈肯以好學許之哉。今云有是四者。只可謂之好學。未可謂之有道。又須看所學何學。卻此則有是四者之人。邪正全未分。另須一番攻正自累。則本章上三句。皆成虛語矣。留良此等議論極多。如此篇與有朋自遠方來。及中庸取人以身之說。其弊皆同也。究其說。則道亦虛位也。學亦虛位也。是一部

四書皆須一番推本別白然後不雜於異學也可乎哉

子貢曰貧而無諂章

呂留良云樂與好禮講到學問至處孔顏之疏水簞瓢舜禹之恭已無問境界無窮

語類問貧而樂如顏子非樂於簞瓢自有樂否曰也不消說得高大概樂是他自樂了不自知其爲貧好禮是所好者禮而已不自知其爲富也又云好禮只是不奢侈凡事好循禮不恁地勉强此二條與本註脗合胡氏乃謂貧而樂非顏子不能富而好禮非周公不能留良剿竊此意遂云樂與好禮講到學問至處又因周公之云而推至舜禹之恭已無問失之遠矣

子曰爲政以德章

呂留良云此與黃老相近得黃老之精則所謂居簡馭煩以寡制衆亦自見得此意顧其彌近理而愈失眞者其所爲德非吾之所謂德耳昔人謂漢以黃老治如曹參之守法陳平之不對錢穀刑獄與文帝之謙讓未遑放賈生黜晁錯之類皆是然亦祇得黃老之粗者耳何則北辰居其所是動之至非不動之至黃老之所爲德在至勞非至逸也而漢人惟知以逸待勞故吾謂黃老之精漢人尚未之見及也而後世所見又出漢下治天下之法固宜其架漏千年而三代以德之政終不可得而見也與

朱子曰老子所謂無爲只是簡忽聖人所謂無爲卻付之當然之理留良勦襲此意謂其所爲德非吾所謂德是已乃又謂北辰居所是動之至非不動之至黃老之所爲德在至勞非至逸也如此則是黃老之德正合北辰之象得其術以爲治何不可之有且黃老所謂至勞乃流水不蠹戶樞不腐之說其精處正是粗處不如蓋公所云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乃得黃老之精者留良於黃老宗旨並未窺見顧云後世所見又出漢下何其妄也

子曰道之以政章

呂留良云此章原爲治法分別本末不重責君身意若正身而民化又別一話頭

此章爲治法分別本末又何嘗不是正身而民化道理他處言正身而民化又何嘗不是治法本末之所關係留良於書有相同處必破碎分析以疑誤初學不知何意

呂留良云若專重政刑則雖先王之政刑亦只得免而無恥故政刑不但不是申商并非太公子產之所謂政刑也

先王之政刑皆本德以發而輔禮以行者也一部周禮及散見於儀禮禮記者皆先王之政刑也中庸所謂人亡政息孟子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者正以非其人不

能行耳。非能行而仍有弊也。故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
未之有也。太公爲文武師。孟子所謂見而知之者。太公
之政刑。卽文武之政刑也。留良乃別之於先王政刑之
外。是誣太公也。其意不過因舉賢尙功云云。臆度太公
設施之有弊耳。不知此出於淮南子若史記所載簡禮
從俗。則周公且讚以平易近民。民必歸之矣。至於子產
相鄭。夫子稱爲惠人。傳所譏不過邱賦刑書二事。其餘
政刑亦皆依正義以出之。故能使國安而民懷。觀誰嗣
之歌。則其民亦非盡無恥矣。夫子所云免而無恥者。乃

大車詩序所云周衰矣大夫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耳。且
留良既曰先王之刑政。亦只得免而無恥。又曰太公子
產不足以當之。忽而卑視刑政如彼。忽而高視刑政如
此。任意顚倒。全無根據。以此誑惑無知之人。其罪豈可
逭乎。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章

呂留良云說箇不踰矩可知聖人心中刻刻有箇天
則在不是卽心是道此本天本心之別卽程朱之所
謂主
敬也

旣云心中刻刻有箇天則在。是聖人之心與天爲一也
尙得謂心自心道自道乎。伊川云。主一之謂敬。一者之
謂誠。西山眞氏云。主則有意在。學者用工。須當主於一。
及其涵養純熟。自然無二無雜。不待主而自一。卽所謂
誠也。今謂不踰矩。卽是主敬。是混下學上達爲一候也
失之遠矣。

呂留良云聖人之道做到老學到老假我數年卒以
學易活到八十九十又須有進候不同處　又云講
到末節多說窮神入化學成德全他竟
不許孔子再活到八九十去甚可笑

學至從心不踰矩。猶不謂之窮神入化學成德全。不知
留良所謂神化成全者。當何如也。朱子云。再加十歲也

只是這箇。終不是至七十便畫住了。此言聖人之學徹
始徹終。卽至從心不踰。其維日孜孜者。未嘗少懈。非謂
所造更有進於是也。留良竊朱子不畫住之語。謬謂活
到八十九十。更須有進候不同。嗚呼。孔子爲千古獨至
之聖。此億萬世凡有血氣之倫所共知。而留良獨若借
聖年之促。未究其所學者。誕妄一至於此。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章

呂留良云發謂日用動靜語默間皆足以發明終日
所言之理但謂言之發明固非離却夫子所言而泛
言發夫子之道
亦非語意也

語類嚣之問亦足以發伊川有天理昭著語與先生所說不同曰便只是這個夫子所言他別會發明而行之按此則發明所言之理卽是發明夫子之道也道之義蘊弘深非語言之所能盡顏子體認眞切一一見之行事之間所言之道方顯然昭著若說一件做一件便不得謂之發矣聞一知十以知言亦足以發以行言總見得顏子於聖人之道融會貫通觸處洞然故終日言之而不見其違也粗疏淺陋如留良者烏足語此

子曰溫故而知新章

呂留良云衛謂人之爲學以見聞自牿者多矣君子之學求諸心而自得曰故者所已知新者所未知都只在聞見中說言因其所已知者而益加精詳日知其所未知非謂故爲聞見而新爲心悟也猶之看書初時所見猶屬皮膚若能思辨不已剖晰精微或悟前解之粗或知他說之謬或得向時未見處或旁通於別義皆所謂知新也如此則可以爲人師而講書辨難矣註所云記問之學無得於心者猶之近日秀才止曉得一本說約俗書自以爲原本傳註此以淺陋爲故而不知新者也又有一種學究博考講章如所謂蒙存淺達者以至於大全則自以爲無所不知而究於聖賢之旨不知其所歸所謂蒙存淺達之迂訛大全之駁駁不能辨也此以駁雜爲故而不知新者也又其甚者造撰新奇之說離叛傳註如袁黃之改註葛貢充之淵南講及說統說叢等此又以謬妄爲知新而非聖人之所謂新也凡此總因四書之理無得於心而徒爲講章記問之學故也非謂四書傳註之外別有所謂新者當舍傳註而求之心也且聖

人明言溫故而知新則新原只在故之內知之得力原只在溫之內未嘗云棄故而知新也

故爲聞見新爲心悟卽註中舊聞今得之意語類所謂溫故聞見之在外者知新義理之得於己者是也卽如留良以已知未知言知字仍在心上說豈可謂都只在聞見乎大全蒙存淺達說約等書於程朱之註各有發明留良必欲概行抹殺自謂恪遵傳註然如此章朱子以故爲舊聞而留良云非謂故爲聞見朱子以知新爲心得而留良云都在聞見中說所謂離叛謬妄者將自繩之不暇而暇繩人乎哉

子曰君子不器章

呂留良云不字須放在器字上看又須放入器字中看乃得其全人但見得器字外耳

此段云云支離極矣試揣其意所云不字須放在器字上看者言君子無智名無勇功不可以器言也又云須放在器字中看者言水火工虞古人有專長君子未嘗不器也此由不明器字之義故任意穿鑿愈說愈謬所謂器者謂一才止適一用也如留良說將以治水敎稼爲禹稷之一才一藝耶君子體無不具用無不周集註甚明留良何全不體會耶

子貢問君子章

呂留良云先行句即落留其言則其言非泛指辭說即所知之事理也若云我所知之事理必躬行有得而後可見之言八字只一句說行其言只指一件與別章重行慎言之義不同別章言行平對之說故行字去聲讀此只是一片說故是平聲字

留良以其言爲所知之事理乃襲語類中門人問語至云八字只一句說行其言只是一件與別章重行慎言之意不同則又不是程子以先行二字作一句朱子曰恐其言而後從之不成一句不若以先行其言作一句而後從之作一句大意只說先行其所言而後言其所行據此則作兩句讀道理自明朱子又云若道只要自家行得都說不得亦不是道理聖人只說敏於事而謹於言敏於行而訥於言言顧行行顧言何嘗教人不言據此則與別章重行慎言非有兩意也

子張學干祿章

呂留良云干祿不是不講言行另有一種動人之言行

李延平曰古人干祿之意非後世之干祿也蓋胸中有所蘊亦欲發洩而見諸事爾然求之有道苟未見所以求之之道一萌意焉則外馳矣此條說得最明今留良乃謂另有一種動人之言行是不惟萌諸心而且見諸事看子張便是後來譁世取寵一流聖門當曰安得有此學術乎

孔子謂季氏章

呂留良云季氏僭竊與莽操等不同蓋公子紈袴權臣一味妄自尊大不知其文理不通帶一分騃蠢無知帶一分世家習氣在

僭竊之罪無大小一也季氏之舞八佾歌雍詩其心即竊國之心也故夫子誅其意曰是可忍孰不可忍集註引謝氏云季氏忍此矣則雖弒父與君亦何憚而不爲乎留良乃從而爲之辭曰權臣妄自尊大紈袴文理不通與莽操僭竊爲異嗚呼聖人以可忍二字明定爰書留良以騃蠢一言陰更成讞是何肺腸殆與於悖逆之甚者矣

三家者以雍徹章

呂留良云不說三家僭竊只說何取令三家亦索然無可回答是并不許三家明認僭竊也語愈婉旨愈嚴無知妄作罪名使三家若可承又不得不承又寔難自承正見聖人立言之妙

註中明言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非故婉其詞也謝氏以上章爲不仁此章爲不知或問謂有未安正

以不知二字。詞義太寛、非所以警犯上之徒也。惟曰無知妄作。則詞嚴義正、凜乎不可犯矣。留良乃曰并不許三家明認僭竊。又曰使三家若可承又不得不承。自謂得聖人立言之妙。不知聖人於此等處直是雷霆鈇鉞、安得許多蹺蹊乖角氣象。

子曰君子無所爭章

呂留良云君子無爭不是故尚高雅原以天下本無可爭耳　又云君子無所爭句每易說得太高便攙入老莊齊物之意非聖賢語只是抑然自下不欲多上人方與雍容揖遜意思一串說下

此二條自相矛盾。天下本無可爭。即是混是非忘得喪攙入老莊齊物甲裏去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章

呂留良云禮後句看作悟境便入禪一著高解便入老莊禮豈爲我輩設耶只此一句便是魑魅禽獸之言然其弊未嘗不從悟處過高來也依他說只成禮外禮僞非禮禮後矣後字是重禮之義不是薄禮

文質有本末即有先後、有先後即有輕重棘子成欲去文存質子貢非之正惡其流於老氏禮僞之說也、然子貢之言朱子謂其有弊者以其於文質之間遂一視之、而無本末輕重緩急之差則又矯子成之失而過其中耳。留良謂一著高解便入老莊、是已。然云後字是重禮之義、則不特文質一視、而且有倒置之患、豈復卜氏本旨哉、解經一字不的確、便與聖賢語氣天地懸隔、學者察之、

呂留良云有云子貢穎悟子夏篤實以大意爲可觀而忽遺乎名物此穎悟者之言詩也若精詳訓詁而忽然旁通於詩之理離而適以爲合非篤實者不能故聖人尤喜與篤實者言之曰詩之教與他經不同爾類旁通斷章取義益人無窮正在不拘滯處或言事而忽悟詩或因詩而忽悟理皆得詩教之妙故夫子許之無與詞與一貫參又別一貫兩章問答開示語句已自不同子貢之不及曾子固不待言而決若言詩之本領高下則子夏斷不及子貢聖人必無喜與篤實言甚於穎悟之理

呂與叔東見錄、程子曰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

吾曹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後來曾子子夏煞學得到上面也。朱子曰、子貢俊敏、子夏謹嚴但將論語子夏之言看。甚嚴毅。孔子門人自顏曾而下。惟二子、後來想大段長進。合程朱之言觀之所以推崇子夏者、未嘗後於子貢。留良乃謂言詩之本領高下、子夏斷不及子貢、豈不謬乎、陸象山語錄論此章謂子夏當時、亦有見乎本末無間之理然後來却有所泥故其學傳之後世尤有害、其意蓋以子夏禮後之論爲知本、到後來與子游論本末處泥於區別之見而傳之後世有害者。隱以譏紫

賜耳。留良欲闕陸王重本之論并不滿子夏禮後之說。故前條以後字爲重禮猶爲子夏回護至此又自覺前說之牽強索性謂子夏之本領不如子貢隱寓不滿禮後之說之意。留良剛愎謬戾。敢於詆誣先賢如此。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章

呂留良云夏殷之禮夫子皆能言之但杞宋不足徵耳然使杞宋雖微而文獻尚備猶可有爲乃無如文獻之亦不足徵也文獻當在杞宋之外有謂卽杞宋之文獻者誤也

本文文獻不足故也一句緊承上二不足徵言杞宋所以不足証吾言者由文獻不足故耳文獻自應就杞宋而言文義方順今留良乃云文獻在杞宋之外則本文故也二字如何說得去且古者列國分疆畫界凡典籍官守師承授受惟本國之人知之而他國不與焉夫子問禮必適周見老聃至齊而後得聞韶季札聘魯乃得觀樂韓宣子至魯而後得見易象春秋此皆文獻必在本國之明驗也以謂卽杞宋之文獻爲誤豈非說夢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章

呂留良云魯禘賜自成王說出明堂位先儒謂漢儒多魯人魯之僭大始於春秋多爲掩飾之言漢儒因而述之則并亂周公以天子禮樂爲非據然據魯頌之詞未可謂盡出周末先秦也

禮記經大戴刪後又經小戴刪爲四十六篇至東漢馬融始增明堂位月令二篇後又增河間獻王所作樂記一篇是小戴以前尚未有明堂位也王莽踐阼受九錫稱明堂位以定其儀蓋劉歆輩所僞作先儒考之雖未詳而以明堂位成王賜魯郊禘之說爲矯誣不足爲據則至當不易之論也留良乃據魯頌之詞以爲不盡出於周末先秦是以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爲有據而魯用天子之禮樂亦未可厚非矣程子不辨明堂位之僞而直斷之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蓋謂卽出於成王伯禽亦大悖於禮而不可以訓是乃聖賢扶樹世教之義也而留良必欲反其義是誠何心哉姑勿旁引卽以魯頌之詞考之曰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則未嘗賜以天子之禮樂明矣繼之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然後及郊天配稷之事則僭用天子之禮樂自僖公始昭昭矣假令成王賜而伯禽受則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之下當直接龍旂承祀其文乃順何以特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於龍旂承祀之前哉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謂以周公之聖而子孫僭

逆如此。周公之業至是而衰也。若伯禽時。魯道方盛。何乃歎其衰乎。留良不信孔子程子。而轉據魯史克之詩。以附會明堂位之矯誣。而駁先儒至當之論。殊不可解也。至或問禘之說章。又引孔子之言。而謂歎周公之衰。其非伯禽之事可信。蓋留良本意。不過逞刻時文。以圖微利。隨意信口。胸無定見。徒爲有識者所鄙笑耳。

或問禘之說章

呂留良云中庸之難明是就道理上說此節之難知是兼爵禘非禮意故中庸止云治國而此云於天下於天下則不王不禘之義自見矣

或問云。此章發明追遠之意。與中庸之意。未始不同。按此可知國與天下。彼此偶然變文。非借天下二字。以明不王不禘之義也。留良此等處。總是私智穿鑿。絕非聖人語意。

子曰射不主皮章

呂留良云不主二字一以奮武衛一以揆文教兩義都備

安情義。謝氏謂射而貫革。主皮也。射而不貫革。不主皮也。主皮不主皮。以其力之不同也。朱子辨其非是。謂儀禮言射。固有此二類。然此專以其不主皮者言耳。留良乃謂武衛文教兩義都備。是即謝氏或主皮或不主皮之說。非聖人發歎本旨。

呂留良云尚德則力在其中尚力則殺心勝而射失其道故夫子歎之要知聖人作弧矢以威天下便是爲力看王者揆文教處能得幾許地其餘皆奮武衛者也豈先王不仁之術哉如此然後萬物各得其所其用力處乃所謂德也杯酒釋兵豈非德力而中原塗炭何尚德之有先王誠惡力何不竟用畫布并其皮去之邪

按禹貢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其地在侯甸之外。要荒之內。介乎內外之間。然揆文教之地在內而重。奮武衛之地在外而輕。則聖王之心槩可

見矣。大禹之祇承於帝者。曰文命敷於四海。其告厥成功也。又曰聲教訖於四海。皆言文教之修。不云武衛也。周家散軍郊射。而後六韜之略。固不能多於周禮之書矣。從古戡亂以武。致治以文。二者不可偏廢。而其本末輕重。有不得而倒置者。留良乃較量於道里之間。妄謂揆文教之地甚少。其餘皆奮武衛之地。無論稽之禹貢五服之制。絕不符合。而聖王之文命聲教。乃欲以道里限之。陋矣。況夫子慨慕古道。尚德而不尚力。留良必謂聖人作弧矢。便是爲力。用力乃所謂尚德。是立意與聖

言馳背也。豈但講書謬誤已耶。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章

呂留良云從天看下則君臣尊卑雖截然而相去不遠蓋禮之等止一級耳又云他人枉作許多血性赤心格言都在心上起論若講心則人心不同願忠不願忠盡忠不盡忠憑人異志惟本天來則絲毫欠缺走遺不得耳又云分即所以盡心也易盡者心難盡者分非分偽而心真也偽者更不循分耳

易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樂記曰。天尊地卑。君臣定矣。若云禮之等止於一級。而尊卑之遞降。相去一間。將謂上天下地之間。不甚懸隔乎。此凡有人心者。皆知其說之謬妄也。若夫忠字之解。對信言者。先儒以忠爲實心。信爲實事。對恕言者。先儒以忠爲中心。恕爲如心。又曰。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又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自盡盡己云者。皆謂盡己之心也。至委質爲臣。所恃以報吾君者。秖此不二不欺竭誠盡敬之赤心。此靖獻之本也。故曰臣事君以忠。試思理之當然。有一不本於心者乎。註中言理而歸之自盡。乃合精粗兼內外之謂盡也。專言內者無實。專言外者無本。皆不可以爲自盡。離理而責心。人心誠不同矣。離心而求之天。又孰停之而孰膚之乎。心之難盡。正以分之難盡也。分未

盡則心亦未盡。豈可謂易盡者心。難盡者分乎。先儒謂如扶醉漢。扶却一邊。倒却一邊。又謂議論只好隔壁聽者。正留良之謂。學者不可不深思而明辨之也。

呂留良云禮忠二字人多畧去粗節而求精微云儀節之禮非禮職分之忠非忠其說似深而易遁離理而責心亦良知家言也不知講到粗節處方是禮忠之實方是禮忠之盡則彼之所謂深者正吾之所謂淺耳越看得禮忠好

禮忠二字。正在誠意交孚。兩盡其道。方爲至極。若只在粗迹上說。則是以虛文相縻而已。况粗迹上做得周到。必自誠意中發出。果然誠意真切。則粗迹上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若無誠意。則粗迹上又如何勉强得來。留良終日說不誠無物。到此又復蔑蔑。可知口耳之學。無所用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章

呂留良云功名品量正要分別看管仲雖使功名再加盛而其器量只如是也

品量之高下。固不盡在功名之大小。然而本深則末茂。實大則聲宏。亦是必至之理。如有伊周之品量。則便有伊周之功名。假使管仲當殷周之世。遭時遇主。未必能有伊周之功業也。註中明云不能致主於王道。安得謂

功名之大小。不關品量之高低乎。故謂功業不足徵器量。乃浮大而無識之言。即此可知留良所學之膚末矣。

子曰惟仁者章

呂留良云兩能字只在理上說不在事應上說在事應上說便粗淺也不在心體上說在心體上說便落空蓋無私心只說得仁者二字一講到好惡便有箇理在惟無私心乃當於理惟當於理故謂之能

在理上說便精微。在事應上說便粗淺。是理與事不相貫攝也。在理上說便著實。在心體上說便落空。是心與理又不相凝合也。天下有此不在事不在心。而懸空無著之理乎。仁者之能盡好惡之理。正以其存於心者。無

毫髮之私。見於事者。無幾微之誤也。今析心理爲二本。離事理爲二物。轉使此章之旨。無實際之可憑。則所謂落空者。留良實自蹈之。

子曰富與貴章

呂留良云有將富貴貧賤看做重大而以終食違仁作小者看極悖謬孟子以讓千乘謂以其小者信大者正指此也

以富貴貧賤爲重大。終食無違爲小。其說本語類孟子曰。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夫簞豆之小於千乘。夫人知之。而足以觀人者。此正終食造次顛沛之頃。微而易忽。暫而易忘。人能矜持於富貴貧賤之交。而不能不作色於簞食豆羹之際。非存養之密者。安能信其無違而必於是也。然則終食之事愈小。則存養之功愈難。此正聖賢微旨也。

呂留良云有謂以道却富貴亦可以道却貧賤故不去者尤難若都以道爲術是亦巧於却貧賤矣其說似新快而不知無此理也富貴之辭我可得而自主者故不必聖賢獨行之士皆能之要却貧賤非我之所得而主貧賤終不能却安能以道爲術而巧却之耶故不去貧賤之人亦不必聖賢獨行之士皆能之所謂不處不去者聖賢於道上面取舍分明毫無係戀怨尤之意渾然得其天理之安乃所謂仁也

富貴實有可處之時。貧賤實有可去之時。故以不處不去者爲能審能安。而名以君子。若謂却貧賤非我之所

得而主。貧賤終不能却。則不去貧賤。幷不必獨行之士能之矣。原憲捉襟肘見。納履踵決。而以是貧非病自安。可謂確乎不去者。聖人不許其仁。正以怨欲之念雖不行。而怨欲之根未盡拔。尚須密以存省之功也。留良乃謂聖賢於取舍上面。毫無繫戀怨尤之意。渾然得其天理之安。是直將不處不去。看作樂天知命之聖人。失之遠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章

呂留良云第一節理當見人未見第二節未見其事第三節未見其人只用理事人三字安頓三個未見覺的確清楚

東陽許氏曰。此章三未見字不同。前未見及章末未之見。皆言無此人。中未見。謂無其事。留良剿此語。而又添理字與事與人。分配三未見。則謬矣。

呂留良云此好惡字粘定在仁不仁上拆開單講不得原是說爲仁不是論好惡也且此好惡亦只在資稟德性上分有不是說一人用情發意也

此章論爲仁之功。正在好惡盡誠上說。好仁無以尚斯仁存矣。惡不仁不使加乎其身。斯不仁去矣。留良乃謂原是說爲仁。不是論好惡。請問此章之旨。舍好惡之外何處是著力處。又謂此之好惡。只在資稟德性上分看。不是說一人用情發意。尤不可曉。夫所謂資稟德性者。必自人身而言。安得謂非用情發意。如其資稟德性而好仁也者。則用情發意。必好仁矣。如其資稟德性而惡不仁也者。則用情發意。必惡不仁矣。資稟德性其體。用情發意其用。本一串事。如之何其岐而二之也。且好惡者。卽用情發意之謂也。既曰好惡。又非用情發意。不通極矣。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呂留良云義從事物見而其根具於心說在天下在君子都不得

事物之宜在天下。所以處物之宜則在吾心。留良謂說在天下在君子都不得。是義爲鶻突懸空之物矣。上面又如何先說義從事物見。而其根具於心。一行之內。謬戾難通若此。

呂留良云適莫作適套可不可看却誤兩字乃人之私心蔽見不是外邊行止

私心蔽見如是。則外邊行止亦如是。未有心跡判而爲二者。以可不可釋適莫。正註中所引謝氏之說。何誤之有。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章

呂留良云忠恕盡頭便是一貫本體止是一件但聖賢用處不同工夫各別耳人將一貫看做教外別傳宗旨將忠恕看做義學卻見小乘自然牽扯不合於是空拈一心字了之註中渾然一理泛應曲當是解一貫不是一心字可了也若一心字可了則一貫忠恕竟屬强名原無分別矣此正儒釋本天本心分別處故一貫忠恕看做兩件不得竟看做一件不得又云此是本天之學徹上徹下故程子指出天地於穆不已變化各正是忠恕盡頭其實却在盡已推已做入近人全不理會只以一心字了却忠恕若云夫子之道心而已矣不知其流入於禿丁本心之學也

留良以本天本心爲儒釋之分。而以空拈心字。爲流入

于釋氏本心之學其說似已然朱子於此章或言一心或言一理而於集註則合言之曰聖人之心渾然一理是則心爲衆理具備之心理爲心所包含之理故雖專言心而未始離乎理專言理而未始離乎心吾儒之學所謂體用一貫異於釋氏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之說也且所謂天者亦即吾心所具之理也離心則天於何寓泛指於穆不已乾道變化而不本諸心則忠恕之在天地者於我何與盡己推己必有所以盡之推之者豈但括天字之可了乎朱子有云天地生萬物物物有一天

地之心聖人應萬事事事有一聖人之心可見心字最要止括心而不本於天是有離理之心止括天而不本於心是有離心之理也均非聖人所謂一貫也

呂留良云朱子云忠是一恕是貫此是分體用說其實恕也只是一故又云忠在心恕在事物之間只是一個一分著便各有一個一恕自忠出所以貫之也看所以二字自分明若竟以忠貼一以恕貼貫又生枝節矣忠是盡處一恕是推處一

程朱之解皆以忠貼一恕貼貫此不易之論非生枝節也蓋惟如此方見得聖人本末融會精粗一致之理留良乃云恕也只是一又云忠是盡處一恕是推處一甚

哉所見之謬也夫所謂恕只是一者將謂百千萬恕各得一忠如所謂物物各一太極耶則一仍屬忠而非恕之一也若謂忠自爲忠之一恕自爲恕之一則忠恕二字全無交涉何謂本忠行恕乎如留良云是於聖人之道會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之妙一筆勾罷且連本文貫字註中推字俱可不用只消一字便了矣

呂留良云道理只是一個理到各人身上便有許多道理却仍只得一個道理所以一貫亦正自不同也譬之傷寒寒只是此寒但受寒之人有虛有實有陰有陽所以症候不同而方法亦別到得寒邪散盡元氣復還原只是一個傷寒道理若執定一法以治傷寒未有不敗矣若到忠恕句纔去融會一貫此理便

費分疏只是在一貫中即一片說透方見聖人之言原不曾虧欠下橛會子之言亦不曾牖過上橛也

留良謂只是一理而所以一貫各人不同比之傷寒症候不同而治法亦異其於此章之旨如風馬牛之不相涉矣夫症候不同而治法亦異者在聖門之教如子游問孝則告以敬親子夏問孝則告以色難子路問聞斯行則退之冉有問聞斯行則進之千差萬別各有攸當然非一貫之旨也若此所謂一貫者乃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無理不收無法不貫如衆曜之麗天如萬川之歸海安有隨人不同之事苟有不同則不足以爲一而

亦不足以貫萬矣。留良於此章之旨茫無所見。所以議
論若此。亦可見其支離破碎之病。入於膏肓矣。又謂若
到忠恕句。纔去融會一貫。便費分疏。要先於一貫中。一
片說透。尤為無理。夫所謂忠恕者。曾子因門人之問。故
即學者工夫。以明聖人道理。乃有忠恕之說。若上節夫
子曰中。只明一貫。未嘗先有忠恕名目也。留良欲於一
貫中。預透忠恕道理。凌躐顛倒。豈非迷謬之甚乎。

子曰君子喻於義章

呂留良云。喻字兼深知篤好而言。然必深知然後篤
好。君子喻義之深。篤道理。儘著講得進。至喻利則人

但將貪汚一流。鄙然不知這裏面止有人物在天下
頗有忠信廉潔之行。而其實從喻利來者。蓋其智慧
實曉得如是則利。非然則害。故所行亦復近義。然要
其隱微端倪之地。實不從天理是非上起脚。而從人
事利害上得力。此之謂喻利之深篤。若貪汚之人。止
知小利而不知大害。知近利而不知其後之大不利。
此並不能喻利者。雖均之為小人。而其等高下懸殊。
不能深喻者。其為小人猶淺。至喻之能深篤者。直與
君子疑似。後世不察。每為所欺。而此種學術。遂流傳
於天地之間。如孔孟所指之鄉愿。今人竟望為君子
不可及之人矣。
豈不可恨可痛。

喻字自屬知邊說。故註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尤有兩
層。留良以喻字兼深知篤好。不分層次。非也。至所論小
人高下之等。則謬之又謬矣。忠信廉潔。義之事也。內忠
信而外廉潔。則表裏皆義矣。縱使隱微端倪之地。不無
私意之偶萌。是亦君子而未純者。豈得目為喻利之小
人乎。小人雖有假託於君子之時。然未有久而不敗露
者。或富貴而驕溢。或貧賤而隕穫。患得患失。千態萬狀。
人之視己。如見肺肝。即孟子所謂似忠信似廉潔之鄉
愿。止可以欺流俗而不可以欺君子。如公孫弘之巧偽
欺世。轅固董仲舒早已窺其微矣。豈有小人假託於君
子。而不敗露者乎。今以忠信廉潔之士。而逆揣其心。謂
所行雖合於義。其實從喻利來。如此則雖有聖賢之行

何難目為矯偽。而誣以為小人乎。至謂見小利而忘大
害。徇近利而忘遠害。此正小人之深於喻利也。彼其心
止知有利。利之外一毫不以動其念。有告以利中之害
者。而彼不信也。即明知害之不旋踵而至。而無如好之
篤而不能自已也。此所謂喻利。此所謂小人也。而留良
以為是猶淺之乎言利。非能喻利者。然則將以畏大害
而屏小利者為喻利乎。將以畏遠害而舍近利者為喻
利乎。夫利之所在。無非害之所在。孔子曰放於利而行
多怨。正示人以利中之害。使嗜利者知所儆也。人苟常

存一畏害之心，則不敢復萌貪利之想，雖未至於喻義，亦庶幾近之矣。如此而謂之深篤於利，較貪污之小人爲尤甚，謬乎不謬乎？留良以奸邪貪鄙之小人，矯飾道學之名，其術不可謂不工矣，而卒不免於敗露。然則所謂與君子疑似而人望爲不可及者，乃留良之所冀幸焉而爲知指視之嚴，必不可掩，自古迄今，未有奸邪詐僞而不敗露者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章

呂留良云：訥與敏只在言行上見，訥言敏行只在欲字上見。欲如何見也，只在他訥與敏時意象見得耳。

故訥言即指日用語默，若說做著書立說文章學問，非欲訥之言矣。近人講言行，都犯此病，乃文行之辨，非言行做工夫實地也。

日用語默，固爲切近工夫。然著書立說，亦言也。留良以文章非欲訥之言，然則君子豈專奉守口如瓶之戒，而執筆爲文，反肆然無忌耶？偏指著作爲言，誠有病矣；矯其說而謂著作是文非言，則膠滯不通，其弊將使多言者不以舌而以筆，豈聖人垂訓之意哉。

子曰德不孤章

呂留良云：固言自然一定之理，亦所以堅修德者之志，而振其氣，知其必有鄰，雖終無鄰可也。

上句言其理，下句言其事，理事相應，乃可以堅修德之志。此朱子之意，即聖人之意也。留良乃謂知其必有鄰，雖終無鄰可也，則是有其理不必有其事矣。欲求高妙，反成鶻突，墮好修之志而靡其氣者，必自此種議論開之。

上論　下

子使漆雕開仕章

呂留良云使開是就他材分可使說開是因他篤志所見者大不肯小用又有出於聖意之外者故說之若仍要講說其可仕却小看了未信道理堯舜事業亦只是一點浮雲過太虛耳故目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莫要看大了仕字朱子篤志正指見大意不安小成但恐人誤看入過高處故下篤志二字便著實即所謂進取也若止就政事推行處講并篤志二字亦錯看小樣矣

斯即仕之理。凡經書斯字。此字。未有不根上文者。蓋仕之理。小言之則小。大言之則大。為宰治賦。仕之理也。期月已可。三年有成。亦仕之理也。出處雖殊。其理則一。或人問朱子。是見得吾心之理。或是出仕之理。曰都是這道理。不可分別。按此。則只就仕之理上能見大意不安小成。便可語行藏之道。何必將斯字躲閃仕字。乃謂濶大耶。留良謂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不要看大了仕字。堯舜事業。只是一點浮雲過太虛耳。夫點開之見大意者。乃侍坐章所謂人欲盡處。天理流行。在出處語默處處有之。留良恐單粘仕上講。不足以該體用之全。而不知善會斯字者。固未嘗言用而遺體也。程明道浮雲太

虛之言。即孟子所性分定。大行不加之旨。而留良援此以為不將仕字看大之証。奚啻去而千里。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呂留良云仁道之大只在事物之間非金谿黑腰子也仁却又不在事見得到此方許汝具一隻眼

朱子以仁為當理而無私心。何等直截分明。留良乃云仁只在事物之間。又謂仁却又不在事。將其說之反覆蹺蹊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章

呂留良云孰愈一問是探竿影草不是閑評較見聖人造就子貢用處心切　又云弗如也句不是活不是奪不是回機反縱乃殺句也此句須殺得盡下句纔有轉身之妙若但從上文引逗作隨波逐流看却不見金剛王劍作用　又云此二句純是聖人引進子貢妙用擒縱有奪有殺有活却須向子貢境界火候中勘驗弊病分明方見聖人四路把截逼拶到離鉤三寸處真是老婆心切

留良極闢禪學。而此三條却純用禪語以此解經。其侮慢不敬甚矣。

子曰吾未見剛者章

呂留良云夫子突然一慨必有指歸而茫然難測所以來或人之對或人舉棖之氣象有似乎測其所謂慾有難識者故夫子辨之若粗淺嗜慾或人豈盲昧至此故程子下悻悻自好此即為慾亦此意也慾之非剛是就棖而論未可以盡剛之理盡夫子未見之意然要之大義亦不外是得或人一舉界限已自分

明耳

剛與慾。一正一反緊相針對。集註甚明。留良乃謂欲之非剛。是就棖論。未盡剛之理。誤矣。人之有慾者。未必皆同於棖。或好貨好色貪榮嗜勢。各有所耽戀者。皆是也。惟棖悻悻自好。其貌似剛。不知此卽為慾耳。故謂棖之一人未足以槩有慾無剛之品則可。謂無慾不足以盡剛之理。則不可。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章

呂留良云夫子之文章是子貢一生家當到此得聞性與天道之妙乃為此言然只在文章得聞中打通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消息仍不離子貢家當其見乃更高一層

朱子語類有云。子貢之聞性道。是後來聞孔子說。不可硬做是因文章而得。今留良謂子貢得聞性道。原從文章得力。是明與朱子背馳也。

呂留良云子貢得聞性道原從文章得力文章性道可知是一線串只是火候不同耳得聞文章然後可言性道文章之可聞亦是子貢分上如此未必人人得聞也有不知文章者有止於文章者有由文章而上之者有既得聞性道而用功仍在文章者此中節次等第正自不一

留良見理多差。只平說道理中。語句疵病不少。如此段所云文章之可聞。亦是子貢分上如此。未必人人可聞也。夫文章威儀文辭也。一入聖人之門。則見聖人之威儀。接聖人之言辭矣。安得而秘之。且此乃下學入道之始也。若文章亦必子貢而後得聞。則自子貢以下。七十三千之徒。聖人復用何道教之耶。若謂不得其解者。雖聞如不聞。此可以言性道。不可以言文章。性道者理也。聞性道而不知其理。卽非性道矣。文章則有形象法迹焉。識大識小。存乎其人。烏有不可得聞之文章哉。又謂有由文章而上之者。有既得聞性道而用功仍在文章者。請問此二種人為同為別。既由文章而上之矣。則所見者皆性道也。顏曾之流也。用功在文章。固卽事而見理。縱不用功在文章。亦非略迹而蹈空也。留良分此二等。將謂由文章而上者。尚有過於高遠之弊。必須仍在文章上用功。方為貼實耶。豈非管窺之見。

子路有聞章

呂留良云此為子路寫生耳若寫急勢有一痕未盡子路精神不活現便不是記者描畫其身說法然子路弊病亦在此看聖人答聞斯行章如何須曉記者言外微意

吳氏謂子路一於敢行。不復置思。故夫子嘗以兼人而退之。朱子謂此論可補諸說之未備。然於本註不一及

者正以記者之意專美勇行也。留良剽吳氏說。混謂記者言外有微意焉。則失之鑿矣。

子曰臧文仲居蔡章

呂留良云因文仲有知名夫子卽此事以辨其知非以不知譏此事也故不云不知而云何如其知猶曰人之稱其知也其謂之何爾

註云豈得爲知。語類云聖人專主不知而言。皆直下判斷。並無遮掩。留良乃云卽此事以辨其知。非以不知譏此事。支離牴牾。一至於此。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

呂留良云曰子聞之則魯人之稱頌以爲美談可知然足以襲人之思故夫子正之是論思不是論文子而文子之得失亦在其中與前後各章論人答問之例自別

留良謂此是論思。不是論文子。謬也。此章與前後章一例。列於忠清愚知之間。正見記者深意。文子黨襄仲而立宣公。及其斥莒僕也。侃侃然彰人臣之直。逆襄仲死。其子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未返而宣公薨。文子乃訟言襄仲之罪。而逐東門氏。歸父奔齊。此皆三思中。計較利害奸巧處。季氏之强。實始文子。夫子不便斥言。卽借魯人所稱三思一節斷之。惡之至

也。若泛論思。則周公兼三施四之時。夜以繼日。思豈得以再爲限耶。

子曰甯武子章

呂留良云愚字從旁人比較而見武子固不自命爲愚亦非武子正面全身斷語也只在知巧者一對照便見其愚卽其愚處便是不可及若以其免難成功見愚之不可及卽是功利作用此只見下人之所謂詐呆非武子之愚也要使衛侯終不復國武子亦及於難其愚豈可及耶

武子止知有君。不知有身。但身不可保。則君必不可濟。故兼保身濟君言之。當日事勢之必不可爲。人盡知之。而武子獨不以爲然。曰焉知君之不可濟。身之不可保乎。此如人子之事父母。當彌留之頃。猶必多方調治。至於絕而復蘇。三日而後殮。猶冀其復生。此所謂愚不可及也。武子之愚之不可及。正以其不避艱險。務期免君於難。而卒能成功。以遂其忠愛之志。留良乃云以免難成功。見愚之不可及。卽是功利作用。然則爲人臣者值艱難之會。必君與身俱喪。而後謂之非功利乎。

呂留良云愚字只與乖巧字對從來苟死一生之事世之打乖者便不肯爲二氏之學講到極精處亦只是此理此武子所以不可及也成公之終復特幸而濟耳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所能逆睹也亦武侯之愚也故小人喻于利皆知也君子喻于義皆愚也以此思愚愚可知矣

武子之愚註中分明有兩層意所謂智巧之士深避而不肯爲者武子之愚也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則愚而智矣但武子當此事勢萬無可爲惟愚而後能任之其智處亦從愚處做出故總以愚字該之耳留良未詳註意乃云成公之終復特幸而濟耳此亦未然武子之事成公固無必濟之理然謂成公之復全出天幸無賴於武子之力則不可觀武子當時納饘貨醫皆有妙用則其他可知也武子所處者全君安國雖有智巧亦是赤心中流出何害其爲愚哉

顔淵季路侍章

呂留良云盡天下之老友少而安信懷之此其盡也然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中親疏貴賤有多少等級便有多少安信懷法施在無此也安信懷不成遺便是言衞西銘道理

語類問老安少懷其間多有節目今只統而言之恐流兼愛朱子曰此是大概規模未說到節目也按聖人之志如化工肖物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各得乎性命之正而天地未嘗容心故會得夫子老安少懷氣象則親疏貴賤之序已在其中不煩添補留良拾或人問語謂安信懷有多少等級而於朱子大概規模之論全不理會其粗疎鹵莽類如此

子華使於齊章

呂留良云有謂與粟辭粟二子原未嘗不是夫子特廣其意耳滿肚皮奈何不下這一部史記憤懣肝腸看得一班俠客畸人爲世間絕頂人物不難將孔夫子說話當假道學常談看此種趣識誤學人不小

朱子曰聖人以義制事雖極謹嚴而其宏裕寬大優暇廉退之意又未嘗不行乎其間故雖以富爲不當繼而不直拒冉子之請雖以祿爲當受而不責原思之辭學者未得中行不幸而過寧與毋吝寧介毋貪庶不失聖人之意觀此則以與粟辭粟爲艮友廉吏愈覩得聖人

道理更精一層若以聖人之言而盡抹二子將有如朱子所云其流之弊使吝者託於不與之說以蓋其陋貪者託於毋辭之說以便其私其爲人心害不小也至史記所載游俠之徒扞當世之文網班固猶羞稱之而留良之意竟欲以擬聖門之高弟亦可謂無忌憚之甚者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呂留良云不違與至皆有工夫只是下工夫處不同其中有同原處有天懸地隔處

孔子於顔子之問答以克己復禮於仲弓答以見賓承

祭不欲勿施於司馬牛答以言訒於樊遲答以恭敬忠。果能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豈復有不克之已不復之體乎。日月至者當其至時便是全體之仁。朱子曰。日月至亦是徹底到一番。又曰。若論至處却與久而無息一般是不違與至但有生熟久暫之分耳若云天懸地隔則是曾閔以下。皆不得與於仁之數矣況留良既云。其中有同原處豈有原同而不歸於一致至於天懸地隔者乎。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章

呂留良云為儒而從勳業功效起腳即犯為人功利之病正不免於小人儒之歸矣

儒者之學。有體即有用。可以自治。而不可以治人。即修已之功亦虛矣。今以勳業為功利之病。是不知從古聖賢勳業。皆從心性中發出。正與朱子簿書錢穀皆為為已之義相悖也。功效二字。亦說得混。自治治人。皆有事功。皆有效驗。特不可預計其效耳。以功效為功利。亦似是而非之說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章

呂留良云此與人莫不飲食節同出必由戶亦即是道但小事粗節耳舉以警人最親切有味若作譬喻說則由戶在道外矣人即不由道無時不在道中天下事物總無一件不在道中隨處提起便見 又云因由而有道名道即在由處見故訓道曰路

由戶自是譬喻。謂道之當由。猶人之出入必由乎戶也。留良乃云出必由戶亦即是道但小事粗節耳。果爾。則當云誰能出不由戶。何故他事之不由道。不當云何莫由斯道也。訓道曰路。正見道之不可不由。今云因由而有道名。道即在由處見。將謂人不由道。而道遂絕於天地之間乎。

子曰質勝文則野章

呂留良云聖人當下道箇彬彬已是箇成德氣體只是如何會彬彬況云然後君子則未及彬彬時固學者事也故朱子加入學者當損補以成其彬彬則彬彬方有下落而然後句亦分明人謂君子二字不可作贊語誤然後語意是上四字正有損有餘補不足工夫不指現成說註中學者云云正解文質彬彬成德云云正解君子然則君子何嘗不可作贊語但不可以文質彬彬四字作君子贊語看耳

朱子曰。言文質彬彬。自然停當恰好。不少些子意思。慶源輔氏云。至於成德則文質斑斑然相雜而適相稱。有不期然而然者。觀此。可知註中損有餘補不足。乃言學者下手工夫。至於成德則不待調劑。自然文質得中矣。然後二字。緊承文質彬彬對上兩則字。謂學者造就至

此方可謂之君子留良乃以損有餘補不足作彬彬正
解謬也且如留良之說則彬彬固學者事矣如何又云
當下道箇彬彬已是成德氣象乎

子曰人之生也直章

呂留良云生字指有生終始全理自穉至老爲彭爲殤無非生也只現在此刻直則是生罔即幸免蓋生之道理本合如是耳此程子所謂生理本直也讀者錯認本字遂將生字看做生初之生要追原反始以直字當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看害道不小矣其病總生不與下句相照應若將直字對罔字人之生對幸而免反覆思議自無此病

朱子曰上生字爲始生之生下生字爲生存之生此論何等直截大凡聖人言理多自人之初生言蓋天以是理賦於人人得之而後有此生程子所謂生理本直正謂此也留良乃將兩生字俱作生存之生又謂讀者錯看生字以直字作父母未生以前本來面目夫既以生爲生初矣何至認作未生以前本來面目乎留良妄生意見害道實甚反云讀者作生初解爲害道爲可怪也

呂留良云人之生也直此句當緊照下句講有此直乃有此生人之所以爲人者此也罔則生之理已絕雖生亦幸免耳後人誤解程子生理本直句將本字作自然無爲有於是講章遂有即生是直之說甚至生字不連直字下句如何振合其病亦從生之謂性與良知之說而來

朱子曰惻隱羞惡都是本心自然發出來若順道箇行便是直此與程子生理本直之意同順其本心而行即任真自然之謂也與告子生之謂性專以氣言者固天淵相隔即陽明致良知之說以本體爲工夫亦與此無涉也

子曰知之者章

呂留良云爲學於知好樂漸漸用工到樂底地位程子所謂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者濂溪之尋孔顏樂處延平之融釋脫落皆此意也

朱子曰此樂之者之字是指物而言是有得乎此道從而樂之也如顏子之樂又較深是安其所得後與萬物爲一泰然無所窒礙非有物可玩而樂之也據此則樂之者雖有融釋脫落意而與孔顏樂處自是不同蓋其樂者其心自樂樂之者以所得爲樂樂之之後亦能漸漸自有其樂而方有所得固未能泯乎樂之之迹也今混而同之亦懵然於樂字地位矣

呂留良云三之字明指聖人之道原不可指聘采刪政理數亦何嘗空微無倚耶若離却道字即貪財好色亦何不可附此問何耶

知之好之樂之三之之字自然指聖人之道而言但云在

可指禮樂刑政理數。又非空微無倚。此非知道之言也。夫聖人之言。未有空微無倚者。必實有是理。實有是事。而後舉以教人。不獨此章爲然也。至所謂禮樂刑政理數。聖人之道。豈有外於此數者哉。精粗本末。原是一貫。事之所在。即理之所在也。如中庸一書。言道猶九經以及文武周公之制作。無非禮樂刑政之事。而其原皆出於天命之性。亦可曰不當指此以爲聖人之道耶。謬亦甚矣。且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即理也。今云不可指爲禮樂刑政理數。夫禮樂刑政。猶可

曰於道有形上下之分。而理字亦在所非之中。然則所謂聖人之道者。復是何物耶。道與理爲一耶。爲二耶。後又引貪財好色爲言。則愈支離而謬悠矣。

呂留良云聖學工夫只有知行兩端知字中工夫最多到得箇知之者火候已是一半好與樂總是行中火候若不曾知得也無從好樂即有所好樂如金谿姚江之學亦能使人鼓舞顛狂那只是差異不可謂之好樂總只謂之不曾知也

集註張敬夫曰。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朱子曰。好之者。是知之已至分明見得此理可求。故心誠好之又謂呂氏知之則不惑其說稍寬此章知字只謂好學者耳。未到不惑地位。又曰此亦謂知義理之大端者耳。觀此則是至於好而後爲知之至。非首句知之即與好樂平分一半火候也。且不但好字中有知。即樂字中。義之精。仁之熟。亦兼知行在內。豈可專截好樂屬行中火候乎。

子曰中人以上章

呂留良云此章只在材質上論語當其時即中人以上亦有機候因緣中人亦有用困勉之功造到可語者知又別是一話非此章本義也

謝氏曰。此論上下之分。非不移之品。特言其操術淺深

耳。朱子曰。或是他工夫如此。或是他資質如此。聖人只說上下時。便都包在裡面。留良乃云。只在材質上論。亦有用功造到可語者。又別是一話。果如所言。則夫子語曾子以一貫。何必待其眞積力久。曾子魯矣。子貢明敏。何必待其積學功至。而後發其疑而告之耶。

樊遲問知章

呂留良云知者之事仁者之心兩者字是從現成指示與其言也訒不憂不懼一例惟其是知仁故事與心如此不說如此做知仁也　又云務義兩事若不足爲智正是智處由事而指智故不先下智者字事可指而心難形故就現成仁者指出他處心積慮[illegible]子與仁者其言也訒相似先下仁者字正有意在

務義敬神，就事上說先難後獲，就心上說皆指現成之
知者仁者而言。本文下段云仁者，上段不云知者，各隨
文法之便，並無深義，故註中並說知者仁者。留良云知
者之事，仁者之心，兩者字是從現成指示。又云由事而
指知，故不先下知者字，事可指而心難形，故就現成仁
者說，不與集註相刺謬乎。
呂留良云知鬼神之當敬當遠，只合如此，必通乎死
生晝夜之故矣。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其如示諸斯乎
彼謂事鬼與篤信無鬼論者，其愚
則一，皆不免于爲鬼所揶揄者也
或問程子知鬼神之道，然後能敬能遠，否。曰亦未說到

上論下　十五

如此深遠處，且大綱說當敬不惑也。謝氏云敬鬼神而
遠之，知鬼神之情狀也。朱子謂其未見所以敬而遠之
之意，亦太漫矣。今留良云知鬼神之當敬當遠，必通於
死生晝夜之故，與程朱之意顯相馳背。且鬼神雖兼內
外祀典，原未論到仁人饗帝，孝子饗親，理無不明，誠無
不格地位。今率入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如示諸斯，懸隔
不倫甚矣。
子曰知者樂水章
呂留良云此節知仁雖指兩種人，是就其資稟現成
處說，不論工夫，亦不論全體也。三截節節自爲形容

無淺深之義，亦無聯貫之情。又云就兩種人資性
大段而言，故有此分別，與好仁惡不仁章相似。若說
知仁道理工夫，兩者原分不得。又云三股隨意舉
似說箇大段意思，倆無貫串之義，亦無重動靜而以
上下發明中段之說乎。
論此章正不當如是
註云有似於水，故樂水，有似於山，故樂山，動而不括，故
樂靜而有常，故壽。程子亦謂知者樂於運動，若水之流
通；仁者樂於安靜，如山之定止。動則自樂，靜則自壽。蓋
動靜者，知仁之體，而情與效因之。留良必云無聯貫之
情，無貫串之義，直欲盡翻程朱之案，而駕乎其上，傲戾
堅僻，肆無忌憚甚矣。

上論下　十六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章
呂留良云博文約禮功有兩
層，事只一件，之字即指上句
朱子答或人問曰，博文約禮，學者之初，須作兩般理會
而各盡其力，久之見得功效，却能交相爲助，而打成一
片。若合下便要兩相倚靠，互相推託，則彼此擔閣，都不
成次第矣。又問約禮只是約其所博者否。曰也不須如
此說。有所未知，便廣其知，學既博，又須當約禮。註中學
欲其博，守欲其要，亦是分開平說。又曰禮字不可只作
理字看，是持守有節文處，可見學文只是廣求事物之

理及反諸吾身而得其所守之要只以一箇禮爲歸宿也。若以約之之字指文言，是將所學之文歸到禮上，仍是講究貫通之意，不見踐履切要處。且必待所學既博而後約之，則未博時便不須以禮。正所謂互相推託，彼此擔閣也。朱子明曰須兩撥理會，各盡其力，何云事只一件乎。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章

呂留良云：先儒謂仁字最難訓，以其不著事爲，不論地位也。如博施濟衆，豈不是仁者之事，然夫子却以爲聖而不止於仁。仁譬之水，聖譬之海。謂海非水固不可，然非必海而後水也，則水自另有件物在。推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乃仁之體；能近取譬，乃爲仁之方。只此便是夫子善訓仁字。又云：有心便有事，不論事只論心，則心亦易詭而道矣。夫子之意，非謂博施濟衆專求諸事而不是心，亦非謂立人達人專求諸心而更無事也。但心從近推，事即從近效，不如博施濟衆之求諸遠且難耳。

留良於評語云：聖門之仁，未有離事物而直指心性者。即下文立達近取之方，庸詎非事耶。此却又云仁字難訓，以其不著事爲，不論地位，下段又撥轉說有心便有事。一說而反覆遷變如此，殊不可解。朱子曰：博施濟衆固仁之極功，譬如東洋大海固是水，但不必大海之水方爲水，只瓶中傾出來底亦便是水。留良勦用此說，而於非必海而後爲水。下接云水自另有件物在，如其說，則是離海言水，乃別指一物而謂之水，其實非水也，不通甚矣。仁者有立達之心，即有立達之事，立人達人即是施濟，不必博衆而後謂之施濟，而後謂之仁也。留良摭拾先儒語，矜爲獨得，每不變其說，輒與立言之旨天懸地隔，徒見其詐僞妄誕而已矣。

子曰述而不作章

呂留良云：述作本無低昂，述而不作，正爲理不當作耳。

樂記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豈得謂述與作不分低昂乎。謝上蔡云：事有述有作，至於道則無述作之殊。或問謂聖人不敢當折衷之名而自託於傳述，謝氏以其卑而恥之，故必後其說以自高，失聖人之意遠矣。本註所謂事雖述而功倍於作，理固如此。若夫子意中，正以述之遠遜於作，猶可以之自居耳。留良拾謝氏之餘唾，矜爲妙解，而不知其謬於聖人立言之意也。

呂留良云：朱子謂砒礬可食當食之者，尙猶豫商量，即不可謂之篤信也。

朱子斷無謂砒礬可食之理，如或傳有此說，亦宜辨明。

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曾子親聞諸夫子者而有子尚知為有為之言。此正其嗜學篤信聖人處蓋古之學者為已信而好之。亦以求得於心也。聖門篤信好古。無如曾閔。然曾子於小功不稅則曰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閔子要經而服事則曰若是乎古之道不即人心。此皆先王一定不易之制然心所不安輒不肯苟同如此。夫子信而好古。然於三代之禮未嘗無取舍。如記中孔子善殷。及云殷已愨吾從周之類。不一而足。何嘗以混沌無皂白為信好也。朱子最尊信程子。然語錄中。於程

門記錄之誤者。未嘗不標而出之。其編程子遺書。以李端伯為首。以記錄之善也。以暢潛道為殿。以記錄多誤也。此乃朱子所以善於尊程者。豈以一槩不別白為當然乎。留良乃云。若朱子謂仳礬可食。宜即深信而食之。此正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之病也。以此為篤信朱子謬矣。此等議論。蔽惑人心。而為害於學問者甚大。學者所宜明辨也。

子曰默而識之章

呂留良云三句看來默識似知止至善學不厭似明明德誨不倦似新民只默與不厭倦見聖人渾然本分如此看三句氣象如何問註云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恐不須如此恢張曰固是然於此亦須見箇聖人意中所見底摸樣定不小小

以學誨配明德新民可也。以默識比知止至善則偏甚。緣留良解大學聖經章以止至善專重在知。又妄以此章識字作知字。故欲比而同之。夫止至善之非專屬知不待言矣。即此章註云。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默識之非專屬知明矣。況默識是切近工夫。止至善乃明新極功。以此喻彼。是之謂不知類也。

子曰志於道章

呂留良云艾千子曰張子韶咏依於仁句云試看逝途一瞽睽若還無相豈能通力行未到安身處且可依他入箇中然畢竟不合謂其着依字淺也莫若從註為是唐宋諸儒說經未經朱子採取者猶夏商周之書為夫子刪去者終不可傳耳艾千子此論已分明然謂子韶看依字淺却不當其罪他自得仁字不好耳故云無相豈能通他只將仁當箇瞽者之相則所為安身處者非仁矣湛若水教人隨處體認天理亦近似好語然其所指之天理乃子静之黑腰子也今欲破諸邪說須先認取仁字端的

張九成始學於楊龜山。後師釋宗杲。杲語之曰。左右既得欛柄入手。開導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途同歸。則世出世間。兩無憾矣。此朱子所謂張氏論著皆陽儒而陰釋也。或疑金谿之學本之范陽。而實不然。蓋

谿主靜之學其流弊近於禪若無斯則委心販依矣。白
沙甘泉自是于靜一派然自然宗旨從與點章得來
楓山述朱子語謂專理會與點意恐人於禪。白沙曰。朱
子時。人多流入異學。今人溺於利祿之學深矣必知此
意。然後有進步。觀此。則白沙之論亦所謂矯枉過正而
不自知其近於禪也且所著述。多稱說程朱。與餘姚之
徒。公然與朱子爲難者。亦復有間。至隨處體認天理。亦
係白沙語。白沙謂日用間隨處體認天理。著此一鞭。何
患不到古人處。又曰自茲以往。尚有分殊處。合要理會。

此與聖門先博後約之旨相違悖。然較之以本體爲工
夫者。猶彼善於此。況隨處體認天理。宋儒嘗有此說。必
謂所指天理。另是一種。亦過刻之論也。仁道精微難言。
先儒論之屢矣。無垢固不識仁。如留良者。又烏足與言
仁哉。

呂留良云朱子云藝是小學工夫論先後則藝爲先三者爲後論本末則三者爲本藝爲末習藝之功固在先而游者從容涵玩之意又當在後文中子謂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也此說自好玩此一條則游藝輕重先後之理盡矣故上三句可作次第遞說而游藝句不可坐煞在依仁後與依仁相比屬亦不可將此句另側重似反精妙於上三句也

朱子謂自志道至依仁。是從粗入精。自依仁至游藝。是
自本兼末。能依於仁。則其游於藝也。蓋無一物之非仁
矣。又曰。藝雖小學。至依於仁。既熟後。所謂小學者。至此
方得他用。是皆以游藝坐在依仁後。與依仁相比屬也。
文中子言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本謂游藝當在
依仁後。朱子亦以此取之。留良乃引之以證其游藝不
可坐煞在依仁後之謬。殊是未達於文中子之言。並不
識朱子取之之意也。

呂留良云功夫到聖處本原大端已定范上面神妙却正在末處中庸所謂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者不知不能不礙其爲聖人更知更能不又加神妙乎

中庸講聖人不知不能。乃謂四海之廣。古今之遠。有聖
人見聞之所不能及者。此言道之費也。今云不知不能
不礙其爲聖人。更知更能。不又加神妙乎。是以聖人之
不知不能。爲未能游藝也。是以游藝爲窮究聖人所不
知不能之事也。不通一至此乎。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章

呂留良云必也者也四字最活如此人方可行單能懼能謀見大本領不泥定行軍說　又云畢竟箇懼字是聖賢主敬本領此懼字却大不是此處本分此處懼字當定臨事說單講不得要之源頭固自大懼

字生來見得此意本分道理又高一格耳

南軒解此節云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古人所以成天下事而不失也豈獨可行三軍而已哉朱子論之曰此本爲行三軍而發故就行三軍上觀之兆見精密前代輯大全者但錄南軒之解而反遺朱子之旅致後人輙以推開泛說爲高而無當於聖人發論之本旨此留良最活不泥之解陰勦南軒而顯謬紫陽者也至主敬之云亦出大全朱氏公遷之說事有鉅細敬無兩心而留良區別源流強分大小抑何其支離糾纏有異於朱子卽是戒謹恐懼之心之說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章

呂留良云如不可求主命說爲是若謂義不可求如字曰氣欠的聖人言語每下一步以就人正是決其不可意

義不可求伊川南軒俱有此說而或問謂此章之意蓋爲中人而發以是曉之庶其易知而有信留良之說勦此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章

呂留良云方夷齊去國時固已不計孤竹之有後矣

仁以孝爲先孝以宗祀爲重使夷齊並不計孤竹之有後而但以讓國爲高是乃不孝之大者焉得謂之仁又焉得謂之求仁乎留良以己之心度聖人而敢爲悍然不顧義理之說如此

子所雅言章

呂留良云此言聖人尋常言語之間引據辨說大約不出此耳不是日提此三經爲課程也　又云首喝一句末又復繳一句中間列數一句總是記者會通從前諸言從中指點綱宗出來與學者做思議　又云聖人初不曾立個綱宗謂言必執於此在聞言者亦隨人隨時各受教而退未嘗總聚同參如後來諸錄公案也記者日久薈會得如此筆之於書令後人領會聖人教人全身其意無窮　又云不是聖人以

此立教亦不是偶然道及須看記者熟之平日參之同人悟得聖言大都不離近是雅字情景義旨乃得

朱子曰古之爲儒只是習詩書執禮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法度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本註云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可見此是切實道理非有元妙之說留良乃云記者會通從前語言從中指點綱宗出來與學者做思議似聖人之言幽眇空幻得門入指點宗旨方可默坐相參何異禪門衣鉢乎既又自覺其非而改之曰聖人初不曾立個綱宗聞者亦未嘗總聚同參而已不能

捨其前言之謬矣。

子曰三人行章

呂留良云聖賢學問仰有掇俯有拾隨處皆有所取益今世謹愿之士深居支戶不肯見一箇不好人不知接遇不善亦儘有鍛鍊處講聖賢道理尚有捃摭一半必不肯看一部不好書不知辨析羣言亦儘有受益處凡此只緣有箇我在正要兩邊辨別究全耳

凡言見不善如探湯見不賢而內自省皆謂適然相遭亦可借以自鏡非特詩箇不好人藉作他山之石也至勸善懲惡六經備矣刪詩不去鄭衛凡以示戒也佛經內典程朱亦嘗研求蓋欲得其旨趣而詰之也武侯教

後主讀申韓書後儒且以爲譏況名之爲不好書則必其爲邪說淫詞惑亂人心之言也屏之不暇而可涉其流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章

呂留良云天生此德於予自無死桓魋之理只在生德上看非謂天生德後又必保護此德也既生後天更無保護處但雖不保護必無此死法夫子亦只在德上信得真耳

匡人其如予何只在生德上言其理如此此說本之朱子。然謂既生後更無保護處則詩書所載保佑命之及惠迪從逆修吉悖凶皆不足信耶。

子曰仁遠乎哉章

呂留良云若謂此心纔提即在此只說得心未可言仁也上蔡以知覺訓仁病亦生此後來學術毫釐之差皆始於此仁者心之德心只是虛靈不昧故能該仁非虛靈不昧即仁也惟其虛靈不昧爲放沼之物故有人心道心之分仁者道心也欲仁即道心之動處故曰欲仁仁至

之而曰心知覺之謂也知覺從形骸上起底爲人心從義理上起底爲道心。凡聖賢所言本心良心赤子之心皆道心也道即天所賦於人之理仁義禮智是也。仁統四端言仁而義禮智該之矣故曰仁人心也朱子仁說云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人物之生又各得天地之心

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曰仁而已矣此章爲放失其心者言放則遠求則至非欲者一心至者又一心也朱子曰自心自省當體便是此即欲仁仁至之謂也留良乃云此心纔提即在此只說得心未可言仁又云心只是虛靈不昧故有人心道心之分不知朱子釋大學明德之義而曰虛靈不昧者乃謂理與氣合故全虛靈以具衆理而應萬事是即所謂道心也是以孟子言學問工夫曰求放心曰存其心夫心存即理存豈非心與理一本無不

善之明驗耶。言不義而受萬鍾者。云失其本心。夫失本心則為不善。豈非得其本心則為善耶。心之本善明矣。聖賢立教曰天。曰道。曰性。曰理。此惟賢者乃能體之。若世間庸愚所認者自己身心而已。必告之以心之本善。然後知天理人欲有主客之分。趨善從惡有順逆之殊。而徐導之易也。今若謂心者空空洞洞而已。善惡惟人所為。則彼之恣睢跼蹐。復何所已極耶。不以心為本善。斯乃呂留良學術之大誤。欲矯新建之差。而不知與孟子之旨去而千里矣。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章

呂留良云文即言也文行相須原無偏廢之理夫子只患奪志耳 又云文原只是講所以躬行之理只為學文人便將來但作說話說了程子所以譏其玩物喪志也為如此若子以四教却是文作第一件弟子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朱子謂不學文則所失不止於固陋而已又何嘗不重文也近世學者恐文章之士易走作遂至以學文為禁而所取悉苦節瑣不饜不飽之物即有一二拘謹之士下梢亦無展拓只為此章書看得不融貫將文行打作兩橛便生出多少病痛耳

纔說文即是言。又謂文行相須。而以文為子以四教之文則以學文之文。是將自己之文與古人所垂之文混而為一。不知其何解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章

呂留良云丘之禱久矣即此見禱之有理即此見禱之無益即此見聖人之敬天持身旦明不失其瀞氣之間如春水方至百川灌河絕澗枯渠無不充溢古人云學者最要識得聖賢氣象試從理會來

莊子云秋水時至百川灌河。留良乃以秋為春。訛舛可笑。即朱子詩傳於蒹葭蒼蒼章內引此二句。未嘗易一字。留良豈亦未之讀耶。

子曰奢則不孫章

呂留良云儉字尚從禮中出來儉非即固也儉則固耳其間有漸積有流弊如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可謂之儉然君子作法於儉其失則固故禮不可不慎也

奢則不孫儉則固兩則字口氣甚緊。與質勝文則野二句。皆直指其病之辭。若云上句當下即是。下句由積而致。是兩事並論。文法一樣。而意義各別。經書中從未聞有此等語也。曾子以晏子為國奢示儉。而雜記載孔子之言。平仲與管仲並譏。一僭上。一偪下。僭上為不孫。偪下為固矣。禮無不中。過中一分。即有一分不孫。不及中一分。即有一分固陋。不孫與固。由一分至十分有積漸。而奢之不孫。儉之固則無積漸也。胡雲峯謂與其奢也寧儉。是言禮之獘也。如此與其不孫也寧固。是言獘之

極也其終必至於此意重在不孫一邊然於經旨實不
相符留良竊其說乃劃出奢之不孫專言儉之固則謬
之又謬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章

呂留良云註中循理二字是坦蕩蕩眞本領即所謂本天者也若只向心上尋坦蕩蕩氣象到得晉人說老莊止矣

明道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伊川曰君子循理故常
舒泰二說互相足天理即心而在故聖賢言心而理在
其中晉人之談老莊直放逸縱恣絕非坦蕩蕩之意且

天光之發天均之休天倪之和老莊之放逸又何嘗不
說天乎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章

呂留良云純乎無我聖人也尚有人我一間在顏子也 又云顏子之不校渾然無非天理晉人情恕理遣總是私心唐人唾面自乾一發世情狡獪矣

朱子曰聖人則全是無我顏子却尚有個人與我相對
在又曰顏子心理渾然不待自反物我一致不見可校
留良之說剿此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呂留良云弘毅所以爲仁也而弘毅之體即仁也不仁不能爲弘毅也 又云弘毅原從仁出不弘毅正是仁虧欠處 又云秀才先不識仁字枉讀四書識得仁字則士者仁之具也弘毅仁之用也任仁之事也道仁之運也七穿八洞何處不見此理

仁以理言弘毅以心言心體無一毫拘蔽此理方有安
頓處時解以弘毅即作仁看誠欠分晰而留良直謂弘
毅從仁出不更謬乎又云士者仁之具弘毅仁之用任
仁之事道仁之運總是一派混話何曾有一字道著

子曰興於詩章

呂留良云凡以此章爲經學者俗學之見也彼看詩禮樂固自輕淺以爲心學者異端之見也彼亦看得詩禮樂輕淺然俗學之輕淺猶不敢畔道若異端之輕淺則敢於無忌憚矣蓋詩禮樂本天興立成本心必心本於天乃能成材合道若謂吾心自有興立成吾心自有詩禮樂即以心爲天矣

先王以詩書禮樂造士其時有其敎而未謂之經及夫
子刪述六經編爲簡策乃號之爲經其名雖殊而其爲
敎一也名曰經學有何害耶程子於誦詩三百一章云
窮經將以致用也亦以詩爲經可曰俗學之見耶且曰
經云者聖人以常道敎天下萬世而名之也以詩禮樂
爲經學尊之至矣如何反云看得詩禮樂輕淺耶以此
爲心學者亦未全非何也詩禮樂之名物度數固有資

於外而其理固未嘗不本於心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記曰，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是二者本於心之明文也。如何一曰心學便是異端之見，有得詩禮樂輕淺耶。又云詩禮樂本天，興立成本心，必心本於天，乃能成材合道。若云吾心自有興立成，吾心自有詩禮樂，卽以心爲天矣。此非知理之言也。夫詩禮樂者，聖人所以教人之具也。興立成者，學者進於道之節次也。其理皆本於天，而具於人心，豈得判而爲二哉。

留良好言本心本天之辨，葢竊取伊川程子之言。云聖人本天，釋氏本心，每據此以爲說。夫所謂聖人本天云者，特言其本則然耳。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是也。自繼善成性而後，則所謂天之理者，固悉具於人之心矣。孟子所謂仁義之心，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張子曰，心統性情。又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皆卽心以明理之妙，亦何待揀去心字，而後可以闡本天之旨耶。留良未達其本，而好分門戶。樹標幟以自神其說，豈非古人所譏道未足而強言者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呂留良云，此章大意甚言驕吝之不可耳，不關才事。若謂有才者不可驕吝，豈無才者不妨驕吝乎。葢繇天下驕吝之病，大約生於小有才者，故夫子以才立說。又云，驕吝生於才，無才則何驕吝之有。韓子所云傲雖凶德，必有恃而後行。謝上蔡所謂去箇矜字不得者也。然世間驕吝之人儘有不必有才者，但當責其驕吝，不當譏其無才。假令有才而卽可以寬假驕吝之罪，則於周公之才之美當何如耶。

朱子曰，此是爲有才而無德者言。又曰，聖人只是平說去，如有周公之才美而驕吝，便連才美壞了。況無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乎。甚言驕吝之不可也。留良勦此爲說，乃又云不關才事，世間驕吝之人儘有不必有才者，則與其所云驕吝之病，大約生於小有才，及所引有恃而行之說，自相矛盾矣。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章

呂留良云，上節言其德，故曰民無能名。下節指其勳業，正謂可得而名者此耳。仍要牽合無名，則天不分德業一派混話，皆講章不通之說。

下節可得而名，尹氏已明言之，固不必牽合無名。然成功文章，是就則天中。抽出一二言之。李光地謂上節註中德字，包業在內。葢兼體用言之。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耳。猶云堯難名之德，此其可見者也。留良謂上

下節判分德業將成功文章劃出在則天之外此固執不通之論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章

呂留良云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此周字兼武王對唐虞而言不獨周之才可以繼唐虞周之德亦未始遜於唐虞也　又云武王順天應人不得已而爲之聖人之德也文王可爲而不爲聖人之至德也武王牧野以前亦同文之至德後乃逈於時耳不曰文而曰周未嘗除武王也

語類問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一段據本意只是說文王或問中載胡氏說又兼武王而言如何曰也不消如此說而今都回護聖人也不得如東坡罵武王不是聖人又無理只是孔子便說得來平。據此自以集註單指文王言者爲正。留良一則云周字兼武王再則云未嘗除去武王且云武王牧野以前亦同文王至德紛紛置辨若惟恐此節之爲武王累而曲爲回護者此徒勦胡氏舊說而不曾知有集註之定解故也。

子罕言章

呂留良云罕言與不語無言不同不語無言有箇教旨在罕言只是記者旁觀見得此數者夫子言之甚少便類記之不是夫子有箇教旨與人猜也故三件類記而不倫同一罕而所以罕之故正自不同若欲求合一之說則穿鑿傅會害道不小矣

朱子曰罕言利者凡事循道理利自在其中如利涉大川利用行師豈不言利所以罕言者正恐人求之則害義矣罕言命者吉凶禍福皆是命若儘言命恐人皆委於命而人事廢矣罕言仁者恐人輕易看了不知切己上做工夫然聖人若不言則人又理會不得如何是利如何是命如何是仁故不可不言是三者之罕言即夫子教人之微旨也今云不是夫子有箇教旨與人猜又云同一罕而所以罕之故正自不同既有所以罕之故是即夫子之教旨也且或問云三者皆理之正有何不同而以記者爲類記不倫乎。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章

呂留良云古來聖人中只周公孔子直是別周公之多材多藝孔子之多能皆衆聖人所無雖不以此損衆人之聖然周孔分外不可及實如此知此方見子貢知聖已到至處　又云孔子不特多能異乎群聖看天縱二字則聖處已自不同孟子所謂集大成生民未有可見即所謂多能若是尋常技藝聖字中兼不統攝惟周孔之藝能皆足經緯天地利用萬物故多能又與聖字分說也

朱子答或人之問云太宰以多能爲聖子貢以多能爲聖人餘事是聖字固另提起說矣又問此是聖人賢於堯舜處否曰也不須如此說賢於堯舜却在收拾累代

聖人典章禮樂制度義理以垂於世不在此等小小處非所以論聖人之優劣也留良乃以多能爲經緯天地利用萬物故與聖字分說試問經緯天地利用萬物非聖人而能之乎且周孔而外如堯舜禹湯豈得不謂之經緯天地利用萬物者乎留良又何以云多能皆衆聖人所無而亦不以此損衆聖之爲聖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章

呂留良云此節通指誨人說蓋謙言已無知識正對人而言不是自責自勵語　又云說無知便見其求知說告人無不盡便見其求知無不盡聖人成已成物仁智並到無知二句固非元妙說法亦非謬執謙退也　又云有知即是生知上知之謂人以夫子誨人無所不知而稱之故夫子遜謝以爲無知只告之不敢不盡耳非謂毫無所知也即辭生知而居敏求辭聖仁而居爲誨之意

留良謂此節通主誨人說蓋謙言已之無知正對人而言非自責自勵語是已又云說無知便見其求知說告人無不盡便見其求知無不盡則仍涉自責自勵語矣何其胸無定見信口枝梧也至云有知即生知上知之謂果爾則夫子何不曰我非生而知而但曰吾無知乎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章

呂留良云或謂首節即說做道不可幾無所用力卷與末節無分予謂原不須分此節只贊聖人之道統前後而言氣抑顏子至此與歎原先有末節而下此節但此節自言其難處却在聖人身上說末節說聖道終不可及處却在自已身上說則無分而有分矣

朱子以高堅前後爲一關所立卓爾爲又一關前是高妙難見得親切後是親切難至於從容也喟然之歎雖因末節而有然以爲首節贊聖道統前後而言則是卓爾末由仍然高堅前後之見也乖謬甚矣又自知前後混淆無別乃強爲之說曰首節言其難處却在聖人身上說末節說聖道終不可及處却在自已身上說則無分而有分矣夫無方體無窮盡者聖人之道也化不可爲者獨非聖人之道乎顏子始而見其如此既而見其如彼此由學問功候之淺深而留良判爲首節屬聖人末節屬自已此所謂窮而遁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章

呂留良云惟其當沽所以必待賈

玉自當沽而沽必待賈語意自有兩層今云惟其當沽所以必待賈則反而言之將曰若不當沽即可不待賈乎此似欲逼緊一層而不知語氣之不順也

子曰歲寒章

呂留良云有匹夫匹婦之後凋有離物絕俗之後凋有畸節獨行之後凋有賢智忠孝之後凋有聖神之後凋只一箇後凋中品位正自不同見識到得一種纔做得一種出

聖人以松栢喻君子之持守堅定未說到神聖極至處即以木論後凋者固不止松栢。然本文明說松栢後凋。只應就松栢言松栢不必推及他木亦無容別其為何等松何等栢也留良於燕居章云其間高下等級正多。於絕四章云無字中精粗等項亦多。此又云後凋中品位正自不同不解其何故必與本文作拗而好為此搜剔分別也。

唐棣之華章

呂留良云言思便是言理論者必以理為腐而粘住思人說此正迂腐之至。又云夫子借詩言而反之就思人致思理離脫思人固非膠定思人亦非也夫子一言蔽三百曰思無邪蘇氏謂為詩者未必知此夫子斷章云爾夫駉詩義在思馬說詩者必泥思馬乎是求鄭而反窒矣

詩曰爾思曰室遠豈得謂非思人聖人引詩而言思則不遠自指理說留良以粘住思人說為迂腐。又云夫子就思人教思理脫離思人不得。膠定思人亦非支離朦混殊不可解。至云駉詩義在思馬雖初學兒童亦知其說之謬也。

孔子於鄉黨章

呂留良云鄉黨宗廟朝廷兩者分記是聖人之中禮兩者類記又是聖人之不測合兩節看乃見聖人全體

聖人周旋中禮即一舉一動俱可見聖人全體所以記其不同者正要人於不同處察看出聖人之所以各中乎禮耳。留良乃謂兩者類記見聖人之不測則謬矣聖人進德淵微則有神而不可知處化民成俗則有過化存神而不可測處若夫鄉黨卑讓之禮會朝表著之言乃秉先聖之禮酌交接之宜何不測之有。此種議論所謂飾智以驚愚求深而反淺也。

執圭章

呂留良云上如揖下如授兩句一併讀以形容手容之平耳是記者度量高卑之數非夫子有時而上有時而下也

門人問朱子云既曰平衡而又有上下者。步趨之間其手微有上下。但高不至過揖。下不至過授否。曰得之是原說手之稍有上下也。今云非夫子有時而上下。豈聖人手容畫然一定略無移動者乎。

子曰先進於禮樂章

呂留良云前輩後輩止說今昔耳故曰於禮樂若謂禮樂分先後進則是禮樂之先進後進矣

詞意含糊乍看幾不知其所謂及細按之乃知留良欲描於字口氣耳其實先進後進之於禮樂與用禮樂之先進後進有何差別理既可通又無上下文之關礙何苦設難端以困學者使塾師眊學窮日夜淹歲月以爭一二字無關義理之虛神何暇窮理通經此等講說誤人不淺

呂留良云論者輒以上節不贊先進不貶後進下節不補不從後進以為妙欲周旋時人反與孔子作頭抵不亦異乎

下節夫子明說從先進則不從後進明矣周旋後進誠為不必至上節野人也君子也夫子原是述時人之語此處且不贊先進不貶後進留待下節發明有何不是留良一槩痛詆多見其心粗耳

呂留良云野人君子二句乃時人之言此二句尚須活放未可直入時人口中

野人也君子也此二句正須提清是時人之評方有著落不然却似夫子自作反面之詞無此理也留良乃云尚須活放不可直入時人口中然則當於何處入時人口中耶此又留良多設難端以疑誤初學也

呂留良云縉紳富室不知儉德為避轉相效慕

易君子以儉德避難刪去難字加一為字割裂經文使人不解且易經本義非言用度奢儉留良引此以黜奢侈之非失其旨矣

季路問事鬼神章

呂留良云事鬼之道即在事人之中此聖人教學者用力只在日用平實處而其道無所不達也若泥定

在事鬼中講出事人之理以求其合一則雖謂未能事鬼焉能事人亦可矣此似是而非也

孔子所以言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者以其理本合一也留良乃以於事鬼中講出事人之理以求其合一者為似是而非果如所云則必別有事鬼之理出於事人之理之外而後可也以祭祀之精意言之仁人享帝其所以對越在天者即平日民胞物與至誠惻怛之心故能昭假於上帝也孝子享親其所以致愛致慤僾見愾聞者即平日之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故能無怨恫於神明也以祭祀之節文言之祭統所謂見君臣之義見父子

之倫見貴賤之等見親疏之殺見爵賞之施見夫婦之別見政事之均見長幼之序見上下之際凡所以交於神明者莫非身世相接切實之道果能於事鬼中講出事人之理是深明經義也留良乃以未能事鬼焉能事人折之是文致其罪而未察於義理之實也不亦枉乎註云學不可躐等謂舍事人而求事鬼勢必穿鑿矯誣無所依據非以事鬼事人爲二必先從事於事人而後徐及於事鬼也故復引程子之說以明合一之義留良不會註意而以求合一爲非失之遠矣

季氏富於周公章

呂留良云冉有政事之才長於理財爲季氏宰則竭其知能爲之謀富足以爲盡其職分不道此却是聚斂附益也聚斂附益不特冉有無此四字在意中卽外人亦未必以此相稱是記者因聖人之意而勘斷之故上面先提季氏富於周公句見若季氏不富冉有所爲未到此亟罪也故冉有之罪從不知大義呆老實做官得來

天之生財止有此數冉子爲宰而賦粟倍他日其必有不當取而取者可知矣留良乃以冉子長於理財盡其職分爲聚斂附益然則孔子之爲委吏乘田必曰會計當牛羊遂亦可謂近於聚斂附益乎謂冉子之罪在不知大義呆實做官然則知大義者將別有詭計詐術乎以仕於季氏責冉子之不知大義可也旣仕焉而以呆實做官爲冉子罪則冉子不任受矣

柴也愚章

呂留良云四字好處病處都有聖人造就人材於此亦可見非徒作索瘢求纇語也然數子終於此病而曾子竟以魯得之可見人不能無氣質之偏顧其變化之何如耳

朱子曰曾子只緣魯鈍被他不肯放過所以做得透若是放過只是魯而已又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只是不肯放過留良之說實本於此然因此而直斷諸子之終於

此病則恣且誣矣觀子張見危授命執德不弘二章語切實深厚則非終於辟者也觀禮記所載子羔將爲成宰成人聞之乃爲其兄衰與所論買道而葬之語與春秋傳孔子曰柴也其來之事則亦非終於愚者也子路忠信著於天下鄰國信其一言徒喭而能然耶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呂留良云不踐正是不入處

不踐迹是善人好處所謂天然合道也若有此美質而加之以學則其入室也比他人爲易矣何留良反以此

爲善人病耶蓋此二句一揚一抑而留良必欲作一串語氣是以謬戾至此耳

呂留良云子張只問善人一種究竟故夫子云云不入室是終於不入故曰善人若謂不可限量則不得僅名之善人矣論二句語氣則上句揚下句抑其實下句病痛正在不踐迹句中抑揚並到但有下句在露不出抑底語氣耳須將踐迹說好一步則揚善人處抑意已透矣

觀此乃知留良受病之所在矣蓋善人之不踐迹是未曾學問不知有所謂迹者而踐之耳故朱子謂質美而未學張子謂欲仁而未志於學玩兩未字可知非謂爲善人者限定終於不學也留良誤以爲善人者限定終

於不學所以有不入室是終於不入之說豈知夫子此二句只論眼前之善人亦不定後來如何觀孟子答浩生不害自善人而進於信人以至爲美爲大爲聖爲神可見善人知學時後面自有許多進德地步留良乃謂子張是問善人究竟夫子云不入室是終於不入何其懵懵耶至謂下句病痛正在不踐迹句中是謂善人雖知有古人之迹而不肯踐也果爾則任心蔑古病痛甚大亦不足以爲善人矣

呂留良云善人原是正道中一等不入室正見善人光明不欺處

室訓精微之奧蓋聖道之極致非義精仁熟不足以幾此善人於此境界相去甚遠然聖人之教總是引人向上學必至於入室方爲善學此聖人之於善人所以不滿之而又深望之也今謂不入室正見善人光明不欺處然則美質之人皆可畫地自限不圖進修有此理哉

呂留良云善人之道不過問善人之名義云何耳非善人自有一道與聖賢之道分大小也如問小人之道惡人之道俱可若皆與聖賢之道比較則無人不是道矣今人拈道字多謬要之說善人便是說善人之道非善人者其姓名而別有其道也

朱子曰善人之道只是箇善人底道理留良云不過問

善人之名義字義亦非

呂留良云不但不踐有抑揚并踐迹亦有抑揚不但踐字有抑揚卽迹字原有抑揚之理在要看得圓透

此章抑揚之旨只以不踐迹爲揚不入室爲抑耳如留良所推廣許多抑揚皆此章之旨所無也今更就其言而一一剖之其云不踐中有抑揚者如惡人不師古而行不善事善人不師古而天然合道此不踐之抑揚也其云踐迹中有抑揚者如初學者勉行而未能中節久學者習慣而動若自然此踐迹之抑揚也此二者雖有抑揚之理然於此章之義已風馬牛不相涉矣至云卽

迹字原有抑揚之理在則一毫不可逝矣大此所謂迹者乃前言往行載之於經垂爲訓典在踐之者有淺深離合在迹則一定而不可易又何抑揚之有留良此等議論信口指注使人茫洋迷亂不知所適亦誕矣哉

子路問聞斯行諸章

呂留良云昔程子見謝上蔡謂此秀才展拓得開大都人只坐展拓不開則頭童齒豁仍守故步耳夫子此節是爲由求各更展一步也若謂損由之多以益求增求之少以擬由則是斷鶴脛續鳧脚將使二子共成一樣不尷尬東西而後已聊此聖人所以痛絕夫鄉愿也

夫子之進退由求敎二子以中道固非使子路學冉有

下論　七

使冉有學子路也然即使二子者互相師資亦何害其爲損有餘補不足之工夫比之守一轍而不變者不猶愈乎如之何便成不尷尬東西也若謂德不違相過者不可相學則如子路問成人而夫子告以武仲公綽卞莊冉求等此數人者皆不及子路而夫子舉之何也如留良之說必須進者一於進退者一於退自成一路方不爲不尷尬東西而免於鄉愿不幾與此章之本旨相背而馳乎又莊子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脛可言短脚不可言短也其用字之不典如此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

呂留良云道只是一道行道處有不同即道之時中易傳謂有正而不中無中而不正非二道也若隨地而變則馮道劉穆之皆可以爲合道乎只爲後世錯看一權字如曹操之篡漢馮道之丧心李贄皆以爲活佛聖人矣

道之本雖一然其散在事物者一事一物各有當然之則是道有不同所以行道者亦隨之而不同也孟子曰二子者不同道此道有不同之明驗也今云道只一道行道處有不同此豈知道之言耶夫道一則行之者亦一矣行有不同則道之本有不同可知矣判道與行爲

下論　八

二道曰道而行自行如之何其可也易傳謂有正而不中者謂人有守經據法而不適事理之當然者是有正而不中也謂無中而不正者謂人苟能因時制宜無過不及則自合於一定之理是無中而不正也此二句之義正以理無定在欲人隨事以適中而留良引以爲無二道之証不與易傳之本意大相悖乎且隨地而變正道之妙用而所貴於精義之學也顏子居於陋巷禹稷出而濟時曾子賓師而避寇子思爲臣而守節孟子受宋薛之餽而於齊則不受皆隨地而變者也否則膠柱

而鼓瑟如之何其可哉留良乃謂隨地而變即馮道穆之之流何引喻之失義一至於此留良肆口嫚罵語無倫次要之與此章之旨總無干涉也。

顏淵問仁章

呂留良云己與禮原自仁中分出到得克復了只有一仁也不是克復外別見箇仁只是到此時纔見得所克復底便是

曰禮自仁分出可也已乃私欲謂私欲自仁分出可乎。蓋己與禮皆自心分出。所謂道心禮也所謂人心己也以爲自仁分出則悖矣胡五峰云天理人欲同體異用

朱子曰如此說却是體中亦有人欲觀朱子不許五峰之說則留良所云正顯與朱子悖也又云到此時纔見得所克復底便是語亦有病謂所復之禮即仁可也謂所克之己即仁可乎。

呂留良云朱子講發動時固用克未發時須致其精明始得蓋未發之精明知居多而發時之勇決行居多近人有主發時下手說體朱子素性克去之意故專主行邊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其所以不遠復也紅爐點雪雪消處是行所以爲紅爐是知何

已發未發俱兼知行已發之知行謂遇事接物時至明以察其幾是知至健以致其決是行也未發時雖未有所知所行之事然兼包知行之理在內如朱子言未發時致其精明未發之中惺惺不昧處是知之根其謹惕不放逸處亦是行之根也以未發屬知已發屬行從來無此說留良又引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以爲証殊不知此皆已發上之知行不可混入未發內也朱子所謂未發致其精明乃主敬工夫所以有不善能知知之便能不行其根實由於此。

呂留良云自大賢以下即不能無私欲之累故必須從克己下手到己私克勝而天則尚有未合則須於復禮着力然至此境者甚少而其功亦至精不似克己工夫艱重無人不當由此道也

克己復禮不是兩時事朱子或問中謂克己時以禮爲則是也今按下節非禮勿視四句正發明克己復禮工夫蓋當視聽時便有當視當聽之則所謂禮也而好聲亂色或留聰明者已害之也克己者於非禮處勿視聽則所視聽者皆禮矣二者如手反覆無兩時無兩事今留良云從克己下手到己私克勝而天則尚有未合然後復禮上用工如此則是當其克己時不辨是非茫無主宰而惟決去爲務不虛費此一塲辛苦耶且所貴乎聖賢之學者爲其即事循理即物體道也若克己復禮。

判爲兩層工夫則當既克已之後求復禮之前空蕩其心所作所爲毫無準則到復禮時然後一一收拾也天下有此聖學哉。

仲弓問仁章

呂留良云顏子本原不動但微有感凑未淨只須決去便無事仲弓病痛似輕而本原不足虛邪深痼故必當峻補出門四語是仲弓峻補方也

朱子曰譬如服藥克已者要一服便見效敬恕者漸漸服藥磨去其病所謂一服見效者喻用力之猛毅所謂漸漸服藥磨去其病者喻持養之謹密乃因二子天資

之異而示以進德之方非謂二子各有其病症也如以病症言則所謂虛邪深痼者乃梏亡反覆以後之病症以語中人尚不可而可以是誣聖門大賢以德行著稱者乎。

呂留良云人心中只有一仁何處着敬恕名目只爲私欲所間隔則此心放失而不存便與仁體日違耳敬恕所以去私欲以存心心存而後可以復仁體主客層次正須一一分明

敬所以存仁之體恕所以行仁之用此二字乃爲仁中本有之工夫豈可謂人心中本無敬恕名目必對私欲而後有之耶且謂敬恕以去私欲然後心存而復仁體語氣亦倒朱子謂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則將無已之可克矣是敬恕以存心然後私欲可漸磨而去也蓋克去私欲以復於禮其功猛而疾存心敬恕以漸去其私其功順而遲此正顏冉乾道坤道之所以異處留良以上章之義移之此章失其旨矣。

子貢問政章

呂留良云按民信之矣信字聖人原說得較輕只是民信服於上耳未指忠信誠信固有之良也到子貢分三項來問聖人方講到心德上去若倣上節即將信字看得深重則之矣語氣不合而三項板煞之病生矣

民信之矣。信字之義雖只言民信服於上然尊君親上亦即是忠信誠信固有之良更無二理如何此處且放輕到下文乃深重言之也且此信字雖在兵食之後然所以必須足食足兵正爲民信起見正如言富教二者富之雖在先而所重卻在教之也。此章重信字之意雖因後文將三件較量然後說出而其實重信之理已具於首節之中矣留良意在欲留下節語氣卻移換道理以遷就之何其粗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章

呂留良云搢阮只老莊論晉金谿以狂禪
晉宋至良知而三矣流禍一揆非細故也

朱子嘗謂子靜精神緊峭善鼓發人能使人且興而補不同其流禍未艾也朱子雖有此言然今以當時之事考之南宋之末金谿之學未甚行於天下其門人亦未有居大位操時政者何因而有陷宋之事不得以西晉于夷甫諸人爲比也留良肆口嫚罵亦妄甚矣

子張問政章

呂留良云何以見得子張少仁其病只在過高絕過高便爲外面少實心且如東坡半山之權謀伯業同甫之功利未嘗不說齊世安民然議論越高本心越錯聽他說話似有愚弄天下之意全無誠實愛民之心只此一點意思早已將仁字剗卻

半山之權謀同甫之功利誠有之不必爲古人諱也至於東坡初年之議論誠有過處後來所著書裨益於世教者亦多其偶有偏駁之論爲文妙不自刪去耳何留良之蔽美而稱惡也至於伯恭乃朱子之至友如詩傳則多用其說近思錄則相與編次朱子嘗舉之與張南軒同論爲聖賢之徒也留良乃敢一例嫚罵可謂無忌憚者矣至謂有愚弄天下之意全無誠實愛民之心此語以論東坡且不可况伯恭乎東坡居官到處有惠政

誠愛民之心而能之乎同甫雖多偏駁亦不至全無誠實愛民之心也留良此等議論多未見古人之書而肆口詆訾多見其狂妄耳

季康子患盜章

呂留良云上多欲則下行竊此感應自然之理若必說因欲而民貧爲盜是明有此事然多却轉折與語意不相肖蓋上導之以欲則下雖溫飽皆有盜心不必使貧而後爲盜也苟子不欲雖饑死亦不竊不必富而後不竊也如此看語意更分明緊切

此章之旨固重在不欲盜夫子爲季康子言如此若泛論治民之道自當以厚生爲本必衣食足而後可驅而

之善也留良乃云導之以欲則下雖溫飽皆有盜心不必貧而後爲盜苟不欲雖饑死亦不竊不必富而後不竊此不過紙上空言耳天下有此理有此事耶且曰雖饑死亦不竊所以責於民者如此豈仁人所忍言哉留良欲明一章之旨而他章之旨俱不得通欲快一處之論而他處之理更推不去眞迂腐之談也

呂留良云不從君民起念只爲自己利害康子患盜便是盜心做官不爲地方計只爲自己考成縱辭與捕逐亦總是盜術故經濟事功聖賢都從心上做起非剗論也

康子病處在於有欲至其患盜亦情理所當然何云患

盜處。即是盜心耶。如此。則將聽民爲盜。乃非盜心。有此理乎。又謂做官爲考成起見則縱諱與捕逐。都是盜術亦不近情理。夫做官爲地方計者。上也。至爲自己考成遇盜而捕逐者。有所畏而奉法。論其功效。亦尚可以除盜也。乃以其爲考成起見。而與縱盜諱盜者同科。留良不通世務。固無足道。平日所講是非之理。果安在哉。所謂從心上做起者。道理固當如是耶。

子張問士章

呂留良云質直而好義三句逐字平鋪說下見爲己務實之密其中並不分輕重若將義字提出若前後皆以全此者乃君子義以爲質章意於此無當也

此章語氣。三句平鋪。雖與義以爲質。提出義爲主者有別。但道理一而已。質直好義是根本。察言觀色慮以下人。是接於物之事。輕重自分。即提出首句爲主。亦無不可。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章

呂留良云只先後處便是崇不是如是而後乃底於崇也崇是工夫不是成效指示親切非與二字自見精神事得俱兼知行說

崇字雖是工夫。然已兼成效在內。蓋崇之得其道。則德崇矣。崇之不得其道。則德不崇矣。此崇德字。承上文先事後得。便見是德日進於崇高之意。如何非成效。如上章云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易大傳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不俱兼成效在內耶。

樊遲問仁章

呂留良云此章疑辨處都在知然其所重者都在仁疑知疑其礙仁也辨知辨其正爲仁也知原從仁生而其用乃所以成仁仁者人也拈出一人字便將天下枉直諸衆不仁者皆包舉在內人有如許人仁不欲有如許人若不知即不能仁知不盡亦仁有不全其不得不知者乃其所以仁也

此章首節樊遲兩問。夫子兩答。道理平分。不特未見輕重之意。連仁知相成之義。亦未之及也。至樊遲未達以後。乃講出知以成仁之理耳。留良謂此章重仁。雖無大害。然於此章意義。亦不親切。盡論道理之歸宿處。則仁爲重。論工夫之要緊處。則知爲重。此章之仁知。謂之俱重可也。若言仁包四德。統四端。偏言之仁。亦即專言之仁。聖門之教。惟在求仁。則論語一書皆然。非此章之義獨如此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章

呂留良云以文會友是講學致知事以友輔仁是取善誠身事兩者原是一致要之朋友之益只有講辨

切磋餘無可用力則輔仁亦卽文會內見也若將仁字看作大事因緣文字看得粗淺只作語言文字又欲牽併入細求合轉離矣　又云人看得上句粗下句精支當不過便爲得上輕下重或且轉而爲側注之局皆因自己所見文字淺小會字浮泛與仁字有內外精粗之別亦從陸王之說以讀書窮理爲務外來也　又云講學明道是對知一邊說取善進德是對行一邊說知行本是一串事故註雖平分而實未嘗不側注也

講學明道與取善進德雖是一串事而文與仁要不能無內外之分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亦不能無精粗之別且人固有忠孝直諒而不優於文者與之居而觀感愧勵皆足以輔吾仁故子貢問爲仁夫子示以友其士之仁者而謂輔仁卽文會內見可乎而謂朋友之益只有講辨切磋餘無所用力可乎既訛作文爲側注之局者又云註雖平分而實未嘗不側注則將誰適從乎

呂留良云人之所取乎朋友者專爲明道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講學明道朋友之益於此爲大若取善輔仁反是假借用之蓋天下道理精微詳悉非講習不能明而非朋友則不能講習若進德修業只在我自勉之非他人之所能與縱有賢師良友不過爲之資益扶助而已他人皆注重下句能不輕放上句方爲特識

曾子之意只輔仁爲重留良乃云講學明道朋友之益於此爲大若取善輔仁反是假借用之類與本文相背如其言則友直友諒不當在友多聞之先而程子所謂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之益多皆留良所不取矣其所見實淺而敢爲異說如此

子曰誦詩三百章

呂留良云經以明道聖人之道自灑掃進退至堯舜事業自喜怒哀樂未發至聲音笑貌之微其理一也故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若謂性命本體爲經學之至而政事言語爲其次之用卽分體用內外爲二非聖人之道亦非聖人欲人窮經之旨也以此爲學縱極講得高妙吾知其必不能達政不能專對矣蓋後世講經學之弊不出乎此

南宋以後言史學者多重經濟明季亦然其宗程朱正

學者從不聞但以性命本體爲經學之至而以政事言語爲其次之用者

子適衛章

呂留良云問如何富之曰行井田問如何教之曰興學校此心是實心此政是實政舍此雖聖人亦無他具也

朱子集註制田里薄賦歛以富之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雙峯饒氏虛齋蔡氏發明此義者不一而足留良乃設問而自答之甚矣其汰且欺也且春秋時嘗作邱甲鄭作邱賦井田未廢也特不能薄賦歛耳嘗作泮宮鄭

人游於鄉校學校未廢也特不能明禮義耳去薄賦斂明禮義六字則三代什一周官三物所寓於井田學校之實政不可得而見而於夫子當日富之敎之之意亦所謂郢書而燕說矣。

子夏爲莒父宰章

呂留良云看註云見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大小皆在事理上說若從利字計較大小則是見小利則大利不得聖人敎人於利上求其大者矣此便是學術義利之分不可不辨

聖人告子夏以爲政所謂利者豈自私自利之謂亦以利民爲言耳利民之利何諱哉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傳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利之也然利民之事無限。聖人之愛人也非不汲汲求以利之而有時捐小利而不顧其爲民計者深且遠也管子爲政使民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有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霸業尚如此況聖人之治乎蓋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夫子恐其於利民之事不爲遠圖故以是告之。豈分別學術而遏其利心哉且自私自利之利不論爲學爲政何待計較論量於其大小以爲趨舍哉。

呂留良云欲速者正爲小見識無遠大之圖早上種竹晚要乘涼迫窄躁陋不可以有爲耳與下見小利一例非妄欲大事而失之太急之謂事機之或遲或速必當其時時當先發雖聖人亦未嘗必主退後之理但爲政自有次第不可急遽無序耳聖人不是敎子夏遲緩作用後起者勝以退爲進之說也

欲速見小自是兩件道理欲速則不達循序則能達無論大小事皆然也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能見其大而後可以成大事無論眼前事與久長事皆然也留良將兩件併作一件亦鶻突之甚矣。

葉公語孔子曰章

呂留良云君與父不同父子從仁中來故不講是非君臣從義中來故專論是非

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留良以爲不講是非謬矣使父將攘羊而子知之必切諫卽父既攘羊而子隱之仍當委曲懇至以諭親於道若置是非於不論使其父得罪於鄉黨州閭苟有人心者忍出此乎。安得爲此害義傷敎之說。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呂留良云首節三句雖分志才然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仰在行已有恥中出來有恥固不是一味謇諤廉介若講到精微處便是動必合禮內省不疚也只完得一箇有恥以此而使於四方豈有辱命之羞乎天下固有能有恥而未必不辱命者須知其於本原之地必有未盡精細隱微故也

動必合禮內省不疚此大賢以上幾於聖人者乃可言

此。此所謂行己有恥者，尚未到此地位也。至出使不辱，謂其才足以應務，非狷介無能者比。如由求之治賦為宰，公西華之與賓客言，各有所長是也。若謂行己中精細融徹，乃能如此。此是則體無不具，用無不周之大人也，士品雖高，未易語此。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章

呂留良云不同正所以圓足君子之和分開有正面反面合之只成一件非和之外另有箇不同亦非外和而內不同亦非常居時和而辨論時不同

北宋時韓范上殿爭論事理，一毫不相假借，而下殿不失和氣，則平居時和，而辨論時不同，君子固有之矣。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章

呂留良云謂子貢只以鄉人為斷夫子又以鄉人之善不善為斷然則鄉人之善不善又何從定之是磨邊問鹿說無已時也須知夫子此章之意只論善與不善如水炭之不可雜居薰蕕之不可同器甚言鄉人皆好皆惡之必無是理耳縱或有之則必有阿世之術詭異之行其中必有可疑究竟歸之不善一邊耳蓋夫子只是於善不善盡頭處看得分曉故知必無兩存中立之理子貢於界限處尚看未分明便疑其或可通融和合耳

子貢所問，夫子所答，謂人品之未定者也。子貢欲以皆好皆惡決之，而夫子皆謂未可，但就已定之人以知未

定之人，則人品可定矣。一鄉之中，必有善惡禁著之人，幼同居，長同遊，人之善惡，大槩亦不能掩。留良乃謂鄉人之善不善，又何從定之，至比之磨邊之鹿，蓋欲自伸其曲說，而不知其非物情事理之實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章

呂留良云從不行處合下掃去便是敬曰可以為難先難後獲正好從此用力又云於四者但曰不行而已則其根荄隱伏於中而天理反強制於外伏於中者為主制於外者為客以客壓主其用力甚難若謂將以久勝之亦必至使四者內消淨盡無可行者而後可言仁斯亦難信之事矣豈得謂不行為為仁之道蓋是哉

此章之旨，朱子發揮極透。或問云：譬之木焉，不去其根，則枝葉之生，自不能已。此言強制者不能終不行也。又云其或能制之終身，不見於外，而其鬱屈不平之氣，乃日鬬進於胸中，則其所謂仁者，亦且殫殘蔽害，而不能以自存矣。此言強制者，雖能終不行，亦不可以為仁也。蓋顏子明以察其幾，健以致其決，則當下拔去。仲弓主敬行恕，則積久消磨。二者皆除根之藥，而原子只制之不行於外，故夫子不許其仁，是路頭之差，非工夫未到之謂也。留良乃云從不行處合下掃去便是，如此則原

子強制之功，乃克已之未純者。夫子但勉之以無倦可
矣。何必抑之曰。仁則吾不知耶。又謂可以爲難。卽是先
難後獲。正好從此用力。不知此難字與先難後獲之難。
義實有別。此難字在強制上見。先難之難。在克己上見。
夫子所以不許其仁。正從此看出他路頭差處。安可將
兩難字比而同之也。又謂將以久勝之。亦必使四者內
消淨盡。無可行者。而後可言仁。斯亦難信之事。夫使強
制之功。果不異於克己。則積久而勝。乃理之必然。又何
難信之有。正爲人有形體之累。而又爲氣質之拘。制遏

之功雖日增。而克伐怨欲之根亦日長。不拔其根。則理
欲交戰。終身未有了期。云以久勝之。何言之易也。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章

呂留良云。人皆以廉靜貼優爲短於才貼不可爲吾謂短於才亦是優爲趙魏老廉靜亦是不可爲大夫

公綽廉靜寡欲。故優於爲趙魏老。短於才。故不可爲滕
薛大夫。此定說也。今云短於才亦是優爲趙魏老。則廉
靜而有才者。反不堪家老之任乎。曰廉靜亦是不可爲
大夫。則貪躁而有才。乃勝其任。有才而廉靜者。轉不可
用乎。留良但欲獨反衆說。以誇新奇。而不顧義理之安
如此。

子路問成人章

呂留良云。大抵質約之人。不待久而變也。方其言時本非實心。則轡未寂而中已忘矣。久要不忘只在此心上勘驗

轡未寂而中已忘者。面是背非之小人也。何足復論。凡
人之不能踐約者。當其要約時。未必不出於誠心。及其
久也。時異勢殊。變其初心。故不能保其始終。不易耳。故
久要重在久字。久而不忘。乃見誠信有守。而可爲成人
之事。太淺看不得。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章

呂留良云。春秋時凡公子皆各有傅。有變難則其傅與臣僕奔之出亡例也。下公子在外各求納其傅與臣僕將忠爲之謀入亦例也

其傅與臣僕。雖各忠其主。然亦須論道理。苟非當立。則
宜安分。豈有例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章

呂留良云。一部春秋大義尤有大於君臣之倫爲域中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原是論節義之大小不是論功名也

域中之義。莫大於君臣。孔子所以嘉管仲之功。而不責

以匹夫之小諒者，正爲君臣之大義也。朱子曰：楚地最廣，極強大，齊晉若不更霸，楚必吞周而有天下。蓋自熊渠得江漢間民和，首棄周天子之命號，而立其三子皆爲王。至於熊通，併吞小國，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宣王中興，雖復文武之境土，而終不能服楚也。至於熊貲，開地千里，滅鄧敗蔡而執其君。至於熊頵，旣服陳蔡，數加兵於鄭。蓋陳蔡畿南之藩蔽，而鄭則畿內之懿親，周之東遷，所依以立國也。觀其情勢，鄭服之後，不至於吞周以併諸夏不止。自管仲相桓公，撫循魯宋陳衛曹許，數合諸侯以致勤於鄭，經營二十餘年，然後聲罪致討於陘亭。楚人帖服受盟，於是天下諸侯皆凜然知天子之尊，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侯度肅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載。其後晉文繼起，踵桓之事，因以勤王號召諸侯，君臣之大義復明於天下。孔子所謂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者，此也。且管仲子糾之傅耳，諸侯之羣公子皆有傅。公子之傅之私義，其不敵天下君臣之大義明矣。孔子嘉管仲之功，正所以伸君臣之大義也。而留良乃云更有大於君臣者，豈非讕語。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章

呂留良云：可如制，可之可下來似活動，却是一定之斷。孰可之？孔子可之也。孔子如何得可之？從天理可之也。此便是春秋天子之事

孔子偶聞文子薦僎，而謂即此一事，可以爲文。聖人垂世立教，何處不然，乃忽援制曰可之，可以爲義，以證春秋天子之事，謬悠甚矣。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章

呂留良云：爲人者，欲見知於人，則爲人即希世鶩名之謂，非經世利物之謂也。經世利物亦是爲己中事

朱子曰：學者視天下事，以爲己事之所當然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籩豆有司之事，皆爲己也；以爲可以求知於世而爲之，則雖割股廬墓，敝車羸馬，亦爲人耳。可謂深切著明矣。留良不直引之，而更易以爲己說，何也。

子曰不逆詐章

呂留良云：若於不信下頓住，另作波折，以取抑亦便似一反一正，做成兩橛矣。須一氣直下，抑亦似轉不轉，其著力不在過接處。　又云：兩不字與抑亦雖若有停折，却只一氣直下，要有體會。　又云：此章重在下半截，抑亦正須重頓，謂全題當一氣讀下，不作轉折者非矣

前二說與後一說，顯然相背。要之此章之旨，須作轉折者爲是。一氣直下，本留良之謬說耳。

呂留良云二句都是誠亦都是明分貼不得然學者做工夫於誠明二字宜如何曰誠明只是一件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若論學者所以靠用逆億與不能先覺之故只坐見理不明其欠工夫在窮理格物有所未至則明之一邊更爲學者喫緊用力處

不逆億是誠先覺是明分貼不易但就二者論之不逆億在前則謂先覺中帶得誠字之意猶可至謂不逆億是明而與中庸誠則明矣之義相牽合則支離而失其本指矣又謂明之一邊更爲學者喫緊用力處亦非也格物窮理亦須立誠以格之此主敬所以通貫八條目也若專以明爲事則世人固有料事多中不謂不明而

立心私邪專以逆億爲能者其害不小重明而不重誠豈可以立教哉

呂留良云震川文云定其心而不以物勝此釋氏之覺非先覺也又云震川謂虛中無我以待天下之至而我無與其間此皆從明道定性書得旨然極處尚有未盡以先覺非以心爲極也問覺緣何不是心曰所以覺者非心之故

所以覺者非心之故語甚觸突留良之意不過謂言心而不及理覺字恐無把柄耳不知心之所以能覺者自由理之明無待於推原也孔子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周子曰靜虛則明明則通張子曰虛明照鑒神之明也

蓋惟聖賢之心至虛至明與理爲一故能物來坐照無假推測使心有所蔽而惟於事物上擬度則猜疑苟度安能先覺孔子周子張子所言正此章先覺之義皆直指心體而理自具其中留良乃謂所以覺者非心之故獨不思舍心則理安所託覺字之名義安所指乎

或曰以德報怨章

呂留良云莫道或人此論是些小弊病釋老之學亦是如此老氏只講以退爲進逍遙齊物也是此意至於釋氏則竟看得父母兄弟原與昆蟲草木一般愛無差等亦何異於此聊惡之異端只是私心聖賢只是天理私心之論縱裝束得極好彼天理一駁便粉碎蓋所謂天理者正如秤之星如尺之寸一毫那移

走趲不得纔得箇四平八穩耳

集註或人所稱見老子書又或問以德報怨亦可謂忠且厚矣而夫子不許何哉朱子曰是私意所爲非天理之正也留良蓋竊此意而爲之說者但此惟老子有之而混及莊釋莊釋之書無以德報怨意

子曰上好禮章

呂留良云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只是尊卑等威事事分明民便知尊君親上之義故易使耳謂以禮使民者固非謂上自好禮而民感動易使者亦非蓋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凡一名一物一動一靜莫非禮也惟上能好之則事事辨其數制物物辨其等分犁然當心樂此不疲而禮制大明達於上下民之易使固

其宜也

辨上下。定民志。則民易使。固矣。然徒事事辨其數制。物物辨其等分。而上不好禮。則無以感動其善心。而使之實知尊君親上之義。故二者皆易使之正解。而使民感動之義。尤與好字相關切。留良乃强生分別以上自好禮而使民感動之說為非易使之義。殊不可曉。

子路問君子章

呂留良云近人講下二段只曉得人與百姓分別。似只一修己便隨地安太不知安人安百姓其修己工夫亦積步步不同

下論 廿九

朱子曰修己以敬。語雖至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舉積諸此。子路不喻而少其言。於是告以安人安百姓之說。然則充積道理。已包舉在修己以敬內。安人安百姓。特以自然及物之功效告之耳。若如留良所云。則修己以敬。未是徹上徹下道理。直到安人安百姓。步步有一著充積工夫。似夫子當日竟留餘義。以待子路之問矣。其說之背謬若是。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章

呂留良云一貫不止知說而泛括心字與曾子章無別說此章之理病也

二章各別者。曾子章以行言。此章以知言也。而其所以相通者。聖人之心。渾然一理也。惟其一理。故多學而識。只一理以貫之。隨事精察力行。亦一理以貫之。所貫不同。而其所以貫之者。無不同也。留良由不知聖人之心。渾然一理。原不因知行而有異。故但知二章之各別。而不知二章之未始不相通也。乃但以泛括心字同於曾子章為病。此皆俗儒講究時文之法。於聖賢義理之學。全未窺見。

呂留良云將一看成另外一物。要得此把柄到手。多與不多皆妙。一立學識先。一入學識中。正是禪悟非

下論 三十

儒理也。儒理先須分別義理。曾子章中貫諸頭攙入此章不得。或曰概云一貫。豈兩章有些致乎。因公此見便是和尚。且今耐心看細註去

一立乎學識之先者。道理之本體也。聖人之渾然一理是也。一入乎學識之中者。道理之妙用也。聖人之泛應曲當是也。先儒論太極立乎陰陽之先。行乎陰陽之中。即此理也。若禪悟則說一說多且不許。況有先後中邊之云乎。又曾子章與此章雖分知行。所謂一者則不異。或謂兩章無二致。其言亦不全非。留良以為和尚之見。謬哉。

呂留良云近來講學無非套竊禪門緒餘借儒家言語做箇話頭為文章翻案之法原不曾識得儒家言語在此之所謂一貫者只是本天彼之所謂一貫者只是本心本天則有一定之工夫一定之火候本心只一了萬了更何工夫火候之有耶故同舉箇一貫字其實如冰炭之不同不可不明辨也

聖學雖有工夫火候然遲速亦存乎其人。如顏子三十而入聖。曾子二十而聞一貫。亦何可以一定限之。禪學雖有言下解悟者。然亦有坐破七蒲團而未悟者。何嘗有一定之工夫火候。留良不知道術之異。不在工夫火候上論。如播種而穫之。經春涉夏。至於日至之時而後熟。凡物皆同。而其為稻為粱為稷為黍。則不同也。

呂留良云謝顯道博舉史書程子謂其玩物喪志謝聞悚然及看明道讀史却又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謝初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須知夫子此箇話頭正從實地接引耳如以學識為敲門之磚以一貫為箬室之帕皆狐禪矣若問曰以一貫之如何應對曰多學而識之可也又云聖人一之一即在多學而識處舍却學識貫箇甚麼朱子之言真聖人精備凡為先一貫而後學識之論者卻為邪禪所陷溺亦德之賊也

留良云有問一貫者。但告以多學而識之而已。渠意蓋以一即在多學而識處。即襲後段所引朱子之說也。不知朱子乃謂一之貫。即貫此多。非即以多為一也。聖門之教。本末先後固自有序。然下學工夫。亦自有本有末。聖人何嘗教人逐末而忘本耶。孟子曰先立乎其大者。亦是下學之事。豈待積學力行之後。然後養其大體耶。伊川好學論曰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朱子求放心節註云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日從事於學。終不能有所發明矣。夫必明諸心。而後力行以求至。必先收放心。學問乃有益。是皆為學人言之也。曾子告門人以忠恕。忠即是一。恕即是貫。無忠做恕不出。學者之忠恕即聖人之一貫也。如留良言。曾子何不告門人以積學能

行耶。程子謂謝上蔡玩物喪志。及讀史却又逐行看過。謝後來省悟。將此事作話頭接引博學之士。所謂接引者。謂引博學者使返求於內也。留良乃援為重多學之證。則惑之甚已。

子貢問為仁章

呂留良云事友與為仁為仁與仁字有層次無內外也

事友。分誼之接於人者也。為仁。工夫之存乎己者也。事友以為仁。事雖相關。然事友在外。為仁在內。安可謂無內外。至於仁者理也。為仁者人也。理具於人。以人弘道。

固無內外之可分，亦無層次之可言矣。

彥淵問爲邦章

呂留良云：艾南英謂此四句有二義，一則斟酌前代，舉一以槩其餘，非止夏時殷輅周冕也；一則本一人之心，建中和之極，不但法制禮樂等也。總看得此四句粗淺，要於上面別見箇精微廣大之道。不知夫子語顏子與他人不同。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子告之以此。正謂即此是精微廣大盡處耳。若但以法制禮樂觀，誰不可語，而反以之告顏子耶。

朱子明謂顏子於爲邦大本原頭已是會得，不須更說，故惟舉四代制度所當斟酌而行者告之。如艾說，則須增益於聖言之外，方是此章本指，適爲添設。如留良說，則不見得顏子已會本原一層，而夫子所以立言之意亦失之矣。且註中引程子一條，詞意極分曉，不引全文而截取兩言以就己說，何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章

呂留良云：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纔是至公。蓋在我者此心所以不得不厚，期於人者只此事所以不得不薄。若云以聖賢自待而以不肖待人，則是不責非薄，責終是物我看作兩件，亦偏陂之論也。

留良謂在我者此心，故不得不厚；期於人者只此事，故不得不薄。以心與事判厚薄，非知理者也。蓋在心有精粗之分，而在事亦有難易之殊。設如有人焉，責之己者曰吾善吾心而已，事之得失可不計也；責之人者曰吾不責其心，而事事求全責備焉。以此爲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可乎。又謂不責人者，爲物我看作兩件，語似是而亦未穩。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人己固非二物，然論處物之義，則待己待人固當有別。如遇尊名美利，則當先人而自處於後；至有克己難行之事，則當自厚而薄責於人。此乃性分中自然之分制也，豈判人己爲二物之謂哉。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章

呂留良云：四句只是一事，三之字却指義以爲質。又云：若三之字專指事，則四件並列，無分出云孫以出事，更說不去矣。固不若都指第一句爲得也。又云：信成言徹始徹終，必以信成字粘定信上說，即中庸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也。若曰成義，義成則似義至此方成，非正解矣。

通章以義爲主，信以成之，成此義也。謂成之之字內兼禮孫則可，謂非至此而後成則不可。留良既云三之字俱指義以爲質，而又云成字粘定信上說，謂義到此方成者爲非，其自相矛盾乃至於此。且成字既粘定信上說矣，則此之字更作何着落耶。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章

陳際泰文云君子於此有去取之權焉今日不以言舉人即今日不以人廢言者也留良評云兩句是平說有兩項事有各種人物如何側併做一個人一串事得生薑樹上生封彼他說得好聽但當不得明理者磕着粉碎耳

用人聽言固是兩項事但併做一箇人一串事理亦可通於此有人焉其言善也其品行則未必善也君子於此固不以其言之善而遂舉用其人也亦不以人之未善而廢其言之可采也要之用人聽言兩邊道理既講得明則分爲兩人合爲一人無所不可何至如生薑樹上生之云哉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章

呂留良云時解恕字動云求之一心而已不知心字如何切貼恕字竟泛不切稱其小者也不知此說正墮釋氏本心之教憑他說仁說敬說忠說恕我只以心字了之黃梅云憑他非心非佛我只是即心即佛其病中讀書人學問心術間爲害不小故凡以心學爲聖學者即禪學也

留良每以言心爲大戒詆爲禪學不知唐虞授受首言人心道心大學聖經以正心誠意爲樞紐仁敬忠恕道心也不仁不敬不忠不恕者則人心之流也即以此章論之施其所欲勿施其所不欲正所以遏人心而存道心也安得以求之一心爲時人罪哉

子曰知及之章

呂留良云泛論學者做工夫自當以知及仁守爲重至於此章論聖學王道到盡善盡美處正在細節小疵上較量分毫如造九層之塔到頂尖處更不可不完美耳定要以仁守爲重便失此章之旨凡聖人言語各有所當一槩將儱侗道理武斷不得且此章正論輕並不論重正爲莊涖動禮一節輕似一節所以更不可忽也只將首節頓斷遂次落下兩節章意自見分明

朱子曰此一章當以仁字爲重知及之所以求吾仁涖之動之所以持養吾仁觀此則留良所云定要以仁守爲重便失此章之旨者非明悖朱子之說乎

師冕見章

呂留良云有人道當然有天道自然有人物不知其然而然雖皆窺其微攬其勝而於聖人裁成輔相充極細微推達鴻廓無不恰盡其所以然處不能有所發明此一層不到下面數層都落空去走入漆園瞿曇兩家門下而不知矣

留良所謂人道當然天道自然人物不知其然而然此道理之本體也所謂裁成輔相充極細微推達鴻廓無不恰盡其所以然處此聖人盡道之事也二者理則一而事亦相通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中庸曰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學至於此方可謂於人道當然天道自然皆窺其微而攬其勝矣

烏有如此之人而於聖人之裁成輔相巨細不遺處尚不能有所發明者乎苟於聖人之道未能有所發明則是學之未至也如此之人而乃能明人倫知天道窮物理皆窺其微而攬其勝世亦未之見也大抵留良之説在於以天理爲空以人事爲實意謂識其理之本然不若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耳此皆學不識本强生意見知道者必不然也且漆園瞿曇之道與聖賢異者不待見之行事其説理處原不同今有人焉於聖人所謂人道天道物理皆窺其微而攬其勝却走入漆園瞿曇兩

家門下則是種稻麥之種而生桃李之實無此事矣

呂留良云無心出之而自然中道者聖人也以處物之義自在吾心也有心爲之而庶幾其合道者學者也以在物之理仍求之是物也

在物之理處物之義無二道也知在物之理則知處物之義矣盡處物之義者以其明在物之理也聖人學者之分只爭至與不至若曰洞見在物之理而盡處物之義者聖人也窮究在物之理講求處物之義者學者也則得之矣今留良以處物之義屬聖人以在物之理屬學者殊不可曉孟子之答任人禮與食色之輕重此非言處物之義耶而以之教學者何也程子謂夫子之老安少懷如鶴畢之生由於馬物各付物而已此非言在物之理耶而以之論聖人何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章

呂留良云自天子出之禮樂征伐與自諸侯大夫出之禮樂征伐固自不同亦隨道爲邪正盛衰蓋禮樂征伐者道之用非即道在是也

道者天理所發著事物之準則凡離道與物而二之者皆末學之失也留良乃云禮樂征伐者道之用非即道在是也悖矣道之在禮樂者施之有其等用之有其地

行之中其節是也道之在征伐者施之當其罪舉之以其時行之得其制是也今謂禮樂征伐之外別有一道而禮樂征伐乃其用是離禮樂征伐與道而二之也如謂建中和之極協剛柔之德者乃其本而禮樂征伐乃其用是別爲一義而非此章之旨也於道之本體及夫子立言之意胥失之矣

孔子曰益者三樂章

呂留良云樂於禮樂直是膠黏不上此當從樂字中看出禮樂來若只鋪排禮樂而以節字膠黏之乃以樂字膠黏之宜其不上也其病總看得禮樂粗淺

此句總要看得禮樂即是中和之理節之即是調理性情之事則樂之莫非身心之益矣苟得此意則從樂字看出禮樂來亦可先說節禮樂而以樂字膠黏之亦可。順逆說來有何妨礙若禮樂字看得粗淺則雖從樂字說到禮樂來亦祇是玉帛之交錯鐘鼓之鏗鏘而已何與中和性情之事所爭者存乎所見之是與不是不在乎說彼說此之先後也留良開口便云樂與禮樂直是膠黏不上是自看得禮樂粗淺矣何與人事。

子曰性相近也章

呂留良云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習非教術學問也故有罪亦可有功若專以教術學問言而謂其功大則當云性相近習相一矣豈得云遠哉及至說來又似有習而性失其故者然則其以教術學問爲習者乃正深惡教術學問而終以無善無惡爲本體耳

又云習非教之謂也天有運氣地有方隅物有異用事有殊因人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而至於相遠然後聖人立之教教所以化其習使復還於相近也若以詩書禮樂化教勸率爲習然則聖人之教豈使人相遠者哉

習相遠也此習字兼風氣之漸染及教之善不善俱在內此相遠字亦兼中人或上或下及聖益聖愚益愚俱在內所以下文接云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方有力其上者雖惡人與居不能使之變其下者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是之謂不移不移自教後而言不自未教之前言也且習相遠也習字即兼教在內則中人固有因教而善因無教而惡益以見教之不可以已何等關係何故此處不可入教字在內耶。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

呂留良云時文竊盧提在首句便錯能行五者是存心之功於天下則心存爲仁矣方是理得時文將五者作理以仁作心或以能行爲心五者爲理或以五者爲心仁爲理或以能行貼心存於天下貼理得盡是醉夢中囈

朱子集註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無適不然謂心無在而不存理無在而不得也留良乃云能行五者是存心之功於天下則心存爲仁矣方是理得其割裂文義乃至於此能行五者於天下本一句讀朱子所以分兩截解者恐學者誤認於天下爲鋪張事功之詞故曰無適不然以見其爲存心之密循理之篤耳如何謂能行五者方是存心至於天下而心乃存耶心存理得只是一事如何謂能行五者於天下是心存之事至爲仁矣乃理得之事耶朱子之意以心存而理得則可以爲仁如留良之說則能行五者於天

下之外尚別有所爲理得之事可乎。不可乎。且曰能行。則不獨心能存。理亦能得。彰彰矣而強判爲存心之事。豈惟失朱子之意於本文亦刺謬矣。總之留良看心字不明以爲虛空之物。恐心存尚不足以爲仁。故支離若此。

子謂伯魚曰章

呂留良云此與匡衡關雎之說理一而語意不同彼自近處推到遠處去此要自遠處收到近處來只在閨門衽席日用平常之間疏發義理方與牆面之意更相關切

匡衡言關雎爲王教之端。是自近處推到遠處。此章言二南爲學者修身齊家之要。方自近處做起。並無從遠處收來之意。

齊人歸女樂章

呂留良云女樂歸定公則受之者定公也而特書季桓子孔子之得政也以桓子其去也以桓子魯之不足以有爲桓子之不足以有爲也

魯自成襄以來。政歸季氏。涉隨之役。成公在會。而執季孫行父。以非執季孫不能得魯之要領。而成公不足爲輕重也。邢邱之役。襄公在晉。而季孫宿即事於會。以必季孫受命。職貢始有憑。而襄公不足爲有無也。昭公既孫於齊。而魯於列國之邦交。不異於常。諸侯惟知有季孫久矣。況定公之世乎。齊歸女樂。桓子不受。定公不能使之受也。桓子受之。定公不能使之不受也。如謂定公受之。則失事之實。爲權臣諱而歸過於君。有是理乎。留良乃云受之者定公也。而特書季桓子。若以是爲記者之深文謬矣。

長沮桀溺章

呂留良云聖人易天下之心即天心也直立在用舍行藏之外不在時勢不在一身出處亦不在做得成做不成上發意當時沮溺一流總不見得此理不能有得此心遂成一種議論流爲後世二氏心腸學術

沮溺與二氏。心腸學術。絕不相同。必欲牽合。徒見其支離耳。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章

呂留良云四件只說致知之事而仁在其中註中心不外馳二句是講出所以在中之義非子夏語中所有故吾謂仁字尚可提唱心字不可提唱也如云人知力行所以爲仁不知致知而仁亦在中於理甚當故仁可提唱也若云治心求心是要存心而如是非如是而心存於理顛倒故心不可提唱也蓋心字是四件與仁多接過渡處說在一邊不得謂四件是存心既謬謂心存即仁亦非也

朱子曰。從事於此四者。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留良乃云謂四件是存心既謬。謂心存即

仁亦非也是顯悖朱子之說矣朱子謂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豈非以四者即所以存心乎謂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豈非心存即仁乎留良之說不獨與朱子悖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留良乃云心字是四件與仁交接過渡處是以心爲空虛之物既離學問思辨於心而二之復離心於仁而二之也總由看心字不明不知心者衆理畢具心存則理存而謂心之存尚不足以爲仁亢其說必別求道理安放於心而後可以爲仁也其於告子外義之學所趨不同而所見之誤則同不可以不察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呂留良云陳子龍文云子游之爲學清虛簡直近於聖人之道子夏之爲學詳盡篤實近於聖人之教子謂夫子子夏子之後遭戰國之亂暴秦之災至教已無存者止子夏子貢子游之門人流傳經說餘緒然多假託附會不可考矣至宋程朱諸子出而聖道復明本末具在直接不傳之微言非子夏等之所得與也子游當時無所傳亦無門人著述豈得以清虛冥悟之學誣之哉

推尊程朱而貶及游夏之門人又泯沒傳經諸儒之功何其妄也伊川誌明道之墓謂先生之學返求之六經而後得之墓碑又云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然則程朱之所以紹聞知之緒者以遺經之存先聖之微言大義未泯也傳經者雖師友淵源所漸有淺深或源遠末分不無粹駁然聖道賴以不墮一髮引千鈞厥功偉矣諸經多傳於子夏之門人詩序易傳雖難信而春秋儀禮傳頗具微言至於蜡賓出遊子游與夫子問答者精理奧義與大學中庸相表裏其他散見於論禮者剖抉精蘊獨契聖人之意所得於親受者多矣而敢於一概抹去多見其不知量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章

呂留良云兩句文法雖同須分別看乃住下句而字重則字緩與上句正相反兩優字亦別上優易下優難如此方見聖賢內重外輕窮達一致之理

聖賢垂訓語各有當不必一轍如漆雕開章子路使子羔爲費宰章專爲學未足者未可以言仕也此章言仕必優而後可兼於學學必優而後可出而仕統爲專於所務言也以彼概此則鶻突而失其理矣又謂上優易下優難亦是強生分別學之優也固不易仕之優也無論責任之大小必使物各得其理而後可以言優是豈可易而言之耶又引內重外輕以爲証亦非是內重外

輕者。如孟子言不願文繡膏粱。荀子言銖視軒冕塵視金玉云耳。乃身外之物也。若此章之言仕。乃事君之義。澤物之仁。性分中之事也。大學以明德爲本。新民爲末以先後言則可矣。今以內重外輕爲言。豈非引喻失義耶。

衛公孫朝章

呂留良云遵傳註莫患乎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終於可遵可畔無一定不易之理此與異端與訓詁同歸於無得也如此章道字獨註作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人皆知之矣然試問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夫子獨不學乎論道體不容分大小賢不賢矣然道兼精粗上下獨不可以之分大小賢不賢乎文武之道即

堯舜之道列聖道統傳文武文武道統傳孔子豈堯舜列聖之道皆止於謨烈禮文而孔子之得統專在斯乎抑列聖之道更有別傳乎此陋儒定以爲疑者也然則道之註爲謨烈禮文亦朱子之見如此而非不可易也生薑樹上生也只得依他說耳以此爲遵畔乎不畔乎蓋此章文武之道四字全要低看公孫問仲尼何師而爲仲尼子貢謂仲尼無須師無可師列聖大道天縱之所固有也若仲尼要由師而得者除非是典故名物之類如文武之道亦須問人然則人人可爲仲尼之師究竟何常師之有文武之道猶云國朝典故名物四字拆開不得如此看便分明愈見朱註之不可易矣今人先要擡高文武之道大意已失種種俗病由此而生雖硬差排幾箇謨訓功烈禮樂文章字面以裝點道字曾何當於傳註哉

此章留良辨論甚多。總之謂文武之道道字。全要低看。如典故名物之云耳。至於文武之所傳與夫子所得統於文武者。有向上事在。全不在此。此似是而非也。文武之道。朱子所說謨訓功烈禮樂文章。正不可看作粗淺蓋聖人之心全體天理。其發爲禮樂文章者。皆自聖性流出。盡倫盡制。張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仲尼之心志。與文武相通。明其數便知其意。習其事便通其理。夫子之傳文武之道。固不僅度數之末。亦非於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之外。別有所爲。聞而知之也。中庸曰憲章文武。子畏於匡。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玆乎。是道卽文。文卽道。非二物也。留良每每隔精粗爲

二致。內外爲二本。故其謬如此。

呂留良云大意祇問孔子何師答曰無師云爾文武之道數句是子貢反跌文法正決言其無所從學也

又云道字不重者只爲此道字指昭代典故若云除非此等孔子也須問人耳

此章須說夫子無所不學。無所不師。方見聖人之大。如舜之好問好察。包羅宇宙。物無大小。一入聖人之心。莫非至理。況文武之道。事事皆要道精義之存。夫子無不學。無非師。所以爲聖人也。留良識見狹陋。以爲聖人有師便減聖人身分。必言無師而後快。豈不謬乎。子貢開口。便說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何等鄭重。何等關係。然則

夫子所得於識大識小者，即所以紹文武之傳，並非二事。留良乃認作反跌語氣，若云除此等聖人須問人，過此則不須問人矣。以証其無師之說，豈不與子貢之本意大相悖也哉。

堯曰咨章

呂留良云陳子龍竟則得衆節文云帝王者善審天下之人情而有以致之言謂義亦無他只如此來便入私心權術而寬信敏公之本皆僞妄矣

此言非特斥陳文之僞妄，幾於疑本文之僞妄矣。夫子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奥。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孟子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皆謂審天下人情所在，而有以致之也。孔子曾子孟子之言，豈亦權術私心耶。有感必有應，自是民之秉彝，王政之行，其得衆，其人任其有功，其民悅，皆是分內事。留良每遇此等處，必指以爲涉於功利而痛詆之，故於天下歸仁，天下歸心，邦家必達，邦家無怨，凡以功效言者，必曲爲攻駁，亦悖甚矣。

子曰不知命章

呂留良云天即理也命即天理之當然一切生死禍福成敗利鈍一齊放下而前只行我

所當爲之事在更有何商量夾帶故可以爲君子佛氏以因果報應勸人袁黃竊其旨造爲功過格謂足以改命乃所謂不知命也

朱子曰，此與五十知天命不同，知天命，謂知其理之所自來。此不知命，是說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蓋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命之謂性，五十而知天命，是也。孔子言道之將行將廢，得之不得曰有命，是也。留良乃謂命即天理之當然，是明與朱子之說背矣。又自知其說之不可通，而曰知理之當然，一切死生禍福成敗利鈍，一齊放下，以牽合其說，而混其義，不知何意。

駁呂留良四書講義

上孟

孟子見梁惠王章

呂留良云孔子多說仁孟子提出義字正爲戰國功利之說淪浹人心與今日講禪悅講良知講經濟者相似推其極只一自私自利之害幾說利便不義不義便不仁此是古今人獸邪正之關也

程子曰孔子言仁未嘗兼言義獨於易傳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可謂有功於聖門矣留良剽竊此意變文曰孔子所多言仁孟子所提出義字云云一若千古無人說義直俟孟子提出者又若千古無人知言義自孟子始直待留良看出者異哉至以禪悅良知比之戰國之功利擬議不於其倫矣誰信之

呂留良云利之根源原從仁中生出凡貪嗜繫戀之私皆仁之過惡也告子以食色爲性故曰仁內義外釋氏之慈悲普度生死事大老氏之長生內外權術家之事功經濟皆自以爲仁而不知有義然後可以成仁不知義則其所爲仁皆利也非仁也孟子於孔門得仁字之傳其平生得力在體貼出一義字爲七篇宗旨此章首尾仁義全提而中單舉義字正此聖也以仁字闢利爲從治以義字闢利爲正治此是古今學術關頭

禮運云用人之仁去其貪朱子謂仁止是愛愛而無義以制之便事事都愛故用人之仁當去其貪之失此所

言仁乃氣質之性偏於柔善故於去取辭受之間不能決斷所以有貪之失也若孟子所言仁義乃從本原處說先儒論之詳矣留良乃謂利之根原從仁出無義則仁皆利貪嗜係戀之私皆仁之過惡此執途人問之無不知其說之不通也夫無私之謂仁萬物一體之謂仁稍萌一毫私利之見便與天地生物之心懸絕此仁所以爲元善之長而義禮智皆從此出也如留良言則是仁不但非元善且并不可以爲善即云裁之以義而後善亦是義之善而非仁之善凡專言仁者皆利也惡[illegible]較之荀卿性惡之說抑有甚矣又云告子以食色爲性故曰仁內義外二氏之慈悲長生權術家之事功皆知有仁而不知有義試問以貪嗜係戀爲仁非即食色爲性之謂乎將謂告子之言義非而言仁是乎將謂聖賢之所以異於二氏及權術之學者彼以仁而吾以義乎即此一條滅棄仁義壞亂堯舜孔孟之道罪惡可勝誅乎

呂留良云仁義固自利然以此立說則立心原從利起其爲仁義皆利做來只成五霸假之仁義之真源絕矣故必先除卻言利之邪心後方轉出仁義本自利來其說乃無弊如大學亦必說破外本內末財散

民聚本旨後方轉出以義爲利以財發身之理若從利上計較出仁義之便益非孟子之道也　又云不遺親後君見仁義不但利并能去言利之不利其利無比

義利之分。所爭在毫釐之間。入乎義。卽出乎利。入乎利。卽出乎義矣。然則何謂仁義未嘗不利乎。仁義之利。仁義而已矣。不遺親。仁也。不後君。義也。君固無所利於民。然未有不欲民之仁且義者。民非挾仁義以利其君。然未有仁義而遺親後君者。此卽大學所謂以義爲利也。留良乃謂除却言利之邪心。後方轉出仁義本自利來。其說乃無弊。試問仁義矣。安得有言利之邪心乎。是終

以仁義爲不利也。是終以仁義之利。爲有害於仁義也。其於義利關頭。茫無定見可知矣。又云。仁義不但利。并能去言利之不利。其利無比。如此說。是孟子誘王言利也。是以仁義二字。爲言利之關鑰也。又與前說自相刺謬矣。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章

呂留良云王道之始始字或云卽資生養始意言王道盡於此也下節不過廣上意耳養生送死一部周禮盡之如以此節爲始事下節爲終事雞豚狗彘蓄不當畜耶此論不然一部周禮畢竟幽居充荒時畜未有此精詳也雞豚狗彘始固已畜若五母雞二母彘卽是文王養老之政豈文王前不曾畜耶卽五母二母蠶緝精詳處正是王道盡頭若任人家多畜者使利不畜少畜者失養便不是王道矣故謂王道之成究不離始事加詳則可謂王道盡於此則不可　又云或謂三者是民生日用至大至急之事王道不離乎此不違不入卽法制中農政及虞衡之令典非止法制未備事也始字卽萬物資始始字之義統貫王道不知三者雖重然出天地自然雖無王者民生亦自能取給不違不入固亦是法制然其教易施雖無王者如覇者富强之政亦能及此王者之妙全在井田學校等法制覇者富强無其心不得其道故不能爲卽天地亦各有分限而不能爲惟王者參贊化育上下與天地同流乃能爲之此之謂王道故此三者雖極重大然只可謂王道之始也　又云當法制未備時卽撙節愛養亦未有政令規條但人君淸心寡欲以開其源不爲民物之害則天地自然之利始出然後可議法制耳　又云不違以時不入不是無王政但就天地自然上節宜雖功利之治亦能及之若五畝之宅節則直是王者自爲制造非天地之

所能爲中庸所謂盡人物之性而參贊化育者也然究非王者纂撰也只就上節不到處曲成輔相若無王者則天地亦無可如何耳看後世漢唐宋以來非無賢君治世然只在上節中運用到王政便不能行陋儒反謂井田封建學校之制必不能復古也只爲世間無參天地之人胸中并無此見識榜樣輒道漢唐以下所爲便是王政豈不謬哉　又云宅牆餘地欲盡其利故必有樹凡木可樹惟重本務故樹必桑

不違以時不入三者。王道之始如是。終亦未嘗不如是。樹桑畜產。王道之成如是。始亦何必不如是。孟子特隨舉數端言之耳。至於規制法度。終詳而始畧。非必始事絕無制度也。卽如不違三者。亦必有嚴兼并。弛山澤申命鼓舞之法在。此豈伯者之所能爲乎。亦豈從事淸心

寡欲，絕無條教號令所可致乎。雞豚之畜，約舉其數，亦量其力之所能畜耳。記曰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正為不限以數，故勤者能多畜以致富也。豳風七月之篇曰，六月食鬱及薁，八月剝棗，皆所以養老也。墻下之植，豈無他木，桑柘其本務也，故特言之。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章

呂留良云，陳大士謂省刑罰薄稅斂，從此推之勸教勤學禮賢任能罪已責躬弔死問孤乃盡。艾千子云省刑薄斂當時救急之政，故特言之耳。勸教勤學禮賢任能王者大道理也，罪躬責已弔死問孤則霸者亦有之救急之政。此王者大道理先一著粗一著，此霸者所有則又專假勾踐輩耳。曰此二句便是王者徹上徹下徹始徹終本事，如何別尋補許多條目，總坐看得此二句粗淺，以勤教罪躬等作用為精深也。不知此等作用正粗淺，豈特罪躬責已弔死問孤為霸者事，即勸教勤學禮賢任能亦不當王者大道理。千子謂省薄為當時救急之政，也是一流見識耳。

省刑薄斂，只是鋤去虐政耳，即急切拯救，亦必有多少撫恤安全之法在。留良乃謂二句是王者徹始徹終本事，謬矣。又云勸教勤學禮賢任能，不當王者大道理，則謬之又謬也。且下文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非即教學之事乎。

呂留良云，晉國蔡天下形勝，秦之所以不能得志於中國者，以晉之蔽其前也。自三晉之分，力不足以制秦，秦人遂得東窺函谷。涑水氏書法始於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蓋亦以天下大勢無過於此，周秦興亡於是乎在，故託始於此，不止繁纓之惜而已也。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義無大於君臣。三家分晉，周不能討，而又命為諸侯。涑水之大書特書，與春秋託始於宰咺歸賵之義同。留良謂自三晉分，力不足以制秦，秦人遂得東窺，其說未嘗不是，但以溫公通鑑始於三晉之分，為從天下大勢起見，則謬也。

孟子見梁襄王章

呂留良云，三代以前，但有治亂，無分合。分合之事始於周末，治亂以德移，分合必由力併。孟子謂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此猶從德言。若周以後，天下之為治亂，此是一分一合，皆以力不以德，雖合一之時，亦與三代之治不同，故但可云分合，不可云治亂也。又云有謂定一是以勢言，曰定一之規模氣象，三代與秦漢後煞是不同，若單論勢力，是戰國以後之事，豈孟子之旨乎。或曰只論勢則秦漢以後之定一，孟子之言皆驗，若但論理則聖賢之說有不驗矣。曰聖賢之說，正不必一一求驗，然通鑑算來，畢竟驗。

襄王問惡乎定，孟子曰定於一。定即治也。留良判治亂分合為二，謬已。孟子明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留良乃云治亂以德移，分合以力併，此謬之又謬也。至其說之前矛後盾，雜亂無章，總由理不明，故詞不達也。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章

呂留良云正義立誠是聖門升堂學問聖賢之學不是纔義便了而桓文并是利聖賢之學不是纔誠便了而桓文并是假推此利與假之心不至於弒父與君不止此仲尼之徒所以無道桓文也

存誠主敬。直內方外。聖賢上達工夫。盡於此矣。今云聖賢之學。不是纔義纔誠便了。殊不可解。

呂留良云只一末字中有多少道理事業在下文推恩仁政皆包裹許

蒙引朱子末字有意味云云。此言人心爲仁之宅。如今日見牛而惻隱之心固發矣。後見羊之觳觫。則又有惻隱發焉。雖至於十百千萬。凡見有不可忍之處。皆隨感而發。無有盡時。故曰仁不可勝用。此留良所云末字中有多少道理事業之張本也。但不明言其理。只教人末字中求。鶻突無分曉。

呂留良云物之輕重長短卽在於物心之輕重長短卽在於心不能度時心亦一物此庸人所以異於聖賢也能度時度心者卽心此凡人所以同於聖賢也

留良好闢本心之論。此言無乃陽儒陰釋。摭引聖賢之言。而反爲之地乎。心一而已。說到長短輕重。便已是指在物之理而言。但權度却在吾心。所以朱子謂心之應物。其長短輕重難齊。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體用賅主。旨是曉然。所謂本然之權度。卽指理之具於心者也。不指出理字。漫云以心度心。則所謂權度者。亦無寸之尺。無星之秤而已。先儒辨之詳矣。

呂留良云孟子時民困已極故其告君論政只重在制產足民而教學明倫雖定說到亦只槩大略全書皆然 又云孟子一生經濟實用盡在農政分田制祿爲仁政根本

帝王經世之道。教養並重。萬不得已而去食去兵。信必不可去。是教又重於養也。孟子每言分用制產。必及庠序學校。卽爲梁王報怨雪恥計。省刑薄斂。深耕易耨而外。猶必繼以孝弟忠信之修。今云孟子一生經濟實用。盡在農政。謬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章

呂留良云陳大士謂巡狩實爲報禮而以自狩爲文日非下交也巡狩也如是則天子尊實爲廉察而以出狩爲名曰非廉察也巡狩也如是則諸侯皆安矣日此直是胡說報禮之云雖鄙俚猶有些小道理若廉察諸侯之變則竟以盜賊心事看帝王矣其可艾千子云帝王大典大制都被秀才說壞可歎也此言大有關係學者戒之

王制五年一巡狩。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諸侯不敬不孝者。削以地。絀以爵。有功德者。加地進律。非廉察而何。但孟子明言巡所守。而陳際泰云。實爲廉察而以狩爲名。是則其立言之不善也。留良欲肆譏

議索性增一變字以甚所言之譏集中毀詆先儒之說
如此類甚多。
呂留良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因論
遊觀及此見王者一舉動亦無不勤恤民隱如是非
謂仁政主乎此亦非板定常年條例也若仁政則自
有經制富教大法深宮大廷至治固不止春秋區區
矣 又云省耕斂是恐其失時補助不
足不給又是耕斂中一節有兩層義
先王之世。亦既家給人足矣而先王惟恐有不足不給
也而省之省耕省斂有時而不足之補不給之助。則無
刻不廑乎君心此所謂視民如傷也留良乃謂因論遊
觀而及此。非板定常例。仁政不主乎此。如此說是先王
因觀而有事非以事爲觀也輕重倒置。失孟子之意矣。
況周官鄉師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艱阨以王命
施惠正以仁政莫大於此王若有事不能春秋時省。則
鄉師代王巡行以王命施惠。正所謂板定常例也。留良
論古不考驗經傳而多以臆斷學者可爲所蔽乎。兩而
字是急注語非轉換語。今以省耕斂爲恐失時補助爲
省中一事。不大謬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章
呂留良云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者二字是責難
語非泛大語王者不獨指天子諸侯能行王政者便
是看下文引文王治岐爲證其旨自明 又云因明
堂開陳王政宜引武王周公制作之盛與成康治化
之隆忽然提箇文王治岐爲榜樣正是孟
子善導齊王處下面公劉古公都是此法
孔孟言仁政多稱文王蓋遠舉虞夏不若近述本朝之
爲有徵也周之王業始於文王故每稱文而不稱武不
獨此章爲然也。許東陽云文王未嘗稱王而所行却是
王政留良剽竊此意又泥其文而失其指乃謂王者不
獨指天子。諸侯能行王政便是故獨引文王治岐爲証
不言武周成康下面言公劉太王亦是此法。謬哉。
呂留良云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須知文王不
是單憫惜此四者而獨加厚也爲此四者尤窮不及
待仁政之行仁政制度周詳一
時亦未能遽及四者故曰必先
發政施仁只泛言加恩於民不必粘定上文五者老老
幼幼乃王政之大端而四窮又老幼中之無告者故尤
加憐恤蒙引云此先字如後利先義之先非以時之先
後爲言也留良乃云此四者不及待仁政之行仁政制
度周詳一時未能遽及如其言則是仁政之施如九一
之賦以及去關市之征弛澤梁之禁始初止及於四窮
其他則遲之異日如戴盈之所謂今茲未能以待來年
也有如是之王政乎。

孟子謂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章

呂留良云有謂國人實共禍福不肯以虛譽借口若如此說則竟問國人可矣何用多問左右諸大夫又云凡選賢才衡文字皆以明爲主明卽公也未聞以公爲明者也　又云章末結到國人殺之則可知左右皆曰賢一段亦惟國人用之也語意專重在國人但國人之稱賢雖無黨同作好之疑而其人之得衆或有違道干譽之實故又須察而後用之非疑國人而爲是也兩個然後字俱從國人皆曰賢句生出以見其愼之至耳 [illegible]

之至耳左右諸大夫國人之言皆合矣猶必自察故曰如不得已

留良云用人以明爲主明卽是公此似是而實非也蓋明生於公未有不公而能明者也此節言進賢之愼內不徇己外不徇人展轉諮詢而後察之愼也卽公也至察而後見則公至而明生矣若云明卽是公彼察察爲明者亦將謂之公乎且不公又何從得明乎留良又云章末結到國人殺之則可知左右皆曰賢亦惟國人用之也語意專重在國人上夫所取乎國人者正以其共禍福而不以虛譽借其論較左右諸大夫爲公也旣以國人之論爲重則是用人以公爲主明矣如何說只貴明明卽是公乎至云兩個然後字俱從國人皆曰賢句生出以見其愼之至此亦不然左右諸大夫之所賢不

必非國人之所不可國人之所賢不必非左右諸大夫之所不可若必國人皆曰賢而後察則國人皆不可又何用察耶又謂左右諸大夫國人之言皆合矣猶必自察此又與重在國人之說相刺謬矣且必三者之論合而後察則有一不可卽不察矣何以三者俱不可而猶必察耶賢不可總在一人身上說不可而去卽識其不才而舍之也未可勿聽不但左右諸大夫之言卽國人之論亦然然後二字通承上文謂徧訪左右諸大夫國人矣然後從而察之也察之而國人之言是則從國人左右諸大夫之言是則從左右諸大夫國人之言皆非則違衆而從所察之實蓋三者之論雖合而猶察非必三者皆合而後察也至下節云國人殺之則所用所舍之皆由國人可知矣莫公於國人之好惡所以必詢之左右諸大夫猶必自察之者特恐所見之非實如註所云同俗特立之士國人或誤以爲賢不可故參以左右諸大夫之言而自察之以求其好惡之實蓋國人之好者賢也所惡者不肖也見賢而用之者好民之所好也見不可而去之者惡民之所惡也若徇國

人之論而不求其實，則所舉錯或反非國人之所好惡，是徇國人而實拂其公好公惡之性矣。國君進賢以治民，所以慎之又慎者，凡以爲國人也，故曰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此章集註甚明，留良全不體會，信口謄說，無非謬妄。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章

呂留良云文公初謀事齊楚，孟子即以效死勿去告之，旣是正策，到此又商不得免之局，是文公以與民死守之說爲不然，故孟子告以太王之事，而後仍以死守爲策，謂舍此別無對法，然遷之說勢不可行，則但有效死爲主耳。看上章已引太王而未妥，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其義已見，故遷避之說乃別策餘理，不當以世守節說在後，遂反作遷避之變計也。詁又云可遷則遷，可守則守，必有一番經濟實學在此，正是齊王反手絕大本領，可笑鄙儒每讀是章，必謂列國碁布，遷必不能，若謂孟子妄設是一策耳。夫邑戈之間猶有棄地，一成一旅尚可以爲，只坐鄙儒眼孔小耳。

旣云遷之說勢不可行，又云鄙儒必謂遷必不可，不自相矛盾乎。孟子爲滕君陳二策而請擇，意重在世守上，章句之論備矣。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呂留良云不得於言，不如言也，言在外而知言却在心，勿求於心，謂不復求知耳。今人看不可之意，却與孟子不合。孟子意正欲求明其言之理於心，今人說求心，止是明心見性之意，與言更不相涉，不如離言而求心，正是告子宗旨，與孟子背馳處，如何反倒入他拳窠去。此不但不知孟子，并不知告子之言也。看告子勿求下兩箇於字，原緊貼上句言，勿求心之助於氣，勿求言之理於心，故曰於，非謂不得於心勿求氣，不得於言勿求心也，學者須明辨之。

經書中言正心、存心、養心、求放心，未有泛言求心者。言求心，則是有所求而求之於心也，卽曰勿求於心，亦必有所勿求者在也。況此章引告子兩言勿求，分明緊貼上文，求者，求所不得之言與心也；於何求之？求之於心，求之於氣也。言與心之不得，所求之物也；心與氣，所求之地也。若舍所求之物，又何所求於所求之地乎？留良

乃云看勿求下兩個於字，可見告子非不得於言勿求心，不得於心勿求氣，但不求言於心，求心於氣耳。不知此處兩於字，絕不足爲証據。假令上文無所蒙，劈空說個勿求，下無於字，則所勿求者無著。今旣云不得於言，不得於心矣，其爲不求言於心，不求心於氣，顯然可見，豈必在兩個於字上著意乎？留良解經每於沒要緊虛字強生意見，亦穿鑿無謂之甚矣。

呂留良云夫志以下六句，每上一句是承上不可，是賓；每下一句是駁上可字，是主。

蒙引云夫志氣之帥也，至無暴其氣，全是破他不得於

心勿求於氣之說其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一六句已斷以爲不可了故不復論今云每上句是承上不可下句是駁上可字謬也或謂註於持其志上添出敬字敬是徹始徹終工夫知言養氣皆當以持敬爲本曰道理固是如此但本文只將志字與氣字較論未便夾入知言一節且留艮以上一句單承上不可則是持志只爲知言地而與養氣無涉矣孟子何用將志氣二字斤斤較量耶按留艮之意似謂持志即是求言於心志定而氣隨之則言可得矣如此則是知言亦氣上事孟子自言所

上孟 圭

長又何必分知言養氣爲二耶即謂知言只是知理言字與集義義字相通亦知自知而集自集知義而後集義集義而後氣得所養而配義今欲混而一之何貿貿也看註中凡曰可者云云則此六句及下節俱駁上文可字意無疑矣留艮自知分承與註意弗合故以上句爲賓下句爲主不知三段各兩句平列而意有重輕者上三句言志以帥氣故志爲至而不可不持是不得於心固當求之於心也下三句言氣以充體即次於志而不可暴是求之於心猶當求之於氣也語氣重在下截

上截即上文可字之意豈得以分承可不可爲賓主之別乎程子曰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蓋不知義在內也志帥氣也留艮迷誤之根蓋在於此不知程子此言亦是泛言其理志帥氣也句乃申明義內之故惟志能帥氣可知義由中出非在外也留艮剽竊先儒之論多失其本旨粗疎甚矣

呂留艮云知言則知之明養氣則行之勇知明處當心自然不動聖賢工夫總不外知行知先行後序必如此若謂知行合一不分先後則孟子此二句難免支離且艮知二字發自孟子而孟子自言其知却貼言字言者人言也即讀書窮理之說也孟子既知有艮知乃反舍其內而求之於外何耶及言養氣則又

上孟 末

云集義集者事事積集之謂若統乎艮知則艮知即義又何用集若以艮知集義則義又在外耶

知行兩事而一理可分亦可合經書中有知行並言者如致知誠意明善誠身之類是也有知行只舉其一者如云知德者鮮矣則言知而不及行蓋舉知而行在其中如云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則言行而不及知蓋舉行而知在其中也觀此則知行二者可分可合都無妨礙明矣且聖教之最精者無如一貫之旨然而曾子一章則主行而言子貢一章則主知而言若必以知行合一爲嫌而謂二者必當分說則是曾子一章少知一邊子

貢一章。少衍一邊。皆爲偏而不全之論矣。向見留良講一貫兩章。只將知行二字處處纏繞。不知何意。今乃知其先有知行之不可合在意中耳。横此意見。以觀聖賢之書。何異反鑑索照。無怪乎其喧客奪主。而茫無所見也。留良又謂若集義統乎良知。則良知即義。又何用集。夫所謂良知即義者。即陽明以良知爲天理之說也。孩提之愛。仁也。稍長之敬。義也。仁義。天理也。良知者。不慮而知此仁義也。不以仁義爲天理。而以知仁義爲天理。其說已不可通矣。況其所謂良知者。以心之昭昭靈靈

者言。即佛氏知覺爲性之旨也。陽明此說之謬。先儒辨之晰矣。至集義統乎良知。此即張子心統性情之說也。性即理也。具此理者心也。心具衆理而應萬事。朱子所謂良知即明德是也。惟拘於氣而蔽於物。故知待致而義待集。孟子之知言即格致。集義養氣即誠正修也。若如留良之說。義不統於良知。則心自心而理自理。又何内外之足辨。而邪正之可分哉。又謂若以良知集義。則義爲在外。試問當集義時。所謂義者爲從内出乎。爲從外入乎。若從外入。則是義外之說也。若從内出。則是所

集之義。乃吾心虚靈不昧之本體。所該載而敷施也。豈得謂集義不統於良知耶。留良闢餘姚之學。乃并孟子所言良知二字。痛惡極詆。必欲去之而後快。豈非惑歟。或曰。孟子良知良能。以赤子之孝悌言也。若以爲心體之靈明則謬矣。曰良知一而已。赤子之愛敬親長。良知也。推而極之。大人之通達萬變。亦良知也。程伯子所謂良知良能。原不喪失是也。若必以借用古人字義爲嫌。則如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亦借用此良能字。惟其理之是而已。曾何礙乎。此又非得失之所係也。

呂留良云到不得而後求已是補救末著況勿求乎知言養氣是不得前一步工夫與告子之所謂求本自不同告子只强制於臨時孟子惟培養於平日此自然不至於不得而心之所由不動也

孟子言知言養氣。是明自己得力。亦兼爲下學說法。若自孟子言之。則培養於平日。不至有不得於言不得於心之時。固也。若自下學言之。則不得於言不得於心之時。十常有七八。若能緣此而求其理於心。求其助於氣。便是窮理持心之要道。烏可詆爲補救之末著。舍之而不事哉。要之此段。孟子言告子之失。正在勿求於心勿求於氣上。孟子示人。亦全在求之於心兼求之於氣上。

學者之知言養氣，工夫固在平日。然當不得時，尤有工夫在。若以有所不得爲告子病，而以求心求氣爲補救未著。添此一段搜索，却多出一段葛藤，而正旨反晦矣。

呂留良云：至大至剛亦是虛空擬議，卽塞乎天地亦是虛空氣象，須工夫到得此地，纔得此箇消息，卽未能身造其境也，須相去一二級，見得聖人體段，便知此語不虛，不然便活畫出一箇渾然模樣，畢竟影響難信，故孟子曰難言也。此節止說本來體段，何須說到直養工夫，豈不直養，人原無此氣乎？非也，人人有此氣，因不能善養，則日就銷縮，自不得見，故信不及，必借直養無害者身上纔信得此事真實，此孟子善言難言之法。 又云：氣之本來與究竟，一天地耳，而所塞處却在天地之間，若離却之間泛說氣塞天地，直是寬皮大話。

未能養氣之人，說與至大至剛，固信不及，卽借直養無害者身上言之，亦如何信得及？其不能窺測一也。須知直養無害二句，申說至大至剛之義，謂此浩然之氣乃天地間之正氣，人得天地間之正氣以生，但順以養之，則天地之塞，卽吾氣之剛大也。留良之誤，由錯會大全程子之論及註中所引謝氏語爲正解也。程子曰：浩然之氣難識，須要認得。當行無不慊於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謝氏曰：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二說乃指示學者親切體認工夫，非此節直養無害之正解。至云所塞處却在天地之間，不得離却之間泛說，此尤穿鑿不經之論。

呂留良云：配字在空中紐捏，則氣配義道與義道配氣有何說不去處，須實體貼到日用事業上，方見是氣配義道，倒亂不得，如今人也曉得是義道而不能行，或得半而中間消沮，或雖行而意象衰颯，皆不能養成此氣故也。按朱子於此節氣字指功用，而上節氣字指體段。

朱子謂氣之未充也，以道義而餒，及旣養成，此氣又足以配乎道義，所謂其所憑依，及其所涵爲池藏，問中言之甚詳。蓋理氣本不相離，道義之能生氣，氣之能配道義，皆是實體。貼到日用事業上，鑿鑿如此。此節甚爲氣

也。言養成之氣，以氣爲主，故言氣配道義。至下節是集義所生者，推原氣所由生，便以義爲主，故云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所行一有不合於義，則氣便餒，義之爲功於氣何如哉！說義說氣，或輕或重，是本文語次如此。留良並不分別本節與下節次序，而漫云倒亂，不知所謂。

呂留良云：義是吾心之裁制，道乃天下之公理，義之盡頭統體處便是道，義與氣最親切，舍却義氣亦無從配道，舍却義道亦不能生氣，故下文但言集義，與字最宜玩，人多貪發配字，抹却與字。

觀此段，可知留良之不識道與義爲何物矣。氣與道義，猶有形上下之分焉。若道與義，則一理而已。氣之配義，

卽是配道原無兩件。義之生氣卽是道之生氣。本非二
事。今留良乃云舍却義氣亦無從配道。則是氣本不能
配道必假義爲緣而後可以配道。又云舍却義則道亦
不能生氣。則是道本不能生氣必借義作徑而後可以
生氣也。有此理哉。此由留良錯看下文但言集義。因謂
義與氣近。道與氣遠。又因錯看本句與字。因謂道與義
爲二物。隨文生義。傳會穿鑿。而胸中實不能了然。豈非
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之尤甚者歟。

呂留良云。徐爲儀曰。有謂氣須合於義道者。無義道
則氣餒。若云無氣則義道餒。便說不去。然如此則下
節又爲贅。大全蒙引諸說已辨之。義道固不可云餒。
當是氣餒。蓋無是浩然之氣。則血氣易盡。所以不能
配道義而餒。然說約又有以爲非氣餒乃體餒者。說
正可參。要之皆非配義集義混一之說耳。按餒字卽
指道義餒。有甚說不去。此說肆於袁黄宗禪而叛
註。與義外之學。故云云耳。若集註之意。則以氣與道
義同爲吾身心所固有。但氣不浩然。則吾之義道亦
不能行。卽行亦不能盡。乃所謂餒也。故配字朱子以
李延平一滾出來解之。黄爲禪學。看得義道便是外
邊事。空空然在天地間。如何會餒。故云說不去耳。今
旣知氣配道義之爲是。又曲爲兩
騎之說。得非所知仍有未知者耶。

朱子曰。無是餒也。謂無浩然氣。卽如飢人之不飲食而餒
者也。又問人間無是餒也是指義是指氣。曰這是說氣。
按此則彼謂體餒者固非。而留良謂道義餒則尤謬也。

蓋形氣之屬。則有增減成壞。道義只是此理。安得有餒
不餒。卽如留良所謂氣不浩然。則吾之道義不能行。卽
行亦不能盡。卽此可知其以餒屬道義之謬矣。蓋行不
行皆氣爲之。非道義有所增減於其間也。或曰下節重
在義能生氣。故則餒矣之餒屬氣。此節重在氣能配義。
故無是餒也之餒屬道義。曰此留良謬誤之根也。不知
二餒字俱屬氣。但下節謂行有不合於義。故氣餒重在
義上。此節言平日無此養成之氣。故臨事而餒重在養
成之氣上。如此則不必換易餒字之解。而此節重氣下
節重義。犂然分明。何用體餒道義餒之紛紛哉。留良又
謂袁黄言道義不會餒。是看得道義爲外邊事。空空然

在天地間。故不會餒。此留良誤認會餒者爲自家主人
而判不會餒者爲外邊事。空空然在天地間。顚倒迷謬
之甚也。不知道義之散著於天地間者。卽其統會於一
心者也。任萬事萬物之紛紜。必以吾性吾命爲之主宰。
孟子言養氣以集義爲先。豈非以義稟於有生之初。而
其用伸於萬物之上。惟義原不會餒。是以集之而生浩
然之氣。氣之不餒。道義爲之也。若道義會餒。又安能生

浩然之氣乎。留良不知天地間公共道理，卽是自家性命骨髓，乃指道義不餒之說為禪學，豈非大謬。

> 呂留良云襲義卽是外義惟以為外故可襲耳外義者必襲義如異學既以讀書窮理為務外及其立說又必襲力行立大者主靜體天理知止致良知慎獨諸經傳之言以行之故未有不先外而後襲者也但其中有淺深高卑之不同其高且深者笑外而襲者之偽倚傍宗性以不襲為外然究竟不能不襲如大善知識屏一切皆幻妄而上堂受戒拈香喫菜時又極精於世法他極得者外到底離外不得蓋外邊義理原無一不是裏邊的昔外求者正非外義外義者必不外求姚江以事物上求至善為義外正坐此病

朱子曰。義襲是於一事之義勇而為之。以壯吾氣。然無生底道理。只是些客氣耳。不久則消矣。陸隴其曰。義襲

亦不是假託。只是平日不曾有實工夫。欲一旦強之使在道理上走。便不能。按此。可知義襲而取之五字。須作一氣讀。謂在義上襲取乎氣。非以氣襲義之謂也。留良云襲義卽是外義。又云。外義者必襲義。以義襲為襲義。則是襲而取之者。非氣也。乃義也。與上句文氣不相聯屬矣。且此節。是言浩然之氣所由生。非為辨義之非外而發。義襲而取者。雖是外義之見。然與告子之外義有異。彼亦知氣不離乎義。而非徒守乎氣。亦實欲行義。而非假託乎義。但不能積累於平日。而欲振興於一旦。是為暴其氣耳。若告子。則但守此冥然之心。一毫不照管而已。安有義襲之事乎。末云。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蓋因言行有不慊於心則餒。卽此可見義之非外。非以告子為義襲也。若於首三句。將告子之外義纏繞。則文義不得通矣。留良又以後儒主靜體天理致良知之學為襲義於外。此亦不然矣。所謂主靜體天理致良知。皆是存心立本裏邊工夫。妄加以襲義之愆。烏能得其心服哉。朱子答平父書曰。令人因孟子之言。卻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有

必待講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微者。故於學聚問辨之所得。皆指為外。而以為非義之所在。遂一切棄置而不為。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譏裸裎也。按此一條。深中主靜體天理致良知各家之病。亦可見留良槩以襲義斥之之顢頇無當也。至謂善知識家亦襲義。尤為可笑。若據彼家之說。止爭悟本與否耳。不悟其本。則雖閉目藏睛。打坐澄念。亦是癡狂外邊走。若悟其本。則拈香喫菜。運水搬柴。皆是一乘寂滅場地。又何內外之有哉。此固

可以不辨特以見留良之强不知以為知也又謂肯外求者即非外義亦不盡然肯外求者亦顧其當與不當耳若不識重輕泛然逐物於外正程子言格物所譏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此與外義而不求者過與不及胥失之矣留良每到言理處字裏行間疵病無數總由原無灼見耳

呂留良云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是推究出告子不求氣病根非辨義內外也

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二句看故曰二字分明承上文行有不慊於心而明義內非外之故蓋義在內是以能

集義則浩然之氣自然發生於中視義為外所以勿求於心此乃孟子告子緊相針對之第一著也若告子之不求氣是第二件失著故孟子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僅可而未盡也告子外義乃是不明天理全體俱非是以孟子表而出之以示學者入路若認作推原告子不求氣病根則本輕而末重非立言之體矣且此節言集義工夫以義字為主若言氣之不可不養處意在上文非此節之旨也留良謂推原不求氣文義亦非

呂留良云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四可以印天道之本然見權度之精智之事也四則字乃時中之大用見[illegible]之妙聖之事也此四句須一氣併讀乃得

智之事聖之事集中凡數十見惟此處講孔子聖之時為近是然以四可字為智四則字為聖則謬甚可仕可止可久可速者所值之時也時之所值有可有不可而至聖之心則無可無不可惟無不可故無不當其可四則字逐句分看見一定之義合四句看見不定之義仕則仕止則止久則久速則速不待商量計較絕無繫吝凝滯此孔子之所以智而聖非羣聖人所得而班也

呂留良云三節總答所以異於夷尹之問而引三子之言以證之都對古今聖人比較與凡民無與有若

要說得階級分明故將衆人與羣聖先單起一層耳出類二句總說古今聖人末句纔說孔子更盛如古今聖人出類二句人看來一樣無別於是造為一句指羣聖一句指孔子之說尤為杜撰不知雖一樣指羣聖而義原不同類指庸衆萃指大賢以下

註云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釋出類二句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釋末句界限剖晰分明人所共曉從來未聞有以拔萃指孔子者至出類二句原一樣無別出類承上文類也言拔萃是形容出類意謂在一國高出一國在天下高出天下耳留良乃云類指庸衆萃指大賢以下謬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章

呂留良云以德行仁是一滾出來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之政火然泉達原非兩層兩層看便著假矣又云說王說霸忽然插入孔子作北方甚是不倫此正是孟子文章妙處只要發明王不待大之理行仁之德至孔子而極力之不大亦至孔子而極百里七十里尚有力可待孔子則併無待矣以此看王者覺服之理更親切分明可信

朱子曰以力假仁仁與力是兩個以德行仁仁便是德德便是仁留良襲此說謂以德行仁是一滾出來原非兩層不知朱子曰仁即德德即仁者德以仁為用仁以德為體也以字行字內尚有善推層次在豈得謂一滾

出來末節引七十子之服孔子以証心服之誠與引詩言思服之衆同今云德之大力之不大至孔子而極故引為証本文語氣絕無此意

孟子曰尊賢使能章

呂留良云有謂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不征而商已沐休況并去其廛則仁商者至矣如是而商與農其惠均此先王平民之道曰先王畢竟貴農而惡逐末待之不得均平也均平則不均平矣故但市有廛而民居六區初無所徵也市商多則行廛若市商少則其地多空勢難用廛故但法而不廛此是兩樣活變為用之例非一併同行者故張子下兩個或字可見若竟與惡農均平看太過矣

王者視四民皆吾赤子也但農難而商易惡人趨易避難故逐末者多則抑之若謂貴農惡商勢必驅末而盡歸之農凡農人日用所必需之物必皆取之宮中而後可也所見又出許行下矣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呂留良云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以行是著力字看後擴而充之火然泉達是甚氣象豈是泛然便能行須著乾旋坤轉雷厲風行始得或曰此二句指先王說是安而行後擴充是勉而行此處不宜說得著力吾謂二句也不曾粘煞在先王身上只論現成道理如此耳原兼安勉在內用功有難易分量有盡未盡其為行則一也但此二句指現成說下擴充則就此中指引人下手究竟擴充只是行也對定擴充意以行兩字一滾出來方是擴充之現成盡頭處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承上文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而言以行二字即上斯有之意非著力字下文火然泉達是初學者方務擴充有此氣象若先王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放之天下而準便如日月之光大海之流非火然泉達之所可比矣留良又云非是泛然便能行須著乾旋坤轉雷厲風行始得以此証其著力之意豈知乾旋坤轉雷厲風行須看本領如何豈但著力之所能得若在聖人分上縱不著力安而行之亦是乾旋坤轉雷厲風行若在初學勉強

擴充得有火然泉達氣象已是佳境如何便能乾旋坤轉雷厲風行若必乾旋坤轉雷厲風行始算能擴充則是高其途難其事翻使初入門者無下手之處矣留良此處將聖人之事與初學合而為一理既不通下面節節自相矛盾其云二句不粘煞先王身上兼安勉在內用功有難易分量有盡不盡其為行則一也夫此二句正承上文有不忍人之心二句不粘先王身上文義如何通得去且若兼安勉在內則勉者之人如何便能斯有不忍人之政如此之易又用功之難易分量之盡不

盡俱在此二句內則下句又何以云治天下可運之掌上運天下於掌上豈用功難而分量不盡者之所能到耶此亦不待辨而知其不通矣留良自知說不去又云但此二句指現成說下擴充則就此中指引人下手據此則聖人之事在此節中學者之事在後文擴充中判然矣前說之謬不彰彰乎留良又欲回護前說復云究竟擴充只是行此特定擴充意以行兩字一滾出來方見擴充之現成盡頭處矣曰擴充則非現成矣曰現成則無待於擴充矣擴充之盡頭方能至於現成地位今

曰擴充之現成盡頭請問此語有一字相聯屬否夫一段之中而杈枒矛盾七花八裂以此解經惑人甚矣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章

呂留良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與人同自是舜與人同舍從樂取自是舜舍從樂取與人為善自是舜與人為善善之量固自大然非舜何以見其大存謂非舜能公之是即不增不減不垢不淨不生不滅諸佛眾生同在大圓覺智非聖賢所謂善與人同也

留良以人能弘道證舜之能公善非也所謂人能弘道者言道體無為必待人而後行也若此章所言善乃天下之公理非人己之所得而私舜惟止知有善而不存

一毫人我之見所以舍無係吝取無勉強因其本同而同之此舜之所以大也孟子言聖賢好善之誠以舜為極至正以示人善為天下之公不可挾有我之私自小其善之意若如留良所言是謂善之在天下者藉舜之公而後成其大與孟子贊舜公善之旨相懸隔矣至不增不減吾儒亦有此語但所指者異耳孟子言性善而程子發明之曰性即理也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又云不為堯存不為桀亡非即不增不減之意乎時解所謂非舜能公之亦即善本公理之意留良乃比之佛

氏之大圓覺智謬矣。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章

呂留良云須識得隘不恭之外自有夷惠在夷隘惠不恭外更自有不隘之夷不不恭之惠在自不消爲夷惠斡旋而當時學術後世流弊自能不爽銖黍矣

夷自是有隘處惠自是有不恭處隘自是清之過不恭自是和之過朱子或問語類言之悉矣留良乃云隘不恭之外自有夷惠在是謂隘無害其爲清不恭無害其爲和也又云夷隘惠不恭外自有不隘之夷不不恭之惠在是又謂不念舊惡隘而不隘三公不易不恭而恭也若然君子又何憚而不由哉非此章之本旨矣。

孟子將朝王章

呂留良云敬王不是說王就是堯舜定做到堯舜看王便當堯舜如此說却是褒奬尊頌乃後世之敬非孟子所謂敬也自已實見得君非仁義不可仁義非堯舜不至不敢不以此陳告陳者陳其道非以堯舜相奉也此方是責難陳善之敬

非堯舜之道不陳者正欲堯舜其君也若謂自已實見得君非仁義不可故不敢不以此陳告不是說君定做到堯舜如此則與齊人是何足與言之云何以異哉留良每言仁義道德輒多支離可知聖賢義蘊非妄人所

得勦說也。

孟子謂蚔鼃曰章

呂留良云有謂孟子有排難解紛之意故不受祿爲其盡地爲限不敢代庖也激蚔鼃一事正是孟子爲齊自爲處曰孟子當日之留齊爲行道也齊無學焉後臣之實則不足與有爲故不受祿而王猶足用爲善故冀望不忍卽去此孟子之仁義交至也蚔鼃一事但就鼃言鼃齊人一論則又就孟子言孟子各有所當無非至道其發蚔鼃也初不爲齊何况自爲言外推論謂其卽此有益於齊而無傷於自爲則得若謂孟子以此爲齊自爲則纔是權術作用非聖賢心事作爲也

有官守者必得其職有言責者必得其言凡以爲君也不得而去自爲亦無非爲君也孟子何愛於蚔鼃而諷之諫意當日齊王必有可諫之舉冀幸鼃之言之而齊王聽之使王能聽鼃言不必言自已出也况孟子爲王之意也而留良乃云就鼃言鼃非以爲齊果爾則是自古直言敢諫之士皆所以自爲而非爲君也聖賢教人正直忠厚以事君皆爲臣子計非爲君國謀也卽此可見留良居心之悖矣。

燕人畔章

呂留良云周公之過何等光明洞達豈待後人爲之解說蓋此時是宜有過不宜無過　又云古人之過皆從理義上起不從心意上起理義有何過此有二種一爲眞過一爲似過眞過者知有未至看理義猶

相以爲是矣而未止於至善也喻過者於理義極精而於尋常之迹違非庸人所易曉又不可以告人此古人處無可如何只有引爲已過其實盛德至善即聖人所謂權也只此二種總於理義得過故聖賢無時不憂危惕厲而愈見其過多惟釋氏本心自信其心無他即以爲無過故其行猖狂亦不自掩飾但以其不掩飾處自認爲率性爲眞心白沙名之曰天理陽明名之曰良知不知於理義不合處皆成大過蓋即此一點信心無忌憚之意本體渾純是過從道上面發揮出來安有無過之理哉

行而不宜之謂過過而宜則非過矣使管叔監殷不可謂非周公之過然不忍逆料其兄之惡則天理人情之常也孟子謂周公之得過固宜非謂此過爲聖人所宜有而不可不有也集註其過有所不免說得最有斟酌

蓋管叔之惡未著不惟周公不知在廷亦無有料及者假若使之時有發其惡而昌言不可使者周公雖不信亦必不使如此則周公得免於過幸也知無過之出於幸則知有過之不幸矣留良乃謂只宜有過不宜無過然則封象而使不得有爲舜之處象乃不宜與況周公之過在使管叔不在誅管叔今謂處無可如何只有引爲已過其實盛德至善即聖人之行權此等語孰問途人而知其不通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章

呂留良云義重名世不重王者名世或先王者而生或與王者同時而聞道先王者故曰其間蓋王者之所從學焉而後臣者也非王者興而名世爲之應也孔孟雖不遇王者而無損其爲名世之實故孟子謂天未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者後來漢高祖謁祠孔子尊其道亦從學之義後世王佐不聞道故帝王之道亦微可見名世非必遇王者而後爲名世若必遇王者而後信則孟子之言荒矣

必有名世是以名世卜王者非以王者卜名世蓋天生名世以佐王者自皋夔以迄望散莫不如是孔顏之不遇其偶然耳當數過時可之曰無名世其人則已亦既有之天豈虛生是人哉此孟子所以殷殷屬望於王者之興也留良乃云義重名世不重王者試問名世之稱

非以其功業顯於當時聲譽垂於後世乎不有堯舜安得有皋夔不有湯文安得有伊萊望散乎又云漢高祠孔子亦是師其道非必遇王者而後爲名世若然則唐虞有皋夔即萬世之名世也五百年王者興其間又何必有名世乎孟子以王者之興可必名世之具在我自信將來之必遇故曰舍我其誰蓋聖賢皇皇憂世之心到底不忍作絕望之詞若云我自不愧名世之實雖不遇何傷此彼一時講道論德之說非此一時悲天憫人之心也

滕文公爲世子章

呂留良云性善反面只對性惡一宗不爲及三品之論所見方卓蓋凡爲異端只要揆翻孟子故性惡之說是其正宗善惡混無善惡則其說之變世而不足以難孟故又遁此二宗則其差功矣善惡混者故降善與惡同等援善入惡所謂將水撓人也無善惡者敖搭惡與善同滅所謂子及汝偕亡也總是撩撥道善字必欲打掉了乃得看告子先本生混沌之說後遁而爲湍水又遁爲生之謂性其話頭有轉換宗旨只一面已後來謂無善無惡心之體便是這狐精發狡別無他法

公都子廣引言性之說或曰有善有不善或曰無善無不善或曰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而荀卿獨膽大心粗直敢言性惡其得罪聖門大矣然謂諸言性家皆祖述

荀卿欲以証成性惡之說則留良深刻過當之論也蓋所謂無善惡與善惡混者皆由不知理之麗於氣與習之日以遠故爲此游移無定之論耳若孟子道性善直從本原處說只有一是不可更容他說是以初辨杞柳又辨湍水又辨生之謂性正謂性善之說不可有二經中明文昭然留良乃謂單對性惡一宗豈非妄談

呂留良云有謂人與人一也曰道一非人一也人如何一得堯與舜便不同矣

道即性也具此性者人也性一則人無二矣故曰堯舜與人同耳本節引成覸顏淵公明儀之言皆謂聖人非異人無不可學而至也況聖人之與聖人又何不同之有而留良乃云人如何可一堯與舜便不同豈非亂道

滕文公問爲國章

呂留良云三代授田多寡之數不同耕斂賦稅之法亦異但是取於民者其實同是十一實字對數與法言不與名字對要之三代法數之異本是理勢不得不變非謂更姓開國必改易名號以新耳目也云多寡諸解朱子亦取陳徐二說爲近或云易姓改步異名同實田數無增只尺放長短以新其法耳是將殷周聖王都說做朝三暮四欺詐之狙公矣尤是後世心術不正之論最害道陳氏曰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商而浸廣周而大備徐氏曰古者民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隨時而加焉

三代授田多寡不同之故實屬可疑若云夏時洪水初

平田尚未可盡耕而限於五十畝則閱數百年而至殷又何爲而不百畝此陳氏之說未可盡信也先王爲民制產患不足不患有餘若以民用儉約之故而任民有遺力地有遺利先王愛民之意殆不如是此徐氏之說亦不足爲據也頒爵祿章云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下食五人夏田得周之半是上農所食者五人不足下農所食者二人有餘耳八口之家嗷嗷者不少矣至溝塗川畛非旦夕可竟之功當開國草創之時勞民傷財變更城法使農人不得守其先疇朱子亦嘗疑之矣然

則所謂尺步長短與名同實之說，是或一道歟。禮曰：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此其與民變革者也。律度衡量，各有一朝之制。授田以尺度之長短，爲積畝之多寡，豈得謂故易名號，爲狙詐之術乎。田制既不可考，後儒各隨所見爲說，留良必謂彼爲是，而此爲非，亦膠固之論也。

呂留良云：或云徹勝於助，孟子勸滕行徹，非勸滕行助。助下文自是明白，曰謂徹法兼貢助，可謂徹勝於助，未可謂勸滕行徹，可謂非勸行助，未可看明堂章尊賢使能章，孟子平生實以助法爲至善，未嘗善徹也。請野九一節是兼貢助，是勸行徹，亦爲國中難行助處，只得變通如徹耳，然國中行貢之地，原自不多，究竟以助爲主，故究徒無出鄉二節單言周之助法，作總結也。又云：此是周徹法，却不純是周徹法，故孟子下箇請字，周徹亦井田九一，但公田斂法不同，故下箇而助字，徹兼貢法，貢只是什一，後來加重爲自賦，故下箇什一字，助法善，必當復，貢之名可不必復，故下箇自賦字，就滕壤而言，故下箇野與國中字。又云：孟子主意只要行助，雖周亦助，正謂雖徹亦助，國中用貢，周法亦是作聦之窮耳。

孟子爲滕策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註云：周所謂徹法如此。留良乃云此是徹法，却不純是徹法，故特下箇請字，不顯與註悖乎。請字乃立言開端語，豈爲變通徹法而言乎。又云徹亦九一，而斂法不同，故下箇而助字。貢只是什一，後來加重爲自賦，故下箇什一字。貢之名可不復，故下箇自賦字。不知而助二字乃點明九一之義，尤井制也。二者中爲公田也，中公外私，非助而何。以下獻上之謂貢，自賦卽貢也，謂後世取民加重而定爲什一，是已謂助法當復，貢之名不必復，故稱自賦，顛倒名實，是則狙公之見也。至云國中難行助，故兼勸行徹，是又以貢爲徹矣。不通抑又甚焉。

呂留良云：近人有謂改徹卽叛商以明公劉文王之不然，却是後來私心議論，拘於後世文法偏小見識。當時聖人只以民事爲重，那有許多虛文忌諱，若云當商時不應更制，豈止徹田，如太王之立司空司徒，設臯門應門冢土，公劉之制三單，京師，文王之出師類禡，何非帝制自爲，將盡責以僭竊耶，抑又有別說耶，而經不足憑耶，故後世見識議論不可以妄例三代聖人也。

大雅篤公劉之詩云：徹田爲糧。此所謂徹，非卽周時百畝而徹之制。先儒謂後人以徹爲名，實本於此，亦未必然。或以徹田爲叛商，固非。留良謂聖人不拘虛文忌諱而改制，亦謬也。至以太王之有司空司徒，爲帝制自爲，尤可駭異。朱子曰：漢人未見孔壁古文尚書周官，但見伏生口授牧誓司徒司馬司空，遂誤以是爲三公，而置之。古者諸侯之國，止得置司徒司馬司空三卿，周是時方爲諸侯，乃侯國制度，自是以後，先儒據此以考經傳，

無不合者。留良豈俱未寓目耶。又太王之設臯門應門，冢土，皆是遷國時新立之名，非商家天子之制，有臯門應門之名號也。及周有天下，仍太王時之舊名，乃以臯門應門爲天子之門名耳。留良何考之不詳也。三單者，三丁一人爲兵。而復更迭用之，此乃兵制之常。京師者，詩云京師之野，言其野之廣大。公劉就此建都，後世因以爲王居之號，猶漢都長安，後雖京城不在陝右，亦名長安之說耳。以此爲公劉之僭，何啻說夢。留良學術粗疏，於世代先後，制度沿革，毫不講究，似此談古，豈非怪論乎。

上孟　三十九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章

呂留良云：憂民如此，緊與堯獨憂之句應，使禹稷契皆堯使之矣。此處復舉放勳之詞，正見大人勞心堯爲事也。又云：堯舜之憂不同，不爲所得之人有多寡大小，蓋君相之職分不同，則其所憂之大小又有差。看上文堯獨憂之，及舉舜，舜使等句自明。又云：人不止是舜禹臯陶，自舜禹臯陶推去，所得之人皆堯所得之人也，故曰堯獨憂之。然堯只要得禹臯陶，此之謂大人之事。有分殊，有理一，讀西銘，使見簡仁字完全。

當洪水未平之時，堯未得舜，故獨憂之。舜舉而堯之憂即舜之憂矣。舜使益禹稷契，而堯舜之憂，又即益禹稷契之憂矣。留良乃謂君相之職分不同，所憂之大小有差。如此則是舜不能以堯之憂爲憂也，堯何爲以不得舜爲己憂乎。不但舜也，即益禹稷契所憂，亦不止於所事。若謂山澤焚而益之憂釋，水土平而禹稷之憂釋，是循分塞責之庸臣也，豈聖人之存心乎。第八節曰聖人有憂之，又曰聖人之憂民如此。此聖人，堯舜禹益稷契俱在其中。留良謂憂民句緊與獨憂對，使禹稷者舜，而命契臯放勳，可見堯爲重。此最穿鑿不通之論也。許行闢孟子分田制祿之論，託爲並耕之說以亂之。孟子力

上孟　四十

闢其妄，只在有大人之事二句。自君相以及百職庶司，皆大人也，皆治人而食於人者也。今云堯得舜舜得禹臯陶，此謂大人之事，將以百職庶司爲小人乎。將使與民並耕而食乎。謬矣。至分殊理一之說，尤爲亂道，不足辨也。

呂留良云：古今來人主爲天下之心，有公有私；爲天下得人之事，有義有利；爲天下所得之人，有大有小。若一槩不論，只爲天下得人便是仁，則漢唐以後求賢察吏之君，皆可與堯舜比烈矣。

天下字，對上人字言。惠與忠之所及有限，爲天下者，欲天下無人不遂其生，無人不復其性，此便是仁。但不得

其人則教化無由廣恩惠無由周耳。豈有爲天下而其心其事尚有私而不公利而非義者乎。利與私尚得謂之爲天下乎。所得之人雖有大小。然皆能心君相之心以爲天下。是卽人主所勤求而惟恐不得者也。若必如堯舜之得禹臯稷契三代猶難之。何論漢唐。按之孟子本旨。初無此許多轉折。留良務爲深刻。皆附贅懸疣之語耳。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章

呂留良云治亂是說主持斡旋事不是氣化上事雖主持斡旋也是氣化然聖賢不得已心事正便是天地不得已心事原不是兩件若泛說氣化則一治一亂自是常理不幾聖賢多事乎此二氏之看治亂皆以爲橫出豎出而不知其終不出治亂中正是不關治亂之一物耳故治亂雖平列聖賢心事只有一治都在一亂中生出方見聖賢不得已用處

又云堯時一亂與後來人事感召之亂不同

治亂循環氣化人事兩不相離大全蒙存之說備矣留良云治亂雖平列聖賢心事只有一治所謂只有一治者。豈非以主持由人而氣化未嘗有權耶不知聖賢之所以皇皇而不忍釋者正以盈虛消息乃天道之常惟恐天之所禍人莫得而勝也至云二氏乃不關治亂之物此自二氏言之乎。自治亂言之乎。如自二氏言之彼

固自以爲置身治亂之外矣留良乃反其說曰橫出豎出終不出治亂之中。何以又謂之不關治亂乎。如自治亂言之二氏之亂豈在楊墨之下乎。而謂之無關治亂乎。留良以闢二氏爲名而於二氏之所以爲二氏。究未嘗有定見也。

呂留良云無毀譽之直道卽三代之行權亂賊之取義卽天子之事充類至義之盡理自如此非謂假天子之權以行其義也豎儒驚倒天子二字便道聖人正天下之僭竊豈身爲僭竊之事直是癡人夢中說夢也　又云天子之宗原從作之君師說來指有此位之道而言非凡有其位者之天子也凡有位之天子不能有其事者多矣權未嘗不在無其道也春秋天子之事爲其道在焉未嘗侵其權也充類至義之盡耳猶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豎儒不明大義見天子二字便震於權位反謂孔子欲正人僭竊豈有身爲僭竊以正人之理其迂戾不通如是豈足與論春秋聖人之義哉

春秋明天道修人紀撥亂反正辨名定分天子之事也天子之事惟天子能行之。惟聖人能言之。孔子作春秋言天子之事非行天子之事也。註云無位而託南面之權謂非孔子者爲此說耳講章有謂卽伊周之放攝非也。有謂還大權於天子者亦非也。留良乃云充類至義之盡。理自如此。殊不可解。既云懼亂賊之取義卽天子之事。又何待充類至義之盡而後見其理如此。若必待

充類至義之盡乃爲天子之事則是孔子之作春秋尚
未爲義之盡尚未可言天子之事乎明與本文背矣
呂留良云聖人作春秋爲天地古今衛道討而其事實與位違聖人誠有不得已焉者非謂能諒此不得已者爲知我不諒此不得已者爲罪我也知我者亦罪我罪我者亦知我非謂分應此兩種人也只春秋天子之事也一句內知罪兩種道理並到知我罪我合下道理如此聖人只在春秋上講不管天下後世有此兩種人議論也若爲天下後世人知罪我想則似知我是而罪我非豈知我而病罪我矣不道聖人知罪二字只作一例看乃見天理人情之極至
知我罪我二句聖人只以明其不得已之意耳孟子引
此申明上文天子之事言天下一治與險阻既遠及天

下大悅二段一例東萊呂氏云邪說暴行天下所同見
聞而孔子獨懼何也手足瘋痺雖加笞箠頑然而不知
痛無疾之人一毫傷其膚固已顰蹙慘怛中心達於面
人皆瘋痺而孔子獨無疾是以懼也春秋成而亂賊懼
猶倉佗和緩療以鍼石血氣流注復知痛癢也由此言
之則是知孔子者恍然於孔子之所以懼而懼也罪孔
子者罪之之心即懼之心也盡天下之人無不懼則人心
正而邪慝不作此春秋之成所以爲古今一大治也留
良乃云只春秋天子之事一句知罪兩種道理都到又
云知我亦罪我罪我亦知我合下道理如此是以孔子
之作春秋誠有罪雖諒孔子者不能爲之諱也知我罪
我註中明分兩種人知者聖人之徒也以爲罪孔子可
乎罪者亂賊之徒也以爲知孔子可乎總由錯看章句
託南面之權句因而妄生議論不知春秋所以爲天子
之事只是是非非知天子之命德討罪而已孔子非史
官而操筆削故曰罪我者惟春秋若以褒貶爲僭踰語
孟中發奸摘伏顯微表幽之論不少將皆謂之僭踰乎
呂留良云有謂趙盾未嘗弒君以不討賊之故春秋斷而誅之曰趙盾弒其君許世子未嘗弒父以不嘗

藥之故春秋斷而誅之曰許世子弒其父故楊墨雖無無君無父之心而卒莫逃乎無君無父之罪曰引例不當趙盾許止迹當罪而情可原楊墨則說似善而心必誅正相反也趙許之罪正以人理責之豈可例禽獸之說哉
以許止爲可原猶爲近似若夫趙盾之心路人知之矣
以爲迹當罪而情可原豈非亂道困勉錄云無父無君
尚未至於弒父與君至率禽獸食人而人相食則弒父
與君亦有之矣從來暴行之作皆起於邪說彼以盾止
非弒君者邪說也孔子正盾止之罪誅既往之暴行杜
萬世之邪說也以此坊民猶有無父無君如楊墨者孟

子以世道自任能無懼乎。

下孟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章

呂留良云人謂任心者逸講求法度者勞不知其說正與聖賢之說相反人心雖至明亦止一人之明若法度則自從前許多聖人積趲下來以一人較多人之智以未經歷人較過來人之智其勞逸可不辨而明也良知家欲奮其私智而廢從古聖人之道謂周公制作堯舜何不先盡為而待周公必遇其時方有其事故但須心明不須講求不知周公若不會講求堯舜之道雖遇其時心仍不明如何制作故夫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周公之逸於制作者正以其能監前古也黃老清淨與良知家惡講求俱是棄逸而取勞其所為皆苟簡滅裂而釀亂無窮安能治天下哉

所謂行先王之道者非拘守之謂也有因有革有損有益然後可謂之率由舊章譬如用規矩以為方圓必相夫所制之器之宜若執一定之方圓則無以成器而規矩之用盡棄矣且無論有因有革有損有益之必勤且勞也即以因者論之欲使今日之事與先王之道無幾微秒忽之差若規之而圓矩之而方不溢不欠此其推而行之舉而措之者豈易易哉謂任心者逸講求法度者勞其說固非而留良反其說謂周公以監古而逸於制作黃老及良知家俱去逸而取勞亦非事理之實也

至云周公制作。必遇其時。方有其事。此卽易大傳窮變通久之義。其說固自無弊。惟是心明必由於講求。而欲絕去講求以期心明。是則良知家言之蔽耳。曾不加分別於其閒。槩以爲非。是知其惜於心而苟於言也。

呂留良云近人謂聖人節三段實有賓主細爲一串未免少法吾謂以爲不然三者有大小非賓主也看註中耳目心思未嘗分別故變源謂皆聖人所作謂作一統說也仁覆天下亦包聯其用不窮總是此節只重制爲法度耳作三平處其失大小輕重且神氣不警動細爲一串既合註於上下文尤湊泊正是得法處

也

此節竭目力。竭耳力。竭心思。皆是聖人事。不分賓主亦可。但章首以離婁之明。師曠之聰。引起堯舜之治天下。上二段是賓。下一段是主。此節三件。卽承上文三事而來。那得不分賓主乎。況此章主意是言行仁政。原不爲規矩方圓六律五音而言。則此節之義。當仍從上文分賓主爲是。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章

呂留良云或曰照下文仁與不仁似論心亦是曰註云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蓋以盡道不盡道分仁不仁不以仁不仁分法堯舜不法堯舜也故重言心而輕視道便成顛倒謬誤侵失孟子本旨人倫日用必皆求其至蓋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人皆可爲堯舜未嘗放鬆

一活路令人可以假借胡行亂走也只是教人自盡

定不能居仁由義亦謂堯舜不可再只要得其心心是無形無據底如何去法徒借此說以自便其私總由一點自棄之心只是自暴之論學者所當深戒也又云孟子言必稱堯舜謂人皆可爲遍接到至處不肯開方便法門故引孔子道二之言正言不爲堯舜卽爲幽厲中間更無別路可行討法其至者不爲堯舜必不爲幽厲如其言則道三矣總爲後世庸劣者尋出路將不甚而身危國削者皆於暴之甚者耶凡此等見識卽是孔孟門下罪人學者不可不辨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云者。正是論心。蓋仁。人心也。法堯舜則仁。法幽厲則不仁。朱子謂一有毫髮之私介乎其間。則蔽於人欲而不能盡乎天理之全。故仁與不仁。其間不能容髮。不可以不審其幾也。按此。則理欲幾微

之際。將審之於事乎。抑審之於心乎。審之於心。則出此入彼。斷無三也。若以事言。則法堯舜而不至堯舜者多矣。卽法幽厲而未至幽厲者亦多矣。千百其等。猶恐未盡。奚止於三。夫聖之事。固曰至矣。賢之事。豈得曰同於聖乎。卽不同於聖。抑且未至於賢。又何至遽目之爲賊民爲不敬其君者乎。惟以心之仁不仁斷之。則凡不同於聖與未至於賢者。皆謂之不仁。而難免乎賊民不敬之譏矣。故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夫子指點出仁字。以爲學聖心法。正以仁義之事可假。

仁義之心不可假也安得謂心無形據如何去法乎呂
留良惟失其本心妄意剸裂聖賢言語可以欺世盜名
直謂心無形而學有據是則留良受病之根也。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章

呂留良云此只在道理上說不在功效上說若說功
效則到人人親親長長豈是容易有一人不親親長
長不可爲平堯舜猶病是反成遠難矣蓋邇易二字
專就求遠求難者言堯舜之道人皆可爲不可求差
了自走遠難耳不是說親親長長毫不費力也親
親長長而天下平不是就現成本然之理示人擇術不親
事他求耳若到人人親親長長又須有使之道理在
但此章只重指點知所求處故不重此義然大台責
在主教倡始之人則
補此義更爲圓滿

功效原不離道理而得道理亦因功效而見若有道理
而無功效則無徵不信何以見道理之合當如此乎即
如此章註云親長爲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爲甚易則主
敎倡始之人以孝弟之道率人其順且便也可知是道
理如此功效亦如此本文明云天下平何得不是功效
留良乃云有一人不親親長長不算天下平又引堯舜
猶病爲比試問經書中說功效處有此指期之法耶宇
內之人何啻數萬億兆有一人不親親長長不算天下
平則終無可稱平之時矣堯舜猶病正指於變時雍從

欲風動其中有猶病處在一是充類到盡處一是聖人
不肯謂吾治已足也如何引此以爲天下未平之證如
留良之意堯舜治天下猶未可稱平不知留良所謂平
者當何如也總之留良不見實理一者不信聖人教孝
悌人必信從二者不信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便平償
此邪見在其胸中遂設爲一人未化堯舜猶病之說以
實其有道理無功效之妄談眞所謂禦人以口給不知
罅漏百出人人共見也。

孟子曰居下位章

呂留良云只是一箇道理離人身看著人身看有此
各樣耳因人人不能完得此理在人身上難見故另
提出說及至人完得此理時原不曾另有一件雖聖
人亦未嘗有毫末之加也離人身看只有理著人身
看只有心然心不即是理故必能思而後理得思是
人誠仍是天原無二道也從思誠至至誠是以人合
天工夫從至誠觀感動是以人合天功用惟同此天
故思誠者無不至惟同此天故至誠便能動說人處
都是說天不可懸
空放出第一句

此章所言道理都是就人身上說並無離人身看處留
良之意蓋謂誠者天之道是離人身上懸空說此一句
不知孟子此章乃述中庸之論中庸誠者天之道句原
在人身上說下文所言不思不勉之聖人乃無失其本

然之天道者也夫全以天道屬聖安得不著人身上因勉錄取其非是况此章集註明云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天道之本然也豈得謂非著人身說乎留良又云離人身看只有理著人身看只有心語病亦不小在物爲實理在人爲實心實心即其此實理之心也萬物皆備於我天下豈有心外之理乎揣留良之意似以人身爲庸衆之身則見不得此理須離人身看乃見其理如此則孟子之因孩提以知愛敬即赤子將入井以知惻隱凡一切以情驗性之說俱無所用之矣又云從

思誠至至誠是以人合天工夫從至誠觀感動是以人合天功用不知至誠動物原不分安勉但到至誠地位自然物無不動今留良專指是以人合天者方有動物之功用則生知安行之至誠豈反不能動物乎無此理矣

呂留良云人但知思誠即天道之誠謂上句合此句不知得天道者亦必思誠都是此句合上句可知兩句分不得處

思誠者擇善固執盡人以合天之君子也若所謂已得乎天道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又何待於思誠乎留良之說顯與本文之旨戾矣且謂兩句分不得尤不可曉兩句之分而合者見聖凡一理凡人皆可學而至於聖也兩句之合而分者見凡人未能同乎聖人不可不勉而致也今云兩句分不得蒙混鶻突何所取義耶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章

呂留良云天將開治必以殺戮靖亂殺戮必假手於殘暴之人凡猛將謀士皆天所用亦皆天所必誅故往往開國功臣不能善終人皆歸過人主猜忌不能保全實則其道有足自取者亦天理之所必然也惜此輩不知書不能講習此文耳若諸葛武侯郭汾陽曹武惠雖善戰其知免矣爲將者何可不讀書

留良識見如此乃敢評論天人之際可謂妄矣此段悖

理傷道之處不可枚舉夫天之開治固以止殺也其不免於殺戮者則氣運使然非天心爲之也故遇賢聖當其際則殺戮自稀孟子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是也今留良乃云天必以殺戮靖亂是殺戮乃天爲之矣其悖理傷道一也靖亂之人天必假以武畧非必盡是殘暴之人如商周之伊呂則以至仁而靖亂者即後世開國以征戰立勳名亦有惠愛不殺者即如留良所舉諸葛汾陽武惠豈不靖亂然未嘗不仁其或如項氏之滅秦與漢之入蜀蓋是氣運之駁亦其人之好殺不順天

心。豈天肯假手於彼以戮無辜之平民哉。其悖理傷道二也。猛將謀士。固天所用。然用之以戡亂除暴。非用之以殺戮也。及其殺戮過當。自犯天誅。乃其人之自取。非天有意誅之也。如留良之說。竟似天用之以殺戮。又因其罪而誅之。夫用之以殺戮。是陷人於惡也。自用之而自誅之。是擠人於險也。此二者。中人所不爲。而况天乎。其悖理傷道三也。其孟子所謂善戰服上刑者。謂無事而開兵端務兼并者耳。若後世開國功臣。雲臺所記。凌烟所畫。彼實有除亂鋤暴之功。不可盡以戰國爲比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章

吕留良云。所以不援。卽是以道。惟其以道故人見謂不援耳。以道不援。作兩層說便隔

留良云不援卽是以道。其意謂孟子之守道不仕。乃以不援爲援。此似是而非也。果爾則古聖賢之皇皇求仕。是亦不可以已乎。註云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張南軒亦云。孟子不少貶以求濟。是乃援天下之本也。觀此。可知援天下自有援之之事功。其處也守身以重道。其出也。始能以道援天下耳。枉已者未有能直人。乃爲旣出而仕者言。顏子不枉已而居於陋巷。豈能使魯國之人無不直乎。或云入孝出弟。守先待後。非卽孟子援世之功哉。曰。留良迷誤之根。正在於此。湖南講云。若以息邪說正人心。就爲援天下。孟子何必歷說齊梁。急急要得君行道。此論可正留良之誤。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章

吕留良云。說到此等處。於人情物理之變。無微不矚。可知聖賢綜會體究來。只是照管自已機至自化。不若庸人以機生機耳。若謂聖賢不知世間有機事。是以愚視聖賢也

聖賢淸明在躬。志氣如神。世間機變之事。到聖賢面前。自然先覺。所謂知幾也。如留良所言。預先體究。乃逆詐

億不信耳。六經四子具在。從無一語教人研窮機事者。卽莊周所云。有機事者必有機心。亦深惡人之用機也。留良乃謂聖賢於機事。綜會體究。不獨誣枉聖賢。罪不容逭。而其胸懷之鄙薄。學術之詭譎。亦莊周之所羞矣。况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毁。觀二有字。乃得之閒見。實歷非揣測而知其然。並非先覺知幾之謂。其立義可謂一無所處矣。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吕留良云。世亂澤竭。民不聊生。爲連帥方伯者。能搏擊貪暴。興舉廢墜。則民生實被其仁。若煦煦子于杌

壺飧爲德平反爲能而縱舍大奸惡食人而不問此
失大臣之職雖清謹自守口惠流傳其實與淩民病
國者同
罪也

按平反二字出漢書雋不疑傳。平讀去聲、反讀平聲。謂
反成獄而平其不平也。故有所平反、則善良蒙福、善良
蒙福則貪暴自必遭僇矣。今留良以漢書此句下文有
所活幾人一語、遂以平反爲弛縱有罪之意、其粗疎如
此。禮記曰、口惠而實不至。怨災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
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口惠者有惠人之言、無惠人之事
也。今留良云、口惠流傳、則是以口惠爲恩愛之聲名矣。
其謬誤又如此。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章

呂留良云君臣以義合合則爲君臣不合則可去與
朋友之倫同道非父母兄弟比也不合亦不必到嫌
隙疾惡但志不同道不行便可去去即是君臣之禮
非君臣之變也只爲後世封建廢爲郡縣天下統於
一君遂但有進退而無去就嬴秦無道創爲尊君卑
臣之禮上下相隔懸絕并進退亦制於君而無所逃
而千古君臣之義爲之一變但以權法相制而君子
行義之道幾亡矣其有言及去字者諸臣媢子輒以
二心大逆律之不知古
君臣相接之禮當然也

呂留良云、去即是君臣之禮。後世變封建爲郡縣、天下
統於一君、但有進退無去就、而君臣之義一變、此大謬
也。三代眾建諸侯、相維相制、何待變爲郡縣。始統於一
君乎。夫所謂去者、於齊不可而去之魯。於楚不可而去
之晉。未聞自絕於周天子之域者也。況周公舊典、侯國
卿大夫皆廢置於王朝。周官司士職、三歲稽邦國之士
任、而進退其爵祿是也。是故爲之臣者、祇承天子之命。
以事國君、故春秋傳稱爲王之守臣。此侯國君臣之分。
所以凜然而不可假易也。自周衰、爵祿自諸侯出、而君
臣之義替。於是乎有去齊之魯、去楚之晉者、而諸侯亦
莫得而禁之。若天位天祿、須諸天子、雖欲去此之彼、可

得乎。然則去就之說、在侯國已屬春秋以後之事矣、安
得以去爲君臣之禮乎。留良又云、嬴秦創爲尊君卑臣
之禮、并進退亦制於君而無所逃。此尤謬之又謬者。進
賢退不肖者、天子之大權。如留良云、將必任其去留。如
齊王之臣、昔者進、今日不知其亡而後可也。樂記曰、天
尊地卑。君臣定矣、而留良以嬴秦創爲尊卑之禮、而千
古君臣之義一變、是欲并天高地下之位而廢之矣。留
良之罪、可勝誅乎。此章之義、先儒所論不一。大抵謂孟
子之告齊君如此、君子自處則不然、使孟子爲齊臣言、

則必曰臣之視君如腹心。則君視臣如手足云云矣。嚴遵云，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此之謂也。

> 呂留良云，後世人臣只多與十萬緡塞破屋子，便稱身荷國恩矣。諫行言聽，膏澤下民，與彼却無干涉

多與十萬緡塞破屋子，乃朱太祖謂趙普語。史稱普補牘強諫，太祖卒從之，意當日施澤於民者，固不少也。況古今名臣，遠出趙普之上者，固不可更僕數。留良肆其誹詆，一概抹煞，無忌憚甚矣。爲人臣者，固不當以利祿較君恩之薄厚。然賜緡十萬，豈得轉不以爲恩乎。

孟子曰非禮之禮章

> 呂留良云，良知家有御天下一切有爲之迹，皆是外假。推吾心之知覺爲良知，爲天理，是即名禮義。不知聖賢之禮義，正在事與時上看，事得其理，時中其宜，吾心之禮義乃完。若於事與時察之不精，憑心妄斷，與行自是，正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也，此處正須辨析

孟子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者，謂所行原在禮義之中，如子路死孔悝之難，何嘗不是正理，但膠泥成迹，不能如大人之會其通，達其變耳。於良知之言何與。留良以闢陸王爲名，動輒強生議論，不顧經旨之是非，誤人實甚。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章

> 呂留良云，人必見道分明，而後能肩荷重任，有所不爲，則於公私義利是非大小取舍可否之關，灼然截然，無毫髮疑蔽，故可以有爲，非僅謂澹泊寧靜却紛守素也。程子了知所擇三字，義極精，道極大

有不爲所謂知恥自好，不爲不善之人也。程子所謂知所擇，不過謂明是非，知取舍之大閑耳。進而至於有爲，然有學問擴充之功在，故經文不曰能有爲，而曰而後可以有爲。語氣極有斟酌。若所云公私義利是非大小取舍可否，俱無豪髮疑蔽，則是義精仁熟，大賢以上地位矣。留良看書無界限，一味朦混如此。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章

> 呂留良云，養字只是公其善，欲人同歸，非忘其名，使人不知之之謂也

既曰公其善，則必忘其名矣。而又曰非忘其名，豈有公其善以求名者乎。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章

> 呂留良云，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古人之所謂聲聞也。今人以臭腐齷齪之物，亦名之爲聲聞，已足恥矣，況又有不實者乎

離騷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其何傷。王逸注云，言衆人欲飽於財利，已獨欲飽於仁義也。留良因上文有恐修名

不正之語遂以為古人之聲聞不知上下兩節各括一韻意義初不相蒙且離騷經中江離辟芷秋蘭宿莽申椒菌桂揭車杜衡之喻凡數十見皆言修行之芳潔若作聲聞說則文義絕不可通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章

呂留良云幾希二字前輩謂是形容少字義非指一事一物故不可作名目然如時解動云存心則更謬矣本註謂全其性尹氏總註謂存天理後章註謂天理常存未嘗有存心之說所謂憂勤惕厲亦說存字不指所存者也　又云存之之字指幾希之理而言非心也即下章總註憂勤惕厲之意亦謂列聖以此去存之耳非謂存此憂勤惕厲之心也

註云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人於其間獨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未經即理也其此理者虛靈不昧之心也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惟氣異則所具之理遂有不同故語類又云人與萬物都一般者理也所以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包得許多道理過無有不通雖間有氣稟昏底亦可克治使之明萬物之心便包不得許多道理過雖其間有稟得氣稍正者亦只有一兩路明其他道理便都不通便推不去人之心便虛明便推得去就一本論之其理則一纔稟於氣便有不同故此則人之所以異於物者心也心異故理亦異君子之存存此具理之心也理具於心言存心而理在其中矣留良必欲分而為二謂存理者是而存心者非謬妄極矣至引後章註天理常存句乃隱却人心不死句而云未嘗有存心之說何其謬乎又云下章總註憂勤惕厲之意亦謂列聖以此去存之耳非謂存此憂勤惕厲之心也此說亦大不然夫所謂憂勤惕厲者即易乾三爻所言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坤文言傳所言敬以直內

也聖賢所以存理存心者孰有外於此者乎胡雲峰云朱子嘗曰讀此章使人心惕然而常存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只是憂勤惕厲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常人不能憂勤惕厲故人欲肆而天理亡身雖有而心已死不大可哀哉陳幾亭曰列聖存幾希朱子貫以憂勤惕厲四字反此四字便是般樂怠傲此八字徹上徹下舜禹訖於塗人帝王訖於氓庶觀此二條可知天理之存亡關乎人心之敬肆惟聖人念念不忘畏敬是以此心純乎天理

而人欲不得而奪之夫心一也放之則爲人心操之則爲道心我欲仁斯仁至矣非別有一個道理在心外而捉縛而存之亦非別有一具理之心而以憂勤惕厲之心存之也留良欲伸其是理非心之說無如註中憂勤惕厲四字明以心言因妄生意見支離其說迷誤後學不少矣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章

呂留良云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尚是利害第二層義只當下便有問是聖人存心之密

此種議論求深反淺乍看似有意味細繹之乃大不然

纔覺酒之旨即有省於酒之能亡國而惡之此正所謂存心之密當下便有間者也安得謂尚是計利害爲第二層義耶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章

呂留良云古人說經各有所發明然其發明都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中來故門戶不同而指歸畫一總以羣言淆亂求折衷於正耳今人未望見古人牆壁便好論經學必翻駁先儒逞其穿鑿傅會之臆說是旣正之後又生淆亂正孟子所謂一治一亂也學術之壞總由不信先儒真知力行耳何嘗有遵先儒之經說而得過者乎故余每見今人著書說經便心知其非

未見古人牆壁而自逞臆說翻駁先儒誠宜排擊但曰每見今人著書說經便心知其非則過矣朱子所宗者程子也而程子經說朱子辨而正之者多矣南宋元明諸儒引伸朱子之說而更有所發明者亦多矣朱子注詩於庭燎有煇用炭才老之說且語門人曰才老說此一字甚有功然則學者即不能深明經義而偶有所見足以補程朱所未及亦程朱所深望於後世者也况朱子於詩易自謂所得僅二三分於春秋屢歎其難通其餘諸經未暇定正者多矣留良於凡著書說經者即蔽以背先儒壞學術之罪是欲錮閉學者之聰明使不得

盡志於經義也豈不異哉至揚雄法言眾言淆亂則折諸聖而留良乃誤記爲正夫惟聖人可以折衷第曰正耳將以誰爲正而取衷耶其鹵莽亦甚矣

呂留良云春秋固爲誅亂臣討賊子而作然中如朝聘郊禘蒐狩卒葬包舉許多典章制度在故註云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義始完備自蘇明允著春秋論只說得是非賞罰今人往往脫却半邊兼舉不漏乃合

聖人之經各有正旨有經義如周濂溪之言易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是也易之有太極二儀五行造化消長此所以作易之原故曰畫卦以示

既有卦爻形象則世間萬事萬物之理莫不因之而見故曰因卦以發春秋亦然如正名分定是非此春秋之所以作此於易之畫卦以示也其中許多典章制度乃因有此書而附見此於易之因卦以發也說春秋者兼論制度亦可至於是非賞罰乃是所以作春秋大旨專言之正為得其要領蘇明允之論自有疵處不在專言是非賞罰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章

呂留良云看私淑諸人四字則曾思以來雖源流井然不足當此任也明矣朱子之學受之延平推而上之豫章龜山亦源流井然然序統則直承程子蓋龜山豫章延平亦所私淑之人也

留良謂看私淑諸人四字則曾思不足當此任是謂孟子有輕曾思之心也果爾將謂見知之禹臯伊萊望散不得與於斯道乎將謂孟子賢於曾子子思乎既誣孟子又連類而及朱子謂序統則直承程子豫章延平皆所私淑之人其辭不別白一似朱子有直承程子之意誣枉先賢畧無忌憚不可以不辨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章

呂留良云須識得他人之觀極渾融君子之觀極分別他人之觀極圓通君子之觀極拘泥他人之觀極寬厚君子之觀極刻毒

君子之觀亦平情順理而觀耳謂有分別則固然若拘泥刻毒則豈可以言君子哉觀人而拘泥則不得其是非之實其弊旣烏足以服人觀人而刻毒則先已自陷於薄惡矣又孰以其言為輕重哉留良輕佻惡習即此可見

咸邱蒙問曰章

呂留良云這不是論事勢不是論分誼并不是論道理乃推原孝子之心想當如是耳故造語益奇險入理益精切不然則書呆咄咄何有孝子終日妄想者耶

留良謂這不是論事勢分誼并不是論道理乃推孝子之心想當如是此大謬也夫孝子之所欲致於親者亦惟是勢之所得為分之所當為理之所不可不為者耳舍是三者而懸空設念是即所謂終日妄想書空咄咄也安得謂之孝子乎又云造語益奇險入理益精切此尤不可曉夫孝庸行也即尊養之至亦即此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耳謂之奇險可乎奇險矣而得謂之入理精切乎書義文理之不通無過於此

呂留良云孝之分有定而心無窮天下有一步可處孝子欲尊之心必不留餘步不是定以天子父為孝

也　又云為孝子而至尊親天下養乃為至耳非尊養即為至孝也　又云大意在辨臣父故說到尊親盡頭處然須知聖人正以孝致之不是必以得此為孝不然則藥莽之所為皆可援孝以自解矣　又云舜以孝得天下不以天下得孝孟子於天子父天下養下即下此二句正要人活看上八句只論心不論事事有窮時心無盡處以見至孝之心斷無臣父之理耳

此節為天子父以天下養即中庸大孝章所言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云云也大孝章註云即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所謂至即此節尊之至養之至孝子之至也呂留良講大孝章並未記及此節妄以尊富饗保為舜孝之所致至釋此節亦自知理不可通如云孝子欲尊之

心必無留餘為孝子而至尊親天下養乃為至孝明明以舜之尊養為孝之至矣又欲回護前說一則曰聖人以孝致之不是以此為孝一則曰舜以孝得天下不以天下得孝試問既以尊養為孝之至矣安得謂尊養非孝之事耶且以為天子父以天下養為孝之至則是孝子之所致於親者無有加於此者矣又謂聖人以孝致之不知所謂致此之孝又何指也留良又云只論心不論事此尤謬誤之甚者夫以事論則有至有不至矣若只論心則孝子之心一也何有於至不至之分乎即舜在側隨時又何嘗有尊親之至之心乎留良強欲回護前說不知愈回護愈不通徒見其剛愎謬戾欺人欺已而已

萬章曰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呂留良云豈若使是君三句都從道字轉出不在君臣遇合澤民事業自已功名上起見

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即是君臣遇合澤民事業伊尹所為為道轉討者以此也舍此之外則道字亦無著落至從自已功名起見品斯下矣而與行道澤民者同語何其不倫也

呂留良云堯舜之澤兼除亂與治兼教養實事說單提覺字便容易蹤入禪去

註云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釋氏所謂覺以世界為夢幻也吾儒所謂覺覺愚蒙而使之醒也如何單提覺字便蹤入禪耶且覺即教之義也言教則養在其先可知矣聖治之極致不過欲民各得其性耳經書中有兼言教養者備舉其事也有專言教者究竟其理也單提覺字亦何不完全之有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呂留良云清字從聖字看出謂其於聖人中較分明嚴肅則清之處為多非謂以清為聖也　又云聖之

下加箇清任和時纔見孟子辨析之精言語之妙斷所同也清任和時所獨也若說孔子以時爲聖則時字便小對亦不大惟清任和各露在聖外故皆見其偏惟時字加出聖外故獨見其高并聖字亦高一層矣卽是下文斷由於智之義

留良謂伯夷之清非以清爲聖也此說似是而實非註云孔子兼三子之所以聖而時出之可知三子之清任和卽三子之所以聖也離却清任和豈別有一作聖境地乎支離甚矣至以此論孔子之時則尤不可清任和一德之名也時則無德不備而不可以一德名謂之時其爲大而化之聖不待言矣留良乃云以時爲聖則時字小聖字亦不大豈不謬乎下文聖之事聖字專指行言與智字對此節聖字則兼知行而言留良謂時字加出在聖外卽下文聖由於智之義亦大欠體認矣

北宮錡問曰章

呂留良云自柳州著封建之論都以私意窺測聖人遂使後生讀之謂封建爲必不可復余以爲先王之經理彌成不過度量宏分寸明耳然則雖一家一邑非非不治況天下乎 又云若爲子孫謀從勢力起見斷無出於廢封建爲郡縣者矣然秦以後有天下者反不及三代之長其子孫受禍亦慘於三代之革命而儒者猶言封建不如郡縣并誣三代聖人之制亦從勢力相爲馭上商量豈不悖哉

封建之不可復匪獨柳宗元論之有宋大儒皆嘗反覆於斯矣范祖禹曰後世惟知周之長久而不知所以長久者由其德不獨以封建也必欲法上古而封之弱則不足以藩屏強則必至於僭亂此後世封國之弊禮時爲大順次之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如有王者親親而尊賢務德而愛民愼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矣何必如古封建乃爲盛哉程子曰封建之法本出於不得已柳子厚有論亦窺測得分數秦法固不善亦有不可變者罷侯置守是也朱子曰封建只是歷代循襲勢不容已柳子厚亦說得是成周盛時能得幾時到春秋列國強盛周之勢浸微雖是聖人法豈有無弊三大儒者皆不言封建可復而深有取於柳州然則柳州著論豈可盡黜爲私意也後世國祚延促各隨德澤之厚薄豈關廢封建爲郡縣若秦之務愚黔首卽令建侯分土豈能免於顚隮而留良徒曉曉以罷侯爲病亦惑之甚矣

呂留良云余讀史至秦之銷兵爲郡縣宋之杯酒去藩鎭未嘗不痛恨切齒也而腐儒猶以爲妙用何不識死活甚亦未之思耳

朱子曰趙韓王佐太祖區處天下收許多藩鎭之權立

國家三百年之安豈非仁者之功而留良乃切齒於此
不亦異乎且藝祖不過使諸宿將典禁軍者出守大藩
以銷意外之變其於藩鎮則收其精兵制其錢穀以奪
其威權而已節度使之職固未嘗廢也留良不曰解宿
將之柄收藩鎮之權而曰去藩鎮是於宋事亦未之詳
考也其粗疎如此

呂留良云其詳可亡其畧不可亡此是且古及今下可與民變易者譬之曆學其法至後世益精其間差較徵杪頗有古人所不到處然虞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數語粗枝大葉而後世不能出其範圍以是知愈畧亦愈精耳

孟子所以僅言其畧以其詳不可得而聞也所以不得
聞其詳以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也使籍有未去
則必學焉而求其詳矣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識大識小
孔子所以備學不遺而文獻不足杞宋無徵畢以為恨
者惟欲得其詳耳今留良乃云詳可亡而畧不可亡又
云愈畧亦愈精似以畧為貴而其詳可不聞失之遠矣

呂留良云即據周禮中府史胥徒計之已自不少外而侯國家臣更多可知想當時必先安頓此一輩而後其上可得而安也則周制授田多於古亦或其端　又云先王量入為出體國定制必先安頓此一輩人只看周官一書府史胥徒應有幾許

呂留良極論吏胥之弊多朱子所已發至引周禮以證
之則是全未講於周官之法也周禮王畿之內惟山林
川澤之虞衡都家之宗人司馬所設府史其數無徵總
計五官之屬為府者四百二十一人為史者九百四十
人為胥者九百三十人其在六鄉則自比長以上轉而
相承以供其職事自鄉大夫以下並無府史胥徒鄉遂
且然則公邑都家皆用此為式可知矣古之府今司倉
庫掌芻秣器物之吏是也古之史今房科及里書是也
古之胥今衙前聽事捕盜糾獄訟督徵輸之差役是也

惟徒則古有常役有定數而後世則臨事和雇多寡無
常故歷世所公患惟府史及胥而徒無與焉嘗考諸郡
縣府之屬正役一人副役必二三人史之屬正役一人
副役必四五人胥之屬正役一人副役必七八人以中
縣為率令丞學官雜職武弁府史必近百人胥必二三
百人合而計之周禮五官所設尚不及一中郡而留良
乃曰只看周官一書府史胥徒應有幾許是竟不知周
官所設府史及胥之數至少而徒則後世亦不能為民
害也又云侯國家臣吏多可知是不知侯國視王畿其

數必損之又損也又云先王量入爲出體國定制必先安頓此一輩人然後其上可得而安則又不考於吏胥所以漸熾及其末流把持官政蔓不可除之故也兩漢雖重賢良方正孝弟力田之選而不限吏之進取當時公卿多出胥吏博士弟子之明經者多補太守卒史後漢如胡廣袁安應奉王充皆以功曹散吏起家其時未聞胥吏之爲世劇患也自魏晉至隋唐始重流品限其進取之路而擠之廉恥之外至於北宋乃不給廩食而縱使爲姦故蘇氏極言其弊洎及南宋則黨徒日盛而

把持官政牢不可破故朱子論之尤詳至明之末穢而其弊極矣然內而諸司外而郡守縣令苟得廉辨之材處之有道而又能督察其姦則亦不能大爲民患也其所以析言破律罔上行私而不可禁禦者半由墨吏引爲腹心以陰通賄賂半由庸吏漫不警省而拱手受成若成周之盛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且官宿其業府史胥徒不過司管鑰給趨走呼召而已何至必先安頓此輩而後上得以安哉至謂周制授田之多於古亦或以胥吏之多則益謬矣受田之多於夏殷者農夫也庶人在

官者之祿則周官庶人所掌宮正所謂稍食是也故孟子曰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與授田之多何與哉留良粗涉經史慷慨議論自矜卓識而按之經義實無根據如此或以內則所言閭史閭府州史州府疑鄉遂或有府史不知閭史即閭胥也周官閭胥掌閭之徵令歲時讀法書敬敏任恤者則凡在閭中者始生書其名而藏之宜矣非閭胥之外別有執役之史也所謂州史者州之屬吏也故曰獻諸州伯伯州長也自比長以上皆州伯之屬吏而黨正與州伯最近周

官州長正歲攷德行道藝黨正正歲書德行道藝州長之所攷即黨正之所書以此觀之內則所言州史宜即黨正也謂之史者史司書自黨正以下凡正歲月吉歲時讀法而書皆自爲之故曰史此即六鄉無府史胥徒之明徵也府謂藏文籍之府閭府閭胥自掌之州府黨正掌之非別有治藏之員選也王平仲註疏刪翼引某氏云黨正族師即今之里正閭胥比長即今之保長皆里中之賢者民自興舉因而秩之漢之鄉老嗇夫唐之里正村正皆然宋以後則以胥徒任之賤而多責人不

樂焉是則周官六鄉不設府史胥徒先儒言之悉矣況周官於府史胥徒內而五官之屬則備詳之外而山林川澤之虞衡都家之宗人司馬又特見之則鄉遂公邑之無府史胥徒昭昭然矣

下孟下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章

呂留良云先單說義次兼說仁義便是告子仁內義外根苗陳定宇以爲脫一仁字猶顯頭在又云先說義後說仁義告子意中先有義外論頭在故其爲字亦指義字居多

告子之論每因辯屈而小變其說其始以仁義猶桮棬是幷仁與義皆以爲非性而外之矣必先有仁內義外論頭在胸中也義猶桮棬之語陳定宇以爲義上脫一仁字林次崖以爲只一義字該了仁字二說皆通故下文徑接以人性爲仁義詞意並無軒輊留良謂爲字指義字居多亦穿鑿之見也

呂留良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只是仁義告子岐而二之便不是然其只把杞柳桮棬爲喻而輕輕下一爲字亦自包裹得好孟子從爲字中抉出戕賊二字便覺罅漏百出不攻而自潰

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留良改爲纔說性只是仁義其意本謂仁義即是性不容岐而爲二不知程子此論蓋言成性以後此理落在氣質中便已不是本來天命之性也今改便已不是性句爲只是仁義是以仁義爲氣質之性而非本來之性

也不通甚矣。即此可見留良於先儒語，一毫不懂，只是信口摭拾耳。至云告子以杞柳桮棬爲喻，輕輕下一爲字，自包裹得好，又何曲爲告子回護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章

呂留良云：水非可以指性也，水之必下者，其性也。人非可以指性也，人之必善者，其性也。若但以水言，以人言，則水有多少水，人有多少人，豈復有定體哉。

留良謂水有多少水，人有多少人，無復定體，甚不可解。孟子明言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則水有多少水，而無有不下者，水之定體也。人有多少人，而無有不善者，人之定體也。若謂以水言以人言便無定體，是即告子水無分於東西，人無分於善不善之說也，謬乎不謬乎。

呂留良云：告子屢說譬喻，以言性即佛老家之寓言，閃爍支離，不可方物，其實皆遁詞耳。儒者只與格物窮理，則終無遁處，孟子知言本領在此。程朱闢佛，只與論迹，迹從何來，亦此意也。告子先不識杞柳湍水馬灸等物之理，如何識性。孟子知性知天，其於知言也何有。方知杞柳湍水馬灸之理，皆吾性所有，以格物窮理爲騖外，此所謂義外也。伯安若善格竹子，竹子亦未必不可以言道，其不識良知，先不識竹子耳。

告子屢說譬喻，故孟子亦就譬喻上剖析指點，以釋其蔽。至格物窮理，知性知天本領，更不及與之細說。呂留良乃以杞柳湍水馬灸之喻，指爲格物窮理之實，謬矣。況儒者格物，固在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而非著意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若以杞柳湍水馬灸等物之理，爲吾性所有，必細細格到，方能識性，此正朱子所訶炊沙而欲其成飯者也。憒憒乃爾，何以闢陽明哉。

告子曰生之謂性章

呂留良云：有謂天下莫尊於同，莫賤於異，天地萬物盡同也。曰孟子道性善，正爲同然耳。犬牛與人性有同有不同，正爲生中有不同耳。

朱子嘗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必兼看此兩層，方見人物

之異同處。今云犬牛與人性有同有不同，正爲生中有不同，是但說得氣之不同一邊，而未說到理之不同也。集註明云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豈僅生之不同云爾哉。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章

呂留良云：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此正如禪家殺活縱奪，句同中有異，不離故處，已過了難。祇是一箇主賓，有時一喝只作一喝用，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分明只在轉棧處薦取耳。此可以得言語之妙。

聖賢講求義理，總歸著實，不徒以言語妙天下也。此處

兩個在位故也推衍出因時制宜之意見得義理精微都在此心權度上取正與禪家儱侗恍惚之見截然如晝夜之相反留良欲以聖賢精義等於釋氏機鋒此種謬論迷誤後人不少

呂留良云異端之學至後世而益精且如告子子爭必以義為外若在後人自有神通作用即以為義內有何不可但推究到根源處則仍外耳公都子行吾敬并飲湯飲水之喻固已得其崖畧然使孟季子更下一轉語恐其說又不能不為之絀也要之公都子孟季子於兩家之理各未能見得透徹只好依樣葫蘆互相酬答一著一駁難便覺隔閡所謂蝦蟇禪只一跳耳

義內之說只公都子行吾敬三字便已包括無遺孟季

子所以復紛紛辯詰者緣不能細心理會耳若能反求諸心體認實際更有何語可辨不待飲湯飲水之喻而後足以通其蔽也呂留良以為二子所見各未透徹可謂黑白不分矣且謂孟季子更下一轉語當絀公都子之說尤為謬妄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章

呂留良云從來小人之排君子異端之詆正學每至萬不可假借萬無可訾議處必以一偽字了之此蘇軾孔文仲之於伊川余嘉沈繼祖之於考亭而佛老於仁義道德之說皆是也非由外鑠我也一句道破孟子道破遂令告子喙長三尺

釋氏明心見性而譏儒家為理障從外來者有似乎外鑠之意至小人之詆君子為偽學則非其倫也小人之言曰道學之人若以道學自之則有何罪當名之曰偽學是其意非以道學為偽特謂君子之偽為道學耳此與外鑠之說有何干涉

呂留良云諸說之非總只在物上起見謂物即是則如後世金谿姚江皆主此說孔孟却以則為主有物有則明分兩件有物必有則歸併一件歸於則不歸於物也則在物之先物之上但離物則則亦不見耳孟子引此以証其即情驗性之說重在必有故好四字

陸象山曰吾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

能思手足能運動更要甚存誠持敬王陽明曰那能視聽言動底便是性便是天理此即呂留良所指金谿姚江皆謂即物是則者也不知二家之為是言者特自言其虛靈知覺之妙全欲以此弄精神認本來面目非但舉則而遺之直將併物而棄之矣故陸象山以為心不可泊一事王陽明以為致知格物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今留良謂其只在物上起見又謂重在物是究未能勘破陸王底蘊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章

呂留良云心正不同心之理義則同此正儒釋之辨

儒者言心釋氏亦言心儒者之心仁義禮智之心也合理義而言也釋氏之心知覺之心也離理義而言也此爲儒釋之別若但云心不同而心之理義同何以分別儒釋耶。

呂留良云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鐵板註脚程子分解二字如此正爲兩箇也字破疑耳其實止是一串故急接語云體用之謂也若呆然分看便是告子義外又云體也義也兩也字不混聖學只是分明異端只要籠統

捩其前說則謂兩箇也字分看不得分看便是告子之

義外捩其後說又謂兩箇也字混看不得混看卽爲異端之籠統卽此數語知其誕謾詭變一味欺人。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章

呂留良云氣字千古惟孟子發明而氣之生於息見乎平旦於此章尤精氣根於理理根於心惟主靜而理與心一氣之用自行此周子之圖說卽從孟子息字得宗也

朱子明說日夜之所息底是良心平旦之氣自是氣然則息字並不指氣而言也至於主靜之說朱子但說主靜看夜氣一章可見此不過以夜氣之清明湛一指點靜虛之體非謂聖人之主靜立極專藉乎氣之滋息如

陸象山所謂浸灌培植日深日固而後爲得力也呂留良妄謂太極圖說從一息字得宗何異捫籥扣槃之見

呂留良云心之形質無出入其理體亦無出入其可以出入言者乃運乎形質而載乎理體之活物惟其活故有存亡出入存亡出入卽生乎操舍其爲物原無出入也孟子通章所指皆仁義之心無出入者也孔子所指卻只是單心字孟子借以証其不可不養重在操舍字要之心存則仁義存亦初非二物也若只重神明不測之體言便易臨禪宗去　又云孟子引孔子之言以見心之易放而難守欲人用力養之耳其實孔子之言心與孟子心字微有不同孟子言仁義之心指本然之良者卽堯舜之所謂道心也孔子單說心之爲物最活變不測惟活變不測故有人心道心之殊存亡出入已指人心之危矣其理雖一而所言各有指不得混過　又云程子論出入二字故曰以操舍言然此四句總言心之活變難把捉以

徵人不可不操耳以心之自然上論爲正不必粘煞操舍也無時與莫知其鄉平看若側串講似因無時故莫知其鄉多一轉矣

朱子所謂心是箇活物不過狀其恍惚無常易放難守既言心自卽指仁義之心非仁義之心而外另有一種空虛活潑之心憑吾操舍也心固無出入放而在外卽是出歛而在內卽是入放而在外者逐於物欲者也歛而在內者主乎義理者也故朱子謂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一收歛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然則操舍存亡正指良心言之安得云仁義之心無

出入而別求所謂活變不測者以驗其出入耶。至所謂道心人心之分。尤為舛謬。朱子曰。操而存。則義理明而謂之道心。舍而亡。則物欲肆而謂之人心。自人心而收回。便是道心。自道心而放出。便是人心。此數語何等切實曉暢。若如留良言。是舍亡者人心。而操存者亦人心也。謬乎不謬乎。操之為道。程子謂敬以直內。朱子謂主一無適。非禮不動。則中有主而心自存。蓋此節操字。正是上文養字緊要用力處。若以孔子之言。只在心之自然上論。不必粘定操舍。與孟子引証不可不養之意全

無關合。此併語意而失之矣。無時與莫知其鄉。或問謂不能操而存之。則其出而逐物於外。與其偶存於內者。皆恍惚無常。莫知其定處。是兩句側串。本朱子之意。乃反謂其多一轉折。又何其膠固不通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章

呂留良云。自本心喪失。但為利欲所驅使。為境遇所遷移。萬鍾非人。行乞亦非人也。忽然萬鍾便講作用。忽然行乞又仍講禮義。此等人世上正復不少。胸中總舍箇萬鍾不得耳。彼赫奕者無論已。一輩貌取禮義之徒。退入高隱。即於高隱求萬鍾。退入佛老。即於佛老求萬鍾。退入理學。即於理學求萬鍾。退入方技。即於方技求萬鍾。尤為失心之甚者也。又云。譏訶笑罵。世人儘尖酸。明自不知到自身上。便全不照管。心中相違。前後異狀。即以問其人。亦自不可解。此不可解處。即孟子所謂可已而失本心者也。五鼓寒鐘。一炊熱夢。念此更應猛省。

此於書旨全無關涉。一味肆口謾罵。却不知其句句自作供招也。彼試劣等後。便托高隱。剽竊儒先為理學。談空說有。喜新好異。其實蠅營狗苟。算及錙銖。祇以求萬鍾而已矣。居然講禮義。講作用。鄙夷流輩。譏訶千古。尖酸惡薄。人不能堪。而於自己身上。全不照管。此所謂失其本心者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章

呂留良云。心統性情。心之出入存亡。氣之靈也。而所統之妙。與之俱為存亡。故放心者。所統之仁義放也。求放心者。求心之所統也。心存則所統者俱存。是氣與理一也。所以完其為仁人心也。心放則氣離理而自行。故必用學問之道。正以理收之養之。使復為一也。異端亦自求心。但舍事理以為求。則其所求者止氣之靈而已。故不可以窮衆理應萬事。自聖人觀之。雖妙明圓寂。如如不動。真常流注。皆放心也。故而已矣三字。緊根學問之道講。若謂只要求心。解得更不須學問。便是臨濟曹洞金谿新會姚江之邪說。與聖人之旨悖矣。

陳定宇曰。仁者人之本心。本心存則為仁。放則非仁。故求放心即所以求仁也。此說何等直截。呂留良乃迂其說。以為求放心者求心之所統也。心所統者性情。謂求

性求情可乎。且心以氣言則爲知覺。以理言則爲仁義。仁義純乎道心。知覺則兼乎人心。故存亡出入因之。朱子所謂靜時昏動時擾亂便是放了。留良乃謂心之出入存亡是氣之靈。將謂入者靈而出者亦靈乎。存者靈而亡者亦靈乎。又謂所統之妙與之俱爲存亡。靈與妙強爲分別。以靈說氣。以妙說理。尚謂不雜於異學乎。朱子曰求放心不是在外面求得箇放心來。只是求時便在。留良乃謂以理收之養之使復爲一。則心在身外。理又在心外矣。

呂留良云放心者心之仁放失也求放心者以學問求之也故曰學問之道無他心便指仁求便指學問言人爲求放心故有事學問而學問之道總所以求放心而已此一節惟勉齋發明最詳或謂註中云志氣清明義理昭著恐只是收攝得此心乃可以求仁否曰此却犯朱子所謂以一心求一心也我欲仁斯仁至只求底便是若謂先存此心以求仁則已分爲兩物矣又何以云仁人心也哉此正與聖學與異學分界處總緣於學問外另有一箇求字工夫即納入學問內說亦另有一節求字工夫如此則學問與心全無膠粘有亦得無亦得不道心與仁早無膠粘有仁亦得無仁亦得只心不走作便是却是學了路頭也蓋人但知心與仁分離不得不知仁與學問原分離不得離了學問便收得心入來無處安頓亦必走作也且如人言只收攝此心爲主則原不消學問得參禪坐功皆可悟本體一著學問反生障礙矣然其所弄之猢猻便守到臘月三十終無用處程子所謂與一錢而亂及金谿姚江之徒一悟之後因德敗行靡所不爲惟其求非學問之求故其所存之心亦非仁義之心也且求放心孟子開示學問之要學問之實不是說到盡無他而已矣歸本之辭不是極盡之辭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可知學問於求放心上正好做去不是求放心便休

朱子曰求其放心。須是心中明盡萬理方可。不然。只空守此心。如何用得。饒雙峯亦云若把求放心做收攝精神不令昏放則說從知覺上去。恐與仁人心也不相接。以此質之黃勉齋。而勉齋謂此章三箇心字。皆是指仁而言也。陳清瀾學蔀通辨。復力闢象山靜坐收拾精神之論。留良剿襲諸說乃謂離了學問便收得心入來。無

處安頓亦必走作。則與諸說河漢矣。離却學問如何求得放心入來。果求而入來矣。又何患無安頓處乎。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總是一箇心。操便是存。舍便是亡。非別有一物硬捉來安頓在一處也。學問以求放心。只是從事於學問而心自不放。所謂復其不善之動者。如留良言。是將學問去籠絡那放心而安頓其中。然後不至走作也。有此理乎。至若異端所謂心。只是知覺之靈氣。正以無著爲圓妙。安頓之說。卽彼所謂墮落障礙也。留良不惟不知吾儒所言心。究何嘗知異端所謂心哉。又

云求放心是孟子開示學問之要學問正好於求放心
上做去不是求放心便休此謬之又謬也朱子曰學問
皆所以求放心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而已
蓋學問有實事求放心却無實位學問到精密處則人
欲自然淸淨天理自然純全故曰無他曰而已矣謂舍
學問別無求放心之法求放心之外亦別無學問之道
也如留良說是謂求放心不過學問之一端耳與前所
云學問總以求放心之說不相矛盾乎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章

呂留良云耳目之官不思與心之官則思兩句緊相
照故思字與耳目一段對不與心字對也人皆說成
能思則得其心失其義矣得之謂得事物之理非得
心之官也下兩句只解心之官一句見其爲大體耳
艾千子云心之官則思此有人心在內思則得之則
皆道心心之官對耳目言思則得之乃先立乎其大
也上異省得之意皆主誤解也朱子曰心之官則思
則是原有此思只恃其有此任他如何却不得須是
去思方得其所思若不思却倒把不是做是是底却
做不是邪思雜慮順他做去却害事觀此則兩思字
不同之義了然矣蓋下文先
立立字卽此第二箇思字也

耳目之官二段是辨別小體之不可從而大體之當從
也耳目以視聽爲職而不能思所以易蔽於物此小體
之不可從也心則能思而以思爲職所以得事物之理

而物不能蔽若心能思而不思則亦奪於耳目之欲而
物得以蔽之矣此大體之當從而先立之爲要也孟子
語意本自顯然呂留良乃引朱子之說而謂兩思字有
不同之義不知朱子之意是謂心以思爲職須是去思
方得之若不思則是非瞀亂而邪思雜慮得以競進豈
不害事此明以不思爲邪思所中非謂上一箇思字中
並有邪思在內也今謂兩思字有不同是仍惑於艾千
子人心道心之論與思則得其心之說同一悖謬矣

呂留良云孟子爲邪說以理義爲外故其立言每直
指本體示人固有處多而不及工夫如放心章之求

字身體二章之養字此章之立字皆懸空說在三字
中煞有工夫非前後際斷空洞森羅之爲立也象山
以先立其大爲宗旨所謂立立其所立非孟子之所
謂立也孟子之立欲得其能思之職如象山論乃不
立其大耳先立乎大者不外能思又云孟子當羣
言淆亂人心陷溺時故其所言大約辨醒是非處多
實指工夫處少故其語空懸易爲外道所假借陸子
靜亦拈此句爲註脚却是改頭換面之術耳如此節
講先立大者是甚卓越然大者如何便立却未及詳
示不是他不說無暇說至也七篇中大約如是或謂
說立便是工夫此陽明本體卽工夫邪說也或謂如
是則當於立字中講出實功曰孟子不曾說得如何
代爲補然則畢竟如何曰孟子以孔子子思爲宗者
也看孔思所說工夫卽得之矣不是不可補須補得
眞是孟子意中
工夫爲難耳

註云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是立而後能思非卽

以思爲立也。留良云：「先立乎大者，不外能思。」是明與註背矣。或問辨尹氏「思而得之立」，求其大之說爲失其序。又答張敬夫書云：「據今所解，全不曾提掇立字，而只以思爲主。心不立而徒思，吾未見其可也。」按此，則工夫全在立字內。留良乃謂以立爲工夫，此陽明本體即工夫之邪說，是非闢陽明，直闢孟子之說也。孟子言存心，言養性，言寡欲，言學問以求放心，何嘗不說工夫？陸王之學，只是體認此心差了，故其工夫亦只講到寂照一邊去，非闢孟子空懸其說，而爲外道所假借也。即孔子子思所論，實在工夫處，彼又何嘗不改頭換面，而別爲一說乎。

孟子曰有天爵者章

呂留良云：孟子此章大段爲有人爵者言，令其猛省而求爵者已在裏許。看末節「惑之甚」，甚字及「終必亡」句自見。故註中補「固已惑矣」，最宜熟味。古人始終只是一箇修天爵，從字極輕，初非古人意也。今人始終只是一箇要人爵，修字亦極輕，其所修亦非古人之修也。若謂孟子有以人爵歆動今人意，則修天爵以要人爵者，與古人又何別耶？又云：見處纔落時命作用，便看此章書理不徹。末節曰要曰棄，前半截如此，後半截如彼，人道是兩截人，我道原是一截。由後半截看來，知他前半截已不好了也。故讀書人終身志節，全在初上學時立心，便須端的。不然，才人名士下稍頭都靠文字不著，便是要棄必亡榜樣。

今人與古人同是修其天爵，而修字中早有純雜之不同，至於始修而終棄，則是以人爵之得失爲天爵之去留，其惑益甚矣。須知兩半截均有不是處，若必歸重前半截，以修字爲棄字病根，雖亦原情定罪之論，然朱子有云：彼直棄而不修者，又將何以處之耶？故知立論貴乎持平，一偏則失之矣。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章

呂留良云：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此言大誤後生。疾沒世而名不稱，三代豈不好名？所好者所以名之實耳。三代下之好名，但在聲華榮利上起見，正與古之好名相反。其所謂名，止就當世權貴與一時市乞嘖嘖以爲快意，不知此正古人之所鄙恥而痛惡者。一好此名，終身墮落坑塹，雖有作爲，只如無有矣。

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此亦以名之可好而引人從事於實也。但與疾沒世而名不稱者用心有別耳。彼因名以考實，而意固不在名也；此緣實以求名，而意不專務實也。然所好之名，亦從實字生根，非全無實之虛名也。若徒在聲華榮利上戀戀不舍，則卑污苟賤、敗節喪名莫此爲甚，又何自而有可好之名耶？以當世權貴與一時市乞嘖嘖爲快意，此呂留良之所謂好名，而非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之說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章

呂留良云熟字原從美字中轉出看註中恃其美與爲他道之有成兩路夾襯出熟之只在這條路上做去便是至美連熟字亦有名象無程期故曰熟之而已矣不曰熟而已矣此便是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數句道理都包在之而已矣四虛字中

又云熟下著箇之字則熟字是用力字非功候字也自始至終由淺及深都是熟之中事亦不僅末後一著也只此二字中便見必有事焉心勿忘勿助長直到鳶飛魚躍活潑潑地道理具在

仁謂種之美熟之指爲仁之功曰夫仁自當曰熟之文義則然若孟子當日曰夫爲仁亦在乎熟而已矣亦無不可留良乃強生異議所謂曲學多辨使學者敝精神於無益甚無謂也熟下著箇之字用力與功候都兼在內求所以熟之是用力必至於熟而後已便是功候但言用力於熟字義亦未全又云自始至終由淺及深都是熟之中事則與不言功候之說亦自相矛盾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章

呂留良云貧士不辰誰非困苦者然其所志只躁進弋獲美官多錢蠅營狗苟至老死而不悟人以爲伏櫪壯心吾以爲反駒逐臭耳五品四維從頭不識到底又何曾動忍增益乎　又云自古窮愁悲憤至不堪之處多蹉脚走入差路去此二氏之所以日盛而人道之憂也他也道是大事因緣眞仙法器儼然自以爲大任而不知此正被大任苦勞五句壓倒而自入於禽獸非類之道中庸所謂賢者過之耳發揮處要令晉以後陽儒而陰入二氏之說者如蟄蟲聞雷

舜以下諸人非是天生安逸便無成就只是天下事事物物許多險阻曲折必從經歷體驗過來方能知之明而處之當故程子以爲若要熟也須從這裡過張子亦云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此中天人相與之故然甚親切至若秀才之窮愁感憤二氏之苦行眞修與此有何交涉而嘵嘵醜詆亦大無謂矣

孟子曰盡其心者章

呂留良云三節各分知行說然大學言物格知至畢竟知性是始事中庸言天地位萬物育畢竟立命是終事

首節是知一邊事次節是行一邊事末節是知之至而行之盡集註剖劃分明今云三節各分知行說此何解也且大學以致知格物爲始而終極於明新至善之䟽中庸以爲己謹獨爲始而終極於中和位育之盛是大學中庸各有始終也今以大學言格致中庸言位育別知性立命之始終謬甚

呂留良云將性字看錯在本體原頭去語意遂多雜和下節不道性字只作理字解知性只在零星處說

又知天卽在知性裏盡心却在知天後與下節不同若竟以知天作極頭不找出盡心來則見地不透

留良謂性字只作理字解知性只在零星處說是已至
於知天一層不在盡心知性之外天爲理所從出既已
究極事物之理全體通徹則理所從出自一以貫之矣
言心言性而歸之於天者程子所謂極本窮源之論是
也故此節宜趨重知天方與下二節事天立命文法相
屬義理相貫集註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然
則窮理以知天爲極安得截斷盡心在知天之後乎呂
留良之爲此說者蓋由泥看語類知性知天則能盡其
心之說也不知語類所云特恐人誤以盡心二字說入

下孟下　十八

空際故指知性知天以實之與如答黃徵之所謂性是
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却盡箇甚亦此意也若泥其辭
必欲於知天後找出盡心則語意爻亂理亦偏閡矣

呂留良云知性是物格盡心是知至敬盡字大知字
零星若要從無物處恍然悟得本體此却是直指人
心見性成佛之說程子所謂吾儒本天釋氏本心正
指此也性即理也天即理也不曰心即理也故恍然
無物謂心體則可貼知性則非　又云心是活物惟
其虛靈故能具性情亦惟其具性情之德故其虛靈
直省大體釋氏只取虛靈不昧者爲本體達摩所云
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八字即此是佛性故羅整菴謂
其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其實連心都不是他只見得
活處不曾見得極處便與天體不相合下面都無用
故必知性知天則見得極處方是能盡其心若楊簡
之言下忽省此心詹阜民之下樓忽覺澄瑩王守仁
之龍場恍若有悟皆止見釋氏之妙圓空寂而非聖
賢之所謂心亦只到得他覺字悟字而非聖賢之所
謂知與盡也故此節知天只在知性裏若倒
說在盡心後便天在心外失其所謂心矣

朱子謂盡其心只是窮盡其在心之理耳又謂不可盡
者心之事可盡者心之理此節說心處正不得撇却理
字留良乃以恍然無物爲心體何以異於釋氏妙圓空
寂之說乎且云釋氏只見得活處不曾見得極處所謂
極處者物理之極處也若以無物言心則虛空杳渺又
何所極耶又云知天只在知性裏說若倒說在盡心後
便天在心外失其所謂心矣夫天者理之所出盡心知

下孟下　十九

性則天不外是即謂盡心知性而後知天亦並不爲倒
說倘心之全體未能盡而欲於理之本原冥探默索不
轉墮於釋氏憑空覺悟之見乎

呂留良云或問禪學亦言見性不只說心曰聖人之
所謂性指健順五常日用事物之理而言禪學之所
謂性則指其虛無中妙明圓淨者而言總要打破事
理乃得與其所謂心仍是一樣非吾所謂性也後來
陽儒陰釋所稱如主靜良知本體慎獨等皆名是而
實非同是此術陸子靜謂儒釋差處止是義利之間
朱子曰此猶是第二著吾儒說萬理皆實佛說萬理
皆空從此一差方有公私義利之別今學佛者云識
心見性不知是識何心是見何性按此知吾儒惟知
其萬理皆實故能誠敬以存養之禪學惟知萬理皆
空故猖狂無忌憚下稍一切無用直敢說諸天供事
世尊以喻天小於心此惟不知性故心亦放失如此

留良反復辨論釋氏明心見性之說，亦從朱子語錄撫拾得來。朱子曰：盡知存養，吾儒釋氏相似而不同，只是他所存所養所知所盡處道理皆不是。如吾儒盡心，只是盡君臣父子等心，便見有是理，性即是理也。如釋氏所謂盡心知性，皆歸於空虛，其所存養，却是閉眉合眼全不理會道理。又答胡季隨書云：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却不曾仔細見得眞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只是存養得他所見的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眞耳。此二條何等簡淨周匝。一經呂留良蔓衍，便覺辭句喧雜，而本意轉晦矣。

呂留良云：三知字微有別，知性固指知之無不盡而言，然第一個知字中具有格物工夫在，到第二個知性則純指工夫全備時所謂物格也，第三個知字乃是盡頭處所謂知至也

蒙引曰：用功之言，只可作推本說，若本文知性，亦是舉成功者說。故集註云：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觀此則第一箇知字，亦不必屬工夫說。要之，推本其用功處，則知性自在盡心之先；及其成功之時，則盡心知性知天，皆一時事，而無淺深階級之可言。留良妄加分畛，支離穿鑿，迷誤後學不少。

呂留良云：存養得一分事，得一分存養；得十分事，得十分。不必到存養自然，後方爲事天。養性固在存心下，然亦是存得此心便養得此性，非謂存時粗淺，到養纔精深也

存心養性，有合成一串者，有分爲兩開者。如謂存得父子之心，方養得仁之性；存得君臣之心，方養得義之性，此串說也。如謂存心者，氣不逐物而常守其至正；養性者，事必循理而不害其本然，此開說也。要之，惟心具性，固非二物，而心以神明言，性以理言。神明貴操而不舍，故言存；理貴順而不害，故言養。道理自歸一串，而工夫仍當兩分。若如留良所云存得此心便養得此性，則但言存心足矣，何必復言養性乎。

呂留良云：立命即下章所謂順受其正也，非謂自我作主，不由造物。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能知生即知死，能事人即事鬼，於日用云爲盡合天理，此之謂立命。惟其不以生死爲事，故曰殀壽不貳也。釋氏但以生死爲事，故求脫離生死，一生精神工力都用在臘月三十日，只怕猢猻走却，直向骷髏邊滅，便道是佛性不毀，以聖賢觀之，乃其所謂弄精魂也。秀才見識低劣，看得生死事大，已落在他脚底，業已爲壽殀所束，何處得有立命來

細玩白文及集註，此命字自應從新安陳氏兼理與氣言。事事盡其在我，如西銘所謂不愧屋漏爲無忝，此以

理言也。禍福死生。順受其正。如西銘所謂勇於從而順命。此以氣言也。惟盡其在我。乃能順受其正。亦惟不惑於死生禍福。乃能盡其在我。理與氣原不相離。蒙存專主理說固非。留良專主氣說亦偏。至謂聖賢立命之學與釋氏異處。只在不以生死爲事。則殀壽不貳一句。便已該却立命道理。又何用修身以俟之乎。朱子曰。既不以殀壽貳其心。又須修身以俟。方能立命。不以殀壽動心。一向亂做又不可。此卽所謂智而不仁。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爲智者也。又何從得有立命之學來。困勉錄亦謂殀壽不貳而不能修身者有二。一則雖識得破。却不能放下。一則既識破便一切放下。蕩然自肆。如莊周之類。然則不以生死爲事者。亦未必不同於釋氏。留良所論。殊未確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章

呂留良云王者是三王人說得太高遠做成無懷葛天世界非對霸者之言矣漢治尊黃老正是雜霸豈復有皡皡景象乎黃老申韓自是一氣此等處須辨得分明　又云昔人有游海上乘風至一所有巨山當前林木蓊鬱因繫舟其下將登覽焉已而覺山微動遂爲解纜山旋淪沒須臾狂濤大作遂見此山出沒風濤之中視之乃大魚也背積沙土久之生叢箐耳蓋此魚已瞬息千年矣皡皡之意當以此會之

孟子所言王者。兼帝世在內。不必專指三代。觀集註耕田鑿井輔翼自得等語可見。呂留良以爲說得高遠。轉近黃老雜霸之治。此說非也。王霸辨處。在有心與無心之間。存疑云。霸者有心於民感。故其民感之。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是也。王者無心於民感。故其民忘之。易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是也。不怨不庸不知爲之。正形容出皡皡景象。此中自有一道同風實際在。留良乃爲海上巨魚之說。欲人會心於杳冥恍惚之地。怪誕不經甚矣。

呂留良云前稱王者末節換君子君子者聖人之通稱兼有位無位而言如孔子綏之斯來云云是也總見王道之妙如此得此道卽君子也其功用亦如此

君子卽是王者。孔子之綏來動和。亦自得邦家而言。豈謂聖人不得位。便有此綏來動和之功用乎。留良以君子爲聖人之通稱。兼有位無位而言。謬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呂留良云通章關鍵在及其二字二字之前二字之後混作一件不得打作兩橛又不得　又云及其是同合語不是分界語　又云及其四句須倒縮不是趕法

易曰。寂然不動。卽此章上半截意。曰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即此章下半截意。一靜一動。界限分明。何不可分而爲兩。又如何得混而爲一耶。留良又云。及其二字。是囘合語。此四句須倒縮。如此。則是此章贊舜。全重在上半截。即下半截言感動之速。亦必歸到感而仍寂上。乃得囘合倒縮之意。此襲說叢語。而不知非此章正旨也。新安陳氏曰。此由感應之用。而推原其未感未應之體如此。陸隴其云。所謂渾然之中。萬理畢具者。必至下半截露出方妙。與不違如愚章一例。此二說最明切。蓋此章經文從寂說到感。經意則從感推到寂。如論語吾與囘

言章。重亦足以發。不重不違如愚。知此可破留良之謬。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章

呂留良云窮困無聊人東觸西礙步步逼入斷頭死路饒汝奇才異能到此無復擺布只有怨天尤人耳畧一轉身墮落披毛戴角去亦且顧不得豈知疢疾中境界儘自縱橫自在何故自投坑陷也只是見識低無志氣耳雖然如是且道德慧術智便如何到手須從今日竪起脊骨猛著精神去　又云按此節專在事理上說事理皆是心做人處安常之境則此心便放散了所以於天下事理多有疎漏處惟孤臣孽子處艱難之地處處荆棘處處機阱不得不將此心逼拶聚會起來直要照顧得到其揆度事理每在數層之後如黃河之隄常恐其蟻穴之隙深危如此則其於人情物理世故變態無有不通達者矣每見誠心人處一事非不有所感通然不能四平八穩周匝詳密反不若一老於世故之人處來停當以是知應天下事理在明不全在誠也人心本明所以有不通達者只是不將此心逼拶聚合故也

新安陳氏云。此章與舜發畎畝章互相發。故集註及南軒之說。皆引動心忍性以釋此章。人苟履憂患之境。處孤孽之勢。當知天以是玉我於成。勿自沮而深自力。憂勤惕厲。懼以終始。庶幾操心危而卒無危。慮患深而卒免患。而至於達。達則有德慧術知。而疢疾不能爲吾患矣。此最得孟子警發策勵之意。若如呂留良所言。疢疾中境界儘縱橫自在。則近於達人之放曠矣。又云須竪起脊骨。猛着精神。亦不過豪傑之慷慨激昂耳。與操危

慮深意何涉。至云次節在事理上說。事理皆是心做。在明不在誠。尤謬論也。語類云。德慧純粹。術知聰明。須有樸實工夫。方磨得出。是言操心慮患總脫不得一箇誠字。操心危。以存心言。德慧所以愈明。慮患深。以處事言。術知所以愈周。南軒以爲危故專一。而不敢肆。深故精審而不敢忽。專精之至。故於事能通達。此即是誠至而明生之驗。易之明夷曰。利艱貞。惟正其志。故能不失其明也。若謂事理皆由心做。應天下事在明不在誠。則世有處憂患而逞其機械變詐者。又得謂之德慧術知乎。

孟子曰廣土衆民章
呂留良云中天下而立是孟子借大行盡頭語只要
覷跌出所性不存句既非實事亦非正位亦非了句
須極意張大而違他不盡語氣爲得　又云定字是
王者平成富教事非三代下之天下一統太平無事
景象也漢唐以來養不成養教不成教制度不成制
度事功不成事功此朱子所謂千五百年架漏牽補
過了堯舜三王周孔之道未嘗一日行於天地間也
然則三代後之太平都是氣化中自然治亂以君子
視之變方大耳何樂之有學者須從此處
見得過道理講定字决不肯混帳下語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乃聖人道濟天下之實事。大
行之極功。言此以明大行之無加於所性耳。留良乃云
既非實事。又非正位。殊不可解。至謂三代後之太平。都

是氣化中自然治亂。語尤謬妄。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
一治一亂。蓋以氣化言之。則盛衰升降。反復循環。雖唐
虞三代亦然。以人事言之。則治亂皆有所從生。非有聰
明首出之君。勤修德政。挽回氣化。曷以致四海熙皥之
盛治耶。如留良言。是三代以後人君。亟無有富教之事。
而但聽其自然。坐致太平。有是理乎。
呂留良云此與其爲氣也相似兩起句文法雖同實
義自别上節是所性之分下節是所性之蘊疆畛截
然
此兩節皆言君子所性。只是一虛一實。並無兩意。與動

心章兩箇其爲氣也。分體段養成兩層看者迥然不同。
留良乃謂上節是所性之分。下節是所性之蘊。疆界截
然。試問所性之蘊在分以外乎。所性之分又離却仁義
禮智而別有天賦之定分乎。此節註云。分者所得於天
之全體。全體即仁義禮智之謂。下節註云。上言所性之
分。此乃言其蘊。是所謂蘊者即分中之所蘊也。留良必
欲劃作兩開。豈朱註亦茫乎不解耶。
孟子曰易其田疇章
呂留良云兩其字指
民兩之字即指富

兩之字謂所食所用之物也。留良乃云即指富字。無論
文義不可通。且如此。則必待使富之後始教以食時用
禮也。未富時。將聽其漫無撙節乎。
呂留良云或云孟子不言功利此却言富言財當有
分曉子謂只在可使富與財不勝用二句著眼便似
言功利若向易薄四句著眼正見孟子行仁眞實本
領與功利家天懸地隔何須更用分曉乎惟其政爲
仁政故其富足亦是仁治中之富足民心之仁厚有
不期然而然者矣聖人只欲民遂其生此便是仁字
根源故其經制不求富而民已富不爲財而財已足
所以民無不仁若聖人沾沾謀富足財用則上下交
征利不仁之甚矣蕭道成爲治十年可使黃金
與土同價亦可與聖人使菽粟如水火同語乎
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務農重穀。正是王政先務。何

可與功利二字同年而語乎。留良以爲只在可使富與財不勝用二句著眼，便是言功利。又云若聖人沾沾謀富足財用，則上下交征利，不仁之甚矣。此大謬也。阜財足民，乃聖人厚生之政，而所以正民德者亦根於此。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有常產則有常心也。留良不知王政與功利異處全在公私之分，而僅以言富言財爲近於功利，雖極力剖辨，終亦不見分曉。

呂留良云民富則性良而俗厚，此仁字只在菽粟中推論，見民富之妙耳，非即富是教，亦非富不必教也。但如水火之求無弗與，即便是仁，仁字正不得深看。方得疊句急口語意，此不是說先養後教，亦不是說即養是教，只是說治天下重在使民富足，富足則恆心自生，仁只是富足之效，與里仁仁字相似，原是帶說，故不曰民仁矣，而曰焉有不仁也。

按此章仁字，陳定宇、蔡虛齋皆謂推有餘以濟不足，便是仁。蓋緣跟定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說來，即謂菽粟如水火之多，亦如水火之與人不吝也。但集註言禮義生於富足，禮義二字所該甚廣，即以覩睦言之，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之類，皆是仁字中事，豈止有無相通一節已乎。呂留良云求無弗與即便是仁，乃沿定宇、虛齋之說，而不知其未能該括也。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章

呂留良云首節總只言聖人之道大，以起下學聖之法，與中庸大哉聖人之道三節相似，道聖人二字亦是從道字帶來，原不爲孔子贊頌也。近來紛紛者重孔子，又分上兩句在孔子身上講，下兩句爲學者身上講，都自討支離。又云不門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道而曰難爲言，所以載道能令人一見屈服舒在乎言，亦自河伯望若反走，嗒然沮喪之意，且言者聖人之所輕，蛙者尚知北，況其有更進於是者乎。難爲言不是難於摹做聖人之言，只是聖門爲言之淵藪，遊其內者自己開口不得耳。

首節總言聖道之大，登東山而小魯二句，就本身所處上言其大；觀於海者難爲水二句，就他人所見上言其大。故字緊承上文聖人，自是說孔子。蒙引、淺說以爲宜泛說者，非也。至中庸大哉聖人之道，道字泛指道體而言，猶費隱章所謂君子之道。此章言聖道之大而有本，學者當以漸而進，則道字自應貼定聖人身上說，與中庸不一類。至遊於聖門者難爲言，乃謂見聖道之大，則其小者不足觀，非因所見之大，遂氣奪神阻而不能言也。呂留良乃云聖門爲言之淵藪，遊其內者自己開口不得，直以言字貼遊聖門者身上說，謬也。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章

呂留良云此正與君子不由、不恭參看。知其爲如是之介，必不由不恭，正辨其爲聖之和，非專指其介也。

通身只是論和方得宗旨　又云必先有其介而後論易不易今人胸中庸庸憒憒漫無可否且無論其不易亦何處論其易也其介卽於和中看出

雲峰胡氏曰人皆知夷齊之淸而不知夷齊之淸而有量人皆知柳下惠之和而不知惠之和而不流孔孟之言皆闡幽之意也按此則此章所論與君子不由章意各不同無容牽混蓋介自介不恭自不恭介不介固無關於恭不恭也柳下惠雖以和稱然進不隱賢必以其道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故特表其介以明惠之非一味和今云通身只是論和殊不可曉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章

呂留良云性之非言性亦非性異人也卽言性亦非中爲性眞爲性也

朱子論此章性之性字似稟字只是合下稟得合下便得來受用故與性善之性字有虛實之分留良勦襲此意而云性之非言性又云卽言性亦非中爲性眞爲性也則與朱子之意謬戾矣夫所謂合下稟得者卽稟得此天命之性也維皇降衷下民民受之而爲恒性本無不善堯舜與塗人無以異也但有生而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遂有淸濁偏正之分非復所性之本體惟堯舜氣質淸明純粹故所稟受於天者渾然繼善之全體無一毫偏倚駁雜此所以生知安行異於湯武之身之也而謂性之非言性可乎至若程子所云纔說性便已不是性謂於形氣中說性已非人生而靜之本體不能一毫無損程子此言正可與堯舜性之之旨互相發明若如留良所言非中爲性眞爲性是以堯舜之性亦囿於氣質而非本然之性也其謬甚矣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章

呂留良云此章正見得君子計功受食辭受取與之間處義至精非故爲大言以張吾道之勢也　又云只緣聖人渾是一團天理觸磕著便有過化存神之妙所以賓師自處進退綽綽惟孟子可以無愧後世若伊川之於宋庶幾近之下此立人之朝而無官守言責辭不負素餐之譏者與康齋學力尙未到孟子地位妄欲自擬伊川祇取辱耳

隱居躬耕自食其力者不素餐之小者也君子有功於人國而受其食不素餐之大者也南軒張氏曰飾小廉而妨大德徇末流而忘正義非君子之道也此言深得此章之旨留良乃云此章正見君子計功受食何所見之陋也至聖人渾是一團天理及過化存神之說則又渺若河漢茫無著落殊不可曉康齋踐履篤實刻苦勤

修。日孜孜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蓋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方之先儒，則尹和靖之流亞也。生於陸子之鄉，爲吳草廬族孫，獨能嚮慕正學，紹述程朱，爲學動靜交養，敬義夾持，一切元遠之言，絕口不談，可不謂聖人之徒乎。至其應召而出，見石亨當國橫肆，若將浼焉，三辭不許。乃稱病篤不起。出處之際，可謂較然不欺矣。顧允成云：先生樂道安貧，曠然自足，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下視塵世，曾不足過而覽焉。留良乃謂立朝無官守言責，便是素餐，而以康齋妄擬伊川，徒自取辱，其義何居。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章

呂留良云：或言須擡高聖人方得，惟與然後字意；或言不可擡高聖人方得，指引踐形意；或言上句須說得輕，下句說得重，方見兩意都到。其實皆未盡也。上句形色輕，天性重；下句聖人重，踐形輕。合言之，則兩意都到耳。又云：人每補出聖人不過踐形耳，以爲得引進衆人意，不知先失語氣。看惟字然後字，一何鄭重，正要見踐形之難也。

此章從形色上指點出天性，欲人於視聽言動間切實用力，與別章泛言天性之旨不同。蓋有是形即有是性，盡是性乃能踐是形。有物有則，即道即器，形與性原脫離不開。留良乃謂天性重，形色輕，是區形與性爲二也。

大失孟子之旨矣。形爲衆人之所同，踐形則聖人之所獨，程子所謂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不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曰惟曰然後，可擡高聖人，正以明形之不易踐也。留良乃謂聖人重，踐形輕。夫重聖人者，重聖人之踐形也。踐形輕，聖人又烏足重乎。又云人每補出雖聖人不過踐形，以爲得引進衆人意，不印先失語氣。此亦非也。正惟聖人不過踐形，所以踐形非聖人不可。况天性不出形色之外，盡性之功，亦只在形色之中，非禮勿視聽言動，則己克而禮復矣。造到聖人地位，只是動容周旋中禮而已矣。孟子之意，正謂一踐形而聖人之能事已畢。蓋以聖人作踐形樣子，非贊聖人也。留良剿竊先儒語，而不明其所以然，是以張口便多謬戾如此。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章

呂留良云：戰國時縱横名法，皆貴富强之術，皆爲逢迎人君好貨利淫欲武暴之心，而造爲一種說數，以爲道理當如此，或遠托黄老，或近祖桓文，皆所謂以道殉人者，未有後世講假道學而失真名節一流，故孟子所指亦不爲是也。

殉者相從不離之義，以道殉身，以身殉道，道與身皆不

相離。至以道殉人。則道與身離矣。尚安有所謂道哉。其以道言者。新安陳氏所云妾婦以順從爲道。故亦曰道是也。留良謂共造爲一種說數。直從空中推衍出道字。已屬曲說。又牽引後世講道學而失名節之弊。其意不知何指。益與本意風馬牛矣。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章

呂留良云。此章專爲二本者而發。所謂一本者只是一箇親親。凡仁民愛物。都從親親分派出來。自然有此剤量等殺耳。其所以剤量有多寡等殺有厚薄者。又俱從親而生也。只看服制圖世系譜則可曉矣。又云。君子欲盡仁愛之量。只在親親上加厚。親益厚則放之仁愛益周。此之謂務本道生。又云。弗愛弗親

已說盡。不可倒行逆施之理。然但言仁民愛物而不指出親親。如溯河源而不抵星海。未足以盡一本之義。此兩句雖是說三者各得其當然。根本處只以親親爲要。兼愛之人總緣無本。天下未有二本之人而不薄於其所親者。又云。親親仁民愛物必如此剖別分明。纔成得渾淪一件。所謂仁也。異端不知此理以平等普度無別擇爲廣大。不道正是其不仁處。譬之人身。自首至足。官骸分位。高卑清濁。迥然各用。却只是一體。然必如此分位各用。乃所以爲一體。若倒翻出口。捫舌置尻。豈復成人哉。異端究不能自平其倒着是官骸之等。即可以信其理之必無。而說之不可行矣。又云。儒者理一而分殊。只是推得去。異端二本兩無分。只是推不去。兩句中兩而字。正是說推得去也

集註程子曰。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按程子以序言。楊氏以差等言。則有輕重先後之分矣。蒙引謂此章只是輕重之等。既有輕重。則先後亦在其中。重者必在所先。輕者必在所後。但正意主於輕重之等。此皆重在親親仁民愛物三者之差等。未嘗專重親親一層也。留良乃謂仁民愛物。都從親親分派出來只在親親上加厚。則放之仁愛益周。所謂務本道生也。殊不知聖賢立言。各有指歸。此章論施愛之差等。與論語務本章意各別。凡言本末。有以始終言者。有以分合言者。以始終言者。論語所謂行仁自孝弟始。仁民愛物

由此而推是也。以分合言者。此章愛有差等。總根於所性之仁是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理一也。由仁而發之爲親親爲仁民。爲愛物。厚薄親疏。各如其所應得。此分之所以殊也。今以親親爲理一。仁民愛物爲分殊。通乎不通乎。又謂君子欲盡仁民愛物之道。而後加厚於親。可謂之能親其親者乎。至孟子闢夷之所謂一本二本。乃謂人以父母爲本。與本末之說。絕不相干。註引尹氏云。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此乃推明分殊

之原於理一。卽程子統而言之，則皆仁之意，謂凡此親愛之差等，皆仁中自有之條貫，非有人爲之私安排布置，故爲分別，故又曰無僞也。留良錯會註意，直以根於親親者爲一本，與異端之二本相對立論，何貿貿也。至剖別親親仁民愛物差等，譬人身首足官骸之分，乃勦襲龜山楊氏之論，然楊氏却說得細膩穩貼，非若呂留良之粗鄙穢雜也。

呂留良云：只理一分殊四字，自是天生如此，非聖人强爲差排分別也。但看世間持齋放生之人，卽使孝敬親長，巳自降其親長與蟲豸同等，不可以言孝敬矣。然持齋放生，則無不忤逆父母，爭忮伯叔兄弟，刻薄宗族親戚者，其立說顚倒，勢所必然也。只平平實實見得天地間上下流行與聖人明倫制禮，那一件不是天理自然。不明西銘，說來必不能停當。

持齋放生，雖非儒者之道，然聖人之於物，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何嘗不存愛惜之心。持齋放生，亦有何大罪。果其人愛親敬長，斯爲善人矣。留良乃極其醜詆，謂卽使愛親敬長，巳降其親長如蟲豸，顚倒是非，一至此乎。又謂持齋放生之人，無不忤父母，薄宗親，此亦大謬不然。持齋放生之人，固未必盡爲孝子悌弟，然何至無不忤父母薄宗親，如留良言，將謂孝子悌弟當於貪饕暴殄輩求之耶。留良深文酷詆，不顧義理之安，往往如此。

孟子曰盡信書章

呂留良云：孟子此章專爲不善讀書人害道說法。一種拘文牽義，支離於字句而反病大旨，如近世蒙存淺達等講章是也。其一種穿鑿破碎，自以爲得古人不傳之奇，而深害於道，如郝敬之經解、季本之私考、近日黃石齋之易象正洞璣等經說是也。此皆就文字生病，卽可以本文正之，其害猶小。至若陰主邪異之教，而陽借聖賢語言文字以飾其說，如致良知、體認天理、主靜、知本、愼獨體等宗派，言皆聖賢之言，而理非聖賢之理，惑亂至此，雖明眼難辨，害道乃不可勝言矣。然其詖淫邪遁作用，總止在語言文字之粗跡上生狡獪，而今之學者於聖賢之書，亦止在語言文字之粗跡上作生活，鬬其說便似與聖賢之書無異，鮮不靡然信之，而反不信正學者，皆緣於義理無見，而讀書但知有語言文字之粗跡也。孟子所戒，止爲盡字不好，不是教人不信書。盡者，正指語言文字之粗跡，雖經傳不能無文法之病，讀書不於義理是非上斷之，將語言文字之粗跡與聖賢指歸混淪不分輕重，則必反因粗跡而疑及指歸，如血流漂杵，必疑武王之力篡不仁矣。故必須見孟子此章指歸，而不執語言文字之粗跡。不然，如陽明謂反之吾心而非，雖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信也，彼直是不信書耳，遂爲無忌憚之言，豈非不如無書一句粗跡誤事耶。　又云：孟子教人信書，貴得其大意，不要字句上去傅會。且如咸邱蒙說北山之詩，其始似拘然，遂使天下以臣父爲可，其終則賊，故謂盡信則不如無耳。今之後生小子，輕於非詆先儒，村學究便思著書翻案，須知孟子究不曾抹却血流漂杵句也。　又云：孟子正恐人不信書而言，讀書當得其大義所在，若徒求之辭句，反以小者惑其大者矣。程子改大學古本，朱子辨詩序，此能篤信書者也。　又云：於世務而講幹

旋者必小人也於學問而講斡旋者必小儒也如孟子云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一何光明磊落直截痛快今人每曲爲之説曰不盡信正所以盡信意若孟子此言有所太甚而必待我爲之斡旋者吾不識孟子何如人而待公等斡旋耶朱子之於禮斷然不信古本大學於詩斷然不信小序何嘗依違囁嚅於其間哉又云孟子不盡信書必有深信處今試讀武成篇諸公且道孟子所取二三策安在

此章本旨全爲當時好戰嗜殺者發。呂留良乃云專爲不善讀書人害道説法。此一謬也。立説翻案誣議先儒。罔屬無知妄作。然非此章正意。留良乃謂不得孟子此章指歸。直以古書爲不足信。則不如無書之言爲誤事。一似孟子立言不能無弊者。此二謬也。程朱考定大學。

以古本文有錯簡耳。朱子疑大小序非子夏之書。然作詩註多採其説。留良乃謂程子斷然不信大學古本。朱子斷然不信詩序。又云不信正所以篤信。此三謬也。孟子此章全爲血流漂杵一句而發。所謂不可信者此也。而留良謂孟子究不曾抹却血流漂杵句。此四謬也。取二三策。謂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程子已説得確鑿。留良故生疑陣。一似孟子別有微旨。欲人尋求者。此五謬也。留良講書。除剽竊勦襲外。其杜撰者。大抵只在語言字句間。取巧以惑後學。所謂穿鑿破碎。自以爲

得古人不傳之秘。而深害於道者。正留良之謂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章

呂留良云此章專就聞風興起處指出清和之聖將來鼓舞天下人自古未有以聖人目夷惠者有之自孟子始當楊墨鄉愿陷溺頹靡非得一番振興不足以救之惟夷惠行高迹著以之喚頑立懦寬鄙敦薄效速而及廣故專舉以立之表是孟子千古特識此章之微旨在此但有揚而無抑故不但與養氣大成二章之論不同并與隘不恭章專論夷惠者亦別有朱子答問兩條正發明所以不及孔子之故非於此章補足題學意也隘與不恭章言外有願學意此章並無言外百世之師正極力推崇以鼓舞人興起然則孔子非興起百世者乎看孟子凡說聞風但及夷惠而不及伊尹孔子伊尹有事功不用風孔子道大不可以風言也聞孔子而興起者止有一孟子後只有程朱耳豈可望之人人乎惟夷惠以高行偏勝至

聖人故有風風便易動人春之和秋之清皆風也故變化萬物最速四時元氣流行豈得以風當之哉故此章言外無孔子

夷惠志潔行高。足以矯厲末俗。其流風餘韻。猶能振興百世。故孟子以此針砭世人。至孔子之道高德厚。教化無窮。又不在聞風興起上論也。雲峯胡氏曰。四時之風。莫和於春。莫清於秋。物無有不動者。然在物猶有迹也。仲尼元氣也。渾然無迹矣。此說最得此章風字之義。呂留良剽竊胡氏之意。既云孔子不可以風言。乃又謂聞孔子而興起者。止有一孟子。後只有程朱。欲尊孔子。反

說得狹隘。此皆卒口妄出之談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章

呂留良云或謂青天白日奴隸知其清明孟子此言終是激論此其說尤與於小人之甚者也吾試以後事論之自漢以來道莫盛於考亭而考亭至今不理於口矣自宋以下禍莫烈於新建而新建至今理於口矣且如論朋黨東漢之世以李膺范滂爲是其得更理於曹節王甫之口乎如論儒釋吾以儒爲是其得復理於釋者之口乎人惟以理於口爲純粹中正於是於門戶始有調停兩是之說於學問始有異同合一之說此非小人之尤者乎故吾直斷以爲世之爲聖人者斷斷乎未有或理於口者也然斯言亦且攖衆喙矣

孟子所以告貉稽者。勉其爲士。非喜其不理於口也。若不論德之修不修。而但以取訕於衆口爲尙。則世有得罪於名教而衆口唾罵者。反得倖然自附於士乎。至於青天白日。奴隸知其清明。自是人心好善惡惡之公。世有聖人。固未嘗求理於口。然以爲爲聖人者。斷斷乎未有或理於口。則亦怪誕之論。而大拂乎公是公非之人性矣。留良之爲此言。蓋自知其罪大惡極。不容於天下後世之清議。而故肆爲不經之論以愚世也。

齊饑陳臻曰章

呂留良云陳臻亦疑不可其不可從利害來孟子自怖其不可此不可從是非出是即喩利喩義之辨亦

即爲己爲人之分今人纔開口纔舉足便只有一箇成敗利鈍横於胸中如何得人品事功耶　又云衆之與士判然不可爲伍者也陳臻之心與孟子之腹亦判然不可爲伍者也須用對照互剌之法神理始躍然

陳臻之疑不可。何以知其從利害起見。且指之爲喩利。斥之爲爲人。劈空誣詆。毋亦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耶。孟子以馮婦爲喩。冀望孟子復爲發棠之齊人。悅馮婦之衆也。疑不可復之陳臻。笑馮婦之士也。留良乃謂陳臻與孟子之心。判然不可爲伍。比照衆之與士。判然不可爲伍。尤爲謬妄。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章

呂留良云從來異氏有箝椎棒喝之法勸誘籠絡之術而吾儒無有所以智愚强弱之民盡爲彼所收而反以儒爲淡泊也然爲所箝椎棒喝勸誘籠絡之民而使其一有悔心則未有不反而以吾之淡泊爲有味者何則人之本心不可泯沒而先王之法又皆待以至誠故惟在受之者有其人耳

逃墨歸楊。逃楊歸儒。亦言其誤入於異端者。其反正之機如是耳。非謂吾儒之徒。必先從二氏而後來歸也。孟子所云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甚言二氏之邪說足以簧鼓天下。然吾儒之大中至正。二氏卒不能勝。所以爲儒者決不歸楊墨而爲楊墨者。或逃楊墨而歸儒。正

見人之本心不容泯沒處若謂智愚強弱之民盡爲彼所收必待其悔心之萌至於窮而無所復入而始知反正則歸儒僅爲無聊之極思而不足爲去邪從正之新機矣且箝椎棒喝之法與楊墨何涉而混行牽扯乎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章

呂留良云無受之實有氣上事有理上事孟子所發明直指理耳氣之無受不可充也充之則必至於盜賊狹亂豈無穿窬之心之所推乎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實字集註以爲中心必有慙忿而不肯受之之實即輔慶源所謂羞惡之實心也語類又云看來實字對名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也必反之於身而去其無可爾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按此二條意實相通惟不容隱忍故須返求語類云云正補足集註之意也呂留良云無受之實有氣上事有理上事夫所謂氣之無受者如後世遊俠之徒動以睚眦殺人不但不知返求并未嘗有羞愧之心此只是無受爾汝非無受爾汝之實也留良於實字之義全未體會是以徒費氣力分疏而書旨終欠明晰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章

呂留良云此命字指氣數之命言若以漸近自然爲解乃至命非俟命矣

註云吉凶禍福有所不計則命字指氣數言無疑矣漸近自然乃補足所以復其性意祇是申明反之二字盡性則至命字義又後一層若即以此爲至命功夫又是節外生枝也。